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〇・經部・春秋類

春秋直解十二卷　〔清〕方　苞撰……一
春秋集傳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汪　紱撰……一三一
春秋取義測十二卷　〔清〕法坤宏撰……四〇七
春秋傳十二卷　〔清〕牛運震撰……五一五

春秋直解後序

始余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而不敢筆之書乙未丙申間衰病日滋代州馮珩南河間王振聲趣余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聞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余感焉爲著通論九十七章分別其條理而二子少之曰是成學者之所治也必合舊說節解句釋然後蒙士喻焉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於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於世也大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復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復而易熟於目哉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辨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則余之志也夫

春秋直解後序

始先生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口授乙未丙申間先生衰病日滋　苞與北平王兆符請曰凡先生所云學者皆未前聞也不筆之於書是經之義將蔽晦以終古先生感焉爲著通論九十七章分別其條理　苞曰是成學者所治也必節解句釋然後蒙士能喻焉乃更爲直解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是編而不復易其辭　苞請其故先生曰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於世也大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復求其端緒曷若辭之複而易熟於目哉　苞思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辨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亦先生之志也夫

序

聖人作春秋辨是非以正王法所以存三代之直道也而二千餘年其義尚多鬱闇而不彰則以羣儒曲爲之說也班叔皮述古傳所稱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蓋惟正故直惟直故平易而可通而羣儒乃以曲艱之說蔽蝕其本義望溪方子有憂焉以比事屬辭之義分疏其條理俾按以全經而始終相貫作通論九十九章又懼始學者茫然不知其端緒也更爲直解使每事而求之知舍是則義

弗安說不貫然後曲說之蔽不攻而自破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爲難知所謂微辭隱義莫若齊桓城三國而書辭各異故曲爲之說者嘖嘖焉方子則曰此皆以其實書也邢則齊帥二國以城之緣陵則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邱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按以經之法傳之事而其義了無可疑曲爲之說者莫若文之篇盟扈會扈總言諸侯而不序方子則曰七年盟扈以晉大夫而主諸侯也十

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以晉大夫列序諸侯之上也故特文以發疑而見其義證以僖二十七年盟宋書公會諸侯不言楚人而確乎其不可易曲爲之說亂雜而無章者莫若爵等同而或稱人或稱爵或稱行次或稱名方子則曰凡此皆舊史之文以爲褒貶所寓者非也使其人當褒而舊史以名書無從而得其爵與行次也其人當貶而舊史以爵與行次書無從而得其名也吳楚徐越之或稱國或稱人或備君臣之辭而一同于齊晉皆舊史

之文隨世以變因其勢之彊弱以爲詳畧而孔子因之以見世變者也使革之以定於一則世變邦交轉不可得而見矣至若桓之大夫不書卒以爲公子光不得脫于是獄之外子野卒以毁乃季氏之誣辭內叛不書乃不爲三桓討賊凡此類皆大義炳如日星者而二千餘年其覆皆未發自有方子之說乃知精義入神發微抉隱皆以直而得之蓋直者生人之本性理義之所從生也聖人所以

原缺

自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

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冊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棼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閒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爲

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止

春秋直解目錄

卷之一
隱公
卷之二
桓公
卷之三
莊公
卷之四
閔公
卷之五
僖公
卷之六
文公
卷之七
宣公
卷之八
成公
卷之九

襄公
卷之十
昭公
卷之十一
定公
卷之十二
哀公

春秋直解卷之一

桐城方苞著
門人程崟 余焌 劉敦校讐
次男道興編錄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君之始年也春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也周人卽以子月爲春先儒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非也襄公二十八年春書無冰若夏時之春則無冰非異矣僖公十年冬書大雨雪若夏時之冬則大雨雪非異矣加王於正以春秋魯史也若周史則無以月繫王之義矣凡元年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不書卽位先儒以爲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孔子削之非也卽位者告廟踐祚臨羣臣也其行卽位之禮而書於册者不可削也其未行卽位之禮而不書於册

者不能增也隱將致國於桓莊閔僖繼故本末行即位之禮故舊史無其文以爲孔子削之則義無所處矣謂上不請命於天子則十二公之所同也謂內不承國於先君則定公之書即位不可通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者刑牲歃血而要信於神也凡會盟書及我所欲也儀父邾君之名也邾儀父介葛盧郳黎來稱名皆待之異於列國之君而舊史忽之也

爵侯爵而稱公者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制也故外諸侯卒各以其爵而葬必稱公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鄭伯之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春秋之始公子爭國謀簒者獨稱名齊糾鄭突曹赤是也以段之獨稱名知其爲弟也凡放殺大夫稱國而不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不謂弟段不弟也曰弟段則似專罪鄭伯矣鄢段之邑也春秋之初公子大夫未有擅其私邑者而段獨據邑以抗其君故書克敵辭也不書出奔者自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以前外大夫公子之奔皆不書也隱桓莊閔僖五公近百年外大夫公子豈無奔者而無一見於經必其國不告或告而舊史不書也鄭突曹赤書歸而奔不見經則公子之奔不書審矣段據邑以抗君動干戈於邦內故以爲非常而志之其敗而奔則以爲不足志焉耳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則志

失賊而非志大夫公子之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之名非孔子所創立也周官司服職爲天王斬衰戴記昏義述焉曲禮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國語亦稱天王則周人舊有是稱明矣宰者冢宰咺其名也惠公者隱公之父也仲子者桓公之母也不稱夫人非嫡也賵者以車馬供喪紀也隱將致國乎桓故以桓母

之卒赴而天王因賵惠公而幷及之不書卒猶未成之爲夫人與成風敬嬴異也王臣無以官書者而宰則書志非常也天子之宰不宜供外事天子之卿無以名書者亘六卿之長而斥其名書史惡之也以天王之尊冢宰之重而違禮以媚下國苟有人心者無不藏惡也謂孔子貶而稱名非也使舊史如仍叔毛伯以行次書如宰周公以爵書孔子無從而得其名何以知其爲兼賵也謂惠公之仲子則可謂僖公之成風

則不可成風之喪歸含賵會葬王皆不稱天而賵仲子稱天王何也因惠公之賵而幷及之猶未成之爲夫人也若禮於成風則視夫人之常數而有加矣凡王使之至魯皆譏也不可勝譏必於其甚者而見義焉桓之篇聘稱天王至錫命而後王不稱天亦此義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先儒以爲皆微者非也自僖以前外卿特至於魯然後以名見其會盟侵伐皆稱人而不辨其爲卿爲大夫也盟者春秋時所重自外卿以名見之後列國來盟魯盟列國無非貴卿而隱公即位之初使微者盟宋人非情也莒微國浮來之盟公猶親之况宋乎然則不目其人何也此諸侯與卿大夫特盟之始也故諱不書公以見義焉宿微國也其後宋人遷之始爲宋邑會盟以國地者六宿鄧曹齊邢宋是也會盟於其國則其君必與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畿內邑名伯王朝卿以行次書也秦周以前之書無言內諸侯者戴記言內諸侯亦未有五等之爵以是知詩稱召伯申伯與南仲同春秋書祭伯凡伯與榮叔南季同皆行次也召公在文王時而稱伯則非爵明矣通春秋王臣無稱侯男者則伯與子亦非五等之爵明矣（詳見文十年女栗之盟）其稱公者則天子之三公也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爲好而非朝非聘故直書曰來先儒謂不與其朝非也王朝卿士豈肯降列而朝於魯

觀祭叔之來以聘爲名則祭伯祭公之非朝可知矣祭與魯接者三伯與叔其行次也公則三公而以爵書

公子益師卒

凡書卒者皆卿也卒而不日史或失之也自莊以前魯卿或獨書名或并書繫自僖以後無不書繫與族者列國之卿事接於魯或獨書名或并書族自僖以後無不書族與繫者自僖以後列國之卿無不書族與繫而楚椒秦術獨名自

成以後楚卿無不書族與繫而吳札獨名此國勢邦交隨世以變而舊史因之者也獨書名者畧之也并書繫與族者詳之也重其人則詳之輕其人則畧之而先儒必求以筆削之旨或傳會先王之典法是以終不可通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穀梁子謂會者外爲主非也凡盟或書公及或書公會所以辨其孰爲主也會而不盟則舍會無以屬辭焉耳范氏甯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表年始事文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顯也他皆倣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微國也穀梁傳謂我邑據桓十六年書城向也然書入向而不書伐我則非我邑明矣入者

得而不居也自宣以前列國卿大夫事接於魯或稱人或以名見事不接於魯則止稱人皆舊史之文也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也極微國也魯卿獨主兵皆書帥師用衆也會侵伐則或書帥師或不書帥師以別所用之衆寡也汪氏克寬曰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

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卿師定哀之間尤數大夫之強又可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書公及內志也。蘇氏轍曰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故崩薨卒葬日食山崩地震火災郊雩烝嘗盟戰滅入弒殺之類皆以日成朝聘會同侵伐圍救之類皆以月成城築蒐狩之類皆以時成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履綸紀卿也卿爲君逆則書逆女所以别於齊高固莒慶之自逆也內女適諸侯未有書逆者而紀伯姬獨書以其後紀亡伯姬叔姬並書於册故叔姬之歸不得畧而於伯姬特書逆以明其爲嫡也古者庶女常爲嫡女之媵而不以長幼尊卑爲序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是也若但書伯姬歸于紀叔姬歸于紀則未知誰爲嫡媵焉耳先儒謂譏不親迎非也委宗祀而迎婦於他國先王之禮恐不如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內女之歸不書者也知然者郯伯姬杞叔姬書大歸而其歸不見於經也紀伯姬書歸以其後姬卒紀亡而齊侯葬之耳以是知舊史載魯事甚詳其得禮而爲常事者則孔子削之也使內女之歸與逆者舊史不備書則紀伯姬之歸履綸之逆孔子亦無從而得之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程子曰闕文也當爲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之妻也先儒以爲隱公之母非也君之母而未成之爲夫人者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定姒是也成之爲夫人則薨葬一同於夫人成風敬嬴是也子氏書薨而不書葬以是知其非隱母也隱妻則何以不書葬隱志乎讓而不以夫人之禮葬也不以夫人之禮葬則書夫人薨何也猶隱不舉卽位之禮而史必書公也惟書公然後知不書卽位爲志乎讓也惟書夫人薨

然後知不書葬爲不用夫人之禮也傳謂夫人之義從君非也古者葬各有期傳載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經書紀伯姬之葬紀侯尚存則謂君在而不葬與雖葬而不書皆未得其義也

鄭人伐衛

聲罪致討曰伐不書戰者或服而聽命或守而不出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傳曰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食正朔也言日

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朔不言日夜食也以不書朔爲食朔前可也以書朔爲食朔後不可也以不書朔與日爲夜食尤不可也夜食而曉見其傷則既得其朔與日矣卽按度以推知當夜食亦必先得其朔與日而後知其食於是夜俱不可通蓋舊史有疏闕耳其久而不食何也或食以夜或陰晦而人不見也其頻月而食何也後月之食衆所共見也前月之食史所誤推也設前月陰晦據所推以

書於策而食在後月則莫肯追正其失而並書於册矣或曰其一則日之災而誤以爲食也

旣書王正月則二月有事不復書王事起二月則書王二月至三月然後有事則書王三月若正月二月已有事而例當書時或舊史第以時書則三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之類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書崩赴告及魯也不書葬魯不會也崩葬皆志

者桓襄匡簡景也志崩不志葬者平惠定靈也崩葬皆不志者莊僖頃也以是知魯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如可益則天王之崩雖易世可考而知也崩而不名臣子辭也先儒謂太上不名非也義與魯君之薨而不名同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王臣之卒赴於魯則書尹氏汰訃不稱名舊史承而書之孔子不能易也何以知其非君氏也不曰君母某氏而曰君氏非辭也且定十五年

姒氏卒書葬果君母也不宜志卒而不志葬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者以貨財供喪紀也魯不賻不臣也周求之不君也不稱使當喪未君聽於冢宰而發命者非王也稱武氏子者未有職司徒以其父故任之也傳以爲大夫之未命者非也桓五年來聘稱王使亦曰仍叔之子則當喪未命之說不可通矣其與仍叔之子異辭何也使書武氏之子來求賻則似武氏有喪而其子私求賻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稱卒非吾君也薨者臣子之辭也其書名非吾君也或不書名不知其名也傳稱同盟則訃以名非也在禮死而後諱未有君死而稱名以訃者晉獻公惠公未嘗與魯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滕子杞子來朝而卒不書名則趙氏匡之說亦非也皆承舊史而不可損益耳或日或不日亦史有詳畧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外諸侯盟來告則書無王命而會盟侵伐皆亂世之事也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稱公周制也故傳於諸侯舉謚則必曰公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者據魯會而爲言也會者非鄭則不書其或日或不日舊史有詳畧也先儒謂會葬備禮則書日畧則書時非也齊晉失國魯人會葬敢不備禮哉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也隱公之篇書外取邑者二而後此無聞焉蓋列國交爭疆場之邑攻奪無常以爲不足赴告焉耳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不稱公子先儒謂孔子削其屬籍非也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而獨削州吁無知宋萬之屬籍其義何居蓋宋萬以前外大夫本不書繫

與族故弒君之賊亦不書繫與族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皆書繫與族故弒君之賊亦書繫與族此舊史之文隨世以變而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何以知非孔子削之也其已書繫與族者可削也其未書者則不能增也苟以是爲褒貶設其人可褒而繫與族爲舊史所不載孔子無從而得之彄稱公子則魯執所親重而舊史特書其世繫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淸

遇者不期而會也古者諸侯承王事不期而道見故有遇禮春秋所書則期而見特不行盟會之禮耳春秋之初書遇者六自閔以後無聞焉蓋霸事未起諸侯之特會多故簡其禮而爲遇其後特會希有不得已而爲特會則其禮不可得而簡耳何以知經所書皆期而見也自閔以後豈遂無不期而道遇者而無一見於經則不期而道遇例不著於册書可知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州吁簒弒不能致討而反與合黨連兵惡可知矣自宣公以前外卿大夫侵伐恒稱人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魯卿也再序四國與單伯會伐宋異者此大夫與諸侯衆會之始也若但書翬帥師會伐鄭則此義不可得而見矣先儒謂以罪魯之黨惡非也魯之黨惡不待再序四國而見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稱國以殺則衛無君目石碏則與里克殺奚齊同文而疑於石碏之私故稱人以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濮衛地也何以知其爲衛地也使殺於異國則當書國而不書地矣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或曰殺於國都不可以地舉也或曰告有詳畧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經書立君惟此蓋立君者當國大臣之事也君弒賊不討則無辭以告鄰國故舊史無其文陳

佗齊無知旣討而躍與小白之立不告何也以
傳考之殺佗者蔡人也立躍者亦蔡人也陳之
臣子國無辭以告也小白讐魯則不以立告必
矣其稱人何也書尹氏立王子朝則知非周人
之公也書衞人立晉則知非石碏之私也然衞
之臣子可以討賊而不可以立君直書其事而
功罪俱不可掩矣晉不稱公子何也公子者大
夫之稱也故兄弟代立者不稱公子然則楚比
棄疾之稱公子何也比右尹也棄疾縣公也其
爲大夫也舊矣不得與兄弟代立者同文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夏四月葬衞桓公
葬臣子之事也君弒賊討者二而二君皆書葬
以是知不討賊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秋衞師入郕
公羊傳曷爲或言師師或不言師師將尊師衆
稱某師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
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自宣

公以前外卿大夫將少則稱
以名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公羊傳桓未君則曷爲祭仲
桓祭其母也。考者宮廟初
嫡春秋之初猶以爲疑故別
敬嬴則並祔於廟矣六羽者
子之禮樂舊矣仲子之宮不
用六書初獻明前此用八之

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故不
邾人鄭人伐宋
胡傳按左氏主兵者邾也故
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
侵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
凡天地間一物之反其常皆
所當省察也故變見於上則

必書所以示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魯卿也卒書公子貴重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圍者環而攻之也長葛鄭邑也自僖公以後外
圍邑不書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平者成也輸者納也謂輸寫其情以釋前憾蓋
四年秋宋主伐鄭而魯會之至是鄭來納成欲

結魯以讐宋故後復歸祊而魯遂會鄭伐宋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會盟書會外志也
秋七月
雖無事首時過則書四時具而後成歳也
冬宋人取長葛
圍之期年必強奪而後已直書其事而王法之
不行可見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也娣歸不書以其後紀亡而姬
歸於酅故錄其始也
滕侯卒
不日史失之也不名不知其名也不葬魯不會
也
夏城中丘
内城邑必書諸侯封域有定制則都邑有定數
魯次國也而作邑二十有二其侵幷於小國則
敗王畧也即自城其封内亦踰舊制也故雖築

以時必書僖公嘗修泮宫作閟宫而不見於經
則知凡城之志皆譏矣凡書城未有繫月者城
築之事非可月成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書弟者公子而不爲大夫者也盟聘帥師國
之大政也無職司而任國之大政故書弟以志
異也先儒謂譏其有寵愛之私非也使弟果賢
乃以弟故而不得爲大夫任國政乎何以知其
非大夫也陳招會虢放越皆稱公子使非殺世

子偃師則竟不以弟見矣是弟而為大夫者固稱公子而不稱弟也以是知稱弟而不稱公子書為無職也諸侯之兄弟見經者十傳獨於陳招稱司徒而經所書公子多執政則公子為大夫之稱審矣傳謂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經書兄弟無以知其為母兄母弟也以同母為義則奔異母之弟遂不為傷恩任異母之弟遂不為過寵乎其義益不可通矣

秋公伐邾

左傳為宋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諸侯不朝而王臣下聘非禮也凡畿內邑名伯行次也其聘也已達於魯矣歸而後見伐也知然者以內臣聘而不至外諸侯如會而未至者必書也使書至楚丘戎伐之以歸則未至而道伐之辭也卿行旅從戎以大師克之故書伐楚邱衛地也直書其事而衛不救王臣凡伯不能死於其位之罪皆見矣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諸侯遇來告則書四年四國伐鄭衛造謀宋主兵其怨為深故聞魯鄭之平亦重相結然往年秋魯為宋伐邾則雖與鄭平而宋交未絕也是以垂之遇尚來告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鄭地也宛鄭卿也諸侯土地受於天子鄭以歸魯罪也魯入之罪也春秋之初外卿皆不書繫與族祭仲書族命卿也孔父仇牧書族魯人

重其節乃舊史之特文也紀履繻鄭宛鄭詹不書族與魯卿無駭挾柔溺同也何以知其非大夫也成襄以後會盟侵伐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大國之大夫稱人以是知見於册書者皆卿也○春秋之初齊魯宋衛為大國鄭深怨宋衛故先與魯平而魯尚未與宋絕也宛來而祊入然後伐宋之謀定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不知其名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參盟始此前此不過兩國交盟參盟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也魯鄭之交固故宋復連齊然瓦屋既盟齊乃親魯鄭而有中邱之師豈齊僖本欲糾合諸侯以踐先君臨長九伯之迹旣乃以班爵先宋違其本志遂爲魯鄭所間與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傳以稱人爲微者非也宣公以前外卿大夫皆稱人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魯卿也春秋之初魯卿非權盛者不書繫與氏舊史之文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姓也季行次也隱公之篇無公朝京師及魯臣聘周之文而王使三至王之不君魯之不臣皆可見矣觀魯史所載而天下諸侯及齊晉大國舉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建寅非大雨震電之時也雷已出電已見而復大雨雪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以異志也陰陽運動有常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故春秋災異必書而必求其說則漢儒之妄也

挾卒

魯卿也

夏城郎

郎魯近邑據傳隱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是始書必前此城制猶未備也桓之世三國來戰於此莊之世公俟陳蔡於此齊宋又駐師於此蓋魯之要地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官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天子之事也諸侯私

會非禮也此會必公爲鄭逼於齊故明年遂會齊侯鄭伯於中邱而師期定焉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公主兵何以書翬會伐左氏以爲公後至也敗宋師者獨公二國會伐而不與戰也皆陣曰戰詐戰曰敗魯乘機逐利非刻日之戰故不與齊鄭偕齊鄭稱人將者卿大夫也不稱師師少也

翬不稱公子隱之世權未盛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在鄭北鄭三國雖入鄭而未能克故移師以戕其附庸鄭出其不意而攻之遂盡俘其衆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魯助鄭以歸祊齊助鄭爲藉其力以弱郕而謀并焉邦交之卿背惟利是視而已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不朝於王而自相朝非禮也來朝而累數旅見也知然者以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同時而別言之也非天子無旅見諸侯宜書而罪不可掩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六年書許叔入于許則前此君奔而國爲鄭敵所據明矣而不書何也平桓之間王綱初

墜諸侯擅興伐國取邑者有之矣尚未有追逐其君而強據其國者有之自入許始而魯實助之故許君之奔與鄭之貪賴其土舊史皆諱而不書而第書入許以比於入其國而不留者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先儒謂奔非其罪則不書非也春秋時小國逼於大國而奔非其罪者多矣豈書奔者盡有罪乎凡書及者內志也鄭賴其土則書公及何也鄭既歸祊又助魯取郜防故以是爲報乃魯所欲也凡公之行皆不書

至以志在讓國不行飲至之禮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薨而不地故也臣子所不忍言也知然者以君之薨無不地也不書葬賊不討也葬者臣子之事也君弑而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知然者以外諸侯見弑賊討者二而二君皆書葬也先儒謂隱公見弑舊史必以實書非也傳稱討於寪氏有死者則當時告於國人必曰寪氏弑公矣或舊史爲國諱惡則竟書公薨於寪氏矣孔子

因之是釋賊而誅無罪也欲正之當書公子翬使翬弑公於寪氏則未敢然故微文志痛使後人有考焉十下言有者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

傳曰隱無正蓋以春秋紀事有以時成者則例不書月而隱公二年會戎五年矢魚六年鄭人來輸平八年宋衞遇垂九年南季來聘十一年滕薛來朝事皆以月成者例當書月而書時以此知事在正月而曲避之以見義也榕村李氏曰終隱之世王臣屢來而隱朝聘之事無一焉是不奉正朔也故十年無正以著其罪十二公不朝聘者衆矣而獨於隱舉法何也春秋之始也

春秋直解卷之二

桐城方　苞著
門人程　崟校讐
余　颺
劉　敦
次男道輿編録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

意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傳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祊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蓋鄭以祊易許魯入祊而未歸許也故乘桓之未定而求焉天子所賜先祖所受而私相易直書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及者内爲志也結好於鄭以自安也春秋之世篡弑之賊列於諸侯之會盟則不討故鄭挾以

求許而魯志乎爲此盟也

秋大水

左傳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君弑而大夫見殺不論其死之先後於君而皆以及書者尊卑之義也春秋之初外大夫皆稱人而或以名見者非特至於魯則其事不得不

名也特至於魯者紀履緰鄭宛鄭詹是也其事不得不名者宋督齊無知宋萬孔父祭仲仇牧是也紀履緰鄭宛鄭詹之不氏舊史畧之也孔父祭仲仇牧之氏舊史詳之也蓋祭仲命大夫而孔父仇牧則魯人重其節也命大夫以行次書者也故必繫於氏然則祭仲之書氏常辭也孔父仇牧書氏則舊史之特文也何以知其非春秋之法也使舊史沒其氏孔子無從而得之也左傳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滕子來朝

滕侯稱子時王所黜也先儒謂以朝桓貶非也躬爲篡弒者書爵而貶其朝之者罪在一人而貶及子孫其義頗矣或謂列尊貢重故小國降爵以從殺禮亦非也春秋於吳楚徐越之自尊者從周禮而稱子則其自降者無爲徇其私意以亂名實也蓋見於經降爵者獨滕薛杞皆小國也春秋之初晉曲沃之亂周屢伐之衛朔之

篡邾婁術叔之立皆聲討焉則滕薛杞小侯爲時王所黜理或然也或曰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強大之國篡弒逆命王靈不加且降禮焉滕薛杞小侯未聞大惡而見黜是卽王法之不行而春秋所以作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未有書所爲者其特書以決疑也不書成宋亂則疑於欲討宋亂而不終或以他事會而無以著其受賂立華氏之實也春秋之初臣子尚知大義鄰國尚重邦交故羽父之亂僞討寪氏而州吁陳佗無知宋萬無得其死者是先王禮敎入於人心者未盡泯也而三國之君受賂以成宋亂此宇宙混闢以來莫大之變宋之亂成而天下之亂成而百世之亂成矣故聖人懼而特書以正首惡之罪焉垂之會不書成魯亂者不敢書也扈與夷儀則承齊宋弒君之後盟主大合諸侯而不討不待書而知罪之所在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第一六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正內

成宋亂而取其賂器以置大廟宜書而惡見矣郜鼎郜所為也猶莒之方鼎之類蓋宋取之郜而復以賂魯也不書宋歸而曰取于宋專罪公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辭與哀姜書入同義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作紀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公羊傳以鄧為國釋例以為蔡

地孔氏穎達謂鄧國去蔡甚遠蔡鄭不宜遠會于其國未詳孰是

九月入杞

不書其人將非卿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傳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或書至或不書至者皆告廟之禮則史書於册而孔子因之史所闕者無考也先儒謂或志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若孔子或筆或削以為予奪誤矣蕭魚之會晉霸方盛諸侯同心役不踰時而書至哀公會吳于鄫于橐皐會吳伐齊危甚矣而不書至則志其去國踰時之久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不可通矣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而不書至則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不可通矣以此知因舊史之文也凡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

三年春正月

桓三年以後月不繫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惟王法不行乃可以至焉耳元年書王謹始也二年書王猶望王之能討也過此而不討則無可望矣十年書王數之一終也十八年書王桓之終也惟始中終書王然後知非實無王也知實有王然後知餘年之不書王所以明王法不行與無王等也春秋於桓發特文三紀事則月不繫王錫命則王不稱天桓之大夫皆不卒蓋隱公之弒未嘗明見於經雖薨而不地葬而不

書猶未知獄之所歸也惟大變其常文屢書不一書然後可以發後人之疑而得其實焉耳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謀昏於齊也鄭莊爲王卿士每假王討以逞其私故魯執不惜割地以求盟而齊又東州之大國也亦請昏以自託焉宜公之篡也請昏割地以自託於齊與桓公同而不汲汲於結晉者趙盾謀弒無外志扈之盟釋齊不討以爲不足忌焉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傳胥命者相命也結言而不盟也荀卿曰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穀作紀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穀梁傳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隱之篇翬獨舉名至是稱公子權盛也以是知春秋之初獨書名者乃舊史輕其人而畧之也兼書繫與族者乃舊史重其人而詳之也一人之身前後異稱則以意爲詳畧而非有典法明矣孔子仍而不革何也使革之以定於一則世變物情轉不可得而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送女而君親之非禮也越境非禮也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未廟見猶未入國也何以知讙爲魯地也以其後齊人歸讙再見於經也安知是時不屬於齊也使屬於齊則當書公及夫人姜

氏至自齊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致夫人也聘而書弟非大夫而任國政也

有年

有年者僅有年也僅有年何以書隱五年螟八

年螟桓元年大水民困於災故書而志之也其不承屢祲則雖有年而不書於册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時之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周正月狩之時也其書以非常狩之地也哀十四年傳稱西狩於大野而經不書常地故也凡蒐閱不書公國事也此獨書公非以國事出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渠氏伯行次糾名也王朝卿士皆書行次以宰

春秋直解　卷之二　九

之尊而書名者魯人惡之也簒弒之賊舍曰不討又從而加禮焉苟有人心者無不藏惡也何以知非孔子書名以貶也使舊史不書名孔子無從而得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曰再赴公羊穀梁曰傳疑皆非也甲戌下文闕耳據左氏陳亂文公子佗弒太子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是亂在鮑疾而未卒之先甲戌下所書疑卽佗作亂事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曰欲以襲紀也通春秋無強大而朝於弱小者其謀明矣鄭假齊力以併許故助齊謀紀所以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父老子代從政非也父旣致政而子代之則宜專舉其子不當更及其父程子曰父受命而子代行亦非也非身受命不當書王使按左氏薳啟彊對楚子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

春秋直解　卷之二　十

命而使矣是時韓起爲政故其子方幼未有職司而奉命以使葢世卿專權欲任其弱子以收威柄而其君亦曲徇之仍叔之子未有職司於王室故不得不曰仍叔之子耳使有職司㑹列雖卑亦當從石尙之例而書名春秋時子代父位故子皮之子甫代父而位于產之上季公彌不得立乃使爲馬正出爲公左宰則承嗣之子不肯別居他職明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親在行而三國之君不從王靈之不振甚矣
不書天王伐鄭者王命不至於魯從三國之告
辭也告伐必并告敗而不書敗孔子削之也屬
辭之法首舉王而事繫於下則稱天王其不稱
天者特文也先舉其事以屬於王而不稱天者
恒辭也公朝於王所亦此類也
大雩
雩旱祭也經書雩皆於秋因旱而祭非龍見之

常期也程子曰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魯郊
禘大雩皆非禮而歲之常事不能備書故雩則
因旱而書郊禘亦因事而書
螽
冬州公如曹
州畿內邑名州公天子之三公也左傳淳于公
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
何以書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實來
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果爾則
書遂來奔或州公自曹來奔如鄭詹自齊逃來
之例可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
事以連及尚再舉其名況事不相屬踰年已隔
而徑省其文使辭旨不可別白乎此經文有闕
傳者傳會而爲之說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胡傳大閱簡車馬也周禮大司馬仲冬大閱教
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爲農隙也魯懼齊鄭
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屬農失政甚矣不書地有
常所也大閱大蒐先儒皆謂僭禮而於古無徵
未知其果然也
蔡人殺陳佗
經書某人殺某皆討亂之辭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爲陳佗作亂之事明矣春秋之初先王之澤
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蔡人不以佗爲陳君而

殺之凡簒賊而稱君者見臣子不能復讐鄭國
不能討亂而成之爲君也有一人能知其爲賊
而加刃焉則不問其情之公私而以討賊之義
與之所以使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壤之間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適冢之生舊史必備書於册而見經者獨子同
何也穀梁子曰疑故志之也自桓以及齊魯之
人皆曰同爲齊侯之子故獨存而不削以正其
爲周公之裔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

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傳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田狩有定所焚咸邱譏非地且盡物也古者田
獵必有圍禁春蒐用火不過應萊之地耳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遠國近於荆楚故魯人視之如介葛盧郳
黎來而以名書同時來朝而别言之離至而不

旅見也傳謂失地之君故名非也失地之君不
可以言朝先儒謂以朝桓貶稱名亦非也朝桓
而不名者多矣不宜同罪而異罰○四年與此
年不書秋冬皆闕文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祭也周正月乃烝時其書以再烝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王朝大夫之名也古有以某父名者經所
書齊侯祿父箕鄭父儀行父皆是也

夏五月丁丑烝

志不時且瀆也

秋伐邾

不書伐者將非卿也桓自弑立結懽齊鄭數出
會盟小國畏之紀郕滕杞或會或朝惟邾不至
故伐之

冬十月雨雪

記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內夫人之娶非失禮不書則逆后不書者也此何以書以祭公來而遂逆書也蓋魯爲主則書舊史之法也失禮然後書春秋之法也公羊傳使我爲媒可則用是往逆矣吳氏澂曰魯必先報可於王矣此過魯而問期也覩傳義爲優蓋王命祭公過魯問期因往逆后書遂者未嘗復命於王而遂往也祭公之來安知非以他事也使祭公之私行則當書天王使祭公逆王后于紀祭公來遂如紀若王命以他事來亦當直書

如求金求車之類以明其爲異事以是知其爲過魯而問期也劉敞謂不與王之使祭公非也非朝非聘若書天王使祭公來非所以爲文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稱王后歸稱季姜文當然也使逆稱季姜則不知其爲王后歸稱王后則不知其爲季姜無他義也紀姜書逆書歸襄十五年齊姜書逆而不書歸者其歸之時齊魯構怨不以歸期告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內失正矣胡傳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諸侯老疾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

十年春王正月

十者盈數也使逼桓之世皆不書王則疑於實無王故十年書王示未嘗無王凡此皆所以發疑端見隱義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衛初與魯約會而中變也故齊鄭來戰于郎衛亦與焉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 版 反外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其書來戰何也春秋之初魯最爲東方之望國。諸侯未有加兵於魯者有之自郎始故舊史不書伐我而以來戰爲文內戰不言敗舊史諱之也。何以知言戰即敗也侵伐猶有未成乎戰者戰則必有勝負而魯戰之勝者皆載於冊書以是知不言勝者即敗也外戰惟河曲長岸不言敗先儒以爲勝負敵然亦足以徵其事爲至希矣。汪氏克寬曰州吁非宋殤則不能舉伐鄭

之師鄭人非齊僖則不能舉戰魯之師故雖主兵者衛鄭而春秋必序宋齊爲首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自宣公以前會盟侵伐外卿大夫皆稱人先儒謂三國之君貶而稱人非也簒弑之賊皆稱爵而微罪則貶而稱人與卿大夫之稱混又或以稱人爲卿大夫之貶辭其說無一可通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命卿故比於王朝之卿而書行次也凡執他國之君及卿大夫皆稱人以是爲亂世相凌暴之事也知然者以晉厲公之執曹負芻執得其罪而歸于京師則書爵猶外取邑皆稱人而齊侯取鄆以居公則書爵也書爵者從其常也稱人者著其變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不繫鄭簒也忽繫鄭當承國也知然者曹羈

之奔承戎侵曹之後而復稱曹羈鄭忽之奔承突歸于鄭之後而復稱鄭忽非著其爲正則覆舉曹鄭於文爲贅矣凡爭國而書歸者易辭也書入難辭也祭仲既執而忽不能自固則突之歸易矣忽不稱爵未踰年也不稱世子舊史據告辭也忽與魯怨其奔必突告之也則不稱世子明矣其歸也忽自告之故稱世子也莊公卒忽承國諸侯會葬突介宋之力以入焉忽之爲正其迹顯著雖舊史不繫忽於鄭而孔子特繫

焉不為無據也若忽之以世子而承國或以公
子之長與貴而承國告辭所無雖舊史不能定
也其歸也既稱世子矣則孔子不革而一之何
也春秋於爵次名氏一仍舊史蓋舊史有可革
有不可革或革或否則義無所處而法益亂矣
翬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晉陽處父或稱氏或
不稱氏一仍舊史而於忽革而一之何義乎且
鄭忽曹覊事正相類使忽之奔革而稱世子必
覊之決非世子而後可也而覊之為世子與否

固未可知也故一仍其舊使後世得因之以考
事變而見情實焉自宣以前列國無以公子書
者突與曹赤不稱公子亦舊史之文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卿也蔡叔蔡侯之弟也諸侯之兄弟將承
國者則以行次書所以示兄終弟及之義而別
於公子為卿大夫者紀季蔡季許叔之類皆是
也然則叔乃蔡侯封人之弟封人無子將以承
國其後叔又死乃召季於陳而立之耳凡世子
列會皆以名見而叔不名何也世子以名見則
明知其為世子也以名而繫於叔則與外大夫
無別矣其不稱蔡侯之弟何也凡書某氏之子
某君之弟皆無位之稱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程子曰杞當作紀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汪氏克寬曰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
魯所以會宋者將以為鄭免賂是以卒不能降
心以相從也桓為鄭突委國與民五出與宋
會蓋與突同惡大懼鄭國有反正者即成宋亂
之意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許氏翰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通一經惟此重書日蓋册書之體一日二事本宜各書其日而史所未詳不可復考偶有存者則仍其舊文耳或謂丙下非申則子文誤非也

會盟與諸侯之卒皆宜日其不日者史失之耳得其日者再書日然後知册書之正體而凡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胡傳謂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誤矣內師外師之非義有過於二役者矣而獨於二役特文以罪之則輕重之衡失矣來戰于郎舊史諱伐之辭與齊宋衛燕之戰爲類者也戰于宋與衛人及齊人戰爲類者也既書齊人伐衛復書衛人及齊人戰于衛則贅矣既書及鄭師伐宋復書宋人及我師鄭師戰則亦贅矣凡此皆因事屬辭而各有所當者也伐宋者公也何以不言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相去浹日中無間事（衛侯晉卒即與鄭盟之日再書日以別之不得爲間事）故蒙上文而書及耳內戰不言敗者四舊史諱之也內勝畢書以是知不書勝者即敗也外戰不言敗者二先儒以爲勝負敵也或曰以傳

聞書而不知其孰爲勝負也外戰無諱敗之道則與內異義明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凡魯與他國戰皆書魯及以我及彼也胡氏謂戰而不地於紀非也使戰於紀則當書四國伐紀戰於齊則當書公會紀侯鄭伯伐齊蓋齊宋之怨結於紀鄭而魯居其間故四國來伐而魯援紀鄭以拒戰也其不書伐我何也春秋之初

諸侯未有加兵於魯者故十年書來戰于郎此年戰而不地皆舊史諱伐之辭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其不地者於衛也則內戰而不地爲敵國來伐可知矣其屬辭異於郎何也國都也凡伐我至城下則不書四鄙即此義也○觀此則徃年魯會宋公燕人亦爲平齊紀也紀與齊世讐而魯之婚姻宋燕附齊故魯欲藉爲之解而齊終不聽故爲此戰衛以桃邱與魯惡故黨齊鄭舊黨齊而今附魯者突既簒而惡於宋又與魯軌同惡相濟故魯爲鄭而伐宋鄭爲魯而戰齊也但文姜歸魯而魯以紀故交兵於齊則當日之邦交有不可考者矣

二月葬衛宣公

胡傳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吳氏澂曰衛助齊魯爲紀非敵怨故不廢喪紀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此年正月無冰寒遲也丑月尚有冰也成元年二月無冰燠早也子月已有冰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通一時而常燠尤爲災異之大

夏五

傳寫有闕非聖人疑而不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突既與宋惡所恃惟魯忽方在外儀亹在內恐諸大夫或有異心故使其弟來盟所以示親暱防詐諼也州吁如陳而石碏請討突蓋以此爲懼與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傳謂未易災之餘而嘗非也以災之餘供粢盛

非事之情也壬申至乙亥相去僅二日疑粢盛已出廩故嘗不廢以不時書非用災之餘也御廩之新不書常事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報宋之戰也凡用他國之師以戰伐而書以者必得所以而後能戰伐也故霸國會討列國連兵皆列序必以弱假強而後書以此役及魯以楚師伐齊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

是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天王崩

書崩赴告及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葆曰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于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稱爵國人君之也稱名國有二君所以別也忽稱世子舊史據告辭也突君鄭數年矣忽之歸稱爵以告稱子以告終無以別於羣公子之先立者必稱世子而後可以正突之簒也何以知非孔子之特筆也舊史不承告而書世子孔子無從而得之凡書復歸者有不復之勢也突簒而國人安焉諸侯附焉忽幾有不復之勢矣

○陸氏淳曰聖人之敎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出君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也○劉氏敞曰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簒國可云出入無惡乎

許叔入于許

許失國十五年叔始入與蔡侯盧陳侯吳同而書法異者春秋雖不與楚之封陳蔡而盧吳實旣復而後歸故得書爵叔旣入而後君許故入

從其本稱廬吳楚實復之易可知矣故書歸許叔則鄭未之復而強入焉難可知矣許莊公之奔不書何以見其巳失國也三國入許之後許不見經今鄭亂而叔入焉則中絕而始復可知矣許無內難叔非爭國而書入于許則復國之辭也○高氏閌曰叔無罪而書名則與入篡者無辨

公會齊侯于艾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朝者諸侯之禮三國之君來朝而書人者魯人忽之也盟蔑儀父以名見今與牟葛俱稱人桓公惡其伐而不服久而後至故史承其意而卑之也並書朝旅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入櫟稱鄭伯以後此會盟征伐交政於諸侯者皆突也不於其入稱爵則疑於忽亹儀矣忽亹儀之弑不書何也魯軌鄭突皆弑兄篡國故雖有忽亹儀而魯軌第以突爲鄭君以突爲鄭君則忽亹儀之弑史臣不得而書之矣非爲突諱也書忽亹儀之弑則似不以突爲鄭君而與軌相形故畧而不載耳突之入鄭不書與衛衎異者非爲其不正也突入櫟之後自以爲鄭君諸侯皆以突爲鄭君故入鄭不告而史無其文耳○或曰忽與魯舊有怨亹儀與魯不通故見弑不告而突自以爲鄭君又不肯以忽亹儀之弑告此舊史所以闕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傳將納厲公也上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繼書鄭伯突入于櫟繼書會于袲伐鄭則助突而讐忽明矣會書地而後伐者先行會禮而後伐二事也不書地者一事也陳氏以前定未前定爲義非也四國之助突無所疑也鄭突與宋讐久矣及突奔而宋與魯衛出死力以助之何也魯軌宋馮衛朔皆以不正得國聞諸侯之國有反正者恐己國臣民之生心故悉力以固其黨以張其聲勢而鎮其國人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會于曹蔡先於衛伐鄭衛先於蔡傳曰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連數國之衆再會再伐而後得其志故重其事而行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

汪氏克寛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功則無妨農之病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也衛侯朔名以黔牟也黔牟之立何以不書魯助朔故黔牟之立與奔不書猶助突而忽之弑亹儀之立與弑不書也其文則史此其驗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傳疆事也不書其人微者也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盟而弗書及者既曰諱公何以知此非諱公也强國之臣屈公以盟故諱其辱而戰則無所屈也內卿帥師自入春秋即以名見此以知其爲微者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以經所書按之則季即獻舞蓋召于陳而立之也知然者許叔紀季以兄弟而承國者皆書行次也若別立獻舞則季位非國卿出非奔叛其歸也蔡不宜告無由見於魯史如曹子臧之出入不書是也胡氏謂季不有國蓋以後書獻舞之執不知歸國書行次見執書名其義本並行而不悖如謂季之賢不宜不死於位則據經所

書其入無惡耳安保其後之見危而授命乎

癸巳葬蔡桓侯

傳寫誤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宋志也不目其人微者也

冬十有二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復書王桓之終也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姜氏在會明矣而不書者志不在會也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志於會者也陽穀之會書公及夫人婦從夫之辭也此不書及不以夫人屬公也凡此類皆特文以發疑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內弒君薨而不地此其地何也不書于齊無以別於如齊或歸自齊而道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何以書葬復讐非討賊之比也賊在國內臣子不可一日與居也而將安焉故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若弱小而戕於強大雖志在復讐不能必其事與時也故魯桓公蔡靈公並書葬此春秋之義所以無微而不辨也薨而地葬而書何以知其非正命也別有所見也

春秋直解卷之三

桐城方苞著

門人 余㷆 程崟 劉敔 校讐

次男道興編錄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繼故不言卽位正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胡氏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非也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子同之生以世子生之禮衆之則必爲請誓於周矣然記有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尚可曰非嗣世類見不得爲受命於天子至適子承國於父則自始生而已定矣命於國人稱於友邦著位於學舉奠於廟豈必待彌留之一言而後爲定乎

三月夫人孫于齊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遜也諱奔也然公如齊而夫人偕公薨于齊而夫人孫則與聞乎故之實不可掩矣舊說不稱姜氏絕不爲親非也夫人之名從魯絕不爲親則稱姜氏而去夫人可也人受生於父母則有姓氏所以別於禽獸也姜氏淫於同氣而賊其夫人道絕矣故削其姓氏所以發疑而著其與齊侯亂之實也其復歸於魯不書何也舊史所無也旣孫而復歸其迹曖昧魯之臣子雖不能絕而未嘗不心知其醜也其不告於宗廟不著於册書決矣歸旣不書則後此出會享者知其爲何夫人哉此不待異文而見者也魯夫人皆見於經矣隱夫人子氏旣薨莊夫人姜氏未入則會享者非孫齊之夫人而誰哉若孫齊去夫人而稱姜氏則似孫者別爲娣姪而後出會享者爲夫人且莫辨其罪之所在矣

夏單伯逆王姬

穀梁傳命大夫故不名公羊傳單伯者吾大夫

之命於天子者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十有一年王姬歸于齊不書逆者此何以書志變也義不可受於京師也以此知魯主王姬舊史備書逆者孔子以爲常事而削之也其不削則志變以發疑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魯主王姬舊矣古者婚禮接於廟魯人知接於廟之不可也故築館于外以仇讎接婚姻以衰麻接弁冕而避於廟以自欺所謂放飯流歠而

問無齒決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者以傳考之或專命以辭或兼命以服物也襄十四年靈王賜齊侯命昭七年景王追命衛襄公專命以辭也僖二十八年襄王册命晉侯爲侯伯兼命以服物也隱公之弒未嘗明見於經雖薨而不地葬而不書猶未知罪之在也錫桓公命王不稱天而後獄有所歸矣桓之篇來聘皆稱天王何也聘者懷邦國之常典魯國之爲非爲一人也若錫命則專禮於其人之身也且死者人之終事也故簒弒之賊有生不能討死而加戮者矣至是而特錫之命是義之也不天甚矣傳曰不可勝譏則於其甚者而一譏焉此之謂也

王姬歸于齊

王姬之歸不書者也王后之崩葬夫人之娶內女之歸皆以常事不書則王姬之歸法不當書

審矣而莊之篇再書之志變以發疑也其辭有詳畧其惡有淺深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鄑郚紀邑也齊欲滅紀而披其地以逼之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邱傳以爲邾婁之邑非也果邾邑則當書伐邾圍於餘邱其附庸小國如顓臾留吁之類與

秋七月齊王姬卒
齊桓之王姬不書卒此何以書記曰君爲之服也以此見公之偏厚於仇讎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傳書姦也趙氏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衛朔在齊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先君見戕

而會仇讎黨有罪以逆王命其惡極矣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傳緩也王崩至是七年矣魯使微者會故不日其人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以行次書紀侯將去而使承國也以酅入于齊者請爲附庸以後五廟也季無貶辭有紀侯之命也使無紀侯之命則當以奔叛書

冬公次于滑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或曰紀在魯東北滑在西南救紀之師不宜次於此莊公方幼惟齊是從豈敢謀紀乎滑在衛南鄙豈奉齊命以侯諸侯納朔而不遂與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者兩君相接於廟中之禮也夫人去國而享齊侯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之卒不書常事也紀伯姬何以卒以紀侯去國而齊侯葬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厲公也蘇氏以爲子儀非也
紀侯大去其國
凡書奔者倉卒而出亡也紀侯委國於季而去之故不言奔不書所適不告也紀侯大去未知其國之誰屬也下書齊侯葬紀伯姬則知爲齊

所幷矣若書齊師滅紀齊人取紀則似以攻戰
而得之非當日之情實也邢鄑郚既遷鄑繼入
紀侯大去於是乎齊人安坐而撫有之故書法
如此大去者先儒以為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
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大名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吾女紀夫人國亡君竄而齊侯葬之故以為非
常而志之也高氏謂書齊葬以罪魯之不敢會
非也書葬紀伯姬則與紀葬其夫人而魯人往

會無別故變文以著其實而魯人會葬與否義
無所關可從畧耳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
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
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讐者將壹譏而已故
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於讐者
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
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狩非微者之事也其曰齊人何也發疑也示
公之不得與齊侯接也桓公薨葬無異文雖書
夫人之孫猶未知惡之所從起也書夫人之會
享齊侯而諱公之及齊侯狩然後知齊侯者夫
人所睚而嗣君不共戴天之讐也而桓公之薨
夫人之孫其情不可得而掩矣不書及齊侯狩于禚而書公及
齊人義見通論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高氏閌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
秋郳犂來來朝
其稱名魯人忽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納惠公也朔之出也奔齊齊合諸侯以伐
衛而朔入焉則納朔可知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書王救則朔為天王所不與而五國黨惡之罪

著矣子突名也先儒謂稱字以褒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陳子亢介子推是也凡會盟第稱王人者與諸侯列序不可以爵諸侯而斥王臣之名與行次也王朝之大夫例稱名救衛之役不與諸侯列序若第書王人而沒子突則義無所處第書子突又不知其爲王人也書天王使子突救衛則救伐無此文然則書子突而冠以王人文當然耳先儒必曲爲之說過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連五國之師拒王人以復歸於衛其勢無難而書入逆王命也諸侯返國未有不言復者（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皆稱復）鄭伯突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未得國也蔡侯廬陳侯吳不言復非奔君也朔奔君而變文書入與莊夫人姜氏書入同示義不得入也諸侯納朔及黔牟之放不書何也魯君雖貪以動於惡而史臣未嘗不心知其非也故書伐衛而不書納朔魯既黨朔則不以黔牟爲君若書放黔牟於周則放大夫之辭義不可也故並闕焉朔既爲天子所黜而入仍舉爵何也春秋於簒弒之賊苟國人及諸侯君之則以爵書不沒其實也使朔之入衛突之入櫟不舉其爵則疑於彼雖簒竊而國人鄰國不以爲君從此會盟侵伐交政於中國者不知其爲何人而亂賊公行王綱縱弛之迹轉不見於後世且經於公子當承國者簒弒而見討者以名繫國今朔乃反國非衛州吁陳佗見討之比若書衛朔入于衛轉與

齊小白鄭忽曹羈相混而不知其義之所在矣

或曰魯黨朔故黔牟不以奔告而朔亦不以放黔牟告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羊傳衛寶也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以其事言也寶者以其物言也朔自齊入而齊爲致賂則知抗王師定亂人齊爲首惡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傳恒星經星也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其不見者有名之經星也經星不見則衆星可知矣隕而如雨者無名之衆星也隕者自天而墜也夜中而見衆星之隕則恒星復見可知矣。張氏洽曰蓋王運將終而霸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李氏廉曰經書星隕隕石隕霜於隕字有先後之

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則隕而後見也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始秋建午之月也麥之熟者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所沒非常之災也故志之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范甯曰將陳蔡將伐我故出師以待之。杜預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甲午治兵

公羊傳爲久也承次郎之後而不言其地即治兵於郎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胡傳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師還譏久役也。內師無用衆而非君與國卿將者無君與國卿將而不目其人者此用大衆歷三時而不日其人何也公也其不言公何也舊史

諱之也侯陳蔡而不至圍郕而不服名辱勢沮故公以爲恥而史臣不敢斥也魯君侵伐歷三時者衆矣未有書師還者致公則不言師還可也不書公則不得致公不致公則不得不言師還何以知非筆削之旨也春秋有沒公而不書者乃特文以發疑意不主於諱也凡諱敗諱辱皆魯史之私也成宋亂納朔助叛不諱而諱俟陳蔡圍郕乎此以知爲舊史之文也何以知非卿將也卿將則舊史亦無事於諱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陳氏傅良曰弒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

九年齊人殺無知

雍廩雖有宿憾於無知然其殺然加刃而不疑賞以其負弒君之大惡故書齊人示非雍廩之私也楚棄疾於比非討罪也則爲公子相殺而已○陳氏傅良曰州吁之弒衛人爲之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之弒齊人亦爲之變踰年卒討

之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國猶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將納糾受盟者非一人故統言齊大夫而不目其人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程子曰春秋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闕是說者曰糾不書齊蒙上伐齊之文小白書齊又一事立文當如此其然則後二十四年當書戎侵曹羈出奔陳曹赤歸于曹而立文相反則知程子之說不可易也小白書入亦書歸者齊大夫既與魯盟魯師臨境則小白之入爲難羈既出奔戎勢方張則赤之歸爲易耳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無知既討故襄公之葬不削與衛桓公同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書公蒙上公伐齊納糾之文也內師未有書

敗績者此何以書莊公雖無復讐之心而自桓公見戕於齊至此齊魯之兵始交故託此以見義也魯人忍辱負痛不敢興師而問罪於齊不過畏齊之強恐不能勝耳而不知與讐戰以死敗爲榮既能憤然交兵至於敗北而不悔何不用於先君見戕之日乃以納讐人之子哉凡此類皆特文以發疑也孔子於史文不敢益無所據也內敗第書戰則可據者也故特起是文而不爲益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以糾爲當立者皆據此稱子不知不足據也糾魯所納故舊史書子以罪齊春秋於魯次名氏皆從舊史故叔武受盟舊史從載書而稱衛子孔子不革也况齊大夫既與魯盟同心奉糾力不能奉則聽其隱身於魯可也桓雖忌克使高國世臣爲之內主者以大義勸勉而力持之可以無動於惡乃聽其窮糾於魯而殺之諸大夫猶有人心乎故於糾稱子以正其君臣之名於

殺糾稱齊人以著其悖逆之罪義各有當而非以糾爲當立也何以知稱子非春秋之特筆也使舊史不書子孔子不能益也。殺兄弟自君其常也然目小白則齊人之罪隱書齊人則小白之罪不能隱觀楚公子比之死專目棄疾則知子糾之死兼罪諸大夫矣
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胡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在責魯非也舊史至是尚以伐我爲諱耳春秋責魯則意不在是蓋能比勝齊宋之師則魯非甚弱而不足以復讐也胡爲不用於君親見賊之時待仇讐既殁而乃以私忿小怨用之哉此所謂直書其事而罪自見者也
二月公侵宋
公羊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

入書其重者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也春秋之初書遷者三傳曰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蓋周室始衰諸夏之邦猶未敢擅相滅故遷其人於已國而使已國之人據其地未遽絕其祀也。許氏翰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其書次于郎何也舊史諱伐之辭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之故號也其以號舉何也未與夏通而舊史畧之也蔡侯獻舞何以名自是而不返也諸侯卒必名奔執而不返則自是終矣其奔執不返而不名者不知其名也猶卒而不知其名者第書某君卒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子不名不知其名也亡國之君奔不書出無所出也春秋之初先王之禮敎猶未盡泯諸夏之邦擅興取邑者有之而滅先王之建國猶未敢也故鄭人許而許叔猶居東偏齊遷紀而紀季得後五廟郕降于齊宋人遷宿皆有所顧忌也滅國自譚遂始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以傳考之惟晋楚有滅國而無一見經者楚則與魯未通晋則雖滅而不敢告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傳宋為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

而薄之敗諸鄑
秋宋大水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
冬王姬歸于齊
魯為諸姬宗國餘公豈無主王姬者而無一見於經常事也惟莊之篇兩書王姬歸于齊著忘親之罪也王氏葆曰主襄公婚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婚其罪小故書之畧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去國叔姬從至是紀侯卒姬不歸於魯而歸于酅魯人重其節故特書於册也胡氏謂叔姬歸奉紀祀非也在禮舅没則姑老冢婦主祭以祭必夫婦親之也季承紀祀叔姬何與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先儒謂大夫從君以死有不書者故知書者皆春秋之所取非也春秋之初禮敎猶明故從君以死者無不告而舊史得備書焉其後篡弑接

跡禮教益衰又當國者多弑君之仇讐則從死之臣有不以告者矣以傳考之宋杵臼之弑雖弑者未得其主名則蕩意諸之死未必以告於鄰國也齊光之弑從死者皆嬖倖非孔父仇牧荀息重臣之比而崔杼當國則不以告明矣凡此類皆舊史所本無非孔子削之以為貶也至子惡之弑未嘗明見於經使書叔彭生卒則卒內大夫之常辭故不得已而闕焉以發疑端見情實而先儒謂無君命而死故孔子削之益誤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胡氏謂陳人受賂非討賊之義故不書陳人殺萬非也據左氏殺萬者實宋人非陳人也臨川吳氏謂賊既遁去始得而誅之有愧於石碏之義亦非也據左氏八月萬弑君據國十月蕭叔大心以公族及曹師伐之不得謂緩於討賊萬奔陳而陳人要賂不得不曲從其欲於臣子討賊之義無虧也雖廩私殺無知猶以討賊予之况宋人伸明大義而討以干戈視石碏以計誅州吁者有光矣然則殺萬不書閔公不葬何也豈魯宋方惡宋不以討萬告而魯亦不會閔公之葬故舊史無其文與○萬以十月奔陳明年春會北杏宋陳在列使萬猶存桓公不宜置而不問萬之事與魯慶父畧同豈萬亦道死及宋而後醢之未得明正其誅故不得以討賊書而二閔並不書葬與但宋人始終志在討賊艱難而得逐聖人不宜苛責與魯庇慶父同科豈左氏所傳討萬之事皆非其實與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先儒以北杏獨書齊侯為始霸之辭蓋據穀梁會者宋公以經義推之恐不然宋先君被弑若新君出會其以喪服見當書宋子以吉服見當書宋公以著其惡無為沒而不書如曰以示齊霸則齊以侯爵序宋上書宋公齊之始霸益明矣以貶諸國則據經所書止列國大夫聽命於會之文無由發治經者之疑而知宋人之獨為

君也李氏廉因此謂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
晉侯皆始霸之辭益誤矣曹南無傳何用知非
列國大夫城濮據左氏雖曰宋公然經書齊師
宋師宋序齊後則非君明矣傳者單辭片言未
可據之以汩經義
夏六月齊人滅遂
國滅而但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
國滅而君奔是不能死社稷也執而以歸則失
身辱國其罪又甚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始及齊平也。胡傳於傳有之敵惠敵怨
不在後嗣故柯之盟其辭無貶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程子謂管仲爲政莊十一年後未嘗與大衆而
胡氏遂謂未嘗遣大夫爲主將誤矣聶北城邢
伐厲而外無稱師者謂不與大衆可也春秋初
會盟侵伐外大夫無以名見者稱人卽大夫爲
主將也。知然者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
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則稱師稱人皆
大夫將之辭審矣
夏單伯會伐宋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再舉四國者
大夫與諸侯衆會之始也三國之大夫伐宋單
伯會之而再舉三國則贅矣此文各有所當也
秋七月荊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杜氏預曰陳國小盟會皆在衛下齊侯始霸楚
亦始強陳介二國而爲三恪故齊桓進之在衛
上遂終於春秋
夏夫人姜氏如齊
自齊襄之歿姜氏不與齊通八年矣至是齊桓
欲求好於魯遂受之而不能拒此仲尼之徒所
以羞稱桓文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左傳諸侯爲宋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

鄭人侵宋

胡傳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郳

徃年鄭侵宋故諸侯爲宋興師亦宋爲主兵也

許氏翰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郳又爲之服鄭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

侯定矣

秋荆伐鄭

汪氏克寛曰齊方圖霸楚亦浸强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自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見夷夏之盛衰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凡盟或書同或不書同載書之辭異也舉天下而聽命於一國齊桓以前未之有也故載書要言曰同未幾而魯鄭復貳故二十七年盟幽復言同自是以後諸侯衆信載書不復言同矣書會而不書公特文以見義也霸迹之興實宇宙非常之變恐天下狃於桓文之功而昧其義故特起此例董子云春秋視人所惑爲説以大明之此類是也經之書會而沒公者三以諸侯主

天下之盟自幽始大夫與諸侯抗盟自于齊始大夫衆會而盟王臣自翟泉始皆前此所未有故特文以見義焉莊之篇與讐會與讐狩之大惡未嘗沒公而於此類沒公何也與讐會與讐狩不待異文而惡見者也若于幽則齊桓始霸率天下以尊周于齊則楚人曰無忘桓公之好翟泉則晉文始霸而尊周非特文以見義則習而不知其非矣

邾子克卒

先儒據此以儀父爲字克爲名不知小國諸侯之卒不見於魯史者多矣蓋克與儀父非一人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卒耳隱公初立儀父來盟桓公定位八年邾獨不至雖伐之不遽服也然則儀父卒於桓之末莊之初醜魯而不訃理宜有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同盟而旋執其國卿必懼楚而有貳心也

夏齊人殲于遂

左傳遂因氏頒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殲者自滅之義不曰遂人殺齊戍齊自取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魯之叛盟詹之苟免齊之義不足以服鄭皆可見矣

冬多麋

凡書有者所未有也書多者以多爲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言日不言朔史失之也傳以爲夜食非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舊史諱伐也

秋有蜮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

之大夫私行出疆不書其書以有遂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舊史諱伐我至是而不諱何也書戰而後伐可諱也不然則事有關矣書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則四國伐我不書可也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則三國伐我不書可也書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則二國伐我不書可也書追戎于濟西則戎伐我不書可也是役也

霸者討貳魯不敢校而聽命焉若諱伐是沒其事也故直書而不隱焉自是以後伐我無不書者矣書伐以後未有書伐而戰者何也桓莊以前政在君而國勢強敵至而戰無所牽制也文宣以後政在三桓而國勢弱無肯爲國任患者是以敵至而不能戰也惟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以傳考之則展喜有辭而齊師退然則書伐而不書戰亦事之實耳。胡傳罪結失已與人以招寇非也齊桓怒結不恭則不當與之

盟未有既與之盟而又以與盟爲討者以情事推之似魯背幽之盟而受鄭詹齊宋尋盟以討貳結專命以講好歸而魯不用其謀以親齊故三國復來討耳齊晉大國怒魯之君大夫而不與盟者多矣果以結之抗盟爲失禮何難以拒鄭子華者拒之哉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杜預曰天火曰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齊桓得國首作內政而寄軍令繼滅譚遂以闢土疆然後親宋致魯討鄭以張國勢至是霸事將成始有事於戎蓋戎近齊魯必先服戎然後可經營中夏而無東顧之憂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胡傳謂突奔蔡入櫟皆稱爵以其雖篡而實君

忽出奔不稱子復歸不稱伯以其實不能君非也魯助突而讐忽第以突爲鄭君所書會盟戰伐皆突之事故常稱爵忽與子儀其生也事不接於魯其弑也國不赴於魯故無由見於冊書耳忽奔不稱子歸不稱伯則舊史據赴告之辭而孔子因之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孫齊不書姜氏以人道絕之而正其罪也其後復稱夫人姜氏葬稱小君傷魯人不能討賊莊

公不知大義當絕使其生也仍泰然而正夫人之位死用夫人之禮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胡傳舜典曰眚災肆赦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說二傳者皆以文姜爲言蓋有所傳受而失其眞也文姜身爲大惡淫妷縱恣莊公昧於大義欲以夫人之禮葬之恐國人弗順故因

其喪肆赦國人雖罪大無疑者皆釋之將以求媚於衆不知其欲蓋而彌彰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程氏迥曰婦人之謚從夫文姜別作謚以其得罪於先公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殺公子大夫稱人者或國亂衆人擅殺或班同者自相殺皆不得不書人也蓋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而兩下相殺不見於册書則第書其

國之人有是事而已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不書公傳以爲諱與大夫盟非也魯君之盟外大夫屢矣何獨於高傒諱乎蓋桓狩於齊未嘗明著於經非特文以見義不知其婚於讐也公之與齊會盟屢矣獨見義於此何也他會盟猶邦交之公也而是盟則公之私也不可勝譏則必於其甚者而譏焉莫甚乎其與讐狩也莫甚

乎以取讐人之女而要盟也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親納幣非禮也公朝第書如爲國諱也惟莊公爲娶讐女三如齊直書其事而不爲之諱與桓之篇書成宋亂同義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之聘非王命也私來爲好而用聘禮故皆

法如此祭伯祭公不肯行朝禮而徒來祭叔又以徒來爲未安而託於聘皆非禮也

夏公如齊觀社

穀梁傳以爲尸女蓋齊雖許婚而猶遅之故自往請期而託於觀社或曰十七年執鄭詹傳謂鄭不朝蓋齊霸漸盛而徵朝於列國也魯以納糾舊怨懼齊終不親故請婚以自託公再如齊實行朝禮而自入春秋未有匹敵之國而相朝者猶欲陽避其名故告廟飲至著於册書以納幣觀社爲辭而不知忘親逆天之惡較之違禮失位之羞則又甚焉聖人因而不削而其義並著矣至僖十五年則霸體益尊直行朝禮而不復有所託又邦交之常故第書如齊以從諱朝之常例耳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荆益强又自通於魯故魯人漸重之而稱人也不稱君使猶未同於列國也胡氏謂喜其慕義而進之非也楚陵蔡鄭而聘魯乃遠交近攻以濟其猾夏之謀春秋何進乎爾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附庸之國其君以行次稱異於列國之君也朝不於廟而於異國公與蕭叔皆失正矣

秋丹桓公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婣好也胡氏曰莊公生於桓公六年至是三十有六矣尚無内主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取非禮與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逆夫人使卿禮也君親之非禮也何以知其非禮也凡卿逆雖得禮必書以不書逆而書至則與歸寧而至者無別也旣書公如齊納幣則弟書夫人之至而知其爲始婚矣使親迎爲得禮以常事不書可也然則文公之娶旣書納幣復書逆婦姜于齊何也貴聘而賤逆以非禮志也

且夫人之至不書則逆安得不書乎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入者內不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不受也娶讐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蓋論屬詞之常則同時而至當書公及夫人姜氏至自齊卽與時而至亦可書八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而變文言入以是知其義不可入也

公之圖婚於齊也始則降尊出國以盟高傒繼則再至齊庭繼又遇穀盟扈今旣親迎公至踰月而後夫人入何也以傳考之公嘗與孟任盟以爲夫人子般爲世子故齊人難之夫人憾之而公不憚委曲以順其欲他日夫人淫縱姦臣篡弒之萌皆兆於此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覿見也宗婦者同姓大夫之婦及凡公族之婦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榛栗棗脩今男女同覿是無別也贄皆用幣非其物也蓋公

黷貨以悅齊女與丹楹刻桷同意不稱及宗婦不惟大夫之妻不可以相及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立旣葬踰年而不稱子何也舊史承赤告而書也羈奔而赤告則不肯以子與世子稱明矣蓋羈承國而赤介戎之力以求入則羈之爲正其迹顯著若赴辭不稱子不稱世子則非異國之史可意爲之稱者也胡氏於鄭忽曹羈皆曰

不能君非也卓子庶孽甫立卽弒猶正其君臣之名而於鄭忽曹羈不與爲君何義哉

郭公

杜預曰蓋經闕誤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

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穀梁傳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胡傳不鼓於朝而鼓於社則非禮矣。劉氏敞曰夏書季秋月朔日有食之亦奏鼓豈必正陽之月哉左氏之說非也

伯姬歸于杞

內女之歸非失禮不書得禮而書者閔其後之變也紀伯姬叔姬是也杞伯姬之歸也無失禮其後無變而特書明嫌也歸見於經然後知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爲瀆於恩也然後知其冬杞伯姬來以非歸寧志也若不書其歸則不知其爲吾女也與諸姬之女適杞者無別也而書會書來幾與文姜如莒哀姜孫邾同義而疑於大惡矣左氏以伯姬爲莊公女非也時君之女則當書子伯姬在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伯姬桓女也而至是始嫁何也重喪也文姜喪畢之後或杞伯更有喪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傳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傳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劉氏敞曰若于社爲得禮則春秋亦不當書

冬公子友如陳

經於內朝聘皆書如以爲國惡而諱之也晉十二公未嘗特朝於京師是無王也君不朝而使大夫聘則抗也不朝王而數於齊晉則失位也

聘列國勤於京師則無等也故皆書如以志其出之無名其義於僖公之兩書朝王見之蓋在天王則非所而朝者無失禮也又於成公之書如京師見之蓋以會伐秦道過京師而朝故不與以朝也外君大夫宜書朝聘則明志其失禮而不爲之諱焉耳州公天子三公齊鄭强國豈肯行朝禮於曹紀以是知如者無名之辭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戎與徐皆綵大而近於齊魯二十年齊人伐戎

明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則此年出師雖以報濟西之役亦必齊桓爲主謀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國殺大夫必書諸侯不得專殺也故天王殺大夫之文無見於經者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不名舊史以傳聞書而未得其名也春秋特尤以殺大夫爲變事未得其名則第書其國有是事而已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汪氏克寬曰宋先於齊而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凡霸主齊盟皆曰會召盟而公會之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若書公子友葬陳原仲則似不稟君命與宋司

馬華孫同譏若書出奔則逃罪之辭故書葬原仲以著其避內難之實而上書如陳用內大夫出聘之例以見其有君命也禮有大夫私行出疆之文假無異故則不宜著於册書

冬杞伯姬來

凡內女宜曰來者惡其無事而來也以事來者譏在事也伯姬之來傳曰歸寧非也歸寧得禮則法不宜書姬不書子則爲先公之女明矣文姜旣死則無母矣伯姬之歸齊四皆以非歸寧

書其求婦則與蕩伯姬之逆婦同皆譏在事也譏在事則得禮而歸寧亦書子叔姬之與高固偕是也叔姬而外別無書子某姬來者以是知得禮而歸寧則不書也

莒慶來逆叔姬

穀梁傳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內女適大夫者衆矣而見於經者僅二焉謂非失禮不可也郯季姬宋伯姬之歸也其失禮皆別有所見而莒慶之逆叔姬失禮別無所見則以公

爲之主明矣不書歸而書逆所以別於適諸侯也不書逆女所以別於爲君逆也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左傳王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事情推之子頹受誅已十年衛君又易世矣齊桓特以衛不會幽之盟申明其立子頹之罪而請討於王耳與公會於衛地而伐衛之師魯不與焉亦猶會於胥濟以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或曰謀伐衛而交於其地非情也蓋始將使魯致衛衛竟不至然後謀伐耳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戰而先書伐者已薄其城邑而後出戰也不先書伐者敵未迫而逆戰也伐未有書日者此何以日戰以至之日也戰稱人敗稱師屬辭之常也此何以稱人齊人甫至衛境疆埸之吏出兵拒戰君大夫不在行閒而亦未嘗與大衆故不

得書師敗績觀戰以伐之日則可見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郿

凡邑曰城此何以書築制未備也城必備郛郭樓櫓之制而邑則無之也

大無麥禾

二者俱無乃非常之災一有焉一無焉則農収

之常不載於册書矣於冬書者周之冬築場納稼之時也始生曰苗既熟曰禾故七年秋以苗書此年冬以禾書

臧孫辰告糴于齊

不言如齊告糴與如楚乞師異辭何也如者無名之辭故內朝聘皆書如乞師亦書如若國有饑饉卿出告糴非無名也則直書其事可矣何以不稱使內臣之出無言公使者不獨告糴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書新非改作也法不當書而特書以歲祲也穀梁傳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緩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已悉矣。後世有興工作以救荒者上傭之也古者力役征於民則不堪命矣

夏鄭人侵許

許鄭壤接齊晉倡霸鄭服則次治許霸勢少衰許必南鄉自十六年同盟以後再盟于幽而許不會諸侯救鄭許又不至然則是役亦齊桓之命與晉文之霸許不會踐土河陽則帥諸侯以圍之齊桓獨用鄭人所以養諸侯之力而大用之也晉文既歿而許貳故襄公敗秦克狄即帥陳鄭以伐之晉霸中衰許屏跡於盟會悼公復霸則有荀罃之師自是以後則堅於附楚而猶夏之師無役不從以是知桓文襄悼之慮深而謀遠也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內女適諸侯者不書卒叔姬以媵而書魯人閔其變而重其節也胡氏以紀侯不卒爲微之非也叔姬歸酅故紀人猶得以禮葬之而魯使人會葬若紀侯寄食他國則彼不能成喪我不能備。無由著於册書耳

城諸及防

同時二邑皆曰及先後之辭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郕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郕也。趙氏匡曰魯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八月書郕降于齊師承上師及齊圍郕之文也。此無圍伐之文蓋不用師而以威脅之。必書降鄣而後可以見情實若書鄣降于齊則辭義不

備先儒必曲爲之說過矣孔氏頴達曰紀侯去國二十七年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郱鄑郚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魯人閔其變而重其節故葬之如嫡也凡書葬者皆禮之變也謂著其賢非也賢則存乎其事矣紀叔姬之葬也以媵而書宋共姬之葬也以卿共葬事而書二姬之賢與葬之之非禮其義兩行而不相悖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謀伐山戎以其病燕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在燕南齊北齊欲伐楚恐戎議其後故先有事焉晉悼之霸亦曰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古之謀國者詳審如此是以動則有成也。呂氏大圭曰凡用兵非有大役恒稱人以僖十年齊

侯許男伐北戎觀之則此不用大衆明矣豈山前之戎不若北戎地廣而衆強度偏師可制而躬駐魯濟以爲之援與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一歲三築臺豈即丹楹刻桷之意務悅齊女而示之以侈與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傳旗獲而過我非也山戎在齊北魯在齊南無緣道出於魯又謂威我亦非也齊魯釋怨爲婚盟會必同無爲示威且使人獻捷亦足以示威而親至魯庭則損威而傷重多矣齊侯之來蓋以報魯莊公三至之勤用示呢好而託於獻捷以爲名也入春秋未有以大國而相朝者故魯莊雖急於圖婚而始如齊以納幣爲名繼以觀社爲名齊欲使大夫報聘恐魯以爲羞若無故而君親來則非名也用相朝之禮又不甘也故因勝戎紓道以來託於獻捷而陰報禮焉其急於結魯如是何也春秋時爲天下患者莫如楚而非得魯宋之死力則不能與楚爭蓋秦晉處偏各守其疆中原次國惟魯宋衛鄭陳蔡而三國邇於楚蔡既南折陳方內難楚屢爭鄭而齊不能抗則諸夏搖心而霸勢去矣而方是時衛殘於狄邢亦困焉曹邾小國不足恃也惟魯宋無內難無外患地大力完而寬然可用齊桓此年來魯明年遇宋蓋救鄭抑楚之師將以

時舉矣而魯旋內難是以楚再伐鄭而齊師終不敢輿也直待魯僖列定且數年而後伐楚之謀決焉觀貫與陽穀會宋之後隨要季友以盟則齊之急於得魯可知矣宋之未附也齊嘗臨之以威矣既附則再爲報怨而推以主兵所以深結宋也魯之未附亦嘗臨之以威矣既附則就會于魯濟而復親至其庭所以深結魯也二十二年齊魯之交始通而次年荆人來聘蓋用以爲間故齊桓抑楚之師必深得魯心而後可動焉不然豈桓公與管仲謀國之詳乃爲此無名之舉哉抑觀晉霸以後雖會盟侵伐道經列國亦未有親至其庭者而齊桓乃行此於魯良由去古未遠王綱初墜而霸體猶未敢過肆也與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二百四十年一時而不雨者必多矣此何以書承大無麥禾有蜚之後故一時不雨即以爲憂

而書於冊亦猶桓宣承屢祲之後而書有年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高氏閌曰齊自有穀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乃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夏遇于梁邱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之謀弒季友欲隱其迹則舊史書卒明矣而

孔子因之何也牙非死於刑不得書刺且其惡未形而死先於公卽變文書刺亦內大夫被戮之常辭義無所取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羊傳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啖氏助曰未踰年曰卒未成君也子卒而不地葬而不志義與成君同謂卒不宜地葬不宜志者妄也緣子之心不敢以成君自居而國人待之猶君也王猛在喪而稱王子般弒而閔公不行卽位之禮則子不異於成君審矣夫人之薨不地有常所也君薨宜於路寢而有不於路寢者備書之則子卒宜於喪次而有不於喪次者亦宜書之以志變矣姒氏之卒書葬而謂子之葬可不志乎爲此說者蓋因傳稱子野以毀卒而不知其爲故也春秋之文葬果以毀卒則書子卒

於喪次般亦見弒之迹不益顯乎而其文一施之是使故與毀無以別也子般子野名未葬也父前子名之義也子赤不名既葬無所屈也

公子慶父如齊

其不書奔何也奔者逃罪之辭也慶父於時蓋出入自如而無所忌

狄伐邢

春秋直解卷之四

余　熲

門人程　崟校讐

桐城方　苞著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録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閔公立於慶父而能不行即位之禮何也慶父實欲自取故視嗣君即位之禮無關輕重又以傳考之既歸獄於鄧扈樂則不得不為之變矣

齊人救邢

胡傳謂凡書救以善救者而罪伐者與不救者非也其實救也則合救無以為辭若伐者與不救者之罪則存乎其事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亂是以緩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於外八月而後葬皆俟喪之歸兼國亂也莊公在國十有二月而後葬則子般之見賊徵傳而迹固可推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吳氏澂曰此時慶父哀姜惟恐季友之歸閔公方九齡孰能奉之出會霸主必魯之世臣有如衛石碏者深謀秘計請復季友俾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召友於陳而公待以俱入則慶父不敢違卓氏爾康曰時魯事與衛州吁時異季友既出慶父專國豈復有如石碏者能自安於內而請於齊以經傳推之陳方為齊所厚而魯交亦親友與陳故故託跡焉落姑之盟亦友介陳以請於齊而得之耳

季子來歸

曰季子舊史之文也與齊高子仲孫同皆魯人

喜其事重其人而不名先儒謂孔子賢之非也季友之名非若高子仲孫之無考也而孔子不正何也春秋於爵次名氏一仍舊史義即於是乎存焉惟翬以一人而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然後知內卿之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皆舊史之文而非有典法也惟晉陽處父以一人而或氏或不氏然後知外卿之或氏或不氏皆舊史之文而非有典法也惟明知季子之名而不正然後知當名而不名如齊高子仲孫宋華孫司

城司馬不當名而名如宰咺宰糾皆舊史之文而非有典法也其曰來歸何也非奉使而歸不得書至自陳也其出不書何也據經所書似季友如陳葬原仲至是始歸但叔牙之討友時秉政子般見弑友再出奔事變甚大年代非遠三傳畧同未可以爲無據豈書如陳則與慶父如齊同文未知獄之所歸書出奔陳則似歸獄於季子故削而不書與彭生之不卒同義與

冬齊仲孫來

仲孫不名何也魯人重之故史不書名與宋司馬華孫同至孔子修春秋則名無可徵而事不可削故一仍其舊也胡氏以不書使爲譏齊桓非也非聘非盟而書齊侯使仲孫來非屬辭之體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降鄣遷陽不絕其祀也豈懲於遂之殲乎抑霸業既就而避其名之惡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未可

稱宮廟也直舉祭之名者其失兼在祭也禮不王不禘且非羣廟所得行也記稱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大夫士既卒哭麻不入春秋書吉禘于莊公蓋淫逆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早用吉以變人之耳目耳。趙氏匡曰禘非時祭之名也禮記諸篇皆漢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有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說又見春秋止有烝嘗禘三祭遂爲諸侯缺一祭

之說皆不可信而鄭康成注祭統以爲夏殷禮
誤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薨而不地葬而不書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棄位而姣與弑二君懼罪出奔一與文姜
同而書姜氏則文姜之削姓氏乃所以發疑而
著其鳥獸行之實義益顯矣齊女也而孫于邾
畏桓公之義也季友歸而慶父不能難閔公弑

而夫人慶父不能安實由桓公爲之大主孔子
所稱一匡天下此其尤著者
公子慶父出奔莒
般之弑也書慶父如齊出入自由也此書奔惡
盈罪著而不能安於魯也書奔而不書殺譏失
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其不言齊侯使高子何也高子非受命而來盟
以義制事權在高子故變文以著其實也高國
齊世卿齊人尊之皆以子稱猶詩稱尹氏漢史稱大將軍而不名
魯人喜其來盟故即以齊人尊之之稱載於册
書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以爲滅而經書入何也侵畧而去未嘗據其
土戴公旋立而廬於漕也
鄭棄其師
舊史以傳聞書也赴告不及但知其國有是事
而已高克奔陳不書自僖二十八年以前外大

夫之奔皆不著於册書也

春秋直解卷之五

桐城方　苞著

門人程　崟校讐
余　焌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此非子也臣子一例也何氏休曰禮諸侯臣諸父昆弟以臣繼君猶以子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文宣以前外師無見大夫之名氏者其稱人師少也稱師用衆也先儒謂書次譏救邢之不力非也邢衛接壤狄以十二月入衛而救邢之師以正月至是時狄尚在衛故三師次于聶北以爲聲援狄不敢逼而邢得自遷焉耳知然者以經未書邢之有狄師也狄未至邢蓋爲救邢狄覬邢衛久矣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以齊救退今旣入衛勢必及邢故預遏之齊救邢而不救衛何也衛以失衆無與守戰狄師一至而渙然離非齊所及料也故懲衛事而於救邢汲汲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再舉三師示役非更舉也使書諸侯城邢則似救邢之師旣返而復與是役矣邢旣遷則夷儀乃邢國都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非也夫人在國必薨於內寢故不地設歸寧而道卒或卒於母家亦可不地乎公羊傳夷齊地亦非也使夷爲齊地則當書齊人以夫人姜氏歸薨于夷胡傳謂以喪歸魯亦非也凡經書以歸者皆歸其國也使夫人薨于夷齊人以喪歸魯則後當書夫人氏之喪至自夷且齊魯接壤使七月以喪歸魯不應十二月始至然則何以知其爲故也魯夫人奔而薨於外而齊以其喪歸則故可知矣

楚人伐鄭
前此聘稱人今伐而稱人楚益强而魯人重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左傳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胡傳旣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不言莒師來伐何也未迫吾地逆而擊之與外

師不書伐而書戰同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傳不稱姜氏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趙氏謂文姜孫齊不稱姜氏哀姜喪歸不稱姜皆承前文而聯爲一事非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中無間事猶再書宋華元安有閏月踰時而去姓氏以聯爲一事者哉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齊桓城三國屬辭各異皆以其實書也城邢者獨三國之師也緣陵則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邱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何以知諸侯不與也當是時陳鄭迫於楚宋曹旣同城邢之役而齊宋復謀會江黃惟魯以內難凡役皆不與故至是使獨任楚邱之役耳不書衞遷何也魯爲衞城故魯史書之城畢而衞人自遷則法不宜書考之於經杞遷於緣陵不書徵之以傳邾遷於繹晉遷於新田不書是也然則邢

遷于夷儀何以書自遷而告於諸侯以求城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楚邱衞地而與城內邑同文何也春秋於會遇盟戰之地皆不繫以國蓋職方具在書某地則知爲某國必如彭城之披於楚虎牢之戍於晉而後還繫之宋鄭耳
孔氏穎達曰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言城楚邱不言城衞衞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附庸之國也據左傳虢與虞皆滅於五年之冬蓋滅下陽執虞公以告而書虞虢之滅則不告而不書耳晉武獻兼國如霍揚韓魏之屬無一見於經況虞虢屬尊位重晉人首敗宗盟而滅寰內同姓其無辭以告於魯明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穀二傳諸侯皆在獨言齊宋非也未有與會盟而不列序者蓋齊桓方謀伐楚不欲先事數動諸侯江黃與楚鄰而楚邊於宋故取道里之

近獨與宋公盟之江黃再會而謀定然後與諸侯之師耳

冬十月不雨

次年書六月雨故每時獨書首月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蓋君重其事則史詳之。高氏閌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爲旱也若宣不雨則旱在其中矣

徐人取舒

徐見於經者取舒伐英氏稱人敗于婁林伐莒舉號會申書爵皆舊史之文也蓋僖公初年齊霸方盛諸侯歸附荆舒是懲魯且以爲已功故徐之取舒爲齊撓楚魯史因進而稱人至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怠救楚卒敗徐在會者皆以爲恥而魯史因以裔蠻相敗爲文文公時魯方親莒莒以徐伐請盟故以號舉皆史臣因時事

邦交以爲進退而非有義理之可求者也至申之會則天下諸侯皆服於楚楚既右徐列諸滕頓胡沈小邾宋世子之上故舊史承赴告之辭而並以爵稱若以襃貶爲義則伐莒可貶而婁林之敗爲從中國而受師貶之何義乎取舒伐英氏可襃而申之會襃之何義乎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貫與陽穀不徵會於列國而旣會之後季友如齊涖盟必陰戒師期而恐爲楚所覺也齊魯之師旣出曹衛宋鄭許陳絡繹道路旬餘可壓蔡境是以蔡不能支而楚亦不暇爲備耳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其人以國與之也

楚人伐鄭

鄭頻受楚師未聞齊救而曰齊方勤我蓋知檉貫陽穀三會皆謀伐楚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胡傳齊不請命擅合諸侯書遂伐楚譏其專非也楚人僭王猾夏之罪乃九伐之法所未有也而其强則天下莫加焉桓公陽怒蔡人出其不意以諸侯之師臨之故服罪請盟而屈完嘖有煩言尚云雖衆無所用之使先期請命以與諸侯之師楚人完守蓄謀以逸待勞甚則喪師辱國否亦負固不服師能無功楚勢益張而不可遏矣書遂者所以志其行師之次虛實之變以著桓公管子之本謀耳凡書遂者繼事之辭何以知侵蔡之本爲伐楚也自管子用齊侵伐未有用大衆者諸侯之師未有聯數國者山戎之遠且獨伐之矣蔡羸國命將出師可以得志何至盡役諸侯而勤天下之師以與之角力哉然則齊不請命無譏乎諸侯擅興其由來遠矣桓

公之不請命亦前此矣豈侵蔡非專而至伐楚而後爲專乎此以知其不可通也

夏許男新臣卒

劉氏敞曰諸侯卒於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許男無一稱焉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其不書使何也完受命而視師非受命而請盟也傳謂此前定之盟非也果前定則當書使或書乞盟矣其再言盟何也旣盟于師而復盟于

召陵如宋之盟傳載戊寅趙孟及楚公子晳盟以齊言及癸巳乃與諸侯之大夫盟於棠門之外也使未盟於師宜書楚屈完如師盟于召陵然後辭與事相得召陵之盟與袁婁同而不書及楚屈完何也受盟於師猶可言也以天下公侯而與楚大夫齊盟失位甚矣故召陵之盟屈完與焉而不書及屈完猶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楚人主之而不書楚人皆所以發疑而見義也晉悼公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尚使

諸侯之大夫盟之桓公乃急於要楚而再降禮於屈完使無異文以發之則習而不知其非矣楚大夫未有以名見者此何以名其事不得不名也來盟而不目其人册書無是體也完之氏何也舊史佚其事重其人而詳之也。胡傳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非也文王伐崇遂作豐邑周公滅唐遂建叔虞楚僭王號殘諸姬有王者作移以六師而建置他姓

可也即不然亦削其兼地黜其僭號然後可以張天討定民志此義管子非不知也特以楚勢盛強量敵揣己未能得志故不敢訟言其大惡而姑責以可受可辭之罪楚人雖曰受盟而君不赴會使其臣出盟諸侯既盟而擅淫名侵敗王畧如故此正霸者苟且之事王者所不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胡氏乃善其不暴而能以禮下楚悖矣且南宋君臣苟且疲瘵已甚而胡氏說經於次陘則美之以王道於紀魯禦寇之師

則罪其抗兵出戰而謂當修辭命以求好其立言之意殊不可得而推矣。文王伐崇而不降仲尼聞成而不服然必明正其罪以為後圖是謂王者之道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侯會伐同盟而歸塗執其國卿則必謀有不協可知矣稱人以執則不當其罪亦可見矣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穀梁傳獨魯及非也棠上來盟于師之文在會

諸侯歸途同伐陳而江黃以師會耳或曰蒙上執陳轅濤塗之文獨齊及也公以八月始至則諸侯之師皆未返國可知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歸致伐楚其出本以伐楚告也六年伐鄭圍新城遂救許而以伐鄭致其出本以伐鄭告也觀此可以知桓公之本謀矣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

齊桓畧於責楚而苛於治陳召陵以後氣象一變矣蓋惟至誠無息未有假而能久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陳氏傅良曰太子縊於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譏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或稱國或稱人惟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天王殺佞夫鄭伯克段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爲獨其君之罪也僖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須殺得其罪則不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傳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

朝其子參譏也。非歸寧故託於朝其子而來也使姬爲歸寧則來不宜書而其子之朝當從曹射姑之例矣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謂娶焉而經不書常事也韓侯因覲而娶列於雅歌則於禮無悖可知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左傳謀寧周也及以會王世子不可與諸侯同

列也王世子不名所以異於諸侯之世子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見王世子不與也盟者不相信也不致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首止葵邱平邱皆盟與會同地而再書其地先儒以爲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非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其禮本異故書會而不書盟者專行會禮也書盟而不書會者專行盟禮也既會而盟

則書會而又書盟所以見事實也其同地而再書所以別於異地也襄二十五年夏五月諸侯會于夷儀秋八月同盟于重邱是會盟異地而兩書其地者也異地者既兩書則同地者安得不再書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國滅而君奔例當名而弦子不名不知其名也楚人滅弦知齊不能問也而黃猶恃齊而受弦子之奔由是楚人深惡卒致滅亡而齊坐視焉黃慕義而不自揣桓假仁而不能終其負愧於黃深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修虞祀歸職貢於王蓋首滅同姓貴國

且在畿內而爲三公惡莫大焉故以此自塗飾所謂修虞祀必聚其族姓畀以小邑使従五廟以附於山川因國之祀其不肯以滅告明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杜氏預曰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
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李氏廉曰左傳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
奔鄭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
乃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愛申侯而賜以
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於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趙氏鵬飛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
期而涖盟焉其後每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六
年伐鄭自秦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
齊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
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卽世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據左傳王人告難於齊桓公合諸侯而王人涖
盟則子帶之亂謀折矣故無譏焉王人先諸侯
載書之序然也先儒以王人爲下士非也王臣
至會者皆公卿王子其大夫而稱名者僅焉況
方伯公侯之衆會而乃以下士臨之乎蓋列序
諸侯不可以斥王臣之名與行次其稱人卽卿
大夫也乞盟者鄭伯親之也傳謂處其所而請
與非也果爾則當書使某乞盟矣親至於會則

不書如會何也如會者後至之辭也乞盟則先
期而請也書盟而後書乞則不得與盟之辭也
○吳氏澂曰左氏以爲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
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禮竊疑此時
王或有疾襄王惟恐叔帶篡立故遣使告難於
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
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爲此事而來故
亦與盟至冬王崩而嗣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
力也又曰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

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爲王矣故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

夏狄伐晋

趙氏鵬飛曰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徙而封之今狄伐晋齊桓不問何也蓋自齊霸晋歷三世未嘗一窺諸侯之壇坫蓋自以爲戲北之大國不屈於齊故齊亦視之蔑如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太廟書禘則知魯以禘祀周公非禮也可以徵成王賜祭之説妄矣夫人風氏也致生者之辭也若哀姜入廟則當書祔矣其不言風氏何也舊史書夫人而不書風氏孔子不能益也觀三傳傳聞各異則知舊史止書夫人而傳者當日已不辨其爲風與姜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爵也可與諸侯列序故不稱王人也王方在殯而宰出會諸侯則王室多故可知矣但齊桓號曰尊王而魯不會惠王之葬當日之情事蓋不可得而推也宋稱子未葬之辭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舊史於內女之卒非有變不書無變而卒者君重其事而爲之變也僖之篇伯姬鄫季姬文之篇子叔姬是也二百四十年內女無變而卒者

多矣而見經者惟三姬則以君爲之變而特書也審矣公子而不爲大夫者卒皆不書而叔肹書亦此類也然則孔子不削何也變常則書者春秋之法也故存而不削以徵過焉凡公子內女之卒焉知非舊史備書而孔子削之也盡削公子之卒而獨存叔肹以著其賢猶可言也盡削內女之卒而獨存三姬則義無所處矣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復舉諸侯宰周公不與也洮之盟必抜王人以

盜之然後可以遏亂謀葵邱之盟必不敢與篡
周公偕然後可以著臣節此桓公管子制事以
義足爲後法者

甲子晉侯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書殺著簒也書君之子非自爲簒弒不得例於
州吁也傳謂國人不子非也豈國人於奚齊則
不子而於卓則君之乎此春秋之特筆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據左傳溫蘇氏邑也王臣無五等之爵不當稱
子溫邑而非國不當書滅豈如鄭桓公武公始
爲王卿士其後建國遂比於外諸侯與傳稱蘇子與檀伯達封於河則建國舊矣畿內之國狄乃滅之而桓公弗圖
狄所以侮王室輕諸夏而卒致襄王出居之禍
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胡傳以爲里克君之而弗其在獻公時中立自
免爲斷非也果爾則當於奚齊之死而正其罪
矣然則卓之異於奚齊奈何驪姬發大難禍太
子爲奚齊而非爲卓也奚齊無可立之道而有
可討之罪義不得書弒至奚齊見殺諸公子惟
卓在國夷吾重耳故非守適卓未嘗無可立之
道也且克威權能殺奚齊而使其黨莫可誰何
使能申明大義廢卓黜荀息迎諸公子之賢者
而立之豈不名正言順乃任荀息立卓而復殺
之視賊其君如豚特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

怙亂無上之罪也或謂卓踰年故稱君而別於
奚齊非也齊舍未踰年而稱君則其說不可通
矣此聖人緣情制法大義之炳然者以傳考之
左氏於卓與奚齊並稱殺公穀並稱弒舊史所
見亦若是而已矣荀息從君於昏而得與孔父
仇牧同書何也以視苟免者則有間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諸侯嘗救許故伐北戎專以役許而休諸侯然
當是時狄及晉楚之患甚於戎不宜避強而圖

弱且許方患楚而歐以遠攻非字小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非討其弑君之罪也則爲殺其大夫而已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以大雨雪爲異則知春秋所書非夏時矣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胡傳鄭之謀出惠公由殺里克致之故不去其官非也人臣懼禍及身以謀其上罪遂可末減乎凡居位而見殺者皆稱大夫不論其罪之有無也況貴戚之卿可以易位惠公淫昏悖亂不足以定國鄭之謀建重耳未嘗非社稷之利自不得與討亂同文耳晉人告亂必曰殺公子卓而以弑其君書告殺丕鄭父必曰討亂而以殺大夫書若此類恐非舊史所能及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歸寧可也兩君爲會而夫人與焉可乎然書公及夫人則婦從夫之常辭與文姜異矣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滅未有書伐圍者而黄書伐江書圍蓋以從中國被兵故望救而來告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黄以從齊見滅城守三時而齊救不至無以宗諸侯矣○胡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公羊傳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凡統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也前此諸侯無列序者而統言之何也令出於齊城之者則諸侯而齊不與也霸者之令有使諸侯承事而已不與者矣襄五年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是也此其不可列序何也蓋會吳雖列序魯衛之大夫而可知為晉令也若城緣陵而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城之而不知其為齊令矣何以知齊人不與也使齊人率諸侯以城則如城邢之列序可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內女適人者繫國未嫁書字季姬書字而不繫國則女而非婦明矣及者內為志蓋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也如左氏所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而要鄫子使來朝則當書某月鄫季姬來某日及鄫子會于防使鄫子來朝若卒然相遇不由期約則當書季姬遇鄫子于防以是知公羊所傳於經為合也明年季姬歸于鄫以始終之辭書則此非歸寧益明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經書山川不繫以國者自古有定名非一國所得專也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洽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蓋用事天于五年一朝之禮矣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穀梁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胡傳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桓德益衰而志怠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伐厲以救徐也蓋齊實畏楚不敢攖其鋒故託言攻楚所必救而帥曹師以伐厲齊師既移則諸侯之大夫益無固志矣此徐所以不支

而楚益無忌也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李氏廉曰不以救徐致諸侯不親行也。公以九月至則知齊曹伐厲次匡之諸侯救徐之大夫皆引而歸矣蓋實逃楚而陽避其名耳
季姬歸于鄫
凡女之歸非失禮不書此以及鄫子遇防而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胡傳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或曰曰夷伯之廟震則似震由地起曰震夷伯之廟乃知爲雷震劉氏敞謂君前臣名不宜稱謚非也在禮大夫歿雖言於君所稱謚若字以他事著於史册與生卒稱名之義異無可疑者
冬宋人伐曹
齊桓避楚不獨爲楚所弱且爲宋所窺故自莊

十四年曹從齊伐宋宋不敢釋憾而至是始加兵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嘗稱人矣此役諸侯救之而乃以號舉何也諸侯逃楚魯亦恥之而舊史因以裔蠻相敗爲文耳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戰不言伐蓋戰於國境則見伐不待言矣不書以歸未入於秦也書獲而不書歸者獲告而歸

不告也○劉氏敞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君獲亦不言師敗績三者異文同義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穀梁傳於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傳聞之師曰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命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二君欲以異賞報之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卒以氏書誌變法亂紀之始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之卒有變然後書無變而書者君重其事而過於禮之常制故特書於册也存而不削以徵過也重其事則不書葬何也內女書葬亦禮之變也以為著其賢者非也宋共姬之葬也以卿共葬事而書紀叔姬之葬也以媵而書二姬之賢與葬之之非禮其義兩行而不相悖也鄫季姬之卒也以過禮而書其葬也以無變而不書其義亦兩行而不相悖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邢侯曹伯于淮

邢未嘗與齊桓會豈至是稍能立國桓乃徵會與抑將致難於衛而自請從役以求親於齊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婁林之敗徐以號舉此文以與徐同役而稱人舊史以意為之而非有典法明矣

夏滅項

胡傳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

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矣其辨公穀之誤確切而有據但以取鄟取邿取鄫爲爲君諱滅滅項則僖公在會乃季孫所爲故不爲之諱則非也凡書取者取爲附庸也徐人取舒是也滅而書取則非其事之實矣文姜之會齊侯莊公之與齊狩不諱而諱滅國乎况僖公時政未下移季友之子無佚早亡行父稚年安能擅興而滅國乎葢魯宋恃齊交之固知桓志之衰故牡邱會罷而宋伐曹淮之會罷而魯滅

項耳其不書公滅與取鄟取邿取鄫不書公同義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先儒皆據左傳謂齊以滅項止公夫人會齊侯請而釋之但公若以滅項見止則夫人當如齊侯齊侯之歸而請之豈能致齊侯來魯且齊夙重魯宋齊方與曹同役而宋人伐曹齊不能詰也乃以滅項執魯君乎况霸主既歸孰止公於會者疑齊侯以疾先歸而留諸侯於會以防淮

夷之變援伐英之師齊侯以道經魯境故夫人往問疾而公九月始至自會耳○夫人齊桓公女也魯僖公去齊僖公四十餘年哀姜又齊襄公女不應父子同娶於齊襄趙氏汸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爲子糾之女爲讐怨故久而後見不知陽穀與卞之會以變禮書若歲一歸寧則常事不書無以知其久而後見也其聘娶不見於經則或以常事不書或娶於公子時不應書耳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呂氏大圭曰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戎强於北荊盛於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陳旅聶北而狄退獻捷過魯而戎弭此桓公之主霸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

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伐鄭侵宋衆心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設施多舛遇穀盟扈檢防易肆蓋桓公圖霸之初也貫澤而下葵邱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爲盛在是數年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取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卞則家法虧蓋桓公成霸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

變則桓公主霸爲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爲不遠功過乘除齊霸之顯末可考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之伐齊納孝公也而不書何也魯之救齊將以抗宋也而宋人獨勝殺無虧定昭而還魯以爲恥故宋人之納昭昭之立無虧之殺皆不著於册書而備書師救狄救以偏著其伐喪之罪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

夏師救齊

公將也與宋爭衛而宋擅其功故君以爲恥而史不敢斥也抗大國用大師必不使微者將卿將則當書某帥師以是知其爲諱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戰而書及主乎是戰者也凡戰以主及客設主人完守而不出則戰無由接獨此以客及主深罪宋也伐書宋公戰書宋師何也公羊傳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是也○李氏廉曰鄭康成謂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不直自在事而

已鄭說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爲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乃變文以深貶宋也穀梁之說精矣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救齊以號壓此稱人蓋邢周公之裔亟困於衛而公之救齊衛與宋同心魯不能抗而私以爲憾故伙與邢同伐舊史以人書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子何以名自是不返國也。齊桓九合皆魯宋陳衛諸大國而邾滕同役者鮮焉故德足以懷而力亦足以威也宋襄圖霸大國無與同好而亟示威於小國非獨德薄謀亦偵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穀梁傳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如左傳所云則當書宋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乃得其實疑邾鄫有私怨鄫子後會宋公心惡之適至於邾邾人遂假宋之威戕之以快其私忿耳然宋公以惡鄫子之後盟而縱邾人之大惡其罪亦有不可掩者矣鄫子宜名者也又魯姻也而失其名則舊史記事有詳畧也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書會而不目其人何也此諸侯與大夫齊盟之始也前此有霸主徵會而列國之大夫聽命者矣有離盟參盟而大夫與焉者矣有遠國之人受霸主之盟者矣此則四國之大夫來盟齊備之君是大夫與諸侯抗盟之始也故特文以見義焉。中夏諸侯之合非楚人之利也齊桓

甫沒宋襄屢合諸侯曹衛邾滕皆從之楚恐其勢復合故倡爲此盟以敗之齊忌宋之奪其霸權而不知實墮楚計也曩令齊魯宋衛同心則陳鄭將持兩端而附楚不堅楚頵豈敢深入內地虐執盟主而無所旋忌哉自有此盟然後宋孤而中夏之勢大屈盟薄戰泓楚氛益熾曹衛亦折而南嚮矣至於戍穀逼齊合兵圍宋遂有籲咎天下之心非晉文暴起而挫之殆哉岌岌乎蓋世未有內釁不作而外患乘之者也。楚

人序陳蔡之下必嘗試諸夏所使非國卿也

梁亡

梁之亡舊史以傳聞書也。秦取之不書不告也。凡滅國勝者或告克焉梁自潰而秦取之無爲告於鄰國且時秦魯尚未通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非因崩圯也則變古踰制明矣周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內外傳於列國無言南門者豈南門獨天子有與。孫氏復曰新延廏不言作

此言作改舊制可知

夏郜子來朝

公羊傳以郜子爲失地之君何氏休遂謂春秋前宋已滅郜蓋據取郜大鼎之文不知不足據也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遂得謂莒亡乎

五月乙巳西宮災

何氏休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魯重齊而親邢故狄書人舊史之不可爲典要如此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三國大夫之盟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

宋公以伐宋

胡傳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分惡於諸侯也。齊桓之謀帖楚也深結魯宋衛鄭繼得陳許徐中夏小國以及江黃之遠莫不服從然後舉侵蔡伐楚之師盂之會自曹以外皆從楚之諸侯而宋襄欲以虛名駕楚其慮疏而事舛不必言矣但方是時獨衛有狄難使齊魯大國皆會楚亦未敢遽執宋公其避而不前蓋深忌宋霸之成而不知轉授楚以柄也魯於盂

之會則自外以孤宋薄之盟則取先以附楚而齊之忌宋尤甚楚之張齊魯實成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書宋捷公羊傳謂爲宋諱非也未有不諱執而諱敗者胡傳又謂爲魯諱亦非也乞師於楚以伐齊不諱而諱受楚捷乎春秋之文簡而有法有彼此互見者盂之會以同執爲文而獻捷獨楚則知見執於楚矣前書執宋公以伐宋而

此書楚人獻捷則知所獻宋捷矣言使則未有稱人者此其稱楚人何魯雖忌宋而未嘗不憤其見執雖畏楚而未嘗不惡其暴故舊史以人書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書會諸侯前目而後凡也凡諸侯見執或書歸或不書歸者有不歸之勢而後其國以歸告也宋公書釋有不釋之勢也何以不書歸執於宋釋於宋也○穀梁傳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公見執而三國旋就宋而棄楚陳亦離心蓋深懼楚人之暴詐而思中國之有霸也使襄公當此能內紀國政布德修禮以綏諸侯同心固守息力蓄謀觀釁而動雖未能遽得志於楚尚無大殃乃急於爭鄭以致楚師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宋再折於楚而衛侯尚同伐鄭之師楚越陳鄭宋衛而後可加兵於魯

非若衛之迫楚禍也而附楚每汲汲焉比事以觀益知魯之非義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據左傳則公實親戰而書法與戰奚同其爲微者之戰或諱公敗要之皆舊史之文謂孔子以諱爲敗則義無所處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以內及外也楚稱人非君也左傳宋公身傷而

書法與鄢陵異蓋宋人告敗而諱君傷楚則未得其詳故獻捷未之及耳鄢陵之敗書楚子晉人欲伐其功故赴告特張其事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案左傳討其不與盟於齊以是知齊之忌宋尤深也齊侯昧大義忘舊德乘人之危而肆其暴直書而罪自見矣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自齊桓以來會於宋襄無盟不同而不會其葬

蓋楚方惡宋戰勝威行而魯畏之也左傳載魯爲楚戍衛懼晉而殺公子買以說春秋時邦交蓋如此

秋楚人伐陳

宋盟曹南伐鄭陳皆不與而盟齊會盂伐宋並從楚未見其貳於宋也蓋以伐宋之役鄭朝楚而陳不朝故假以爲辭而伐之耳或曰頓背陳事楚陳猶責禮焉伐陳由頓訴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時王所黜也伯姬在杞而杞子之卒不名則知舊史記事有詳畧而不可以義法求矣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據左傳王出狄師則是冬王出不宜反佐鄭豈頹叔桃子陰黨叔帶以鄭爲王所毗倚而先啓狄以伐之耶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其書出何也去王畿而越在鄭地也與皇與狄泉異矣自周無出傳者之誤也天王之入不書何也王室禍亂魯不與聞則舊史不書子頹之亂惠王之定不書以虢鄭尸之而魯不與也襄王之入叔帶之討不書以晉尸之而魯不與也子朝之亂備書於册以叔鞅方有事於京師而其後魯與城成周之役也蓋王室懿親莫重於魯有禍亂魯不能救而他國有功則魯人恥之而不書於册孔子不能益也然則其書出何

王命特至於魯而臧文仲有奔問官守之對則已著於册書矣厥後終不能勤王故忌晉之功而不書王入耳。

晉侯夷吾卒

一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記曰諸侯不生名據春秋所書而爲言不知其爲舊史之文而非春秋之法也其曰失地名據蔡侯獻舞徐子章羽之類而言也然於國亡君奔而不名者不可通矣其曰滅同姓名據衛燬

滅邢而言也然楚滅夔齊滅萊同姓也而不名。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非滅同姓也而名。則其義又不可通矣凡此類皆舊史之文也邢周公之裔而衛滅之蔡文之昭而楚誘殺其君故魯人惡之而名其君也然則孔子不削何也衛侯燬楚子虔之名可削也宰咺宰糾之行次高子仲孫華孫之名何從而得之乎使有革有不革則凡舊史所稱之亂雜而無章者愈不可得而推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莊之篇伯姬歸杞不稱子則爲桓公之女明矣僖之篇伯姬卒不書子則爲莊公之女明矣以是推之蕩伯姬必僖公女也其始嫁以常事不書今書其來以公下主大夫之昏也非公主之則其人微其事微雖以姑逆婦爲失禮亦不宜載於策書

宋殺其大夫

舊史以傳聞書也赴告不及但知其國有是事而已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以納頓子也使爲二事則當爲更端之辭。如侵曹伐衛之並舉晉侯矣胡氏謂納者不與其納非也北燕伯款亦不與其納乎○孔氏穎達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楚人納之知其奔楚○汪氏克寛曰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

北燕伯皆不名此別爲一說存以備參考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成公以前列國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至春秋之終小國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莒慶何以名魯姻也故史册稱名以寵異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衛甯速何以名洮之盟册書登莒慶故向之盟

不得不登甯速也○宋襄敗死晉霸未興齊有夙憾近魯之國衛莒少強故公與相結而再盟以申固之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胡傳謂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非也戰稱人敗稱師春秋之通例戰稱人者兼將而言也敗稱師間亦稱人者別衆寡也至謂稱齊人爲罪齊益誤矣齊桓之師非自將鮮不稱人者蓋自宣以前外大夫會盟侵伐恒稱人○齊孝公爭立舊有憾於魯以魯旋會盟於齊無辭復爲兵端及宋既敗遂妄意爭霸故伐宋則曰討其不與於齊之盟而再加兵於魯亦以洮之盟爲辭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雖憾於齊豈宜延楚師入伐自公子遂用事僖公末政無一可觀者明年入杞遂實主兵會楚

盟宋魯實爭赴幸晉文興霸數年未敢肆惡而閒文之歿逞志於邾憸人之誤人君若此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名不知其名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以其善於晉侯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內師不義無過於此者而直書不諱故知凡會盟書會而不書公乃特文以發疑非主於諱過

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責無禮也伯姬拳拳託其子於魯桓公會甥也嗣位而來朝豈敢不恭所謂無禮必旅幣或闕耳而遂興大衆以入其國是誠何心哉其

後伯姬復來求婦可哀也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穀梁傳人楚子以人諸侯先儒因之非也二十一年會盂執宋公不貶稱人而於圍宋貶乎城濮之戰左傳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則圍宋者實得臣耳楚虔使羣帥圍徐而次乾谿以爲之援蓋其國軍政如此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之會爲楚非爲諸侯也而不書楚人何也凡大夫主會盟而列序諸侯之上則總書諸侯而沒大夫蓋特文以見義也主是盟者楚人所會者即楚人帥以圍宋之諸侯未有盟諸侯而不盟楚人者而第書諸侯則諱楚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僖文以後凡諸侯之合皆晉故也未有諸侯自爲會盟而晉人不與者而文之篇盟扈會扈第書諸侯則諱晉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然則圍宋何以先楚人其主兵之實不可沒也且主兵而先猶可言也列會而先不可言也會

盟之非義有諱不書公以發疑者矣而此更以不序諸侯爲義何也使于幽于齊翟泉之盟而總言諸侯大夫則不知主盟者何國從之者何國矣使此盟及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列序諸侯而沒晉楚之大夫則似諸侯自爲會盟而晉楚實不與矣此所以文各有當而不可以相易也春秋於簒弑直書不諱而大夫之主諸侯則諱之何也簒弑而不書則竟沒其事之實矣若此類文變義立而實亦未嘗沒也所謂微

辭隱義時措從宜者此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齊桓本以伐楚出而侵蔡爲兵端故書侵蔡遂伐楚本以伐鄭出而救許爲繼事故書遂救許晉文侵曹伐衛本以二事出不得書侵曹遂伐衛也再書晉侯文當然耳公子遂盟趙盾雒戎以兩事出則再書卽此義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殺大夫稱刺臣子之辭也猶外諸侯書卒而

魯君書薨也魯刺大夫二或言其故或不言其故皆舊史之文蓋殺大夫必錄其得罪之由史之常法也然公子買見殺之故可言也而公子偃見殺之故不可言也故書辭異焉孔子不革而一之何也偃之不言其故者不可增也於買而削其故則刑之不中與當日之邦交皆不可得而見矣

楚人救衛

胡傳謂書楚救以罪晉非也不書楚救則不知衛之附楚與城濮之師所由合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凡執諸侯大夫皆稱人以是爲亂世相凌暴之事也此其不稱人何也書畀宋人則其失顯著雖蒙上晉侯入曹之文而不疑於霸討也若書晉人入曹則似晉大夫以偏師入曹而不知晉侯親之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主兵者得臣也以晉及楚以內及外也齊宋秦稱師而楚稱人何也齊宋秦稱人則不知其師之衆也楚於敗績稱師故戰稱人以明主兵者大夫耳

楚殺其大夫得臣

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殺之也胡傳以不去其官爲譏楚子非也凡見殺而不書大夫者非其大夫也得臣又非州吁無知之比也然則舍殺其大夫何以屬辭哉楚屈完嘗書氏矣而宜申得

臣椒復獨書名猶狄於盟邢伐衛書人而後復以號舉也舊史以意爲詳畧豈可以義理求之哉

衛侯出奔楚

衛侯出不名而歸名何也凡諸侯出奔而名者非國有二君則去國而不反也國有二君非名無以別也鄭伯突衛侯朔是也去國而不反則是君之終也蔡侯朱莒子庚輿邾子益是也若其國止一君又非是君之終則無事舉其名也

奔而反國執而反國則必名者已嘗失位矣至是而復不得不目其人也曹負芻獨不名者歸自京師則其位未嘗絶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衛侯猶在而叔武以未踰年之君稱何也晉人君之而叔武讓焉不可以稱爵又不可以稱公子故舊史以子書而孔子因之以著其不安於位之實也使叔武如鄭突之志乎簒則天子臨之方伯命之可泰然立乎其位而稱衛侯矣孔子不革何也使書公子武或衛侯之弟武則大夫受盟之常辭而晉侯之專叔武之讓反不可得而見矣叔武所處與公子瑕異立瑕者元咺耳可固拒也天子臨之方伯命之武固辭則他人即之矣公羊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此爲得其情實齊桓晉文受侯伯之命未有不告於諸侯者而不見於經何也魯史於異國非變事

不錄也定四年傳載踐土載書之辭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則既以武爲衛君矣而武不敢居故列國之史猶以子稱

陳侯如會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

公朝于王所

公及諸侯盟於踐土而朝王則王在踐土明矣而不書王狩何也特文以發疑也是歲王兩出以見諸侯而前出不書猶于鹵于齊于翟泉之

盟書會而不書公也會者公而不書公然後知三盟之非義也王在踐土而不書王出然後知就見諸侯之非禮也後出書狩於河陽猶於幽之後諸侯衆會仍書公于齊之後諸侯與大夫之會仍書公也蓋始不發疑無以見義後不直書則事實不著也曰王所者明在踐土而非京師也晉以諸侯朝王而不書者惡其不朝於京師而使王降尊以臨會也吳氏澂謂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也外諸侯會盟魯公不與者皆

得著於經周室衰微曠不嶽狩一旦侯伯率天下諸侯以朝天子在天下爲創見之事其人爲莫並之功義當大書特書以示於後若謂以常事不書則又宜並公朝而沒之矣故知削而不書爲不以尊王之義予晉而誅其意也然則公朝之不削何也書公朝然後知王在而諸侯皆朝知諸侯皆朝然後知削而不書爲不以尊王之義予晉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凡歸而書所自者赴告詳也不書所自者赴告畧也穀梁傳楚有奉非也時楚師新敗而與夏不通則不能有奉明矣叔武見殺不書舊史所無也衛侯徐知武之無罪而歸獄於歂犬故諱而不告而魯衛方睦故國史亦爲之諱而不書至公子瑕之死則衛以討罪告而魯亦書之於冊耳公羊傳爲叔武諱殺非也使書衛侯殺其弟武則武之無罪不益明乎

衛元咺出奔晉

自隱至此近百年列國之大夫豈無得罪而去國者而不見於經蓋大夫未張故其國不告也自元咺訟君君臣爲獄而晉侯右之爲之執君君入則己出君出則己入然後大夫之勢張故以出奔告者自咺始也。劉氏敞曰衛侯果不知情枕尸而哭爲殺歂犬則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爲奔訴於晉何故衛侯反不勝乎左傳所云非其實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何以書非歸寧也姬嫁於莊公之世而不書子則爲桓公之女明矣杞伯來朝而見伐故伯姬復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齊助晉以戚城濮之功故魯懼而求平以解取穀之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使踐土卽書王狩則似王出而諸侯就朝爲獄狩之常禮使河陽不書王狩又似書朝而不書王出爲朝王於外之常辭一書一不書而義皆見焉此春秋之辭游夏所以不能贊也○河陽書狩胡傳謂爲晉解程子謂晉文迹譎而心正啖氏助謂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皆非也帥諸侯以朝於京師義無所嫌成十三年晉厲公且爲之矣若原其力不足以致諸侯之朝則晉方一戰勝楚諸侯拱手聽命何令不從且河陽近在王畿而許遠鄰於楚力能遺役諸侯以圍許而不能近帥以朝王非情也其以狩書屬辭之體然耳蓋晉侯雖陰召王而王必以時巡之禮出或魯史本書狩或孔子革而書狩雖不可知而册書之體則舍狩無以爲辭○汲冢周書周襄王會晉文公於河陽當時史臣文士所見止如此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壬申公朝于王所

朝王禮也何以書二百四十年僅再見焉而又非其所故以非常志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公羊傳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李氏光地曰王在京師則曰歸于京師義已備也京師卽王也王在會所則曰歸之于京師義始備也王旣知其事矣歸其人於京師耳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先儒謂大夫無復道故稱復歸爲惡歸爲善然莆執叛而書歸則元咺書復乃以其勢難復歸而非以別歸之善惡明矣其異於魚石欒盈之書入何也執則君許之歸咺亦介霸令以求復與魚石欒盈有徒衆而稱兵以入者異耳

諸侯遂圍許

李氏廉曰合十一國之衆逾時閱歲而不能服許其甘心從楚蓋亦有懲於江黃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衛鄭曹襄之惡不大於曹負芻而歸書名何也負芻之執歸於京師而天王釋之則其位未絶晉文深怨曹衛則必請於天王而絶其位矣故其歸書名與蔡侯盧陳侯吳同也鄭突衛衎未聞天王絶其位而書名何也時鄭衛有二君不書名則不知孰誰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羊傳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郳介與邾小邾等也而其君稱名魯人忽之也

公至自圍許

不致會而致圍何也襄十八年圍齊而致伐此致圍皆舊史據告廟之辭書之於册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諸侯之大夫與王臣同盟逼春秋僅見於此故書會不書公以見義也自成以前諸侯之大夫無以名見者諸侯之大夫稱人不可斥王臣之

名與行次故稱王人先儒以稱人爲貶蓋以王子虎不可謂微者而不知王人本非微者之稱又自成以前列國之大夫皆不以名見也

秋大雨雹

高氏閌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齊桓召陵之後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狄侵齊知齊晉不能再出師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返而以國殺爲文何也使書衛人則衛侯之惡隱矣咺不去宮殺之不以其罪也以國君自路其羣臣使殺其同列以求入志在求入

而非以討罪則爲殺其大夫而已瑕稱公子則未嘗爲君徒以咺故濫及可知矣瑕之死在衛侯未入之先而稱國殺以罪衛侯叔武之死在衛侯既入之後而不書則知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范氏甯曰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不德臣無訟君之道衛侯不思致訟之愆過而不收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鄭始稱復歸者霸主惡之國人出之有不復之勢也再歸不稱復者天王與晉既釋之元咺已死則無難之者矣李氏廉曰衛侯嘗歸於京師而但書歸於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陳氏傅良曰向者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奔失國之辭也執未失國之辭也凡執不言歸執而言歸危不得歸也是

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衛侯歸書衛侯鄭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

晉人秦人圍鄭

傳有顯與經異者不可據以釋經自宣成以前大夫主兵常稱人傳以爲晉侯秦伯誤也

介人侵蕭

張氏洽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魯之聘周禮也何以書聘禮也不朝而聘則非禮也猶王之聘魯禮也魯不朝而王乃聘焉則非禮也王之聘魯屢矣惟此應時而報蓋以晉文之霸專以勤王屬諸侯故不敢後耳胡氏罪其爽周於晉誤矣使聘周得禮則繼事於晉亦未爲失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趙氏匡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邑亦無異辭

不當取也○呂氏大圭曰取濟西田不繫曹則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繫齊則亦魯故田也汶濟皆近魯之境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讙龜陰讙闡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內取者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郜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取訾婁取繹取鄟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藉大國之威不以兵力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李氏廉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襄十九年取邾田是也取鄟東沂西田不繫國者承上伐邾文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郊非禮也然歲事之常不可勝書故或以卜或以時或以牲或以牛於失禮之中又失禮或有變然後志焉其時常在夏秋者據家語魯有

祈穀之郊而無冬至之郊也卜郊無書於春者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故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曰牲者卜之而可用也曰牛者尚未卜也凡不郊皆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不郊見矣此年及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

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者踰時而中有間事不得不再起不郊之文也望祭也郊之細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魯雖僭而望止於三殺於天子也公羊傳曰祭泰山河海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猶者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非歸寧特以求婦來也使歸寧得禮而因以求婦則不宜著於册書

狄圍衞

吳氏澂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衞若無晉霸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與

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

再言衞人者侵狄之師已返至秋而盟非一事故别言之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書及者晉爲主而姜戎聽役也晉師白狄伐秦秦人白狄伐晉各逞其忿故不書及也稱人大

夫主兵之辭也二傳晉子親之貶而稱人非也伯禽衰經即戎以禦淮夷君子無譏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霸主初沒而西戎之國窺兵畿內隱然有幷東夏逼宗周之意非晉人一戰而挫其鋒秦得鄭而逼兵於東諸侯則腹心之禍較之戎狄荆舒而更烈矣然則晉子雖實主兵亦未可厚非況經第以大夫主兵之辭書習其讀者何由知爲晉子乎蓋是役實先軫主之自陽處父救江以前雖霸國之大夫不以名見故稱

人也若謂晉子主兵而稱人以貶則凡當喪出會盟而書爵者豈反得爲褒乎鄭悼公當喪伐許則目其人以罪之何獨於晉子而不然左傳稱子墨衰絰蓋墨以發命實不在師中而傳聞誤爲耳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魯每間霸國有事則釋憾取利於小國直書而罪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

吳氏澂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衞晉文俱不救蓋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霸惟恐威稜不振霸業遂衰故汲汲焉盡力挫彊旣敗秦而又敗狄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張氏洽曰魯聞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薛氏季宣曰周公下聘而卿往報鄰國聘而君朝不可以言禮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即安也。胡傳周制王宫六寢路寢一小寢五禮記君日出而眂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眂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傳以西宫爲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宫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

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梅李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直解卷之六

桐城方　苞著

余　焌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胡傳國君嗣世定於

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卽位者公羊傳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王使會葬禮也何以書、曾於天王之葬未嘗親赴甚者不遣使以會。而王亟禮焉則非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韍冕圭璧因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韍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黼因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袞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旣設一

朝饗之是已。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

晉侯伐衛

殽箕伐許稱人皆大夫主兵至是喪期旣畢。而後晉侯自出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以大夫而專會霸主魯之政在大夫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世子弑君未有直赴於鄰國者蓋宇宙未有之變列國之史皆以傳聞而書也。啖氏助曰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誓於天子今以商臣大逆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凡戰書人敗書師屬辭之常也此戰書師何也稱人者大夫將之辭也若赴告稱師而不及主兵者則莫辨其爲君爲大夫故第稱師也先儒或謂敗秦師于殽爲罪秦此戰爲稍恕秦非也殽之師要而擊之此結陣以戰故於彼不得言戰於此不得專言敗

丁丑作僖公主

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穀梁傳不言公爲公諱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屈完之盟諸侯以爲功則書其氏處父之盟魯人以爲恥則削其氏以此知爲舊史之文而不可以義理求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此霸國之大夫會盟特以名見之始也至文之

世而魯大夫益張晉大夫亦漸張由是而列國之大夫皆張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蓋君忽其事故史書之畧也僖之篇每時首月書不雨必書六月雨乃知通三時此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又書八月雨則贅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大祫也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祖之廟也不言祫者譏不在祭也躋僖公升其主於閔公之上也魯人以僖公爲兄閔公爲弟故易其位次而不知君臣之分不可易也。趙氏匡曰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爲下張本則稱事。張氏洽曰吉祭而不言吉者閔二年書已明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先儒謂貶而稱人非也自陽處父救江以前雖霸國之卿大夫稱人自戰崤以前列國之卿大

夫皆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三年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汪氏克寬曰宣公元年逆女其蔑禮視此尤甚然簒立之罪已極於喪娶乎何誅

二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以其服於楚也。文之篇會盟侵伐皆諸卿釁出所以政逮於大夫也而霸國之大夫帥列國之大夫以侵伐亦始於此蓋天下諸侯皆怠於政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孔氏穎達曰王子虎即王叔文公也謚之爲文必當有爵不書爵者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爲之赴赴以王子爲親

不復言其爵也。汪氏克寬曰或謂王子虎劉卷皆夾輔天子於危困之中故春秋賢而卒之然單穆公旗與劉文公翼贊敬王以安周室亦不書卒竊疑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劉文公爲王官伯尹氏世執朝權皆王室之秉政者故特赴於諸侯而魯史記其卒也。觀王子虎劉卷卒不書爵則王臣無五等之爵明矣經於劉卷之葬稱文公傳於虎稱王叔文公蓋卒加之謚而後稱公與外諸侯卒皆稱公同耳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商臣負覆載不容之罪楚人棄之晉襄不能及其未定合諸侯以討亂逾二年乃使大夫伐其與國所以爲商臣所窺轉生猾夏之謀而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穀梁傳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左傳墜而死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此春秋特文與會于澶淵宋災故同義使夫救江而獨書伐楚則疑於討賊之師至於伐楚之後時救江之無策亦可按迹而得之此聖人之文所以詞約而義備也。李氏光地曰若止書救江則處父之師向楚而不向江故書法如此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穀梁傳謂公逆非也莊公娶讐女親逆不諱而喪娶親逆乃諱乎公親逆是重其事也乃不書夫人至乎左氏所傳得之蓋微者逆故不以名見不以夫人之禮致於廟故不書至不稱夫人所謂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也蓋宣公之立也長至是而敬嬴仲遂之邪謀已兆矣文公昏懦而不能察是卽他日子弒夫人大歸之端兆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夫人無不氏而出姜穆姜不氏以喪而婚夫人與有貶也女子制在父母疑

無貶故特文以見義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汪氏克寬曰江黃二國從中國而致滅黃書伐江書圍皆著中國之不能救也。自箕之敗狄師三年不出及秦晉兵連晉有西顧之憂而狄侵齊會楚滅江六拱手坐視襄公旋卒霸勢遂不可復振矣

晉侯伐秦

胡傳於秦晉之師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皆因以稱爵爲褒稱人爲貶而不知自宜以前君將則稱君大夫將則稱人也秦穆公次年卒故不能報晉乃以見伐不報美秦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稱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一仍舊史之文而不革可解先儒謂外諸侯貶爵稱人之蔽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死者所以實口也歸仲子之賵猶因惠公而及之也至成風而特使卿歸含賵且會其葬則視夫人之常禮而有加矣故王不稱天所謂於其甚者而譏之也。趙氏匡曰公穀皆云兼之非禮也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爾若每事須一人則罄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呂氏祖謙曰須句司大皞之祀六蓼實皐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唐虞三代綿延不廢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國祀至此先王德澤旣斬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天下大勢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李氏琪曰齊孝公不能率桓公之烈晉襄能繼文公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啓甗之爭秦尋殽之釁此皆爭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夏戰殽以鄀秦

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而外患旣息舉動卽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況能持久乎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必不以國殺赴先君旣殁嗣子在抱而以累上之辭言之則公穀所傳襄公漏言理或有之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馮荊南曰告朔非告於廟也以是月應行之政告羣臣耳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則爲二事可知矣旣朝於廟何難以朔告哉魯論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餼餼生者之辭也蓋以月政告羣臣而因以餼之也。諸侯於三廟皆月祭故不告朔而猶朝於廟也謂之朝者豈以有告朔聽朔應發之政事而祭之儀節多不備與。胡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僖公嘗伐邾取須句矣此復書取而須句之失不見於經以是知外取內田邑舊史皆諱而不書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赴告不及以傳聞書其名不可得而詳也則第

書其國有是事而已凡弑君而稱人者倉卒生亂國人本未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也殺公子大夫而稱人或微者相殺或大臣貴戚相殺或赴告有主名或赴告無主名皆不得不以人書也蓋稱國以殺則非其君之意目其人則兩下相殺不見於冊書與弑君可直書其人者異矣盜則陰使人賊殺而莫知其爲誰君大夫無異義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戰而不言敗勝負敵也奔而不言出在外也秦納公子雍不書晉不告也所告者禦秦師及先蔑之奔而已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公羊傳謂公後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非也經書公會而盟乃曰後會而不與盟可乎且不序不名無以徵公之後會也葢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此始故變文以見義焉垂隴之盟士縠

嘗主之矣其序諸侯而見士縠何也晉襄公時權未下移盟者士縠而主者襄公此會則趙盾專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何以不書盾義在大夫不在盾使序諸侯而目盾則諸侯與大夫衆會之常辭而習其讀者莫之察矣

冬徐伐莒

魯方親莒故徐以號舉舊史之文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是時文公懦弱政在遂盾以公之盟未可恃也故復與遂要言至是而堅冰之勢成矣他日魯君在晉而季孫卽事於會兆於此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經曰如京師而二傳皆曰未如以敖之復不地耳汪氏遂謂敖以乙酉如京師而丙戌奔莒則受命而不行可知其實非也內大夫出聘未有以日書者安得以文繼暴盟遂定以乙酉之日遣乎公子遂書至黃乃復公孫歸父書至笙遂奔者國故也故詳其濫歿而返致命而奔之地若敖則從已之私耳未必以返地告魯人卽知之義不必著於冊書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司馬握節以死故以官書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所謂貴之者蓋魯史之情非春秋之法也其名爲册書所不載則孔子無從而得之雖得之亦不可益矣。胡傳主兵者見殺守土者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

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之歸寧不書者也此何以書夫人至是不安於魯矣是他日子弑夫人大歸之始事也故特書以發疑焉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君幼不得書國殺又不得書盾殺故稱人。晉人以殺三大夫之故來告必曰使賊殺先克故討其罪魯史必承而書之而克之死不見於經何也據左傳使賊殺先克則當時本無主名盾

惡三大夫不附已而夙與克怨遂以疑獄蔽其罪若書盜殺先克繼書晉人殺三大夫則似歸獄於三大夫聖人固不忍據趙氏之疑詞而以未有主名之獄歸於三大夫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而致者得禮也所以别於文姜也以是知夫人之出與至舊史備書其出之得禮而無變者則孔子削之也其出之非禮而致者亦孔子削之也使舊史於夫人之出與至例不書則出姜

亦不書而孔子無從而得之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宋人殺其大夫皆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也若晉先都士穀箕鄭父乃趙盾挾私怨而以國法殺之其稱人何也殺大夫非若弒君之可目其人也兩下相殺不著於册書雖得其主名舍晉人無以稱也然方是時盾執晉政主諸侯專會盟侵伐則非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可知矣其爲執政者之私意而假於

公討亦可按迹而得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陽處父救江嘗以名見矣而此復稱人何也處父獨伐也若會師則自寮以前策書未有載卿大夫之名氏者故雖霸國之卿亦稱人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據魯史而書故不及他國也地本聯合一體一處震則通體皆撼但發動之所其震必大漸遠則震勢漸微而人不覺耳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至是而備君臣之辭一同於列國故二傳以爲褒楚胡氏以爲思善悔過向慕中國故進之皆非也商臣覆載不容之賊乃以聘魯而褒進其君臣謬矣況明年伐宋次厥貉又明年伐麋皆以魯書亦得謂褒進乎楚伐鄭宋與聘魯並行蓋遠交近攻以濟其憑陵諸夏之謀未見其

思善悔過向慕中國也蓋齊桓之沒也楚師內侵魯附之恐後今晉文襄既沒楚勢甚張而聘使忽至魯君臣以得與結好爲喜故備其君臣之辭以書於册穀梁所謂以其來我故褒之者蓋舊史之情而誤以爲筆削之旨也春秋於吳楚徐越所稱之貴賤詳畧一仍舊史蓋因之以見事實以弒父與君之賊泰然安於其位逼聘問主會盟專征伐而舊史至是乃進之而一同於列國之君則時事可知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不可以成風及僖公又不可云僖公夫人成風又不可云及夫人成風故並舉而先僖公屬辭之體然也穀梁傳謂郎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未達於此也。張氏洽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列國之師君將稱君卿大夫將或稱人或稱師成襄以後卿將以名見未有獨稱國者而秦伐晉晉伐秦鄭伐許獨稱國先儒以爲貶非也其事同時相攻而獨於一役貶則其異於前後者何也蓋秦晉鄭許之戰亟矣或赴告不及傳聞畧不知主兵者爲君爲卿大夫又不知其師之衆寡則第書某國加兵於某國而已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及者公也何以知其爲公也魯雖亢或未敢使微者盟王臣也天王之喪不赴而與王臣要盟故沒公以見義焉蘇子王朝之卿也其稱子非五等之爵也蓋至是大夫張晉卿盟會册書皆以名見而不復稱人則王朝之卿無轉稱王人及斥言其行次之義故特爲是稱以尊異之自是以後會盟征伐王臣與諸侯列序皆稱子矣

赴告於諸侯亦稱子矣如以爲五等之爵則前此百餘年王臣無一子爵而後此會盟征伐將王命以出無一非子爵者其義不可通矣然則自是以後召伯來賜公命召伯毛伯奔楚復仍其恒稱何也會盟則據載書赴告則據簡書若承使而來其號名本不見於公之命策魯史無爲私易其恒稱也子朝之亂召毛從其恒稱而單劉稱子則皆從王室之赴告可知矣用此推之則高子來盟亦以魯方內難急而求齊故載

書不敢稱其名而特爲是稱以尊異之也。陸氏淳謂畿内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非也自周以前史記無徵何以知徵箕非五等之爵乎僖十年狄滅温温子奔衞書滅建國也左傳蘇忿生與檀伯達封於河則周初舊國先鄭且數百年矣。然則記稱五官之長曰伯於外曰公皆不足據乎凡記皆約春秋之文而爲之也若王臣有五等之爵則記亦無此文。傳稱温子蘇忿生之後也狄滅温而王以其地賜晉則失國久矣

豈魯人以其先世本爲建國故稱子以尊異之而後此遂以爲王朝之卿列於會盟之舊典與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楚世子商臣也其次厥貉乃胡傳所謂藏禍心以憑陵諸夏也而書爵則知稱爵爲褒之說不可通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張氏洽曰楚侵伐書子益盛彊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晉人敗狄於箕其後侵齊侵魯侵宋不敢復犯晉得臣敗狄於鹹不敢復犯齊魯立國貴自強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孫氏復曰諸侯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郕降於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逼耳故不名也。或曰舊史畧之與僖二十三年杞子卒不名同例杞魯姻也以微而畧之况郕伯乎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其稱子時君之女也不繫國未嫁也君爲之變正過於禮之常制故特書於册傳謂許嫁則卒

之非也十二公之女許嫁而卒者獨僖之篇伯姬文之篇子叔姬乎○啖氏助曰左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耳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自僖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者矣秦屢與夏盟使再至魯而術猶不氏何也僻遠而隔於晉故舊史畧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以河為界此二國邊邑之爭也故不書及宣成以前卿大夫將常稱人而先儒每以傳沮之曰此君將貶而稱人是以經釋傳也孔子作經豈預知後之有傳哉宜乎其說之自相戾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孫氏復曰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魯所爭○李氏廉曰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疆鄆田莒人愬諸晉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諸魯邑亦帥師以城何也與鄆逼近恐莒人窺見其謀而出師以相撓故預防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穀梁傳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天久不雨而廟屋自壞奉先之怠忽可知矣不書新與御廩新宮同義魯祖周公頌曰周公皇祖是也而伯禽始封廟亦不可毀故別稱大室其後妄立武宮而明堂位傳會比於武世室其書本僞作不足據也

冬公如晉衞侯會公于沓

狄侵衞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衛鄭俱不忘晉援會以自通此新城之盟所以復合也商臣罪大惡極苟有人心者皆疾惡焉而靈公幼弱盾懷異心自顧其私不恤國恥坐失可爲之勢俾楚益張惜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左傳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承筐之會稱叔仲彭生此文闕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扈之盟諸侯不序大夫不名此復序諸侯而見趙盾何也義已前見矣則錄其實以傳信可也盟書同自二幽以後未之有也蓋晉怠楚張諸侯既貳而復合故載書要言以同凡會盟書曰而後列序其人者常也此列序其人而後書曰始將爲會及期而易爲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穀梁傳孛之爲言茀也其言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以晉而不能行強於邾則捷菑之非正與晉人之爲義屈皆可見矣前此陽處父伐楚以名見

後此郤缺伐蔡以名見而此稱人則主兵者非卿也左傳帥師者趙盾公穀曰郤克則知舊史本未得其主名而非孔子沒其名以爲貶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未踰年而曰君何也書君之子則疑於奚齊之不正書世子則疑於僂師之未立舍弒其君無

以屬辭也葢未踰年不稱君者緣孝子之心以立制見弒則稱君者正君臣之分以明法其義並行而不相悖也商人弒君而稱公子何也至是外大夫無不書繫與族者矣故弒君者亦書繫與族舊史之文也。穀梁傳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謂子哀書字爲貴之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陳子亢介子推是也春秋無以字書者其稱

伯仲叔季行次也乃記所謂五十以伯仲爾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其不書執我行人何也凡以他事執則書行人以見其執之不與也故以本事執則不書行人

汪氏克寬謂晉欒書欒黶父子同稱欒伯士渥濁士彌牟祖孫同稱士伯而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單伯蓋其世稱但莊之篇單伯卒不見經以其爲桓之大夫也若此單伯乃其子孫則卒無不書之義

齊人執子叔姬

傳以叔姬爲舍母非也果舍母則當書齊人執其君之母叔姬葢姬舍所聘至齊而舍已見弒不得稱君夫人其不目商人何也書齊人則商人之罪見目商人則齊人之罪不見。時君之子不應有兩叔姬豈前十二年子叔姬承上庚子之文而錄者誤衍與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其不名何也魯人以爲敏而貴之猶齊仲孫高子宋司馬司城之不名耳不書使非奉命而來盟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志魯無政使敖喪得歸也胡傳謂因其二子之哀以著教非也二子事不見經何從著教哉。

汪氏克寬曰齊人但寘諸境上而敖之子自收以葬故不曰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先書伐而詳其入之日見伐之不服而後入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日在伐前則知以至之日戰矣此日在伐後則知伐未服而後入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盟及十七年會扈傳謂皆晉侯親之故不序諸侯以罪其不討賊非也使晉侯在行正當列序諸侯以著靈公方幼趙盾誤國釋賊不討之罪宣七年會于黑壤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釋賊不討而諸侯皆序其明徵也盟扈會扈蓋以晉大夫實序諸侯之上故總言諸侯而沒晉大夫以發疑而著變焉其義與僖二十七年盟于宋同蓋楚人主會乃書公會諸侯而沒楚人以得臣實序諸侯之上不可以訓也使得臣序諸侯之下則仍如于齊及鹿上之盟諸國及楚人皆列序可矣晉主會盟乃總言諸侯而沒晉大夫以趙盾實序諸侯之上不可以訓也使盾序諸侯之下則仍如新城之盟列序諸侯而目盾可矣假而沒晉楚之大夫而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爲會盟而晉楚實不與所謂微辭隱義時

措從宜者此類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日齊子叔姬來歸則已嫁而出之辭也曰齊人來歸子叔姬則弒其君而逐其妃情迹顯然矣執不稱君夫人歸不稱齊叔姬未配之辭也吳氏澂謂姬歸齊當在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弒疑得其實但舍當喪而娶則叔姬之逆與歸宜備書以志非禮豈舊史因齊婚不終遂畧其事而孔子不能益與家氏鉉翁曰齊商人旣歸子

叔姬遂以兵加魯邀公爲盟公懼爲齊辱託病
使二臣會盟前書陽穀之會後書鄄邱之盟其
間書四不視朔著公不欲自出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盟
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
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羊傳自是公無疾不視朔非也曰四不視朔
則後此仍視朔明矣但或視或否習以爲常不
可勝書故其文不再見耳不曰告朔而曰視朔
者凡朔事公皆不親也蓋自朝廟以及告朔聽
朔之禮皆廢矣○高氏閌曰前此未有書不視
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書者見公非
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
耳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邱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何以知其爲僖夫人也以後書夫人姜氏歸于
齊也子卒而夫人大歸必君之妻也未有君之
母而大歸於君薨之後者也
毀泉臺
穀梁傳喪不二事二事緩喪也自古爲之今毀
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地介三國之間故秦巴乘其將滅而取分焉
若秦巴不利其土則雖以師從滅國之罪當專
屬於楚胡傳謂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爲減楚
之罪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稱人以弒者本未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
傳稱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則未有主名可
知矣傳載蕩意諸之死而經不書胡傳以爲不
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故不得班於孔父仇

牧荀息非也春秋之初凡弑君之賊國人皆欲致討而赴告必有主名故并詳從死之臣此孔父仇牧荀息所以備載於册書也宋昭公之弑襄夫人公子鮑欲自掩其迹以衆亂告而賊無主名則蕩意諸之死無以爲辭以爲死節不甘也以爲討罪又不可也故隱而不宣若以爲孔子削之則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正孔父仇牧荀息之所同耳何爲獨苛於意諸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至是霸國之卿獨伐以名見而與列國之大夫會伐猶稱人與九年救鄭之師同也篡弑大逆兵戎重事盾不自出而使林父本無心於討賊可知矣方是時歸生柄鄭亦有無君之心故使石楚會伐非獨怠於公義其曲庇亂人乃所以自爲地耳陳序衛下則亦非上卿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高氏閌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自趙盾專晉惟十三年公如晉晉侯及公盟蓋盟於國都盾無說以專之其餘會盟侵伐晉侯無一與者左傳以二扈皆晉侯親之誤矣時靈公少長君臣之隙已成盾之逆心已蓄矣後二年即身爲賊豈肯討齊宋之賊使天下知大義之不可泯哉既欲陰庇亂黨設靈公親會安知諸侯不有以大義相激助伸霸討者乎以情事

推之而斷以聖經之義法此二役必盾實主之決矣史記稱盾專靈公忌之蓋得其情實傳稱盾忠靈公無道蔽於趙氏之誣辭耳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秦穆公卒不見經蓋雖與中國會盟而未與魯通卒不赴告至康公歸襚來聘故卒赴而得書

於册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衞人殺州吁衞人本以爲賊也齊人弒其君商人齊人本以爲君也傳稱邴歜閻職弒懿公於申池則得其主名矣而稱人何也懿公死於申池而二人亡故齊人以爲賊由二人而終不辨其爲歜與職也○黃氏仲炎曰春秋簒弒之賊如魯桓齊懿蔡侯般楚子虔之類雖幸免於王法之誅而卒受殺身之禍豈非以此始者必以此終與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二卿並聘前此未有也蓋惡視齊甥也遂之姦謀恐齊人庇之故與得臣並聘以要於齊蓋謂舉國臣庶皆歸心於公子接而非已一人之私使齊人見謂勢不能止而曲聽之也而遂強橫得臣同惡之罪皆見矣舊史之法非卿不見於册書聘與會介者必大夫也而得臣以卿而介遂叔詣以卿而介宿故並舉焉將稱元帥史法之常也故晉六卿並出獨稱元帥而魯自戰鞌以後四卿出則並書三卿出則並書二卿出則並書蓋三桓無君各不相下而史不敢畧也孔子仍而不削何也使削得臣之並聘則遂之逆謀轉不可得而見矣削叔詣之並會則宿之僭端轉不可得而見矣諸卿並將者削之而獨稱元帥則三桓無君魯國分裂之迹轉不可得而見矣故即以舊史之異文爲作經之特筆也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而不地葬而不書故也子般之卒日黨氏微之也子野之卒日季氏告之也子赤之卒不日蓋事在宮闈不可得而考矣傳載叔仲彭生之死而不見於經何也孔子削之也曷爲削之使人疑而考其實也子赤之弒諱則彭生之死不得直書漫志其卒則殉君之迹隱矣○或曰經雖不書彭生之卒何足以發後人之疑而得其實哉魯卿有事不見經而書其卒者矣未有

事見於經而不書其卒者也彭生會晉郤缺帥師伐邾其名屢見於經若以故出則當如慶父公孫敖之書奔若以事誅則當如公子買公子偃之書刺今非奔也非刺也則斷無不書其卒之義而方是時兩卿並聘而子卒不日先君既沒而夫人大歸新君即位而強隣取賂則國之內亂可知君弒既諱則從君以死者不得明著其節可知若經書叔彭生卒則習其讀者以為內大夫卒之常辭而無所用其疑矣或曰翬之

不卒既日以討其罪矣彭生不卒何以知其非翬類也翬之時內大夫無罪者皆書卒而桓之大夫皆不卒則知以討其罪矣彭生之時內大夫之首惡脅從無不卒而彭生無故而缺焉則知其死於君國而有不忍言者矣亦之卒也前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嗣書夫人大歸嗣書行父如齊接之立也首書遂如齊逆女嗣書行父如齊則知羣姦同惡相濟而彭生自是不見於經則其不與罪人同心而死於非命其迹亦昭然不可掩矣胡傳乃謂彭生不死於君命故不以死節予之當君父急難必待詔而後往於臣子之義安乎變故倉卒幼君之命何由得達且仲以君命名何由知其非眞乃以公冉務人非君命一言為彭生咎誤矣彭生力不能衞幼主較之孔父不能止君之過荀息從君於昏豈反不及而聖人乃督過之深哉。胡傳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何以不日以見其弒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婦人之出由夫未有夫死而大歸者況嗣君之母乎書歸而不書孫則夫人之行無惡可知矣子卒不地不日則非正命可知矣而夫人大歸則嬖妾僭君庶孽篡弒而逐君母其迹皆不可掩矣。家氏鉉翁曰齊人弒舍而歸叔姬於魯魯人弒赤而歸出姜於齊弒君出母後先一轍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桓文之功不可沒也

季孫行父如齊

夫人歸而行父如齊則畏齊之討可知矣行父之與遂同心亦可見矣

莒弒其君庶其

弒君而書國者四其義之異於書人者何也凡書人者倉卒生亂其國本未得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故舊史承赴而書人也若赴告有主名而非其實或謾以為無主名舊史據而書之至孔子修春秋欲仍之則非其實欲正之則無所徵故以國書蓋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也庶其之

弒據赴告必曰微者或衆亂而未得其主名也舊史承而書之必曰莒人也而傳聞則太子僕也故第書莒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若書莒人是決其為衆亂賊由微者而僕得自脫於是獄之外矣安知非舊史本以國書也經修於異世而所據者舊史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也若舊史則以傳聞書者有矣果得其實何以不目其人哉楚商臣蔡般之無赴告或赴不以實也審矣而皆目其人何獨於莒僕欒書吳光而隱之也○吳氏澂曰如左氏之言則是僕以太子弒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弒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弒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弒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

春秋直解卷之七

桐城方　苞著
余　焌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敦
次男道典編錄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宣公簒立與桓公同而月皆繫王何也義見於前則餘仍其常可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在喪而婚懼討而急自結於齊也桓之立翬爲逆女焉宣之立遂爲逆女焉則其爲先君之賊時君之謀主可知矣納幣不書豈公薨之後約婚以爲簒弒之地而納幣在子卒之前故不得書於冊與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六禮不備則女不行近世未嫁守貞而父母不能奪者多矣不稱氏夫人與有貶也稱婦貴敬嬴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殺三大夫稱人盾主之也放胥甲稱國非盾主之也據傳討軍門之呼則趙穿實爲罪首八年不討盾庇之耳疑靈公陰謀除盾欲翦其羽翼命治舊獄意本在穿而盾專國政乃釋穿而放甲故公之惡盾益深而穿之謀亂益急明年遂有桃園之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胡傳案左氏曰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春秋以來弒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討也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蓋內地被侵奪舊史常諱而不書惟濟西讙闡魯以授齊得書於冊知然者以經所書歸田其始失皆不見也觀濟西田之取而子弒夫人大歸得免於討之故可知矣二卿之聘婦姜之歸平州之會皆以貪而動於惡可知矣不書魯賂而書齊取著齊侯之罪也魯君臣負篡弒之惡於致賂何誅焉○張氏洽曰桓公篡立求援於

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鄭稱人君不行也是役也雖左傳亦無鄭伯在師之文而胡傳必以爲貶過矣晉襲文襄霸業而會盟討伐君皆不出使大夫專行楚則銳意中國凡有大役君必親之據事直書而盛衰之本見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盾自九年以後凡侵伐皆使諸卿今復自出蓋弒謀益急欲示威於衆而假公義以服諸侯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胡傳地而後伐于袲則疑辭此則著其美非也其事果善豈待書會地而後美著耶蓋伐國有成謀而連兵以往則直書會伐中道而定謀焉則先書會地袲與棐林無異義也晉師本出救

陳會於棐林而後伐鄭之謀定焉安得不先書會地哉其不曰會晉趙盾何也書會晉師則專會伐也書會趙盾則似盾與諸侯先行會禮而後伐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胡傳晉欲求成於秦而伐其與國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也

晉人宋人伐鄭

胡傳貶而稱人非也自文以後霸國之卿獨伐以名見與列國會伐仍稱人自宣以後卿將以名見而大夫將則稱人皆舊史之文因時勢以為詳畧者也盾方内憂志不在諸侯實將卑師少耳左傳紀戰伐於軍帥十得八九而是役亦曰晉人則微者可知矣秋救陳伐鄭盾方在行冬穿又帥師侵崇豈能為宋復勤大師遣貴將乎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自是列國卿將皆書帥師而以名見矣其稱人者非卿也以宋及鄭以尊及卑也君獲不書師敗績舉重也即君將不書帥師之義卿獲書帥敗績其重均也

秦師伐晉

秦舉大師必貴將也而不以名見何也秦遠於魯而隔於晉魯人視之終不同於列國也故列國之卿無不氏而秦衛以國舉列國卿將無不

名而秦終稱師與人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諸國皆非卿也盾蓋謀弑益急無心於外事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胡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則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然則盾為首惡明矣○吕氏祖謙曰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故敢行弑君之逆盾歸既不討其弑君之罪反使穿逆公孫黑臀於周而立之則盾之情無所逃矣○邵氏寶曰春秋之筆莫大於斷弑君之獄斷弑君之獄尤莫大於微顯闡幽之二三

策者是故晉夷臯之弑舍宋而歸歸生楚虔之弑舍觀從而歸比齊荼之弑舍朱毛而歸乞此董子所云覩人所惑大爲說以明之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

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胡傳乃不郊爲牛死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

葬匡王

吕氏大圭曰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葬諸侯而使卿則書其人其他不書其人者皆謂公親往可乎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逼近王城楚莊親伐問晉有內難而窺周也觀兵問鼎而以爵舉則稱爵爲褒之說不可通明矣

夏楚人侵鄭

自成七年書嬰齊帥師以前稱楚人者卿大夫也其後稱人稱師者將非卿也猶自文以前列國稱人稱師者卿大夫也自宣以後稱人稱師

者將非卿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狄侵齊宋圍曹知晉方內憂未遑外事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汪氏克寬曰及齊公之志也及郯以大及小也

○向微國也隱二年莒人入向至是遂爲莒邑而其滅不見於經故知春秋之初滅國者多不告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以傳考之歸生懼譖而弑成蓋釁起於公子宋而弑者歸生也宋之譖得行於君則嘗黿之憾已釋而歸生懼譖則與君相搆之隙轉萌於歸生故知弑者歸生也十年傳鄭人討幽公之亂

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知宋爲巧搆之謀而弑則歸生主之矣釁起於宋謀搆於宋而使得逃於亂賊之名何也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僉險小人陰賊好禍者無國無之目其人不足以垂戒故惟秉國者是誅趙盾用晉則操刃者穿而不書歸生用鄭則搆亂者宋而不書歸生無弑謀則宋之亂不成盾無弑心則夷臯之賊可討此聖人所以決疑制法也春秋時有以強臣怙亂而弑君者華督之類是也有小人乘間竊發而弑君者宋萬閻職邴歜之類是也使宋有督之勢則其弑不謀於歸生有萬之力職歜之謀則歸生不許可自爲賊而無事反譖歸生於公宋不能自作難而謀於歸生歸生不許轉搆歸生於其君而不能獨發則夷之弑非歸生孰爲之哉先儒以爲舍宋而歸獄焉猶未得其實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趙盾弑君無辭以討鄭亂故楚人乘此以圖霸也

五年春公如齊

左傳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何以書公爲之主也且微叔姬三月而遽歸也孔氏穎達謂高固亦請於君因聘而逆非也果

爾則宜以聘書而不言逆矣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以書三月而歸寧且與高固偕也國卿連以私事出疆齊之無政亦可見矣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傳以盾復見經證其非弑非也内之賊如翬如遂外之賊如楚商臣蔡般名之見經屢矣

春秋之法未嘗有是也盾既弑君故不敢以兵柄授人身負大惡而以討人宜陳之不能服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來盟不日以君使爲文不得冠以日也聘而盟則日君使之聘而未使之盟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日會齊爲主也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晉不與盟而諱之非也經書公之列會而未書諸侯之盟則諸侯實未嘗盟耳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左傳有疾而經不書何也昭公如晉書有疾至河乃復君如鄰國得自專也大夫朝聘而終以尸將事可以疾廢乎使書有疾乃復則習其讀者以爲有可復之義矣乃者無其上之辭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有事時祭也不舉祭名譏不在祭也曷爲稱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繹者祭之明日以賓

尸也萬舞也以其無聲故入而用之籥管也以其有聲故去而不作猶者可已之辭記稱卿卒不繹以春秋所書知之也翬不書卒而遂書卒先儒以爲記禮之變非也春秋非記禮之書也魯之變禮可盡記乎卒不當書則并其變禮之迹而没之可也蓋特文以見義而後乃仍其故常者春秋之法也春秋存王法不誅其人身故桓之篇非獨翬不書卒凡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之世者皆不書卒也蓋月

不繫王以示天王之當誅亂大夫不書卒以示臣子之當討賊此義既見則後此不得不仍其故常矣天王所當誅之亂不獨魯也簒弑接迹使皆以月不繫王見義則二百四十年月不繫王者幾半樊然殽亂而習其讀者幾不知其義之在矣月不繫王之例既不可通則大夫不書卒之例亦不可用矣且彭生不書卒使宣之篇大夫皆不書卒是使彭生與亂賊同罪而無以辨也獨削遂之卒則既與彭生之不書卒相混又似桓之大夫皆與翬同心而得臣行父得以隱其惡矣然則仲遂書卒乃春秋常法非以紀禮之變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前書夫人姜氏歸於齊此書夫人嬴氏薨則逐文君而僭其位其迹顯然矣何以知姜氏之爲嫡娶見於經也

晉師白狄伐秦

殽之役書及姜戎晉志也此不書及同惡也左

傳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則伐秦之師各逞其忿而非晉所專可知矣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公羊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馮荆南曰書日中而克葬譏亟也若葬無譏則書庚寅而克葬可也蓋

葬必以朝故記曰反日中而虞左傳鄭簡公之葬也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堋則葬宜以朝明矣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既以雨止而至庚寅何不可更易一夕之期而必以日中亟葬哉又記稱匱引至於垣遇日食止於道左以待明復則遭事之變葬可以易期審矣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謂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書春王正月以表之與上五年下十年如齊有異非也上五年往反歷一時也下十年往反盡一時也此年往反在一月也往反歷二時而中無間事以時舉可矣不必著其月也往反盡一時中無間事以時舉可矣不必著其月也往反在一月安得以時舉哉汪氏克寬謂僖襄二公如齊晉其時王室無嘉好喪葬之事則書王正月乃常例與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異亦非也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不書王正月其罪遂可掩乎天王崩而公在楚不書王正月遂不知其僭已甚乎或舉時或舉月所以稽久暫見事實皆舊史之文耳僖十年十五年如齊襄二十一年皆書王正月者後有異事不得不舉首月也襄八年春如齊無異事而舉首月者是年夏季孫會邢邱後公方歸故書正月以志去國踰時之久皆舊史因事屬辭不得

不然如孔子用此為褒貶設舊史不書正月可臆度而增益之乎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諸侯會扈而晉卿伐陳蓋是時晉侯已疾也傳

謂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恐不然牡邱之役書諸侯之大夫帥師救徐則此爲晉師獨伐可知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卒以地在其封內也不書卒於會會已畢也不書葬時晉事齊與晉絶不會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頻年加兵於鄭胡傳皆以書爵與人爲褒貶至此義不可通又謂舉爵或爲褒或爲書其實皆非也楚自嬰齊帥師以前君將稱君大夫將或稱人或稱師其常也以稱人爲貶春秋無是法也篡弑之君會盟侵伐無不書爵乃以微罪貶而稱人以亂名實乎且胡傳謂三年無故侵鄭爲不義貶而稱人則此年伐鄭元年侵陳宋皆無名不義之師而稱爵何也謂四年鄭有弑君之賊諸侯不討而楚師至故稱爵而鄭賊固未嘗討也謂五年伐鄭稱人爲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四年之師固以服鄭爲事而不討賊胡至五年而後貶哉謂此年書爵非予之見其以重兵臨鄭果爾則書楚師伐鄭亦可以著其重兵之實何必迂其義而書爵以混於予之之文哉蓋立義未審故其說自相糾纏而不能安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胡傳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洩冶無

罪而書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非也凡書殺大夫而不著其名者乃舊史失之舊史書名孔子無削之之義也洩冶之諫不著於經雖書名何以見陳侯之殺諫臣而垂後戒哉春秋書國殺大夫義在專殺而非以定所殺者之功罪如里克甯喜其罪著於前如洩冶其徵著於後亦事之偶然耳其他功罪無徵於前後者多矣所謂存王法不誅其人身也乃或削其名或書其名而爲此曲義乎至謂洩冶書

名在子哀叔肸之後謚誤矣叔氏也肸名也子
哀亦名也春秋無書字之法。黄氏仲炎曰左
傳載孔子曰詩云氏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
之謂乎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爲不道微子
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以比干爲仁則必不以洩冶爲非矣邦無
道危行言孫此世之明哲見幾不仕而高尚者
之爲也若夫有位於朝食君之祿則旣以身許
國矣豈可緘默苟容與俗俱靡以自立辟爲戒
以善保身爲得哉此非所以爲人臣之訓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馮荊南曰歸田獨此書我者濟西之田齊與諸
侯皆有之而所歸獨我故封也若鄆讙闡則魯
邑也龜陰之田獨魯有也而書我則贅矣曹田
之在濟西者魯嘗介晉以取之矣豈元年幷以
賂齊而玆所歸者獨吾故封與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尹氏崔氏舊
史不書名故仍之。家氏鉉翁曰是歲至杼弑
君蓋五十二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
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疑非杼之身或其父
但不可考爾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胡傳謂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
靈公見弑之由非也凡弑君稱人者其國本末
得其主名也華督宋萬歸生趙盾以名氏見者
多矣何獨於徵舒而生此曲義乎若謂君無道
當稱人以弑則宋昭齊懿之無道豈更出齊襄
楚靈之上也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胡傳謂諸侯親行非也左傳稱諸侯之師而未見帥師者之名氏則諸國皆非卿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書王季子未有職司也或曰時王之子猶時君之女稱子以別之也。胡傳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

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君之書爵舊矣陳鄭之屈服於楚亦舊矣胡傳以書爵而序陳鄭之上謂因其能謀陳而進之陳氏傳良汪氏克寬謂予楚以霸非也傳稱侵鄭及櫟未嘗一語及陳事蓋因鄭服并徵會於陳而爲此盟春秋據事直書無以見其爲謀討也縣陳之役聞申叔時之諫乃曰吾未之聞也則前此本無討亂之心可知矣。左傳楚子入陳陳侯方在晉使辰陵之盟已定謀討賊豈復

遠如晉乎。既盟之後逾三時而後興師蓋借夏氏爲兵端實則伺其君之出而謀并其國耳誠有討賊之心則陳君在會以楚之威執徵舒而戮之一使者之任耳豈必以重兵親造其地而後罪人可得乎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楚方有事中原而齊晉魯宋各營其私其後四國皆仍世困屈於楚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信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稱國以殺則徵舒陳人非以楚之國法殺之也目楚子則疑於楚子之私矣故必稱人而後於義爲安也

丁亥楚子入陳

殺夏徵舒書人衆心之公也入陳書楚子一人之私也徵舒旣殺則陳可不入以明楚子之志在入陳也胡傳謂不書取陳爲美其討賊之義未滅而書入非也楚實未嘗取陳紀其實耳

李鉉曰造其國都曰入株林野鄙去國都甚遠徵舒弑君豈敢復入國都楚子蓋就其私邑執而殺之然後入陳耳經書丁亥在殺徵舒之後正明殺而後入傳謂入而後殺誤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國君世子國其所自有也乃迫於強臣逆子而不得入其書納順辭也大夫去國則義已絕而假外援以抗君父其書納逆辭也公子書納著其乘亂爭國之迹也而先儒皆以內不受爲義誤矣。殺洩冶者寧與行父激徵舒之弑亦由之楚子不討而反納焉蓋二人本以陳餌楚故任爲腹心納之以制陳而陳自是不敢背楚而從晉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陳靈公弑於十年夏而十二年春始葬必陳君臣尚不忘討賊而緩其事也亦知非徵舒執國而不得葬乎陳旣立君而葬先君必無以禁也故原臣子之心示賊旣討之義而書葬焉

楚子圍鄭

胡傳謂楚旣入鄭而止書圍爲從輕典非也傳之傳聞與經異耳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救鄭不書不及事也以晉荀林父及楚子以內及外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觀蕭之滅則知楚得陳鄭而不有乃慮其國大民未易服而非能止於禮義矣傳言蕭潰而經書滅傳聞異也胡傳謂經書滅以斷其罪過矣圍入潰滅事之實也變易事實以爲褒貶則非傳信之書矣其後宋之亂臣辰佗彊地入於蕭以叛則楚雖滅之而不能有其地猶屬宋也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新城之後扈之盟不書同晉霸猶未衰也自晉敗於邲楚勢益張諸侯疑懼晉人主盟載書無

不言同者矣四國稱人先儒以爲貶非也自成十五年會鍾離以前大夫之衆會皆稱人間有以名見者霸國之大夫也然必在會有諸侯而後霸國之大夫以名見

宋師伐陳衞人救陳

左傳宋爲盟故伐陳○家氏鉉翁曰胡氏以宋爲非義陳爲可恤非也楚用詐入陳幾亡人國春秋不與也宋伐楚之與國爲人所難謂之非義不可衞甫受清丘之盟乃救陳以媚楚謂其救爲義亦不可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李氏廉曰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霸敗宋於泓楚穆之爭霸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人以侵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圍宋向非悼公之盛則於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霸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先儒於殺大夫每以不去其官爲義非也殺大夫非討賊之比也其居位而見殺者皆書大夫不計罪之有無也鄭良霄晉欒盈旣奔而復入則非其大夫矣惟夏徵舒不稱大夫示討賊之義里克甯喜稱大夫示討之不以其罪則春秋之法寓焉耳○先縠以剛愎致敗然其意本欲振國恥不宜反召狄師恐縠方負罪而狄師適

至晉人以此疑之如鄢陵之役謂郤至召楚師之類耳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不量力而加兵於陳固非謀國之善然楚人力爭中夏鄭服則次及於宋雖無瑕釁亦不免於受兵胡傳謂春秋端本責宋爲深非也傳稱

楚聘齊晉而不假道於鄭宋儼然行王使過賓之禮所以嘗鄭宋揀齊晉也宋人毅然殺其使者實足以伸大義而抑其邪心春秋何故反深責之乎若專以利害爲褒貶恐非聖人意也春秋時惟宋人有志抗楚執義不屈有商人駿肅之遺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衛迫楚禍猶以從楚爲恥魯每事先以附之宜書而義自見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宋以大義受兵被圍三時環視不救使力屈而受盟於楚故特書以著霸主及諸侯之罪也其不書宋及楚平何也見二國久困於攻守不得蘇息不獨宋人迫欲其君之行成即楚人亦惟願其君之罷役穀梁傳謂衆欲之是也其與及齊及鄭平異者何也邦交

之常理宜稱國對魯爲文不出魯之君大夫而稱齊人鄭人則贅矣其與鄭人來輸平異義何也彼以將命之人言也平者邦交也若出將命者之名則與華孫來盟之文同而疑於其人之私矣胡傳謂平者在下故貶稱人非也使欲見平者在下則如袁婁書宋華元及楚子反盟不更切著乎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其稱師將非卿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以凡國亂衆人擅殺與臣下自相殺經皆稱人惟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皆直書其人蓋義繫於其人而不可以漫稱人使書周人殺召伯毛伯不惟斥言周人非屬辭之體而王室無政使寵子擅殺大臣之迹不可得而見矣書陳人殺其世子偃師則陳侯

付託非人招以親屬忍爲大惡不可得而見矣書楚人殺公子比則疑於討賊而亂賊相傾之迹不可得而見矣札以名而加子上非義所安也豈文與叔近而誤與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十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其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汪氏克寬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十復收其一○穀梁傳所謂去公田而履畝十取其一蓋除去公田之入而復取十一也先儒皆謂因公田稼不善故履私畝而稅之不知同井之田稼之善否所爭無幾既變法以苛取豈肯復仍十一之舊乎

冬蝝生
胡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
饑
黄氏仲炎曰莊公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而不言饑蓋當時雖無素備然猶知告糴於齊故民猶未至於流亡也今宣公再書饑是既無蓄積之備又無救荒之策坐視其民之餓而死爾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其稱人將卑師少也○薛氏季宣曰攢函之會

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
夏成周宣榭火
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東周也宣榭者宣宮之榭也胡傳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者稱王格於宣榭呼內史策命邾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汪氏曰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爲廟按諸說皆因胡傳以爲廟而誤

胡傳則以公羊傳稱宣宮而誤宣王會諸侯於東都故有講武之榭而至是火何故必以爲廟乎宣王時周猶未東使書周宣榭火則無以別舊都與新邑故地之
秋郯伯姬來歸
伯姬書大歸而歸不見經以是知內女之嫁不書者也
冬大有年
承屢祲之後故國人以有年爲喜而舊史志之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宣公終世諂事齊乃忽與晉盟而謀伐焉蓋行父怒齊則公不得自主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公子公叔公兄弟之不爲大夫者皆不卒而肹書卒何也公爲之變而加禮故特著於册書也肹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而其子世爲魯卿則公有怍焉而於其卒加禮可知矣叔氏也肹名也何以知其非大夫也以稱弟知之也使爲大夫則當書公子肹卒而不稱弟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衛之事皆以私忿强其君世子以出甚致在大夫君拱手以聽不獨魯爲然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汪氏克寬謂邾子貶而稱人胡傳謂鄫之臣子不能救君難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之非也蓋陰使人賊之耳上無侵伐圍入之文則非君行卿將

可知矣其不曰盜何也稱盜則不知其爲邾人也左傳閽戕戴吳亦倉卒賊殺之謂

甲戌楚子旅卒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楚子卒始見經先儒以爲進之非也旅在楚爲勤政之賢君在春秋則爲犯上作亂之大盜旅以前雖僭王其國未敢有陰窺周室之謀也雖間有侵伐未嘗有力征中夏之志也至旅而隱然有鞭笞天下之心尙賴齊晉大國參錯相制其力與勢猶不足以移周鼎使皆如陳蔡鄭許可懾威而服則其禍更有不可言者矣春秋何故乃進之乎蓋至是舊史始有其文耳若以進之爲義則篡弑之君其卒皆志於經而天王之崩葬有不見者矣秦康公之卒志非賢於穆公也至康始與魯通也楚頵十八年以前猶以號舉則自頵以前卒不赴魯可知頵之弑商臣當國必無赴告而舊史具載其事者人倫極變以傳聞而志也商臣之死或赴不及魯或舊史

惡之而不書其卒皆未可知至旅則北挫晉兵執霸權以臨東夏諸侯服屬故赴告及魯而舊史書之耳春秋於楚事之詳與天王崩葬之闕一仍舊史而蠻荆之盛諸夏之衰天子之微諸侯之悖皆見矣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

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
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
出遂奔齊書曰還自晉善之也○歸父欲倚晉
以去三桓季氏之誣辭也蓋季氏世執魯政而
宣公之親仲遂過於季孫爲行父所忌久矣故
乘公之薨歸父之出而逐焉使歸父交親於晉
則當奔晉而不奔齊矣考之於經行父三聘晉
而仲遂之生未嘗一至焉歸父初聘安敢不量
而入遽及國之變事乎其奔齊正以行父與齊

新憾可以隱身焉爾

春秋直解卷之八

桐城方　苞著

余　熙
門人程　鋆校讐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

三月作丘甲

左傳爲齊難作邱甲胡傳作邱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

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唐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具一乘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賦雖不同其實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曰作者不宜作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於赤棘徃者行父會

齊侯於陽穀齊侯弗及盟公子遂納賂而後盟於郪邱今以散卿盟霸主而不以爲嫌蓋政在大夫晉亦習而不察矣徃者晉人悔處父之盟尙盟公於國中今乃出國而盟臧孫則晉霸益衰而急於得魯可知矣行父旣與齊隙而忌歸父又與僑如不協故不敢自出而使臧孫如晉其深心而善自爲謀如此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鄭伯敗王不書此何以書戎敗王師猶可言也諸侯敗王不可言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

齊稱師將非卿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鞌齊師敗績

穀梁傳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策而晉郤克衞孫良夫亦以名見矣而曹公子首亦以名見矣曹大夫終春秋皆稱人而此獨以名見則舊史承諸卿之私意而非有典法明矣然則孔子不革何也使革之而魯舉元帥晉書人則諸卿驕悖無君之迹轉不可得而見矣春秋時軍帥正佐

皆卿許行父之佐也嬰齊僑如之佐也蓋是將魯止二軍故其後三軍稱作四卿並將空國以出非獨逞忿以歸父在齊而三桓同惡焉耳陳氏傅良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衞書良夫曹書公子首而賞鞏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及者以內及外也國佐請盟不可以言會舍及無以為辭楚屈完服義而受盟完請之也故書來盟齊國佐納賂以求息師不可則再戰未嘗請盟也故書如師召陵之盟不書及楚屈完以九國之君下盟楚大夫故變文以見義也袁婁以大夫盟大夫則直書其事而已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衞侯速卒

取汶陽田

胡傳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據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而經書取何也非齊人之所欲也汪氏克寬曰趙氏云凡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藉晉之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易辭也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

冬楚師鄭師侵衞

據左傳楚師侵衞遂侵我而經諱之非也胡傳謂莫重乎公會嬰齊故書會而不書侵亦非也蓋楚師方向魯而三桓遽迫公出迎楚遂按兵故舊史書會而不言侵耶蜀之會盟不諱公所以著三桓之罪也使書楚人侵我而公出會則三桓之罪益明何故隱其罪乎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此會之辱過於齊之盟而書公不諱何也著三

桓之惡也侯伯會盟則大夫往與亢禮而荆蠻之臣使公辱焉其慎甚矣且是盟諸國皆大夫會而魯獨君往蓋緣楚師之入本爲救齊而鞌之戰季孫叔孫實主之恐有執辱之危故身避而迫公以往也若諱公則或疑微者往會而三桓之惡隱矣楚大夫自屈完以後無氏者而自嬰齊以後無不氏楚益强諸侯以盟主事之故其臣名氏具詳也○哀公會吳於鄫吳召季康子不往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

何禮也此會實始基之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自成十五年會鍾離以前列國大夫之特會特盟有以名見者衆會齊盟猶稱人也此盟楚主之故秦先於宋而齊後於從楚之國傳稱蔡許之君實與而經不書非孔子削之也楚人以爲私而不列於載書如號之會邾滕不與耳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晋實畏楚故楚師既還而後伐鄭成公幼弱而親會師三桓懼楚人之討將委咎於君也宋衞未葬而稱爵以吉服從戎也

辛亥葬衞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劉氏絢曰不書宣宮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諡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也宣公薨至是二十有

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李光地曰據古廟制考宮非新作廟也新之而遷舊主易以新主焉耳新主未入則舊主在焉災而哭禮也劉胡之說未知然否○馮荆南曰新主未入舊主在焉則宜從舊主之諡而不宜曰新宮豈宮室之新作者而非廟寢與○黄世成曰廟屏既徹逮新主當入必先遷舊主而後可易檐改塗於此時遇災既不得追稱僖宮又不得預稱宣宮故曰新宮宗廟有災先君之主不得以時入廟嗣子

及羣臣臨哭禮固宜然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且用除喪入見之禮以朝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書大夫將始此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胡傳魯於

是時初稅畝作邱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
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與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
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先書聘而後書盟受命而聘非受命而來盟也
不書盟者而第言及何也來盟不書盟者莅盟
不書其人以國與之也來聘而盟事與來盟類
不書盟者則不得不第言及也劉敞謂荀庚良
夫不繫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也蒙上來聘之
文耳
鄭伐許
鄭許之侵伐亟矣又二國之私而與諸侯無與
也或赴告不及傳聞畧不知主兵者爲君爲大
夫又不知其師之衆寡則第書某國加兵於某
國而已先儒謂號舉以懲其惡則是年夏鄭公
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鄭伯伐許皆無惡而獨

是役惡乎此以知其不可通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高氏閌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為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武公之宮也立者何不宜立也○啖氏助曰左氏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傳意以為武功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若以鞌戰之故不應經五年方立之

取鄟

鄟微國也取者取為附庸也謂內滅書取非也僖三年徐人取舒外亦書取十七年滅項內亦書滅以此知滅與取異道也凡取外邑必先書伐某國取某師而根牟鄟邿無所繫此以知其為微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據左傳以其辭會晉命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自鞌以後爵卿並將則並書史以為常法矣孔子因之著三家之逆萌也晉六卿在行獨書元帥統於君命也宣公薨歸父逐國政盡歸於三家君不足以統之矣○李氏廉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為霸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

侵宋十年衛累背侵鄭左傳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傳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與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自盟蜀以後楚卿將無不以名見者矣其書人與師者將非卿也蓋一同於齊晉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傷自牛作故曰郊牛之口鼷鼠食之則不曰郊牛之角文當然也

吳伐郯

吳以號舉魯人忽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書免牛復書不郊何也喻時而中有間事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晉自文襄之霸凡有戰伐齊君未嘗親從自敗於鞌而求服無會不與無役不從由是楚氛亦少靖焉趙盾乘晉霸之盛而使亂賊公行荆蠻益熾以盾爲身謀而不恤國事也荀林父郤克欒書當喪敗之餘而復振以尙能承君命而盡

力於疆埸耳然靈公幼弱不道乃盾所以啓其姦心而景公會盟救伐多身親之所以謹其操柄其根源又在於此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家氏鉉翁曰林父結晉之權臣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偪衛衍不能君稱

兵犯上逐其君立所善之公子卒入戚以叛爲衞患者幾四十年晉實爲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郤克戰勝令齊反魯衞之侵地今復有命俾歸諸齊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皆罪也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納幣使卿非禮也履緰逆女不書紀侯使何也凡爲君逆稱女自逆稱某姬見於册書者詳矣雖不書紀侯使而知其爲君逆也若納幣不書使則疑於壽之自爲也然則公子遂如齊納幣不疑何也內臣書如皆奉君命之辭也外臣書來則以其私者多矣不可以無辨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其曰天子文誤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內女之卒不書者也叔姬大歸而書卒何也以杞伯逆其喪以歸不可以不書卒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李光地曰晉旣通吳欲以病楚恐非以郯事吳

而伐之也其或郯附楚而吳晉交加以師與

衞人來媵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娣姪從二國媵之亦以娣姪從凡一娶九女三國來媵非禮也○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果爾則第書齊人來媵可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無貶辭則知叔姬無悖德反義之行夫在而逆

喪歸葬則自應祔廟與宋襄之母異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內女之歸不書此何以書納幣非禮致之非禮媵之非禮故不得不志其歸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不書此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非會非伐則因朝而執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入鄆重言楚人明異事也莒潰而更入鄆故爲更端之辭程子謂前書嬰齊名氏後書人與會蜀盟蜀同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非也盟蜀稱人蓋自成以前衆會齊盟諸侯之大夫例稱人嬰齊不得徵以名見也此書楚人則嬰齊在莒而以偏師入鄆耳使嬰齊自莒入鄆則當書遂
○楚不救鄭而用師於莒攻其無備以撓晉也晉再與莒盟而不救尚可以責鄭之會楚乎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左傳示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穀梁傳非外民胡傳譏警守之微皆非也未有設險守國而城宮外之城者必夫人僑如穢迹彰聞欲去季孟因恐季孟圖已而陰爲之備耳其後沙隨之會孟獻子守於公宮則當時國勢可知矣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其稱衛侯之弟何未有職司而任國之大事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傳鄭人改立君晉伐鄭而歸鄭伯經不書何也凡書歸者其國以告也豈鄭伯之歸在會伐還師之後臧會之同伐而不以歸告與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稱晉人止公送葬魯人辱之故不書是也胡傳孔子諱之非也以天子之禮事大國與小

國以天子之禮事魯而魯受之其惡同也邾子滕子來奔喪魯人以爲榮而書之則孔子不削矣以是知送晉楚之葬奔齊之喪乃魯人以爲辱而不書如書則孔子不削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不書公在晉者以朝會而在異國常事也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高氏閎謂公留晉九月晉侯不與盟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爲無禮於公非也晉侯在喪義不得盟諸侯又據經所書郤犫受命而來聘耳其盟也或魯人請之或犫實專之耳且内大夫盟外侯伯者多矣以魯之弱小豈敢以無禮加人哉凡在喪而會盟皆小國迫於霸令也傳載晉平公之喪子皮請朝新君晉人辭子産相鄭伯如晉以魯喪不見則晉侯之不盟公非故卑魯可知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魯既臧晉又恐齊乘間而修怨故講好而釋言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自周無出三傳因天王居皇居狄泉及子瑕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之奔皆不書出而誤爲此說也皇與狄泉皆在畿内而襄王越在鄭地安得不書出乎子朝及尹召毛與敬王分國而居不

可以書出非周公棄官而出之比也惟子瑕於傳無考然諸侯之大夫自外而奔者皆不書出則子瑕必此類也若譏失道則周公之失道豈反過於尹召毛之屬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趙氏匡曰若實華元合晉楚之盟經不應不書蓋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爲此傳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胡傳不以王命興師故特書乞非也桓文倡霸以後徵兵而不出於王命者多矣晉人不能救鄭而伐鄭不能庇鄭而虐執其君以殘其國辱魯君以送葬而歸其田於齊諸侯皆有貳心故伐鄭之役魯請緩師蒲之盟譏晉不德晉人自料德與威俱不足以屬諸侯故不得已而卑禮巽辭以請焉若謂無王命則是役也諸侯皆朝京師而左傳稱劉子成子會伐未必非假王靈以徵討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覆言公自京師見諸侯皆會京師也使書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遂會諸侯伐秦則諸侯不會於京師之辭也不書朝于京師而曰如者不予以朝也蓋踐土河陽晉之致王則悖而諸侯之朝王則誠也故直書曰朝若伐秦之役非能朝

也則爲如京師而已傳稱劉子成子會伐而經不書何也汪氏克寬曰書劉成於晉侯之上則疑於朝京師奉王命而伐秦矣或曰亦傳之傳聞與經異耳

曹伯盧卒于師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晉人以其役之勞也請俟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復曰不以京師致本非朝京師

冬葬晉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不言復歸者無不復之勢也衛元咺幾陷其君宋魚石晉欒盈爲國所逐其勢難復故書復歸復入若林父之歸大國爲請而君許之易可知矣故不書復也先儒謂大夫無復道故復歸爲惡歸爲善非也趙鞅之叛楚公子比之弑而第

書歸則以勢之難易爲別而非褒貶所寓明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夫人之娶失禮然後書此無失禮何以書明嫌也莊有成風文有敬嬴成有定姒其卒書夫人薨葬稱小君與守嫡同使哀姜出姜齊姜之娶不書則不知孰爲嫡媵矣且襄之篇三夫人之薨並書使不備其始末則未知孰爲君母孰爲君生母孰爲君祖母矣以是知夫人之娶書史備書其得禮而無嫌者則孔子削之也使舊史有舞而書則惟失禮者當其時可辨耳其明嫌者安知後之有嫌而預書之哉穀梁傳謂大夫以夫人非正非也國君之禮異於公子士庶人卿逆而迎於境可矣越國而親迎非禮也程子之辨明矣韓侯因覲而親迎列於大雅故君子無譏莊之篇前書公如齊納幣後書如齊逆女皆以非禮書也卿逆爲禮則何以書使不書翬

之逆而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則與文夫人歸寧而至同文不知其爲始婚矣不書遂與僑如之逆而書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更不知其事之端與義之所在矣其稱婦姜氏而異於文宣二夫人何也李氏廉曰無貶也趙氏匡曰書氏傳寫誤增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因歸父稱公孫嬰齊稱氏遂有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議禮之家多據焉其實非經義也當是時魯卿有二嬰齊皆公孫聲伯會盟侵伐屢稱公孫嬰齊而仲嬰齊無所見使其卒也書公孫嬰齊則不知其爲兩人而十七年卒於貍脤者又不知其爲何人矣此必魯人本以仲爲別而舊史因之也爲歸父後之說亦傳者之訛葢當宣公時仲遂親用過於三桓歸父嗣職

葬齊侯聘於齊帥師伐邾會齊伐莒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凡國之大政皆獨操之今又如晉使羽翼既成必與三桓相軋故乘嗣君初立其身在外而遣其家以仲爲氏非後歸父而以王父之字爲氏也遂之生也已賜氏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此列國大夫齊盟以名見之始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凡執諸侯大夫稱人者以是爲亂世相殘暴之事故執得其罪而歸於京師則稱爵明方伯之職所當爲也猶外取邑皆稱人而齊侯取鄆以居昭公則稱爵焉不稱歸之于者王在京師與衛侯鄭之執王在踐土異也曹負芻之罪不著於春秋趙氏汸謂曹伯卒太子未立其位故不敢二尊非也陳招殺世子偃師書則非法不宜書明矣左傳諸侯請討晉人以其役之勞也請俟他年或以稽討而命諸侯勿籍故直待踰年

執曹伯而後舊史有其文與然前書曹伯以霸事卒於師而後書晉侯執曹伯則非曹伯之子當立乎其位者亦明矣曹伯有當執之罪不宜使列於盟直書而過自見者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所云顯與經背使華元果至河而反經必不書自晉歸于宋矣其再書華元與貟霄自許入鄭異辭正爲晉宋懸隔千里奔晉歸宋非一時事不得不再舉華元許鄭接壤貟霄方出即入不得再舉貟霄皆因事屬辭以著其實也胡傳謂辭繁而不殺所以與元誤矣自僖文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而蕩山不氏何也宋人惡之而不以氏赴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列國之大夫衆會皆以名見之始也蓋其始晉大夫特會特盟以名見而列國之大夫特會特盟亦以名見矣既而晉大夫衆會齊盟以名見而齊大夫衆會齊盟亦以名見矣而列國之大夫衆會齊盟皆以名見矣大夫以漸而張舊史以漸而詳世變人心正因是而可考焉是以春秋一仍其舊而不革也自二傳以殊會爲外吳先儒遂謂春秋惡吳過於楚以其同姓僭王若不殊會則是代宗周爲共主非也楚會諸侯始于盂宋公召之自曹以外皆楚之屬而佔楚子以來不得曰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子于盂也僖二十七年楚人自帥四國圍宋公懼而往會以受盟不得曰公會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會楚人盟于宋也成二年嬰齊內侵而公往會之諸國之大夫亦各往會之不得曰公會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鄫人會楚人盟于蜀也至宋虢之盟晉楚各帥其屬以至申之會楚召而諸侯聽命焉其不得以會楚爲文又明矣若鍾離柤向則吳人在是而晉帥諸侯以會之會吳者晉志也魯從晉而往會者也非會又會無以著事實見情勢也襄五年會于戚吳人入聽諸侯之會則列序而不殊會矣左傳於諸會皆不言盟蓋會而不盟也陳氏謂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亦無稽之言○鞌之戰大夫主兵而大有功遂爲大夫會

伐書名之始鍾離之會諸侯不出而委大夫以通吳遂爲大夫衆會書名之始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舊史重其人而書之詳耳。汪氏克寛謂會者實吳子非也屢會之後吳子尚不肯親至況初約哉。孫林父甫歸即出會盟衛侯不謹於操柄所以終釀篡弑之禍也

許遷于秦

凡以遷於人書者其國自是而亡也以自遷書者猶能國也然必迫於外患震蕩播越而後書

蓋必如是而後其國以遷告也左傳晉遷於新田楚遷於鄀邾遷於繹皆不見經蓋擇地而居無爲托告於鄰國故舊史無其文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高氏閌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陰陽乖隔上下不通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怨晉故堅附楚同病中國自是諸侯之師無寧歲矣爲楚侵宋魚石存楚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城濮書楚人救衛邲書楚子圍鄭錄晉楚合兵之由也鄢陵不書救鄭以鄭會戰則楚救而合謀拒晉可知矣不書伐鄭俟楚之至而遇於鄢陵未暇致伐於鄭也楚不書師敗績以君傷爲

重也泓之戰不書宋公敗績宋人告敗而諱君傷也此則晉人告克而并告楚子之集矢於其目耳晉人乞師於魯則并徵諸侯之師可知矣而戰者獨晉即此見晉致諸侯之難矣故厲悼之間屢書乞師也。高氏閌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晉不暇俟諸侯之師先與合戰而敗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

公

魯君屈辱之事惟沙隨不得見平邱不與盟直書無隱胡傳遂謂春秋榮義而不榮勢二役曲不在公故不諱非也凡諱恥皆舊史之文春秋無此法也恥莫大於文姜哀姜二夫人之孫莊公之與讐狩而舊史所書春秋不削也乃以不得見不與盟為諱乎及處父盟送晉侯葬蓋時君以為恥故史臣不敢斥言其事魯至成襄以後季孫居國威重過於君沙隨之後代鄭行父

見執平邱之後意如見執季孫之執既不得不書則公之不得見不與盟亦不敢諱也茗邱傳載行父代公執而憫其忠則季孫方以是自為功而史臣敢諱公之不見乎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陳氏傅良謂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為厲公無道之甚非也桓公倡霸之初已有王臣列序者矣諸儒蓋因晉厲公見弒稱國不得其義以為無道之極故每事必求其罪端不知王臣會伐非與盟之比盟乃以不信施於尊者若彰天討而王臣蒞之未為害義也厲公時晉霸中衰欲假王靈以振之事周之禮最謹故與師屢請王命討罪以歸京師諸儒未察其實耳

曹伯歸自京師

胡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天王也其言自京師言天王之釋有罪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舍左傳作赦宋元諸儒讀去聲作置內臣執未有言所置之地者且行父以九月釋故僑如十月奔若執而置之茗邱則僑如方妄意季孟可除魯政可得何故速奔其義當以左傳為正也內臣執亦未有言釋之之地者而獨於行父言之何也婼意如執而歸中無異事言歸則釋可知行父則釋而盟歸而不致不書釋之之地則方執而忽盟無以著其得解於晉之情形既盟而不致無以見其旋歸於魯之事實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在會而執者季孫盟者季孫晉人以公為贅疣矣

公至自會

高氏閌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舉公為重也○李氏廉謂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為春秋立文之精非也或致前事或致後事皆舊史之文耳此年諸

侯次於鄭西會以內難不敢過鄭則不與伐可知明年夏伐鄭自童戲至於洧曲楚人師於首止而諸侯還則兵未嘗接可知且當是時亂臣搆讒盟主聽失會君臣皆以會而得歸為喜故告於先君以自會為言至冬伐鄭則疑怨已解在會無危且傳稱圍鄭則薄其城下協心同攻故歸而以伐告耳

乙酉刺公子偃

其與公子買之刺異辭何也戍衛不卒當日刺買之獄辭也故舊史據而書之若偃之刺則其故不可言當日刺之亦不能明言其故也則直書刺而已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陸氏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者不宜用也○趙氏鵬飛曰成公七年蓋嘗卜之而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齊書人非卿也自成以後列國之卿會盟侵伐皆以名見其不名者非卿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別無嬰齊承使之文則從公而道卒可知矣公至而後卒以疾而滯留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先儒謂胥童導君作難故不得以死節書非也州蒲之弒未有主名而胥童死在弒先則以國殺告而不以從死告明矣舊史以國殺書孔子不能革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胡傳因左傳謂弒君稱人君無道而穀梁於此傳又曰稱國以弒君惡極矣遂謂春秋潤畧於欒書悖矣厲公承晉霸中衰之後謹持操柄無殺不親討伐多請王命執罪以歸京師自誅三郤而外未聞其有亂政虐民之事徧得罪於國人也春秋弒君三十六其淫昏暴虐簒弒之罪十百於晉厲者多矣其弒也或目其賊或稱國人何獨苛於晉厲而恕於欒書哉蓋書偃執政赴於諸侯必曰程滑弒君否則衆亂而不得其主名也舊史承赴以書必曰晉人而實則書偃孔子據魯史以修春秋欲正之則無所據欲仍

之則非其眞故第書晉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蓋書晉弒雖未歸獄於書偃而書偃尚在其中若書晉人是共其爲衆亂賊由微者而書偃轉超然於是獄之外矣此春秋之特筆非舊史所能與也○國語稱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世衰道微人多附勢而不依於理是非失實久而難辨欒書弒君之賊而晉人思之如召公傳者過而傳之諸儒又過而信之不可以不察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陳孔寧儀行父書納借楚之力以復國而安其身無他志也宋魚石不書納將入而爲亂意不止於求復楚人之意亦不止於納魚石也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於戚聵無徒衆也魚石及四大夫實繁有徒因楚鄭之師而復入焉所以不言納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許氏翰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來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叛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成公之世晉楚爭衡勞役日繁強臣擅國母幽名辱而自娛於苑囿可謂失其本心矣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許氏翰曰悼公初立乞師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後此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直解卷之九

桐城方　苞著

余　焌
門人程　崟校讐
劉　孜

次男道興編錄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孔氏穎達曰九年傳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追書宋非也宋地而宋之叛臣入據之舍宋無可書也先儒謂舊史必曰圍彭城非也凡圍邑而不繫國者上有伐某國之文也以共圍為文安得不曰宋彭城哉傳稱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宋五大夫歸寘諸瓠丘而經不書何也經所不書則未知傳之信否也晉人討罪而得其志魯人同役何為不著於策書哉○王源曰悼公以童稚為書偃所立當是時晉政在家國人皆附之力不足以致討故逐不臣者七人書偃不與而此會仍欒黶主之過此則會盟聘伐皆用韓厥荀罃士魴士匄而黶偃不得與矣此悼公所以謹於操柄而得馭姦銷萌之道也至十四年始以士匄之讓俾荀偃將中軍蓋國維已固而偃等為不足慮矣衛孫林父甯殖自晉而獨操國事所以卒釀逐君叛國之禍而不可

振救與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高氏閌曰晉以韓厥足以制鄭不欲重勤諸侯之師故使次鄫以懾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以此知將卑師衆稱師而不稱將將尊師少稱將而不稱師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先儒謂虎牢不繫鄭責鄭不能守險非也城楚丘緣陵皆不繫國蓋職方具在書某地則知爲某國也若書城鄭虎牢則似鄭已服而諸侯爲之城以備楚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晉有事於狄而天下諸侯服於楚楚有事於吳而晉以服陳鄭見諸行事之著明者也

公如晉

高氏閌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援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蘇氏轍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出國都與公盟○孔氏穎達曰長樗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

故公歸書自晉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凡盟以日繫月而後列序其人者常也此列序諸侯而後書日蓋諸侯始將爲會及期而更爲盟也所以別於始以盟召諸侯者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及以及非此不足以著事實也觀此益知會又

會爲外吳之說誤矣大夫衆會盟而以名見前此矣此其不可列序何也諸侯在則大夫不列序屬辭之體也救徐盟溴梁皆然○操柄之失必有其由晉悼初起以威信未孚不欲數勤諸侯故會盟侵伐多使大夫承事而不知大夫之勢由此益張而不可遏矣袁僑之盟以諸侯不肯特盟一國之大夫不知遂成諸侯在會而大夫專盟之始矣易曰辨之不早辨此類是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趙氏鵬飛曰晉既得陳鄭矣其比於楚者許也故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爲鄭所虐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倚楚爲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按左傳以匠慶之言始得成禮季孫初心本非用典以正分也無君之心借是以自試耳與逐歸父同意其後哀公君魯而定姒不得以小君之禮薨葬兆於此矣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公方七齡母喪甫逾時而迫公如晉叔孫夏聘故孟孫在行行父則十餘年中未嘗一出即此罪不容誅矣

陳人圍頓

陳以晉爲可恃故修怨於頓自是連兵數年卒困於楚不度德量力之過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季氏廉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時陳已服楚人不暇爭鄭故鄭得少

寬而修禮於鄰國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汪氏克寬謂二事不言及乃族見於晉族見於吳非也魯君大夫與他國同時而朝聘於齊晉者必多矣未聞並志外君外大夫之朝聘也二事不書及同而義各異使書叔孫豹及鄫世子巫如晉則似二國以外事質於晉而不見鄫已內屬書仲孫蔑及衛孫林父會吳則似魯與衛

私交於吳而不見其同爲晉命春秋之書所以微而顯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人入聽諸侯之會故列序而不殊會也以是知殊會者所以著事實而非外吳也吳稱人舊史辭之猶徐與齊桓同役則稱人也陳氏傅良謂不書盟爲晉諱非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悼公霸事方盛諸侯無不協者故止行會禮耳且悼公務持大體魯侯稚齒出國而與之盟陳袁僑如會使大夫盟之則不肯輕與吳壽越盟審矣鄫人序吳下者已嘗屬魯故不得班於邾滕也。左傳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傳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杜氏預曰諸侯受命於戚各還國遣戍故獨書魯戍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高氏閌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僭亂猶未啟也其子宿嗣是爲

武子季氏之強萌於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胡傳用公穀之説謂立異姓以莅祭祀故書滅非也聖人欲爲異姓亂宗之戒則當直書其事

今以不書月見義則習其讀者第知莒之滅鄫而不知其以異姓亂宗也以傳考之鄫介莒魯之間蓋二國皆欲得之以爲附庸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請屬鄫也而秋會於戚穆叔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蓋以爲鄫備莒爲不利也魯不庇鄫故莒遂滅之魯既請屬鄫而又棄之故晉人以爲討不然則莒滅國曷爲討於魯哉趙氏通三傳之意謂莒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鄫祀以非族類故書滅亦非也使鄫子誠愛後妻而欲立其出則不宜使世子巫偕叔孫受命於晉以屬魯矣使巫背父私出而與魯謀於晉以悼公之明必以齊桓之絶子華者絶之而春秋於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當各自書之而不當合爲一事矣且鄫子卒不見經以其國既滅也若異姓繼嗣雖於義爲悖而當時既以比於繼序之常則鄫子之卒未有不赴於同盟者公穀所傳初不盡無據恐亦鄫子始惑於莒女欲立其出其後迫於公義與魯晉之命而定世子

巫故莒人以爲憾而興師以滅之耳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宿繼秉魯政欲固外交以軋其君而奪其民於晉則屈諂焉於衛於宋亦身聘焉惟齊楚間使他卿以歸父在齊而懼楚之不可測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汪氏克寬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爲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惟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夏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家氏鉉翁曰季孫行父身死子繼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之以著犯上作亂之漸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先儒皆謂未踰境而書地爲變文以見弑然經所以發人之疑乃在未見諸侯而不在卒之以地也外諸侯卒於會於師未有不詳志者以如會而卒於外雖在境內亦應書地無以發人之疑也使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至卒於鄵則與無故而道卒者無別矣已至會所未見諸侯而卒則當書未見諸侯今行未踰境而書未見諸侯何其義之迂辭之衍乎蓋鄭伯之見弑以其欲會諸侯駢之中道而弑乃不欲其至會而與諸侯相見也鄭以卒赴魯史承而書之易世以下無據以易舊史之文故不得已而微辭以示義

焉至謂髡頑行正道罹凶禍故孔子隱而諱之益鑿矣○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

陳侯逃歸

楚師圍陳涉三月晉欲救陳宜率諸侯見於城下而遷延鄭地陳侯出重圍以赴會其望晉迫矣信晉篤矣而晉終懷避楚之心以致鄭伯被弑二慶附楚先儒皆以逃歸責陳侯謬矣春秋

書逃乃著事情之實以見晉人救患之不誠陳侯善後之無策耳觀傳所載范匄之言則方五年救陳晉已無意於有陳矣陳自是遂委身於楚至宋虢之會始與則以晉楚同盟而從楚以至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舊史無弒文雖削其葬無以明討賊之義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孫氏復曰邢邱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矣。齊宋衛稱人非卿也凡經義之蔽晦皆先儒以傳汨之耳。朝聘之數謂職貢之重輕也政在季氏使魯君聽命不能保其必供不若季孫為可恃耳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呂氏大圭曰按左氏同盟於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於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兩書會柤而不言盟則第行會禮可知陳氏謂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無稽之言也桓文會盟侵伐小國皆不與晉自厲悼以後會者滋多霸者之德衰中夏之力屈皆可見矣○靈成之世晉不敢敵楚懼秦伺其西也蕭魚之後楚不敢爭鄭懼吳乘其後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晉自主霸以後未嘗滅國偪陽必介吳晉之間而附楚者故因會吳滅之而特著於諸侯之册也觀左傳獻俘之辭可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九年傳言秦人侵晉是時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蓋晉通吳以制楚楚亦援秦以掎晉耳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呂氏大圭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殺君大夫書盜者陰賊而不知爲何人也凡此類當以經義爲斷不可以傳汨之蓋苟得其主名雖異國之人亦當書某人如邾人戕鄫子於鄫是也如本國衆亂雖未得其主名亦當書國

人如宋人弒其君杵臼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盜殺蔡侯申不書弒是并不知其爲本國之人與異國之人也以是知凡書盜者皆陰賊而不知爲何人也左傳於殺鄭三大夫蔡侯申衛侯之兄縶皆載衆亂各有主名疑三國以君大夫見殺而詰盜故與諸大夫怨讐者阻蔡侯之遷者不自安而爲亂亂在殺後而誤傳爲見殺時事耳且傳所載鄭五族皆故家蔡翩爲公孫

齊豹爲司寇豈可以爲賤者乎獨盜竊寶玉大弓傳以爲陽虎然虎旣敗何暇入公宮取寶玉大弓恐亦其專政或方亂時陰使人竊之耳以蔡侯申例之當書盜殺鄭大夫而不書程子以爲失卿職非也凡書大夫不論其人之善惡也君大夫之稱非所施於盜蔡侯申書僭以不書僭則不知其爲蔡君耳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則已知其爲大夫矣而復書鄭大夫何義乎盜殺陳夏區夫亦此義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上二年若書城鄭虎牢則似鄭已服而諸侯爲之城以備楚不繫鄭然後知諸侯城之以逼鄭也此年若書戍虎牢則似爲鄭戍繫鄭則知鄭地而諸侯據之矣何以知非爲鄭戍也以下書楚救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魯舊二軍峯之戰四卿並將主帥與其佐也作三軍乃季氏自爲中軍叔孫孟孫共爲一軍公徒爲中軍惟公徒爲中軍故後復毀之而三家共分其民也按左傳十二分魯國之衆季氏取其四孟氏取四之一叔孫氏取四之二豈能自備一軍而公徒之五豈肯聽其不從政役乎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高氏閌曰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汪氏克寬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

牲不吉而不敢免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李氏廉曰啖子以戲與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預所謂伐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通矣故啖說疑是此與盟戲呂氏大圭

之說與

公至自伐鄭

吳氏澂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十年秋伐鄭戊虎牢此年夏合兵圍鄭幾踰時盟主與列國皆以服鄭退楚為重故告廟之辭主於伐鄭至三駕則觀兵而鄭已服諸侯皆以

息肩為喜故歸而以會告皆舊史據祝册書之非筆削所寓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許氏翰曰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胡傳古者命將出師得專制閫外之事為境外言之也若在邦域之中非有無君之心不敢專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微國也何以知非邾邑也以上無侵伐之文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晉士匄鄭公孫蠆以名見而齊宋衛稱人以是知成公以後稱人者非卿也鄭伯也曹薛杞亦伯也鄭卿以名見而諸小國之臣終春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舊史以勢之強弱為詳畧而非

有典法也君行卿從宿使卿爲介蓋隱然以國君自爲矣三桓不相下故叔老辱焉其後昭公出晉荀躒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季氏至主邑而入先君之廟其所由來者漸矣使舉上客當日載書未必並及叔老也季氏自悅其事而書於魯史以俟之經若削之則其悖亂無君之迹隱矣○按左傳稱范匄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則此會之不盟又可見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李氏廉以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序鄭卿下决齊宋非微者非也會盟序列以謫者之意爲先後而史從載書未可以彼而例此也如十年春會柤齊世子光後列至秋而先滕薛杞小邾矣十一年伐鄭則又先邾莒矣此役宋大夫先衛卿十六年伐許宋大夫又後衛卿矣左傳以大夫不宜先卿而有惰之說李氏又從而爲之辭皆誤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胡傳按左傳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端本清源所以警乎人君爲後世鑒也○經雖不書出君者而是冬林父會諸大夫於其私邑則知以出君而求定於諸侯矣又明年甯殖

會伐許則知殖亦國卿而與之同罪矣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定衛也○許氏翰曰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家氏鉉翁曰晉悼用師於鄭衛衎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爲臣所逐反聽賊臣立君而爲會以定其位此春秋所甚惡

也。陳氏傅良曰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爲之也。李氏廉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於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苟假親弑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汪氏克寬曰公嘗如晉及晉侯盟于長樗此霸主謙遜以懷望國而非所施於鄰國之大夫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逆后不書此何以書劉夏稱名非卿也納幣致女使卿以非禮書則逆后不使卿亦以非禮書也書逆而不書歸與紀季姜異者是夏齊侯伐我北鄙邦交惡而不以姜歸告也胡傳謂不稱使不與天王之使夏非也凡稱使者外諸侯之辭也故魯臣之聘盟逆女未有書使者王享不得從外諸侯之辭惟王臣來魯必稱使所以別於祭伯祭叔之私來也。孔氏穎達曰諸侯之娶言逆女此與桓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外所命則已成后矣故不言逆女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自宣公季年內師無君將者三家專之也齊用大師深入久駐三桓畏之故迫公主兵蓋避其危而以公試也劉氏絢陳氏傅良乃謂公不能救成以致三家專魯誤矣齊退而二卿帥師城成郛故知遣公以危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孟氏之邑也成受師故季叔爲之城抑考於詩城築必用異國之人豈同國亦不用其土人與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廉曰李氏曰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

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遻輒快之舉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

晉以盟誓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所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

謹於諸侯縱於大夫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公羊傳其言大夫盟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傳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

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傳牡邱之會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溴梁之會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凡既會而又盟或同地或異地皆再書此不再書溴梁何也據經則盟之月即會之月也據傳則盟之日即會之日也與首

止葵邱之踰時平邱之踰月者異矣晉悼公之
盛而盟皆書同者承靈成景厲之衰而諸侯疑
貳也平公之惰而盟皆不書同者席悼之盛也
蕭魚以後在會者無異心矣○趙氏鵬飛曰君
之所以立國者在權國之所以立權者在信權
存則國存信去則權去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
夫盟信在大夫也於是晉權漸移於六卿魯權
日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衞權在孫甯宋權歸
於罕陳權歸二慶曹莒邾杞從可知爾權既移

於下宜信之不在君而在臣也藉使君交盟而
臣不欲則不保其無寒故寧聽大夫之欲而俾
自盟焉則其信可必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諸侯惟此書以歸何也爲魯執故魯人以久
之爲快而書於冊也其返國不書何也以魯故
見執則歸不以告明矣十九年執邾子亦爲魯
故而不書以歸何也旋釋之也既披其田以釋
魯憾則無辭以久之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陳氏傅良曰鄭非主兵也曷爲會鄭伯春秋不
以大夫主諸侯故推而屬之鄭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子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李氏廉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爲晉討貳
也此年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
陳自逃歸以後不與於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
晉命乎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晉悼公沒齊衛同時擅興而邾亦釋憾於魯此無霸之害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執大夫不書行人者以本事執者也畢伯以送叔姬而執行父意如專魯以邾莒之訴而執祭

仲以柄宋而執鄭詹以柄鄭而執轅濤塗以辟軍之道而執宵喜以弑君而執宋仲幾以不受功而執皆以本事執者也魯使邾而執叔孫婼鄭背楚而執良霄宋叛晉而執樂祁犁衛不附齊而執北宮結陳內亂而執干徵師皆不以其使事執者也故稱行人以見其不與也惟石買嘗伐曹然孫甯執政買奉命而帥師耳今使而見執亦不以其事故稱行人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書同者此獨書同魯人積怨於齊而快其病也溴梁之會晉執莒子邾子以歸邾子卒於國莒子復列於會而無歸邾歸莒之文何也其歸不告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楚師之出乘鄭伯會師於齊也而諸侯同盟鄭伯復與溴淵之會則楚不能困可知矣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圍而致伐胡傳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非也圍入者伐國之節目也著行師之迹不得不書圍而飲至策勳未有不言伐者蓋始出固以伐告也然則僖二十九年以圍許致何也晉人召盟許不會故諸侯圍之魯以晉命中道而

圖許非討與晉約伐也安得以伐致哉凡此皆
舊史據祝冊而書之
取邾田自漷水
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以漷爲竟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按左傳晉欒魴帥師從孫林父伐齊而魴不書
何也此春秋削之也衎奔在齊而林父以大師

特伐其惡極矣使並書而先晉則疑林父受命
於晉而賊君之志隱矣然則晉之助惡無罪乎
晉自欲伐齊與衛同役而非爲林父也觀秋復
有殺之師則可見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
齊侯卒乃還
穀梁傳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
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
歸命乎介。胡傳古者命將不從中覆況喪必
不可伐非有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善之也。孫氏復謂春秋有貶無褒
朱子謂如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分明是褒之按此類所謂彼善於此若正其
本而斷以王法則諸侯力征大夫專兵固不義
之大者以此推之通春秋未有可褒而無貶之
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許氏翰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後諸侯齊盟則

詩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言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春秋時罪人以族而適臣多極之於所徙燮以欲從晉見殺而履奔楚與二慶愬陳黃於楚而黃奔楚同蓋楚強陳蔡世服焉奔中國恐楚以爲討中國不能庇而君大夫戮其宗以說於楚

故反奔楚以自解耳其後楚人將逼少習而晉執戎蠻子赤歸於楚則當時情事可知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

齊光魯媵所出故復通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季孫與宋有連此必宿之私行而託於聘也自是以後使伐會盟朝聘皆公與諸卿任之蓋晉霸既衰列國皆大夫供命故季孫託於始守儆然以國君自爲而使公與諸卿供大夫之職也他日叔孫舍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子貢對吳曰寡君既供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蓋習而不知其非矣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小國之大夫不名而以地來奔則其事不得不名左傳公羊傳以爲重地胡傳以爲謹之皆非

也非重地與謹之將不目其人乎不目其人辭將何以屬乎漆閭邱不言及大小敵也季氏不知有君久矣公在外而叛人來歸邾人亦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君也蓋宣公納叛季孫不請於君而逐之故庶其灼知季氏所受則魯君不敢異議焉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
左傳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復錮欒氏也當是時中國無事而再合諸侯則知傳稱以錮欒氏爲得其實也以不用欒氏相要故諸國皆君會范匄欲逞私忿而亟勤諸侯宜不足以服人齊首叛再世盟好而晉自是益難於自振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蘇轍謂子南罪不至死劉氏謂楚子與其臣之子謀殺其父故以累上之辭言之皆未達於居位者皆稱大夫而不辨其殺之當否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小國之大夫會盟侵伐終春秋無以名見者其事接於魯不得不名亦無以氏見者觀此則舊史以意爲詳畧而非有典法審矣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稱陳侯如楚屈建從陳侯圍陳役人相命而殺二慶經皆不書蓋陳但以國殺告或陳人從楚赴告不及舊史以傳聞書而未得其詳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衛元咺稱復歸意止於歸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霄稱復入將入而爲亂也良霄稱自許者許鄭世讐必陰助爲亂故鄭人赴告及之也齊則顯然伐晉以助欒氏故晉人告伐而於盈之入

轉不言其自齊趙鞅荀寅士射吉書叛稱兵與同列相攻非叛君莫敢然也盈則據曲沃之衆還與君爭使得所欲不獨范氏之殃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晉助欒氏也而先伐衛何也晉霸國之餘齊人畏之其興師以伐衛爲名及衛地而後移師以向晉故書遂以著其行兵之次虛實之變與侵蔡伐楚之師同若以兩事出則當從侵曹伐衛之例再書齊侯而不言遂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汪氏克寬曰外傳紀子服惠伯之言豹次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則非無功也而經但書次於雍榆蓋豹與趙勝皆畏齊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之耳○蘇氏轍曰躡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以殺又不可稱范匄殺而盈之入矣及君屋亦實有挾君據國之心故從討賊之辭而稱人不稱大夫非其大夫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祲之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春秋時賊臣欲爲亂必數用國衆以攬威權崔杼之心魯人知之而君猶不寤其及也宜矣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胡傳謂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逢君之惡從於昏亂雖殺身不償責不得以死節許之持義甚正但崔杼當國州綽等皆小臣實未必告耳○陳氏傳良謂鄭人斵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非也歸生崔杼皆身死而後討或其國不告或見於舊史而

春秋削之皆未可知至葬則以魯會爲文二國卽改葬亦未必再赴而鄰國皆會也然則非春秋不書乃舊史無其文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受賂不討齊亂而諸侯列序觀此則知盟扈會扈諸侯不序先儒以爲不能討賊故畧之失其義矣蓋衆會而列序然後不能討賊之罪益彰無爲以畧之見義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至是齊與楚合而晉益懦矣故載書復要言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衛有二君而入不名異於鄭突之入櫟何也著其正也○劉氏敞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矣而衎不名何也剽以公孫爲貴卿交於諸

侯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絶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簒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簒之實也故不嫌同辭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陳氏傳艮曰楚書大夫滅國楚強也自是滅國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滅不書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以鄭之罷敝自子產得政楚不能威陳不能敵苟有人焉國無不可為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暴疾而卒於俄頃者多矣何以知其戕於巢也使以疾卒當書吳子遏伐楚卒於巢加門於巢於卒之上者見其以門於巢卒也伐楚稱名義見鄭伯髡頑如會傳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鄭忽子儀之弑不書鄭不告魯亦不以為君也剽之立十有二年七與會盟故赴告及而舊史以弑書使孔子革之用州吁陳佗之例而書衛人則非情事之實而孫林父易君新主黨惡國人安剽甯喜主弑之罪皆不可得而見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衎之出下書孫甯之會盟則知當國逐君者為孫甯矣衎之歸上書孫林父叛則知首惡為孫氏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諸侯見執無當其罪如曹負芻者而其歸自京師獨不名以是知歸而名者著其已嘗失位也諸侯之奔而復入惟衛朔鄭突名以是知名者著其不正也使衎入夷儀書名則疑於鄭突之不正矣使衎之歸不書名則疑於曹負芻之位未絶矣書復歸者有不復之勢也剽之立也列於諸侯而國人戴之久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胡傳子產新得政鄭伯爲衛侯如晉則知鄭君臣獨不助孫氏故良霄無貶非也鄭伯如晉子產得政事不見經良霄書名何足以發此義哉蓋爲孫氏疆戚田事本微細諸國會者非卿故良霄獨以名見耳晉厲悼以後諸卿益汰獻捷於周猶使鞏朔則疆戚田命卿不行無足怪者如左傳果信宋向戌豈肯序鄭良霄下哉抑觀會自季孫宿嗣位霸政邦交國事之大者非自

主則使諸卿莅之凡公行必諸國皆君而不敢以大夫抗焉者也此役晉卿不行會者三國而二國皆微者故使公辱焉甚矣宿之不臣也前此會大夫會諸侯者衆矣何以知諸侯之會大夫不敢抗也悼公復霸以後頗嚴於名分自邢邱聽政而外凡君會未有以大夫參之者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家氏鉉翁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太子宋平尋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爲之衰更立棄之子爲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霸討不以其罪執之也○郝氏敬曰甯氏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而免子背晉而見執孫林父甯喜之惡亦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以免然則晉非治弒君執不附已者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會之自出故結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會不列向戌必宋公莅之也若出宋公而序晉楚大夫之上則似宋公主盟而南北分霸之

迹隱矣蔡先於衛許先於曹則楚爲主明矣而書先晉必舊史易載書之文也若舊史以實書則孔子不革也知然者會蜀嘗以楚人先十一國之大夫矣圍宋嘗以楚人先四國之君矣無爲獨於宋號革舊史之文也是會晉趙武楚屈建在焉而晉使亞卿往蓋宿至是威權已固託於居守隱然以國君自爲凡役無身親者矣至昭公之世復再如晉者公不見納故宿親之蓋自結於霸國以傾其君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穀梁傳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家氏鉉翁曰剽簒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稱弟非大夫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會盟異時故再書地宋公涖盟不書宋公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與僖十九年盟於齊不言公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十七年會於扈不書晉趙盾義相反而實相發也。鄭氏玉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書大夫不書諸侯之大夫宋之會諸侯不在而書諸侯之大夫蓋諸侯在會大夫盟人猶知爲諸侯之大夫也故不書諸侯以罪其臣諸侯不在會而大夫盟人安知爲諸侯之大夫故書諸侯以存其君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周之春子丑寅月也故無冰爲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孔氏穎達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杜預以長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李光地曰以去年十二月乙亥朔推之此年十二月有乙未無甲寅胡氏說雖善但此年實無閏當從左氏

爲確蓋天王以十一月崩而赴以十二月至魯書本月其常也嫌於公聞訃而適楚故書日以存實而繫於赴至之月以免嫌也若在塗不知者然以歷推之此年旣無閏則胡氏之說不可用但以免嫌而變易天王之崩月恐史無是法且魯十二公未有聞周喪而赴者恐亦不知以聞訃而適楚爲嫌蓋甲寅以傳寫偶誤耳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胡傳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多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蠻荊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高氏閌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以俟楚子之葬久留於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

之無君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程氏迥曰盜書殺閽書弑何也以閽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一國之人皆得君其君不以貴賤殊也豈閽果越俘

故不稱君以別於吳人與其曰弑則以其旣臣於吳耳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胡傳據左傳譏晉棄諸姬而屏夏肄非也方伯勤王職小國有危亂者皆當拯䘏是時杞無內憂外逼力能自完其城而無故勤役四方之民自不得同於齊桓之城三國耳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時王所貶也後復稱伯時王復之也晉平旣合諸侯以城杞則必爲請於王而復之矣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杞兩稱子而後復稱伯事應類此滕薛之不復稱侯則貶而不復耳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而備君臣之辭與楚始聘稱人異者諸卿重季子之文而史詳其事也不書氏未同於列國也劉氏敬及胡傳謂札辭國而生亂故不稱公子以貶之非也自文宣以來列國大夫之叛弑者皆稱公子稱氏楚大夫猾夏怙亂者皆稱公子使經書吳公子札來聘亦不過儕於嬰齊壬夫之屬耳何足以著季子之賢乎且札受國終札之世無亂耳札之後復有賢如札者乎復有賢如札者僚光之儔皆能如諸樊兄弟之仁讓而無亂心乎札受國是使吳父子兄弟相賊無已時也劉胡所云不獨失春秋之義所以議季子者亦未當矣。杜氏預曰吳子餘祭旣

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孔氏穎達曰二十五年遏爲巢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旣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杞旣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使告喪告以五

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季氏本曰胡傳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夫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二十九年之前無乃非其罪與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札不氏爲貶則罷氏爲襃乎以是知其不可通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其不日何也蔡無赴告以傳聞書而失其日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蓋非以災卒則先卒而後災可也或再書日以卒如桓十三年衛侯晉卒之再書丙戌可也宋之臣子不能救君母使逮乎火而死不待貶而罪見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

陳氏傅良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母弟亦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

王子瑕奔晉

汪氏克寬曰瑕朝皆爲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王子朝奔不書出故瑕不得以在外而奔爲義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内女之卒卿共葬事非禮也夫人以君之謚爲謚常也魯夫人無一從君之謚者變也蓋自文姜始也經書内女之葬三紀伯姬不書謚紀侯未沒也紀叔姬不書謚滕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以殺又不得稱駟帶殺也不言大夫非其大夫也不再言良霄與宋華元異者許鄭接壤方奔而即入也不言復入

與宋魚石晉欒盈與者亦方奔而卽入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何以書葬討賊者臣子之事也而賊由其子所望者國人鄰國之中大義耳而國人奉以爲君鄰國與之爲禮故特書會葬以志人道之極變也觀魯人會葬則蔡不以弑赴可知矣舊史有以傳聞書而不從赴告者此類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李光地曰臣弑其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其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故兩書所會之故楚頵之弑不可以責諸侯之往正也故無異文按楚頵弑後晉戰彭衙伐秦伐沈不能以楚爲事其迹顯然故垂隴之盟不言所爲若稷之會不言成宋亂澶淵之會不言宋災故則疑於欲討亂而未能故別白之也○左傳以不書魯大夫爲諱程子胡氏因之非也上明著魯之會蔡葬矣今諸侯之大夫衆會而以不能討蔡沒魯卿其義何居左氏意以伯姬魯女諸侯謀宋災魯未有不與者不知是會魯實不與也蓋謀歸宋財乃鄰國相卹之道魯與宋爲婚姻重閔伯姬使卿共葬事則賻贈之禮必厚相卹之事必多不但如諸國之僅歸以財故是會轉不與耳爲宋災其事微故會者非卿與疆戚田同胡傳以爲貶而稱人誤矣○黄氏仲炎曰自晉人廢討賊之義而後楚子虔得以討亂爲名而滅陳滅蔡蓋澶淵之會爲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古人貴正終卒必有地君薨于路寢正也其式於小寢別宮於會於師於境內於他國皆書之至薨而不知其地則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子

卒而不地其義亦然子般見賊而有討於黨氏舊史必書曰子卒於黨氏矣季孫以子野毀卒告於國人史無董狐之直必不敢書曰子卒於季氏也則書子卒於喪次明矣惟子赤之死其事尤秘國人不知其地又不知其日或第書子卒耳使經一仍舊史之文則般之死似歸獄於黨氏野之死似誠以毀而亂賊得以隱其惡矣故皆不地以志臣子之隱痛使後人有考焉或謂子卒不地不書葬史法宜然特矣子之別於

成君蓋自嫌也而臣民戴之猶君也安有繼先君為國主而不志其卒之地者乎夫人書葬嗣君之母書葬外諸侯書葬而謂子不書葬為禮乎般次於黨氏避慶父之難也野無內難何故不使守先君之喪而次於季氏乎使實以毀卒經當特書子野卒於喪次以顯般赤見弒之義乃與故卒者同文致其惑千百年而不解聖人作經不如是之疎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襄昭而後魯益微矣而滕邾乃行會葬奔喪之禮者蓋三家自比小侯以交於滕邾滕邾之來非尊魯君所以自儕於三家而示昵好也昭元年晉趙孟卒鄭伯躬弔蓋是時列國邦交皆如此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胡傳趙匡謂左傳之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

莒子弒之乃立而傳寫誤為以耳獨依經文以證傳之誤可也

春秋直解卷之十

桐城方　苞著
門人程　崟校讐
余　焌
劉　敦
次男道典編錄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非與聞乎故者也而書即位何以別於桓宣也桓宣得自爲正者也昭公之立則政在季氏久矣子之生殺由之公之廢置由之季氏使行即位之禮則即位矣使公即位正所以示子非故卒也桓之立翬爲逆女於齊宣之立遂爲逆女於齊即君臣同惡可知矣昭之立肯朝於晉而不得達而季孫賓私焉即政在季氏惡由季氏而公不與罪人同心可知矣子卒之地及葬旣可削以見義使并削昭公之即位則子野不以正終昭公不與聞乎故其義不益顯乎經

有特文以見義而未嘗沒事之實也薨卒未有無其地者君薨子卒未有不葬者故可削以見義也若即位而削之則與未行即位之禮者無別矣卒而不地葬而不書已足見子之非正終矣如削公之即位不惟失事之實而季氏悖逆飾詐公崎嶇不得自由之迹轉不可得而見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宋虢二會先晉皆舊史之文也簡王以喪宴翬朔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楚先於晉晉人恥之故諸國之史承其意而爲之諱也若以爲筆削之旨則前此有蜀之盟後此有申之會皆直書楚人爲主曷爲獨於宋虢易之乎且王師之敗績不諱魯君之朝楚不諱而諱楚人之先晉亦傎矣孔氏穎達曰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彰招罪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與乃舊史書公子而仲尼因之也

三月取鄆

事與歸父伐邾取繹同而書法異李氏廉歷辨先儒之失而謂書伐莒是以討賊與魯故不書伐而書取似矣而實非也使書伐莒取鄆亦足以見其無討賊之心而有攘奪之實矣蓋繹本邾邑魯人固曰吾取之邾也鄆本附庸魯嘗城之而其後為莒所得魯人固曰吾取鄆而非取之於莒也舊史本無伐莒之文孔子豈得而益之哉鄆雖附庸為莒邑久矣不書伐莒則與取小國何以別乎其為莒邑已前見矣乘亂而襲

據其地不用大師故不書某帥師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悼公之霸也曰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平公甘棄前緒使天下諸侯南鄉而朝楚乃復有事於羣狄蓋緣諸卿皆有厚自封殖化家為國之心故爭勸其君棄遠欲而逐近利耳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馮荊南曰去疾非正也而以名繫國何也突與赤之入其文皆有所承雖不繫國而知為曹鄭之公子去疾之入也文無所承不繫莒則不知為何人也。胡傳去疾何以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非也果爾則當書公子以見義矣春秋於兄弟爭國者皆不稱公子公子者大夫之稱也惟楚比稱公子以楚圍定位已十餘年故從大夫弒君之常辭棄疾稱公子則見其以公子爭國非能討

賊耳。比右尹棄疾縣公本大夫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以名繫國當承國也不稱爵舊史承告辭也胡傳謂為弒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故不稱爵非也楚商臣蔡般身為大逆而稱爵鄭忽曹羈承嗣無變而不稱爵則其說不可通矣蓋衛朔鄭突君國已數年又魯執所助其奔也必自告之故舊史承赴而書爵也若鄭忽則與魯惡曹羈展輿倉卒出奔其奔也必突赤去疾告之

豈肯稱爵稱世子哉鄭忽之立五月曹羈之立九月展輿之立八月國方內亂異國之史安知其位定與否不可以稱爵不可以稱世子又不可以稱公子故獨書名也然則何以知其爲正也告終必稱嗣且忽羈展輿承國於內而突赤去疾自外入而與之爭則不問而知其爲正矣然則展輿無罪乎居位而不能討賊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其以名繫國程子謂罪諸侯之與其立亦非也不以名繫國遂可見諸侯之不與其

立乎鄭突之立諸侯助之而名不繫國則其說不可通矣李氏廉謂不書莒無以見其已立亦非也書莒亦無以見其已立也齊小白方入而繫國則其說不可通矣蓋展輿之不能討賊與本當承國義不相掩苟名不繫國則疑於庶孽之爭立者不足以發不能討賊之義而徒亂名實義無所取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季孫自取鄆他人莫敢有也而使叔弓疆之蓋叔弓散卿至是視季氏猶君而甘爲之役矣

王氏葆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因莒亂出其不意而取之爲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子麇鄭伯髡頑齊侯陽生皆魯史承赴告書卒雖傳聞以弒而無所據以易之者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襄公末年如楚歸懼季氏之逼幾不敢入君臣瑕釁已開子又離喪所而暴卒於季氏之家雖其事甚秘邦人鄰國必有疑焉季氏利昭公之孱懦而立之未必非懼討也然其生十九年矣安知其如晉不相訴也故逆阻之晉人辭公而

納季孫情事顯然矣左氏所傳晉之飾言也食季氏之姦無以爲辭而託於少姜之非嫡也魯君初立而朝霸主故事也傳亦未載公如晉弔胡乃以少姜爲辭哉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得其實矣○項氏安世曰自是霸者之令抑君助臣而天下之爲君者無以自立而晉之君亦無以自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氏預曰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三桓威重近魯小侯深與相結引爲同列故特厚焉而使卿會其葬然三桓不肯親也故叔弓承事焉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凡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不可以無別也以衛侯朔鄭伯突例之北燕伯欵之名必此類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徐稱子淮夷不殊會皆舊史之文也蓋楚徐班也楚以爵稱徐自不得以號舉楚合諸侯而淮夷來會非楚率諸侯以會淮夷也安得以殊會爲文哉胡傳未得其義

楚人執徐子

楊氏士勛曰不言歸者蓋在會而執尋釋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徐子吳出疑其貳於吳而執之故伐吳徐不與也

執齊慶封殺之

執徐子再舉楚人殺慶封不再舉楚人何也稱楚人則與殺夏徵舒同文弒君者崔杼慶封亡

大夫耳不可比於亂賊也凡書執者皆不殺者也執而殺可以不書執而特書執者以齊人而執之於吳也書執而用楚子則與晉侯執曹伯同文故蒙上文而第書執齊慶封殺之也○穀梁傳慶封不爲靈王服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遂滅賴

啖氏助曰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舍之故誤耳

九月取鄫

義與取鄟同不嫌與取鄟取邿同文者莒人滅鄫與鄆爲莒邑已見於經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毀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孫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盡公徒爲中軍故毀之而盡入於三家也昭公不忍季氏之詬季氏必微窺之故舍中軍使無尺土一民雖懷憤而不能逞也四分公室二子各一而共爲一軍力常不足季氏得二則沛乎有餘故後此二家亦爲屬役而不能抗也○魯三家所以不爲齊田氏晉六卿者以中軍既毀尺地一民皆歸三家君特寄焉以爲無害而姑舍之晉地大分之猶爲強國魯地小若三家各爲一國則不足以禦四鄰恐大國借以爲討而并兼之故留其君以爲贅旒而朝會帥師危苦困辱之地皆使君往蓋魯君轉供大夫之職也○哀公時公數帥師蓋三家之兵使公將之事畢則各反其所隸猶魯盛時公室之兵使大夫將而事畢仍歸於公耳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中軍舍矣公雖恨於季氏無可如何是以聽其

如晉而不之阻又取鄆取鄫莒人屢訴於晉而以公試也公幾見止涉三時而後歸季氏之陵逼構陷其君自昭公在國已然不待陽州之孫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穀梁傳及防茲以大及小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不書莒人來伐何也逆而擊之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胡傳以徐越稱人爲進非也當是時天下諸侯皆服屬於楚故舊史一稟楚之告辭非大義所關則孔子仍而不革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南北分霸諸侯尤畏楚而秦楚之上交也故魯至是始會葬焉

夏季孫宿如晉

據左傳往年公如晉晉侯謂公善於禮宿懼公與晉侯之相得也故如晉自託而比於下隸以曲媚焉蓋晉諸臣黨季氏舊矣季孫取鄫鄆而執昭公無以服諸侯故范鞅以師討爲辭以歸公而私於宿使躬拜莒田以自脫耳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楚虔暴詐申之會魯辭不與故三桓懼往見執辱而使叔弓試焉羣儒乃爭以附楚責昭公蔽於理而失其情實矣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荊楚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

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見復必矣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左氏所傳誤也齊侯果受賂而與燕盟不應復納欵蓋伐未得志故復有高偃之師耳

三月公如楚

吳楚之深讐也公方結婚於吳而廹公如楚季孫之心蓋望公之往而不返也列國之君衆矣而薳啓彊獨言能得魯侯亦料列國之君行止尚能自主惟魯數世皆制於強臣三桓奪其君

之地與民惡聲遠播聞慶封之誅恐楚借以爲名而伐執之聞楚之召自當廹其君以出耳楚不以婚吳罪公亦灼知公欲借吳以抗季氏而非敢抗楚耳

叔孫舍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所殺世子也不得從兩下相殺之例不稱弒陳侯未卒不二尊也不書陳人義在目其人也書陳人則不見其以親屬而忍爲大惡矣故會號放越皆稱公子此獨稱弟穀梁所謂盡其親以惡招是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胡傳高氏閌謂留立而溺縊非也若溺在而留

立爲君使溺恚而自殺則弒父與君罪甚於楚公子比矣蓋溺昏庸徒以私愛屬留於招而未嘗有殺偃師之意一旦廢疾見招殺其長子故憂恚自殺耳胡氏高氏蓋據左傳殺偃師而立留之文不知左氏所稱立爲世子耳留之奔也書公子則未立爲君可知矣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其不日陳留何也奔而以名繫國則與鄭忽曹羈同文疑於世子偃師既死羣公子爭立而留爲世子之母弟矣惟稱公子然後知其爲招所欲援以代世子之公子而懼楚以奔也

秋蒐于紅

非常所也杜氏預曰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殺偃師目招殺過稱陳人何也過與招同罪若

書招殺則疑與招異心且同於棄疾殺比之文矣書國殺則陳無君書陳人殺其公子過則與公子留相混而不知誰爲將立者故特加大夫以別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下書叔弓會楚子于陳則楚子在軍明矣而滅陳稱楚師何也左傳載棄疾帥師圍陳葍陳既滅而後楚子至軍也其不書棄疾帥師滅陳何也執招殺奐非棄疾所得專也若滅陳目棄疾而執招殺奐更舉楚子或更舉楚人則義無所取而習其讀者疑於得討亂之義矣里克甯喜弒君者也晉衛不以其罪討則爲殺其大夫而已招殺世子者也楚靈懷惡不足以爲討則爲執陳公子而已

葬陳哀公

其不書楚子葬之與齊侯葬紀伯姬異者紀侯

去國無齊滅紀之文必書齊侯然後知紀并於齊也上書楚師滅陳下書叔弓會楚子于陳則楚人葬之不待言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陳氏傅良曰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胡傳楚已滅陳夷於屬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

叔弓與楚子會于陳歸語陳故魯史遂書之耳公穀二傳以爲存陳非也災作於陳地不書陳災庸得爵楚災乎志災閔其人之變也若謂國亡其災當削而不志而不削爲存陳尤非義所安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季氏奪其君之地與民而姑以是豢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成襄以後每大出師則並舉諸卿散辭也不屬於君而無所統也毀中軍則止二軍矣而三卿將何也叔孫孟孫雖共爲一軍而主兵者則不肯相下故並書於册也左傳淸之戰季孫爲左師孟叔爲右師故知孟叔共爲一軍也項氏安世曰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陳氏傅良謂鞌之戰四卿並書蓋二軍之將佐今舍中軍矣曷爲三卿並將蓋叔弓佐意如而叔婼居守似亦可通但佐意如則不宜序仲孫之上且師役勞費肯令叔孫獨免乎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般弒父與君之賊也楚虔志在吞蔡則爲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而已蔡魯同姓也楚子誘殺其君故魯人惡而名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陳之滅也左傳稱棄疾圍陳而經不書何也奉孫吳以討其滅也速未嘗告圍故第書滅也蔡則城守三時而請救於諸侯則以圍告必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傳以爲娣誒也有因公母與夫人並書薨葬

而預書夫人之娶以别之者矣未有志公母之薨葬而反削夫人之薨葬者也歷襄昭定哀未嘗别見襄夫人之薨以此知齊歸之爲嫡也

大蒐于比蒲

左傳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左傳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自宋虢以後

晉日偷安楚益肆暴諸侯皆屬服於楚孰敢枝梧弭兵之禍遂至於此然使晉有英君艮臣乘楚惡之貫盈因諸侯之憤懼聯義師以遏楚鋒未嘗非興霸之一會也

九月已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胡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也既書滅蔡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伏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爲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未暇立乎其位也父母之讐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禽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蘇氏轍曰蔡侯死於楚不獲歸於蔡不斂不葬其子雖立不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沒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喪未至而

稱世子固其宜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家氏鉉翁謂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惟北燕伯欵衛世子蒯聵是內不受之辭非也朔不言納承王人救衛之後而書公及齊人宋人陳人蔡人納衛侯朔於衛非義所安也故第書朔入而已頓子不言奔奔時赴告未及也苟蒯聵之納爲內不受則不當書世子況北燕伯國其所自有者乎書納某於某

地者難辭也言拒於強臣逆子而不得遂反其國也欸之納不名正也與衛侯之入夷儀同○吕氏大圭曰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彊致之辭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觀之書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耶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傳季孫不使遂乎晉也蓋魯君至晉而不問取郠之故則無以服莒季孫取郠而罪魯君又無以服諸侯故辭公晉之強家惟季孫是聽而其君若罔聞知分晉之勢至是已成矣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晉之有事於諸狄也數或赴告不及傳聞畧不知其將者又不知其師之衆寡則第書晉有是事而已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叛而後圍之而不書叛何也是時尺地一民皆非公室所有南蒯侯犯陽虎叛季孫叔孫非叛公也三桓竊國若家臣以叛書則本末名實紊矣故削而不書然書圍則叛可知矣季氏之

私邑而使卿帥師以圍之叔弓亦安爲之屬矣○家氏鉉翁曰家臣尊公室可乎曰可諸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夫之臣皆諸侯之臣也當時有謂家臣不當言彊公室者乃亂賊之黨之悖辭而傳者有取焉不敢謂然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舊說皆謂比無弒心故書歸以明其非弒非也書歸而不書入易辭耳既加以弒書歸何足以見其非弒乎謀國者棄疾以計殺虔者棄疾而

歸獄於比何也倡亂謀弑者實比非棄疾也使比之歸本無弑心而爲棄疾所脅則當書楚公子棄疾弑其君虔于乾谿立公子比比雖不能守節罪輕於主謀操刃者不宜釋棄疾而歸獄於比也蓋觀從以棄疾之命召二子比順其謀而歸晉人皆知其冀國而欲弑舊君及郊知棄疾實不與謀又與觀從盟而入襲蔡是其處心積慮成於弑也棄疾方食見比而逃是本無亂謀而後乃爲比所脅也非棄疾則入楚弑虔之

謀不成非比啓釁則棄疾之亂謀不生安得不歸獄於比哉觀齊荼之弑目陳乞而不目陽生則比之爲弑明矣弑君未有言其地者其曰于乾谿何也蒙上楚子伐徐之文也。史記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而自立春秋書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史記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知氏趙簡子攻之春秋書曰晉荀寅士射吉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觀此類可見筆削之

旨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此其目棄疾者義繫於稱名也以是爲公子之相殺而非能討賊也使書楚人則棄疾之姦心隱矣卽於比去公子亦疑於棄疾得討賊之義矣。穀梁注若以嫌代當書楚棄疾殺公子比非也書楚棄疾則似異姓大夫而義近於討賊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之不合諸侯久矣以楚有弑君之難故復爲是會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季孫威重過於君史書季孫之執則不得不書公不與盟胡傳謂以得不與盟爲幸故直書不隱誤矣沙隨平邱公在而執季孫晉人知執公不足爲輕重也晉舍季孫竊國分民之大罪徒

以邾莒之不共而執之又以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歸之故不得爲霸討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之滅久矣而廬吳稱爵何也楚既立爲君而後復之不得稱公孫而爲楚所立又不可著於册書則但以爵舉可矣其不稱復歸何也身君其國而去之然後可稱復歸廬吳非身失國也其不言自楚何也自某國歸者其國尚存之

辭也陳蔡之不國久矣有不復之勢則書復歸其國既亡乃不書復歸何也亡則無復道矣非其國尚存而有不復之勢之比也。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以弒父與君之賊而錄其葬志魯之昧於大義而偏厚於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胡傳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

訴其疆鄆取郠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孫氏覺曰公穀皆以爲曹莒無大夫蓋謂曹莒大夫之名不見於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胡傳曾子問君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及大臣者是祭而去樂不可也衛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祭而以聞不可也然大臣蒞事而卒於其所則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可也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意如前見執故使公往朝而往果見止意如之惡極矣莒訴季孫晉人不能正其罪而數辱公蓋晉之強家誣上行私而不可以情理喻晉君亦不能自為正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季氏廉曰此為晉霸既衰齊景公爭霸之始事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彊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而景公之自治疎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彊圖霸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邱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校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

昭公之如晉三不達兩幾見執皆季孫為之也左傳十七年日食叔孫昭子已知其有異志世徒見登臺之請以為公實始禍而不知季氏之圖公久矣其阻公於晉懼公之訴也其或聽公之往而不阻會晉之怒也公內則困於強臣外則蔽於霸國無可為謀而胡傳及諸儒交口而責公之自暴棄可謂不察其情矣考昭公行事自娶吳而外實未見其有大惡也凡傳所載皆季氏之誣辭耳謂齊歸之喪不戚而記有之喪

慈母自魯昭公始乃獨忍於所生乎謂公之孫
也國人如釋重負世有民食於他無尺土一民
而能爲國人之害者乎傳者不辨其誣諸儒又
承其謬枉甚矣。汪氏克寬曰襄公二十八年
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書至昭公去年冬如晉
今夏書至皆受制於大國踰三時而始返雖不
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著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季孫居國貴重未嘗會諸侯之喪意如會執於
晉乃親葬昭公者以釋前嫌而自結於新君也
蓋霸國之交不固則無以抗其君故不憚忍恥
以求媚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陳氏傅良曰自是凡滅稱大夫矣不書大夫者
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
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
辰亦爲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以楚及吳與河曲異文楚稱人而吳號舉蓋自
宋號以來諸侯奉楚爲盟主矣而昭公娶於吳
季氏惡之故奮史尊楚而卑吳仲尼因之以微
事實考時變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李光地曰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未嘗立乎其位楚每假討亂之義以屬諸侯許遷白羽實近於楚而楚不討恐三傳所傳亦未可盡廢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穀梁傳自鄸者專乎鄸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奔未有言所自者此其言所自何蓋至是而天下之大夫其有邑與民者皆自擅而不屬於公故能專其邑未有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未有不脅其君者會待放於私邑君無赦命而出奔不惟非宋辰華向之比與臧孫紇據邑以要君者亦不可同年而語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羊傳曰賤者窮諸盜先儒因謂齊豹已爲司寇非卿或謂歸獄於宗魯皆非也果爾則書衛人可矣其曰盜陰賊而無主名也縶不稱公子而曰衛侯之兄何也弱足而居則無位可知矣且縶多行無禮以其爲衛侯之兄而不知實所以自賊衛侯之縱縶自以爲厚其兄而不知實所以殺之也左傳載齊豹作難或賊由齊氏懼

討而後爲亂耳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據左傳公子城等八人奔鄭不書非卿也陳氏傳良曰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其但書三子何衆不可勝罪則罪其甚者入南里以叛乞師於楚爲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傳按左氏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於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於戚者而不言衛有入於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於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

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左傳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出其入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汪氏克寬曰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悼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逸賊使華向得逭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汪氏克寬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即東國而誤爲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與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陳氏傅良曰齊慶封衛公孟彄再奔皆不書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猶及殺之書奔議逸賊也書奔猶可書歸若晉趙鞅甚矣

大蒐于昌間

胡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非也狩於郎

目公公之私行也若蒐則國政無取於書公桓六年秋大閱莊八年春治兵皆不書公以是知蒐不書公乃國史之常法也昭公之篇數書蒐蓋中軍既毀三桓擅國不獨軍制變而蒐狩之地亦惟其所便而不主故常也若書公蒐於某則似公之私行而非其事之實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凡禍變皆直書其事此虛言王室亂何也不言王室亂則劉單以王出不知其事之端而疑於大惡矣。呂氏大圭曰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父子兄弟自亂之耳。汪氏克寬曰頹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子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敬王居狄泉入成周亦劉單左右之而不書以何也以未踰年之子於義爲可於辭爲順也以天王則疑於大惡矣且王猛時尚未知誰爲嘗立者以出入者獨劉單耳敬王之立則晉人問於介衆而辭子朝名義顯著歸心者不獨劉單矣猛名而劉單稱子何也君前臣名之義非所施於史册也子朝爭立則猛不得不名若劉單稱名則疑於有重貶矣故一仍舊史之文而不革也公穀二傳謂以者不以者也胡傳謂劉單挾天子以令諸侯汪氏謂責劉單太專皆非也猛得劉單而後能出入非書以無以見事實於

事爲變而義非逆也。劉氏敞曰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曾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汪氏克寬曰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爲大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嚴氏啓隆曰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

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
可知儒者泥於以之一言而曰以能廢立之也
又曰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夫爲人臣
出蔿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於王城又立
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之靈斯亦可
以免於貶矣而以書以文致其罪豈春秋之功
罪若是其倒置乎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稱以所以見情實善惡則存乎其事如劉單以

王猛居皇入王城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
舉安得以爲不善

冬十月王子猛卒

猛生而稱王不稱王子者別於王子朝也卒而
稱王子者未踰年也不言崩未即位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子朝所據之地書圍郊則知晉不黨於子朝
矣稱人將卑師少也以實屬辭而晉之怠於勤
王亦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先儒多謂東國即朱朱誤東脫國字非也奔君
卒於異國不宜復見於册書必蔡之新君朝楚
而卒故赴告及魯耳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胡傳郊公出入不書微之非也古者敵國不廢
喪紀殺公子爲變事故莒魯雖惡而去疾之卒
意恢之殺尚來告及魯不會葬則莒人銜之故
郊公之出庚輿之入不告也至是庚輿來奔則
怨嫌益深而郊公之入不告又可知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

與吳搆怨者楚也未有諸國自與吳爭而楚不
與者左傳楚師大奔而經不書何也吳以詐敗

諸國而楚則全師而退也以傳考之盖楚令尹
死師熸羣帥爭寵邀功故迫諸國共出陳而心
實畏吳故陣而不戰是以諸國敗奔楚轉得全
師以遁胡沈陳受禍尤烈以爭吳誘卒故爲吳
所乘吳光所謂狂與頑也頓蔡許疾楚政本無
鬬心止奔以求脫耳經總序六國之敗而不書
楚詳著胡沈二君之滅陳大夫之獲然後有以
發人之疑而循數推理以求其情事若書吳敗
楚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則似楚人主戰諸國從

之而非其實矣滅者陣沒而未爲吳獲也左氏
以書滅別於獲爲君臣之辭非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猛稱王匄稱天王而朝稱王子則立之爲尹氏
之私明矣其稱尹氏舊史之文也世執周政周
人稱爲尹氏而列國之史亦因之穀梁傳朝
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劉氏敞曰
衞人立晉衆人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
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已僭位號猶
稱王子言莫之君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所以別於無疾而不得入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致獨以氏義無所取公羊傳文衍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吳之滅巢以復君父之讐與他滅國異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稱舍如宋爲意如逆婦意如至是泰然以
國君自處而二家亦甘爲之役矣經不書其事
本末登册書也若舊史有之當從葬原仲之例
而特書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謀王室也

有鸜鵒來巢

公羊傳宜穴又巢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君之孫外諸侯之奔皆不言逐之者所謂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任氏公輔曰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爲名拒公之適己耳。李氏廉曰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外諸侯有事於境內而卒者必多矣惟宋公佐書卒地者爲魯故道卒故赴告及之也宋公身困於強臣故雖與意如有連而亶公宋公爲公故如晉而道卒故意如自謂得天之祐特著册書播揚於衆以示人莫能害而孔子因之以發疑端而徵意如之惡焉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胡傳書齊侯取鄆是公已絕於魯非也後書公至自齊居于鄆則不忍絕公於魯明矣爲公取則公必同役而第書齊取者鄆魯地不得書公

取且傷周公封畧盡爲叛臣所據雖邊境小邑非假鄰國威力公亦不得而居之也凡外取邑皆稱人獨此書齊侯以是知書人者以爲亂世相攘奪之事也。或曰齊侯命以鄆居公不用師徒故無伐圍之文而第書取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汪氏克寬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取鄆以居公則無意於納公明矣使晉能討諸侯之亂則六卿不能分晉齊能正季氏之罪則田氏不能篡齊惜乎諸君之迷而不寤也○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日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杜氏預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孫氏覺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

夏公圍成

獨書公圍齊無戰心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此晉霸衰而離會參盟復作之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氏克寬曰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於祖禰矣或疑荀躒謂意如子姑歸祭昭公未必以主出不知意如亂臣何難更作主凡此類皆莫之辨也○顧季氏彊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耳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胡傳曰成周離黍降為國風之意非也王畿之內皆可曰京師王居狄泉○本畿內地至是子朝衆敗始得入于成周不得泛稱京師耳○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不日王子朝及尹氏召伯毛伯而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與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出奔屬辭異者著三族怙亂之罪也劉單稱子召毛稱伯皆非爵也自王臣列於諸侯之會盟特稱子以尊異之而於王都亦稱子矣有事赴告於諸侯亦稱子矣召毛從逆事敗而出亡故舊史仍其恒稱而書行次耳尹固不稱名蓋舉族以行而赴告本稱氏也○家氏鉉翁曰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為褒在尹召為誅○左傳召氏之族疑尹誤召也召伯盈既改圖逐子朝而逆王從朝者獨召伯奐耳召氏何故以族行杜預乃據傳以疑經謬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舊史承赴而書必曰鱄設諸弑其君或衆亂無主名而稱人也而傳聞則公子光也故第書吳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若書吳人是決其爲衆亂賊由微者而光得自脫於是獄之外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家氏鉉翁曰書次于乾侯責晉也齊猶致郕忠之文晉則拒而不受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預曰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不書季氏伐鄆而書鄆潰猶不書鄭敗王師而書蔡人衛人從王伐鄭也公穀胡傳皆謂昭公無德於鄆蓋以鄆爲自潰其實非也昭公在國不聞虐於臣民況淹恤在外僅得一邑自庇豈肯復虐用其民前年左傳所載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戰敗當爲此條下錯簡或徃年戰敗今公如乾侯懼而潰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家氏鉉翁曰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魯使微者共葬據左傳鄭亦使游吉往晉不能復宗諸侯矣季氏方求媚於晉而乃使微者共葬何也新君嗣位六卿爭政未知孰鄉身不能親又恐諸卿之或反已也其不懼無禮於晉何也知晉政在家不復以國體爲恤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將以師納公范鞅請召季孫又私於意如受其無咎而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則不使諸卿會葬之情顯然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公孫于齊未知罪人之安在也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而意如先會荀躒于適歷則意如懼討要晉人以阻其納公之迹顯然矣晉侯初立首欲以師納公而一阻於范鞅再阻於荀躒蓋方是時政在諸卿興師討賊非君所能專矣范荀之黨季氏非獨貪賄亦自爲羽翼也鞅語樂祁北宮喜曲護意如而曰鞅以爲難又曰二子皆圖國者也情見乎辭其後二家卒叛晉其無君之心非一日之積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何以不稱邾黑肱文闕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其不書公取何也闞成可書公也魯地而書公

取則其義姧矣何以別於取取外附庸之國也國無闕也春秋於地邑皆不繫國以職方具在書某地則知爲某國闕魯地也而書取公孫於外則公取之可知矣何以知非鄰國之邑而魯取之也上無侵伐之文也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胡傳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與列國等非也京師者大衆之稱凡諸侯事接於天子稱京師統言之也城築則豈可漫言京師而不著其爲何地哉○孫氏復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自諸侯言之則曰京師○黃氏正憲曰成周之城非爲城圯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遠入城內矣

十有二年己未公薨于乾侯

劉氏本謂意如攝祭而不敢篡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汪氏克寬謂不敢別立君以魯秉周禮猶懼公討議雖正非當日之情實也凡篡者利其人民土地也改立君者國政無所稟也當是時尺土一民皆歸三家而國政一稟於意如何取於篡與改立君哉且大夫而篡春秋以前蓋未嘗有改立君則霸主鄰國雖不能討必用以爲名而取賂亦季氏所不利也○季孫意如之姦蓋前此亂賊所未有也其見伐於公登臺以自保而請囚請亡所以緩公而待二家之

救也公之始出恐國內臣民或懷義憤故稽首於叔孫所以誑叔孫而侯國人之定也故既定而遂背焉齊猶有君則賂其寵臣晉政下移則結其強家所以阨公於外而使不得遂也歲歸乘馬衣屨所以攜公之左右卒徒使狃於私惠而漸忘公義也晉頃公沒定公嗣位欲以師納公而范鞅巧言以誤之鞅既任其無咎復邀荀躒於中途而申固之既得躒之要領然後從躒於乾侯卑禮巽言使藉以爲辭而惑晉君之聽

焉且增飾惡言以誣公於國而播於諸侯凡傳所云按之實無可考證後儒不察皆苛責於公幾若意如情有可恕不亦悖乎不惟奪君之國且敗君之名不惟欺一時之人且欺萬世之人故亂賊之惡有過於意如者矣而姦則未有甚焉者也

春秋直解卷之十一

桐城方　苞著
門人程　崟
余　焌校讐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穀梁傳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孔氏穎達曰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元年爲此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

不改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時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李氏廉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

位皆在正月定則即位在六月故也。不書正月見魯國無主正朔未有所承也茍躒私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則昭公在外朝廟告朔之禮必季氏專之矣而魯國之政例以月舉者仍書正月及鄆既潰每歲必書王正月公在乾侯示魯尚有君以承正朔而意如據國罪不容誅也至定元年不書正月而此義益明矣城書成周著其地也執人稱於京師示在天子之側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穀梁傳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胡傳昭公之喪已越葬期至六月癸亥然後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惟意如所制也。趙氏匡曰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薨逾半載喪始得歸歸逾月而遽葬意如之悖逆孟叔之黨惡如此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萬氏孝恭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於此季孫舍適嗣而立定公故立煬宮以示爲魯國之舊制爾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李氏廉曰此條公穀惑於僖宮桓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爲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

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概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御纂西宮新宮之災不書新作是知凡書作者非僭禮則踰舊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氏鉉翁曰意如死昭於行擁定以簒皆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之號令不行於諸侯久矣今一徵會而十六國之君與齊卿皆至天子之老莅焉蓋楚祝滅國如除草萊陳蔡雖復而不堪其求諸侯皆懼楚之無厭而思中國之有霸也乃二三執政求貨以阻蔡假旌以辱鄭蓋深懼其君奉王靈以服楚諸侯宗之由是而威柄復收於勢家有不

利耳。厲公勝楚逐圖三郤故諸卿以爲大虞先儒皆罪晉侯之不能非也晉侯初立即欲以師納魯君茲復大合諸侯以拯蔡而伐楚非不知乘時以自奮也無如政柄久移諸侯蹐於大計墮荀范之術中而不知坐失此難遘之會耳蓋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此非晉定之咎實悼平以來不能謹其操柄之過耳。陳氏傅良曰晉之合諸侯至平邱而止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

師伐楚雖五霸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李氏廉曰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爲爲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傳止從左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雞父之敗沈子與衆俱滅而國尚存至是始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汪氏克寬曰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但當書諸侯盟于皐鼬如祝柯重邱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而求爲此盟也。曹覔芻既會而後執故定公以與盟爲幸也定公受國於意如當書季氏立公子宋而不敢也既以即位之恒辭書則無以別於嫡嗣故於此盟特文以見義焉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李光地曰楚以吳故不暇於諸侯許雖遷白羽而召陵皐鼬猶不敢違晉之徵召故楚人遷之以自近與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以得盟爲幸故不致侵楚而以會致也

劉卷卒

孔氏穎達曰昭二十五年左傳單子立劉蚠即

卷也王朝公卿卒不赴魯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爲同盟于翟泉此亦爲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天子爲告也天子告臣畧言名及封邑而已故書不具爵。以是知凡王臣稱子者非爵也使爲五等之爵無問王告其子自告皆宜稱子。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趙氏鵬飛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甲鄭以隳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營其私。

葬劉文公

魯君得與皐鼬之盟必劉子爲之地故特會其葬公羊傳錄我主殆謂是與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楚之憑陵諸夏久矣諸夏積衰莫可如何而吳獨挫其鋒故諸夏心快之而舊史以爵舉也胡傳謂不書救救大非也據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則栢舉楚地也蔡圍未解吳獨伐楚以救蔡書可也蔡圍既解與吳子合兵伐楚而戰於楚地安得書救蔡哉若以救爲大則楚救鄭衛亦可云大乎。

庚辰吳入郢

戰稱人入舉號何也紀事之實也按左傳夫槩獨進連戰比勝吳師從之吳子蔡侯未嘗入郢也故書法與嬰齊伐莒莒潰更書楚人入鄆同若吳子蔡侯至郢則當書遂入吳子獨入則當特書與楚子入陳同凡入書國者次國小國也楚地方數千里若書入楚無以見連戰比勝破其國都之實不書吳人與楚人入郢異魯鳳重楚而輕吳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與城楚丘同義蓋魯人獨歸之粟也使諸侯相約同歸蔡粟則如會於澶淵宋災故書暨晉人某人某人某人歸粟於蔡或如宋衛陳鄭災别書諸國歸粟於蔡可也告糴邦交之常也而孔子不削何也春秋時古法未盡蕩滅公私皆有蓄積可以禦災故魯水旱蟲饑多矣而惟莊二十八年告糴於齊列國惟魯歸蔡粟見於經秦輸晉粟見左傳記曰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故以是爲大變而書之知與成陳義異者成非一國所能任也歸粟必壤地相近水道可通魯歸蔡粟以淮也告糴於齊以濟也秦輸晉粟以河也若齊晉宋衛則但能歸蔡財安能輸之粟哉

於越入吳

劉氏敞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李氏廉曰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故止書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宣之大夫皆書卒矣況意如之逐君者乎義見於始則餘以實書所以著世教之衰亂臣賊子皆泰然安處其位保首領以没而無所旋忌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晉楚皆微故諸侯擅相滅而不忌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自成襄以來合霸國徵會公無獨主兵者矣而至是公復主兵何也民安於三家久矣故不忌公而使供大夫之役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何忌並如晉者是時三家各如小侯以事霸國季孫嗣位而見仲孫則會其時事也叔孫不與者據經傳帥師前後皆季孟豈州仇方稚而未能外事與或曰侵鄭之役陽虎欲陷季孟其

謀已露虎主晉趙氏故二子亦如晉以自託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書行人非以使事執也范氏趙氏之私耳。嚴氏啓隆曰晉自八卿擅權欒郤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爲政始有以偏裨而違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甲黄父之會爲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爲政者魏舒也而范鞅主召季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爲政者魏舒也而韓不

信主執宋仲幾召陵之役爲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蔡貨下陵其上上惡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爲政而趙鞅逆樂祁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爲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洩其怒所以伐其謀蓑此怨讐猜疑愈積以故趙鞅爲政卽疑范中行之相偪而必去之内外相競者八年羣天下諸侯而讐一趙鞅而晉之亂遂不可止自是三晉之勢成矣

冬城中城
僑如欲去季孟則城中城陽虎欲去三桓亦城中城皆欲得公以濟其亂謀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高氏閌曰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程氏迥曰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則此蓋叛季氏而歸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隳諸侯散自是無殷會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非以使事執故稱行人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據左傳六年冬天王避儋翩之亂居於姑蕕此年十一月劉子單子及晉定王皆不見於經何也王室禍亂魯不與則舊史無其文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齊衛鄭宋同時叛晉而魯不叛且爲晉討鄭而讎齊何也季氏逐君晉不討而私庇之故德晉不貳又不敢自犯強鄰之鋒而以公試其危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高氏閌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惟三家者之所爲乍往乍來不得休息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據左傳七年國夏來伐季孟禦之陽虎欲陷二子故是後再侵齊會晉師以禦國夏皆公親之而三桓并不在行也其不書晉師救我何也晉師未至魯境而齊師已退也其不書會晉士鞅何也書會士鞅則似別行會禮而不知其以師來救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李氏廉謂晉自召陵以後凡役皆書侵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以爲無名之師非也至是晉公室卑諸大夫各固其私不肯盡力於國事故凡公討皆小有侵畧而遂還耳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魯衛邦交最善以晉命出師二卿知其無危故自往耳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昭公不得正終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不得同於先君則其主久不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陽虎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也○高氏閌曰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當祧閔公僖公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為一公設也然非時

妄祀出於陽虎之矯舉故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而書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著其姦偽也○馮荆南曰昭閔僖皆有謚安得統謂之先公據左傳順祀先公而祈焉蓋自遠及近而徧於羣公也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陰使人竊而無主名也虎既敗何暇入公宮傳未可據蘇氏轍謂陽虎及南蒯侯犯之叛皆以賤不書而竊寶玉大弓書以分器重於地非也中軍既毀尺地寸土皆歸三家若以叛書是為三家討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國以著陪臣據邑之實而不書叛以寓三家竊國之誅若寶玉大弓則竊之公宮不可以不志也書寶玉大弓之竊而不書內叛之義益明矣○晉趙鞅荀寅士射吉治兵相攻未嘗叛君而書叛邯鄲稷據邑以叛趙氏而不書即不書內叛之義也○方其據邑尚不知其志所在也至竊寶玉大弓則直為盜而已虎之謀亂號為張公室聖人不為三家討賊亦不使虎售其姦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穀梁傳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任氏公輔曰晉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哀元年而

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季氏倚晉而搆怨於齊且再使公主兵陽虎在齊必謀挑禍故孔子與聞魯政急與齊平其曰及魯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會盟春秋時所重國君之會相者必上卿也魯大夫特會諸侯久矣今以公主會而孔子攝相者魯恃晉而結怨於齊數世矣雖新與齊平知其必以惡來故使公試其危而三桓亦不敢相也左穀二傳所稱却萊兵誅優施請汶陽之田欲大聖人而反小之先儒推以情事謂不足信誠然
晉趙鞅帥師圍衞
晉凡役皆侵而此獨圍者衞嘗伐邯鄲午於寒氏趙氏之私怨也故盡力以求逞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曰來歸有將命者也鄭伯使宛來歸祊是也先儒以爲服義而歸之則於來歸衞俘之義不可通矣鄆書使宛而齊不自其人何也宛鄭卿而齊微者也鄆讙龜陰不言及大小敵也○景公圖霸意欲結魯又動於聖人之治象故以是爲好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季氏既罹南蒯陽虎之患而侯犯亦患叔孫此墮都之說二家所以能信也齊人致郈不書以後書墮郈則郈復歸我可知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奔非佗與彄之所欲也特爲辰所脅耳故書暨

既奔之後則同惡相濟而志乎亂矣故書及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佗彄之奔或迫於辰而不得已至既奔之後潔身他去而不與於亂則辰豈能強哉故不得以暨書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傳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

知矣故不書叛而書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一皆無月日薛告卒會使人往會非不知月日也而史闕焉以國微交疏而畧之也然則楚君大夫所書之詳畧異楚所書之同異乃舊史之文隨時勢以變而無義理之可求也審矣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前書圍費郈則家臣之叛可知此書墮費郈則既克而後墮之可知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孟氏不肯墮成叔季亦覺墮都出甲不利於私家以三都之墮既有成命故少出師而使公主之州仇帥師郈所以墮也斯何忌帥師費所以墮也民不屬公威命不行圍成所以不克也

公至自圍成

杜氏預曰國內而書至者成強如列國故出入

皆告於廟也。魯論記齊歸女樂而經無其文蓋君大夫自知非義而史不敢籍耳。朱子曰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作事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趙氏與荀氏范氏相搆而皆書叛何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干戈於邦域也。

晉趙鞅歸于晉

胡傳書歸易辭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奔則無有難之者矣。以是知大夫復歸爲惡歸爲善之說不可通也。高氏閌曰二子既出晉侯謂趙鞅自保其邑以逵荀范之難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illegible]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人臣無君命輒據土興兵此豈可赦乎況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不言所歸者楚主兵陳爲之役而已則歸楚無疑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卒以敗也非卒以敗則宜書日以間之即不知其日敗不月而加月於卒上其事亦明矣胡傳以夫椒之戰不書乃孔子以復讐爲常事而削之非也既沒其事何由見常事不書之義哉蓋昭公娶於吳季氏逐君而替其夫人邦交方惡故赴告不及栢舉之戰蔡人告克而及之吳子

之卒。越人告克而及之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傳謀救范中行氏。昭公之出荀范皆有德於季氏。故使公會牽以謀救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傳脤俎實也生曰脤熟曰燔。胡氏寧曰

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石尚名非卿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劉氏敞曰據左傳蒯聵欲殺夫人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彼所羞者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聞野人之歌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也使眞有是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張氏洽曰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爲無辜故正其名而與以繼世之稱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奔則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必皆潰矣而不書何也或奔在辰後而赴告不及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治兵大閱不書公國政之常雖失禮而非君之私行也蒐非其地則宜書公者也而自昭以後

皆不書公非公之所能主也所以著三桓不臣危地則以君委之而已不敢蹈大政則自已專之而君不得與也觀邾子來會而公在而不書公之義益著矣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李光地曰召陵之役許亦與焉楚滅頓胡而不憾許者必有不得已之情而楚人諒之也是以亟遷於容城及鄭滅之而楚復封焉

夏五月辛亥郊

戴氏溪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蓋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蓋習玩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左傳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定公時季孫叔孫困於家臣不暇陵弱暴寡而邾滕懷德遂來奔喪會葬小國之可矜閔如此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魯自僖宣以來君生母稱夫人舊矣設哀爲長君而國柄在季氏雖未踰年有不以夫人之禮葬其母者乎。季氏非能用典也弱其君也成風敬嬴卒書夫人葬稱小君非禮也而是時魯尚有君也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禮也而魯至是無君矣先儒皆以子未踰年爲義既其名而未既其實也。季孫行父逐東門氏非討亂賊之後弱成公也三桓不使定姒用夫人之禮非正嫡媵之分卑哀公也史記自哀以後魯侯反朝於三桓之家其所由來者漸矣。古之爲喪禮也蓋嚴

悼公之喪孟敬子始食食則前此尚未改也以君夫人薨葬則當爲變服出次易食故季氏不甘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傳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家氏鉉翁曰左傳以翼日葬爲得禮穀梁傳以塗車簑笠不具爲非制二者在孝子慈孫之誠敬爲何

如耳雨而無害於力役葬可也或天變駭異雨
甚水至不可即土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國君
之葬宜無不備雨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
貶不可也

辛巳葬定姒

左傳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謂子未踰年母不
得稱夫人則不當書卒葬書卒葬是成之為夫
人也成之為夫人而復殺其禮弱其君也孟子
並不書葬則其禮益畧矣蓋一任季孫之顛倒

耳魯夫人無配以先君之謚者姒氏不別立謚
且與襄公生母同曰定姒不獨典禮益紊而喪
紀之畧亦可見矣○李光地曰閏月葬齊景公
則書此應在閏月而不書豈孔子之意果以歸
餘於終為是與

冬城漆

春秋直解卷之十二

桐城方　苞著
門人程　崟校讐
余　焌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預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
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
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楚不能報吳徒釋憾於蔡避強陵弱而胡傳
謂春秋恕其復讐蔽於以稱爵為褒之說耳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汪氏克寬曰定公之喪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
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於親矧郊之

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
蒧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避焉郊之
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宜三年臣王未葬而不
郊猶三望雖日廢郊其罪與哀公等爾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救范氏也齊景公輔范中行以抗君助衛
輒以拒父將以求霸不亦悖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公之初六年中四伐邾三卿疊主之蓋既與
齊平侵暴小國有利而無害則自尸其功矣。
邾之事魯至親奔定公之喪而隨見伐且奪其
田三桓貪悖不可以情理喻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各盟其所得也。胡
傳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
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之陽虎囚桓子孟孫

氏救之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陳氏傅
良謂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蓋據左傳
八年萊門之盟而言其實非也七年會鄫八年
吳伐我十二年會鄖經止書會與伐則實未盟
可知如以為諱則會吳伐齊不諱而諱與之盟
乎盟戎不諱而諱盟吳乎諱盟吳并諱盟宋衛
乎自是以後無盟者霸統亡諸侯散皆知盟不
足恃而十餘年間實無刑牲歃血之事耳。王
氏箋義曰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於晉晉人
來討今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比來
會來朝來奔喪魯人猶以為憾三卿帥師伐之
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
政不自公出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胡傳書納見蒯聵無道為國人所不受非也北
燕伯欵頓子書納則非無復道可知矣書納於

某地者明拒於強臣逆子而不得遂反其國也使蒯聵之罪不得復承嗣則不宜書世子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已滅於吳而不書吳人遷蔡何也凡書某

人遷其國者雖未絕其祀已失位而夷於其國之私邑也許蔡之遷猶列於諸侯故以自遷爲文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胡傳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賊之法也○胡氏寧謂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於父趙氏汸例以彭城虎牢以爲春秋特筆皆非也輒據國稱兵以圍其父春秋所書正明著其以子加父之罪何必迂其義離戚於衛然後知子之不可加於父乎其異於彭城虎牢者彭城已拔於楚故追書宋虎牢已城於晉故還繫鄭蒯聵在戚於衛則世子於輒則父無不屬於衛之疑而書衛戚其義何居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與○公

穀二傳皆以不書及爲義但以次序列雖不言及祖之尊卑自見經不書及蓋義主於宮之災而不起於祖也雉門及兩觀災由兩觀而延及雉門也桓宮僖宮災同時而並災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許氏翰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殺駟稱國獨君大夫主之也獵爲駟黨國人懼其爲亂故衆逐之獵不欲遷吳故放於吳以若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諸侯卒失名者多小國而秦伯亦失名蓋會盟侵伐不通於東夏雖強大魯人猶忽之也觀秦大夫之不名不氏則視之如小國可知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李氏廉曰來會葬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漷

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困於水火矣諸侯無霸害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恐未得其實闔殺吳子不書盜況公孫之貴乎凡書盜者必陰賊而未有主名也惟無主名故辰以懼禍而奔姓霍以見疑而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侯以附吳見弒而辰奔必不主遷吳之議者也而奔吳蓋自明也楚方強陳蔡之大夫雖以

欲從中國得罪必奔楚知中國之不能庇也

陳氏傅良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執曹伯以畀宋人權在晉也執戎蠻子赤歸於

楚權在楚也公羊傳所謂京師楚是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穀梁傳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程子曰屋之故有災馮荊南曰記稱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蓋據公穀二傳恐非先王之意也程子謂亡國之社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亦無所據魯有亳社其因國實殷墟耳兗豫壤接左傳稱因商奄之民以封

魯則其地舊屬殷畿可知矣又諸君子立於社宮謀亡曹則凡社皆有宮不獨亳社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賊未討而書葬何也盜無主名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汪氏克寬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

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强陵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與

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至定公時凡公討皆書侵諸卿各顧其私而怯於公闘也其書圍伐者則趙氏之私怨也此年伐衛明年伐鮮虞左傳皆曰范氏之故是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穀梁傳不正其閏也○鄭氏康成曰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也○陳氏岳曰苟以閏數則二年之內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與

六年春城邾瑕

汪氏克寬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魯取邾瑕不見於經豈地蘊於鄒所取漷東沂西田內而邑則創作與非史特稱

邾瑕魯人本稱邾瑕也公孫有二嬰齊則稱仲以別之邑有二瑕則稱邾以別之史從國人之所謂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高氏閌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至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宋華亥向寧華定同奔不書及同罪也此同奔而書及則高張以國夏牽率而來也

叔還會吳于柤

與歸父會楚子於宋叔弓會楚子於陳之屬辭異何也季氏疾吳舊矣故雖畏其威而史猶抑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傳陽生使朱毛殺孺子而以乞主弑何也乞

陰謀竊國其弑孺子立陽生皆專威柄以爲攘奪之階陽生爲所用而不知也陽生但知承乞之召而入於齊其身之定否荼之弑否陽生實不得而主之則舍乞奚主哉楚比與陽生皆國人召之而或書歸或書入何也楚虔亟暴國人從亂如歸而召比則易可知陽生竊入而匿於陳乞之家則難可知且比則自歸而謀弑乞則弑謀已定待陽主之入而加刃焉耳比所以異也乞立陽生亦寄焉耳胡傳以比里克而曰陷於大惡而不知誤矣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杜氏預曰弑荼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陳氏傅良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爲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

弑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弑也荼之弑得國者陽生也曷爲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爲僇矣家氏鉉翁曰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弑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高氏閌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弑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

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雖入不能自定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弒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爲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而同其誅也。卓氏爾康曰書陽生入于齊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言齊陽生將不知其爲何人也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胡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今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非也無故入人之國執人之君及強大來討不得已而歸之未見其有改過之美也春秋書公不諱所以深著三桓之罪猶會蜀盟蜀之不諱公耳三桓屢歲伐邾披削其土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公惟所命而不敢違其惡極矣。季氏謀於諸大夫欲滅邾而使哀公將蓋天澤易位公轉供大夫之職也公羊傳載昭公之言曰吾欲弒季氏魯國之情勢可知矣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據孟子時有曹交曰曹君之弟則曹實未嘗滅也

吳伐我

其書伐我何也城下之師不可以言四鄙也左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景伯曰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則不可以書四鄙明矣定昭以前公室雖卑而三家協心尚

可以捍禦外侮故鄰國侵伐及四鄙而止耳至是則陪臣數叛三家異心莫肯為國任患故敵至則徑薄國都而莫為之蔽也。黃氏仲炎曰讀春秋而知魯之為國始末三變焉魯始受敵國之兵如戰於郎戰於奚不言伐我四鄙者蓋邊鄙有備敵至則戰故不言伐也奚之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以此知邊鄙尚有備也其後疆埸之備弛故敵兵

得以乘之而書伐我北鄙伐我西鄙然止為邊患而不能直造其國也今受吳齊之師直言伐我以見其直造於國都耳

夏齊人取讙及闡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子益來。左傳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杜氏預曰兵未加而魯與之邑故不書伐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不書來歸無使來將命也或疆吏致之或魯使徵者往受而不登於册書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李氏廉曰胡傳用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悉虜

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隱十三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哀之篇取師者二齊桓既興之後晉霸未衰之前幾二百年未有書取師者蓋懼霸討而未敢亟暴也故王迹熄則天下為春秋霸統散則天下為戰國春秋之不遽變為戰國亦霸者之功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　齊侯陽生卒

齊陽生楚麋舊史承赴而書卒孔子無所據以革之或曰陽生適卒而齊赴於吳以止其師傳聞遂誤以爲弑也胡傳恐天下以簒弑之賊可從之盟而隱楚圖弑君之惡以陽生守正見弑而深沒其迹雖庸人爲史不若是之惑亂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李氏廉曰彄蒯聵之黨今歸於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以漸強而君大夫書爵與氏吳至定哀之際強甚矣而始終以號舉何也始雖強猶未能盛威於諸夏故畧之及昭公娶於吳季氏疾之而吳亦多行無禮來徵百牢伐我至城下藩衛侯之舍故魯人憾之而始終以號舉耳會戚稱人以入聽諸侯之會故載書進之也黃池書爵著爭霸之實也季子來聘魯人重其義柏舉之戰諸夏嘉其功皆舊史之文而先儒必謂春秋惡吳過於楚誤矣吳雖僭王其國未嘗有觀兵問

鼎之悖也雖間犯上國未嘗盡滅虞夏以來神明之裔也春秋何故深斥之使不得儕於楚哉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又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師薄國都可知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會伐而不與戰何也齊魯積怨悼公既援復

會吳伐齊齊人必致死於我故季氏迫公以出而不以師從其意嘗欲陷公於難也魯師少不足用故吳人獨戰不欲魯分其功魯用吳師而仍以號舉蓋吳多行無禮雖借其力猶心惡之也齊吳交戰魯師不行故不致。左傳載定八年齊國夏帥師伐我陽虎欲陷季孟胥軍齊師懼苫夷之言而止季氏蓋祖虎故知以陷公也叔孫世行故州仇賓從夫差問以職事對曰從司馬則魯師不行之驗也先儒於定哀侵伐尚

責公不已亦昧於事實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胡傳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令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剗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者不宜用也。李氏廉曰杜氏謂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復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是邱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邱甲已曰使邱出甸賦是一邱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賈氏以為一井之田而使出十六井之賦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可乎故胡氏獨

用國語孔子之言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要之二家說為長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與左傳所載多臨事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也。周官族師以時登六畜車輦簡兵器則謂馬牛車乘不出於邱甸亦不可通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君國二十餘年而孟子不稱夫人不書薨季氏黜之也使孔子正之而書夫人子氏薨則

悖亂之迹隱矣不書葬視定姒之禮而更殺也
夫人之娶也失禮則書而孟子之娶不書何也
豈昭公自知其非而命勿籍與記稱夫人之不
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自知非禮故也何以
知非孔子諱國惡而創之也文姜之姦大書特
書而諱娶孟子何義乎

公會吳于橐皐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書公及晉侯會吳子于黃池則晉帥諸侯以通
吳之辭書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則晉主會而
吳入聽之辭必書會書及而後兩霸之實見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李氏廉曰晉事止於此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
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霸烈
之壞也晉霸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
於頃定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
曰晉之微也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彊並立霸
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武至於
戎蠻之執晉俛焉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曹

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
儼然操方伯之令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
焉則晉之失霸實吳楚之張也曰諸侯苟合吳
楚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特齊景衛
靈宋景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患於吳楚今也
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
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
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
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

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於鹹會於安甫矣衛則與齊盟於沙次於五氏矣魯則與齊會於牽宋則與齊會於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霸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各自封殖而君失其操柄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

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霸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棠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借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霸之衰又誰咎與

葬許元公

九月螽

黃氏震曰高氏集注曰往年十有二月螽今九月螽十二月又螽為災甚矣按左傳凡十二月螽皆以為司歷之過若以此月為螽猶未蟄則以秋為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功失司歷之過一至此乎況螽乃災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蝗蝻在地經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其言於東方何見於旦也○杜氏預曰平旦眾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高氏閌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不言狩地於常所也不書月日蒐狩例以時舉也惟狩郎書月則公之私行大閱治兵書月日則非時之妄舉耳先儒謂春秋感麟而作或曰文成而麟至皆無以見其然其終於獲麟而是歲之事不更書則意或有所寓耳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身雖窮未嘗不思世之治也即序詩而風終於豳雅終於召旻之意也

宣城劉景韓
長安趙展如　中丞鑒定

春秋集傳

邑後學佘家泉謹署

光緒乙未中秋開刻

春秋集傳序

聖人之道猶日月之經天無人不知亦無人不仰者也乃春秋自左氏公穀因事繫傳後學者潛思精究漢唐宋元以來說者林立往往互相援擊彼是而此非或反因深以致晦是道在邇而求諸遠也不寧惟是說易說

詩亦莫不然夫人生不過此日用倫常而已聖人之意亦不過欲使人明日用倫常而已何有於艱深隱僻而用此紛紛為也門戶立而奮爭之心起名之所在不惜旋索曲說以求其必勝駁正使後之人判文與行為兩塗而道愈不明於天下說經者但勦襲傳會以欺一世而

盜竊人見其實之不足以有為也於是反以
學為可笑而相戒置之於不顧嗚呼是誰之
過也先生此書集諸傳而折衷之隨時順理因
事處宜寧淺毋深寧直毋曲寧闕毋鑿自序
詳之矣至其筆之於書取簡當有法令人一讀即
首肯心領又非從來說春秋者所能及是詎非
所謂無意於為文而後乃成至文者耶學苑
之榛蕪也久矣急科名者忘事功談經濟者
務時尚不知聖人之所以正人心者亦因其固有
而發明之爾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因勢利導至易易耳舍本逐末乃愈趨而愈
紊經術不明之故也於則揭日月而昭倫常

舍先生此書吾誰與歸哉刻既成因序而引
之學者反覆而詳味焉於聖人之道思過半
也已光緒乙未冬十月鄉後學吳引孫福茨
甫并書於四明權署之葵向齋

敘

春秋魯史也聖人脩之而孟子謂之曰作誠以大義微辭聖人所獨斷而非徒記載之文也然謂魯史舊文而斟酌其是非以垂後世之法聖人然也謂逐句逐字而改易增損之以某字爲褒某字爲貶使後世之人多方以求合而莫測其意之所存聖人當不盡然也竊謂魯史舊文亦非漫無矩矱其間如內不書弑公出書孫之類皆舊史遺法與晉乘楚書各異是爲周公之典故韓起來聘見魯易象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矣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史不一手文有煩簡得失之殊於是仲尼脩之以復周公之舊其

有特筆斷自聖心則如春正書王河陽書狩桓正不王定元無正稷成宋亂澶淵宋災故之類是爲直著譏貶大義昭然無勞曲說也其餘則不過屬辭比事是非功罪按事可考而勸懲已寓乎其中但於今舊史不存無從考據而知其何者爲孔子之所筆削矣唯左氏記事詳明故讀經必以左史爲案公穀二氏所述之事見聞異辭難足據矣然左氏所斷之辭所發之例實多於理背謬確有不可從者公穀辭義甚辨而各以其意揣度聖心則得之者半失之者亦已過半矣迄漢唐宋諸儒迺各是其所是或援此以擊彼或合異以爲同朱子謂聖人心事正大光明必不

如注疏家之穿鑿蘇氏謂諸儒說春秋多似舞文之獄吏不有然哉程叔子傳胡氏多宗用之胡傳大義炳朗辭氣昌明逵駕漢唐諸儒之上而三傳得所折衷矣然立義時或迂疏而辭旨每多煩複如元年而責以體元之義周正而冠以夏令之時齊桓首倡伯業多爲曲護之辭魯桓兩闕秋冬何與誅賞之柄衛伐無虧豈真忘德魯珍季子未必能賢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書法不太曲乎責晉厲之不君於欒書無貶辭何辭不達意也是亦以胸有成見加之附會而逐字求深過泥之故失之故朱子亦時於胡傳有不滿焉迄迺大全所載宋元諸儒議論亦多可

補胡氏之闕而要之各出意見得失相參在鄙意嘗思有所折衷而未敢率爾珥筆也然存心亦有年矣今
功令一遵胡氏治春秋者不敢少出己見又場屋命題多所忌諱迺記取冠冕數題略撮胡左大旨持以應試雖經文且不曾徧讀況胡傳乎夫經降而從傳傳降而爲時文時文又降而爲勦襲而尚詡然以經生自鳴也不亦羞乎予甚憫焉謂欲以發明經意自當求之於經通經以傳爲階自當博綜於傳傳之立義各殊自當折衷於一一無可執斷之以理理無常是衡之以中中無定體參之以時時有不同案之於事聖人之道時中而已隨事順理因時處

宜春秋筆削不以是乎是以敢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或斷以己意甯淺而毋深甯直而無曲序事必綜本末論事必於周詳有疑則甯闕毋敢鑿也其所取用不過數家足以發明經義而止餘俱從略不欲其煩匪矜博故也明初始定科場功令春秋四傳並用成祖而後乃獨用胡傳然迄今命題亦未嘗不兼主左氏則合四傳而斟酌焉於功令似亦無所背抑紱之輯是書要非為場屋命題使士子作時文故也但春秋為朱子所難言予小子何堪僭妄然朱子於春秋既未遑及則繼朱子者尤不可以無人茲所去取實一宗朱子之意紫陽可與當亦不予過譴則援之孔子之意或亦不相抵牾也朱子作易本義祇以易為卜筮之書愚於詩經詮義之著也亦祇欲人以作詩之法讀詩今之於春秋也亦然人之讀春秋者其即以讀史之法讀之焉沈潛而反覆之以論其世鑑空衡平將聖人筆削之深心時或遇之自可以無事深求也矣時

乾隆乙丑仲秋朔旦婺源汪紱自敘

春秋集傳目錄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戣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鈞

卷之首
序文　綱領
總論　列國編年總譜
諸國興廢　災變總說
列國分壤圖說　紀時總說
春王正月考異
卷之一
隱公
卷之二
桓公
卷之三
莊公上
卷之四
莊公下

卷之五
閔公
卷之六
僖公上
卷之七
僖公下
卷之八
文公
卷之九
宣公
卷之十
成公
卷之十一
襄公上
卷之十二
襄公下
卷之十三
昭公上
卷之十四
昭公下

卷之十五
定公
卷之十六
哀公
卷之末
哀公附左

後學仁和汪鳴皐蘭生
青陽鮑瑞華吉甫校刋

漢何休注公羊傳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

隱括使就繩墨焉

按公羊學最先出漢儒傳之者衆而濡習者久故何邵公墨守公羊而膏肓左氏爲說如此亦偏私之見矣然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此語於後世尤爲箴砭至言而其文亦古朴簡奧於公羊氏亦相稱也

晉杜預注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

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葢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

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桓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葢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葢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

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衞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葢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

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

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掩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杜預此序看左傳甚得要領最可喜者是優而柔之數語深得讀書之法朱子曰周禮外史達四方之志苟非國各有史外史焉得而周知四方之事又曰周禮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史則國之有史可知杜序首段不可易也其論左傳一段亦至明允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此左氏之說恐未可據所謂感麟而作故文止於所起雖則杜氏之見在司馬遷爲說已然然亦未確也

晉范甯注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

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國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

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臧否不同襃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

夫人是適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彊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穨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

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有駢儷習氣文未免渙散○王之爲風黍離自是風體也不然孔子焉得而降之○辨三傳之失唯仇讎可得而容句稍不切情實餘皆諦當○左氏之失正在豔而富穀梁卻多端正然無深論公羊之失亦正在辯辯而多鑿大抵說春秋者每以鑿失之

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出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甯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按程子此序主意在行夏之時四句雖程子之意深遠非後學所可窺然以春秋之書春王正月爲孔子志在夏時則似殊牽强朱子云胡文定說春秋謂春秋所書仍是周正子月子月非春但孔子特以春字冠之以寓夏時之志如此則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止證得一個行夏之時矣○春秋百王大法如役民不以時及非時舉事者

皆備書示戒而丹楹刻桷則書杞用夷禮稱子獻六羽則書初如此之類是亦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意也○春秋其實止是魯史但史筆謹嚴經世大法自寓其中耳朱子作易本義止以易爲卜筮之書可知說春秋者亦止當以春秋作史書看也

胡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子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

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

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胡傳多有爲之言故此序亦鋪張揚厲娓娓不能自止但於中實多過火之語傳中亦每每如此○春秋天子之事只以救天下之亂爲心便是以天子之事爲事不必真以南面之權自予也如大學說治國平天下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孟子談王道此便都是天子之事不但止春秋然也○文定以春秋爲窮理之要敍謂先須窮理然後可看春秋理有未達未可以讀春秋也理有未窮而欲以春秋窮理則用意深求穿鑿之患必由是而生矣○春秋固是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書然於中亦難以勉强分析不必將逐句逐字看得用意其最分明處如正月書王河湯稱

狩此典禮分明處成宋亂宋災故之類此討罪分明處他
如翬去氏而僑如不去氏季友來歸書季子之類傳者用
意推求亦恐枉卻止為經書季子便極口出脫季友之賢
以經書秦人伐晉晉侯伐秦便揣摩出謂聖人以王事責
秦穆以常情待晉襄以公穀經書叔孫舍至自晉便將叔
孫說得如許完名全節此都將聖人式看有心而不審事
情式將一字褒貶認真故也又經於齊桓事本少有許可
胡傳以經書齊人便都說是將卑師少此亦私意周旋齊
桓也蘇東坡謂後儒說春秋乃深文獄吏耳不誠然哉○
朱子謂胡傳如對策問相似要於一事中大作議論搬運
典故此序大意祖述七家便於七家之語亦欲填寫個盡
興傳中亦大概如此然往往有辭不達意處正以其好用
議論大作勢
頭之病故也

春秋綱領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議而不辯四字深得春秋之法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董子曰昔者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第一四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16版正內

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是則無所取衷矣

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此語未詳所謂其以爲文成麟至乎抑以爲感麟而作乎以爲文成麟至則彼獲非祥也以爲感麟而作則程子曰麟不至春秋豈不作乎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罪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罪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此數語至精要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

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春秋大義有甚明處亦人人可知先儒說春秋者則每求深以失之故鑿之一字先儒率多未免

程叔子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

又曰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春秋難看程子學力已到故其言如此學者要須先通他經而後治春秋可也

又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紱按經亦未便是斷但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其是否可由以定耳

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七家卽上七子之說今載其精要之辭於卷首智者卽辭以觀義則思過半矣此胡氏作傳之大旨

又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然皆互有得失至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

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牆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故不與七家之例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爲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學者愼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聞見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穀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爲證云

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又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皆是直著譏貶其

他大概止據事直書在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爲是如何便爲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地

又曰聖人心事正大光明必不如傳注家之穿鑿

又曰聖人作經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揚然亦非故意增減一二字使後人就一二字上推尋以爲吾意旨之所在也

又曰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於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

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

又曰學春秋者多鑿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奴冢者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於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

又曰春秋今來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也自有難穩處

又曰胡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

春秋總論

天下之治亂本於倫紀倫紀正而天下治倫紀乖而天下亂矣周室之東也晉文有覗師之命秦襄有小戎之勤夫豈不可爲治迺王師不西指於戎而外戍讎舅之家王宰不降德於民（語本內則）而下賵諸侯之妾（隱元年賵惠公仲子）桓王嗣立庇曲沃以伐其君（隱五年傳）寤生擅權假王師以得其志（桓二年鄭伐宋王師會之隱十年鄭以王師伐宋許）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國人之交失其道而諸侯曠不效之此春秋所爲託始也魯隱託名居攝實則首叛王章王喪不奔不葬則上不君其君（隱三年平王崩）父喪改葬不臨則內不父其父（隱元年傳）翬帥師而徇其請則

下不能於臣（隱四年會伐鄭翬固請而行）始盟宿而終渝平則外不信於友（元年盟宋於宿六年鄭人渝平）而徒探父之邪志自以能讓爲賢（奉桓爲太弟）又復久假不歸是惡睹其爲讓也鍾巫之及惡可逭與（翬弑隱於鍾巫）春秋之始列國猶知有王故鄭忽在王所而陳桓以女妻之（隱七年傳）州吁未能和民則謀王覲爲可（隱七年傳）伐翼之師晉不能抗（即爲曲沃）繻葛之戰四國從王（桓五年陳蔡衛從王伐鄭討其不朝也）而鄭莊最強亦以其挾天子令諸侯之故乃寤生既挾王以自雄又叛王而自逞始則納質而交惡（隱三年傳）繼復射王而中肩（即繻葛戰）惟鄭既自貳於王故王靈益以不振而鄭失天子寵光亦卒以自困於晉楚使寤生篤桓武之

忠貞而鄭虢同心王室（鄭莊虢公同為王卿士）則周室何遽不可有為虞虢可以不亡（二國皆僖五年滅於晉）鄭亦不日趨孱弱矣故諸侯之肆鄭其罪魁而不識自貽伊戚也鄭既反復於王而魯衛宋齊陳蔡互相黨援以私為報復弑君之惡始於衛魯（隱四年衛州吁弑桓十一年翬弑隱）繼及宋齊（桓二年宋督弑殤莊八年齊無知弑襄）君既不王於王臣亦不君其君莫之能討理勢然也桓莊僖惠非有大惡不仁而伈俔苟安綱淪法斁弑君之賊不討以討鄭之不朝鄭莊所以跋扈也（謂繻葛）王不能以和諸侯而諸侯自相朋比齊僖所以小霸也（隱公八年齊平宋衛於鄭也）救翼之舉不終而終命曲沃為晉君晉獻所以啟疆也（隱五年曲沃叛王王

伐曲沃莊十六年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鄭文有畏於齊而惠欲撫之以從楚荊楚所以日競也（僖五年首止傳）莊僖之崩不赴不葬（莊十一年莊王崩十七年僖王崩）惠后之寵子頹稱亂燕衛得以伐王（莊十九年傳）王自不王豈獨諸侯罪哉魯桓簒弑天討不加而寵錫頻頒（桓五年六年八年王臣屢聘莊元年王使榮叔錫桓公命）是以成宋亂而立華氏（桓二年）盟武父以黨鄭突（桓十二年）此其臭味固然無足怪也既乃甲於內亂身死異邦（以文姜故十八年齊侯使彭生戕公於車）夫亦足為天下鑒矣魯莊材技似足有為乃不報父讎而反會讎以伐同姓（莊三年會齊伐衛八年會齊圍郕）不能庇紀（莊四年紀侯失國）而能納朔以抗王師（五年六年事）故其母其妻皆足以制之卒貽後禍（哀姜慶父之亂）於

斯時也鄭敗天子之師（繻葛）戎伐天王之使（隱七年）齊滅王后之母家（滅紀）衛納天子之蟊蠈（納子頹）晉翦周之同姓（魏韓虞虢）楚盡漢陽諸姬（應隨之屬）蓋王室斬焉中原陸海惠猶不監將搖國本（以惠后故欲廢太子而立叔帶）使非齊桓倡義周室其能豸乎齊桓之霸也遷夷儀以存邢（僖元年）城楚丘而封衛（僖二年）伐山戎則命燕脩貢（莊三十年）恤魯難而扶立僖公（閔二年）伐召陵而責貢包茅（僖四年）盟甯母而官受方物（僖七年）盟首止以定王儲（僖五年）會葵丘以明王禁（僖九年）惟時王室稍尊諸侯亦以少輯是五霸迭興要不得不推桓為有功之首顧子頹之亂置若罔聞討衛之師終於受賂（莊二十八年）則毋迺為鄭虢所

嗤矣（莊二十一年鄭虢定王室）至乃討晉而不至（僖十年傳伐晉至高梁而還）滅黃而不救（僖十二年）救徐而不能（僖十五年）城鄫而不果（僖十六年）宋路竟無足觀且在位四十餘載未嘗入覲於王則非所以尊天子也如夫人者六人繼嗣終以不定則非所以正國本也（初立子昭又將立武孟）是以身死之日事業頓隳而宋襄乃攘臂而起宋襄圖霸衄於甗也（僖十八年敗齊於甗）迺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僖十九年）又不足而求諸侯於楚（鹿上盟）會盂見辱（皆僖二十一年）戰泓甚傷（二十二年）襄霸亦何足道然而齊桓已卒晉文未興不有宋襄稍為支吾晉文雖欲起霸中原亦幾無所憑藉矣是以陳蔡及鄭既皆楚令之從宋襄既歿宋成且往朝焉魯

僖導楚以之伐齊曹衛又南嚮矣宋襄其末可少也魯僖克定國難勤政恤民閟宮承先泮水興學魯人號稱明聖然春秋所紀則自憫雨而外無他取焉（見僖二年三年）寵季友而基私室之强（僖元年賜季友費）致成風而紊嫡庶之分（僖八年）以楚伐齊逞私忿也（僖二十六年）戍衛刺買亂政刑也（僖二十八年）薨於小寢卽燕安也（三十三年）然而魯十二公要以僖公爲最蓋瑕瑜不相掩云晉文在外十九年秦穆奉之終有晉國遂迺定襄王誅叔帶地啓南陽（僖二十七年傳）伐曹衛救宋齊功高城濮（僖二十八年）膺寵命而三覲王宮（同上踐土之會）帥諸侯以再朝天子（同上溫之會）迹其尊王攘外之功似軼齊桓而上然而侵曹

伐衛報私怨也（不禮之故）喜賂怒頭行詐術也（戰城濮事）元咺之訟釋君而助臣河陽之狩以臣而召君（皆二十八年事）胡可訓與恩有不報（於秦於狄）怨所必仇（於曹衛鄭）宜孔子譏其不正矣究之晉文之譎效齊桓也五霸假之均非聖人之徒所樂道秦穆雄長西陲內交中國比桓文爲有長厚之風然貪賂而納夷吾因敵以爲利也（僖十年）會伐而私及鄭盟爽信而基禍也（僖三十年）利令智昏違蹇叔而有二陵之敗（僖三十三年）殘民逞忿報晉怨而有三伐之勤（文二年戰彭衙又晉伐彭衙文三年伐晉濟河焚舟）則秦晉兵禍相連而使荆蠻得以益肆夫非秦穆之罪乎唯封殽卒邀金鼓之賀（王賀秦以金鼓）而茅津遂矢悔過之言（作秦誓當在文

二年）故聖人猶有取焉不得以僅霸西戎少之桓襄文穆之興皆在襄王之世襄王賴齊桓以定其位（首止）賴晉文以抍其艱狄隗之寵遂廢懿親甘帶之姦再危王室然而王步不改諸侯再朝則以知桓文之可賴而賴之是亦知臨之吉也錫胙葵丘恩禮優渥不許晉隧綸綍森嚴蓋先王之遺澤猶存在襄王亦中興之次也襄王旣崩頃匡不永晉之繼霸亦以日衰厥貉之次宋爲楚嚋（文十年）郪丘之盟魯爲齊弱（文十六年）晉侯將救魯而受賂益長齊驕（文十五年盟扈）趙盾以侵崇者成秦愈挑秦釁（宣元年）戎狄日以內侵簒弒因之屢作於是楚商臣弒頵（文元年）齊商人弒舍（文十四年）宋弒杵臼

（文十六年）齊弒商人（文十八年）魯弒子赤莒弒庶其（皆十八年）晉弒夷皋（宣二年）鄭弒君夷（宣四年）陳弒平國（宣十年）諸夏亡君莫此爲甚魯文厭政甘受侵陵魯宣媚齊遂定君位（宣公齊惠所立）晉於文則不能救於宣則不能討此楚莊所爲得崛起南服而伸大義於天下也楚有少西之討聖人不得已而與之（宣十一年）是以伐鄭（宣十年）入陳（十一年）戰邲（宣十二年）聖人皆爲之寬其責焉及迺滅蕭（十二年）挑宋（十四年使過宋不假道宋殺楚使楚遂圍宋）憑陵不已則其罪亦已著矣況其僭號不改問鼎周郊（宣三年傳）楚惡本不容誅而楚莊成爲霸也亦以甚諸夏之衰焉故耳唯是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是以魯人不共則徵聘有令楚莊問

鼎則孫滿有辭自定簡以及靈王皆能無惡於諸侯而晉人之盟會諸侯亦屢藉王臣以爲重如文三年王叔桓公會伐楚宣七年王叔桓公盟黑壤之類迺晉之襄靈至於成景徒有繼霸之名陳鄭及魯皆反復於齊楚之間莫之能輯及夫宋及楚平而南北遂有兩分之勢宣十五年鍾儀脩好會宋西門矣成十二年然楚莊既殂楚共少懦魯宣以北鄙之伐而西顧宣十七年盟晉斷道鄭悼以許靈之訴而改圖成五年齊頃以笑客致釁宣十七年事楚側以一矢渝盟成十五年楚北師於是救魯衛而敗齊於鞍成二年朝京師而勝秦麻隧成十三年負芻之執庶幾伯討焉成十五年無如晉厲不君君臣相殺自鄢陵幸勝成十六年而厲亦見弑於欒

春秋集傳〈卷之首　春秋總論　卅三

書矣成十八年晉悼承厲公之烈乃能內脩庶政外禮諸侯伐彭城以討叛臣襄元年盟袁僑以撫新附襄三年城虎牢而齊不敢不至襄二年會蕭魚而楚不能與爭襄十一年復霸之光桓文生色然有服鄭之勳未聞尊王之舉通句吳以病楚豈攘外之良謀五年會吳於戚十年會吳於柤奪鄭險而伐喪詎交鄰之義舉襄二年滅偪陽以與宋其仁安在襄十年盟林父而立剽於義何居襄十四年邢丘會而大夫專襄八年遷延師而大夫惰襄十四年晉悼亦豈足多乎悼既終而平繼溴梁君若贅斿何足怪與襄十六年且國政之在大夫爲漸久矣魯宣之立仲遂弒也文十八年東門之逐行父專也宣十八年行父見執僑如賂也成十

六年邢丘之會公在晉而季孫盟矣其在晉也則趙盾專而靈公弒矣胥童幸而三郤誅矣欒書張而州蒲執矣其他則鄭穆立於歸生宣四年宋平弱於蕩澤成十五年鄭僖瘧於子駟襄七年陳哀逃於二慶同上衛獻逐於孫甯襄十四年齊光脅於崔杼襄十年郟敖殤於子圍昭元年晉悼號稱有爲且倒太阿而授之柄焉其自傷不既多乎是故溴梁之盟荀偃怒也臧紇之奔三桓比也襄二十三年欒盈之錮士匄讐也陳黃之出二慶偪也襄二十年陳黃奔二十一年欒盈奔亦繼此而崔杼弒光矣襄二十四年甯喜弒剽矣二十六年始雖有圍齊之師襄十八年澶淵之會襄二十年而後乃不免朝歌受伐二十三年曲沃稱戈即欒氏平不知

春秋集傳〈卷之首　春秋總論　卅四

鑿爲林父而執衛君是以專祿周旋示六卿法也二十六年納齊賂而立景公是以狥利忘義致大夫弒也二十五年西門之盟楚先晉歃二十七年楚美君哉之令尹昭元年盟號魯賦式微於襄公二十九年且齊方爲王城郟二十四年傳而晉惟夏肄之屏二十九年蔡方以子弒父三十年而會惟宋災之故同上晉之不爲盟主不亦宜哉晉霸既衰楚虔滋橫滅陳滅蔡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莫或爲難迺至投龜詬天謂區區而不予畀十年稔惡乃斃乾谿昭十三年棄疾代之焰方稍熄而吳又興而弱楚矣齊景有代興之志而行事錯亂顛倒納燕款不勝其賂昭六年唁魯昭不實其言昭二十五年王室多難置若罔聞供役城周

高張後至(昭三十二年)迺復黨衛輒以拒父(哀三年)助范氏之叛君(定十四年)徒用齊莊之故智多內嬖而不立其子重賦斂以自遠其民更蹈齊桓之覆轍故姜氏之變而田景公爲階之禍也周靈景處式微之日無戒懼之心鑄無射惟樂之從鑄大錢惟利之聚(見周語)殺佞夫而兄弟之愛薄(襄三十年)寵賓起而後嗣之禍延(昭二十二年)悼敬之閒周分爲二若匪晉頃定之力其禍亂甯可弭哉晉頃定能卹宗周宜霸業之可振矣然定難遲之五年之久而城周猶待天子之命而且南面當尊(魏舒)大夫專執(韓不信執宋仲幾定公元年事)何其怠且倨與故春秋書之無美辭誠非沒人善也魯昭數世棄民一朝逞

忿忠言逆耳識淺謀輕不唯見逐於强臣抑且委牽於從者其不能如鄭突衛衎之復歸必矣然而齊晉之臣實與意如聲勢相倚欲納之者雖有宋衛君臣亦惡勝季孫之賄賂乎定公立於季氏陪臣旋執國命桓子徵家隸之禍庶幾稍輯以奉公於是孔子見用國勢漸張(定十年)而處父簧鼓於中齊人抗之於外彼婦出走孔子以周流終老而三家不臣如故矣定哀之際楚以子常專利而唐蔡叛(定四年)晉以六卿交軋而國勢分(定十三年)齊以田鮑比周而公室危(哀六年)强臣柄國所在而然而句吳乃得以伐楚入郢(定四年)勝齊艾陵(哀十一年)盟晉黃池(哀十三年)霸國之餘皆爲吳弱而於

越又以入吳春秋乃絕筆於獲麟不忍再續矣要之禍亂之尋有三道焉一則曰繼嗣之禍自閨門也一則曰强臣之禍自朝廷也一則曰戎狄之禍由中國也魯惠娶仲子而桓公弑隱莊王嬖姚氏而子頽伐王衛莊惑嬖妾而州吁弑桓魯文嬖敬嬴而東門弑赤齊桓好內而六子爭齊昭替嫡而舍不君齊景多寵而子荼死鄭莊無嫡而昭厲爭宋平寵棄而子痤殺此皆並后之害也莊王寵子克而黑肩謀弑(桓十八年)惠后愛子帶而狄隗閒王齊僖寵弟年而無知弑襄楚成立子職而商臣弑父莒紀愛季佗而紀公見弑黎比廢庚輿而庚輿逆行宋穆逐子馮而生亂景王

寵子朝以啓爭他若陳佗衛剽負芻陳黃皆以寵而亂國也鄭段秦鍼王弟佞夫皆以寵而自亡也此匹嫡易樹子之害也晉獻烝齊姜生申生嬖驪姬申生死晉國大亂衛宣烝夷姜生急子納宣姜急子殺衛幾滅亡魯桓不能正文姜身死於齊魯莊溺孟任生子般不能正哀姜而般閔繼弑齊莊外淫死於崔氏陳靈外淫死於少西齊懿奪臣妻死於竹林蔡景納芊氏而子般殺父楚平納嬴氏而伍員入郢此則瀆倫鳥獸行之害也凡此皆繼嗣之禍自閨門也子羽專兵鍾巫之禍本也慶父專伐武闈之亂基也仲遂專政子赤所由死也意如柄國昭公所由逐也遂事

而伐莒襄二十五年莊公弒矣無故而侵崇宣元年桃園肇也君
臣相斬子家弒夷偪而不討欒書弒厲子駟當國髡頑卒
不可知令尹無儀郟敖終不以疾蓋自費伯城郎大夫已
有專兵之漸豫盟邾翼八臣已有遂事之行二事皆隱元年自後
而君不能制愈無顧忌焉祭伯來朝王臣之私交於下也
隱元年友葬原仲內臣之私交於外也莊二十七年結盟齊宋大
夫遂會盟矣莊十九年季畂叔牙大夫專刑殺矣莊三十二年以大
夫盟諸侯自晉士縠文二年以大夫會大夫自晉趙盾文八年
大夫而上盟天子之臣自翟泉也僖二十九年大夫而兼統諸
侯之師由棐林也宣元年諸侯既盟而大夫又盟自雞澤也

襄三年諸侯不行而大夫命政自邢丘也諸侯咸在而大夫
自盟於溴梁也諸侯不在而大夫專執於成周也叔弓圍
費陪臣謀大夫矣昭十三年定公侵鄭陪臣執國命也定六年其
上委之其下專之其前行之其後效之下移之漸理勢然
也此則强臣之禍自朝廷也楚丘伐王使衛無人焉狄所
以入衛也入衛閔二年獻舞止息嬀息有怨矣荊所以敗蔡也
莊十年陳穆爲齊之盟既引楚而親之僖十九年宋襄鹿上之盟
又推楚而上之于盂見執非其所自取乎俱僖二十一年襄王以
狄伐鄭既昵狄而伻之僖二十四年夏狄隗婦怨無終又怨狄而
挑之天王出居非其所自致乎二十四年冬温見滅於狄燕子
背天王僖十年王敗績於戎劉康欺大國成元年楚二卿結怨
巫臣晉用是通吳以病荊見成七年傳楚囊瓦取賄蔡侯吳因
之救蔡而入郢魯嘗以楚伐齊卒至匱盟之辱成二年齊欲
以吳伐魯反致艾陵之師宋爲弭兵之謀西門衷甲晉建
通吳之策後歃黃池晉以白狄伐秦宣八年秦亦以白狄伐
晉成九年吳以舒鳩誘楚楚亦以於越病吳蓋貪功於一時
以藉外夷之力又復無以自悲而啓戎狄之心棄親暱而
近豺狼忘其將反噬也他若齊治萊夷晉治鮮虞皆務廣
地以自雄耳非攘外之義也此皆夷狄之禍自中國也夫
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昔先王制爲禮樂政刑用

之以惇庸命討自冠昏喪祭以暨於朝聘會同自經理井
田以及夫田役軍賦皆莫不有一定之制上下之差惟正
之供不易之守是蓋百世可守以禍亂無自而生者也迺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交作先王之禮棄若弁髦而苟且功
利之圖乃深入於人心不可救藥故冠者成人之始也魯
襄年十二耳以晉侯可冠之言而遂假鐘磬於衛成之廟
襄八年蔡景許靈皆弱也以楚子陽橋之役而遂强冠以從
金革之事成二年是安可以責成人之道乎昏者人道之始
也而外逆則紀履綸來隱二年內逆則公子翬往桓三年或貴
聘而賤逆文二年聘文四年逆或同姓而爲昏吳孟子之類是豈所以敬

人倫之始乎喪所以慎終逌魯宣未祥而昏(宣元年)衛朔在喪稱爵(桓十三年)內則夫人之喪不赴不祔不爲成喪(如定姒孟子之類)上則天王之喪不奔不使卿不往會葬(平莊僖惠定頃靈皆不葬)外則鄰國之喪或親奔送葬或置若罔聞是不哀死而偕其生也祭所以追遠乃嘗以災餘(桓十四年)再烝見瀆(桓八年)吉禘莊公(閔二年)卿卒猶繹(宣八年)是不能先君之廟而無報本之忱也立武宮(成六年)立煬宮(定元年)桓僖不毀廟制踰也郊禘大雩雉門兩觀大路八佾禮樂僭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故魯昭欲逐季氏而公羊謂之曰弒不有由哉治歷明時所以釐工熙績告朔視朔所以尊王親祖乃日食在晦(公羊日書日不書朔食晦日也)歲杪而螽(哀十二年十三年)司歷之過有然閏不告月朔不親視人君棄時甚矣(文公六年十六年)諸侯之述職有常邦交有節所以謹侯度而睦鄰封也天子則不朝而大國或比年再往(如宣之事齊)王臣且下聘而侯國之入聘闕如其邦交也或數會而終睽(如桓之於宋)或屢盟以長亂(如屢書同盟之類)始而十一牢於晉卿(昭二十一年)繼逌百牢於吳子(哀七年)惟不能以禮自強而強大之相役乃至斯甚也先王之取民有制用民有時所以固邦本而豐財用也自齊桓之內政行而先王之制始亂後此而晉有州兵爰田一時並用魯之税畝丘甲田賦相繼而興以工役則城郎(隱九年)城祝丘(桓五

年舉二以例其餘)屢有非時之令築臺(莊三十一年三書築臺)築囿(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恆多不急之營以戰陣則偏伍彌縫於繻葛舍車崇卒於太原(昭元年)以蒐狩則或非其地或非其時以刑辟則晉爲刑鼎鄭鑄刑書而先王之禮樂政刑皆廢然盡矣民財日匱民生日促民力日竭民命日輕國本既搖民志不定國何由而能固也然則春秋之亂甚矣有聖人者作其將何以正之與曰聖人作春秋是乃所以正之也春秋屬辭比事而是非得失之林班乎可考其或微辭示意或則直著譏貶要欲使天下後世之人因文考事而自得其意旨之所存以立天下之大防存人心於不死其大要則在於正倫紀正倫紀所以爲治本也倫紀者禮樂之所由興政刑之所由立也禮義明則上下辨矣上下辨則民志定矣政事脩則財用足矣刑罰正則民心服矣夫是以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夫子之告哀公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又曰夫婦正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而庶物從之矣其即脩春秋之志也夫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春秋魯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歷周十四王（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共二百四十二年（始平王四十九年己未爲魯隱公元年終敬王三十九年庚申爲魯哀公十有四年）其間列國之諸侯繼世赴告在經未赴未書則世次多不可考卽魯史承赴而書猶或失實如平王遠日（隱三年）陳鮑再赴（桓五年）則日月有疑惠王之崩（經在僖八年傳以爲在僖七年）晉惠之卒（經在僖二十四年傳以爲在二十三年）則經傳互異是皆難以確據然非傳經之要務也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則侯國各有史記可知然而見聞異辭則國史已不無闕誤況簡編既闕事難悉考而說經者泥一字之有無以爲是聖人筆削褒貶所存此亦未可以深據矣夫欲論其事之是非必先揆其事之本末欲揆其事之本末必先考其人以詳其世次之先後有闕者無庸附會耳其可考者能不慎爲條析乎舊本列國編年列於各卷之首似於經文間隔且翻閱爲難用效史記年表之例總編其年列於簡端首以歲次以提其綱次列王年尊一統也次魯春秋魯史也次齊次晉次宋皆霸國也次陳蔡衛鄭曹杞滕薛許皆諸夏之國也次邾莒秦楚暨於吳越焉其若燕紀虞虢江黄郳鄖胡沈頓宿之類雖名爵錯見於經而世次則無可考其列國有赴葬不見於經者亦爲闕之其傳有可補則補列之

其經傳有不同者則只以經年爲據其與世系經傳一錯一綜互相參伍學者按圖而索條理秩然是亦研經之一助與

年譜

年	王	魯	齊	晉	宋	陳	蔡	衛	鄭	曹	杞	滕	薛	許	邾	莒	秦	楚	吳	越
己未	周平卌九	魯隱元	齊僖九	晉鄂二	宋穆七	陳桓廿三	蔡宣廿八	衛桓十三	鄭莊廿二	曹桓卅五	杞武廿九				邾克		秦文卌四	楚武十九		
庚申	五十	二	十	三	八	廿四	廿九	十四	廿三	卅六										
辛酉	周平五十一崩	魯隱三	齊僖十一	晉鄂四	宋穆九卒	陳桓廿五	蔡宣卅	衛桓十五	鄭莊廿四	曹桓卅七					邾克					
壬戌	周桓元	四	十二	五	宋殤元	廿六	卅一	十六州吁弑之	廿五	卅八										
癸亥	二	五	十三	六鄂侯奔	二	廿七	卅二	衛宣元	廿六	卅九										
甲子	三	六	十四	晉哀元	三	廿八	卅三	二	廿七	四十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周	四	五	六	七	桓八	九	十	十一
魯	七	八	九	十	隱十一 翬弒之	桓元	二	三
齊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僖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晉	二	三 曲沃武元	哀四 武二	哀五 武三	哀六 曲沃武四	哀七 武五	哀八 武六	哀九 被獲 武七
宋	四	五	六	七	殤八	九	十 督弒之	莊元
陳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桓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蔡	卅四	卅五 蔡宣卒	蔡桓元	二	桓三	四	五	六
衛	三	四	五	六	宣七	八	九	十
鄭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莊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曹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桓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滕	滕侯卒	滕宣元			宣			
薛					獻			
許					莊奔			
邾					克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桓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魯	四	五	六	七	桓八	九	十	十一
齊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僖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晉	晉小子侯元 武八	小子侯二 武九	小子侯三 武十	小子侯四 被弒 武十一	曲沃[illegible] 晉緡元 曲沃武十二	緡二 武十三	緡三 武十四	緡四 武十五
宋	二	三	四	五	莊六	七	八	九
陳	卅七	卅八 陳桓卒	陳佗殺[illegible] 厲元	二	厲三	四	五	六
蔡	七	八	九	十	桓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宣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鄭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莊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鄭莊卒 忽奔
曹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桓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曹桓卒	曹莊元
滕								
薛								
許								
邾					克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三十五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周桓崩	周莊元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桓十六	十七	十八魯桓薨齊	魯莊元
卅一	卅二	卅三齊僖卒	齊襄元	齊襄二	三	四	五
緡五武十六	緡六武十七	緡七武十八	緡八武十九	晉緡九曲沃武二十	緡十武廿一	緡十一武廿二	緡十二武廿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莊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陳厲卒	陳莊元	二	三	陳莊四	五	六	七陳莊卒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十九	二十蔡桓卒	蔡哀元	二
十九衛宣卒	衛惠元	二	三	衛惠四奔黔牟立元	惠五牟二	惠六牟三	惠七牟四
鄭厲元	二	三	四厲奔昭入元	鄭厲五昭二	厲六昭三昭弒	厲七亹元被弒	厲八儀元
二	三	四	五	曹莊六	七	八	九
			許穆復國元	許穆二	三	四	五
				邾克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三十六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五	六	七	八	周莊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魯莊六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齊襄十	十一	十二無知弒之	無知殺桓元
緡十三武廿四	緡十四武廿五	緡十五武廿六	緡十六武廿七	晉緡十七曲沃武廿八	緡十八武廿九	緡十九武三十	緡二十武卅一
十八宋莊卒	宋閔元	二	三	宋閔四	五	六	七
陳宣元	二	三	四	陳宣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蔡哀七	八	九	十
惠八牟五	惠九牟六	惠十牟七	惠十一牟八	衛惠十二牟死	十三	十四	十五
厲九儀二	厲十儀三	厲十一儀四	厲十二儀五	陳厲十三儀六	厲十四儀七	厲十五儀八	厲十六儀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曹莊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	七	八	九	許穆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邾克			
			楚文	楚文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十三	十四	十五周莊崩	周僖元	周僖二	三	四會	五周僖崩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魯莊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	五始伯	齊桓六	七	八	九
緡廿一武卅二	緡廿二武卅三	緡廿三武卅四	緡廿四武卅五	晉緡廿六曲沃卅六	緡廿六武卅七	晉武卅八幷晉	卅九晉武卒
八	九	十萬弒之	宋桓元	宋桓二	三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陳宣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一爲楚虜	十二	十三	十四	蔡哀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衛惠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厲十七儀十	厲十八儀十一	厲十九儀十二	厲二十儀十三	鄭厲廿一殺儀	廿二	廿三	廿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曹莊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許穆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邾克		邾克卒	邾瑣元
				楚文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周惠元	二穨叛王出	三	四鄭靖亂	周惠五	六	七	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魯莊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齊桓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晉獻元	二	三	四	晉獻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九	宋桓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陳宣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十九	二十	蔡穆元	二	蔡穆三	四	五	六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衛惠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衛惠卒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鄭厲卒	鄭文元	二	三	四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曹莊三十	卅一曹莊卒	曹羈奔曹僖元	二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許穆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二	三	四	五	邾瑣六	七	八	九
	楚文卒	楚堵敖元	二	楚堵敖三	楚成元	二	三

癸丑	九	廿六	十八	九	十四	廿五	七	衛懿元	五	三	三十	十	四
甲寅	十	廿七	十九	十	十五	廿六	八	二	六	四	卅一	十一	五
乙卯	十一	廿八	二十	十一	十六	廿七	九	三	七	五	卅二	邾瑣卒十二	六
丙辰	十二	廿九	廿一	十二	十七	廿八	十	四	八	六	卅三	邾文元	七
丁巳	周惠十三	魯莊三十	齊桓廿二	晉獻十三	宋桓十八	陳宣廿九	蔡穆十一	衛懿五	鄭文九	曹僖七	許穆卅四	邾文二	楚成八
戊午	十四	卅一	廿三	十四	十九	三十	十二	六	十	八	卅五	三	九
己未	十五	卅二 魯莊薨 般卒	廿四	十五	二十	卅一	十三	七	十一	九 曹僖卒	卅六	四	十
庚申	十六	魯閔元	廿五	十六	廿一	卅二	十四	八	十二	曹昭元	卅七	五	十一

辛酉	十七	二 慶父弒之	廿六	十七	廿二	卅三	十五	九 狄滅之 衛戴立	十三	二	卅八	六		十二
壬戌	十八	魯僖元	廿七	十八	廿三	卅四	十六	衛戴卒 衛文元	十四	三	卅九	七	秦穆	十三
癸亥	十九	二	廿八	十九	廿四	卅五	十七	二 城楚邱	十五	四	四十	八		十四
甲子	二十	三	廿九	二十	廿五	卅六	十八	三 城楚邱畢	十六	五	四十一	九		十五
乙丑	周惠廿一	魯僖四	齊桓三十	晉獻廿一	宋桓廿六	陳宣卅七	蔡穆十九	衛文四	鄭文十七	曹昭六	許穆四十二卒	邾文十		楚成十六
丙寅	廿二	五	卅一 會首止	廿二	廿七	卅八	二十	五	十八	七	許僖元	十一		十七
丁卯	廿三	六	卅二	廿三	廿八	卅九	廿一	六	十九	八	二	十二		十八
戊辰	廿四	七	卅三	廿四	廿九	四十	廿二	七	二十	九 曹昭卒	三	十三		十九

春秋集傳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四十一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七	六	五	周襄四	三	二	周襄元	廿五周惠崩
十五	十四	十三	魯僖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卌一	卌	卅九	齊桓卅八	卅七	卅六	卅五會葵丘	卅四
六	五	四	晉惠三	二	卓弒晉惠元	廿六晉獻卒奚齊卒	廿五
六	五	四	宋襄三	二	宋襄元	卅一宋桓卒	三十
三	二	陳穆元	陳宣卌五卒	卌四	卌三	卌二	卌一
蔡莊元	廿九蔡穆卒	廿八	蔡穆廿七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衛文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廿八	廿七	廿六	鄭文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八	七	六	曹共五	四	三	二	曹共元
十一	十	九	許僖八	七	六	五	四
廿一	廿	十九	邾文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秦穆戰韓原							
廿七	廿六	廿五	楚成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春秋集傳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四十二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十五	十四	十三	周襄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廿三	廿二	廿一	魯僖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六	五	四	齊孝三	二	齊孝元無虧死	卌三齊桓卒	卌二
十四惠卒懷立	十三	十二	晉惠十一	十	九	八	七
十四宋襄卒	十三	十二	宋襄十一	十	九圖伯	八	七
十一	十	九	陳穆八	七	六	五	四
九	八	七	蔡莊六	五	四	三	二
廿三	廿二	廿一	衛文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卅六	卅五	卅四	鄭文卅三	卅二	卅一	三十	廿九
十六	十五	十四	曹共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杞成卒							
				滕嬰齊執			
十九	十八	十七	許僖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廿九	廿八	廿七	邾文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秦穆				
卅五	卅四	卅三	楚成卅二	卅一	三十	廿九	廿八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七	八	九	十 齊孝卒
晉懷死晉文元	二	三	四
宋成元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廿四	廿五 衛文卒	衛成元	二
卅七	卅八	卅九	四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杞桓元	二	三	四
三十	卅一	卅二	卅三
三十	卅一	卅二	卅三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四十三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周襄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魯僖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齊昭元	二	三	四
晉文五 霸	六	七	八
宋成五	六	七	八
陳穆十六 卒	陳共元	二	三
蔡莊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衛成三 奔 叔武攝	四 叔武守	五 衛成歸	六
鄭文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曹共廿一	廿二	廿四	廿四
杞桓五	六	七	八
許僖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邾文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莒茲丕			
秦穆			
楚成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卅二	卅三 魯僖卒	魯文元	二
五	六	七	八
九 晉文卒	晉襄元	二	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	五	六	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七	八	九	十
四十五 鄭文卒	鄭穆元	二	三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八	卅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商臣弒之	楚穆元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四十四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周襄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魯文三	四	五	六
齊昭九	十	十一	十二
晉襄四	五	六	七 晉襄卒
宋成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陳共八	九	十	十一
蔡莊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衛成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鄭穆四	五	六	七
曹共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杞桓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許僖卅二	卅三	卅四 許僖卒	許昭元
邾文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秦穆			秦穆卒
楚穆二	三	四	五

年	周頃	魯文	齊昭	晉靈	宋昭	陳共	蔡莊	衛成	鄭穆	曹文	杞桓	滕昭	許昭	邾文		秦康	楚穆
辛丑	卅二	七	十三	晉靈元	十七 宋成卒	十二	廿六	十五	八	卅三	十七		二	卌六		秦康元	六
壬寅	卅三 周襄崩	八	十四	二	宋昭元	十三	廿七	十六	九	卅四	十八		三	卌七		二	七
癸卯	周頃元	九	十五	三	二	十四	廿八	十七	十	卅五 曹共卒	十九		四	卌八		三	八
甲辰	二	十	十六	四	三	十五	廿九	十八	十一	曹文元	二十		五	卌九		四	九
乙巳	三	十一	十七	五	四	十六	三十	十九	十二	二	廿一		六	五十		五	十
丙午	四	十二	十八	六	五	十七	卅一	二十	十三	三	廿二		七	五十一		六	十一
丁未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十八 陳共卒	卅二	廿一	十四	四	廿三		八	五十二 邾文卒		七	十二 楚穆卒
戊申	六 周頃崩	十四	二十 齊昭卒 舍元	八	七	陳靈元	卅三	廿二	十五	五	廿四		九	邾定元		八	楚莊元

年	周匡	魯宣	齊惠	晉靈	宋文	陳靈	蔡文	衛成	鄭穆	曹文	杞桓	滕昭	許昭	邾定	莒佗	秦共	楚莊
己酉	周匡元	十五	齊懿元	九	八	二	卅四 蔡莊卒	廿三	十六	六	廿五		十	二		九	二
庚戌	二	十六	二	十	九 宋昭弒	三	蔡文元	廿四	十七	七	廿六		十一	三		十	三
辛亥	三	十七	三	十一	宋文元	四	二	廿五	十八	八	廿七		十二	四		十一	四
壬子	四	十八 魯文薨 赤卒	四 歜職弒之	十二	二	五	三	廿六	十九	九	廿八		十三	五	莒紀庶其弒之 佗立	十二 秦康卒	五
癸丑	五	元	元	十三	三	六	四	廿七	二十	十	廿九		十四	六	元	元	六
甲寅	六 周匡崩	二	二	十四 趙盾弒之	四	七	五	廿八	廿一	十一	三十		十五	七	二	二	七
乙卯	周定元	三	三	晉成元	五	八	六	廿九	廿二 鄭穆卒	十二	卅一		十六	八	三	三	八
丙辰	二	四	四	二	六	九	七	三十	鄭靈元 歸生弒之	十三	卅二		十七	九	四	四 秦共卒	九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四十七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三	四	五	六	周定七	八	九	十
五	六	七	八	魯宣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六	七	八	齊惠九	十齊惠卒	齊頃元	二
三	四	五	六	晉成七卒	晉景元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宋文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陳靈十四	十五徵舒弒之	陳成元楚入	二
八	九	十	十一	蔡文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衛成卅五卒	衛穆元	二	三
鄭襄元	二	三	四	鄭襄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文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杞桓卅七	卅八	卅九	四十
				滕昭卒	滕文元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許昭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邾定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五	六	七	八	莒佗九			
秦桓元	二	三	四	秦桓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五	十三	楚莊十四	十五	十六始伯	十七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四十八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周定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魯宣十七	十八魯宣卒	魯成元	二
三	四	五	六	齊頃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晉景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宋文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宋文卒
三	四	五	六	陳成七	八	九	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蔡文二十卒	蔡景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衛穆八	九	十	十一衛穆卒
九	十	十一	十二	鄭襄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廿二	廿三曹文卒	曹宣元	二	曹宣三	四	五	六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杞桓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	五	六	七	滕文八	九	十	十一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許昭三十卒	許靈元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邾定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秦桓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楚莊廿二	廿三楚莊卒	楚共元	二

國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周	十九	二十	廿一 周定崩	周簡元	簡二	三	四	五
魯	三	四	五	六	成七	八	九	十
齊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頃十五	十六	十七 齊頃卒	齊靈元
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景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晉景卒
宋	宋共元	二	三	四	共五	六	七	八
陳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成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	四	五	六	七	景八	九	十	十一
衛	衛定元	二	三	四	定五	六	七	八
鄭	十七	十八 鄭襄卒	鄭悼元	二 鄭悼卒	成元	二	三	四
曹	七	八	九	十	宣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杞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桓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滕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文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許	四	五	六	七	靈八	九	十	十一
邾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定三十	卅一	卅二	卅三
秦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桓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楚	三	四	五	六	共七	八	九	十
吳					乘			

國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周	六	七	八	九	簡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魯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成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魯成薨
齊	二	三	四	五	靈六	七	八	九
晉	晉厲元	二	三	四	厲五	六	七	八 欒弒之
宋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共十三 卒	宋平元	二	三
陳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成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蔡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景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衛	九	十	十一	十二 衛定卒	獻元	二	三	四
鄭	五	六	七	八	成九	十	十一	十二
曹	十五	十六	十七 宣卒子臧	曹成元	成二	三	四	五
杞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桓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滕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文廿四	廿五 滕文卒	滕成元	二
許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靈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邾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定卅八	卅九	四十 邾定卒	邾宣元
莒				莒渠丘卒	黎比元	二	三	四
秦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秦桓卒	景元	二	三	四
楚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共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吳					乘			

己丑	十四周簡崩	魯襄元	十	晉悼元	四	廿七	三十	五	十三	六	六十五	三	二十	二	五	五	十九	
庚寅	周靈元	二	十一	二	五	廿八	卅一	六	十四鄭成卒	七	六十六	四	廿一	三	六	六	二十	
辛卯	二	三	十二	三	六	廿九	卅二	七	鄭僖元	八	六十七	五	廿二	四	七	七	廿一	
壬辰	三	四	十三	四	七	三十陳成卒	卅三	八	二	九	六十八	六	廿三	五	八	八	廿二	
癸巳	周靈四	魯襄五	齊靈十四	晉悼五	宋平八	陳哀元	蔡景廿四	衛獻九	鄭僖三	曹成十	杞桓六十九	滕成七	許靈廿四	邾宣六	莒黎比九	秦景九	楚共廿三	吳乘
甲午	五	六	十五	六	九	二	廿五	十	四	十一	七十杞桓卒	八	廿五	七	十	十	廿四	
乙未	六	七	十六	七	十	三	廿六	十一	五騑弒之	十二	杞孝元	九	廿六	八	十一	十一	廿五	
丙申	七	八	十七	八	十一	四	廿七	十二	鄭簡元	十三	二	十	廿七	九	十二	十二	廿六	

丁酉	八	九	十八	九	十二	五	廿八	十三	二	十四	三	十一	廿八	十	十三	十三	廿七	
戊戌	九	十	十九	十	十三	六	廿九	十四	三	十五	四	十二	廿九	十一	十四	十四	廿八	
己亥	十	十一	二十	十一	十四	七	三十	十五	四	十六	五	十三	三十	十二	十五	十五	廿九	
庚子	十一	十二	廿一	十二	十五	八	卅一	十六	五	十七	六	十四	卅一	十三	十六	十六	三十	吳乘卒
辛丑	周靈十二	魯襄十三	齊靈廿二	晉悼十三	宋平十六	陳哀九	蔡景卅二	衛獻十七	鄭簡六	曹成十八	杞孝七	滕成十五	許靈卅二	邾宣十四	莒黎比十七	秦景十七	楚共卅一卒	吳遏元
壬寅	十三	十四	廿三	十四	十七	十	卅三	十八奔剽立	七	十九	八	十六	卅三	十五	十八	十八	楚康元	二
癸卯	十四	十五	廿四	十五晉悼卒	十八	十一	卅四	獻十九殤元	八	二十	九	十七	卅四	十六	十九	十九	二	三
甲辰	十五	十六	廿五	晉平元	十九	十二	卅五	獻二十殤二	九	廿一	十	十八	卅五	十七	二十	二十	三	四

春秋集傳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國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周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靈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魯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襄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齊	廿六	廿七	廿八齊靈卒	齊莊元	莊二	三	四	五
晉	二	三	四	五	平六	七	八	九
宋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平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陳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哀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蔡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景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衛	獻廿一殤三	獻廿二殤四	獻廿三殤五	獻廿四殤六	獻廿五殤七	獻廿六殤八	獻廿七殤九	獻廿八殤十
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簡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曹	廿二	廿三曹成卒	曹武元	二	武三	四	五	六
杞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孝十五	十六	十七杞孝卒	杞文元
滕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成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許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靈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邾	十八邾宣卒	邾悼元	二	三	悼四	五	六	七
莒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黎比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秦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景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楚	四	五	六	七	康八	九	十	十一
吳	五	六	七	八	遏九	十	十一	十二

春秋集傳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國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周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周靈崩	景元	二	三	四
魯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襄廿九	三十	卅一魯襄薨野卒	魯昭元
齊	六杼弒之	齊景元	二	三	景四	五	六	七
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平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宋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平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陳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哀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蔡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景四十八	四十九般弒之	蔡靈元	二
衛	獻廿九入衛殤十一	獻三十殤十二喜弒之	卅一	卅二	獻卅三卒	衛襄元	二	三
鄭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簡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曹	七	八	九	十	武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杞	二	三	四	五	文六	七	八	九
滕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成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許	四十四	四十五許靈卒楚	許悼元	二	悼三	四	五	六
邾	八	九	十	十一	悼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邾悼卒
莒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黎比卅三	卅四	卅五莒黎比弒[illegible]	莒著丘入元[illegible]
秦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景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楚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楚康卒	郟敖元	二	三	四圍弒之
吳	十三吳遏門巢卒	吳餘祭元	二	三	餘祭四閽弒之	吳夷昧元年	二	三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三十五

國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周	五	六	七	八	景九	十	十一	十二
魯	二	三	四	五	昭六	七	八	九
齊	八	九	十	十一	景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晉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平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宋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平卌	卌一	卌二	卌三
陳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哀卅三	卅四	卅五陳哀縊陳滅	
蔡	三	四	五	六	靈七	八	九	十
衛	四	五	六	七	襄八	九衛襄卒	衛靈元	二
鄭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簡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曹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武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杞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文十四卒	杞平元	二	三
滕	廿五	廿六滕成卒	滕悼元	二	悼三	四	五	六
許	七	八	九	十	悼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邾	邾莊元	二	三	四	莊五	六	七	八
莒	二	三	四	五	著邱六	七	八	九
秦	卅七	卅八	卅九	卌秦景卒	哀元	二	三	四
楚	楚靈元	二	三	四	靈五	六	七	八
吳	四	五	六	七	夷昧八	九	十	十一
越				越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三十六

國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周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景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魯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昭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齊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景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晉	廿六晉平卒	晉昭元	二	三	昭四	五	六晉昭卒	晉頃元
宋	卌四宋平卒	宋元元	二	三	元四	五	六	七
陳				陳惠元復國	惠二	三	四	五
蔡	十一	十二蔡靈殺子死蔡亡		蔡平元復國	平二	三	四	五
衛	三	四	五	六	靈七	八	九	十
鄭	卅四	卅五	卅六鄭簡卒	鄭定元	定二	三	四	五
曹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武廿七卒	曹平元	二	三
杞	四	五	六	七	平八	九	十	十一
滕	七	八	九	十	悼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許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悼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邾	九	十	十一	十二	莊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莒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著邱十四卒	莒庚輿元	二	三
秦	五	六	七	八	哀九	十	十一	十二
楚	九	十	十一	楚十二靈弒比立棄疾殺之	平元	二	三	四
吳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夷昧十六	十七吳夷昧卒	吳僚元	二
越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周景廿五崩王室亂	周敬元出子朝立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魯昭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魯昭孫齊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齊景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二	三	四	五	晉頃六	七	八	九
八	九	十	十一	宋元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宋元卒
六	七	八	九	陳惠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六	七	八蔡哀卒	蔡朱奔悼元	蔡悼二	三蔡悼卒楚	蔡昭元	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衛靈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六	七	八	九	鄭定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曹平卒	曹悼元	二	三	曹悼四	五	六	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杞平十六	十七	十八杞平卒	杞悼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滕悼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止弑之	許斯元	二	許斯三	四	五	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邾莊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四	五	六	七	莒庚輿八	九莒庚輿奔郊入	莒郊元	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秦哀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五	六	七	八	楚平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六	吳僚七	八	九	十
				越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四王入成周子朝奔	五	六	七	周敬八	九	十	十一
廿六魯昭居鄆	廿七	廿八	廿九	魯昭三十在乾侯	卅一	卅二魯昭薨乾侯	魯定元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齊景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晉頃十四卒	晉定元	二	三
宋景元	二	三	四	宋景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陳惠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三	四	五	六	蔡昭七	八	九	十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衛靈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十四	十五	十六鄭定卒	鄭獻元	鄭獻二	三	四	五
八	九曹悼卒	曹聲元	二	曹聲三	四	五曹聲卒	曹隱元
二	三	四	五	杞悼六	七	八	九
廿三	廿四	廿五滕悼卒	滕頃元	滕頃二	三	四	五
					薛獻卒	薛襄元	二
七	八	九	十	許斯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邾莊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三	四	五	六	莒郊七	八	九	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秦哀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十三楚平卒	楚昭元	二	三	楚昭四	五	六	七
十一	十二光弒之	吳闔閭元	二	吳闔閭三	四	五	六
				越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五十九

國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周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殺子朝	敬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魯	二	三	四	五	定	六	七	八	九
齊	卌	卌一	卌二	卌三	景	卌四	卌五	卌六	卌七
晉	四	五	六	七	定	八	九	十	十一
宋	九	十	十一	十二	景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陳	廿二	廿三	廿四 陳惠卒	陳懷元	懷	二	三	四 陳懷卒	陳閔元
蔡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衛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靈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鄭	六	七	八	九	獻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鄭獻卒
曹	二	三	四 曹隱卒	曹靖元	靖	二	三	四 曹靖卒	曹陽元
杞	十	十一	十二 杞悼卒	杞隱弒僖元	僖	二	三	四	五
滕	六	七	八	九	頃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薛	三	四	五	六	襄	七	八	九	十
許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斯	十九 鄭滅之	許元元復國	二	三
邾	廿三	廿四 邾莊卒	邾隱元	二	隱	三	四	五	六
莒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郊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秦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哀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秦哀卒
楚	八	九	十 奔隨	十一 復國	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吳	七	八	九 入郢	十	闔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越				越入吳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秋列國編年總譜　六十

國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周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敬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魯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定	十四	十五 魯定卒	魯哀元	二
齊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景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定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宋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景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陳	二	三	四	五	閔	六	七	八	九
蔡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昭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靈	卅九	卌	卌一	卌二 衛靈卒 蒯聵入戚
鄭	鄭聲元	二	三	四	聲	五	六	七	八
曹	二	三	四	五	陽	六	七	八	九
杞	六	七	八	九	僖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滕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薛	十一	十二	十三 薛襄卒	薛比元弒	惠	元	二	三	四
許	四	五	六	七	元	八	九	十	十一
邾	七	八	九	十	隱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莒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郊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秦	秦惠元	二	三	四	惠	五	六	七	八
楚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昭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吳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闔閭	十九 卒	吳夫差元	二 報越大椒	三
越					句踐	敗吳		越滅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周敬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三	四	五	六	魯哀七	八	九	十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齊景卒	齊荼元陳乞弒之	齊悼元	二	三	四齊悼卒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晉定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宋景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陳閔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廿七	廿八蔡昭弒	蔡成元	二	蔡成三	四	五	六
衛出元	二	三	四	衛出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鄭聲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曹陽十四	十五曹國亡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杞僖十八	十九杞僖卒	杞閔元	二
廿二	廿三滕頃卒	滕隱元	二	滕隱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薛惠九	十	十一	十二薛惠卒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許元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邾隱十九滅於魯	二十邾隱復	邾子革元隱奔	以後不具考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莒郊卅一	卅二		
九秦惠卒	秦悼元	二	三	秦悼四	五	六	七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楚昭卒	楚惠元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吳夫差八	九	十	十一
越復封				越句踐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獲麟
齊簡元	二	三	四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七	八	九	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四		
三	四	五	六
七滕隱卒	以後不具考		
以後難考			
二十	廿一	廿二許元卒	
八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入吳	

諸國興廢 依林堯叟括例始末

周 姬姓帝嚳之子棄為農官堯封之於有邰是為后稷及夏之衰稷子不窋失其官而竄於西戎至公劉而自戎遷豳至太王避狄難又自豳遷岐乃改號周太王子王季始受命為方伯子文王為西伯遂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傳及幽王為犬戎所殺幽王子平王東遷洛邑而棄西州之地於秦平王四十九年為魯隱公元年春秋於是託始歷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凡十四王敬王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春秋終後五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文王子武王弟周公之後周公之子伯禽始封於魯國於少皡之墟北踰汶而望岱山西踰濟東包蒙山南撫淮夷實禹貢徐州之境都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凡今兗州府及東平濟甯沂州海州皆魯地也魯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子隱公息姑元年春秋託始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凡十二公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終其二百四十二年自哀公而下凡九君二百二十三年而頃公讎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神農之裔四岳之後商末太公望為周文武師佐武王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初都薄姑後徙都臨淄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今山東青州濟南等府及德州滄州高唐臨清泰安等州大抵皆其地也齊僖公祿父之九年為魯隱公元年至簡公之四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其後三君一百單一年齊康公卒姜氏絕田和篡齊有其國

晉 姬姓侯爵出武王少子唐叔虞之後成王封叔虞於唐曰唐侯其子燮遷於晉水之上乃改號晉國在大夏實沈之墟禹貢冀州之野居太原今翼城縣後又徙居新絳今絳縣在今山西太原平陽等府大抵皆其地也晉鄂侯二年為魯隱公元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兼翼至晉定公午三十一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其後又六世而其臣魏斯韓虔趙籍三分晉地遷晉君靜公俱酒為家人

宋 子姓公爵微子之後初微子見紂無道遂抱祭器遜之荒野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於殷以存商祀武王崩成王立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誅之乃更求微子得之而封於宋為宋公修商禮物作賓王家都於商丘今河南歸德府地在禹貢徐州之野今河南歸德江南徐州皆宋地也宋穆公和之七年當魯隱公元年及宋景公三十六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六世二百單七年而齊楚魏共滅其國

陳 嬀姓侯爵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之裔孫閼父為周陶正能利器用武王賴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祀以備三恪是為胡公其地在太皞之墟都宛丘為禹貢豫州之野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今河南陳州即其地也自胡公傳申公十世至桓公鮑之二十三年當魯隱公元年其後至魯昭公八年陳哀侯之三十五年卒而國為楚靈所滅及魯昭公十三年楚平乃復封陳陳惠公復國至陳閔公二十一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趙滅陳

蔡 姬姓侯爵周文王子叔度之後初武王使弟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蔡惑於武庚而流言以搖周公周公避居東都乃知流言所自起成王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以歸管蔡遂及武庚叛成王乃命周公東征滅殷辟管叔囚蔡叔蔡叔之子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己卿士叔卒乃命諸成王而封之蔡其地在今河南汝甯府上蔡縣為禹

貢豫州之野後九世孫蔡宣公之二十八年為魯隱公元年至魯昭公十一年蔡靈侯為楚所滅十三年楚平復封蔡蔡平公復國至蔡成公十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三十四年而滅於楚

衛 姬姓侯爵周文王子康叔封之後武王封康叔於衛都朝歌本商紂之舊都其後又并有邶鄘地在禹貢兗冀二州之間為顓頊氏之墟今河南衛輝彰德及大名等府及山東東昌濮州皆其地也衛桓公之十三年為魯隱公元年及魯閔公二年衛懿公為狄所滅次年文公立自漕徙於楚丘後又遷帝丘而朝歌之地入於晉至衛出公十二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十一世聲公之子速自貶稱侯速孫嗣君更貶號稱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滅之廢其君為家人

鄭 姬姓伯爵周厲王少子友之後宣王以母弟懿親封弟友於鄭本在西周畿內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咸林是也幽王之亂友寄帑於虢檜之間遂兼取檜虢之地而施舊號焉都於滎陽是為新鄭其地本火正祝融之墟北濱大河西及嵩嶽東有中牟圃田今河南開封之鄭州即其地也王子友死於犬戎之難謚為桓公子武公掘突孫莊

公寤生世爲周卿士莊公二十二年爲魯隱公元年及鄭聲公二十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一百單四年而韓侯滅其國

曹 姬姓伯爵周文王子叔振鐸之後武王封振鐸於曹在禹貢兗州之野都定陶今山東曹州即其地也叔振鐸十世孫曹桓公終生之三十五年爲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八年曹伯陽之十五年爲宋所滅

杞 姒姓侯爵夏后氏之後武王克商求夏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杞以脩夏禮物先儒謂河南開封府雍丘縣是其地也雍丘即今之杞縣後遷緣陵又遷淳于淳于即州國也州公自棄其國而奔魯杞蓋因有其地但淳于在城陽近莒郯淮夷間去雍丘甚遠杞不應越千里而遷此大抵杞國在今山東沂莒二州之間耳杞武公之二十九年爲魯隱公元年至杞閔公之六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杞本侯爵後降稱伯因用夷禮又降稱杞子

滕 姬姓本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魯隱公十一年滕宜公朝魯始見於經稱滕侯後降稱滕子魯哀公十一年

滕隱公卒後難詳考後六傳而滅於宋或曰滅於齊

薛 任姓本侯爵奚仲之後也魯隱公十一年薛獻公朝魯始見於經稱薛侯後降稱薛伯魯哀公十年薛惠公卒後難具考其後世蓋滅於齊

許 姜姓男爵堯時四岳之後武王封其裔孫文叔於許今河南許州即其地也許小而偪於鄭南附於楚其後數遷魯定公六年鄭人滅之而許元公復國及元公之子結之元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其後未詳所終

邾 曹姓子爵俗雜東夷陸終氏第五子晏安之後也曹挾初封爲附庸地在魯之東南邾儀父始受王命進爵爲子後九世邾桓公革之六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其後又改號鄒後及魯俱滅於楚○先儒以今兗州府鄒縣爲邾國之地此恐末的大約邾國在淮沂莒海之間後益爲魯所遷而在鄒耳

莒 嬴姓子爵俗雜東夷與秦同祖武王封茲輿期於莒今山東莒州是也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丕父始見於春秋莒共公庚輿而後微不復見其後四世而楚滅之

秦 嬴姓伯爵伯益之後伯益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牧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在今陝西之秦州是其地也其後秦仲爲宣王大夫伐西戎死之及犬戎滅周秦襄公與諸侯共立平王平王乃命襄公爲諸侯使逐犬戎曰能逐犬戎盡有西周之地秦出是遂強大徙都咸陽秦文公四十四年爲魯隱公元年秦悼公十一年當魯哀十四年後九世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度孝公之子惠文遂僭稱王至始皇而併有天下

楚 芊姓子爵祝融之後其弟曰吳回生陸終陸終少子季連之裔孫鬻熊爲文武師成王時乃封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荆今湖廣枝江縣是也其後徙郢更號楚郢今之安陸府也後五世而熊通僭稱武王熊通之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及楚惠之八年爲魯哀公十四年後與秦齊燕趙韓魏號曰七雄十一世至負芻而滅於秦

吳 姬姓子爵傳又云伯爵初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日哀周勢日盛季歷之子文王生有聖德於是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泰伯遂與仲雍逃之荆蠻泰伯居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歸之遂爲句吳君長泰伯卒無子仲雍嗣立順吳之俗以撫羣蠻鮮通中國及魯成公六年吳子乘始見於經後及夫差十五年

當魯哀公十四年又後八年而爲越所滅

越 姒姓子爵夏少康之後別封於越都諸暨今浙江紹興之地是也越自無余始强昭公五年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越允常之子句踐遂滅吳後四世至無彊伐楚兵潰遂爲楚所滅

以上諸國朝聘會盟征伐交見於經與春秋相終始其世次系可考見於年譜吳越之先世次亦無考而春秋實以吳越終故併見於前其有罕見於經及未幾而先滅及世次無可考者則更類紀於左

北燕 姬姓伯爵召公奭之後封於薊上今京師之地古舜分幽州之野也召公九世至燕惠公六世孫穆公之七年實魯隱公元年及獻公十七年當魯哀公十四年後僭稱王凡六世至燕王喜而滅於秦

紀 姜姓侯爵地在東莞劇邑今山東萊州也爲齊所滅

虞姬姓公爵仲雍之曾孫周章君吳其弟曰虞仲武王求而封之夏墟地在今山西太陽十二世而晉獻公襲虞滅之

虢此西虢也姬姓公爵虢仲之後虢仲虢叔皆文王母弟也虢叔後爲東虢先滅於鄭其西虢在今河南之陝州周室東遷虢公忌父林父爲周卿士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遂滅之

小邾曹姓邾挾之後夷父顏之子友別封於郳爲附庸地在今海州昌慮郳黎來始朝於魯其後佐齊桓征伐乃以王命進爵爲小邾子

隨姬姓侯爵未詳始封地在今湖廣隨州國小而近楚自速杞之敗而世附於楚

徐嬴姓子爵於西周時嘗僭稱王其後乃日衰弱地在今江南邳州齊桓公時嘗佐桓伐楚後爲吳人所滅

南燕姞姓未詳封爵地近衛齊間後不知所終

息媯姓滅於楚　巴　夔皆近楚　穀　鄧曼姓　舒鳩　黃　江二國嘗會盟於

齊桓　道　柏　弦　羅　那　舒庸　庸　麇　頓　沈

舒郤　厲　賴　唐　戎蠻　鄖　權　絞　蓼　六

貳　軫　英氏　桐　胡以上諸國皆滅於楚其封國所始多不可詳羣舒種類不一惟英六乃皋陶庭堅之後也　申姜姓侯爵四嶽之後滅於楚

荀亦作郇文王之後　賈　霍蓋霍叔之後　魏畢公高之後　韓武王之後　耿

冀皆中國之滅於晉者　白狄　赤狄種類不一　肥　鼓　潞　鮮虞　甲氏

留吁　陸渾此皆戎狄之國之滅於晉者　溫本王畿內蘇子之國後滅於狄王以其地賜晉文公　原亦畿內之國王以賜晉

梁　芮皆滅於秦　滑伯爵滅於秦地入於周鄭　崇近秦之國　鄀近楚國爲秦所遷

萊　譚　遂　盧　夷　鄣皆滅於齊　郕姬姓伯爵國在齊魯之間後未知所終蓋亦併於齊　郭

宿男爵爲宋所遷後遂鮮見　蕭宋別封附庸爲楚所滅地入於宋　偪陽吳宋間國晉滅之地入於宋

鄅邾宋間附庸　巢滅於吳

向姜姓滅於莒後其地入魯　極　郜　鄟皆滅於魯　須句風姓滅於邾後其地入魯　顓臾魯附庸

鄫滅於莒其地後入於魯　鄋瞞長狄侵魯見敗後其類遂滅亡

邢姬姓侯爵今廣平邢臺滅於衛其地後入於晉

戴滅於鄭

州公爵出奔國亡地入於杞

項近楚國齊徐滅之或曰魯滅　邿嘗來朝魯其國未詳所在不知所終　郯子爵今郯城縣地少皞之後未

詳所終　介　根牟　葛　牟皆東夷國嘗朝於魯

黎國近晉衛爲狄所滅後晉復封黎　焦近晉　揚　夷國近齊魯　密　郝　姒　辱

房　任諸國皆小未詳所終

凡　祭　單　劉　甘　周　召　毛皆畿內之國

列國春秋世次相承見於編年總譜矣其輿地所在則略見於分壤圖說惟是分封所由始及兼併所終則非圖譜所能載故復述此諸國廢興以附於年譜之後其已詳於譜者茲不復述而譜所不及載者亦於此并見焉

春秋災變總說

天道遠矣冥漠者不言之表然而變化云為吉事有祥是故書言降格詩詠十月之交伊洛竭而夏亡河漳絕而商滅岐山崩而周微古今所記不可誣也災祥之見無世無之而或則咎徵屢見國以治安或且上瑞駢臻國以危滅乂或者休咎維呈莫知所適此何故與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夏書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蓋人者天地之心參為三才氣息實有以相通者天之所為人不能強人之所造天不克違故順德所感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嘉瑞彰焉凶德所

感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邪慝起焉見瑞而荒瑞妖孽也遇災而懼災吉祥也古聖人事天如事親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惕厲奉承反躬惟恐失墜是以禨祥變異史冊畢書天則何心惟人自勵也若迺視日月之薄食信為天有常行覩寒燠之違時謂適然之氣數則是矯誣上天罔可念聽以肆然民上而災禍隨之不可追矣感召之微各以類應理有固然然或者執一說以相求謂天道如斯不爽也我不敢知知以敬承之卽天心之仁愛矣董子春秋繁露劉向洪範五行其說災變詳矣而先儒或不取焉謂其為已泥也或問春秋繁露如何朱子曰尤延之以此書為偽某看來不是董子之書茲用撮

春秋經傳所書日食星變及寒燠雨暘之忒山川動植之祥列為橫表使君子觀其概焉於二百四十二年禍亂所趨江河日下則天地與人順逆之符大略於斯可睹噫其唯聖人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凡物將至有兆必先非聖人孰能於不言之表而默契焉者乎

春秋日食凡三十六　星變五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左傳曰星也　震二一以不時一以誅慝　雨雪四一以震而後雪三以不時　雹三為災　大水九　無冰三　不雨七僖公二年三年每時一書文公不雨者三皆歷時總書　大旱一　火災十二　隕霜之變二一當殺不殺一未可殺而殺　螽螟十五　羽毛蟲豸之變五獲麟亦災變也　饑三無麥苗無麥禾各

一　山崩二　地震五　雨木冰一

其餘傳所他考不書於經者不在此數

	己未 隱元年	辛酉 三年	癸亥 五年	甲子 六年	丙寅 八年	丁卯 九年	庚午 桓元年
日食 星變		二月己巳日食					
霜雪震雹 寒燠水火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秋大水
鳥獸蟲螟 神怪妖異	傳 八月有蜚		螟		九月螟		
饑歉				傳 京師饑			
山川崩溢 地震							

壬申三年	七月壬辰朔日食既			有年	
甲戌五年			螽		
丁丑八年		冬十月雨雪			
壬午十三年		夏大水			
癸未十四年		春正月無冰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丙戌十七年	十月朔日食				
癸巳莊六年			螟		
甲午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 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		無麥苗	
乙未八年			傳 鄭蛇鬬於門		
戊戌十一年		秋宋大水			
甲辰十七年			春多麋		
乙巳十八年	三月日食		秋有蜮		
丁未二十年		夏齊大災			
辛亥廿四年		八月大水			
壬子廿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食	秋大水			
癸丑廿六年	十二月癸亥朔日食				
乙卯廿八年				大無麥禾	
丙辰廿九年			秋有蜚		
丁巳三十年	九月庚午朔日食				
戊午卅一年		冬不雨			

己未卅二年			傳 有神降於莘		
癸亥僖二年		冬十月不雨			
甲子三年		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丙寅五年	九月戊申朔日食				
辛未十年		冬大雨雪			
癸酉十二年	三月庚午日食			傳 晉饑	
甲戌十三年				傳 晉薦饑	
乙亥十四年				傳 秦饑	八月辛卯沙鹿崩
丙子十五年	五月日食	九月辛卯晦震夷伯之廟	八月螽		
丁丑十六年	正月戊申隕石於宋五 傳曰星也		正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辛巳二十年		五月乙巳西宮災			
壬午廿一年		夏大旱			
庚寅廿九年		秋大雨雹			
甲午卅三年		冬隕霜不殺草 李梅實			
乙未文元年	二月癸亥日食				
丙申二年		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丁酉三年			秋雨螽於宋		
壬寅八年			冬螽		
癸卯九年					九月癸酉地震
甲辰十年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丁未 十三年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大雩屢			
戊申 十四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己酉 十五年	六月辛丑朔日食				
庚戌 十六年		毀泉臺	傳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數	傳 楚大饑	
乙卯 宣三年			郊牛口傷改卜牛牛死		
戊午 六年			秋八月螽		
己未 七年		大旱			
庚申 八年	秋七月甲子日食既		傳 晉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壬戌 十年	夏四月丙辰日食	秋大水		冬饑	
乙丑 十三年			秋螽		
丁卯 十五年			秋螽 冬蝝生	饑	
戊辰 十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冬大有年	
己巳 十七年	六月癸卯日食				
辛未 成元年		二月無冰			
癸酉 三年		新宮災			
乙亥 五年		秋大水			梁山崩
丁丑 七年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丙戌 十六年	六月丙寅朔日食	正月雨木冰			
丁亥 十七年	十二月丁巳朔日食				
乙未 襄七年			八月螽		

丁酉 九年		春宋災			
壬寅 十四年	二月乙未朔日食				
癸卯 十五年	八月丁巳日食				
甲辰 十六年					五月甲子地震
戊申 二十年	十月丙辰朔日食				
己酉 廿一年	九月庚戌朔日食 十月庚辰朔日食				
辛亥 廿三年	二月癸酉朔日食				傳 周穀洛鬭
壬子 廿四年	七月甲子朔日食既 八月癸巳朔日食	秋大水		大饑	
乙卯 廿七年	十二月乙亥朔日食				
丙辰 廿八年		春無冰		傳 宋鄭饑	
戊午 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			
壬戌 昭三年		冬大雨雹			
癸亥 四年		正月大雨雹			
乙丑 六年		傳 六月丙戌鄭災	傳 鄭伯有爲祟		
丙寅 七年	四月甲辰朔日食				
戊辰 九年		四月陳災			
己巳 十年	傳 齊有星出於婺女				
甲戌 十五年	六月丁巳朔日食	傳 見赤黑祲			
乙亥 十六年		傳 鄭大旱			
丙子 十七年	六月甲戌朔日食 冬有星孛於大辰				

丁丑 十八年		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戊寅 十九年			傳 鄭有龍鬭於洧淵		五月己卯地震
庚辰 廿一年	七月壬午朔日食				
辛巳 廿二年	十二月癸酉朔日食				
壬午 廿三年					八月乙未地震 傳八月丁酉[illegible]震
癸未 廿四年	五月乙未朔日食	旱			
甲申 廿五年			夏有鸜鵒來巢		
乙酉 廿六年	傳 齊有彗				
戊子 廿九年			傳 龍見於絳郊		
庚寅 卅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壬辰 定元年		十月隕霜殺菽			
癸巳 二年		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丙申 五年	三月辛亥朔日食			秋饑	
癸卯 十二年	十一月丙辰朔日食				
丙午 十五年	八月庚辰朔日食		鼷鼠食郊牛		
丁未 哀元年			鼷鼠食郊牛		
己酉 三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月甲午地震
庚戌 四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壬子 六年	傳 楚有雲如赤鳥夾日以飛				
戊午 十二年			十二月螽		
己未 十三年	十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九月螽		
庚申 十四年			春西狩獲麟		

星變始於莊王室益替而霸興也星孛見於文霸者衰而弑君之禍熾矣日食之頻莫甚於成襄君權盡失而私室日强也地震始紀於文而頻見於昭下之不靖不可止也自昭以後星孛再見而春秋以吳越終趨於戰國矣其他戾氣所干隨感而應惟人君不知所戒是以日即於危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然則必之天乎必之人也宋襄失問史輿譏焉魯僖惘而春秋賢之是可以知聖人之意也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　版

列國分壤圖說

不揆其事之始終不足以知其可否不揆其時勢之可否不能以斷其是非春秋時國壤錯繡小大雜處不審夫當日之情形又何以知其叛服不甯之故與然去古日遠郡國屢更莫詳故處在杜氏當日所考已不能無疑況二千餘年之後乎顧經傳互參得其略焉則要之不離近是坊刻有東坡指掌圖列於卷首因略爲考訂俾覽者得形勢之概焉以爲悉合乎當日之封壤也則未敢必矣

魯都曲阜邾在鄒縣去曲阜僅數十里不應相逼如此且諸費蒙陰又皆遠在鄒國之東東接齊莒是越國以鄙遠也邾文公都繹魯頌保有鳧繹繹山在鄒縣之北又繹縣今屬兗州府在淮邳之北是魯與徐接境處二繹未知孰鄒孰魯也（在鄒之繹山今作嶧繹縣有葛繹山作繹經傳通用嶧繹）要之邾本近淮夷徐宋當魯境東南後或漸弱魯人逼而遷之以爲內屬故近曲阜與

杞在陳留河南開封府杞縣此則近陳宋而遠魯州在淯于在城陽則今莒州屬地州杞相去絕遠杜氏謂淯于公亡國杞葢併之然桓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在諸城

縣東北則是杞本與州莒相近也非自陳留遷淳于矣又杞縣近宋而遠魯而杞國則始終事魯不聞事宋杞國當在今莒州海州之間非今之杞縣也宿在東平無鹽東平則齊魯之交去宋已遠不應宋人逼而遷之淮西宿州今隸江南當宋之東南宿州葢古宿國非東平也又邳州有宿遷縣今亦隸江南江黃道柏皆近楚黃在弋陽則去郢何啻九百里柏舉在蔡東南江黃當亦近之今湖廣黃州宜是古黃國非饒州之弋陽也

豫章今江南之西偏南昌柏舉之戰吳人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是豫章在淮南漢北非今之江西也

其餘都邑古今異同多有未得其實者未能盡載

春秋紀時總說

春秋首時以紀事有記時月日者有記時月而不日者有記時而不月者有以時記而又以月記者葢多因舊史成文有詳有略非盡義例所關然大要戰伐會盟而書日者意有所謹也有不日者重輕可否無繫於日也有不月者事非一月則統以時時至而月未至巳交月節而未朔也則先以時事在所略則概以時也前事舉時而繼又詳其月日始事不繫之月日而繼事有當詳有所謹也喪紀外赴或不月或不日赴辭略也內大夫或日或不日恩之次也外葬或不月不日內所輕也祭必日日事也雩不日不一日也非日事也朝聘不日非日事也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於王所變例也亦謹之也祭有不日義不繫之日也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不繫之日災變或日或不月不日非一月一日也一日災變而亦有不日者史略也春秋不記閏月併於其月也書閏者二閏不告月棄閏也文六年葬齊景公併閏也哀五年故書閏謹之也古之閏月皆在歲終文公元年於是乎閏三月左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葢積氣盈朔虛之數以附於歲末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十九年七閏而成一章此古人之法僖七年傳閏月惠王崩襄九年傳閏月濟於陰阪侵鄭杜注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愚按此年似當有閏

但閏月不得有戊寅日蓋日誤耳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傳記閏月晉人濟師取前城此皆閏月在歲終也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甲寅天王崩距四十二日乙未楚子卒杜以爲日誤胡以爲閏月是亦閏在歲終之徵也襄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日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冰杜氏謂舊冬以日在申之故頓置兩閏故經得以春無冰而書災愚按一年不容頓置兩閏蓋舊歲置一閏今歲復置一閏耳略以歷法推之舊冬不閏則此年正月當乙巳朔舊冬置一閏則此年正月得乙亥朔或甲戌朔舊冬置兩閏則此年正月得乙巳朔或甲辰朔如此年正月乙亥朔或甲戌朔則十二月當己亥朔或戊戌朔月中有甲寅無乙未如舊歲置兩閏此年正月乙巳朔或甲辰朔則十二月當己巳朔或戊辰朔月中有乙未無甲寅乃月中既有甲寅又有乙未則是舊歲置一閏今歲又置一閏皆於歲終明矣甲寅天王崩十二月之十六日或十七日也乙未楚子卒閏月之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也不書閏月者古人併數閏月之日於終月以別於月之正也

春書無冰者舊歲補一閏時未盡正故正二月尚無冰然三月當堅冰而三月又無冰則非司歷過之故而恆燠也故不書其月而總一時書之曰春無冰也昭二十年傳記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此失閏也中氣入下月則前月正當置閏矣是年閏月衞以齊豹之亂殺宣姜閏在九月八月閒蓋亦非禮也蓋以中氣不正之故不能待歲終故急於置閏也不然則秋既平亂至冬歲杪閏月始殺宣姜傳因事而竟言之亦未可知也閏在歲終何也曰揲歸奇於扐歲歸餘於終古人之法也經不書閏何也曰玉藻曰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中是古人不等閏於常月別正餘也古人之紀日不以三句如初一初二之類以甲乙其繫之月則曰朔一日曰望十五日曰晦月盡日曰旁死魄二日曰哉生明曰朏皆三日曰既望曰既生魄皆十

六日越若干日不以旬日數日故得併閏日於前月而統數之夫閏以正時猶臣之輔君臣不與君並是以定時成歲則閏所必重而以常統閏則閏可不書或時之首月無事亦書備四時也閏月有事可書亦略別正餘也志常月不志閏月志日食不志月食猶斯志也今之閏月何以不在歲終曰積餘成月則置之使中氣不入下月故前卻不過半月時正而有常矣不必古也杜氏所推長歷非歟曰以顧氏炎武之說考之則杜氏所推置閏殆未是也然經傳月日多有不合亦以數百十年之遠傳聞異辭又不盡以閏故也不能悉合矣以今歷法校之可乎曰古今歷法有

不同大約古歷節氣均分今以日躔宮度所定則節氣有疏數疏則十五日八時而交一節氣數則十四日十時而交一節氣以宿度有闊狹日行有盈縮故也古月大小盡以相閒而成今以月日正交爲朔則有三大三小者以月之行度有遲速故也大要夏秋節氣疏冬春節氣數夏月則有三小冬月則有三大雖校之適多異耳時以統月月以統日編年紀事其體固然紀載有譌無關乎事之重輕雖學者不可不知然非研經之切務也

春王正月考異

首書春欽昊天也四時天之所運王者奉承之而已故書春於王正之上也次書王正月三正迭建王者所得與民變革故正繫之王大一統也正政也王者布政必於歲首故首事之月謂之正月夏正寅也商正丑也周正子也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是也正爲周正先儒之說多同蔡九峯獨於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傳則云三代改正不改月且力旁引證之今人多有是其說者然以春秋經考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無冰而書者以子丑之月正藏冰時而恒燠無冰書之紀異也若夏正則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王正月考異　奎

寅卯月冰泮之時無冰不足異矣桓十四年秋八月嘗以周八月實夏六月故嘗書不時若夏正酉月則常事不書矣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以周十月實夏正八月非嚴霜時故書若亥月則霜之殺菽不足異而菽亦已成矣即此數端可見周之改月而春秋不用夏正也且王者奉天而諸侯尊王王不奉天則失職諸侯不尊王則誅此禮之大經也仲尼作春秋以惇典庸禮乃周王建子而孔子改用夏正是變禮易法以干先王之誅罪之大者烏所爲尊王之書從周之志歟如謂三代惟頒朔授時則三正迭用而紀月則皆以寅月起數則寅月非周王須正之月亦只當謂之一月而何以謂之正且寅月起數三代所同又何必別之謂王正者三代改正改月而商用丑正迺伊尹奉君見祖迎王歸亳皆只稱十二月何也曰三正可以迭建而月則有可改不可改之分寅月三陽畢達人事首興以寅起數正也子月一陽始生長日初至以子起數亦正也若丑月則可建爲正而難以起數是以商書雖以丑月首事而仍十二月之稱秦用亥正既無取義然亦以亥月難於起數是以仍稱十月與周正異矣近儒謂秦之建亥只謂之改年始不爲改正亦遁辭也然左傳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商人亦嘗以丑月起

春秋集傳　卷之首　春王正月考異　畬

數但商人多質故史猶仍夏正之月以紀事耳周正改月而風雅所詠則多仍夏時蓋夏正得天三代襲用故須朔凜於時王感時時或從夏不可泥一端以定論矣故周禮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其曰始和則夏正建寅之月也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其曰正歲則周正建子之月爲歲首也柯氏曰太宰斟酌一年之治法以正歲縣於天官之府小宰帥治官之屬觀之乃頒行於天下至正月之吉縣於象魏則令天下各以其日縣之蓋以改歲言則曰正歲以始月而言則曰正月也是矣蓋古人之所稱正月者有三正歲之月王者建正之月也始和之月民事方興之正也純陽之月陽道正亨之

月也建巳之月詩所咏正月繁霜傳所謂正月歷未作皆此巳月也史紀國事主於尊王故正歲之月別之爲王正又何疑哉然則周正非春而謂之春何也謂周以子月爲春則四時亦惟王者所改是春秋所書在當日王春正月不必先春而後王矣若如文定之說謂孔子以夏時冠周王則是周王本非春而孔子强冠以春不惟違王且違天矣夫子豈其然哉曰子月非春而自可以謂之春也一陽而既復矣長日而初至矣故子月可謂之春猶人於半夜而興亦自可謂之晨也後天之易震居正東人之事也先天之易震居東北地逢雷而爲復天之道也人統天統此之謂也是故夏舉其中周原其

始夏以四立爲時之始以分至爲時之中周以四立當時之中以分至爲時之判則迎一陽之復而謂之春是亦一理也豈周王之改冬爲春亦豈孔子之强用夏時冠周月哉以記事之體言之則歲首正月而首紀之曰冬於言自有不順於一歲之末又復有冬於文亦複而不安則以王正屬之春又固宜然而可不改若秦之建亥則無時矣書冬不可書春不可故止書十月也於後而隱之六年書秋七月桓之九年書夏四月桓之元年書冬十月無事而以月繫之時亦正以見凡書春之非必建寅書夏之非必建巳書秋之非必建申書冬之非必建亥而先時以命之時固春秋首事之例

周之舊章要之則時非其正也此孔子之論爲邦所以有夏時之志也夫　朱子曰文定説春秋謂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説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或問南人憂夏旱北人憂秋旱北方陸種需雨正在七八月朱子生於南方未識北方風氣也余曰是則然矣然北人畏春寒不畏冬寒

也曰何謂也曰孟子教人於十一月十二月下水起造橋梁是不畏冬寒也造得橋梁成時春正二月免得過水是畏春寒也其不然乎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周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是夏之九月十月故孟子云然也六月九陽是以多旱豈北方之旱熱獨不在六月乎旱皆可憂南人又曷常不畏秋旱也漢唐北宋都皆在北史冊所書旱多在夏未聞其獨畏秋旱也

春秋集傳卷之一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瓞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燮伯
同邑戴彭景錡

隱公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長子也謚法不尸其位曰隱公○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又取於宋曰仲子生桓公及惠公薨於是隱公立而奉之

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即位之始年也古者天子布正朔於天下而紀元於歲內諸侯奉天子正朔而各紀元於國中

春王正月 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左傳曰王周正月是也繫之王者正朔頒自王朝而諸侯奉之公羊傳曰大一統也子月而冠以春者子月而一陽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已於是見故自可謂之春又首時以紀事舊史之常而一歲首尾不可以再冬是以直謂之春王正月也冠春於王天子奉天也人君卽位之始年當書公卽位而此不書者左傳曰攝也杜氏曰假攝君政不修卽位之禮也胡傳曰內不承命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故仲尼削之也時月以紀事無事而亦必書時月者備四時以成歲天之道也○按隱公惠公之長子而夫人之嫡聲子所生則隱公所宜立者也禮國君不再娶仲子安得爲夫人而仲子之子亦安得爲太子乎惠公以仲子爲夫人而欲立其少子非正也隱公採父志而欲成之將以國奉桓故攝而不修卽位之禮過矣故穀梁傳曰先君既勝其邪心而以與隱矣已採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矣蹈道則未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公魯君也魯侯爵而稱公者國內臣子之辭也邾儀父邾子克之字也左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胡傳曰王朝大夫及列國之命大夫及諸侯之兄弟中國之附庸皆例稱字其常也蔑魯地凡書及者內所志也左傳曰公攝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然公首及邾盟而七年遂有伐邾之舉則比事

以觀而刑牲插血要質鬼神之不足侍也亦可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鄢音偃○鄭伯鄭莊公寤生也得儁曰克段莊公弟也鄢地名今河南汝甯府鄢陵縣也左傳曰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公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膳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愚按段侍母愛而志於奪適莊公以懟母而縱弟之惡以誅弟而快其心春秋書此蓋交惡之之辭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咺音烜賵方鳳反○天王天子之尊稱此平王也宰家宰咺其名也以車馬助葬曰賵左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胡傳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人道之大經拂矣六卿與其謀而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庶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按有宋孫明復云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與此不稱夫人義同朱子曰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卻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又曰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胡傳曰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爲微者會盟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也林氏曰魯宋宿三國共爲盟參盟之端見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有又通後倣此祭側介反○左傳曰非王命也胡傳曰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來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

公子益師卒 胡傳曰凡

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册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程子以爲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侯國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者其恩數之有厚薄與

庚申　平王五十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蓋徐州之戎潛魯地戎以號舉外之也會戎脩舊好也以公而會戎譏之也公羊傳曰會者外爲主焉會戎危公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左傳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按稱莒人者四裔小國微之也弗地曰入言造其國都也諸侯專兵以陵小弱而入其國都書之著其悖也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大夫不氏未賜族也帥師舉大衆也以大夫而舉大衆入人之國諸侯相伐大夫專兵陵弱暴小天下無天王矣春秋所以作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魯地先是會戎於潛戎請盟公弗許此乃復與之盟書及內爲主也前不許而今又及之盟汲汲然恐失戎好也末矣書曰謹之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履緰左氏作裂繻緰音須○履緰紀大夫逆迎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也嫁於紀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紀侯使履緰逆婦而經不書使不與其使大夫也公羊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不親迎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氏經作帛○密莒地今山東高密縣胡氏曰闕文也紀子非爵書字非例或有他國子爵伯爵者與焉而不可考矣杜氏曰子帛履緰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恐未必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林氏曰子氏仲子也按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而惠公娶之則惠公以仲子爲夫人舊矣是以隱公成其喪而以夫人之稱赴於諸侯爲臣子者又安得不夫人之史冊仍之不能改也然諸侯不再娶禮無二嫡娶仲子而夫人之非禮也前歸賵則曰仲子後考宮則曰仲子嫌於嫡夫人孟子故曰仲子者著其實也既成其爲夫人之喪矣而不書葬者終殺於夫人故也此以夫人書著惠公隱公之失也又穀梁氏胡氏皆以此爲隱公之妻未知果否朱子曰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

鄭人伐衞 按左氏叔段之子滑出奔衞衞人爲之伐鄭取廩延故鄭人伐衞討公孫滑之亂也聲罪致討曰伐胡傳曰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子以爲衞已服也衞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者皆可通矣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月薄蝕有常度而每食必書者一以考歷法之疏密一以示人君謹天戒也日有食之者不知誰何之辭非真食而如有食之也釋例以長歷推之此在二月朔日不書朔史失之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桓王立左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杜氏曰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卽傳其僞以徵臣子之過也胡傳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赴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愚按周欲諸侯之速至而遠日以赴而諸侯卒有不至者侯國之無君如此而王室之不王亦可見矣

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氏經作君○公羊穀梁二傳皆以尹

氏爲周大夫魯主之故書於魯譏世卿也胡傳曰尹氏世執朝權爲周亂階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志世卿非禮爲後世鑒也書周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書魯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按二說未知孰是宜姑闕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音附○穀梁傳曰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無君也歸死曰賵歸生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胡傳曰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愚按天王崩而魯不奔喪亦不使大夫往會賵賻皆不至以至王室下求則息姑之不臣於此亦可見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穆公卒殤公立胡傳曰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不削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主相司服爲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而不例而交鄰國

待諸侯之義見矣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杜氏曰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僖公祿父也石門齊地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林氏曰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凡春秋之始終齊鄭為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傳曰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胡傳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諸侯五月而葬同盟畢至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歿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也卒而或葬或不葬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

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之西門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諱其辱治其罪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愚按卒則書爵書名正其終也葬則稱謚稱公臣子之志也

壬戌 桓王元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邑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胡傳曰取者收奪之名特書曰取以著其惡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按左氏初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取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卒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公弗聽及是年春州吁弒桓公而自立愚按斥言州吁罪之專在州吁也不書公子絕其族也所以戒天下人君之不敬其妻子而寵庶孽以遺宗祏子孫亂者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衛地遇者不期而相見之稱左傳曰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蓋殺其禮也及內志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按州吁未能和民非宋公之寵安能伐鄭陳蔡雖好衛而無惡於鄭也非宋公為衛主又何必伐鄭故陳蔡衛之伐鄭若曰為宋伐鄭也擊鼓之怨可知矣夫宋穆公逐馮而致國於殤馮既出矣殤公何不思先君不私其子之德而以馮故與鄭讐也忘德而讐其子且助

弒君之賊以虐用其民故宋公首惡為陳桓公不思衛桓為陳出而見弒於州吁而反助州吁以伐無罪故宋陳目其君而書爵以深著其罪也蔡書人弒其君之罪辭也衛人不為州吁用而挾於宋陳故衛居其後不與州吁以得用其人也至若州吁弒君之罪則直書而義已明而宋陳蔡黨惡之罪則亦不待言而可見矣○林氏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自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之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夫公以眾仲之言而知州吁之不可與故不許正也而翬為之請是陷君於惡也及請之弗許則固請而行目無君矣蓋翬有黨惡之志與州吁其臭味焉而玩君權也而隱不能制翬且假之權焉隱亦不君矣故翬不稱公子絕之也不言公使不欲以累公且著翬之擅也此卽前伐鄭之諸侯也而再序之者罪累魯也且著其亟脩怨而固黨惡以深惡之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碏碏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

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衞國褊小老父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州吁而請涖於衞衞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書人者衆辭州吁未能和民是擧衞國之人皆欲誅州吁也石碏爲國人誅之因衆志也陳人執州吁矣而不書者不與陳以討賊之義也前此黨於州吁矣使非石碏言陳無討州吁志也濮衞地也州吁不得民而諸侯助之諸侯不能承王命以討而衞人自討之罪諸侯也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晉莊公子桓公弟也衞人迎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書人者衆辭也立擅辭也胡傳曰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晉不稱公子絶之以著專有其國之非也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癸亥桓王二年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經作矢○棠魯地今山東兗州魚臺縣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擧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是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朱子曰據傳則矢魚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江中蛟之類也

夏四月葬衞桓公

胡傳曰衞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謚之曰桓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耳

秋衞師入郕

左傳衞之亂也郕人侵衞故衞師入郕胡傳曰稱師紀其用衆書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始成而祀也仲子卒於二年十二月至是而別廟成且祀之也前書夫人從所赴以見公志也此復稱仲子者因立宮著其實也公羊傳曰桓未君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傳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胡傳曰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宮以祀之非禮也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存不稱號殁不稱謚單擧字姓者妾也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曰佾而曰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魯僭天子之樂舊矣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其後羣公廟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

羣廟而降用六佾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先是公訪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邾小國而先鄭者邾主兵也前此州吁主兵而先宋者特筆以深罪宋也

螟

蟲害稼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蠈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秋書螟紀災變重民本也

春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苦侯反○彄僖伯名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書日見恩禮之厚也林氏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環其城邑曰圍此報入郛之役也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言圍者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以冬圍之至明年秋而取之久可知矣

甲子桓王三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經作渝○輸變也和而不盟曰平先是公之未立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四年遇於清又會伐鄭是魯宋共讐鄭也及五年邾鄭伐宋入郛宋人使來告命使者失辭公怒止不救宋鄭人知公之有間於宋也故來求平焉曰輸平者一以見鄭人之狡而前盟之不足恃一以見公之苟利而無恆信也朱子曰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未必然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齊地齊與鄭好鄭既渝平於魯魯因是而始平於齊也

秋七月

杜氏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按周之正月非春也四月非夏七月非秋十月非冬然王正而春矣此無事而書秋七月桓之元年書冬十月九年書夏四月者蓋以見凡春之非必建寅夏之非必建巳秋之非必建申冬之非必建亥而先時而命之時此固春秋首時之例也要之則時非正也此卽孔子所以寓夏時之志與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秋宋人取長葛杜氏曰秋取冬乃告也上言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按取者不當取也閱期年而取之宋人之暴可見矣

乙丑桓王四年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

國媵之皆有姪娣有年未及十四者則姑備名數而待年於國及年而後歸之叔姬待年於魯至是而始歸也媵娣微者而何以書有後之歸鄫故於此書之以著其始也蘇氏曰書叔姬賢之也書**滕侯卒**左傳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乎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胡傳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夏城中丘**中丘魯地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曰結艾之盟也胡傳曰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誼年者齊僖公母弟也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齊而襄公紬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書曰弟焉鄭語來盟黑肩帥師皆罪其私也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不念天顯也秦鍼宋辰之出則皆責其薄也**秋公伐邾**左傳宋及鄭平盟於宿公伐邾爲宋討也葢自鄭來

渝平而公絕宋好已背元年之盟矣及宋與鄭平公又懼失宋故爲宋伐邾以報入郛之役也以是求宋末矣況蔑之盟何在乎凡此類比事以觀不待貶絕矣**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畿內之國伯爵周卿士也戎西戎之居中國者楚丘衛地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杜氏曰戎鳴金鼓以伐王使見夷狄強盛也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言以歸非執也胡傳曰於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凡伯承王命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爲狄所滅有由然矣愚按魯息姑攝君七年矣王喪不奔不遣一介以鎮撫王室而天王猶殷然下聘以致凡伯見伐於戎則王之不天也亦已甚矣

丙寅 桓王五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音崩○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也祊地名在泰山旁昔宣王賜鄭以祊爲湯沐之邑以待天子之巡守而助祭泰山者也成王賜魯以許田爲朝宿之邑魯人因立周公別廟焉祊近魯許田近鄭鄭以天子不復能巡守而欲以祊易許田各從其國之所近也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庚寅我入祊**我魯自我也胡傳曰鄭欲以祊易許田前此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地既入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皆有之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魯許近鄭各以近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守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而強入之也**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父音甫○宣公卒桓公封人立**辛亥宿男卒**蔡未同盟而書名惠有舊盟也宿同盟而不書名失之也未通而書名者赴以名也天子崩不名諸侯卒則名之尊卑之別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

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左傳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穀梁傳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林氏曰有參盟而後有主盟葢侯國參盟非王室之幸也無王而有伯矣故謹之也**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葬慢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浮來紀邑及莒盟浮來成盟密之好也及內志也及人盟經也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盟不可言公及大夫盟也然則經言約而婉矣**螟**爲災也左傳曰不爲災不書**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不日恩意薄也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按陸氏及朱子說則左傳謚字當作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胡傳曰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氏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

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

丁卯桓王六年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季字天子大夫也胡傳曰諸侯於天子朝聘有常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時聘間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未嘗朝聘天子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可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者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雨雪之雨去聲○左傳曰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胡傳曰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人為感之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應事具存矣按如左傳則震電上當有霖字

挾卒挾公穀皆作狹○挾魯大夫不氏未賜族

夏城郎郎魯地公背宋而黨鄭故城郎以備宋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後復墮焉則非制矣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版幹偁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備時月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公怨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胡傳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之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書取不異其文者以此愚按鄭之謀宋報私怨也而訐之王命焉經不異其文奪其狡也不與以訐之王也

戊辰桓王七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傳癸丑盟於鄧為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胡傳曰翬不氏先期也始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古頑反○菅宋地杜氏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師未陳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防宋二邑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林氏曰鄭取二邑歸於我不書鄭譏不在鄭晉取齊西汶陽郲田歸於我不書晉譏不在晉愚按詐戰以敗人之師而取其二邑雖承王命且不可況非王命乎然直書取而不諱者齊鄭實分惡焉故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報怨也鄭挾怨而假王命以興師鄭誠罪也然宋果有不王之罪則亦自反焉可矣而連與國以入鄭衛人黨之是無王也不言伐無辭可執也書入鄭著其暴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音載○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師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按宋衛入鄭罪矣復遷師於戴而召蔡伐之以自取覆敗不可懲乎鄭伯以機詐覆人之師書取甚鄭伯也凡此類爭奪相殺方命虐民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左傳曰討違王命也胡傳曰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己巳桓王八年十有一年干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

春滕侯薛侯來朝胡傳曰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禮廢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且列國於天子述職不闕如而自相朝聘可乎凡書朝聘所以示譏也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儼然受之而不辭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鄭地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會者外爲主則主伐許者鄭伯也及者內爲主其以公及何故汲汲於比齊鄭以爲功則公志也觀前此獨敗宋師而可見矣入郕入許皆著其暴非王討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傳羽父請殺子軌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按隱公之立曰爲桓立也然於今十一年矣而猶曰吾將老老於何日乎翬以殺桓求太宰隱誠欲讓桓則曷不誅翬也隱固不必讓而好名爲讓好名爲讓而實不能讓身死名隳夫誠不可鑒也然經不書弑爲內諱也不曰薨於寪氏不忍言也不地不葬弑可知矣既諱而又使人知其弑何所云爲內諱乎爲公諱也不爲翬諱也諱之云者不忍明言耳非可揜也內大夫翬不書卒知罪之在翬也夫

春秋集傳卷之一終

春秋集傳卷之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颸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桓公

公名軌又名允惠公之妾仲子所生隱公庶弟也弑君自立謚法闢土服遠曰桓

庚午　桓王九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謹始也桓弟弑兄臣殺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耳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按正必繫之王常道也獨於此而曰治桓者以三年以後之不書王正可知也二年亦書王正治宋也桓心無王而遂於惡不王者其心也書王正若曰王固儼然在耳翬實弑隱而曰桓者翬之弑爲桓弑也翬不嘗譖隱於桓乎桓不弑君則何不白翬之譖於隱而誅之即不然又何不討翬而後即位也桓弑而經何不直誅之天子不誅諸侯不誅則爲之臣子於後世者固不得而誅之故諱之也諱而不能終諱天理自在於人心也不書即位者非內有所承上有所稟也告宗廟臨羣臣修即位之禮經是以因而書之不削也桓自託於先君之嫡嗣而以攝據處隱以自處於非弑君也然則經何爲不削不削所以著其弑也隱薨不地不葬不成喪不誅翬而何以即位其弑而自立可知矣此諱而不能爲諱也胡傳曰非其有而居之曰攝推所有以與人曰讓隱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予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深惡桓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衛地鄭伯會公欲假許田也公會鄭伯賴寵以固位也桓方弑立而鄭首與會焉公惟利之圖忘其爲賊也罪與於同爲賊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胡傳曰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

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祀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近垂地左傳曰結祊成也及內志也桓汲汲於結祊成非欲成前此之信也結鄭以自固耳故書及誅志也

秋大水 謹災也左傳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備時月

辛未 桓王十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父音甫○殤公弑莊公馮立督孔父皆宋大夫左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因民之不堪命而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乃召莊公於鄭而立之公羊傳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而弑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公趨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按督之弑君其惡著矣書王正言有王法也其以及孔父者督欲弑君故殺孔父是殺孔父者以弑君故及之也孔父書大夫以徇君予之也其書名者則劉氏所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

滕子來朝 滕侯而稱子自貶以子也沙隨程氏曰春秋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降以子禮見也滕自貶以子則從而書子其何以見班爵之實乎然滕既自貶以子則不得不書以子此名實之相副也杞侯而書杞伯又書杞子吳伯而書吳子以其用夷禮也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此名實之權衡也然滕親侯也事大不遑悉索敝賦猶不免於自貶則天下無王故也春秋之志傷矣又按滕侯稱子先儒以爲時王所黜胡傳以爲朝桓弑君之賊故夫子貶之然終春秋之世滕不復侯且鄭首會桓而鄭不貶伯則胡傳未是也朱子曰沙隨之說最好觀平丘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云云是可知矣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宋地左傳曰爲賂故立華氏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夫華督弑君而諸侯會立華氏特書成宋亂罪諸侯也蓋以無君訓矣魯桓成督之弑君其臭味也於桓何責焉書會稷者外爲主則深罪諸侯也不書立華氏者

華氏則所誅若專在督成宋亂則宋馮與焉也馮即可立而不誅督以賂立之故馮與於亂也然則諸侯書爵何也書爵非予之也曰人則疑於權力之不足而罪輕曰侯曰伯則有請天王誅亂賊之權力而反以成之故書爵正所以深惡之也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皆是直著誅貶處按杜氏訓成爲平愚謂凡求平渝平之平可與成通而成宋亂之成不可與平通以爲平宋亂則是隱諸侯之惡也故必以朱子之說爲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於大廟 郜音告大音泰○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納者不受之辭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程胡皆以杞爲紀蓋以杞爲伯爵而此侯也然按下書入杞明年會杞皆不聞作紀則此實杞侯也杞夏之後三恪之封必非伯爵其後稱伯蓋自貶也後又稱子用夷禮也此爲杞侯無疑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蔡鄭間地左傳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左傳曰杞侯來朝不敬九月入杞討不敬也按不稱主帥微之也入者不順之辭暴也已則不德而責人之不敬杞不堪大國之命矣於後來朝於莊乃自貶以伯矣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傳曰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杜氏曰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按盟戎醜也桓以固位也書至自唐非與其以禮也告至常禮而此亦周公之羞也

壬申 桓王十一年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嬴齊地胡傳曰桓公三年以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須歷者昭公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須歷而經皆書王非不須歷明矣又以此爲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自立至是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天子之時也而王朝司馬不施發執之刑鄰國大夫不聞沐浴之請魯之臣子反面事讎曾不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亂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愚按元年二年書王望之也以爲是有王也三年以後不書王悲之也以爲竟無王也會於嬴者左傳曰成昏於齊也杜氏曰公

不出媒妁自與齊會而成昏焉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衛地左傳曰不盟也公羊傳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荀子曰春秋善胥命按此則春秋時起胥命之文乃與之之意也林氏曰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又劉氏說同林氏朱子以為說亦有理此未詳孰是宜姑闕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傳曰杞求成也於郕蓋郕杞亦與焉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傳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愚按或不言朔或不言日或者是史失之今難考矣姑備一說耳

公子翬如齊逆女 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境上或迎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使履緰來魯侯使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又按翬稱公子者左傳謂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愚意稱公子寵也使翬逆女於以見桓之立翬立之隱之弒桓弒之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傳曰非禮也

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讙魯地也杜氏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曰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不親迎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曰致夫人也書弟義見隱公七年

有年 書有年為民幸也胡傳曰獨書桓有年宣大有年者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宜享國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

癸酉 桓王十二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狩也四時之獵皆仍夏時故左傳以為書時也于郎譏遠也為宗廟之事於農隙以講武此常事不書而書狩于郎者遠地也以從禽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傳曰宰官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糾位六卿之長而書名貶也魯桓賊弒君親舍日不討而又聘焉失天之職矣始而來聘家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又按左氏云父在故名杜氏曰伯糾名也未詳孰是○此年及後七年不書秋冬亦不書秋冬首月蓋闕文也朱子曰桓公有兩年無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

甲戌 桓王十三年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桓公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時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杜氏曰此未同盟而赴以名也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胡傳曰外相如衛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書於策夫子存而不削者以小國侍大國之安靖己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周大夫仍叔之子者左傳以為弱也杜氏曰譏使童子出聘也正義謂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名此子雖己嗣位而未堪從政

故繫之父又公穀二傳皆以為父老來聘胡傳曰譏世官非公選也未詳孰是然父老而使其子幼弱而使任官是朝無人也卿使世官弱使代父是濫官也皆可為後世戒矣至若魯桓不王而王室比年再聘則王之不王亦甚矣

葬陳桓公 不日略也

城祝丘 不時也祝丘魯地以齊鄭將襲紀故城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按鄭不朝王而王以諸侯討之猶敢抗衛以戰射王中肩此天下之大變也然王不稱天者魯桓弒君而聘問及之宋督弒君而王師不討是教諸侯以無君也遑開鄭之不朝哉此王之不王為有以自致也不討魯宋而討鄭不足以服鄭矣故王不稱天也不曰王以蔡陳衛而曰蔡陳衛從王者以者不以也從順辭也曰從者君臣之分也幸諸侯之猶從而惜王之不能以正用也三國書人則君不弱從而以微者往以債王事又以見諸侯之不忠矣天子討而不伐稱伐亦已卑矣戰於繻葛王卒大敗不書諱也存君臣之大防也敗績於戎猶可言也敗績於鄭不忍言也

大雩 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大雩

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并以書而義自見

螽 杜氏曰蚣蝑之屬也為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州國淳于公爵也外相朝曰如左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外相如不書此書者以明年實來故也○鄭氏曰周世有爵尊而國小者州公虞公是也服虔曰春秋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也或曰嘗為三公之官也未詳孰是淳于地後入於杞

乙亥 桓王十四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傳曰州公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曰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如此胡傳曰實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令州公來朝將何處而可曰失國有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有罪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實之徒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覲春秋名與不名而知所以處寓公之禮矣愚按先王之盛諸侯

必無無罪而失國者其有罪而國除則不得寓諸侯而待以寄公寄公亦衰世所謂禮也州公之亡亦無以考其實姑備舊說焉耳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氏經作成○郕魯邑左傳曰紀來諸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先是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而訴齊魯人懼故以非時簡車馬胡傳曰周禮中冬大閱教眾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為農隙故也八月不時矣先王之備豫也今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

蔡人殺陳佗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躍胡傳曰佗弒太子而自立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人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辭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者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及其見弒而稱位蔡般弒父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之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可謂深切著明矣又按穀梁傳曰陳佗淫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是陳君也而殺之其不地於蔡

也如穀梁則不足為討賊之義未詳孰是朱子曰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弒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胡傳曰嫡家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正國家之本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傳曰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胡傳曰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於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弒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丙子 桓王十五年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火田也咸丘魯地書焚咸丘譏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傳曰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按穀鄧皆方城以南之國乃不遠千里而朝於魯非邦交之常也以為纂義則桓弒君之賊也汲汲何為故賤之比於失地者不總言來朝不旅見也○此年亦闕秋冬

丁丑 桓王十六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曰烝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此以見五月再烝

之顯也按此足以證周正為夏正十一月矣穀梁傳以此為志不時非也然商正丑而書元祀十有二月秦正亥而史書歲首以十月何也曰子月寅月皆可以起數也故周改月也丑月亥月皆不可以起數也故商秦不改月也周改正歲一王之制而布令則於始和夏數得天三代仍之故授時興事巡狩祭祀則皆自夏而史之記事則以周正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周大夫天王三下聘矣無貶者不勝貶也

夏五月丁丑烝 瀆也此季春也獨非禴乎曰烝備物也禴薄也烝洽祫禘其禮異矣且禴以仲春也

秋伐邾 不書公林氏曰大夫專也

冬十月雨雪 不時也周十月夏八月也若亥月則雨雪不足書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側介反○祭公於周為三公也遂者專事之辭天子娶於諸侯則使同姓之國為之主王將娶於紀故命祭公來使魯主昏也不稱使者祭公專也胡傳曰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垂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以昏姻之事也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蓋命魯輕矣卿往逆公監之

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爲使卿逆公監之禮也杜氏曰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戊寅桓王十七年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紀女桓王后季其字也京大師眾也謂天子之居也胡傳曰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庶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子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按王使祭公命魯主昏而祭公遂往逆此益紀之情也前年紀侯欲因魯以請王命而求成於齊公告不能至此會有其適紀遂得昏王室紀實汲汲於成之情事可見矣然以女爲王后而究無救於亡是以君子貴自強也而王室之無能爲亦可傷矣此亦後世之鑑也夫

夏四月月備時

秋七月月備時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夜○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左傳曰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胡傳曰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然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事以行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竊老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有疾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己卯桓王十八年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胡傳曰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桓至是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甍遂附益之以爲正終生之卒誤矣

夏五月葬曹桓公得常禮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杜氏曰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弗遇胡傳曰弗者遷辭惡衛之失信

冬十月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傳曰我有辭也鄭忽以魯餽後鄭之故怒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按來戰者謂無名之師也稱爵者曰侯曰伯而親帥師旅宜其爲奉王命伐有罪之舉而今乃來戰也故爵之者譏之也鄭主乎爲此師而首齊者上書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而此乃皆齊鄭來戰是衛之背魯齊間之也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魯亦與焉齊徒多鄭忽之功而從其請乃帥衛以與魯戰是以怨報德不義甚矣故主乎此戰者齊也齊衛鄭亦周班也

庚辰桓王十九年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人微者也此戰郎之諸侯也而書人明以人齊衛鄭之君也林氏曰戰稱君盟稱人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抗子突自立自有參盟莫惡於惡曹故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莊公卒子昭公忽立

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而渴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祭側介反○左傳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按祭仲字足仲蓋其名耳先儒以仲爲命卿未必然也宋人執仲而使之廢君立君仲爲國卿見誘於人不能守節以親廢立之事此其罪皆不待言而可見者人微者也名登於策則國卿也以微者而執國卿逆也以國卿而見執於微者則不卿矣突終有鄭而歸不繫之鄭不稱公子絕之言不當有鄭也歸易辭鄭無人也忽繫之鄭忽已繼立也不稱爵未踰年也不稱世子不與其爲世子也觀左氏所述則鄧曼非夫人忽亦非嫡但祭仲以莊公之寵而立之耳然於其再歸則又稱世子者莊公嘗立之又嘗繼體行喪葬之禮則可歸嗣世者也祭仲執而突歸突歸而鄭忽出則事之本末是非具可見矣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反經然後有善此亂義之言也胡傳謂大祭仲之任以深責之則祭仲之爲命大夫於事少據又以忽不能君故書名則是徒以成敗論人亦恐非聖經意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叔蔡大夫名叔也折地闕四國盟折蓋立突故也柔不氏貶也林氏曰此大夫會盟之始故貶之至公子結則不貶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夫鍾郕地胡傳曰臣與宋公盟於折君與宋公會於夫鍾

於闞於虛於龜皆存而不削何辭費也屢盟以長亂數會以厚疑卒叛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脩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口暫反○闞魯地

辛巳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春正月無事而首書時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公羊經作毆蛇○左傳曰平杞莒也曲池魯地杜氏曰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故杞不平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平聲○燕南燕姞姓穀丘宋地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卒莊公林立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經作郯○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蓋鄭突因魯以賂宋故魯侯數會宋公宋責鄭賂不已而魯欲平宋鄭故數爲會見宋人之貪賂無厭也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父音甫○武父鄭地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卒惠公朔立杜氏曰重書丙戌非義

例因史成文也此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傳公欲平宋鄭及宋公遇於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胡傳曰伐夫責賂而無厭宋誠罪矣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貪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故又書曰戰於宋求戰者罪在彼戰於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於宋是也愚按及者內爲志不言公及蒙上盟武父之文也則主乎是戰者魯也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大崩曰敗績此事三傳互異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據上年戰於宋則宋鄭相報復公左似也然紀方憂齊滅亡之不暇又何敢越境以助魯鄭故胡傳駁之是矣據趙匡所考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則

穀梁似矣然書公會紀鄭則不見紀有受伐之情不書戰地又無從考據其戰於紀之實況魯鄭救紀則是亦救災恤鄰之師經不容獨以責紀之不量力而沒魯鄭之相救也其不書所戰左杜以爲公後期也大抵此蓋魯史舊文世遠事堙無從而考其實則亦不知曲直之所歸矣要之分黨結援爭奪相殺爲聖人之所惡其或稱人或稱師亦史之異辭衛在喪而書爵以吉從金革之事也三月葬衛宣公胡傳曰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易爲葬衛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又不稱子是以吉禮從金革之事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矣夏大水原出水秋七月備時月冬十月備時月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武父之好也于曹曹與會焉左傳曰曹人致餼無冰恆燠也紀失時也周正子月正冰壯時若夏正寅月則冰將泮時無冰不足書矣此確見春秋之爲周正也夏五胡傳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好穀梁傳曰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胡傳曰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諸侯爲籍百畝於東郊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甸人助以終畝穫則藏之御廩以供祭祀之粢盛以志敬也天火曰災謹神譴也胡傳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之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乙亥嘗嘗秋祭也未月而嘗先時也穀梁傳曰志不敬也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按此則不時且不敬重神譴矣故書之示警也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僖公卒襄公諸兒立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報宋之戰也胡傳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於天

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甲申 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傳曰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愚按王稱魯鎮撫以貌尊齊責楚入貢以包茅則當時列國於天子亦猶不廢貢獻但或貢或闕天子不能征故有以求見者諸侯之罪多矣書求見侯國之不臣而天王不天也至於車服則有賜無貢求車非所求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莊王立至莊公三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備則日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按鄭突簒也而稱爵鄭人君之故也祭仲實逐君而不書祭仲逐其君者突賴仲以簒故不能臣其臣以見脇而出奔故若其自出焉以爲不然非臣所能逐也書名失國也忽復稱世子者已繼體臨喪葬謂是宜世鄭也不稱爵其未行踰年即位之禮也吉至是始復正耳歸順辭復歸失而復得也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莊公弟字叔也國君之弟以字通常也先是隱十一年魯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叔以居許東偏至是莊公卒許叔間鄭亂而入於許君焉許無滅國之罪許莊既卒許叔君許可也然不能正大義以反正焉則以爲是竊入者也故書入

公會齊侯于艾 艾齊地左傳曰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曰夷狄之也愚謂天王崩而列國相朝會主賓皆罪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來的反○櫟鄭別都也鄭突君鄭有年列於盟會斯不能不伯矣而出入皆書名則與之而實奪之又以別於內之有忽也入逆辭公羊子所謂出入惡者是也前此書突歸而此書入者突則未君而得歸非未及祭仲也鄭伯突則已君已出而入謂竊據大都惡鄭突也其後入國則不書者昭公微子亹益微不能列於諸侯突既入櫟則入國不足書亦鄭不以告也胡傳曰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謀國之誤也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昌氏反公羊經作侈○袲宋鄭間地左傳曰將納厲公弗克而還穀梁傳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胡氏曰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簒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

乙酉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氏曰蔡常在衛先今序陳下蓋後至胡傳曰王制班爵次其先後固有序矣禮制既亡霸者乃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以至之先後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按此亦未見其必然姑備其說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告廟飲至

冬城向 向失亮反○向魯地左傳曰書時也按周十一月戌也定猶未中即以此爲十一月事亦已早矣杜氏推校此年閏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矣未知果否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賊待諸莘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按洩也職也實逐衛君而不言其逐者衛朔構二兄是亦簒者其出宜矣既曰衛侯而又出之則出之者其罪亦已著矣

丙戌 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于黃 黃齊地左傳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趡翠軌反○趡魯地左傳曰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穀梁經作郎○左傳曰疆事也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按此不言公疆吏戰也然事至而戰之言則我志戰也故曰及方會黃而又戰于奚雖曰疆事然齊紀之平安可恃哉

六月丁丑蔡

侯封人卒桓侯卒哀侯獻舞立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杜氏曰桓侯無子將召季而立之左傳曰蔡人嘉之也胡傳曰歸順辭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癸巳葬蔡桓侯杜氏曰稱侯蓋謬誤三月而速葬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諡也胡傳是之愚按蔡季之賢能以禮請諡然何故不能以禮五月而葬啖助之說亦不足據矣朱子曰此只是文誤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曰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愚按稱及則魯志也不言公微者往也何以言予魯志宋大邾小魯以悅宋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既朔也左傳曰不書日官失也之也○是年冬鄭高渠彌弒其君忽立公子亹經無其文者蓋鄭突方强且得諸侯之助而昭公微弱不能自通於諸侯故不以告也不然則經有闕也

丁亥莊王三年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盧篤力角二反○濼水名在齊南歷城西北入濟胡傳曰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明弒君

之賊雖身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按與者以之之義遂者繼事之辭會而遂如齊是姜與公同往以會而姜遂與公如齊也會者人君之事而夫人隨之以行踰大閑矣又遂與之如齊拒申繻之諫從姜氏之欲欲免於彭生之禍其可得乎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至自齊告廟也胡傳曰魯君弒而薨者則不地今薨於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秋七月備時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胡傳曰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於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是年冬齊人殺鄭子亹戕鄭高渠彌殺鄭子亹鄭人立子儀又王室有周公之難王殺周公黑肩事皆不見於經蓋未以告也不然則經闕也

春秋集傳卷二終

春秋集傳卷之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颸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鈞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嫡子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 莊王四年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按文姜與於弒莊公以父戕於外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於是文姜不敢安而自出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文姜也孫出奔也內諱言奔故謂之孫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按女子於父母之國則以姓繫之字如伯姬季姜是也婦於

夫家則以氏繫之姓如于氏姜氏是也不稱姜氏絕之於魯也姜氏淫而與於弒君義不得入魯之廟不為桓也妻則不為同也母絕之義也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禮為莊公者雖不能以法加其生母然究不得而母之是以不稱姜氏絕不為親此孔子所筆削也然姜氏孫齊不久復歸縱欲無恥出會紛然莊公惡在其能絕姜氏也孔子於此亦因其奔齊而著斯義以示天下後世耳惟莊公不能終絕姜氏故仍得以夫人之禮行而經亦書夫人書孫則莊公之不能君不能子而夫人得出入自如亦於是可見於孫齊不稱姜氏而於其復歸則削而不書者以謂此既絕之而後之會禚享齊侯如齊師者則不知誰氏也云爾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氏經作送宜從之單式展反○杜氏曰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為主昏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也愚按天王使單伯送王姬而魯書之者使魯為主先使來告故魯承告而書之也不稱天王使者不當使也齊諸兒實烏獸行大司馬所當夷滅齊與魯不共戴天之讎天王之所當矜憫煢煢在疚不恤其喪天討不加於罪人而昏嬪好之又使與不共戴天者為之主其昏焉魯逆命則使疑於不臣承命則已蹈於不孝是教天下以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也其何以君天下故不書天王使者猶是為之諱之也先儒以單伯為魯之命人夫恐無可據單氏為周世卿左傳宜是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別為之也公羊傳曰主王姬者必為改築於路寢則不可於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也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胡傳曰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愚按齊魯之讎大矣莊公之痛深矣為莊公者既不能寢苦枕戈以上請天王而討諸兒之罪報父之讐亦已羞矣又且為之主王姬而醜然人面而徒為築館於外以為得禮之宜是何異掩耳而盜鈴也後此會伐狩禚又何怪焉莊公於此無人心矣經書築王姬之館於外非與之也夫子於此蓋傷之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氏叔字周大夫錫賜也桓公未王命王追賜之命為諸侯也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傳曰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

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所行者天道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

王姬歸于齊 杜氏曰不書逆公不與接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蕭丁反鄑于斯反郚其俱反○郱鄑郚紀三邑名齊師遷其民而取其地也稱師者著齊人之横暴也

己丑 莊王五年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不日禮之常也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弟杜氏以為公庶兄於餘丘公穀以為邾邑杜氏以為國名皆未詳孰是夫莊公初即位而公子主兵動大眾以出伐其權亦已下移矣又不時諸仇讎而門之陵弱暴小則其罪又不言而可見矣稱公子者此時之惡不在慶父且著其寵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也胡傳曰此內女為之服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音灼公羊經作部古本作禚石經改作禚○左傳曰書姦也按書姦而不隱不復為隱亦不能隱也趙匡曰姜氏

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上下況於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存威刑以御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卒閔公捷立

庚寅莊王六年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穀梁傳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讐仇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胡傳曰有父之讐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不日常也五月葬桓王左傳曰緩也以王喪而六年不葬其故今不可考矣要之周不王也或曰改葬也改葬亦非禮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戶規反○季紀侯之弟字季也酅紀邑名紀自度見逼於齊不能守國故季先以酅附庸於齊以承先祀不泯社稷也不名憫之也不書奔非竊邑以叛也見逼於强横而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救爲先祀計不得已而自判以屈服焉故憫之而得書字也以者不以者也入難辭亦逆辭不能君臣一心以强於政治相與共守社稷計無復之而甘自離析以屈服於强敵之國夫豈聖人之所與乎以其於齊故難之也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經作郎○左傳曰將會鄭伯謀救紀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胡傳曰次有所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於滑譏之也魯紀有昏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茍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故譏之愚按不書救紀者齊未聞伐紀魯亦不成其爲救紀且不得有救紀之善也莊公即位三年矣縱能以救紀之故而抑齊亦止是救昏姻之國而未得爲報父之讐也況又不能救乎

辛卯莊王七年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胡傳曰兩君相見享於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而相見又去國而享諸侯甚矣

三年紀伯姬卒杜氏曰隱三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之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林氏曰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按此鄭伯者蘇氏以爲子儀胡傳以爲鄭厲但子儀微弱未能出會而鄭厲素得諸侯之與則此蓋厲公也遇垂蓋謀衛也

紀侯大去其國左傳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杜氏曰以國與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按紀侯委曲以存社稷而後去之其力弱其心苦矣故失國而不名矜之也然不振之罪亦不可辭矣故不書其卒微之也紀侯大去紀季猶存則不得而書齊滅紀然前書齊師遷紀郱鄑郚下書齊侯葬紀伯姬則紀侯之大去非齊所逼脇而曷爲大去乎故比事以觀而齊侯滅紀之惡亦可見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胡傳曰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侯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襄弑魯君滅其昏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也斥言齊侯賤之也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紀似義葬伯姬似仁故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難苗也

秋七月備時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經皆作郜○公羊傳曰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與讐狩也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刺釋怨也按書及者罪公志也

壬辰莊王八年五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正義曰蓋齊侯疆紀之師也蓋齊師疆紀而夫人往會之此與屈完如師同或以師字成句言從行者之衆也似不必然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羊經作倪黎左氏經作犂○黎來郳君名左傳曰名未王命也胡傳曰國君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左傳曰納惠公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逆王命也按前此成宋亂之諸侯皆稱爵以惡之此何又稱人以貶之曰討亂以權書爵見有討賊之權而釋賊不討也上下以分書人見以在下之微而抗衡天子也釋爵須自王朝抗衡天子則無爵矣故奪其爵也莊公內則忘親讐外則納罪人上則逆王命故人諸侯以人公也曷爲不諱莊公無恥也母姜宣淫致敝苟之譏會狩於禚來猗嗟之傳莊公醜然而於此又何諱乎

癸巳莊王九年

六年春王正月公穀經皆作三月王人子突救衛救公子黔牟也胡傳曰王人微者子突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稱諸侯之力抗王命以人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其亦不幸爲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穀梁傳曰不言伐衛納朔不逆天子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秋公至自伐衛杜氏曰告廟也

螟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左傳曰文姜請之也胡傳曰俘者二傳皆以爲寶商書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書齊歸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結正諸侯之罪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按據三傳則經文似誤作俘字耳書齊人來歸則抗王師以納朔者又齊人其罪魁也

甲午莊王十年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左傳曰齊志也杜氏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公羊經作霣○左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而雨與雨偕也公羊傳曰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正義曰公羊言其狀似雨左傳轉如爲而謂星落而且雨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按如公羊則雨字當去聲○夜無明非夜明也有竊爲明者也惟日施明星月皆受明以能明日出地則地上受明而不見星月之明日入地則受明者地之下地上不明而見星月之明夜明而恆星不見實物氣被之屬上騰於遠得竊地下之明以爲明而恆星受掩其解而雨若星之霣其不及地尺而復者近地不明之所則不及受地下之明而不能明如復焉耳恆星無霣霣非星也然則此何祥也曰逆氣也其徵應則非可指也

秋大水無麥苗秋午月也麥熟於巳月爲大水所漂苗黍稷稻粱之苗方生又爲水所沒也重災故合書之公羊傳曰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苗然後書無苗何以書紀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書姦也穀齊地

乙未莊王十一年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此師之次未詳何爲據左氏則將約陳蔡以共伐郕故次郎以俟之而陳蔡不至也據穀梁則陳蔡將使我故次郎治兵以敵之而陳蔡不敢至言有備也然玩經文則此次郎之師卽伐郕之師也左傳宜是

甲午治兵蓋卽次郎之兵也左傳以爲治兵於廟或郎有別廟耳甲午猶在正月役未久也而復治兵蒞將俟齊以圍郕也書之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經作成降戶江反○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弗聽按書及則圍郕者魯志也郕不降魯而降齊齊受郕降而不讓魯故慶父欲伐齊師也伐郕之舉不知何故然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降則非義可知故莊公亦曰我實不德也

秋師還還音旋○譏久役也胡傳曰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重今此又曰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懸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顯武非義害人未有若斯之甚者至是而師爲虛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

爲後世戒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弗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胡傳曰無知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侍寵而宮國此亂本也徒人費石之紛如是能死節者也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彊禦以身死其職者異矣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焉

丙申莊王十二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左傳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胡傳曰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討齊人

亦莫之君也愚按無知虐雍廩而雍廩殺無知則報怨而非討賊矣故不書雍廩不專與雍廩以討賊之義也書齊人者賊之當討也討非者天子方伯之事天子方伯不能討而人討之天下無王也凡不君不氏不官而書人以殺者皆討賊之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旣魯地大夫齊之欲逆子糾者不名非一人也于旣齊人來全旣爾公及之盟也直書及齊大夫者齊方無君不以敵公嫌也不以盟讎仇諱者請兒已誅不必讎其後也然盟旣而信不足爭至以兵納糾而猶不勝則以見盟之無益而齊人二三不終戴子糾也書及公志也齊大夫非有戴糾之信公汲汲於納糾以激功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經作納子糾公穀皆無子字當是偶脫一字耳下書取子糾殺之有子字可見不繫書法○既盟齊大夫而又伐齊者盟糾之黨伐非糾之黨也納者強之之辭內不受也小白繫之齊者小白爲齊人之所衆戴也襄公之立無常管仲鮑叔相與謀曰君必不終君不終則子糾宜立盍奉子糾管仲曰子糾之母汰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子糾小白之母微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於是使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是則齊之欲君小

白者衆矣及是年夏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遂立爲君蓋齊高國之徒啓小白而戴之也國人憐之國卿戴之是小白得民也建侯者順民之志故小白可繫之齊矣小白不稱子子糾小白皆非世子國人所欲立而立之已留人徐辭亦逆辭大夫方逆子糾魯人以兵伐齊則小白之入也難矣始則奔莒以伺亂繼則疾驅以入齊射鈎則幾死以援爵師終乃師於魯疆而殺子糾肆其狄猶利於得國而無仁親之心兄弟爭奪相殺此風胡可長也則小白之入也逆矣書小白入惡辭也蓋子糾小白皆僖公庶子公羊傳曰糾貴當爲君此即其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也穀梁傳亦以小白爲不讓而惡之荀卿言桓公殺兄而爭國然則子糾兄也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言程子胡氏皆據之以爲桓兄糾弟宋子嘗以爲此宋可據似不得以薄昭之言釋經也事遠既無確據惟嘗折之於經經書伐齊納子糾則齊人不君子糾矣經書齊小白入于齊則經不予小白矣國無冢君而以長以德以貴三者衡焉夫人無子則夫人長婦之子爲嫡不必長也莊姜無子以子完爲子則子完亦嫡不問州吁長幼也同母之子則必序長幼兄弟之倫也國丁危亂宜擇賢名則惟其戡國者戴之權也子糾無可君之貴兄弟相殺以爭國

春秋莫適與也若小白者謂其能得人心耳小白不稱子非所宜立也孰兄孰弟不問焉可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而後葬亂故也日隱之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音干○乾時齊地及內志也小白已定葬襄公矣自夏納糾至秋八月而爲是戰是公之徼功而志予是戰也內敗而不諱者齊大夫既來盟納糾而又敗我師是曲終在齊不在我敗不足諱也又以公之貪功而致敗凡不以此師用於襄公之日而用於納糾之舉也不言公者承上文伐齊納子糾而言則不必再言公耳胡氏謂其能與讐戰雖敗亦榮迂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從之按殺糾者魯也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以甚齊也兄弟爭國見利不顧其親亦已惡矣既已君齊矣猶必殺子糾而後快殺糾於魯而殺之者齊也故書取書殺之小白之罪也魯人始則以師納糾及師徒撓敗又慌於齊而殺之取者易辭見魯之不國也召忽死之不書者忍既鬪糾之不足輔而興

於難不擇君也夷吾以身奉糾以庶幾糾之得立又使鮑叔奉桓以留不死之地知鮑叔之苟能立桓必我爲也然則其死不死皆無足論矣

冬浚洙

洙音殊○洙水名在魯城北下流入泗浚深也深之以備齊難胡傳曰固國以保民爲本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世戒也

丁酉　莊王十三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魯地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夫齊人既殺子糾矣乃忍猶未息帥師伐魯齊師曲也然不先以文告之辭而詐謀取勝又豈謀國之善哉君子之責己也厚故長勺之功不足多而議其幸勝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二月公侵宋

無故而侵宋無名行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宋人遷宿者宿非欲遷而宋人强遷之以取其地也暴矣不曰宿遷於某宿見遷而爲宋所遷遂不能國微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左傳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按齊宋稱師而不稱伐譏無名而動衆也然方次於郎而魯遽詐以敗之譏詐戰也且宋師之至公實有以致之矣勝倖勝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荊楚之本號莘蔡地左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我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胡傳曰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公羊傳曰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蠻夷之獲中國也朱子曰荊初書國後進書人書爵乃是他初間不敢驟交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耳按此荊人猾夏之始也曰敗蔡師曰以歸著其横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胡傳曰滅而書奔譏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何以書爵己無取滅之道爲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譚失

事大之禮責其失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所以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按書師著横也凡滅人國者不待貶而惡自見也

戊戌　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左傳宋爲乘丘之役侵我公御之宋師未陣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秋宋大水胡傳曰凡外災告則書諸侯於四鄰有救急恤病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而許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

冬王姬歸于齊魯主昏也左傳齊侯來逆其姬按不書送王姬之使盍以得禮則常事不書也齊侯來逆不書社氏以爲不見公也胡傳曰書王姬下嫁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者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雖以王姬之貴其常執婦道與公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己亥　莊王十五年崩子僖王立崩葬告不見經王室不告喪諸侯亦不會葬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胡傳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策悉書夫子脩經存而不削爲後世勸

夏四月備時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閔公弑桓公御說立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獻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胡傳曰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孔父仇牧荀息是也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夫審事物之輕重者權也權輕重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崔杼弑君晏嬰不死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

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左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弗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益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胡傳曰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弗閔公乎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也非政刑也特書宋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愚按書宋萬奔陳罪陳人納賕也不書陳人殺萬以受賂乃殺非能討賊也閔公不葬者或曰葬閔在未誅萬之前故史不書葬而醢萬在葬閔公之後左傳則終竟言之耳

庚子　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郳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此齊桓創霸之始事左傳曰以平宋亂也按齊桓稱爵而諸侯皆稱人者方是時宋桓已立宋賊已討無

事於諸侯之平宋難亦已平矣而莊王之崩不赴不葬新天子即位二三友邦冢君未聞執壤奠以覲天王小白果有尊王之志則於莊王之崩也曷不首倡諸侯以奔喪於京師於僖王之立也曷不首率諸侯以朝覲於天子乃不恤王事而區區宋難是平不過假此以會諸侯而使人之尊己云爾當時諸國惟齊爲大諸侯會而以齊爲首所必然也首齊而齊得行其志矣不書平宋不與其以平宋爲功也首書齊侯非與以霸之辭也以見與會者之必皆非微者也非微者而爲是會宜其相率以奔走王事而齊侯不然以著其無王之罪齊爲首也宋陳蔡皆稱人不奉王命而私戴齊侯皆無王者也人諸侯所以人齊侯也凡討賊而書人者眾辭會盟征伐而書人皆貶辭會盟征伐天子諸侯之事非微者所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左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之爲國微矣以不會而滅之其惡不待言而可見矣不稱諸侯見北杏之諸侯亦齊人耳非與霸也胡傳曰見滅而書滅者七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不幸焉爾

秋七月備時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音歌○柯齊邑始及齊平也公羊傳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柰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至信之也莊公將會乎桓

曹子曰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愚按柯之盟以是爲信而與之乎盟無貶辭則與之也於北杏人之於柯與之何也曰北杏之貶誅首事也首事貶之則桓之事皆有貶矣於柯又何贊焉桓將假王事以令諸侯則魯於是而釋私怨宜矣曹沬之劫盟非所問也小信也○問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會而不復讐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朱子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寫來如何見他譏與不譏當魯桓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讐之師只緣周王衰弱又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昏以王姬下嫁及到齊桓時莊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爲名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郤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自能舉兵殺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郤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了

辛丑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宋背北杏之會也方會以平其亂而宋人遽背之宋則有罪而齊桓德信之不孚亦可見矣於以見北杏之非與齊桓也五霸桓公爲首桓之征伐四出春秋鮮有與辭以爲功之首而罪之魁也胡傳謂稱人者將卑師少盍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愚按齊桓此舉請師於王王使單伯下會之夫會天子之鄉以伐人則必非將卑師少可知北杏之會非有王命也令假王師以伐其背己之罪此鄭莊之故智耳何足與乎其稱人貶也管仲治齊爲軌里連鄉之法變先王之舊制以急於功利遂使兵不爲農農不知兵爲萬世之亂階故壞法亂制自齊管仲始又烏在其爲以制用兵而薄賦於民也與

夏

單伯會伐宋單音善○單伯周大夫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不再書三國者以單伯主之之辭也尊王臣也

秋七月荊入蔡楚於是乎益橫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音絹又音眞○鄄衛地杜氏曰齊桓脩霸業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愚按此會尊王臣故諸侯皆書爵無貶辭也此後齊桓之會則皆無貶可矣○鄭自突忽爭國而國分至是十六年不敢出會諸侯是年鄭突自櫟侵鄭傅瑕弒子儀而納厲公不書者鄭不告也此會之鄭伯即厲

公也

壬寅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按舊冬王臣與會則此有王命爲諸侯長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左傳諸侯爲宋故伐郳胡傳曰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於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按鄭宋方爲會而間此鄭遂侵宋則是人心未萃未成乎伯可知然徇宋志以伐郳無與於尊王擯外也以歡虞爲功而不免於陵弱暴小故稱人貶之也

鄭人侵宋背鄄之會矣

冬十月備時月

癸卯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報侵宋也

秋荊伐鄭林氏曰荊患自蔡及鄭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左傳曰鄭成也程子曰齊桓

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林氏曰齊桓公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愚按予齊以霸非春秋所欲也不得已然爾魯首叛盟謂下鄭詹郎儀父也郳人屢從齊桓故齊桓請王逃來也 **郳子克卒** 命進之使爲諸侯也儀父卒郳子瑣立

春秋集傳卷之三終

春秋集傳卷之四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飈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莊公下

甲辰 僖王五年崩孫惠王立王室不告喪諸侯亦不會葬故不見於經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卿左傳曰鄭不朝也按鄭間諸侯而侵宋罪也亦既伐鄭而同盟鄭不稱服矣又責以不朝而執其國卿可乎齊小白即位於今七年矣征伐會盟四出而未聞有朝王之舉鄭不朝齊詹見執矣齊不朝周王法將若何

人微者也詹名登於史策則非微者也稱人以執人齊侯也謂無可執也何以非討罪之辭曰詹未嘗有罪討之罪則人非執國卿之人也詹以國氏而書名詹亦不得為無罪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音尖○殲盡也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夫遂以亡國之餘而猶能殲齊戍以見滅遂君之能得民以死社稷而見滅於強橫非其罪矣齊以滅遂而戍之而戎者卒殲於遂於以見齊之橫暴不足以服人心而塗戾斯民矣書曰齊人殲於遂遂非能殲齊人齊人自殲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殺梁傳曰逃義曰逃胡傳曰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若其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齊桓始霸同盟於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胡傳曰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又以其害稼也故書

乙巳 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公羊傳曰不書朔不書日夜食也愚

意或者官失之夏公追戎于濟西濟泲同○左傳曰不言其來諱之也胡傳曰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加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閑暇而明政刑秋有蜮蜮音或又音域○蜮水中怪物一名短狐於水中含沙以射人影人影中之輒成瘡蝕人不見其形或曰似鼈口旁有橫弩謂之附工胡傳曰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紀異也冬十月備時月

丙午惠王二年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四月備時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子結魯大夫以女從嫁曰媵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姪娣也媵陳侯之婦公穀皆以爲魯女媵陳人之婦而曰陳人之婦者蓋未入國而略言之然不可考矣往媵不足書而書之者使公子則已重又遂盟齊侯宋公則非事也書遂責遂事也非魯君命而越職以盟霸主又不能有庇於魯則生事也胡傳曰媵賤事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霸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失己與人冠之招也愚按書公

子責公也不與其使公子媵也書遂責結也不與其越事以盟齊宋也惟公使輕以重而結乃得輕所重矣公羊氏謂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然盟豈公命乎矯命遂事縱使有功且猶不可況無功而致寇乎夫人姜氏如莒夫人有疾而通於莒醫至是就醫焉廉恥蕩然矣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魯受鄭僭背幽之盟也結盟齊宋非敵而抗諸侯也結媵陳而不至失陳好也三國來伐魯則有罪矣故直書伐然是年王室多難子頹伐王逆朔助之連師入寇齊小白既稱霸主不率諸侯以救王室至使天子播遷小白亦罔聞之而悍然執鄭詹盟陳宋聯諸侯伐魯國惟恐不順焉則所謂尊周室攘夷狄者果安在哉此即與結盟鄭之齊侯宋公也改而稱人貶也

丁未惠王三年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胡傳曰禮義禁亂猶坊止水今夫人如齊以甯父母而父母已終以甯兄弟又義所不得宗國猶爾況如莒乎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初會於禚次享於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於防於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益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也夏

齊大災來告也天火曰災秋七月備時月冬齊人伐戎此蓋伐徐州之戎也按舊年周子頹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以子頹奔衛衛師燕師入寇王室立子頹此年春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奉王歸王居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經不書者王室不告難也顧王室雖不告諸侯甯不聞爲齊小白舊年冬伐魯今此又伐戎其於王室之難恕然也伐戎雖懷外之師比於王室之難孰緩孰急乎其稱人貶也

戊申惠王四年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厲公卒子文公捷立○按左傳是年春鄭伯虢公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誅子頹王室定事皆不見於經者不以告也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杜氏曰薨於寢祔於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之禮書

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而葬緩也

己酉惠王五年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所梗反公羊經作省○胡傳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大眚告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慮無辜惡人倖以免矣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杜氏曰反哭成喪故稱小君胡傳曰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於夷齊人以歸考之則議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又按七月而緩葬隱之也魯蓋有所疑也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皆作禦○御寇陳宣公之子胡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眾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逆之臣國人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之傳之所云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按左氏云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經不書世子蓋從赴也觀完及顓孫之奔則國亂也杜氏謂宣公欲立嬖姬子款故殺御寇若然則殺御寇者陳侯矣事無可考宜姑闕之從胡傳可也夏五月林氏

日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有九惟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二月愚按此書非首時例也蓋下有闕文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防魯地及內志也及高傒盟者公也不言公諱也以爲微者及齊卿盟則晉抗矣以公而及大夫盟則公卑矣均非禮也

冬公如齊納幣 杜氏曰公不使卿而親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昏失禮明矣按高傒之來盟蓋訂姻盟也莊公之立二十二年以內政久虛宗廟無與共事言之則已遲自母喪未期而納幣言之則已遽又親納幣焉一舉而三失見矣

庚戌 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告廟也

祭叔來聘 胡傳曰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卒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私交之計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曰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少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 告廟也

荊人來聘 楚始行中國之禮而未能盡同於中國經因而書荊人亦與之以能進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齊地

蕭叔朝公 胡傳曰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夫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

秋丹桓宮楹 飾桓廟將以誇夫人也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胡傳曰程子曰遇於穀盟於扈皆爲要結姻好也莊公至是三十有六歲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哉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過於穀盟於扈以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愚按會者外爲主也莊公漁色孟任而生子般矣其昏齊而要結再三者蓋齊以孟任爲疑故也邀結以昏齊女飾宮廟以誇夫人而哀姜不可制矣子般之禍肇矣不能正身而能正其家者未之有也

辛亥 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桷榱也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以加之於宗廟而飾夫人非正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毋乃不可乎

葬曹莊公 不日常也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逆於齊也愚按不正其親逆於齊者以其爲讐仇之女也但哀姜不詳誰出其果襄公之女則必不可娶也如非襄公女則亦無害於娶矣以下事觀之則失禮殊非一端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夫視朔蒐狩郊社雩祭皆境內之事故常事不書親逆則君出境固不容不書也

秋公至自齊 告至也不偕夫人以至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者不順之辭不與公俱至非婦順也胡傳曰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又按公羊氏以爲要公也不與公俱入蓋孟任故也是以丁丑入而明日乃覿大夫宗婦然則般之不立蓋不待慶父矣般亦非正也而姜氏之逆妒可見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內子也禮夫人至大夫迎於郊明日執贄以見然後宗婦見今公乃先夫人至則大夫迎公而不及郊迎夫人故於明日而後覿之曰覿者猶私見云也不以禮見也覿用幣者公以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以覿也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毋乃不可乎書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公使之也而公及姜氏之情皆可見矣

大水 平原出水也記災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氏曰羈蓋曹世子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愚按書戎侵曹而不言納赤不使戎得以廢置諸侯也曰侵則赤之非正可知羈繫之曹則羈可有曹也不稱世子已踰年即位也不稱爵未除服未列於會盟且不能君亦不與戎之得以逐曹君也羈名失地也赤不繫之曹赤不當有曹也書歸易辭曹無人也且若其自歸不與戎得以納之也

郭公 此不可曉公穀以此連赤歸於曹爲句言郭公名亦失國而歸於曹也經文無此書法此不可通左氏無傳先儒以爲郭亡胡氏引管子之文爲傳愚謂只當闕之

壬子惠王八年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音汝○女氏叔字陳大夫也左傳曰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又先儒以爲稱字天子命卿也然無可考矣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卒懿公立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左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公羊傳曰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愚按夏書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則凡日月食皆鼓不獨正陽之月也而左傳云者蓋用幣於社則唯正月然也周六月夏正四月所謂正陽之月故不曰非禮而曰非常然則鼓是也鼓於社非也用幣禮也用牲非禮也故書伯姬歸於杞胡傳曰逆者非卿其姓名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姓名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左傳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冬公子友如陳友莊公母弟如陳報女叔之聘也邦交往來禮也

癸丑惠王九年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報十八年之侵也夏公至自伐戎告廟也曹殺其大夫胡傳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王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是也義繫於殺者罪在于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愚按不書名氏或亦闕文焉耳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宋主兵也蓋齊爲宋伐也公親往會則稱人非將卑師少矣蓋摟伐非王命春秋於齊桓不深與也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舊歲日食於純陽之月陽微甚也今又日食於純陰之月陽益衰矣

甲寅惠王十年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左傳曰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左傳曰陳鄭服也杜氏曰陳亂而齊納敬仲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貳心於齊今始服也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胡傳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者有諸侯同欲而書同者此盟鄭伯之所欲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視他盟爲愈矣愚按齊侯得眾亦未見有確憑大概始有不同而今來同則書曰同盟耳前十六年同盟幽鄭貳而始服也此年同盟幽陳鄭貳而始服也後凡書同盟者皆然左傳義甚明霸者以力服人安見其真能得眾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左傳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按季友以非禮行而經無貶辭者直書葬原仲而季友之私見矣慶父主兵出伐季友私行出竟三家之勢肇矣冬杞伯姬來左傳曰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於某胡傳曰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於洮矣冬又歸

魯故知其不當來也莒慶來逆叔姬胡傳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君自主之非禮也愚按大夫而越境以娶亦非禮也杞伯來朝杞夏之後三恪之封非伯爵也周室寖衰黜陟不行杞無黜爵之罪杞伯非黜也王室不天諸侯以強大相役弱小之國不甚其求故桓公二年杞侯來朝而魯師繼以入杞討其不敬至是來朝乃自貶以伯矣斯下泉所以賦輿公會齊侯於城濮城濮衛地謀討衛也

乙卯惠王十一年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左傳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按子頹之亂不見於經者王室不告難也夫衛朔始以諸兄而奪位繼以拒王師而反國終且助子頹而攻王朔之罪不勝誅矣天王當日不能正衛朔之罪命方伯以伐之乃迄今易世矣而命齊侯討之衛懿何罪乎此王室之失也然王室多難以鄭號之式微尚能倡義定之而齊桓號稱霸主數會諸侯方

惟是伐魯伐戎於王之難置若罔聞所謂尊王者安在是齊桓之霸反不如鄭厲之有功周室也及此時齊以王命伐衛則更宜大有所懲於衛會合友邦共力王室造衛國都執衛懿歸於京師請司寇定其罪焉以大示諸侯不王之戒亦庶乎有以自蓋前此之愆也桓又不然而徒以戰敗衛師受賂而還則勤王之名只以居其受賂之利君子誅其心矣故齊侯實自將而經人之非將卑師少也人其非伯討也借曰將卑師少則上承王命之嚴而下委之傲者之事以不克成大勳亦均之罪也伐不言日而書日書戰者見齊桓以是日伐以是日戰僅以苟戰復王之命而無奉命討罪以期必得之實心也齊人伐衛而書衛人及齊人戰者則以衛主乎是戰又以罪衛之抗王命而不以身伏先君之罪也韓子曰春秋謹嚴蓋於此類而見之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子文公蘧蒢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諸侯救鄭楚師夜遁夫荊蠻猾夏諸侯救之則書救善之也然只書人者則不足之辭人伐而人救之耳無褒外之實功也魯侯親會則齊宋必非將卑師少桓開五霸之首春秋於桓鮮有與辭黜齊桓所以黜五霸也邵子曰治春秋者

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得聖人之心矣五霸者功之首而罪之魁

冬築郿 郿公羊作微○郿魯邑左傳曰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胡傳曰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

大無麥禾 公羊傳曰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胡傳曰麥熟於夏禾熟於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支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辭也不敦其本而侈肆其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也

臧孫辰告糴於齊 國語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告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臣備卿臣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乃以邑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愚按卿出告糴制也然有國而至於告糴則誰為國卿者使國無餘蓄也胡傳曰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丙辰 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左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於齊冬築郿春新延廄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按新者革其舊之謂也縱不得已仍舊貫可也而新之以廄言則不時也以民言則財力殫矣是豈不可以已乎故比事以書而譏貶在其中矣

夏鄭人侵許 陵小弱也

秋有蜚 蜚符味反○蜚蠛蠓之屬害禾者也書為災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繫之紀不易其志也紀已亡而卒叔姬嘉其節也蓋魯人特厚之也

城諸及防 諸今山東諸城縣諸防皆魯地左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愚按去年大無麥禾今秋又有蜚矣縱曰以時何非病與

丁巳 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師次於成 杜氏曰齊將降鄣故設備愚按鄣紀遺也然則此欲救鄣而不能也林氏曰次於滑書公於郎降書師此但書次以為不足書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戶江反○胡傳曰降者脅服之辭前書郕降於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魯厚之無臣子故不得諡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傳義見前

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 左傳曰謀伐山戎也按濟水流經魯之西北東經齊入海此魯之濟上也

齊人伐山戎 山戎燕山之戎孤竹令支諸國今永平府地左傳曰以其病燕故也按北燕召公之後而山戎病之齊桓以師伐焉宜亦救災恤鄰之舉也然不書救燕而書齊人伐山戎者桓公好勤遠略矜己功伐不合友邦躬自伐戎踰越險阻深入戎境則是徼功域外以快其私非救災恤鄰之實也雖命燕脩召公之政歸貢於周亦以自文耳故

經書齊人不與其遠伐也

戊午惠王十四年三十有一年春築臺於郎胡傳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爲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自樂而不與民同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夏四月薛伯卒薛侯稱伯亦自貶也未同盟故不名築臺於薛薛魯地非薛國也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捷勝也左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胡傳曰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秋築臺於秦秦魯地穀梁傳曰築臺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冬不雨公役民不已而恆暘見告雖未至災旱亦謹書之以危公也

己未惠王十五年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地管仲之采也左傳曰爲管仲也按齊城管仲采邑而書之魯史者魯使人供其役也大夫城采邑非矣而魯又越國而爲之城交失之也夏宋公齊侯遇於梁丘梁丘齊地左傳曰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然則此宋志也故先宋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莊公庶弟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也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按牙曰慶父材是將爲篡也季友誅之似也然未有君命而遽酖之矯也兄惡未形而亟誅之忍也季友爲是欲權之自己出耳又許以立後而立叔孫氏則市恩也作福作威皆自季出季氏之專魯自友始矣友獨非無君乎公羊深許之誤矣其不及

慶父何慶父擅兵柄友力未之能勝也其曰以死奉般則友之正也般非世敵而正於慶父若季友者懷智則有之矣盡以賢予之末也不書刺者非以罪刺也其書公子牙卒則固爲季友諱也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胡傳曰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竊也危病邪之何也若斃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強卽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於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焉幸矣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左傳子般卽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按子般孟任之所出也莊公嘗以夫人盟孟任子般立則如夫人孟任矣然上制於母待年以娶哀姜哀姜無出哀姜之娣生閔公其不容子般嗣立勢所必然也子般非嫡而爲嫡名分非正故叔牙慶父得以萌其邪心哀姜私於慶父而莊公不能正之故子般閔公之弒慶父之亂皆莊公自啓之耳此所謂釁起閨門禍流宗社怨生祔席害及子孫備書之爲後世戒也子般不稱公莊公未葬也稱子已立爲子也不書賊諱也不地弒也公子慶父如齊杜氏曰慶父弒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按哀姜齊女也故慶父如齊胡傳曰宜書出奔而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莊公幼沖卽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旣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以志得兵之始而終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垂戒之義明且遠矣秋伐邢戎狄之恣也

春秋集傳卷之四終

春秋集傳卷之五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飈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晉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銙

閔公公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哀姜之娣也九歲即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史記名開蓋以漢景帝諱也

庚申惠王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左傳曰不書即位亂故也杜氏曰國亂不得成禮也齊人救邢左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胡傳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衞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於雍楡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公救成至遇是也愚按救邢善也然齊侯方惟是會魯遷陽不以狄人爲事延及三年之久卒之邢潰然後合諸侯以逐狄而遷邢焉救之慢孰有甚於此者故書人貶也借曰將卑師少然委之微者以不能免邢於危亦均之罪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十一月乃葬左傳曰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魯志也落姑齊地左傳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

季子來歸內喜之也魯難未已魯人以季友之才爲能定難也故請於齊而召諸陳於其來歸魯人子之故史從而書之孔子因之而不改順輿情也不書其出不勝慶父而出不足書也有今此之歸故不足書其出也季子來歸而季氏之專政由此始矣歸而無救於閔公之難立閔公非季友志也非季友志者季友之志在申而中立旁覩以待事機之成也然則經書季子來歸非誠與之也若季子者才足有爲其賢不足稱也其卒能立僖公以甯魯亂則因人情所嚮而子之而來歸之可也○人傑問曰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弒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朱子曰走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而反褒之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論而已若謂季子爲命大夫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爲書名乎又曰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鑿頓得個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同意耳又曰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爲禍之基又曰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

冬齊仲孫來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廢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甯魯難而親之按仲孫之來必齊侯使之也不書使者不與齊侯之使以其將覘魯而取之也仲

孫氏而不名來而不事者魯亂不已人懷憂懼望拯於齊齊仲孫來魯有慰望之意故志喜而曰仲孫來也湫不勸其君以急於靖亂而曰將自斃來而不事以爲無取乎其來也已子般弒閔公弱慶父擅兵夫人啓之魯人憂覆亡之無日故於友則曰季子來歸於湫則曰齊仲孫來於侯則曰高子來盟空谷無聊足音是喜而曰是將有以救我以其懼之甚危之至是以望之切而喜之深也魯史書之聖人因之而不削焉所以著莊公之不能正身正家以正朝廷邦國而黨起閩門禍流宗社怨生衽席害及子孫以至家國阽危人情洶懼有至於如此之甚者非徒譏齊之君臣已也

辛酉惠王十七年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齊人逼而遷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左傳曰速也公羊傳曰言吉者何未可以吉也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禘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但魯人行之已久而孔子魯人則不得而非之其有失禮之甚者乃不得已不謹志之以示意焉所謂周公其衰矣者也禘以孟夏五月非時也禘於太廟莊公非所也禘者大祭喪服未終而以吉行非事也蓋魯方憂危欲以其君速承大祭以鎮安人心而適丁五年大禘之期故遂變禮吉禘又以喪制未終不敢祭於周公之廟故遷主而行之於莊公之寢宮焉其失禮爲已甚矣備書之以示譏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不言弒爲內諱也不地以見弒之實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左傳閔公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弒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胡傳曰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按上書公薨而遂繼之以夫人孫邾慶父奔莒則閔公之弒其實可見矣此所謂微而顯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慶父弒逆不已國人莫之容而後出奔也季友以公子申入立之以賂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慶父縊不書刺慶父不以討賊誅也閔公爲夫人之娣之子哀姜無子則立閔公正也慶父弒閔公季友以僖公適邾及慶父奔莒而季友入立僖公蓋季友以卜筮之祥國人所屬目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則季友之志在觀釁以立僖公而遂其私耳然則閔公之弒未必非季友心也第肆其惡於慶父而不尸其事耳朱子曰放走慶父罪小也他自身上罪大亦治慶父不得有以誅季友之隱矣故經書公子慶父出奔莒正不與季友之得以立僖公而擅討賊之義也

冬高子來盟高子齊卿高傒也公羊傳曰魯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桓公使高子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愚按不書齊使齊桓實將以覘魯非實心好魯也盟不盟未定矣故不書使高傒至魯而僖公已立矣高傒因與魯盟魯人喜得齊助而賴高子之盟故喜之而稱高子也魯情之危亦可見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於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不書滅衛者不欲狄得以滅衛爲中國諱也胡傳曰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詩載牆有茨鶉之奔奔諸篇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愚按狄以莊公末年伐邢至是而又入衛其橫甚矣齊人嘗救邢矣而狄之橫如此曾莫之遏也齊之從簡書者安在後雖有遷邢封衛之功不足稱也故曰功烈如彼其卑也

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鄭人爲之賦清人胡傳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之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其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而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之也高克奔陳

春秋集傳卷之五終

春秋集傳卷之六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殿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鋐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庶子母成風屬公於季友季友立之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 惠王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曰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氏曰國亂身出復入即位之禮有闕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胡傳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書次見救邢之不速也伐而書次其次爲善伐楚次於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次於聶北譏之也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儀邢地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胡傳曰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公羊傳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不及事也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愚按書救邢而繼書遷邢責其救之不及救也繼復敘三師城邢與其雖不及於救而猶及於城也邢以自遷爲文邢志也不書其君而書師則諱專封也諱專封所以善其善也然韓非子曰狄人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若緩救之以敝狄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名實美桓公乃弗救由是言之則齊城邢之美不償緩救之過矣春秋書法如此而齊桓之以力假仁因以爲利其情事亦可見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 夷齊境上地左傳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按不言殺諱也曰於夷薨在外也曰齊人以歸甚齊侯也哀姜雖有罪非齊所得誅也

楚人伐鄭 楚稱人寖強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 檉宋地左傳楚人伐鄭鄭即齊也盟於犖謀救鄭也夫救則救耳何有於謀蓋諸侯有難之心也且鄭既受伐必有不固之心故爲盟以結之也然傳言盟而經書會者不欲其盟以是爲畏楚也以救災恤鄰安中國爲心而衆力有未協焉故諱其盟以斯會爲可與也

九月公敗邾師於偃 偃邾地也左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按邾戍虛丘蓋有侵魯之謀然未發也而今且將歸矣邀而敗之豈義也哉且方會檉矣而遽敗邾師盟安在哉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 酈魯地挐莒君之弟左傳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曰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莒人聞慶父之死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於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何氏曰偏一面也各俱一面

而戰不相詐也愚按經以季友主乎是戰而書敗莒師敗詐戰也非偏戰也敗而獲之則不足嘉也挐非卿而莒子之弟且爲主將則彼獲不容不書耳春秋厚責己而薄責人正誼明道不計功利不多季友之功故書法如此且僖公即位日淺而季友主兵則季氏專國之勢又於是乎成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魯人請於齊而齊人歸之也姜氏與弒二君而孫於邾義不得入莊公之廟也魯人之請非也女子從人魯人婦而齊殺之殺之亦非也既已殺之而又以歸則當告魯以不可歸之義明姜之罪矣而又從魯請亦非也喪歸於魯則魯之臣子不得不夫人之矣夫人之而君父之倫廢夫婦之道乖矣故不書姜譏齊也言不當殺而殺也無與於齊也書氏譏魯也言不當請而請也又氏於魯也至告廟也至自齊言夫人之喪不應自外至也又自齊至也蓋一事而三失矣

癸亥 惠王十九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地左傳衛之敗也宋桓公逆諸河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

人以戊曹戴公卒弟文公燬立徙居楚丘至是年諸侯乃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愚按城楚丘者衛徙居楚丘諸侯因而城之也不書衛遷於楚丘者衛已不衛遺民數千未能以告也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者城楚丘非城衛也城之而封衛焉然後有衛不曰封衛者大封之禮寧之大宗伯營國之事屬於大司空故城楚丘可言也封衛不可言也天子在焉而誰其封衛也者不書齊師某師城楚丘亦不書諸侯城楚丘諱封衛也齊桓存衛衛國忘亡而書法如此不幾沒其善歟曰善不足善也狄人伐邢桓待邢潰而後城邢慶父亂魯桓待慶父自蹙而後安魯衛之流連遷徙已三年矣衛文收集遺民稍能自定桓乃城而封之以市忘亡之惠蓋救之於未滅則爲功也難而見德者淺存之於已滅則爲功也易而見德者深此所謂驩虞也是以於城邢則不書齊侯高子來盟則不書齊使城楚丘則不書齊師所以奪其志也顧狄之伐邢也桓嘗救之又方潰而遽城之猶有救災恤鄰之實而狄之入衛也齊未嘗救衛幾自定乃攘爲封衛之功視城邢之功爲益下故不敘諸侯若其存衛之功則固因事可考也若徒以爲界後至而不書所會則失聖經之旨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迎喪告廟

成禮以葬反哭成喪則不得不仍小君之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左傳晉人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穀梁傳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按伐虢晉志也然使虞不賄則晉無能滅夏陽也虞假晉道且請先伐然後晉師會焉則不以虞主是師不可得也又按下陽公穀皆作夏陽左傳則虢都上陽而此爲下陽蓋下陽虢之別都有宗廟在焉虞晉毀其宗廟故以滅書不止爲塞邑而已也然鄭突入櫟而不復書入鄭以爲是已入也晉滅下陽而不復書滅虢以是爲已滅也是亦王公設險以守國之意也稱師稱滅著虞晉之惡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 或曰貫當作貫○貫宋地左傳曰服江黃也按江黃近楚小國慕義來盟齊宋書爵嘉服遠也江黃稱人微之也齊桓城邢封衛之名遠播江漢矣然君子度德量力而後與人桓之威德不能有庇於江黃而江黃之微亦不能以有創於楚乃遂帥與國以之盟多魚漏師桓不能有悲於前楚人滅黃桓不能救之於後斯盟究何益乎徒速小國之亡自貽霸業之玷不務修德而勤遠畧蓋不待葵丘之會宰孔之言矣甫田所以興刺也則是盟其果春秋所與乎比事以觀而盟之不足恃功烈之不足稱也亦可見矣

冬十月不雨 傳見下年

楚人侵鄭 左傳言伐而經書侵

甲子 惠王二十年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歷時不雨則書首月

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胡傳曰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繆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舒楚與國也齊霸方盛而徐附之齊將伐楚故徐爲齊而取舒不曰滅而曰取者附諸夏以懲荊舒故滅其罪辭也

六月雨 胡傳曰喜雨也憫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

懼天災恤民隱之意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 陽穀齊地左傳曰謀伐楚也按伐楚之謀再矣而兵未舉者誠難之也謀伐楚則曷爲會江黃江黃近楚之國也離其黨而固我之交披其翼以孤其勢也徐人取舒齊宋會江黃於陽穀公子友如齊涖盟諸侯侵蔡伐楚比事以觀而當日之謀可見矣然伐楚而江黃不與何也江黃不能伐楚也自守而不爲楚用足矣及楚既同盟而江黃乃亦與伐陳之役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蓋齊桓不欲勤諸侯來會故也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乙丑 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按蔡嫁齊姬意恃楚也蔡自北杏之會而後棄我諸夏甘心即楚中國會盟蔡無與焉至是齊以諸侯之師侵焉侵蔡而與八國之師者本以伐楚故也侵蔡謀也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猶取舒會

江黃志也或問齊侯使蔡亦以私如何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亦以侵蔡耳非素謀也

蔡潰

遂伐楚次於陘

陘音形○民逃其上曰潰左傳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按書蔡潰者見兵力之有餘也遂者繼事之辭責以貢之不入則有言可執聲罪致討也次於陘進不遽進欲其自服也不窮兵力故書次以善之也然則胡氏以遂事為譏無王命然乎曰齊桓侵伐四出皆未嘗有奉王命者奉王命惟伐衛耳不於此而後議也此伐楚之師內以勤鄭外抑荆蠻仗義執言從容辭命所謂彼善於此者非若救邢有不及事之緩非若存衛有專封國之嫌則從而與之可也大夫出境而遂事罪也齊桓而既得諸侯遂以諸侯侵蔡不待伐楚而後以遂事罪也然則與之乎曰不責以僭王猾夏之罪而責包茅之不貢桓公深謀持重度楚之末可力屈故摘其小疵使可任受而功以不勞矣故曰五霸假之也齊桓伐楚

之謀素矣至是而遂伐楚故曰遂經記其事而本末是非可考未見為深與之也

夏許男新臣卒

卽許叔也穆公卒子僖公業立左傳曰許男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也胡傳引劉敞之說謂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去師而復歸其國也然左傳之言亦似非無據未詳孰是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

屈求勿反○屈完楚大夫屈氏完名也召陵楚蔡間地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及諸侯盟按屈完來盟不稱楚子使者楚子使屈完如師盟不盟未可知而屈完遂來盟也不以遂事為嫌者所得為也胡傳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來盟於師嘉服義也盟於召陵序桓積也桓公師八國之師兵力強矣而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大濤塗譏謀軍事矣然為其國病謀也齊侯不聽其言可矣而遽執之何不恕乎於以見桓公之志驕矣稱人以執人齊侯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曰討不忠也按及者齊人及之也諸侯勞師已久故不及諸侯而及江黃也既執其卿而又伐之甚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至後事小則以先事至其以伐楚至大伐楚也愚按經文則公實不與伐陳之役

葬許穆公

左傳葬之以侯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之子左傳陳成歸轅濤塗按濤塗執矣繼而伐陳矣此又以諸侯之師侵陳者討陳而陳不服也不服也者一言不協耳而執其卿而伐其國以是為不足服人也陳成而歸濤塗屈於力耳能服其心哉魯茲往會則皆列卿而書人貶也侵者無言可執也霸者之不足尚如此且自齊桓與而征伐自諸侯出矣侵陳之舉皆使大夫而征伐又且將自大夫出矣

丙寅　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

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晉侯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驪姬譖羣公子晉侯使太子伐東山皋落氏狐突勸之逃弗聽晉侯立驪姬為夫人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春晉侯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愚按世子者先君之後兄弟者先君之支而忍於殺之是不仁之甚者也申生齊姜所生義不得為世子然而稱世子者僞諸立之為世子也已立之為世子矣而又聽驪姬之譖而殺之是殺其先君之後而戕其國本而莫之顧也大子自殺而曰晉侯殺之者實晉侯之殺之也曰自殺則世子疑於有罪曰殺世子則罪專晉侯也斥言晉侯言非孽大夫國人志

而殺無罪之世子大夫國人不爲分過也世子不能諭親於道而以從父之志陷親於惡亦安得爲無罪曰此允類至義之盡也舜盡孝而瞽瞍底豫泰伯逃而歡錫之光申生不及此矣然觀其辭於狐突之言則世子愛親愛國之情忠誠惻怛之意固藹然其可見矣而何爲不免於罪乎要之瀆倫之禍未有不流於子孫者衞宣烝夷姜生急子又娶宣姜而急子賊死晉獻烝齊姜生申生又娶驪姬而申生自縊楚平納子建之婦而子建死於鄭厥後楚亦幾亡晉武帝以玖賜太子而賈后肇亂唐高宗烝於武氏而幾至亡唐唐玄宗納壽王妃而祿山兵起彼急子申生輩賢且孝而卒之不克有終則瀆倫之爲禍烈也後世宜知所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杜氏曰伯姬來甯甯成風也朝其子者子年方幼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左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牟人嘗朝魯矣使往聘焉可也然小國之朝魯而魯不報者多矣何斤斤於如牟是茲欲外娶焉而假君命以行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王世子惠王之太子鄭也首止衞地左傳曰謀甯周也初惠后生大于鄭及太叔帶惠后愛叔帶王以后故欲廢鄭而立帶故齊侯率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焉公羊傳曰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胡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經書宰周公祇子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

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胡傳曰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於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也

鄭伯逃歸不盟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胡傳曰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疵乎

王之盟惡也請會無勸是以爲幸故諱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不盟逃者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與何或曰首止之盟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左傳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不名迫也書奔不死社稷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謹天戒也

冬晉人執虞公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晉脩虞祀而歸其職貢於王公羊傳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組於晉久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愚按虞公貪賄棄國罪也然貪賄之罪孰若滅人國之罪乎則滅人國也滅異姓之罪孰若滅同姓之罪乎則滅同姓也不書晉滅虞而曰晉人執虞公豈重責虞之貪賄而反輕沒晉之大惡哉蓋稱人以執人晉侯也君公書爵大夫書名其嘉焉則書字賤者書人以賤者之人執上公之責以是爲逆之甚惡之大惡比於背叛而逆同於弑君也虞公見執國亡而不名者滅虞公罪辭也非滅虞公甚晉罪也貪賂之罪見於主滅下陽無容再責然以上公之貴而見執於人辱可知也杜氏謂晉歸職貢於王故經不以滅同姓爲譏此尤謬也滅人國而歸貢於王是市王也市王而罪愈大矣甯以是免罪哉晉滅虢不書不告則不得而書也然則稱執者其皆惡逆歟曰以人執其罪大以爵執其罪減執大夫其罪小執國君其逆大以人執而歸諸京師爲討罪以人執而歸諸京師罪不當以人執而歸諸外國其罪加見執於人而書名見執者與有罪焉見執於人而不名甚執者之罪大夫見執於人而具官大夫無罪以下而執上以諸侯而執天子之使其罪尤

丁卯　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

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地今河南密縣左傳曰討其逃首止之盟也諸侯皆書爵蓋以是爲可伐矣

秋楚人圍許以救鄭也不書救鄭不與救也然楚已背召陵之盟矣

諸侯遂救許善諸侯也鄭人築新密以抗齊而新密受圍以見己則不競而城無益也諸侯方圍新密聞許難而遂移師救許以見齊桓不貪新城之功而以救災恤鄰爲急也遂者繼事之辭書遂見其決也遂救許深善之也

冬公至自伐鄭不至自救許本以伐鄭行也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春齊人伐鄭鄭未服也鄭人未服則退而脩德可也而一伐再伐焉故人之

夏小邾子來朝杜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列於諸侯而來朝於魯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按鄭伯逃盟於申侯何與而殺之以說於齊是不罪己而殺

無辜也稱國以殺者殺大夫無罪而大夫莫之爭是國與於殺也申侯巧諂貪利而何無罪申侯有罪也殺之非罪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母甯母魯地左傳曰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按此則鄭伯之乞盟由是矣甯母之盟殆亦春秋所與也

曹伯班卒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聘焉禮也

冬葬曹昭公不日常也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崩○據左傳則王崩在舊年據經則王崩在此年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鄭伯乞盟洮曹地左傳曰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周室雖衰必先諸侯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愚按先王人尊王也不殊會王人微也前是再伐鄭而鄭不服今此自來乞盟則德禮之故可見矣鄭子華嘗與盟於甯母矣今此又乞盟於此可見子華之姦而甯母未之受也齊非真能有德禮然假之而已愈於許力矣

夏狄伐晉按左氏先是晉敗狄於采桑此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大音泰○穀梁傳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胡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季子立僖公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傳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大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按此皆以夫人爲成風而左傳則以夫人爲哀姜言禘而致哀姜之主於廟也

杜氏謂哀姜淫而與弒不薨於寢故僖公有疑焉至此而後致主於廟也然魯禘追享文王而周公配焉不得以致哀姜之主也夫人有與祭之禮故因舉禘祭而致成風於廟中使得行夫人之禮是立成風爲夫人也穀梁之說宜爲得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崩子襄王立左氏謂舊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是年春盟於洮謀王室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愚謂閉不發喪者有矣未有能閉之朞年者此殆傳聞之誤抑或有錯簡歟盟洮以謀王室蓋惠王有疾而襄王懼故使王人及諸侯謀之耳惠王崩而不葬或亦以難故倉猝謀葬而諸侯不及會也

庚午襄王元年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音語說音悅○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宰冢宰周公名孔天子之三公也葵丘齊地左傳曰會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出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胡傳曰以家宰兼三公其職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

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又拔在喪未葬而出會稱子者以衰經會也亦有不稱子者加衛侯朔以吉服臨戎也然則稱子者善矣宋襄欲讓其國於目夷似仁以衰經出會似禮然而非其質也非不得已無會可也抑天王在喪而冢宰諸侯以吉禮會則非宋襄又可以愧諸侯葵丘之會善也而比事以觀則亦非善之善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蓋僖公女也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孟子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林氏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於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焉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胡傳曰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傳

曰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然則公羊所謂危之者亦信矣蓋葵丘之會亦齊桓盛衰之介假之者有時而怠其勢然也然而尊王臣以禮不歃血以信明王禁以忠則再書諸侯盟於葵丘實善之也其書日則謂有矜志焉故謹之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獻公卒子奚齊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傳曰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未葬也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胡傳曰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公且明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大臣殺其子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愚按君之子者獻公之子云耳然不書里克弒則以未成君故也君之子而殺之是亦弒君矣

辛未　襄王二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朝霸主禮也然新天子即位不朝王而朝齊則何禮也春秋以來不可勝貶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畿內諸侯蘇子之國也左傳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左傳晉獻公卒里克丕鄭父欲納重耳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弒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弒卓子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氏曰弒卓在舊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已葬卓已成君故稱君也胡傳曰初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三旬而難作是持祿保身速獻公殺申生立奚齊之禍者也故此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荀息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問春秋書及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弒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又曰天下無中立之事

自家若拚得他退便須用拚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荀息全然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愚按當日情事今難悉考若據左國則申生乃齊姜所生如何可為世子但以獻公既立之而又無罪殺之則國人所憐故殺奚齊卓子亦國人之所欲也里克中立不救申生後乃欲納重耳亦黨於所私非欲為申生復讎也奚齊已立而殺之又并弒卓子不正其為弒君不可得矣奚齊卓子本不足君然申生亦非正重耳夷吾又皆父命所逐則舍奚齊而誰立乎故荀息承君命而輔之輔雖不正而莫適正也此荀息之死所以亦有可與也且卓子已成喪而葬先君則荀息死之非召忽比也顧命大臣非為私暱也是以書及要之則獻公淫惑名分皆不正之為禍烈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北戎未詳所在

晉殺其大夫里克先是齊侯以諸侯之師討晉亂及高梁而還令未及魯故經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夷吾從之許賂中大夫里丕等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夷吾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經亦不書有王命且晉受之也晉侯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

命矣伏劍而死克弒二君而殺里克不以討賊之辭者不以賊討也賂之而人既乃背而殺之以是爲討賊可予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亦以免里克也免里克何不正奚齊卓子之爲君也不日晉人者書人則疑於衆討故不書人不日晉侯者克可殺而非晉侯所當殺書晉罪累衆也郤呂之徒同之矣如何而爲討賊之辭曰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此討賊之辭也

秋七月 備時月

冬大雨雪 平地尺曰大雪

壬申 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音丕○丕鄭父里克之黨晉之殺里克也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丕豹奔秦夫丕鄭有罪矣而不以討罪書者丕鄭縱無此謀其亦不免里克可知也故書之與殺里克同辭不以罪討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非禮也及公及之也亦不暨先君及文姜之失矣林氏曰齊侯之志荒矣

秋八月大雩 非時也蓋旱故也

冬楚人伐黃 左傳黃人不歸楚貢故也胡傳曰楚滅弦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　僖公上　圭

癸酉 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公羊傳曰不言朔食晦日也愚按或官失之也

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不聽遂與之盟及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惻之胡傳曰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許斯頓牂是也出奔者雖不死社稷有興復之望焉弦子溫子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若江黃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備時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甲戌 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無所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不日常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 鹹衛地先是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此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京師齊仲孫湫致之然則會鹹王事也戍周不書謂侯國所當然且爲王諱也

秋九月大雩 過時也

冬公子友如齊 聘也

乙亥 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左傳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林氏曰不序諸侯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杜氏曰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 胡傳曰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蓋魯君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耳又按左傳云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使鄫子來朝未詳孰是

春秋集傳卷之六　僖公上　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山名魯承告而書之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狄侵鄭 狄漸肆矣

冬蔡侯肸卒 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丙子 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諸侯邦交五年一朝非禮也

楚人伐徐 齊霸衰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 牡丘地闕匡衛地將救徐而不力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慶父之子胡傳曰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不可以不速救今書盟於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於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救而書次則罪其當速而緩失用師之義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言日朔公羊氏以爲食在晦左氏以爲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曰以救徐

也諸侯救徐而楚師不退乃伐其與國焉非所以救徐矣俯師者見非不衆且盛也八月螽爲災也九月公至自會不至自救徐不成救也季姬歸於鄫說見上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也震雷擊之也左傳曰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冬宋人伐曹左傳曰討舊怨也夫牡丘之盟宋曹與焉乃曹方從齊以伐厲救徐而宋遂伐曹是背盟陵弱而與於楚之憑陵諸夏也然齊霸益衰亦可見矣楚人敗徐於婁林婁林徐地徐恃救也見伐厲之無救於徐也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秦伯穆公名任好韓晉地今陝西韓城縣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請戰壬戌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晉侯歸晉夫秦伯伐晉而以晉侯主乎此戰者罪晉也晉實致之而及之戰也獲晉侯而不書以歸者後而不以入又禮以歸之故不書以歸免

秦伯也晉侯見獲而不名非免晉侯以終復故耳君獲而不書師敗績者胡傳曰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

丁丑　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隕公羊經作實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五歷反穀梁經作鶂過古禾反○鷁鳥名水鶂也大如鷹食魚此因告而書紀異也穀梁傳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故月之左傳曰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星無隕隕非星也天無石石非隕也塵墜之所凝有翕之而升於虛空翕散而隕其方隕也日在地下耀之則有光如星焉其既隕也凝而如石宵見隕星五旦視所隕而得石如其數也鷁退飛非退飛也風行高虛鷁飛過高過之不得進過宋都數之六也人之氣有乖則濁干乎清而有氣凝於上故星隕人之氣逆則虛有暴氣而物爲所閃皆人之氣候有以致之故吉凶由人五六非所占也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季字也日而字之見恩禮之厚也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稱伯仲皆貴之故也仲遂叔肸皆然劉炫謂生而賜族胡傳因之恐未足爲據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內女嫁於諸侯書卒斂也卒不必葬葬紀伯姬以齊故也葬紀叔姬葬宋共姬賢之而恩禮有加也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日厚之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淮水經宋徐界魯邾之南至鄫郯淮夷間入海左傳曰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按此葢淮夷病鄫故也不書城鄫不果城故也霸業衰矣然會無貶辭猶是以恤小爲事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終

春秋集傳卷之七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𠈁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鈞

僖公下

戊寅 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左傳曰報婁林之役也已則不能有救於徐而區區伐其與國以爲不報復豈方伯之師乎故稱人

夏滅項

公穀二傳皆以爲齊滅左胡二傳則以爲魯滅以下事考之則公會淮未歸而魯人滅項至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夫人以公故會齊侯於卞然

後公以九月至左胡似也但英氏在汝潁之間而項國即今河南項城縣去英山不遠又皆在徐之西南其去魯則甚遠魯臣安得遠勤師旅越宋徐而滅項乎蓋滅項不言誰滅者承上事而言是齊人爲徐伐英氏而因滅項以與徐耳中無他事故不必復稱齊人徐人猶晉悼於相之會遂滅偪陽以與宋事正相類文勢然也然則公羊氏以爲爲齊桓諱者然歟曰非諱也伐英氏滅項連文是人而滅之著其徒陵小弱滅人之國而無與於攘外之事以罪之也然則下之會卞而公至自齊何爲乎曰東略之役城鄫不果諸侯蓋有離心焉故齊獨與徐南伐而在會諸侯有見止者齊桓之志戢也然事亦難悉考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

卞魯邑

九月公至自會

告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桓公卒明年孝公昭立

己卯 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衞姬生武孟少衞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衞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已夜殯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按如左氏所云則眾妾以其姬爲貴六子以武孟居長夫人無子武孟所宜立也孝公未聞令德桓公越序而立之屬於宋公何哉子昭可立則元也潘也皆可立矣既立子昭矣又不能定乃復因雍巫寺貂而立武孟武孟可因雍巫寺貂以復立則羣公子皆可樹黨以求立矣胡能有定哉葵丘之命曰無易樹子而桓公乃自犯之欲無亂不可得矣然武孟宜立也子昭不宜立也武孟宜立公又許之立立武孟以殯可矣而宋襄以諸侯伐齊納昭是不知所擇而與亂人國也故宋公書伐而魯師書救善魯而罪宋也善魯而罪宋正武孟而非子昭也然而宋曹稱爵者宋襄以信齊桓之所屬此其罪不唯在宋而在桓公管仲也不書納昭者以齊受之也受之而又不免於戰者齊內亂也

夏師救齊

救武孟也然不及於戰者聞武孟死而師還也然則不成乎救矣而書救何也曰以善魯而著武孟之正以正子昭之非也不書帥師之大夫者以末成乎救故略之言無功也

五月戊寅宋

師及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

甗魚免反○甗齊地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然則齊及宋戰而經以宋及齊戰何也謂齊人猶知子昭之非而宋乃主乎是戰也不稱宋公而曰宋師至是乃專罪宋也

狄救齊

孝公立矣書狄救齊深著孝公之非正也聞其已立而還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後葬妻爲妻易樹子之爲禍烈也

冬邢人狄人伐衞

狄稱人寢自同於中國也伐衞蓋以衞納孝公故也

庚辰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始圖伯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以人而執滕子云耳滕子書名滕子不免於罪也滕自盟幽以後會盟皆不與焉以爲是亦有罪也然非宋人所得執也齊霸以來不與於會者夫豈唯滕宋之德政未有見焉弱小是陵以鳴得志人執滕子言逆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

首宋公宋主盟也曹邾稱人人宋公也宋稱公非與之霸也以見曹邾之非微者也曹南曹國南也於曹南則曹宜地主乃不曰盟於曹而既書曹人又曰曹

南者曹不致饋不肯爲地主也不肯爲地主不服也不服而盟要盟也**鄫子會盟於邾**不及曹南之盟也來而不及則已矣而又曰會盟於邾者鄫不來而强之來鄫遁於强不得已而來會盟於邾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按此則宋公使之而經獨斥邾人何也曰宋公主乎曹南之盟鄫子來盟於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則用之者非宋公主之而誰邾人不知其不可而宋命是從斥邾人罪同惡也鄫書爵非有與也言人虐諸侯以深疾宋邾也

秋宋人圍曹左傳曰討不服也宋公親矣而書人貶也人宋公言不足以討人也

衛人伐邢報舊年之伐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脩桓公之好也按此則是諸侯盟也於齊齊地主也諸侯盟則會者公也曷爲諱公而人諸侯楚始與於中國會盟也脩桓好

以無忘桓德則楚何與焉楚與乎是盟狃諸夏也狃諸夏而諸夏狃忘其橫噬也故諱公而人諸侯以惡乎是盟也楚序陳蔡下狃而未肆也鄭序楚下肆之漸也鄭畀也何畀乎鄭齊桓之卒也鄭實始朝於楚使楚故於肆者鄭之罪也齊桓何足德而諸侯不忘桓卒而宋圖霸以虐列國之君於是而見桓之德不可忘矣思桓德而狃荊楚則悖之甚也

梁亡左傳曰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冬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辛巳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胡傳曰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而經不書者以事其祖考以教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郜音告

五月乙巳西宮災天火曰災公羊傳曰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鄭人入滑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兪帥師入滑蓋與國相攻以無霸也於此又以見齊桓之功矣霸不忍言也無霸尤不忍言也

秋齊人狄人盟於邢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按齊謀邢難宜也而與狄謀之何哉狄人能謀邢亦善也然豈諸夏之善哉況謀之而無救於邢也齊桓死而魯陳蔡鄭盟楚於齊齊狄又盟於邢至是而不得不多桓公管仲之功矣人諸侯蓋傷之也

冬楚人伐隨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蓋自齊霸既衰而戎狄交侵中國無甯日矣

壬午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邢之盟故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鹿上宋地今河南鹿邑也宋序齊上宋主盟也方主夏盟而楚與焉是援楚以陵諸夏也故皆人之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人知宋公之辱于盂也抑知宋齊辱于鹿上矣

夏大旱紀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

宋公以伐宋盂宋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執宋公以伐宋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按盂之會而首宋公宋公主乎是會矣而次楚子者宋求諸侯於楚楚子許之爲合諸侯則不加楚子於陳蔡之上不可得也楚未嘗稱爵此稱爵者自盟齊以後楚狎諸夏矣是以肆然自列於諸侯而以爵通也然則曷爲至此而始稱楚子曰於齊於鹿上人諸侯亦人楚子猶是謹始之意也于盂而諸侯皆爵則不得不楚子之也諸侯皆爵豈與是會歟曰所以著斯會之惡也以盟主而見執以荊蠻而加諸夏之上以子而加侯伯之上明稱爵等以著其逆也子先侯伯逆也子侯男伯會執上公逆之逆也執宋公以伐宋逆之甚也以是爲天下之大變也矣執宋公者楚子也曷爲不斥楚子而分惡於諸侯曰宋公爲是會而見執於楚以是爲宋公自執宋公宋自伐宋耳不言楚執爲諸夏諱也然則宋公何以無貶而不名曰宋公信也小信何足爲而以言乎是會則宋直而楚曲宋公以信往而楚以詐執之屈於一時之詐力而我無悶焉則以是爲不足爲宋公辱也宋公不以

見執辱辱在求楚爲合諸侯故於鹿上以人之也然則諸侯無罪予曰罪也狃楚于齊狃楚于鹿上以楚故而會于盂以致屈於詐力而不及防於前不能爭於後致斯逆也則不爲分惡不可得也然則伐宋有辭乎曰有伐其執滕子也伐其用鄫子也宋可伐也而不謂其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盂執宋公以伐宋也冬公伐邾無伯也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胡傳曰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盂之會魯獨不與焉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魯於是曾不能申大義以攄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爲魯諱之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史記作亳胡傳曰會不書其所爲獨會于稷書成宋亂爲受賂立華督也會于澶淵書宋災故爲不討蔡般也盟不書所爲言釋宋公者宋方主盟而蠻夷執伐之此天下大變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强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傎甚矣故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子曰不與楚專釋是已

癸未　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左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林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一以取書是故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傳鄭伯如楚故宋公伐鄭夫鄭棄諸夏而固楚是從於是乎伐鄭而宋公及諸侯皆書爵焉以是爲可伐也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檀弓曰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是魯師敗績邾亦幾亡不書公諱公敗也及內志也言易邾也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按楚人伐宋以救鄭經不書不與楚以救鄭也以宋公主乎是戰者觀大司馬之諫則是宋可以不戰可以不戰而必戰故以宋公及之也皆陳曰戰正也以是不鼓不成列而與之乎非與也著其實也識乎無識也宋公以信會盂而見執以正戰泓而敗傷則仁義不可爲矣曰宋襄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不仁不義甚矣乃區區乘車之信不以阻隘之仁鳥在其有濟也使襄公以義正諸夏以德綏諸侯救災恤鄰諸侯亦未必不服商亦未必不興於是而乘車以昭信不阻隘以昭仁夫亦誰得而敗之卽使不幸而敗夫亦誰得而議之是故宋襄之敗非仁義敗之也敗於不以欲從人而以人從欲也若夫乘車而會成列而戰是其正也不以見執見敗羞也

甲申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音民○緡宋邑左傳曰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夫伐人者必有所執以爲言不與盟於齊此其所執之言也抑思己爲宋所立而不報其施宋方敗

於楚而不恤其患以荊楚之陵中國而不能率乃父之功而猶執偏辭以乘人之困圍其都邑乎斥言齊侯言伐言圍正所以著其忘施背義而乘約爲暴之罪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秋楚人伐陳左傳曰爲其貳於宋也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杜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蓋四夷之國雖大曰子也杞夏王之後作賓王家而自陵替至此故孔子曰杞不足徵也蓋傷之也

乙酉　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狄伐鄭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怨王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然則此王命也而書狄伐鄭者不與王之以狄伐兄弟也秋七月備時月冬天王出居于鄭左傳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不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

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始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温冬王使告難於諸侯胡傳曰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鄭有罪矣襄王不自反其制民之未順也而輕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書出以爲後戒也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

晉侯夷吾卒　惠公卒懷公圉立○按左氏韓原之敗晉太子圉爲質於秦惠公疾子圉逃歸二十三年冬惠公卒懷公立懷公殺狐突秦伯納公子重耳於晉及晉大夫盟于郇文公立於此年之春遂殺懷公于高粱文公之立不書不告入也然則惠公卒在舊年而經乃於此年之冬始書其卒者杜氏以爲文公定位而後告此恐不然補正曰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愚意補正之說爲近是

丙戌　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曰滅同姓故名禮記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但經於滅同姓者亦不皆名傳記因經文而以爲例耳朱子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卒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杜氏曰自爲其子來逆稱婦者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婦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其事無考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杜氏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而納頓子按楚自盂之會而已書子矣楚臣自屈完盟召陵而已書名矣今此頓子失國而楚子玉納之似亦抑強恤小之師也而書楚人者陳人迫頓罪也然使荊楚得以復置諸夏之君則春秋所不忍也抑納者內不受之辭其或亦頓人所不納而楚人強納之故也

葬衛文公　不日常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曰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按莒以鄫之戰怨魯至是始平也衛稱子成公以喪服出會也亦非正矣慶莒大夫也○是年春以王室故秦穆公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公欲自以爲功辭秦伯之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温殺之晉侯朝王王賜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而不見於經者不以告故不書也

丁亥　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甯速衛大夫左傳曰尋洮之盟也中國無伯故參盟復見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齊地左傳曰討洮向二盟也蓋齊承桓公之後欲以伯自處惡魯衛莒之私盟而欲來討然書人以侵則無辭可執故也齊濟師以掠境故速歸而公追逐之遂深入齊地不及而還也書至酅弗及又以譏公之深入亦爲公危之之辭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以魯之至酅而又來伐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按此則齊侯來伐而人之者齊以魯救武孟之故至是不平而以私怨興師人之者人其棄命廢職也

衛人伐齊　左傳曰洮之盟故也伐齊所以救魯亦人之者以私相黨援非有公義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遂魯卿乞辱辭也乞師以報北鄙之役乞等也乞於楚辱之辱也直書而不諱以爲可以已而不已焉深惡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之別封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胡傳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能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人反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王臣忘父讎而即楚讎先君之霸業羞矣又不能於楚以致楚師欲因人以固宋不國矣是與楚以有辭也然背楚即晉宋之正也而楚乃肆其馮陵故子王以稱人滅夔伐宋圍繒伐齊取穀皆所以著荊楚之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左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夫齊之伐魯罪矣魯告以先王之命勤以率桓之功齊侯遂還是能知過者也魯人乃不勝其忿至乞師於楚以伐齊取穀而寘其蟊螣焉豈先王之命獨當以責齊而不當責魯乎何不自克之甚邪楚自齊伯之衰

也馮陵上國魯以周公之後千乘之強不能與諸夏僇力同心以禦荆蠻而反道之以伐齊伐宋是變於夷者也屈己乞師而不羞同即荆蠻而不悔以伐人之國取人之地而不知自反是棄命廢職者固在魯而不在齊也憊亦危矣以者不以者也直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言宗廟羞也前此諸侯之及楚盟于齊也猶欲為公諱之至是而不能復為公諱也言公實不自諱矣又誰能復為諱也

戊子 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曰用夷禮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速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杞則可入然而入之者甚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首楚人楚主兵也楚人楚子也人楚子猾夏也從之者稱爵何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人微者也以侯伯之尊而微者是從以圍王者之後辱也悖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方以楚師伐齊故往結楚好也人楚則亦以人公矣然不言會楚而言會諸侯猶是為公諱

之也于宋者見諸侯方圍宋而公亦往會焉非宋為地主也

己丑 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按左氏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享之乃送諸秦秦伯納之於晉而立之殺晉懷公明年晉侯定王室殺太叔帶及舊年楚人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是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

晉侯伐衛 左傳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歛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夫晉伐曹衛本報怨也歟然則曷為稱晉侯討其服於楚也因其討而遂與以討歟曰晉侯之將救宋也固曰取威定霸矣取威定霸則侯伯也其為侯伯宜有以伸大義於天下出師救宋伐陳伐蔡伐鄭以正其附荆蠻而圍宋國之罪矣此晉侯也而乃侵曹伐衛哉再言晉侯乃所以深譏之也胡傳曰曹衛背

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可也然楚人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侯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昏衛然其君不往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再稱晉侯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買魯大夫凡內殺大夫曰刺周禮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言與眾棄之當其罪也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夫買不去氏謂無罪也無罪何以刺之曰不卒戍也買曷為不卒戍公欲諱之即公之所諱者書之而魯之情表過畢矣深歎之也

楚人救衛 晉人侵曹伐衛以救宋也不書救宋非所以救宋也晉人伐衛而救衛者在楚矣與楚人以救衛非聖人之所欲也然欲不與而不可得也與楚則曷為稱人不盡與楚也伐衛者晉侯而救之者乃楚人也乎哉○朱子曰晉文公說譎如侵曹伐衛皆出時不禮之私怨卻只名謂治其從楚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是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都只是論利害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晉侯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

師告急公曰我欲戰也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夫入者不順之辭也宋人微者蓋門尹般也以私怨肆其報復入人之國亦已逆矣曹伯無罪乎非晉侯所宜執也曹伯果有罪乎執而歸諸京師可也今乃執曹君以畀宋之微者此何義乎夫晉侯之志只以怒楚而使之必戰耳楚人猾夏晉奉天子之命聲其罪以討之可也乃必致楚以怒齊秦而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亂上下之分其詭譎暴橫有如此者是討楚而罪反浮於楚誅賊而暴有加於賊也故書曰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所以深斥晉侯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左傳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蒙馬以

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杜氏曰齊秦稱師以師屬於晉也胡傳曰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擒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令又戌穀以逼齊合兵以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何也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誼則三王之罪人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傳楚子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矣胡傳曰得臣信有罪矣然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戰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輕棄其將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晉文之罪也初齊晉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也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怨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於荆蠻歸於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經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晉侯之咎蓋端本議刑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左傳鄭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侯獻俘於王作王宮於踐土王勞晉侯於踐土策命晉侯爲侯伯衛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胡傳曰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太倫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爲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也

陳侯如會

不及其盟也

公朝于王所

王所王下勞晉侯之所即晉侯所作王宮也謂之王所者猶後世言行在也林氏曰此先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胡傳曰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然則天子在是可不朝乎天子作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譏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咺况晚反○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國人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胡傳曰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以爭國爲心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鄭之初歸難殺其弟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於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稱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

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來

莊公女來甯成風也

公子遂如齊

同踐土之盟始棄惡而往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傳曰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今懷慶屬邑左傳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胡傳曰以尊周而全晉也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諱王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林氏曰晉侯朝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先書會後書狩者先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此王所即狩之所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按衛侯則有罪矣然非元咺所得訟也人臣之事君生殺惟命今殺人一不當而

爲子臣者敢越境以訴於方伯元咺獨非罪乎元咺以殺子之怨而借武叔之事以訟其君晉侯以不禮之忿而因元咺之訟以執衛侯固抑君而臣是助晉文之罪著矣故書晉人貶之也爲臣執君猶以臣執君也逆也不曰歸于京師而曰歸之於京師者曰歸于京師則其情順是爲天子執罪人而已不敢專也曰歸之于京師則其意疑是本以致[illegible]執也但名分有不安於心而勉之以歸之於京師耳衛侯不名不欲以臣罪君也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言自晉者見晉之助逆臣也歸易辭言晉助之故其歸易也曰復歸絕之之辭大夫不世爵位言已絕而復歸也

諸侯遂圍許 討其不朝會也遂者繼事之辭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夫曹伯無滅國之罪復歸誰曰不宜然歸可言也以貨得歸不可言也以貨歸可也託於鬼神不可也使曹之大夫有急欲復君之意而行貨以歸曹伯可言也曹之大臣若無聞焉而貨筮史者出於一豎不可言也然則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獻狀信矣此侯人所以與剌也故於其復歸而而名之所以爲遠君子而近小人之戒也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葛盧介君名

公至自圍許 告廟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左傳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胡傳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竟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雨于付反雹蒲學反○左傳曰爲災也○夏有雹冬雨霰皆雨之凝也冬而水氣之上騰者高入深寒之所則凝而爲雪雪自上降遇溫氣散之則體圓小而成霰陽散陰也夏而水氣之上蒸者急布空洞之虛則散而急雨雨自上下有寒風搏之則雨圈結而成雹陰搏陽也故雹者包也搏也陽散陰順也陰搏陽逆也故霰不書而雹書猶月食不書而日食書也且霰則必雪而雹或傷物也或曰蜥蜴爲雹蜥蜴之爲雹猶能之致雨也然不必然也

冬介葛盧來 左傳春介葛盧來公在會冬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按不言朝者東裔小國未能行朝禮也

辛卯 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侵齊胡傳曰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按稱國以殺周歂冶廑殺之而罪累上也罪累上者穀梁傳曰待其殺而後入是也待其殺而後入也衛成之志乎殺之也元咺訟君大逆也而不去其官不以國法誅而以賂殺則殺非討罪也譏失刑也瑕君衛矣而稱公子未列盟會未成爲君也瑕宜有罪而不以罪辭不成其爲君故亦不成其爲罪也叔武無罪見殺而經不書衛侯諱殺弟不以告也瑕宜有罪而衛侯以殺告書之見衛成之忌克也不言復歸言已失地且國有君國已非其國今乃殺元咺及公子瑕而得歸

與未君而歸立者同也歸易辭以殺元咺及公子瑕故而歸易也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按子人九之行成也晉鄭盟雍衛矣王之享晉侯也鄭伯與相禮矣踐土及溫之會鄭伯未嘗不與矣又安得以其貳於楚而討之討之者爲其無禮於晉也脩舊怨耳晉侯秦伯稱人貶也曷爲異於侵曹伐衛曰曹衛睦於楚伐之猶有辭也此則伐所同盟尤無辭矣無辭而伐故不言伐而言圍著特衆也秦伯亦人之者秦不必同晉圍鄭而同之圍秦不當背晉私與鄭盟而且爲鄭戍惟利之圖以啓二國之釁貽無窮之禍故亦人之人之與晉同也

介人侵蕭 介方親魯恃魯而侵蕭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魯再朝王王聘無譏焉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聘於晉胡傳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皆書曰遂冢宰上

兼二公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
之罪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羊傳曰取之曹也左傳曰分曹田也胡
傳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公子遂如晉左傳曰拜
曹田也夫入聘天子重矣而以二事往拜曹田輕也而又專使卿往是視王室輕於晉也夏四月四卜
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傳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
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
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
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傳曰免牲之禮為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
牛亦然愚按祭天於郊故謂之郊有圜丘之郊大報本反始兆於南郊迎長日之至此禮之至重者也有孟春祈穀

之郊有仲春高禖之郊禮矣於冬至者也仲夏大雩帝不謂之郊其禮不同以樂為主也季秋享帝於明堂祭於屋
下以太牢故曰享天子有事類於上帝類與郊類也魯有郊禘非禮也春秋書魯郊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因事
志之不然不勝書也魯卜郊多在四月建卯之月則非圜丘之郊而有祈穀之郊不盡同於天子也祈穀當以寅月
而卯月乃卜所謂上怠慢也大饗不問卜周之郊日以辛魯郊亦用辛而卜者卜上旬不吉則中旬中旬不吉則下
旬三卜不吉則已而又四卜瀆也牛卜日曰牲此稱免牲是牲成而後卜郊也三望之說公羊以為泰山河海河海
非魯封內則三望非禮也杜氏曰三望者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正義說同魯分奎婁因少皞也
然則分星岱齊皆魯所得祭但既不郊矣則三望可止矣未詳孰是秋七月備時月冬杞伯姬
來求婦胡傳曰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狄圍衛十有
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今山東濮州胡傳曰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
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中國之功莫不可見矣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四月己丑鄭伯
捷卒文公卒子穆公蘭立衛人侵狄報舊年之圍也秋衛人及狄盟左傳狄有難衛
人侵狄狄請平衛人及狄盟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也胡傳曰再書衛人而稱及所以罪衛也會盟中國諸侯之
禮衰世之所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插血以要之哉冬十有二月己
卯晉侯重耳卒重平聲○文公卒子襄公驩立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左傳杞子自鄭使告於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
備之毋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於東門之外過周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於鄭鄭伯視客館則東載厲
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秦命三帥起大師而書

人貶也以利而動背盟任姦勤民勤眾不恤晉喪而伐其與國故人之也已滅滑矣而曰入者滅而不能有其地非
恕之也以著其勞師襲遠求得所不能得徒以覆人社稷而卒之自取覆敗之禍也齊侯使國歸父
來聘報仲遂也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殽晉地在陝州
澠池之西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
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於秦公許之先軫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不
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
戮於秦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
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此晉子曰晉人死君背施以三年之喪而從其利大惡也及晉志也秦晉
姻也而有德於晉姜戎非我族類乃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是晉人亦姜戎也姜戎服事於晉其共晉命本不足責而

書及姜戎所以戎晉人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秦人滅滑而還不虞晉師之至是以敗績於殽秦則有罪而晉不先以文告之辭遽興姜戎薄人於險凡敗人之惡未有甚於此者然則秦以國舉比於夷狄何也曰秦人貪利背盟晉喪之不恤而越境以覆滅人國則秦晉罪鈞也是以戎晉人於上則不得不以國舉秦於下也

癸巳葬晉文公 晉始墨衰書日謹之也上書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而繼書癸巳葬晉文公死君背施之罪著矣

狄侵齊 因晉喪也晉承文公之烈而狄人侵齊晉所宜救者也昔魯公以三年之喪而與於金革之事爲淮夷徐戎也今晉人可墨衰以敗秦師獨不能伐狄以救齊何哉連類以書晉惡著矣

公伐邾取訾婁 訾子斯反訾婁公羊經作叢穀梁經作訾樓○訾婁邾地報升陘之役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夫前此之伐邾取須句猶曰有辭也此而報升陘之役則忿怨之師矣以忿怨而取人之邑非矣又再伐之而猶若不勝忿怨焉是恃強而陵弱也蓋中國無伯故也

晉人敗狄于箕 箕晉狄閒地左傳狄伐晉晉人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入狄師死焉狄實伐晉而經以晉人敗狄爲文罪晉也以施晉言則文公在狄十二年不爲不惠矣而狄施不報是忘恩也以攘外安內言則狄人侵衞侵齊而晉不能救非伯主也至於狄人來伐而晉人乃以詐戰敗之狄何足罪乎經是以不書狄伐晉而人晉侯也獲白狄子不書畧外也晉上卿死焉不書勇而無禮不足卿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傳曰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曰即安也按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終必於路寢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補正曰戌月亥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也孔子家語載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對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則草木猶犯之而況君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曰討其貳於楚也夫晉襄敗秦敗狄兵力非不強矣然狄侵齊魯伐邾晉不能正欲以討貳不亦難乎故人之

春秋集傳卷之七終

春秋集傳卷之八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颺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鋙

文公

公名興僖公嫡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乙未 襄公二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告廟臨羣臣也國家無患世嫡承嗣踰年而即位改元蓋禮之正也三年之喪未畢而可即位改元乎曰宗廟社稷之所屬蓋不可曠年無君也正人君之始則必以歲首履端改元而即位也先君猶未葬而告廟臨羣臣其以吉服歟抑以衰經歟曰周禮散亡天子諸侯之喪禮

不可考矣然以經書考之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則是伊尹奉嗣王以見於祖因見祖而明烈祖之成德以訓之太甲請見於祖而即位也明矣胡氏謂伊尹攝行告廟臨羣臣之禮其說非也朱子曰冢宰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乎成王之崩康王以麻冕黼裳入受顧命既受命告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考成王以乙丑日崩至癸酉命作冊度則既越九日矣天子七日而殯八日成服其冕服受顧命是以受顧命爲重而暫易吉服觀其曰反喪服則其先既成服又明矣胡氏謂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冕服入受顧命其說亦非也朱子曰國家大事古人必有權宜蘇氏譏召公之失禮亦未盡然也然則所謂諒陰三年不言者何乎曰諒陰也即位告廟臨羣臣所以正人君之始康王釋冕反喪服固未嘗不諒陰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食在晦或官失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周大夫杜氏曰諸侯之喪天子使大夫會葬非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僖公以舊年十二月薨據此年閏三月則閏六月矣故左傳曰葬僖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天子卿士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

也晉侯伐衛左傳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
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晉侯圍戚
六月取之獲孫昭子按衛不朝晉而侵鄭罪也晉將伐衛而先朝王亦非誠尊王也然朝王而伐有罪則以是爲可
伐矣故書爵而不書取戚免其取戚之罪辭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如周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左傳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夫衛誠有罪屈服宜也其無
罪歟善辭命以告之使自反可也惡其將服之而先更伐之者乎故衛卿書人貶之也秋公孫敖會
晉侯于戚左傳晉侯疆戚田公孫敖會之以內大夫而特會諸侯非禮也冬十月丁未楚
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頵巨倫反○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
也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商臣商
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之欲殺女而

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縊胡
傳曰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也考所由至之漸嫡妾必正而楚
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多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太子職也而多置宮甲
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
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倫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
善之積豈可揜哉然則商臣無貶乎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公孫敖如齊聘也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彭衙秦地左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
拜賜之師夫秦報殽之役則忿兵也而以晉侯及之者晉侯實有甚焉以及此也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

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按始喪爲重以依神及葬則易重
以桑主而虞小祥乃作栗主以練祭而埋虞主於兩階之閒諸侯五月而葬葬而作桑主十三月而練練而作栗主
僖公之葬緩矣又踰十月而後作主是後時也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左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
主若已而作主則當在既葬踰月之後此蓋周制此之作主益已緩矣禮既祔於祖復迎主以几筵於寢待既禫吉
祫而後遷主於廟揚士勛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此說爲合朱子曰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
飾易其屋檐而已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陽氏晉大夫左傳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不使處父得以敵公也以內及
者若內志焉不以晉屈公也處父不氏以爲抗公貶之也不地於晉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
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穀音斛○士穀晉大夫垂隴鄭地左傳晉討衛故也
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按公孫出會者魯侯在晉未歸也特書晉士穀晉始以大夫盟諸侯也晉以大夫

抗諸侯魯君不在而大夫出會而自是禮樂征伐漸下移於大夫矣執孔達不書以是爲有可執也自十有
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胡傳曰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不曰至於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
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止則八月雨矣然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
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
公大廟之大音泰躋箋西反○左傳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
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
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躋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穀梁傳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按
張子云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廟朱子是之則此所謂大
事於太廟是也然自僖公薨至此未及大祥而遂大祫遷主是短喪也閔公雖弟然先立爲君僖嘗北面事之令躋
僖於閔上故曰逆祀而孔子亦以此譏文仲之不智子不先父猶言臣不先君也但公羊以爲先禰後祖穀梁以爲

無昭穆則恐不然夫謂閔爲祖則真使僖公以閔爲父是乃亂昭穆矣考之詩書稱文王曰穆考稱武王曰昭考傳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是昭穆自以父子爲定不得以兄終弟及相承爲昭穆也然則五廟之制當何如曰五廟祀四世據隱公爲周公第七世孫則隱桓皆昭莊廟當穆閔僖皆昭也僖公當別廟於閔公之側隱桓亦然雖多二廟仍只四代祫則隱在桓上閔在僖上祧則俱祧是爲可行但古制已亡在公穀且不能考今更無可考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以報彭衙之役夫彭衙既敗秦師矣而猶報復不已故列歸書人貶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不數閏僖公之薨甫大祥耳祥而後禫遇吉祭而後即吉此納幣將娶也未及大祥而大祫遷主間月遂行納幣於齊忘哀短喪而急於燕婉之求凡此類直書而罪自見矣

丁酉 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音審○左傳以其服於楚也沈小而近楚不能自立以服於楚亦不得已焉耳晉人主盟中夏恩德未嘗被之而遠合諸侯之衆以陵之烏在其爲伯討也魯得臣往則列國皆卿可知人列卿以沈爲無可伐也民逃其上曰潰受伐而民潰又以見沈之不國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同翟泉之盟故來赴也不書爵秋王之內臣而以私交赴略之不使同於外諸侯之禮也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此秦伯也而書秦人忿兵也殘民以逞報復將何底乎於是穆公歸而悔過作秦誓焉孔子錄秦誓於書取之也自是晉又伐秦而秦不報以是知其終悔過也

秋楚人圍江

報伐沈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不書不成救也

雨螽于宋

雨去聲○左傳曰墜而死也穀梁傳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曰災甚也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二傳未知孰是凡外災告則書也

冬公如晉

喪已除矣不朝王而朝晉春秋於此欲貶而不可勝貶矣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然則晉志也以公及者如晉而及之盟則是公及之也亦以見公之惟恐不得於晉也始則抗之終則懼之又以見晉之不伯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夫救江善也齊桓及江黃同盟楚伐黃而齊不救晉未及江同盟楚伐江而晉救之不已善乎然伐楚以救江則以非所以也蕞爾江詎能久拒楚荊強矣豈處父偏師之所能敵不能敵楚則不足以救江救江無功而楚滋橫矣王師同伐而不書不使王師爲晉分過也晉主夏盟不以自勤王而事大夫是委自此以後征伐多在大夫矣

戊戌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春公至自晉

告廟也

夏逆婦姜于齊

不書往逆之人微者往也左傳曰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不允宜哉按稱婦姜者有姑之辭然逆當稱女至乃稱婦今方逆而婦之是未婦而已婦未至而已至以是爲文公志也易爲見公志方祥而納幣謂急於婦也漸爲女歸之吉不漸何以吉哉不稱夫人姜氏不書至自齊公不親迎又不使卿往而微者成之是不夫人之也不夫人之則不氏於魯矣方逆而已婦之故不至自齊也文公亟於婦則宜其隆之而反以殺之何也志在燕婉而不知敬大昏故禮殺矣情欲之私勝則恭敬之意亡恭敬之意亡則伉儷不尊故君子之敬其妻子有道也

狄侵齊

秦晉搆兵而楚狄交肆也

秋楚人滅江

晉救之無及於江也

晉侯伐秦

左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稱晉侯者晉侯實自行也稱爵豈予其報復乎抑恕之乎曰晉侯主夏盟狄侵齊而晉不能禦楚滅江而晉侯不往救而顧自將以伐秦惟報怨之事而忘諸夏之憂晉侯實然故斥言晉侯所以著其罪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舊好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非夫人也而薨葬皆夫人之無異辭者魯成其爲夫人也妾母而成其爲夫人可無譏乎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所以著其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所以正於後也若其薨其葬已夫人之又譏得而不夫人之如其名而名之而名之不正自可見矣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也然則子君而母不夫人何以伸人子之志乎曰親爲尊屈所以定天下之大分也不然則舞佾歌雍孰非尊其親者而僭踰將何底乎母之於子自有天尊不待以夫人尊之以尊尊之是其尊之實有不至也庶子爲君於所生之母生則盡其養死則盡其禮焉孝矣名分非可假也○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

三后並配當時亦嘗爭之爲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爲常此禮於是乎紊矣

己亥 襄王三十年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氏叔字周大夫珠王曰含車馬曰賵胡傳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當謹者成風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矣故特不稱天所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傳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愚按二夫人祔廟當日情事難考其詳要之後世有二嫡則自此始仲子妾也桓爲別立宮可矣隱爲別立宮則非也成風僖之母文爲之別宮亦可以之祔廟則不可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采伯爵天子卿也林氏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命見之至是再見桓以少篡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故皆不稱天胡傳曰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曰從同同也或曰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會葬又不稱天何也聘一也含賵而又會葬則其事益隆亂王法廢人倫甚矣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夏公孫敖如晉** 聘也 **秦人入鄀** 鄀音若○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左傳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卒子昭公錫我立

庚子 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春葬許僖公** 不月略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之孫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則以私反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爲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襄公卒明年子靈公夷皋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也魯卿往會媚大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

狐射姑出奔狄 射音夜○射姑狐偃之子左傳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按此則殺處父者射姑也而稱國以殺何是時襄公甫卒靈公未立陽子剛愎自專無援於晉故射姑得以逞焉而鞫居爲之使是晉無人焉矣稱國以殺分惡於衆也不稱人爲疑於討罪且殺之者有人也下書射姑出奔而罪之所在可知矣然則處父無罪乎非君命而易中軍專也黨於趙氏私也處父有取殺之道矣左氏罪其侵官未盡也易賈季之班其怨明矣公羊以爲君漏言亦未是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傳曰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按日之行天以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歷一周復於故處月之在天以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一歲凡十二會朔然日之會天常盈而月十二會不及周天之數是故月卻而恆前節氣餘而恆後四時因以不定故積盈虛之數而置閏所以定四時成歲以釐百工而熙庶績先王

之所以欽若昊天者也而告月者先王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君臣皆皮弁以請而行之遂視其終月之政而頒布諸有司焉所以尊王親祖而敬天勤民也告朔而謂之告月者閏主於月而生也閏月之禮闔門左扉立於中所以異於常月然非以閏爲可輕而殺之也文公不告月蓋輕之矣輕告月是不知敬天勤民而厭政也不告月則不視朔之漸也是以謹而書之猶者幸其不廢之辭免牲猶三望譏其可已而不已也不告月猶朝於廟幸其已廢而未盡廢也由後此之廢則猶幸今此之猶矣○又按此元年左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氏謂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此年三月補正謂凡閏皆在歲終觀史記未改秦歷之時歲屢書後九月可見今玩歸餘於終之語及經傳閏月皆在歲終則補正之說良然杜氏推月日多與經傳互異或以不識閏月在歲終之故也但閏月必於歲終則月之中氣必有卻入上月者今法以月無中氣則置閏法密於古矣春秋不數閏月蓋併閏月於冬十二月也

辛丑 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公嘗伐邾取須句而反

其君矣此後蓋邾復滅之故公伐邾而取之也左傳曰公伐邾閒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遂城郚

郚魯邑因伐邾之師以城郚故曰遂因備邾也比事以觀不義勞民之罪著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成公卒子昭公杵臼立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罪也杜氏曰殺者衆名不可知死者無罪不稱名正義曰不得主名不知所惡故不書盜愚按人衆辭國亂無君命故書人書人疑於討罪故大夫不名以見其非罪猶衆亂而殺不知誰何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令力呈反○令狐晉地先蔑晉大夫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宣子與諸大夫皆患之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宣子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濳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程子曰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愚按秦納不正不能捘於義也然不書秦人伐晉納雍而第言晉人及秦人戰者晉實使卿往逆而又背而擊之不義甚矣故免秦納雍之罪而甚晉及戰之悖也下書晉先蔑奔秦而曲直有歸矣

狄侵我西鄙

閒晉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左傳曰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按晉大夫而盟諸侯抗也抗以主盟則不順魯後至則不知班次誰先且莫適主盟故略之曰諸侯曰諸侯散辭也大夫不名略之也略諸侯則亦略大夫矣晉不伯也公後至怠事也

冬徐伐莒

閒晉難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因徐伐而欲結於魯故請盟而敖往涖之

壬寅　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四月

備時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衡雍鄭地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暴鄭地蓋雒戎附晉故遂更結好以謝晉也胡傳曰雒邑居天下之中而戎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傳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及如莒涖盟且爲仲逆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及是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夫入弔京師大事也而不至而奔上不王於王內不君其君矣罪孰大焉魯不能誅敖又不使人再如京師則魯與不王之罪亦著矣朱子曰李先生嘗論此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蓋經初無從己氏之說

螽

酉戌月閒螽尙爲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城卽司空也左傳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城蕩意諸來奔

按書人衆辭也國亂非君命也不書盜襄夫人主之戴族同之則不可以盜書也殺大夫未有以官舉者此以官舉而不名何稱人則疑於討罪故不名見其非討罪也以官舉其能官者乎卬也意諸也未見其能官也司馬主兵司城主土而爲國人所殺所逐其不及君者幾希矣於以見宋之不國也書宋人殺其司馬宋司城來奔爲宋公危之也

癸卯　頃王元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已非禮求金尤非禮然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而毛伯下求矣則魯之罪也不書王使者天子諒陰未有命戒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林氏曰前年公子遂葬晉襄公而得臣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晉下軍佐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廟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皆晉卿也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

作亂正月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按先都士穀箕鄭父使賊殺中軍之佐是作亂也書晉人討罪也衆棄之也然不去其官者人分罪也陽處父登趙氏於前先克主趙氏於後君雖欲易一卿用一人而有不可得者趙氏之黨故也先克黨趙氏而先都箕鄭父之徒殺先克晉人於是殺先都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是趙氏之黨翦非趙氏之黨也彼五子者誰爲首亂誅之可矣而盡其黨從而盡翦之不踰時而殺三卿二大夫不已甚乎故不去其官人分罪也甚之也殺先克不書晉未告也殺梁益耳蒯得不書非卿也**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緩也卿不書以懲不恪夫救鄭善也然盾執晉政而不在諸侯以啓楚心又不速於救鄭而不及楚師何以轄其君主中夏爲盟主乎故立卿書人所以懲不恪也**夏狄侵齊**病晉也**秋八月曹伯襄卒**共公卒子文公壽立**九月癸酉地震**地陰主靜而震動者臣作不靖人民不安之象也地之陽鬱而

不發陰陽和而發則爲雷發之暴則有迅雷陽鬱之積陰過之厚天地不交鬱不能發則於是悖而有地震山飛水溢石立之異君子以之自省祥異之應非可以一說求而預知之然君德脩則陰陽和矣下情達則民不鬱矣民不鬱而陰陽和則天地官矣**冬楚子使椒來聘**椒姓闕楚大夫君以爵通而使臣稱名楚始同於中國矣椒不氏猶略之也朱子曰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於諸侯會盟則未必稱也汸按當時諸侯大夫與楚往復皆止稱楚子爲君是亦可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以衣贈死曰襚僖公成風云者成風僖公之母故以繫之僖公而不成其爲夫人若曰從子之義耳不得並於夫也前已夫人之矣安在不成其爲夫人曰前者臣子之辭耳不敢正也此曰僖公成風著其實也穀梁傳曰秦人弗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是也秦人弗夫人則曷爲來襚曰以僖公之故而來襚其母則歸襚可也故曰僖公成風也左氏以雖不當事無忘雋好爲禮秦山孫復以兼襚不及事爲議書秦人非議乎曰秦魯遠矣苟以禮來不必問其不及事也楚子使椒來聘且書爵書使書名秦來歸襚而略其君臣則曷爲非貶曰細也秦魯遠矣非邦交所及可無襚也故略

之抑是時秦晉方惡或且以提閒晉爵之交歟**葬曹共公**不日常也

甲辰 頃王二年**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日恩禮遲也子許嗣**夏秦伐晉**左傳晉人伐秦取少梁晉未以告秦伯伐晉取北徵林氏曰狄秦也楚之伯秦之力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狄晉甚矣按秦晉相報復誠楚之幸也然此罪開於秦穆矣此恐闕人字無以郢書爲燕說也**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胡傳曰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見二年**見蘇子盟于女栗**女音汝○蘇子周卿士女栗地闕左傳曰頃王立故也按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子卽蘇子也此蘇子未知卽此人否然內及盟而不稱公卿必有非所及而而及者以王臣而下盟以爲親諸侯亦非禮矣**冬狄侵宋**晉不伯也**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貉音麥○厥貉地闕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

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勞且聽命按書次而不言所事將伐宋而未行也未伐而書次見楚之將憑陵諸夏而中國莫之禦也陳鄭往會而獨書蔡侯蓋陳鄭無師而蔡獨以師從也不書會不以會告也宋不與次而屈於楚方有狄難也

乙巳 頃王三年**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左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故楚子伐麇書楚子自將楚寖自鬬於伯矣**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叔仲彭生亦叔牙之孫惠伯也郤缺晉卿承筐宋地此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也**秋曹伯來朝**文公卽位而來見也**公子遂如宋**左傳聘於宋且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狄侵齊**卽長狄**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左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獲僑如不書以狄故略之也

丙午 頃王四年**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

弗御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林氏曰郕太子朱儒魯謂之郕伯晉太子州蒲晉謂之晉侯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耳

杞伯來朝 舍夷禮復稱伯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以為杞伯夫人也見出而卒故不繫之杞

夏楚人圍巢 左傳羣舒叛楚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書人暴小弱也

秋滕子來朝 以公立故而始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不氏略之也將言伐晉離晉魯之交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晉地左傳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以從秦軍於河曲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秦伯以璧祈戰於河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又何俟焉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此晉卿秦君也而皆人之惡報怨也不書及從秦者晉新戰者秦皆志戰也書戰勝負均也先晉於秦晉實為怨主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二邑皆魯之近莒者帥師以城者鄆莒魯所爭也魯有二鄆一在西北一在東此則東鄆也

丁未 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蒢卒 蘧其居反蒢丈俱反○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傳見二年

世室屋壞 世左氏經作大○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偁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以爲周公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脩也按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有世世不毀之廟周人謂之世室此不在七廟之數諸侯不得有世室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魯儒之諱辭非禮也然魯祖周公而魯公始封或不可無廟故魯有魯公世室或亦成王之寵魯也於義猶可後世又立武宮立煬宮皆親盡而復立廟世室擬於天王僭矣此世室蓋

魯公廟也孝子春秋脩其祖廟世室屋壞不恭之甚也因而書之又以見魯有世室之非禮也

冬公如晉 朝也

衛侯會公于沓 地闕

狄侵衛 晉不伯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棐方味反○棐鄭地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按不曰公會衛侯公會鄭伯而曰衛侯會公鄭伯會公者有求於公外志也朝而盟爲不信諸侯也晉志不在諸侯諸侯皆有貳心楚勢方張諸侯畏楚惟魯晉為親故衛鄭因魯以求成焉辭繫而不殺者見諸夏之懼而晉伯之衰也

戊申 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立崩葬皆不見經天子不告喪諸侯亦不會葬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告廟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叔下當闕一仲字○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伐邾無禮以致寇而憤忿報之不知自反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卒子舍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前此諸侯多從楚至是魯成衛鄭而諸侯復從晉從晉宜也故諸侯書爵而晉卿書名晉賓主盟而趙盾後不以臣先君也不同者同故曰同盟楚橫日甚諸侯皆有異心同盟亦諸侯志也然天王崩葬寘若罔聞而為是同盟也不可勝貶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非星也非星而星故曰有星孛言本無也孛也者其狀孛孛然有芒角也非星而星則曷為謂之有星孛曰其體孛其光星也下有悖氣上干於虛凝而有形大氣翕之日光及之受日之光孛然有光青病氣也赤旱氣也黃土氣也白兵喪氣也黑水沴氣也人悖而悖氣感之先見於天故有星孛入者何孛之初見在北斗旁既而入於北斗也入於北斗者何北斗七星月會之綱紀四維所取正而孛之所干自下觀之適當其處則聖人尤謹之也

公至自會 告廟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菑側其反○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按晉稱人納非所納也弗克云者屈於義也與

其能屈公羊所謂大其弗克納是也能屈可與矣易爲不免於人之曰正不正所易知也而勤師以納不正故穀梁傳曰至於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商人自立是爲懿公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騶施於國而多聚士及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夫州吁無知弒君皆絕其族商人弒君而稱公子何州吁無知有先君之寵不稱公子公孫絕之於先君以寵之者非所寵而致亂寵者不得恃所寵以作亂也商人非有先君之寵乃以公子懿親忍行篡弒稱公子以著其賊親弒君之惡也穀梁傳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成舍之爲君以重商人之弒也

宋子哀來奔左傳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子哀高哀字也不義宋公謂宋公之謀去公族也宋人屢殺大夫宋君不能其國若子哀者所謂見幾而作者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單伯周大夫左傳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按單伯王臣而曰如齊如自魯者單伯至魯而致魯意於齊也不稱王使不與王使單伯且諱之也魯不當以私勤王臣王不當爲魯使單伯且商人弒賊正殘不加而下辱使命使見屈焉故爲王諱言使也商人執王使逆已甚矣而猶齊人之罪累衆也戴商人者皆齊人也

齊人執子叔姬弒君舍拘王使又執其君母商人之惡至矣而齊人皆商人也辭繫而不殺所以深誅商人之齊人也

己酉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爲單伯子叔姬故也商人弒君之賊魯君苟能聲大義以上請天王下告方伯率與國而討之力亦非不能也文公不能自強怠政廢事是以衰颯惴惴無策徒欲藉王寵因大國以請叔姬爲魯殆乎其不國亦已甚矣

二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官華孫氏宋大夫華耦也來盟前定之盟也不稱使華孫專也不書名而以官以氏若曰宋無君也有司馬華孫而已是時宋公不君諸卿自肆故來盟而其官皆從宋公欲去公族而不能以是終及孟諸之難

夏曹伯來朝諸侯而五年一朝非禮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歸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胡傳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於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己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告周公命蔡仲曰爾尙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此正月也左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齊許歸叔姬而使單伯來致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夫蔡人從楚厥貉不與新城有可伐之罪矣故書晉郤缺帥師伐蔡然晉不務德無以懷柔諸侯彼蔡也密邇荊蠻未沐晉德而遽興師入其城邑故又書入蔡以著晉之恃力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人商人也

季孫行父如晉告齊難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侯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與會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夫商人弒君執母拘王使侵鄰國罪莫大焉使晉侯於此赫然震怒帥諸侯之師以討齊罪則召陵城濮之烈不是過矣乃蔡人不與新城之盟則入之而商人之罪則置之及魯人告急而後爲合諸侯又不克討受賂而還晉與商人同其惡矣故盟扈而不敘諸侯以爲不足敘也胡傳曰不日晉人會諸侯盟於扈而日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弒君之賊夫人所得討而況諸侯乎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曰王故也胡傳曰不言齊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音孚○左傳曰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來朝也此齊商人也曷爲齊侯

之齊人侯之諸侯不克討之遂肆然齊侯而侵我西鄙而伐曹入郛矣而安得不齊侯之乎商人罪不足言也而齊
侯之者所以罪魯也所以罪晉也所以罪諸侯也所以深罪齊人之侯商人也
庚戌匡王二年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盟左傳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書弗及盟羞魯也不知自強
而求盟之不得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
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
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曰天子告
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
公爲厭政已甚矣愚按書四不視朔則後此固亦嘗視朔
矣乃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是後此廢視朔也夫禮有其行之而莫敢廢焉則不敢廢
矣苟其廢之而有不行焉則無怪乎終廢矣四不視朔非必甚疾也敢於廢也敢於廢而廢焉故謹書之六月
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郪丘齊地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

春秋集傳　卷之八　文公　廿六

盟於郪丘夫商人弑君魯所得討亦非力不足討也文公不能自強而惴惴惟齊是懼所以至假王命以求叔姬又藉
晉援以求單伯伲俔因人其何能國齊人數來侵伐不較以爲之弱夫猶曰不失爲自守耳乃又納賂以求盟於篡
弑之賊不已甚乎爲魯計者既不討齊又不能較齊則唯是反己自治躬脩政教撫我民人慎固邊境交好鄰國閉
關絕齊以待時而後舉則齊人必且震懼不遑而莫敢肆矣不是之圖而以賂求盟焉故以內及此盟爲魯殆之也
或曰齊強魯弱久矣曷言非力不足乎曰隨脩政而楚不敢伐況於魯乎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聖人豈不度力
也歟哉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左傳有蛇自泉
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
不如勿居而已矣按毀者非所毀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楚大饑戎伐之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麋人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庸自取滅也而楚人滅之
也書楚人惡之主也秦人巴人則分惡也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左傳宋公

子鮑禮於國人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使司城去公對曰
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卽位
夫宋公卽無道未聞其失德之甚也君非桀紂不至於放殺臣非湯武不可以征誅宋杵臼何爲而見弑哉宋鮑禮
於國人媢於六卿而主之以君祖母夫是以宋公孤立而見弑於國人也夫惟君不禮下而鮑乃得以禮之君不恤
民而鮑乃得以施之君不視大臣而鮑乃因而日數之杵臼誠不君也然謀造於鮑而不書宋鮑主之者夫人而不
斥夫人而書曰宋人何也曰宋人者非一人也華元公孫友華耦鱗矔公子朝公孫壽皆其人也宋政之在公族人
矣昭公欲去之而不勝也於是公孫固公孫鄭見殺於公宮矣公孫孔叔公孫離公子卯見殺於戴族矣公黨盡矣
公猶能無見弑乎故華耦來盟其官皆從經書司馬華孫見宋之無君爲已久也故宋公見弑而書宋人爲宋鮑分
惡也司城蕩意諸死於君難而不書及其大夫者意諸亦鮑所日數者也與知弑君之謀而不圖之於早既奔魯矣
而又歸宋徒以從君於一死惡在其得所死也宜不得與孔父仇牧荀息而並數之矣

春秋集傳　卷之八　文公　廿七

辛亥匡王五年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按國語趙宣子請於
靈公以伐宋乃旁告諸侯治兵振旅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鳴鐘鼓以至於宋討曰何故弑君猶
立文公而還左傳曰卿不書失其所也夫聲罪致討而釋賊不討且又立之是不卿矣故書人然弑君者非一人則
討將誰施乎曰訊於衆焉必有以得其情而罪首見也六卿其皆與有罪矣擇宋公子之賢者而立之執宋鮑歸於
京師以夫人之亂告之天王而更實其卿焉則庶乎其可也若之何立鮑齊人弑君則會扈而不伐宋人弑君則伐
宋而無所討晉之不伯也晉不伯而楚伯矣而魯晉亦相繼弑君矣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
聲姜九月乃葬有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西鄙盟無益也六月癸未公及齊
侯盟于穀無益而屢盟公無策也諸侯會于扈左傳晉侯蒐於黃父遂合諸侯於扈平宋
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秋公至自穀告廟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
也

壬子 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非正寢也秦伯罃卒秦始以喪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參乘公遊於申池邴歜閻職其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夫弒商人者盜歜閻職耳歜職微矣何不書盜而書齊人不以歜職為能而分惡於齊人也曷為分惡於齊人曰歜與職微矣何能弒君弒君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而齊人莫之問者歜與職知齊臣之莫之難也故能弒也是齊人皆欲弒商人也商人驟施而聚士是以能市眾心而弒舍亦既君之矣曷以齊人皆欲弒商人也曰初之驟施而聚士有所利焉故也利既收矣無庸驟施而驟士矣欲縱而騎國人於是苦之數年之間加兵於魯者三焉此齊之所以又欲弒商人也商人不可君而齊人君之君之而又弒之是成商人之弒者此齊人也君商人者此齊人也執王使執君母皆此齊人也而弒商人者亦卽此齊人也故書曰齊人弒其君商人所以重誅齊人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子赤已立矣

秋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大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夫賀齊且拜葬一使可矣何必二卿二卿則非介也襄仲如齊謀立接也謀立接則何以偕得臣得臣數典兵有功於魯與得臣偕共謀立接以弒子赤則魯無與難矣故與偕也使不書二卿而遂與得臣並書所以著其謀也

冬十月

子卒子赤也一名惡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仲殺之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胡傳曰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書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于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遂矣孫於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倩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賊子之義備矣愚按叔仲彭生之死不書非死事也為仲遂所謂也且書卒不可書刺不可是以不書也朱子曰晉史書趙盾弒君齊史書崔杼弒君魯卻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左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傳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於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於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皆可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立宣公故也行父與仲遂之謀也

莒弒其君庶其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按此則莒僕以子而弒父矣而經以國舉其以夷略之乎或曰因國人以弒紀公之以字當作之蓋傳誤也言僕因國人之弒紀公而以其寶玉來奔也此說可通

春秋集傳卷之八終

春秋集傳卷之九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飈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鍔

宣公

公名接一名倭又作委文公庶子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匡王五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羊傳曰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按宣與於弒而脩卽位之禮以自託於正宣之有卽位猶桓之有卽位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喪未期而卿往逆女急親齊也急親齊者子赤齊之自出而魯弒之故急於親齊以無失齊懽爲繫援也未聞納幣而遽往逆者昏已前定也昏已前定者遂及得臣使於齊見子接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欲親魯而許之已於是乎許之女也以正月往逆以三月而始至者齊更有求難焉賂未入故也往逆稱公子而以夫人至不稱公子左氏以爲往逆尊君命以至尊夫人也婦姜者有姑之辭不氏者未可以見於廟也不見廟乎書至則見廟矣喪未朞而逆女而婦至則不氏以見義云爾未練而急於娶也弒君而亟黨援也逆女而不躬親也妾母而儼然姑也此直書而惡亦已畢見矣朱子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於今舊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曰納賂以請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胡傳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非矣秦晉戰於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左傳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曰篡

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弒之與弒君同夫篡弒之賊法所必討而曰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是縱亂賊而寵惡人豈先王之法也哉然爲是說者蓋以命討出自天王故天王而不使之朝會不以列於諸侯則是天討將加其篡弒者然也天王而使之朝會以列於諸侯則是天命所與其非篡弒者然也春秋之初猶知有天子故州吁欲定位則曰王覲爲可曲沃武公滅晉亦必請王命而後得爲諸侯然命賞加於篡弒而諸侯嗣子繼世皆不受命於王且有下錫之命者禮樂征伐之柄於是乎失矣緣斯義也是以列國之有篡弒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亦儼然自列爲君而無所顧畏是命討乃操自諸侯也夫命自王朝則雖篡弒而諸侯莫之敢討猶可言也會於諸侯則雖篡弒而天下亦莫之敢討不可宣也乃曹負芻見執而曹人以既列於會爲辭齊商人弒君而殺商人者亦書其弒何歟此以罪諸侯不當列篡弒之賊於會而臣子不當戴篡弒之賊爲君也已列於會而又執之是非討賊矣已戴爲君而又弒之則是弒君矣沿斯意而謂已列於曾則皆不得復討是天子諸侯皆以篡弒命天下而又何怪乎天下之篡弒者日相仍而不絕也哉會齊以定位魯志也而書會齊侯於平州若以爲志在齊者賂故也罪齊

侯之黨惡也

公子遂如齊 拜成也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子卒公會齊侯於平州而公子遂如齊此以見殺子赤立宣公皆主於仲遂而齊助之矣得臣偕遂於前行父奔走於後此以見得臣行父之同惡也成風屬僖於季友而弒般及閔者慶父友以待成也敬嬴屬宣於仲遂而仲殺子赤此遂之罪之所以著於季友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公會齊侯於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而齊侯貪利賊義蔑倫黨惡之罪著矣

秋邾子來朝 公立而來朝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之弒昭公也晉以諸侯之師伐宋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書楚子楚始伯也非與楚以伯以晉之不德而失諸侯也書鄭人貶也晉誠不足與而從楚以侵陵諸夏可乎書侵猶有畏心嘗諸夏也書遂則已肆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書救陳善晉也左傳言救陳宋而經不言救宋者宋鮑弒君非所當救也楚子侵宋亦非討賊書救陳而不書救宋所以全諸

夏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林鄭地趙盾以師先救陳而諸侯乃會趙盾之師以伐鄭也先救陳則見從簡書急災患之善而後乃以會伐鄭又見其討不服之從容經以為見可與矣不曰會趙盾者嫌於以諸侯會大夫則大夫反上諸侯也然以大夫而用諸侯之師亦自此始矣左傳載楚蔿賈救鄭而經不書不與楚以救也遇於北林囚晉解揚則足無功矣然正誼明道功利非所計也亦所以全諸夏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吾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夫欲求成於人而伐其與國是益之怨耳何以求成豈趙盾智不及此與穿直藉是以覬兵柄也論者謂盾實假之眾以為桃園之漸也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曰以報北林之役也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按此報復之師耳非討罪也報北林則當伐楚而伐鄭者不競於楚也鄭以晉人不能正宋鮑之罪故棄晉而之楚令晉人乃復借宋人以伐鄭何以服鄭乎故不得比於棐林之伐而人之然棐林稱宋公矣曰此以諸侯同之故從同也

甲寅　匡王六年崩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禦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宋人贖華元於鄭華元逃歸鄭從楚以陵諸夏而以宋主乎是戰者鄭則非義而宋有可討之罪又殘民以逞也胡傳曰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先書師敗績者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眾並書於策示人君不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鬪椒救鄭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乃去之夫晉以諸侯之師而書人書侵無能為也德則不競不思自反而又侵鄭且畏楚而還也然鄭受楚命以伐宋而經書宋人主兵楚鬪椒救鄭而經不書其救則終不欲以荆蠻長諸夏也受伐者稱及侵鄭者稱人而救鄭者不書為諸夏諱也至辰陵之盟而經乃不得不與楚以伯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不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靈輒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盾出亡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愚按靈公之立非盾志也亦既立而君之靈幼而輕誠則無道盾為正卿夫豈不可教誨不思積誠以感之而悖悖驟諫以至君臣相仇夫已負先君之託矣失人臣之道矣又不知自反以懟其君擅國攬權私其族弟穿憑臾驕之謀而所放者胥甲侵崇之役又假穿以專兵厚自植而周為防怨歸君而善歸已盾之處心積慮以成乎弒君也非一日矣第不欲尸其事而以假手於穿是以亡不越境所以待穿之弒而後入也入則使穿於周以迎立成公其委穿以弒君之情迫不及待也亦可見矣討賊云乎哉是故弒者穿也主乎弒者盾也此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賦蓋不越境者弒之志而不討穿者弒之徵盾於是乎無可辭矣不然者徒以越境為絕君臣之義可以免罪此或

非正卿而後可非以語盾也不越境正盾之所以為弒也故孔子惜之惜其甘蹈於惡以為快也歐陽氏不信左傳直以為趙盾身弒而非趙穿卻不知造意抽戈之原分首從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定王立

乙亥　定王元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傳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禮記說同此云郊牛之口傷則是已卜為帝牛也口傷則不用故不謂之牲改卜牛所謂扳稷牲而卜之也此正月子月也卜牛在三月之前此蓋卜牛於子月將以用之寅月祈穀非子月郊也不郊猶三望因究竟言之耳魯郊非禮天王崩未葬而卜郊天尊於王固不得以是而譏其非禮也

葬匡王 胡傳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徵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戎近王都之側非所宜也楚子伐之似有辭矣故稱爵雖楚亦荊蠻然視戎則有間矣又以觀兵周彊為已逼矣正書王爵曰楚子亦所以謹之也

夏楚人侵

鄭 左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晉伐鄭不書蓋未告也楚伐戎則稱爵侵鄭則書人以鄭之背楚即晉為知所敗也以楚治戎可也以楚猾夏不可也

秋赤狄侵齊 其俗赤衣故號赤狄

宋師圍曹 宋文公三年武氏謀立公子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故宋師圍曹曹伐宋不書宋不告也宋鮑即位三年武氏既臣之矣而又欲奉須亂也然宋鮑之立以亂於武氏得以奉須宋鮑亦亂也武氏以亂畔亂宋鮑以亂遂亂宋亂不已而曹人助亂非討亂也曹人藪亂而宋乃圍亂無以伐人也故不日伐曹而曰宋師圍曹言時罪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穆公卒子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公羊傳曰不及時而不日漫葬也

丙辰 定王二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時莒郯有怨公欲平之以為功穀梁傳曰及者內為志焉耳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秦伯稻卒 共公卒子桓公榮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按穿也弒君而史書盾董狐筆也宋弒君而書歸生誰史乎傳曰權不足也權不足何以首惡盾正卿也歸生主兵穿之迎已行而盾不討盾實處心積慮以成穿弒也宋之謀已兆歸生不舉非懼譖也亦必有處心積慮以成宋弒者存也甯弒君無失黨非穿能弒君趙盾弒其君也非宋能弒君歸生弒其君也

赤狄侵齊 無伯也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媚齊也

冬楚子伐鄭 鄭方弒君楚伐有辭雖未能討亦書爵以與之

丁巳 定王三年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夫諸侯之於天子朝覲且有常期今比年如齊何自屈之過也先自辱而後人辱之以及此也故曰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高固齊卿叔姬公女曰子以別於先行也左傳曰自為也故書逆叔姬卿自逆也嫁女於大夫而自主之宜自損以媚齊之君臣不正之故而至鄉甚也

叔孫得臣卒 子僑如嗣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胡傳曰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女子歲一歸甯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乘來亦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過高固委其君逾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肆矣愚按晉數朝齊以媚齊也齊止公而請叔姬又恐失魯歡故反馬而高固自來又借叔姬媚叔姬也媚叔姬以媚魯也敬越禮不顧如此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舊年伐鄭稱楚子意其討罪也乃賊則未討而又伐鄭則猾夏而非討罪矣晉人救鄭不書鄭方有可討無可救也

戊午 定王四年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陳背華即夷有可伐矣然晉衛不能聲罪致討而以侵告也則自反不縮不足以長諸侯不能伐魯不能伐宋不能伐鄭當討者不討而僅以侵

陳也斥書二卿亦所以差之矣

夏四月 備時也

秋八月螽 災也

冬十月 備時月

己未 定王五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大夫來盟謀會晉也胡傳曰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備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盟而公卒見辱也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平莒郯魯志而齊來會也伐萊齊志而魯往會也上不事天王中不交霸主下不恤臣民而推齊是親凡此類直書而罪自見也

大旱 胡傳曰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雖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晉地又言黃父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胡傳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

主會盟者之過也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歎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宣公行有不嫌於心而非晉人之告矣凡不有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上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愚按黑壤之盟王臣臨之以謀不睦諸侯書脅以斯盟爲善也不書王臣者諱之而不與於盟會以尊之也善斯盟而公不與以諱爲貶謂不睦者公也然宋鄭之賊宋討而君己列於會斯盟亦何足善但以宣公纂立比周於齊已則不直何暇直人宜有爲盟主所斥者不執歸於京師幸矣故以是盟爲善而深爲公諱不然者王且不有何有於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豈徒以背晉爲魯君罪哉

庚申定王六年

八年春公至自會 亦書過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黃齊地胡傳曰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禮也乃者無其上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大音泰去起呂反○有事大廟祭也仲遂以守加於名上杜氏以爲時君所加也垂齊地卒於外故地之繹再祭也祭之明日又陳昨日之禮而賓尸也猶者當已而不已之辭萬者舞之總名籥文舞所持去籥者以其有聲而去之卿喪故也胡傳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減於廟中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胡傳曰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事季友而屬其子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敬嬴又私事襄仲而屬宣公則不待致於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其俗尚白衣者胡傳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中國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告在晉責己可也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過乃復興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於策貶自見矣按晉師亦狄師也

楚人滅舒蓼 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不言朔食晦日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不爲雨止故有蓑笠之車穀梁傳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左傳曰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然遠日葬可也葬有日矣而以雨遷豈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地雖時亦書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故也

辛酉定王七年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前此五年春公如齊矣後此十年春公如齊矣皆不書王正以宣爲無王也此獨書王正者以下之蔑如京師而王正月王之言未嘗無王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傳曰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按左氏此王使人來徵聘也王不來徵聘則蔑亦不往矣魯之無王如此故歲首臨以王正所以探誅之也

伐萊 萊未服也

秋取根牟 林氏曰不書公非公命也然此承伐萊而言或恐是齊取耳

八月滕子卒 昭公卒文公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傳曰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胡

傳曰與晉罪陳之辭也會於扈以待陳而陳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眾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愚謂晉楚未知誰直也然黑壤之盟王臣臨之陳侯反覆非惟不睦於晉實不睦於王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于境外故書地成公卒子景公獳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卒子穆公遬立晉成衛成皆不葬魯不會也惟齊之比忘親棄禮甚矣

宋人圍滕 滕未聞罪文方有喪宋人罷之書人貶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先是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於是楚子爲厲之故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書楚子其與之乎猶夏而何與也以晉郤缺救鄭故目楚子惡其君之辭也鄭賊未討也然其君列於會王臣臨之矣且襄公不與弒也則救鄭可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冶拔稱國以殺君及其臣同殺之也稱大夫無罪也無罪何以名曰有罪者以罪名著其罪也有善者以善名著其善也曷著其善直諫也於後徵舒弒陳靈孔甯行父奔楚楚子入陳誅夏徵舒陳以亡而復存則知亂之所由而洩冶以直諫殺矣胡傳曰洩冶無愧於史魚之直矣其猶在子哀叔肸之後乎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愚謂胡子之言是也然死於直諫不猶賢於竊祿苟容者遠乎

壬戌 定王八年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胡傳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相惠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以柔巽事人不以道而得地與悅人之卑屈事己不以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不言朔食在晦或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 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

使者則告不然則否胡傳曰書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爲崔氏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早也愚按春秋有難聽斷者如宋華孫來盟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及此齊崔氏出奔衛之類姑備一說未敢必以爲然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齊喪也胡傳曰天王之喪不奔而奔齊喪天王之葬不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之葬其不顧尊卑上下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按春秋之書弒君也其例不一有書人者弒者非一人則概舉之也有書國者狄之也有非其人而書其人者罪志也志當國者而抽刃者亦之也有書世子者兼君親也有貞書其人者罪專在也夏徵舒弒君罪在徵舒也靈無道至矣獨徵舒罪乎曰君臣非等夷也名分不假易也君無道而已無如何逃之可也且人子諭親於道者也御叔死徵舒嗣夏姬淫徵舒而人子也宜以禮防閑其母內則盡其誠孝於親上則致其忠愛於君下則禀其內外於家而莊嚴以御其私昵夏姬雖淫何自以通於君而至斯瀆褻之甚乎己不

能然亦惟身自刻責以待罪於他邦爲庶乎其可而不勝一時之羞忿遂忘君臣之大倫卒至於身夷族滅被惡名於天下後世弒君之罪安所逃哉故明正之曰夏徵舒弒其君所以教天下後世也然則君無罪乎曰惡得無罪洩冶殺於前身死於後夏氏弒之以明其死於夏氏也此千秋之明鑿也 **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曰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鄰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己毋乃己有所闕而滕何九伐焉故特稱師以著其橫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也 **公孫歸父如齊** **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卿往會葬隆齊於天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稱人貶也前此鄭成於晉矣而晉不能庇鄭以勝楚爲懼故成於楚其情可矜也今茲陳有弒君之賊晉所宜討乃兵不加於陳而鄭之是爭謂其貳己而已也豈伯討哉并人諸侯人人有討罪之責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劉康公也胡傳曰宣公享國十年矣不朝於周而比年於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不遣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惠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

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胡傳曰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而陵弱侵小是爲盜也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平原出水 **季孫行父如齊** 初聘頃公 **冬公孫歸父如齊** 告伐邾也歸父主兵伐邾故往告宣公而下兵柄在大夫矣故不畏君而畏齊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佐齊卿來報文子也頃公三月而亟葬其親又未及踰年而以吉禮遣使出聘皆非禮也 **饑** 水災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然經書楚子伐鄭而不書晉士會救鄭者蓋直楚而不與晉以救也楚將有討於夏氏故欲先定鄭晉所爭者惟鄭而不知討陳是以經不直晉殆與楚以霸之漸也

癸亥 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鄭地是時陳靈已弒子成公午立成公在喪賊且未討而以吉出會非禮也楚稱爵而序於陳鄭之

上楚始霸也諸侯方戍鄭而鄭伯及楚盟必晉有不足與者矣左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其信如子良言則晉楚皆不德也然是時楚君方明能脩國政而教其民晉安怠惰惟略之求蓋勉強支吾而實不能與楚爭矣鄭居兩大之間而託庇於強其亦非得已也且觀楚之能討少西而楚愈於晉矣夫楚霸非聖人意也中國無霸則亂賊不討而將有討之者乃出於楚中國又力不能爭則於是不得不與楚以霸也無王而有霸傷也中國無霸而楚霸聖人之心乃益傷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從齊志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反○欑函狄地林氏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狄至往會焉卑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告楚子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毋乃不可乎楚子善之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書人者討罪之辭也言人人所得誅也楚子將縣陳以諫而復封之故書入入者獲而弗有也楚子入陳而後殺徵舒經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而後書楚子入陳者善楚志也楚以討少西故入陳不以入陳累討賊之善也善討賊則曷爲書入入者弗順之辭初欲縣陳終又鄉取一人以歸則楚子之志終以利動也以能不縣陳故只書入以終之利陳也故不怨其入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納者內不受之辭公孫甯儀行父不繫之陳絕之於陳也言非所納而納也二臣從君於昏以肇陳亂不肆諸市朝已失刑矣況納之乎書納二臣於陳議賞惡也

甲子

定王十年**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胡傳曰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人人得而討之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之辭也

楚子圍鄭左傳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徼事於晉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夫楚子入鄭矣而經只書圍楚人憑陵也而經且書爵何歟曰東遷而後中國已無王矣桓文而後中國更無霸矣中國無霸是以爭奪相殺至於子弒父臣弒君而莫之或討亂臣賊子踵相接也前此晉主夏盟諸夏之背晉而即楚書經嘗罪之矣至乃齊人弒君而晉不能討魯人弒君而晉不能討莒人弒君而晉不能討宋鄭皆弒君而晉不能討晉人自弒君而嗣君亦莫之討君子謂晉人誠不足與也夫諸侯之戴伯主也亦曰能扶弱抑強誅討亂賊以安人國家耳今茲陳又弒君而魯且有事於邾宋且有事於滕齊且有事於莒晉且有事於狄也晉德如此猶得曰晉不可背而楚不可即哉鄭既盟辰陵中間未有晉師而又徵事於晉楚子圍鄭以爲亦無怪焉且又哀其窮而退師入其國而不取退而受成以禮於鄭君子謂足其庶幾用夏者也故得書楚子而免其入鄭之罪辭也然書圍則亦以著荊楚之勁而爲諸夏危矣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不猶愈乎師遂進楚聞晉師既濟欲還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子次於管以待之而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致師攝叔爲右晉人逐之弗及晉魏錡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潘黨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楚子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曰晉軍至矣楚人亦懼楚子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士會收上軍而去之不敗荀首射連尹襄老獲之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子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經不書救鄭不與晉以救鄭也救無及於鄭而志乎是戰也以晉及者及晉志也欲戰者先穀而以荀林父及者林父帥也帥不志戰誰敢戰者軍令之不行而欲從而分惡是威不立而輕眾勸民也非林父及是戰而誰及哉楚子書爵楚不志戰也始而欲還繼請成

矣非魏錡趙旃之挑戰不合也楚潛崇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我使二國暴骨暴矣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示子孫然則楚子雖勝而猶有自告之心也於是乎胥之不亦宜乎董子曰春秋無通辭楚變而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得之矣

秋七月備時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入陳則以討賊矣闈鄭則謂背盟矣戰邲則晉人及矣滅蕭何爲乎同此楚子也以討出而先以貪歸也且滅人國也凡滅人國者不待貶絕而惡自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按楚雖滅蕭猶書其爵今中國列卿而以人書謂楚之不若云也既無文德又無武功而徒要質鬼神又終無以相信故林氏曰書人同盟猶曰人自爲盟也中國又無伯也大以爲同欲則宋衛之志睽矣以爲惡其反復則反復者不止斯盟也不同而書同盟何故曰強同而終不同故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不同而強同之故曰同盟者人也行人強之也無策甚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矣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夫清丘之盟口血未乾也乃宋師伐陳而衛人救陳是衛實背盟宜罪之在衛也然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陳國屏亂楚討其賊而復封之不得已而服楚豈罪也哉不爲矜恤而師旅加之故宋稱師著其橫也宋不當伐陳則衛當救陳矣況重念先君之好乎故書救以善衛也善之則曷爲稱人曰清丘之盟故也以爲恤病則陳鄭宜恤也以爲討貳則陳鄭可討也二者何適從乎然與其背之於後則曷若慎同於始也

乙丑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左傳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然亦見晉之不足恃矣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故也然宋人救蕭而經不書楚伐宋而經書爵何右楚而左宋之甚乎曰蕭者宋之附庸救蕭者自救耳且不成救也楚方定陳而撫之宋人不恤而伐之是與楚以有辭也

秋螽爲災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左傳晉師歸自邲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又殺林父以重楚勝毋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晉侯使復其位及此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夫先穀信有罪矣然討邲之敗則罪宜先林父賢林父而赦之先穀不當獨討清之師則安知罪之必在先穀也晉賞無能爲戎狄屢役中國而晉不能禦狄是以敢伐晉先穀罪乎哉先穀可殺而殺之者非所殺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丙寅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衛人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按達之罪不在於背盟救陳而在於同盟清丘夫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違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清丘之盟豈近義而晉猶可宗也哉既同之盟而又背之是以不免於罪也衛不知自強不能以義折晉人而乃輕殺其執政之臣以說於大國衛亦殆乎其不國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文公卒子宣公盧立

晉侯伐鄭左傳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鄭伯如楚謀晉故也夫爲邲故而伐鄭則報怨耳然不急於一逞而示以整使謀而來則懲於邲而知戒是庶幾異於殘民以逞者故稱爵而以伐書

秋九月楚子圍宋初文公十年厥貉之會宋及楚子田於孟諸楚文之無畏辱宋公之僕是年楚子使無畏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無畏曰我則必死楚子曰殺女我伐之見子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九月楚子圍宋夫楚辱宋公罪已在楚矣又復使過宋而不假道是挑宋使殺之而己乃圍宋也兵不得己而後用烏有挑敵而用兵圍之以爲快者其罪明矣使無假道者楚子命也則闈宋者楚子志也斥言楚子圍宋所以著其罪也

葬曹文公不日常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胡傳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贄旟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丁卯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傳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虐中夏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殿兵周圍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止楚子將去宋申犀稽首於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林氏曰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後書文九年深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傳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楚莊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愚按及宋志也宋及楚平不得已也楚旅雖有討賊於陳之義

春秋因而與之及陵暴之不已則春秋轉而惡之矣宋之受圍也自九月以至於今九閱月矣仗信以待晉救而晉救終不至中國諸侯亦無仗義以從簡書者於是宋不得已而及楚平經特書之以惡晉而罪諸夏也楚假義而行則與之楚逞力以暴則惡之聖人何容心哉晉以伐鄭滅狄則力有餘以救宋則力不足謂之何哉故曰書宋及楚平所以惡晉而罪諸夏也宋伐陳以挑楚楚不假道以挑宋又不能以大義責楚而輕紓情實擅自相盟而後告君雖救國難亦已非計而專事矣故二卿並稱人也自魯臣出會楚子宋人及楚人平而諸夏皆相率以從荆楚又聖人之所傷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夫酆舒有罪晉人討酆舒而安潞可也滅其國而以其君歸於義何哉晉稱師著其暴也以滅潞而有餘以救宋而不足也潞赤狄耳而書爵以見潞雖羣狄亦嘗被先王之爵命且晉姻也假討賊之名而貪其利而滅甥舅之邦非進赤狄以甚晉也見晉雖號爲中國盟主實楚旅之不如也合上事以觀而知春秋之罪晉深矣若以爲擴外之師則失春秋之旨矣

秦人伐晉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瞷晉侯之羅狄因也瞷人之出而伐之稱人微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穀梁傳曰稱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其爲當上之辭者矯王命以殺之也有旨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周室無王矣

秋螽 爲災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胡傳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之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按藉謂助法孟子曰助者藉也過藉謂既取公田之入而又遂畝十稅其一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也初稅畝譏變法且盡民也胡傳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但以利下水旱因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壞矣所以稅畝乎其後作丘甲用田賦

至於二猶不足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蝝生 蝝悅全尹絹二反○蝝螽子也董子曰蝗子劉歆曰蚍蜉有翼未知孰是冬當閉蟄而蝝更生雖不害物亦災異矣

饑 胡傳曰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遠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頻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是以兩書其饑以示天下後世爲國者之不可不敦本也

戊辰 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而書人儆之也不在諸夏而狄之是事欲盡殄之以爲快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天子下都屋歌前曰榭爾雅曰無室曰榭蓋榭即序也儀禮又作豫皆音之轉也有堂無室以便射事左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謂之宣榭者公穀以爲藏樂器之所服虔謂宣揚威武之意講武習射則往就之補正謂

宣土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呂氏考古圖云有郝敦者稱王格於宣榭呼內史策命郭胡傳以此爲據謂宣王之廟說各不同要之藏樂器之所而火是禮樂之柄失也講武之所而火是征伐之柄失也宣王之廟而火是周之不復中興也且人得而火之是姦縣之與大不敬而無天子也但宣王之廟則不應在下都卽以爲別廟而樹制無室何以安主宜姑闕之

秋鄭伯姬來歸 左傳曰出也

冬大有年 爲民幸也程子曰紀異也謂之紀異者以宣公而大有年也

己巳 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卒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傳曰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憝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責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闊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赴告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不書朔食晦日或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都管反○左傳晉侯使卻克徵會於齊齊侯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盧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按齊之不與於諸侯之會歷數君矣至是晉人徵會而復使婦人笑客齊高固來會而高固逃是告在齊矣同盟斷道以討亂同者有不同也以同伐不同也然諸侯以爵序則經謂貳有可討也婦人笑客卻克之私憾晉侯不許其請伐而會於斷道則亦已有禮矣齊侯不親會而使高固高固又不會而委之介貳謂能免於討乎魯宣之事齊也甚卑及惠公卒而交遂疏又欲如楚乞師將以伐齊蓋齊人厚求於魯魯有不繼而更求伐之所謂小人同而不和也魯未與晉同至此而始同是不同者同故書同盟然魯方同於晉繼又欲同於楚而安在其爲同也林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鮮有不書同盟者然要之非齊桓之舊也又按穀梁傳謂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叔子

笑之今按經文無行父如齊事又卻克跛而非眇公穀固多傳聞之誤也

秋公至自會 告廟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弟公母弟也叔字肸名也日厚之也字嘉之也穀梁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庚午 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以逃會而討以受盟而還不盡以逞也故書爵

公伐杞 虐小也

夏四月 備時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胡傳曰戕者殘賊而殺之也於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始赴於魯莊公卒子共公立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蠻夷以懲求名之僞者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傳曰宣公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政刑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魯境上地左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按歸父謀去三桓非策也然志張公室其心非有他也行父知其謀故因公薨而先發以逐之其歸罪於仲彊辭也仲則有罪歸父何罪鯀殛而禹興不亦可乎且爲宣公行賂於齊者非行父乎行父而逐歸父也其果自問否邪時魯政已在三桓乘君之薨而逐其異己者以自專也歸父不稱公孫絕族於魯以著其見逐之實見先君之尸未給而執政者遠逐其親信之臣爲無君也歸父還自晉見其畢事而復命先君不委君命於草莽終事之敬歸父之賢也至笙而奔兄執政者之權威與奪出其掌握而并不使先君之使臣得以復命於殯宮也遂者騶辭言逼之而使之遂奔也

穀梁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然而行父之惡著矣三桓之勢張矣而歸父之賢亦可見矣

春秋集傳卷之九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颰園
宿松徐曾皖樵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錡　同校字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世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或疑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至此始十八年而成二年公子衡已堪爲質則成公未必穆姜所生然無可考矣

辛未 定王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世嫡承嗣內外安甯備即位之禮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如五月之期

無冰 胡傳曰寒極而無冰恒燠也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

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巳見矣按二月無冰而書此春秋用周正之驗也若以爲仲春鮮羔開冰而見其無冰然則有正月而無冰者又何以書焉

三月作丘甲 左傳爲齊難故

作丘甲胡傳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用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悉按方十里爲成一成之地不能皆田山林川澤道路宮室之類三分去一約爲田者六十四井一井九夫之田實則八家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正卒三甲送輜車者二十五人實一甸出百人五家而養一兵也故千乘之國約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魯地之大出千乘而

有餘而復作丘甲不知本也公車千乘魯僖之舊昭公蒐紅革車千乘則此甲末嘗增乘殆每乘增一甲耳正義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備齊難暫爲之非終用也然則丘甲之作或亦不久而遂已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許臧孫辰之子及內志也赤棘晉地先是宣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會楚莊卒薨師不出乃更用晉師是年聞齊將出楚師以故盟于赤棘夫魯初比齊中而背之乞師於楚終又背楚以結於晉亦既二三其德矣宣公薨成公幼二三執政不思徧民以安靖國家乃厚賦於民外結强援以鮮敵於鄰國豈謀國之善策歟是以楚晉皆未出師而北鄙巢丘之寇入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史記皆作貿○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服叔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於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胡傳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書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

冬十月備時月

壬申　定王十八年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左傳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夫齊人始既受盟於晉中而背晉結楚又以伐魯齊非義也然在魯則始而事齊中而欲以楚伐齊終又盟晉以謀伐齊是齊之伐魯實魯致之也故齊得書爵而怨其圍龍薄責於齊所以躬自厚也

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新築衞地左傳衞侯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不如戰也夫衞人使齊以救魯也而以良夫及是戰者齊師還矣是戰良夫志也非良夫石子還矣書及惡殘民以逞志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嬰齊叔肸之子鞌齊地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帥師以救魯衞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從齊師於莘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宛茷以左車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免之接魯實乞師然不以魯及而告所晉衞者晉實討齊貳而郤克一笑之讎也魯誰書四卿散辭也人自爲師而魯無君也且無人於君側而不恤也臧孫許也無師其亦與帥師何逆晉師而道之楚亦與師師也曹不書大夫而書公子首者魯侯賜晉三帥命服則曹首蓋亦與賜爲以內賜而成其爲卿也齊侯伐魯敗衞背晉好楚此又自請戰焉則齊實召寇不以齊及而以魯晉衞曹及者諸侯有同憤焉且郤克志也亦以是爲宜及也書齊侯者君臣之辭齊侯幾先執矣言抗君也晉爲救魯衞而不得言救益實以郤克之怒而及乎是戰耳非救也及之者罪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齊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遂揖而去之魯衞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讎我必甚郤克使魯衞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齊人歸魯汶陽之田夫齊佐如師來致賂也非來盟也故及盟者晉志也齊敗而盟曷爲以晉及之齊以賂免非必服也晉又失辭而授之口實故有恐於齊而汲汲乎及之盟書及齊國佐盟於袁婁譏晉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衞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取汶陽田冬楚師

鄭師侵衛左傳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悉師王卒盡行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二國稱師君卒書行也不書公子嬰齊而以師使師無名也不書使我我有獻焉凡以賂免也楚莊嘗討陳服鄭大敗晉師春秋以其討罪恤民而怨之姑與楚以甚首也至是而無名行師鄭人附之春秋交惡之矣故稱師惡其橫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左傳楚使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之夫儐公與楚子爲齊之盟經諱不書公以爲辱也自後而如楚乞師則不諱矣以公實不諱不能盡爲公諱也文公如晉及處父盟經諱不書公以爲辱也至此而公會楚公子嬰齊則不諱焉以公實不諱不能盡爲公諱也不得復爲公諱者何魯致冠也既無成謀又無明信既無文德又無武功以致斯屈辱也其會楚嬰齊賂也諸夏之陵夷陸矣而大夫之抗諸侯亦自此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蜀魯地左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之大夫

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以公及者請盟者公也人列卿人其從楚亦以人公也以是爲不當背晉乎日楚實不可從安問背晉諸夏貴自強耳若以晉爲盟主而不可背則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聖人豈率諸侯而使從三王之罪人也哉

癸酉定王九年

十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傳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胡傳曰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鄭之從楚附蠻夷援中國則盟主有辭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愚按晉本無可與與晉以有辭所以甚諸侯價盟之醜也

辛亥葬衛穆公日厚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告廟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杜氏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也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愚按得禮則何以書日變也災不恭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以義起者也○胡傳云不言宣宮主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愚按遷主於廟者以昭穆徙移而上親盡者祧之月非毋傷之立廟也毀廟之道毀衆以爲毀從易檐毀塗易檐則新矣然則宣公之主未遷則僖宮而非宣宮無所謂新宮也宣公之上始遷則毀宮宮可謂之新宮遇災而哭禮矣莊公丹檜司得何以稱桓宮日過主入廟巳二十年矣自不謂之新宮也胡傳未是辭也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胡傳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宗廟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至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邑也左傳曰棘不服故圍之胡傳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而圍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

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書過時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夫以上卿主兵而所伐者赤狄之餘書譏之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左傳晉衛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按來盟者前定也此其來聘則非前定之盟也非前定而尋盟以內及公志也二子盟公抗也專也非君命也公不知以君盟臣之巳屈而汲汲尋盟以厚結晉衛而區區先後之辨又失其平以詔晉耳各書其日以諱之而不書公諱詔也

鄭伐許杜氏曰不書將帥告辭畧也胡氏林氏以爲狄鄭愚按鄭固可狄然鄭狄久矣而曷爲狄於許之役也以再伐許狄則春秋之憑陵弱小而一歲再

第一二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1版　反外

伐者可狄多受亂閔文也

甲戌定王二十年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曰通嗣君也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卒悼公費立杞伯來朝左傳曰歸叔姬故也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子紇嗣公如晉朝也葬鄭襄公不日常也秋公至自晉左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諫之乃止家氏曰成公中無所主遂變屢遷始以晉伐齊而有鞌之務乃又受盟於楚備幸晉人無討比年如晉一不禮而又將叛之直書其事而情自見矣冬城鄆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按此則西鄆也今鄆城縣鄭伯伐許喪未踰年而吉服以從金革之事非不得巳故書爵以著其非禮也左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其曲甚矣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按餫逆

女者輕矣而卿往會於大國則巳諂若僑如自往則巳專環谷汪氏曰自文十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卒以為常矣梁山崩梁山今陝西韓城縣本韓國之望晉滅韓而梁山屬晉不云晉梁山者名山大川天子所主不以晉私也左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曰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巳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按山以氣鬱而驟發則崩陽決陽而陰因剝陽也謂為朽壞非也胡傳曰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為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為則可矣秋大水平原出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簡王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郲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左傳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按鄭服而同盟不同者同也而

明年魯衛侵宋矣是同者究不同也諸侯書爵其與是盟乎天王崩赴告及矣喪則不奔葬且不會而以鄭服同盟諸侯書爵以明其罪也爵頒自天王天王崩而不奔喪不會葬其亦思爵之所由頒否乎爵傳自先君先君薨未終喪而以吉禮會盟征伐其亦思爵之所由繼否乎凡此類書爵皆明示貶斥也美惡不嫌同辭

丙子簡王元年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告廟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公魯公六世孫成公之九世祖也左傳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夫喪事即遠宮廟亦然毀不更立武廟之毀久矣而後立之以德則武未聞可宗即其德可宗然以諸侯而不遷之宗踰於五廟是上僭也妄僭誇之以比周武世室亦不自知其罪矣胡傳曰立者不宜立也取鄟鄟市竊反○內滅國書取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傳同盟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子靈之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洛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夫既同盟矣而又再會是盟不相信也不足相信何庸再會以勤諸侯是屢盟以長亂也吾人不知自反明信以綏之而更使同盟相侵伐焉師何

名乎是役也晉伯宗與師而獨書衛孫良夫良夫卿也伯宗非卿也書衛卿而若可統晉大夫矣魯於二國尋盟先荀庚而後良夫經於帥師侵宋書良夫而不書伯宗以見晉衛皆侯不當以強弱為次而班位有常也伊洛之戎陸渾蠻氏與師經不書以全中國禮先代之後也侵宋而上卿帥師陋之也非伯討也夏六月郲子來朝始朝公也公孫嬰齊如晉聘也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卒弟成公睔立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曰晉命也胡傳曰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為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又同盟蟲牢矣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巳為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從晉故也棄楚即晉而楚伐之是猶夏也然鄭從晉是也鄭之所以從晉非也鄭人侵許無巳許訟於楚鄭與許訟不勝於是而請成於晉是與楚以有可伐之辭也故書卿書伐而辭無貶以罪之在鄭也矣雖然楚卒非所可從也鄭

改從晉故下文與晉欒書之救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公從之四月晉遷於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汪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遷皆小國迫於大國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從都非不得已也故不書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按前此鄭之伐許也晉嘗救許伐鄭取汜祭矣經不書救者伐鄭取汜祭則不得為救許也鄭以不見直於楚故請平於晉鄭非知楚之不可從而自新者也然彼既來歸矣不咎既往可也楚嬰齊以鄭貳己故而伐其喪晉於是乎救之經以為是成乎救矣故書救善晉也晉楚遇於繞角楚還而晉侵蔡還戮日遂帝矣及遇楚於桑隧欒書能以三卿之諫不戰而還不書遂侵蔡者因其能從善故免其遷戮遂事之罪而與其從善改過之速不以侵蔡累其救鄭之為善也

丁丑 簡王二年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音兮○鼷小鼠齧物不覺謂之甘口鼠也寅月將郊故子月卜牛牛必在滌三月也不謂之牲而謂之牛郊日未定未成為牲也穀梁傳曰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夫非人所能為則是天之不享也備而志之聖人示人謹天戒也

吳伐郯

郯音談○吳以國舉告辭略也始通於中國矣伐郯始猾夏也左傳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始朝公也

不郊猶三望

非禮也五月後時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左傳楚子重伐鄭師於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嬰齊再伐鄭經書之同辭惡其力爭不已也書救鄭善諸侯也舊年欒書往救而此合八國諸侯者以楚勢之張且將尋盟故也鄭獲鍾儀而獻之晉晉鄭之交密矣齊自鞌戰而後晉命自從矣宋再見侵而不貳矣莒以齊服之故而亦來服焉於是同盟焉不同者同也然未幾而魯以汶陽故貳心鄭以楚賂而會鄧同亦烏在其能同也

公至自會

不以救鄭至鄭已勝楚也

吳入州來

州來楚邑而書入者見吳之始強如自外入也先是楚圍宋之役師還嬰齊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楚子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以為北方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娶夏姬巫臣止之後乃自娶以奔晉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使為行人於吳吳始叛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焉

冬大雩

冬而大雩書非時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夫之子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故不

書入戚以叛以免晉納叛取邑之罪也

戊寅 簡王三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公羊傳曰來言者內辭也脅我使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左傳季文子餞韓穿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閒一與一奪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胡傳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兵力得其故地而不正經界於天子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齊既反魯衛之侵地晉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辭也歸之于齊者易辭也為國以禮無俾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蔡服於楚而棄諸夏宜見討也然不能聲罪致討而潛師掠境書侵陋之也齊桓公亦先侵蔡而後伐楚

不以侵陋乎曰桓之侵蔡密其謀以伐楚也欒書侵蔡因侵蔡以侵楚焉耳不書侵楚不足書也

公孫嬰齊如莒 逆婦也蓋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壽蕩意諸之父胡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妹皆致其厚者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昏之禮哉經悉書之爲後戒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侯之女妻趙朔爲趙莊姬趙朔卒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同屏括放諸齊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同括之逐嬰齊不書無君命也無君命而逐大夫罪也此譏譖所由興矣稱國以殺而同括書大夫殺不以其罪也趙姬譖之欒郤徵之晉君不加察焉以成斯獄故稱國以殺譏眾蔽而濫刑也○趙氏之難作於莊姬而史記以爲屠岸賈殺之趙武從姬氏於公宮而史記以爲程嬰杵臼存之論古者只當以經傳爲據司馬遷網羅舊聞輕信而無識不足

以爲據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胡傳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書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天王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見出而卒於魯故日以卒杞伯來逆其喪以歸故仍繫之杞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士文子不可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胡傳曰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胡傳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來媵以明適制爲後戒也按媵必同姓參骨肉之恩所以消嫉妒也而行齊人來媵亦非禮也

己卯 簡王四年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曰請之也 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胡傳曰叔姬之行無可考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胡傳曰盟非固結之本也晉有二命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己序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通不知本矣患按同者有不同也諸侯晉齊以盟主合列國之君明怨而行要之以禮雖不同盟誰能異之魯衛以歸田而不同矣鄭以楚賂而不同矣信不由中盟無益也待吳而吳不至盟諸侯而諸侯貳心而亦曰同盟者强不同以爲同亦同之而終有不同故也

公至自會 告廟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公同母弟也宋公不親迎又不使卿來賓聘而賤逆之非禮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胡傳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女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胡傳曰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者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頃公立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夫鄭以賂貳信有罪也然亦既來朝矣猶不免於執之且出師以伐之又殺其行人也在晉不已暴乎稱人以執逆辭也晉且無王而欲人之已伯輕執諸侯不以歸諸京師鄭誠有罪且猶不可況不足罪乎故稱人以執深

惡晉之役行人不書君且見執殺行人不足書也楚救鄭不書鄭以賂故從楚貪利忘信無可救之善故不與楚以救鄭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不日常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晉使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者何國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胡傳曰浹旬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降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謂之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將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愚按此楚人伐陳以救鄭之師也於救鄭而不書於伐莒則書之於入鄆又書之以見楚人之侵暴横逆也莒與晉同盟矣楚人伐之浹旬克其三都而晉不之救則何貴乎同晉盟也背已者見執見伐而服已者又不能救其患也何以爲盟主故書楚鄭帥師書伐書日書潰書入以病晉也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曰諸侯貳故也然秦間諸侯之貳而伐晉

豈義也哉稱秦人貶也與白狄借秦人亦狄人也

鄭人圍許 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夫鄭實貪賂以致大國之討而乃委罪於許君亡之不恤而用師以圍許陵弱暴小非義甚矣書人書圍著其悖也

城中城 中城魯邑或曰中城者郛內宮外也未知鑒是莒以無備而潰魯懼而城中城城爲國之末務也雖時亦書重民力也

庚辰 簡王五年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曰晉命也胡傳曰其曰衞侯之弟黑背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衞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故特書弟以爲後戒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卜已非五卜益瀆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於脩澤子駟爲質鄭伯歸然則

此非晉侯也非晉侯而晉侯之以懲妄也人執鄭伯不足以服人而徒亂人之君臣太子而晉侯之又以亂已之父子君臣矣何以知必非晉侯不踰月而晉侯孺卒則會伐非晉侯矣以未侯者而侯之則不得不從而侯之未侯者而從而侯之故皆齊之前以執鄭伯而人之非以是伐鄭爲善而傳之也

齊人來媵 非禮也媵異姓而媵不足書以三國媵而書衞晉來媵不足書以齊人來媵而書猶媵陳人之婦不足書以結媵而書結媵不足書以及齊侯宋公盟書也

丙午晉侯孺卒 景公卒子厲公州蒲先立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傳曰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備時月

辛巳 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犨郤克之從兄弟郤犨來聘且涖盟在喪而遣使出聘非禮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

如齊 以脩前好

冬十月 備時月

壬午 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胡傳曰人主無誠愨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而入矣又叛盟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出者見周室衰微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耳

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 瑣澤地闕或曰瑣當作巢先是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釋而歸之楚使成焉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子商之使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晉人楚人將成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是歲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於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林氏曰盟於宋西門之外不書所以存中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狄地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

人敗之夫以晉之強爲諸夏盟主何汲汲於成楚而有事於宋之盟則以讒慝交行二三其德內無罪而殺大夫外失信而擒諸侯而於是楚人伐莒晉不能救鄭人圍許晉不能服由是外託息爭之名內懷疑懼之意以汲汲於與楚爲成是以吳強於東楚橫於南秦伐於西狄侵於北矣乃以許敗狄之師焉究之敗狄之榮何補於屈意成楚之辱之故經削西門之盟而不書而於敗狄則書人明年卻錡之來書以乞師辭與列國無殊以深著晉之不伯也

冬十月備時月○是冬晉楚交聘

癸未 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以伐秦也晉爲盟主徵會討貳可無告乞而此之伐秦以復私怨與諸侯無與焉且諸侯皆有貳心而晉與楚成懼不得諸侯矣是以卑辭以乞焉乞師者不伯之辭也三月公如京師始朝王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以伐晉諸

侯是以睦於晉五月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胡傳曰諸侯每歲征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愚按王臣會伐而經不書不與晉人得以私怨用王師也且書會劉子成子則似如京師者乃以請師天王之故故不書亦以重朝王也不書及秦人戰秦師敗績者又以朝王而後會伐王師在焉不使秦人得抗王師也曹伯盧卒于師宣公卒負芻篡立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告廟冬葬曹宣公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也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役也晉有恤勞之心諸侯有討賊之志其庶幾焉矣

甲申 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渠丘公卒子黎比公密州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歸易辭晉爲之請而復之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左傳曰稱族尊君命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脩舊怨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曰舍族尊夫人也愚按此蓋史氏承上省文耳前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後襄公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皆然似不必過求其義婦者有姑之辭氏氏於晉也林氏謂妾姑則不氏以別於嫡姑亦未知然否也以者不以者也胡傳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娶於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爲其可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卒子獻公衎立秦伯卒桓公卒景公立

乙酉 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不日常也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嬰齊仲遂之子歸父之弟宣公十八年逐東門氏歸父奔齊已乃又使嬰齊紹其後更曰仲氏胡傳曰此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癸丑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傳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胡傳曰稱侯以執伯討也負芻殺其太子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於京師使卽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愚按此書同盟同以討罪爲心也曷見其同以討罪爲心師還自秦而諸侯巳請討矣故同盟者同心也同盟之辭同而所以同者不同皆因事而可考也同以討罪爲心故皆書爵然衛侯在喪而亦爵負芻罪人而亦爵則有未盡善者焉將討負芻之罪則不當使列於會既列於會而同盟矣而後乃執之故於後曹人得有辭以請而負芻竟不誅矣是失罪人也故雖稱晉侯以執而負芻不名以諸侯實曹伯之也雖然賊所當討不必以既列於會而疑之也公至自會告廟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楚子伐鄭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及暴隧遂

侵衞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夫楚人背盟猾夏其罪著矣而曷爲以楚子書曰前年鄭人無故伐許則楚之伐鄭益亦有辭西門之盟春秋不書此在傳以爲侵而結背伐又所以著荆楚之强而晉及諸夏莫之能遏晉士燮盟不能荆舒是懲而反引之以與同盟其背盟猾夏將無足怪也**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日厚之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左傳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討猶有戌在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

爲司寇以靖國人胡傳曰元之奔晉與歸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許之討而後歸可謂正矣愚按書華元自晉歸于宋者內外與之也蕩山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與以討賊之辭不能正君臣之訓於早而至於攻以殺之罪累上也山不氏絶之於公族也華元之討正而有不盡正者非王命非君命而專殺大夫也**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鰌音秋○鍾離吳楚間地左傳曰始通吳也按吳以國舉禮未同於中國也列卿會吳無貶辭者吳雖猾夏未至如楚之甚且周室懿親也但以其用夷禮僭王號而外之耳晉之通吳欲以病楚於志若無惡焉故列卿則書名然亦以羞之也殊會以外之以諸夏之無能爲而通吳爲失計也胡傳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覲吳聖人蓋傷之**許遷于葉**葉食業反○葉今河南葉縣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於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按楚人遷許而以許自遷爲文者因許志也且不與楚之得以制中國也張氏曰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楚以求安著小國之失所也李氏曰許遷其國而上楚其亦不善擇所從矣

丙戌簡王十一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公羊傳曰雨而木冰也何氏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愚按雨著於木凝陰不啓於是乎木冰陽不勝陰也陰脅陽謂之木介**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文公卒子成公原立**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鄭子罕伐宋夫鄭背諸夏而即荆蠻惟利之從其罪著矣傳言伐而經書侵著鄭之情也姑掠宋以嘗晉也宋合晉楚之成而鄭依附楚以侵宋亦以見西門之盟之非策矣**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謹天戒**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於坫二反○黶書之子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郤犫如衞遂如齊皆乞

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夫晉之討鄭宜也然內難之不恤而爭諸侯非計也其曰來乞師者晉楚成矣宜無所用師矣而不免復爭鄭也則無以令諸侯矣故須乞也乞者不伯之辭**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左傳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楚子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武子曰不可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伯州犁侍於王後伯州犁以公卒告楚子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晉厲公車陷於淖欒鍼掀而出之晉呂錡射楚子中目楚養由基射呂錡

伏弢死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韓厥從鄭伯其御曰速追之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晉人囚楚公子茷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予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按此晉伐鄭而經不書伐不與晉之伐也謂德不足懷也楚救鄭而經不書救不與楚之救也謂楚無庸愈也西門之盟故也而楚乃益肆矣以晉侯及是戰者范文子不欲戰矣而晉乃終於戰謂貪一日之勝而忘君臣之憂也書楚子鄭師敗績者楚子集矢於目則君之傷爲重故不言師鄭師敗而君侯免則書師敗績也此師之與也楚鄭之罪爲多而經若重責晉者晉厲方無道而力爭諸侯聖人欲晉之自治蓋亦猶范文子之志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

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稱國以殺不去其官二卿相惡而楚子之令不行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宋地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懷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取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懷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夫鄢陵之戰齊衛師皆未至則後期不獨魯也晉以讒懸公行而自絕於魯此可見晉德之不脩而鄢陵幸勝內憂乃滋大矣魯以內難之故而後期晉不之察而不見其君而執其老晉自絕魯耳魯侯何問焉故直書不見公而不以爲諱言咎之在晉也非魯之不列於諸侯也

公至自會告廟也無閟之辭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氏子爵周卿士也晉人以鄭來服又恐諸侯之貳己故藉王師以爲重先尹子尊王臣也

曹伯歸自京師左傳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晉人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胡傳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篡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共主矣愚按子臧之事人以守節高之抑知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此諸侯之正也負芻弑君之賊不可以君曹者也使欣時於此受王命以君曹而正負芻之罪以慰先君之靈以報太子之歸以順國人之心誰曰不宜不知出此而區區以節自守卒使弑君篡國之得逞其志是縱賊而庇之者即欣時也其節亦何足尚哉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稱人以執非討也讒人之執國卿也舍之于苕丘疑也疑而不敢以歸也左傳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

也甯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逐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晉及魯平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偃成公弟也左傳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讎仇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於齊盟扈晉志而以魯及者以魯盟晉不以晉盟魯我直晉曲成不成在我不在晉也刺公子偃內討之辭然僑如奔而子偃刺又以見魯刑之失乎也

丁亥　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左傳鄭子駟

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夏鄭太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此帥師而以侵書隱之也鄭使晉衛救晉不書存晉伯也晉伯何足存亦以維諸夏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

單子周卿士柯陵鄭地杜氏曰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晉爲兵主而先尹單尊王臣也林氏曰告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夫不服鄭替也上盟王臣抗也故會皆書將而盟記月日以謹之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同盟於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蓋畏楚也楚救鄭不書不與楚以救也尊王師也

秋公至自會

告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遂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曰用者何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愚按周正子月上辛圜丘之郊也夏正寅月辛日祈穀之郊也魯郊當用寅月或曰用郊者用人亨叩其鼻血以薦也若據邾人執鄫子用之之文則或說亦近是其罪愈大矣要之九月非郊時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將伐鄭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諸侯還不書圍者圍非王師事且無功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告廟

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脤

脤音蜃○貍脤地闕公羊傳曰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貍脤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按此蓋謂舊年沙隨之會嬰齊之晉爲行父請至今年始歸卒於貍脤公適出會及公歸而後卒之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亥月日食陰已甚矣

邾子貜且卒

貜俱縛居碧二反○定公卒子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公遂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及溫季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胥童爲卿徇國以殺欒書及羣嬖與殺之也三郤非無可殺罪不去其官者殺之不以罪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以楚師之敗也又恃吳而不事楚楚公子橐襲舒庸遂滅之

戊子 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舊年冬厲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曰晉殺其大夫愚按胥童之罪大矣然非君殺之也曷爲不言晉人非討罪也非討罪故書大夫童有罪故書名晉無君故以國舉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正義應劭作舊名諱義云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是同名不諱今俱作蒲恐字誤○左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七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乃盟而入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按弑君未有以國舉者以國舉狄之也略其人不足誅也主乎弑者欒書然書非獨能弑也中行偃士匄韓厥程滑荀罃士勳皆與於弑其君者也弑之者衆則曷爲不書人曰厲公無道國人無戴之者死無與於難者是弑之者國之所同人不足以該之也君臣相殺人道盡矣人不足以罪之則曰晉而已以國則當國者其罪魁也欒書是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爲慶氏之難故殺國佐佐有棄命而先歸又以穀叛之罪矣然殺之則非討罪也爲慶氏之譖也

公如晉

始見晉悼公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左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

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以惡曰復入胡傳曰此伐宋以納魚石也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愚按此大惡也而楚鄭書爵斥其君也已爲國君而釋君而叛屈是助誰不效之彭城不繫之宋者貢宋不能守也

公至自晉告廟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左傳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公至自晉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當時厲公恁地弄得郎當晉室大段費力悼公歸來便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赫然一新儘勝過桓文矣但桓文是白地做起悼公是現成基址

八月邾子來朝邾宣公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左傳曰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左傳曰言道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左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宋圍彭城不書其境也楚嬰齊救彭城不書不與其救也助叛臣也故人之侵無名也晉救宋不書未成救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晉未成伯也承厲公之烈未敢必得於諸侯故乞焉魯君新喪未懂其憂而來乞師使與於金革之事魯亦不能以禮辭大國之命皆非禮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起居反朾他丁反○虛朾地闕同盟同病楚也左傳曰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諸侯無貳其同可知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左傳曰書順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颺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鈞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公四歲矣內外無患而脩即位之禮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左傳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胡傳曰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愚按諸侯爲宋討賊宜有與辭而書之其辭平者不請討於天王又不歸罪人於京師則無足與也然不書以魚石歸不以私歸累其討罪之善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左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衞侯次於戚以爲之援按此則可見諸侯之衆輯矣行師之律不整而布置有法矣書伐鄭書次蓋與之也侵楚及陳不書者不以潛師掠境累其伐鄭之正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胡傳曰楚人釋君而助臣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於鄙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鄭本爲楚以其君親集矣於目之故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諸夏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

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是以削之而不書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靈王立

邾子來朝 公立故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亦公故也 胡傳曰簡王崩赴告已及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矣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時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愚謂縱使王室不赴諸侯甯不知之況赴告已及而不奔喪乎

庚寅 靈王元年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速葬

鄭師伐宋 從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襄公嫡母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睔古困胡付二反○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卒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按晉宋侮師著眾也鄭毋犯宋故宋亦盛師衛書其卿將尊師少也用眾以侵無名也其無名何伐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

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按此則主乎城虎牢之謀也下書列卿會戚城虎牢著其謀之定於此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速葬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即制邑鄭之險也左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夫鄭棄諸夏固楚之從屢伐宋國以助叛臣是不可以不討然鄭君之卒猶未踰年諸侯不恤其喪而動大眾以侵伐之久城其險阻以偪之諸侯則已甚矣夫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失無人不懷鄭人不服晉不能脩德行禮以懷柔之而唯力之逞以城虎牢雖獲鄭成何以服其心乎宜其方服而還貳也書列卿再會以遂城虎牢見諸卿之成謀以力逞也遂之爲言遂也遂奪其險以偪之著其暴也虎牢不繫之鄭見鄭之不能守也先王所賜先君傳之而已不能守則亦無以有國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受賂非死罪也而殺之子重子辛以偪故而殺之也

辛卯 靈王二年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益強也

公如晉 父母之喪未終而如晉短喪也且喪即終亦當朝王不當朝晉事伯謹矣其如無王何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朝而及盟信不足也長樗晉地盟不於國都而於長樗晉侯之禮於公也以及之者結於大國亦魯志也

公至自晉 告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衛地左傳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於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胡傳曰同盟有三例一則王臣與盟而書同一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一則惡其反覆而書同但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于洮于翟

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阿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於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於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王之盟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諸侯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與此盟而議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愚按胡氏引據詳明三盟信爲同病楚矣然齊以難爲不協而盟彰外吳以道遠多難而卒不至鄭爲虎牢之偪故暫同盟而還復叛去魯及邾莒亦隨復兵爭則以爲果同病楚亦未盡然也晉爲此盟以鄭服故且欲會吳是未同者同故曰同也而齊有貳心吳亦不至則同同者之究難強同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未召陳會而陳自來故曰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

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愚按此之大夫相與盟蓋以諸侯既盟而後袁僑至因復使大夫及之盟耳然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非正也春秋始而諸侯反諸侯盟繼而大夫及諸侯盟繼而大夫及大夫盟然猶曰君不在而臣攝也至是則其君咸在而臣自為盟矣然猶曰為袁僑也後此溴梁之會諸侯不盟而大夫自盟此國命之所以漸移而日下也夫

秋公至自會
告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討其事楚而不會雞澤也然而小國難矣

壬辰 靈王三年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成公卒子哀公溺立胡傳曰午襄公名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後世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偏諱嫌名則亦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矣愚按周禮有諱敬鬼神之道不斥名耳非一切避之而不言也金縢篇惟爾元孫某先儒謂周公冊祝本作元孫發成王捧讀之乃代以某字諱之是也然亦既死卒哭而後諱後世乃生而諱之失之又甚矣異哉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罃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成公妾襄公生母也
葬陳成公
不日常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自成風而後妾母皆成夫人矣踰月而速葬則以襄公幼而大夫慢故也
冬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焉晉侯許之按君為生母無服以重嫡也定姒之死成以夫人則二嫡矣既成夫人則當以母服服之乃方踰時而遂如晉是彼此皆非禮也
陳人圍頓
圍則非師少其稱人貶也暴小以挑大也言不量強弱矣陳請會於雞澤楚何忌侵陳師於繁陽晉韓厥患之謂陳近楚而遠晉晉力又不及故也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臧武仲告之謂楚禮陳而陳不聽也夏楚彭名侵陳經不書殆恕楚也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越三年而有逃歸之辱然則當服楚乎曰非然也然攝於強大之間楚亦未可絕也君子貴自強耳今勃然而圍頓是挑之怒也○是年冬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績於狐駘經不書蓋魯史闕也或魯人諱之也

癸巳 靈王四年
五年春公至自晉
告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太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然則禮乎曰非禮也鄫受王爵列於五等諸侯不能自立夷於附庸是隕越也魯無王命而請屬鄫於晉以鄫世子比之內臣亂王章也天下無王道小役大弱役強此匪風下泉所以興歎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善道吳宋間地也不曰及非魯衛志也曰會吳會主於為吳也
秋大雩
左傳曰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子於是乎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

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按吳稱人始能行中國之禮也吳不殊會慕諸夏而來會則非諸夏之會吳也傳言盟於戚而經不書盟終不欲以晉之通吳為得計而因諱斯盟也
公至自會
告廟
冬戍陳
德威之不立而戍之無益也然亦足以見晉伯之能勤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按陳之不能貳楚非理也勢也楚禮於陳而陳恃晉不量力也經書楚公子貞帥師伐陳無貶辭恕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善諸侯也戍之而又救之勤陳至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按左傳會于城棣救陳公不及會而及於救陳故不書會而以救陳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子宿嗣

甲午 靈王五年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桓公卒子孝公匄立
夏宋華弱來奔
宋以不勝官逐之
秋葬杞桓公
不月畧也
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莒

人滅鄫左傳鄫恃賂也蓋恃魯而不備莒故爲莒所滅舊謂莒女有爲鄫夫人者無子有女還嫁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立其外孫故書曰人滅鄫胡傳據以爲義然鄫世子巫明見於經則非撫子前年魯請屬鄫邾莒伐鄫魯有狐駘之師後此九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及昭公四年魯乃取鄫則鄫爲莒滅明其大攝公穀多訛傳之說胡傳亦多失之不考

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且聽命始爲攻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惡齊侯也

乙未靈王六年

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舊注謂古啓蟄在寅月四月則卯月爲後時也魯郊以祈穀此可微矣但未卜郊不稱牲此恐牲字誤

小邾子來朝亦始朝公

城費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胡傳曰文子相三君忠於公室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

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蘖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報公孫剽之聘

八月螽爲災也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尋成公二年孫良夫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書圍見已暴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于軌反○鄬鄭地左傳楚子囊圍陳會於鄬以救之經不書救者不成救也以陳侯逃歸故也上書圍此書會則會爲救陳可知所以善諸侯之志而罪陳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七報宋南二反○鄵鄭地左傳曰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曰不書弒爲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於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吾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穀梁傳曰不言弒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愚謂此疑案也以爲非弒則三傳皆有據矣以爲弒而不書弒則隱其君而失弒君之賊孔子不若是迂也前此二年鄭成公卒晉宋衛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不可及是冬城虎牢鄭人乃成自是之後中國會盟鄭無不與簡公既立明年又與於邢丘之會及楚人討鄭之侵蔡而後子駟決策從楚然則鄭從中國已非一日不待於鄵而始翻然改從而從楚之謀則始終出於子駟鄭伯之見弒於子駟良有然也但鄭伯之卒以瘧赴而鄭國又無能討賊以明其罪者簡公之立鄭又未貳則弒之蹤迹不明聖人亦只得如其所赴之文而存之以待考耳必欲爲之說爲弒矣鄭伯如會而書名以下之卒名之以便文也其書如會見鄭伯志也曰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則卒不可知之辭惜之也鄵猶鄭地未出境而地之不淑之意也聖人之所以傳疑也

陳侯逃歸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傳曰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人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又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命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輕棄中國惟

夷狄之懼故書逃歸以罪之愚按陳之從楚久矣成公以不堪楚之求而翻然歸晉揆之時勢非計也揆之義理則當然矣陳不服楚而楚恤其喪鄭不服晉而晉侵其喪則晉之所行亦未有以愈於楚也獨其於陳也則既戍之又重救之而陳不可背晉矣人君一承祖宗之傳守社稷之重不思有以自立萬全而動徒以一忿而棄楚又以一懼而舍晉於楚均非義也觀二慶之謀而國非陳侯之國矣然則罪不徒在逃在所以逃也滕文公問孟子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今陳侯在會而二慶使楚人執公子黃陳不國矣陳侯猶欲依晉楚以爲國哉

丙申靈王七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曰朝且聽朝聘之數若然則是王晉也無王甚矣

夏葬鄭僖公不月略也弒而書葬弒之實不明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甯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

爲戮矣按子國子耳子駟黨也曰有正卿則子駟之命也子駟蓋不欲事晉而故爲是謀以挑楚致其來伐以求成耳不然無故而使楚之與國以挑楚何爲也哉故書人書侵書獲以深貶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衛地左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胡傳曰大夫稱人貶也朝聘國之大事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會魯君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 告廟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曰以疆鄫田夫晉人知討魯之亡鄫而不能討莒之滅鄫莒人以是肆也

秋九月大雩 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於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子駟不從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晉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夫鄭之從晉六年矣而楚未嘗伐鄭此之伐鄭以鄭人侵蔡挑之也楚以侵蔡討鄭楚有辭矣故書伐鄭無貶辭所以深罪鄭矣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丁酉 靈王八年

九年春宋災 天火曰災外赴而內往弔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通僑如以危魯國故成公十六年逐僑如而遷夫人於東宮是年卒於東宮然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其位未絕故成其爲君母也遷之東宮者國之大義嗣君計安社稷不得而私其母也然生致其養死成其禮母子之恩所以自盡也穆姜雖淫未至如文姜哀姜之罪之大故得以全母子之恩享夫人之禮若文姜哀姜則直宜絕之而猶入桓莊之廟則失之也故魯於穆姜爲宜矣然成以夫人之喪而四月而速葬則三桓之不臣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許宜反○戲鄭地[illegible]有三年之喪而公以吉禮出會非禮也左傳諸侯伐鄭師於汜令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晉士莊伯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鄭介居兩大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以亂要之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知武子謂韓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息師終必獲鄭何必今曰我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夫鄭人侵蔡以挑楚遂棄中國而與楚伐鄭

爲有辭矣伐鄭而同盟鄭服也鄭服則不同者同也已而復叛則同者仍不同矣不同不於鄭之從楚而即於此盟之載書吾不德而要人以盟鄭同盟而還背盟書同盟交責之矣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且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按此書楚子伐鄭非與楚也言鄭固可伐也晉楚無足是非罪在鄭耳

戊戌 靈王九年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莊加反○柤楚地吳子壽夢在柤而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于柤辱諸夏也吳以國舉劉炫曰諸侯會必自言其爵盟必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冊吳未嫺諸夏之禮於此自稱曰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甫月彼力二反○左傳晉荀偃士匄請滅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罃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汝

違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予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予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士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克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與宋公按諸侯之滅偪陽欲以通吳晉往來之道耳勞師久役殘民毒衆滅人之國以私與人於兵爲危道於事爲不仁以毒楚則無功以通吳則失策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書會吳于柤譏諸侯也書遂滅偪陽疾之也遂者繼事之辭言遂有如此也

公至自會告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偪陽故也宋受偪陽是宋滅偪陽也於是楚人伐宋宋援之來伐之辭矣以偪陽與宋而致楚人伐宋是晉之使楚伐宋也書楚師伐宋所以甚諸侯之滅偪陽也鄭方與晉同盟而又從楚伐宋鄭人之反覆而要盟無益也又可見矣

晉師伐秦前此秦嘗侵晉故知晉報之不書卿以報復微之書師言用衆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莒爭鄫田故左傳曰間諸侯之有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左傳諸侯伐鄭

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己酉師於牛首夫侯因之世子攝事以會宜從附庸之君繼大國孤卿之後今以其先至而遂列於滕薛之上豈禮也哉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產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按書盜言賤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不國也三子不稱大夫不足大夫且有罪也執國之柄而身死於盜不能庇身況庇國乎故不足大夫也僖公之卒也未知其故是蓋亦有盜矣且孰使鄭國失信於兩大而南北交伐以王帛奔走之不追也故三子者亦鄭人之當殺者也殺有罪故不稱大夫也有罪則曷爲不去公子未絕族也未絕族者鄭人未知所罪不以罪誅也曷爲不言鄭人而稱盜殺之者則羣盜耳三子不死於刑而死於盜故曰鄭不國也

戍鄭虎牢此伐鄭之諸侯戍之也曷爲不言諸侯之戍之惡諸侯也鄭人不服晉不能脩德以懷來之而始則不恤其喪而侵之既又城其險阻以偪之繼又以亂而要盟之其何足以服人乎今茲鄭有內難一朝而喪三卿晉及諸侯尚不肯輯師以退以務安靖鄭人而更益兵以戍虎牢以重其困仁人固如是乎故書戍鄭虎牢所以深惡之也城虎牢而繫之鄭而戍虎牢復繫之鄭者虎牢鄭險也而諸侯得而城之則虎牢非鄭有也不然何易也諸侯城虎牢矣而今此復戍之則虎牢本非諸侯有而鄭有也不然何戍也豪右奪人之田尚猶悲之況奪人之險而偪其國乎戍陳不言諸侯憂人之憂以公之者善之也戍鄭虎牢亦不言諸侯偪人於危以非所戍而戍者惡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欒黶不可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知武子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按前此楚數救鄭矣經皆不書至此而書救鄭者不得不與楚以救鄭也諸侯滅偪陽以與宋戍虎牢以偪鄭爲暴甚矣故不得不與楚之能救也胡傳曰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偪曾荊楚

之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告廟

己亥　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胡傳曰三軍魯之舊也僖公之頌曰公車千乘大國之賦也曰公徒三萬大國之軍也然車曰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曰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征伐則諸卿更卒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王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也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合遂入鄭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按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以郊內之兵言也大國之賦千乘此甸乘之賦也古者五

百里之國規方百里以出三軍四郊各去國五十里內爲三鄉鄉出一軍此國中什一而賦之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車一乘此四境之內四郊之外九一而賦之法也三軍之衆三萬七千五百人當用車五百乘故千乘者通一甸而言者也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則魯本三軍可知然而初稅畝作丘甲則負助之制更而寓賦益亦亂矣故至是而改之不曰初作三軍而曰非三軍者作改作也傳曰各征其軍曰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此改作之實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傳義見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鄭子展侵宋經不書宋向戌侵鄭而書鄭公孫舍之侵宋者著舍之之爲是謀以罪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人侵宋以致是師也左傳諸侯伐鄭齊太子

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己未同盟於亳城北亳城西亳偃師鄭地也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書同盟者鄭同故也鄭方同盟乃旋復從楚矣

公至自伐鄭告廟

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書楚子鄭伯惡其君也楚以力爭諸夏使卿不足而親行鄭方同盟而又以其君有屈於楚其背華即夷慢神棄信之罪著矣惡其謀之發而即於畀也鄭果仗信以同諸夏秦楚其奈我何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使叔肸告於諸侯按自牛首之師至此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也夫晉楚之爭鄭本無大曲直之可言但以楚淪爲荊蠻僭稱王號是以君子外之晉本中夏受命襄王使爲侯伯左楚而右晉亦不得已以尊王而存中國耳晉之用師於鄭其橫逆非道亦已多矣然悼公內能修政而羣臣皆効其謀外能睦鄰而諸侯皆致其力用魏絳之策而和諸戎修民事田以時還伐鄭之師而謀息民務施舍輸積衆此所以能卒服鄭而有成功也人知三分四軍不與楚戰爲知罃之善謀而不知晉侯之修政息民實有以爲復霸之本矣鄭人之反覆無信至矣及此東門之役悼公乃能信其行成而遂救鄭因納斥堠禁侵掠以德禮懷之是以鄭人遺使絕楚而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人知其爲楚力之屈而不知晉侯之所以要鄭者究不在兵威也不然者城虎牢而鄭未服戍虎牢而鄭猶未服同盟于戲同盟于亳要以明神肆以兵力而鄭終未服至此乃不必同盟而鄭以不復叛此何故哉故趙武盟鄭子展盟晉皆不必書而書會於蕭魚敘其績也屢同盟而鄭不同不同盟而鄭同又以見同盟之非所恃也爲鑒深矣

公至自會告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左傳鄭人使良霄石毚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

人也稱人以執行人言徒爲無禮也

冬秦人伐晉以救鄭也不書救鄭不與救也書秦人貶也言黨楚也

庚子　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魯邑救台自救耳不足書書救台以入鄆故也胡傳曰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辭也大夫無遂事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季孫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闔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拜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赴也壽夢卒子諸樊立乘卽壽夢之合音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報晉之服鄭也侵無名也

公如晉朝也

辛丑　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左傳曰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杜氏曰桓二年

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則不書愚按此蓋周之舊典而其事之安危是非則因文可考然魯不朝正於王而朝正於晉何禮之有

夏取邿　邿音詩○邿分為三師救之遂取邿不義甚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其公卒子康公昭立

冬城防　防臧氏邑也書城防如書城費也避時亦書重民力惡非制也

壬寅　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子叔嬰齊之子亦卿也使不書介叔老何以書卿不介卿季氏以卿介季氏君矣季氏以卿介蔑卿以自大也經因亦卿而書之表微以著僭也晉人以是輕魯幣而敬其使敬晉有之矣如魯蔑君何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皆列卿而書人左氏曰僑也夫會同主謝而卿僑則人之固其宜也言不卿也此一

會也而或二卿或不卿而諸侯之志渙矣而大夫無顧忌矣而晉霸衰矣人列卿亦以人晉霸也會吳于向向鄭地也吳來在向而諸侯之卿會之也先是楚子審卒吳侵楚楚人大敗吳師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合十三國之卿而為吳謀楚是勞中國以事四裔也於是范匄數吳之不德而退之然已僕僕矣故書曰會吳于向殊會之焉謂中夏為已保卑也且晉人數吳之不德而晉不嘗侵鄭喪乎責人而不本之己無怪乎諸侯之事晉不如昔者也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執戎子駒支以為言語漏泄是會也晉闕賓多故列卿僑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報前此之伐也晉侯待於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魯莒先濟鄭子蟜見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與士鞅馳秦師鍼死士鞅反欒黶怒欲殺士鞅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不書隋也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舋也此報怨也以勞諸侯列卿之僑晉霸之衰也特人列卿以著之人列卿亦以人晉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不禮於孫林父甯殖二子怒孫林父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人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子鮮從公魯侯使厚成叔弔於衛厚成叔歸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郲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夫衛侯下蔑其卿上暴其母則誠有罪矣然而出奔不名則經不以罪罪衛侯母乃其臣實甚也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冊曰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然則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列國之史皆然而春秋獨不然者豈聖人顧舍其臣而君是責哉考之於經則凡臣逐其君者皆以自奔為文未有書某某出君者其君之有罪與否則以名不名別之非舍臣而君是責也內君出則書孫外君出則書奔聖人之志不以臣出君存上下之大閑也至於弒乃不得不書某某弒其君所以嚴鈇鉞也人臣之事君也可予可奪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君一不禮其臣而為之臣者遂據其私邑并其帑於戚為嚴與君為敵國焉已乃再殺君使追敗君徒以逐其君而猶曰其君實甚此孟子所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以自奔為文則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隱乎曰衛侯之出不名則非罪也非罪則何以出而出之者之罪乃可見矣此書衛侯出奔下書孫林父出會列卿于戚則出君者非林父而誰此所謂微而顯也然則為君者顧可以肆於民上乎曰為君而至於出奔人君亦可知所懼矣然則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者何歟曰君非桀紂不可謂之獨夫臣非湯武不可以言放伐此衛侯者未見其必有傾覆社稷之大過也孫林父甯殖未聞其有伊周反復之訓也孟子不云乎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莒人侵我東鄙報入鄆也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報吳之侵也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傳曰謀定衛也林氏曰於是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會晉於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爲之也愚按此會弑君之賊而列卿無貶者何列卿書名特以表孫林父也表孫林父何林父出君也列卿會林父而定殤公剽焉列卿皆林父也

癸卯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邑尋亳城之盟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王臣劉康公之子也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胡傳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孔氏曰天子無外所命即成故不書逆女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晉伯衰而齊橫也成魯邑救成自救耳自救而書者以至遇書也遇亦魯邑至遇不至救自救且不至譏之也畏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也城郛非計也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不書朔食晦日或官失之邾人伐我南鄙左傳邾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按邾莒之犯魯蓋恃齊命也魯屢受伐而不校畏齊也然不爲忿兵而待請於方伯則魯之善守不以屢見伐於人爲辱矣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甲辰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速葬不禮於先君卿強而君弱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湨古闃反○湨水名在晉梁橋也父喪速葬而吉會諸侯晉彪之無父也諸侯咸在而大夫自盟又以見大夫之無君也戊寅大夫盟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林氏曰凡伯在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扈會扈則有斥言諸侯而不敘自襄而下湨梁之會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胡傳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盟何也諸侯失政而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皆使大夫專之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愚按此盟荀偃命也荀偃命之盟則盟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而直曰大夫也齊高厚逃歸不書列君而大夫逃則不足書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晉人命歸

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按邾莒伐魯恃齊楚也齊通楚而數伐魯晉伯衰也晉不自反所以致討之由又不能於齊而徒執小國之君非伯討也日大夫之盟荀偃一怒耳此執邾莒之君亦是荀偃曰執之則執之耳故書曰晉人又不歸京師而以歸皆罪辭也齊侯伐我北鄙齊再伐魯夏公至自會告廟五月甲子地震紀異也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林氏曰鄭非主兵也則曷爲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按許人請遷已而中悔許可伐也然可伐有甚於許者衛孫林父甯殖逐君立剽則可伐而不伐而又會戚以定之齊環橫暴屢伐鄰國則可伐而不伐而徒執邾莒之君其視伐許孰爲輕重乎蓋荀偃季孫之徒皆有無君之心實與孫甯聲勢相倚是以成林父之逐君而湨梁之會與大夫盟君若贅旒伐許之役荀偃專之其無君之罪著矣故莒子邾子之執君在則書晉人言不執甯殖而執莒子邾子也於伐許之役君不在則

推而屬之鄭伯所以定君臣之分且曰晉非伯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齊三伐魯矣左傳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時過也　冬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畹圜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鈞

襄公下

乙巳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居登反○宣公卒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無伯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孫氏之黨也伐曹取重丘曹人訴於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魯邑齊四伐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齊五伐魯君臣同惡也齊人未能得志於魯魯不與成也左傳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紇至於旅松鄭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九月大雩時過也　宋華臣出奔陳臣華閱之弟暴其宗室宋公逐之　冬邾人伐我南鄙齊故也晉令不行於小國矣

丙午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胡傳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侵曹故也石買侵曹非石買也晉不能救曹討衛執林父之父子乃因石買之來使而執石買故特書行人非所執也言以人執人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齊六伐魯至是而書齊師見齊之六伐其君其臣皆悖其衆耳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晉侯伐齊會於魯濟齊侯禦於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士門焉范宣子告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齊侯齊侯恐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諸侯入平陰遂從齊師圍齊齊侯將走郵棠太子斷鞅以諫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按圍而書同者見齊環横暴宜爲人所同惡也諸侯書爵非與也亦以齊固可圍耳然齊屢加兵於魯未聞其有他及而邾莒實黨齊惡今亦同圍齊者非諸侯實同心惡齊而皆知伐義也亦晉魯以威力挾之耳書同圍齊者謂固當同圍之也亦散辭也不與晉以能伯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强之子庚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子庚門於純門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按書辭無貶者子庚知節而鄭實啓之故也

丁亥　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一作阿祝柯齊地今山東禹城縣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不復敘而曰諸侯散辭也

晉人執邾子　左傳以其伐我故也既同於圍齊矣而又執之

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漷好虢反○漷水在邾魯界上下流入泗左傳晉人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取者非所取也曰邾田則非我故田也故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　拜師也

葬曹成公　畧也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未成也晉欒勦主師而不書勦非卿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傳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墠帷而復命於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境則進退在士匄矣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

待請者故書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子速嗣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齊靈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仲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殺戎子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按高厚有可殺然殺不以其罪也書齊殺其大夫崔杼主之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傳鄭子孔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夫公子嘉當殺而專則非所殺也退之自君可也討西宮及純門之故則以君命討可也子展子西殺之而分其室則非君討也忌其專而利其室以相攻而君聽之焉故書鄭殺其大夫言子展子西主之也

冬葬齊靈公　不月畧也

城西郛　懼齊也非本計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柯衛地厚結晉也

城武城　備齊也

戊申　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莒始成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蟬善二音○澶淵衛地齊始成也前此再伐而未成至此而來成者以晉伐聞喪而還故服也齊强國也而以禮服故曰招攜以禮稱齊侯非禮也在喪而以吉會諸侯也齊來同矣而不書同誠同矣不必言同也

秋公至自會　告廟

仲孫速帥師伐邾　報南鄙也既已會盟而又伐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夫燮欲棄楚而之晉燮之正也然先君有志而不能行燮欲行而身見殺則不揆時勢之過也仁者正誼明道不計功利然君子宜積道誼於弱然後相時而動可也未有以安其身以和其衆而遂將襲義以有爲則固宜其及也蔡之君臣不思克自振拔以廣延善國之策而隱忍甚惡即安荊楚卒之陵夷以暨滅亡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罪蔡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陳慶

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黄出奔楚之將出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按陳嘗即晉矣而卒之棄晉即楚者二慶之謀也今又譖黄於楚以偪而逐之爲陳侯者在會而逃不能有其儀衞無罪而奔不能庇其母弟是國固二慶之國而非其國也特書陳侯之弟所以罪陳侯也蔡履陳黄既不能輔其君以有爲以自立其國乃見偪於楚以出奔矣又不能適他國以求有爲而雪其恥而相繼奔楚何爲也書其奔楚又以見二子之辱也

叔老如齊釋舊怨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謹天戒也

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也

己酉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拜師及郱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漆閭丘二邑庶其之采也時公猶在晉而季孫受之專也左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胡傳曰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名微也其以事接

我則書其姓名謹之也莒慶以大夫而即魯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名謹之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告廟

秋晉欒盈出奔楚左傳欒黶娶於范宣子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鞅爲之徵懷子好施之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日食有常度然以陰掩陽事出於變故先王必致謹之以反身脩德敬天之至也舊歲之十月日食矣未朞周而再食焉九月之朔日食矣方踰月而又再食焉以爲司歷過歟則日食有象也以爲是常度歟何以若是數也然則日之食也殆有不當食而食者矣不當食而食是人事之災祥有以致之也天道遠人道邇日食之確有其應也所不敢知然天道變於上而人胡可不謹也猶父母有疾於身而人子安可不懼也王者德衰而霸興焉霸者又衰而襄

昭以下之春秋不忍讀矣指及戰國終於暴秦嗚呼可哀也哉朱子有言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觀於此有不當食而食者而朱子之言益可信矣

曹伯來朝武公始來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任平聲○商任地闕此錮欒氏也會諸侯以錮亡大夫事己瑣矣而諸侯皆僕僕焉君子謂其爲己係卑也亡其臣矣而重錮之君子謂其爲己甚也然非諸侯也晉也非晉侯也范氏也列國皆書爵不稱其爵矣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告廟

夏四月備時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弓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沙隨宋地復錮欒氏也胡傳曰古者大夫去國不掃其社稷不係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道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教五典厚人

倫也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過矣楚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告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楚令尹子南侈而庇其私寵楚遂殺之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不月畧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夏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按此則楚人來討也不書楚人殺者殺者非楚人不與楚以能討且陳君在焉也不書陳侯殺者役人殺之非陳侯能殺也役人殺則曷爲不書陳人非討罪而君欲與殺之也曷不書盜盜非討罪而貿討罪則不盜殺之者也二慶罪大矣不去其大夫者何陳君不能君不足庇親而反藉荆楚之力以內討其臣則非所以討罪也故曰陳殺其大夫也及者同

罪以相及蓋首從之謂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歸易辭楚有奉也陳侯之弟也而自楚歸所以譏陳侯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今山西聞喜縣左傳欒盈自楚適齊沙隨之會欒盈猶在齊是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夫晉錮欒氏欒盈之位絕矣猶繫之晉者欒氏晉世臣且公族也晉卿無公族惟欒氏其族而又刈棄之繫之晉以悼晉也復入六者既絕而復入甚逆之辭也既曰復入于晉而又曰入于曲沃者甚惡之之辭曲沃晉之宗邑而以爲欒氏宋焉故入于曲沃言據邑以爲亂也且晉輕宗邑也此齊納也不言齊納者以穿窬之道入則如其自入耳不以師納也下書齊侯伐晉而自齊可知也胡傳曰常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莫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曲沃之人從盈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戒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不聽遂伐晉取朝歌

春秋集傳　卷之十二　襄公下　六

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按此應欒氏也齊之從晉久矣至此而無故伐衛伐衛者伐晉之漸也伐衛遂伐晉言晉爲盟主至此而遂爲齊所伐齊嘗服晉至此而遂伐之也所以然者晉自周齊而後其君大夫嘗出盟會皆無與諸夏之事而義愿內訌以無故逐其世臣是以蠭蠆乘釁而興而齊人之師乃遂得以造少水之上矣齊齊侯而稱伐非有與也會商任沙隨者此齊侯而納欒盈遂伐晉者亦此齊侯也盟主豈必不當伐而晉於是時則無可伐且釋君而助叛臣齊又非所以伐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一作揄○雍揄晉地在朝歌東書救救盟主也救在魯罪在齊矣盟主待救亦無復爲盟主矣救而書次罪無勇也左傳晉趙勝帥東陽之師追齊師獲晏氂正義以爲東陽之師即叔孫豹所帥者已去而追之雖獲晏氂救之後時亦可見矣

己卯仲孫速卒

次子羯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

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曰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己而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欲立孟羯莊子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對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氏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孫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使以納請賈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按此則出奔非紇罪也然作不順而施不恕宜其及也季氏私逐大夫魯無君也紇即有罪不及不祀而其請後則廢魯也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所以誅臧紇曰言魯有君在也

晉人殺欒盈

欒盈入曲沃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

春秋集傳　卷之十二　襄公下　七

伏之而觴曲沃人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或告范宣子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趙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公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敗欒盈奔曲沃冬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其族黨欒魴奔宋書晉人者討叛之辭也不稱大夫其位已絕也

齊侯襲莒

齊侯還自伐晉不入遂襲莒春秋用師未有書襲者此書襲輕而掩之也言以諸侯而行掩襲之行也雖伐衛伐晉亦皆襲而已耳臧武仲所謂抑君似鼠也

壬子　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爲晉報朝歌之役也

夏楚子伐吳

脩舊怨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既盡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且請期秋齊侯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按此則崔杼遂事不書遂所遂有重於所事者也而崔杼之弒有漸矣

大水 紀災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又方月而日食也前日食加以大水而又日食大變未有驟於此者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邢都邢滅而入於衞左傳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以救齊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按諸侯伐齊而不書伐楚救齊諸侯救鄭經皆不書救不足書也自是齊黨於楚陳蔡服之魯衞黨於晉諸國服之各以其黨分南北耳非五霸之舊也以私怨相報復非有匡救諸夏之師也宋之盟肇於此矣

公至自會 告廟

陳鍼宜咎出奔楚 復討慶氏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按國語舊年穀洛鬬毀王宮齊人叛晉而求媚於王故爲王城郟今年城成魯使豹入聘且賀城也城郟不書不以告也然齊能爲王城郟而晉之憂乃不在王室故伐齊不書救鄭不書謂其爲已細也

大饑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侯蕪道殺禮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愚謂君子不能必歲之不饑而貴乎有以備饑之具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風雨以時自無饑饉此其上也君子制國用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則可以饑而不害此其次也至於饑矣而後議蠲議賑縱使反躬自刻惠澤得以下究亦其下也若乃既無德政又無凶備賑饑蠲賦徒有虛名澤壅於官吏而不流民填於溝壑而無告則盜賊繁興國用耗竭而滅亡之無日矣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侵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傳崔杼見棠姜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弒公以說於晉崔子稱疾公問之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鬷蔑皆死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人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崔杼立景公杵臼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書崔杼罪之在杼也賈舉州綽之徒死不書及其私暱也晏子不能討力不足也然不能輔君於正杜患於微且預知崔氏之誅而不能止又不能去則亦未足爲賢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其臣下亦皆有賂晉侯許之胡傳曰晉本爲報朝歌之役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而定其國則方伯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愚按不書伐齊不成伐也崔杼弒君名在諸侯之冊以十二國五等諸侯各師兵車會於夷儀而未聞討賊何以爲公侯伯乎故不待貶而貶已深也夫晉本報怨之師卽使假義而行君子猶將少之況又受賂而不討乎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師入陳夫鄭君方在會而其臣師師入陳則兵柄之不在鄭君可知矣入者逆辭言虐小也撫君而虐小深罪之也

秋八月

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此夷儀之諸侯也不敘而曰諸侯惡之也曰同盟則齊同可知矣不同者同也會諸侯同盟而同與於弒君之賊書同盟深惡之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會 告廟

衞

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也晉人逆之使入於夷儀於是兩衛侯矣有會夷儀者有入夷儀者天二日民二君聖人因之而不改以著當時名實之乖外也衎不名成其爲衛人君非鄭突衛朔比也衎衛侯則剽不當衛侯而衛侯可知矣人難辭逆辭國非其國而藉大國之力以處邊陲國有君而復有君其事雖其勢逆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吳救舒鳩不書略外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未成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於葛反又作謁○吳子諸樊也名之以卒故也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攻巢之門也巢牛臣曰吳君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焉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門于巢輕也不書滅非戰而死也

甲寅 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初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册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求食矣悼子許諾惠子卒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獻公使子鮮

爲復辭敬姒強命之許諾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乃伐孫氏殺于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夫衛侯衎在剽安得君甯氏君之也且列於諸侯之會矣君之而弑之故曰弑其君也爲甯喜若何而可曰父之命亂不可從也喜及事殤公未及事獻公爲甯喜者能誠以格君使剽自孫而復獻上也不則忠以事剽其或有納獻而弑剽者喜也死之亦所以葢父從而戚忠孝也若不義其父不欲事剽不黨於林父則委身而退不食其食焉其亦可也既已君之而又弑之欲掩之而益之罪矣甯弟以奕君罪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正義曰華向宋辰地不隨己則不稱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地來奔不稱叛者記事內外之辭也林氏曰凡叛賤者不書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齊高止之子暨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於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者必不能討者也愚按叛者判也據地之地以與君敵也魚石欒盈不書叛者已絕而入不待書叛也林父書叛衛未絕林父林父絕衛而以叛也殤公已弑獻公未復則林父誰叛曰以獻公叛之也甯喜殺殤公攻孫氏孫林父入於戚若不書以叛則林父似爲弑君者所逐無以著林父之罪矣惟林父逐獻公而獻公將復歸故林父先據邑以之晉是叛獻公也是可見前此之逐公者孫林父也不以邑不成爲叛然書叛者非只戮其專祿也林父未即誅然即使即誅亦書叛也叛必有所附罪累皆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出奔不名入夷儀不名復歸奚衛而名之何也以弑君之賊復之也使人弑其君而納己敎人弑君者猶弑君也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無復成爲作矣故名之可也歸易辭復歸者復其故有位夫絕也然視君不如奕碁亦奕君者復奕而已耳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之子衛人使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衛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敗之復愬於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懿氏邑以與孫氏此

皆卿也何以人之釋君而臣是助不能正晉侯之失則非卿也公及向戌不擇於義而唯晉命之從人二卿亦以人公也鄭良霄何以不人良霄亂人也其後奔許而復入鄭以亂誅者良霄也其與孫氏蓋臭味矣表其爲良霄則晉人宋人皆良霄其人也宋後於鄭蓋後至也以至之先後而易常序亂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左傳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見棄而美之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向戌畏而惡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然則殺世子者棄與向戌主之伊戾讒之而獨斥宋公何也曰父子至親也而讒得以入之宋公惑於婦寺以忍其子也故罪在宋公也

晉人執衛甯喜 左傳澶淵之會衛侯會之晉人執衛甯喜北宮遺使女叔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秋齊侯鄭伯如晉請衛侯國子使晏子私於叔向曰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乃許歸衛侯夫甯喜弑君法所當討而書晉人以執者人晉君言甚於甯喜也晉非討甯喜之弑君討其納君耳非討其納君討其攻孫氏耳庇叛君者執納君者因納君者幷執其君不君執甚焉故曰甚於甯喜也欲不使六卿分晉不可得矣不書執衛侯者衛侯衎不君不能其臣以自辱也亦不過北宮遺類耳不足書也**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靈公卒子悼公立卒于楚外也**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伐鄭夫前者許請遷於晉不果晉遂及鄭人伐之是不能庇小而虐小也許於是以死請伐鄭於楚許男忿也然楚哀許男之死以伐鄭則猶似有抑強橫恤小寡之心爲愈於晉人矣故稱爵以伐而下書葬許靈公殆與楚也**葬許靈公**伐鄭而後葬終其志也不月不日藉荆蠻以快其志略之也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武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齊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會者凡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齊宋私屬皆不與盟於宋宋地主也經是以但序九國楚先晉歃而經先晉不使夷狄先中國也陳在衛下者當時主會者以意爲先後也林氏曰晉楚始同主夏盟是南北二伯天下之大變也于湨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按西門之盟春秋猶諱之末幾而子反敗盟中國猶有望也至向戌爲此盟而南北之勢成不可爲矣則欲諱之焉而不能諱也**衛殺其大夫甯喜**左傳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遂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夫甯喜可殺也然在衛侯不當殺喜也衛侯亦可殺喜也衛非以罪殺喜也稱國以殺免餘之徒與於殺之也**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託於木門不嚮衛國而坐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穀梁傳曰專喜之徒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愚按稱衛侯之弟者一以罪鱄之不能納兄於正以自危其身也以罪衛侯之賞罰無章而不能有其弟也**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穀梁傳曰湨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左傳曰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何故視之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愚按豹云者蓋承上會宋而言故不氏省文耳抑或者亦以貶諸侯之大夫也以豹及者天下二伯莫之適從則以內及之也散辭也不曰同盟二伯無復同也會盟同地而再言盟於宋者惡斯盟也惡斯盟者率諸夏以事楚也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楚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諸侯之大夫皆至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何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叔向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叔向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然則會先書晉所以厭之也盟

不敘列卿掩之也爲中國羞也林氏曰自茲以後晉不主夏盟矣號之會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至鄭陵則齊主諸侯至皋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主夏盟自宋始胡傳曰自是中國諸侯南鄉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功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崩**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恆燠也夫日食則陽不勝陰也無冰則陰不勝陽也陰陽交歷時事可知非一方一國之祥已也左傳以晉年十二月日食辰在申爲再失閏則或此之故然則春無冰而夏反有冰矣**夏衛石買出奔晉**甯氏黨也**邾子來朝**左傳曰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仲孫羯如晉**以宋之盟故告將如楚也王之不王也臣如京師而君如齊晉伯之

不佀也臣如晉而君如楚**冬齊慶封來奔**舊年慶封因崔氏有子之難而滅其家崔杼自縊齊魯方好豈不來告而經不書齊人殺其大夫崔杼者崔杼當討之賊而慶封則賊之黨春秋之意蓋不使賊得以討賊故略之也慶封好田嗜酒委政於其子舍盧蒲癸王何自晉莒反而臣於慶舍舍嬖之使執寢戈而先後之二人因嘗祭而以戈殺之慶封自田歸伐公宮不克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乃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

十有一月公如楚宋之盟故也林氏曰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此是故書公朝王見王室之衰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子景王立左傳靈王以十一月癸巳崩未赴亦不書至是王人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不書葬諸侯不臣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公卒弟郟敖立自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杜氏以爲日誤胡傳以爲閏月之驗按舊歲再失閏一歲不容置兩閏是舊歲置閏今歲又置閏未可知也周閏皆歲終春秋併閏於終月

丁巳景王元年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胡傳曰歲首公在他國者有矣此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侯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强臣所過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左傳夏四月葬楚子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楚郟敖卽位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獻公卒子襄公惡立

閽弑吳子餘祭祭側介反○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弑之穀梁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按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則刑人未嘗不收畜之天子諸侯皆有寺人之官而藏記曰刑人不在君側蓋人君出警入蹕日親賢士大夫閽寺之賤安得而近之安得而弑之乎近刑人者近之也閽弑吳子餘祭吳子輕也餘祭卒弟夷昧立夷亦作餘吳人夷餘音同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衞太叔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鄭太叔吉曰若之何哉晉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夫杞爲王者之後人子之咨豈不宜加恤焉而順承母意以此其母家亦不得謂晉平之過也獨是晉主夏盟名曰以屏王室乃天王崩而諸夏旅見於楚及周葬靈王鄭使弱者往會魯則涖若同閏適衞衞侯方卒不恤其喪而勤其老以工役之市則以是數者視之城杞執輕執重乎故曰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也卿以輔君於正晉卿不能有正於君而列國之卿知其爲甚而猶俯首以從列卿無貶辭亦見卿之不卿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拜城杞也公享范獻子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民非公民國非公國矣

杞子來盟左傳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通嗣君也蓋餘昧之立也札吳子之弟君稱爵臣稱名吳始進於中國也不稱公子未盡同於中國略之也君未踰年而出聘非禮也於吳無譏矣○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以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將不從先君之命歟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弑吾兄吾又弑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或問季札之事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何如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被按此以季札事而備考之可耳非經義也

秋七月葬衞獻公三月速葬

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高止好

以事自爲功且專齊公孫蠆公孫竈忌而逐之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也

戊午景王二年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音皮○通嗣君也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弒景侯按特書世子著其父子之惡也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按婦人待傅而行禮之大節倉卒之際尤所宜愼詩曰言告師氏則傅姆之待不獨處女左氏譏其女而不婦失之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聞其歎入以告王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夫尹劉諸臣殺佞夫而罪天王者母弟之親臣下得而殺之

而不察其無罪則無以爲天王矣否則疑而致之罪是以爭爲心而不哀鞠子也凡父而殺其世子必斥其父兄而放殺其弟必斥其兄言忍以賊恩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卿往會葬厚之也從夫諡賢之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胡傳曰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言復入者位巳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而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冬十月葬蔡景公外書葬內會之也葬蔡景公是諸侯使人會弒父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而葬蔡景公者不書葬有望於天下之討書葬無望於天下之討也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夫憫宋災而謀歸之財亦善志也縱不果歸財亦曷爲貶而人之乎君臣父子人之大倫非是則無以立於天地之間今蔡般親弒君父人人所得討而列國往會其葬怙然不以爲怪獨以宋災之故而大會十三國之大夫以謀歸宋財何輕重之倒置也乃尙得爲列卿乎故魯卿則諱不書而列卿稱人又明表以爲宋災之故所以直著譏貶以明示天下後世使知小惠之不足施而大倫之爲重也獨是春秋之弒君而不討者多矣魯桓弒君鄭伯會垂而書爵宋督弒君諸侯會稷而書爵齊商人弒君諸侯會扈書諸侯魯宣弒君齊會平州而書爵齊崔杼弒君諸侯會夷儀而書爵楚商臣弒君父晉戰彭衙而書爵則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曰桓宣內諱也餘則討已而不果是猶知有大倫然於受賂而還未嘗不著譏貶也且世子之於君父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以比之弒君又加惡矣楚商臣弒君父以楚之強諸侯或力不能討猶恕之也

己未景王三年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夫君子得正而斃焉于楚宮非正也郎於夷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胡傳曰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不書卽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愚接春秋之子多矣未聞有能以毀卒者而子野以毀卒不既賢於人子多乎是宜有特辭以著其美而經書之無異辭何哉君子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此賢者之過非春秋之所取也然後世之臨喪不哀而飲酒食肉賓客徹慶有如故常也者此又子野之罪人也夫己亥仲孫羯卒子貜嗣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天王之葬不會而會諸侯之葬始而內往會齊晉之葬天

下之無王也繼而滕邾來會內葬天下之無伯也習且不知其非內外皆罪**癸酉葬我君襄公**內外無難也**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密州傳又作買朱鉏買朱鉏即密州二字合音之轉也○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按此則是莒世子展輿弑其君密州矣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耳此說可通然則稱莒人弑者弑非一人也展輿因弑君而遂立乎其位又未聞其討賊也則展輿亦與於弑矣稱莒人亦以荒夷略之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颺圃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銙

昭公上

公名裯襄公庶子母齊歸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庚申景王四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季氏立之而即位也**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虢鄭地左傳尋宋之盟也祁午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

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趙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能信不為人下楚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公子招陳侯之弟也此稱公子稱公子常也稱弟者因事以譏貶也盟於虢而不書盟者讀盟宋舊書是重先晉也楚重先晉故諱不言盟也楚先晉矣而經書會趙武終不使楚先於晉以存中國也是盟也趙武以信小信何足與而終使諸夏皆南嚮以服楚伊誰之咎故書會晉趙武者非與趙武也以存中國耳**三月取鄆**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愬於會楚人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胡傳曰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左

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胡傳曰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役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晉地即太原也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胡傳曰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壞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偏皆此等啓之也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按密州之弒據左傳原文則展輿弒也即據趙匡所說亦展輿與於弒逆於是齊紀大獲於莒不言齊人納去疾者去疾宜立也且國人召之也曷言乎去疾宜立觀左氏云犖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則去疾長也長故宜立宜立則可以有莒矣故繫之以莒也宜立則曷爲不言子先君未之子也先君不子故不曰子頼齊以入故曰自齊未之于而入故書入入不順之辭展輿與於弒君齊人納去疾以討弒君之賊則曷爲不順曰齊人私其所出耳非討賊故不言伐莒去疾入莒亦未聞其有討於國人也利得國耳大大國納之國人召之其歸易矣而不討弒君之賊不于於先君則其入逆也故曰入展輿何以亦繫之莒莒人君之君之則曷爲不書莒子以與於弒絕之且展輿棄人不能君也莒犖比公立子不定以弒其身莒之國人立君不定以亂其國展輿之立魯人取鄆諸侯將爲之而執叔孫是不討展輿矣不討展輿展輿君矣乃復納去疾而逐之故去疾展輿皆繫之莒去疾展輿皆繫之莒者所以罪諸侯也所以罪莒之國人也所以罪犖比公爲後世戒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鄆亦魯舊然因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之則取非所取矣

葬邾悼公未及期而速葬也不月略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左傳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

未出境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葬楚子於郟謂之郟敖楚靈王即位按此則楚公子圍弒其君也曷爲不書弒疑也楚人以卒赴也史必有徵而後可以傳信今楚人不正其爲弒則魯何自而得書其弒且疾而弒之其不隱矣則不如傳疑也傳疑而不書弒不失賊乎曰楚人弒以爲賊而君之列國不以爲賊而楚子之又誰得而實其不可知之隱以賊之然右尹之公子何以奔曾申之楚子何以立則楚圍之弒也亦可考矣

辛酉景王五年

二年春晉韓起來聘韓宣子告爲政而來見也

夏叔弓如晉報韓起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左傳初公孫黑與公孫楚爭室子南以戈傷子晳子產數子南之罪而放之於吳鄭伯及其大夫盟黑強與於盟且使太史書其名曰七子子產弗討及是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及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專伐伯有爾罪一也昆弟爭室爾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爾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公孫黑縊尸之衢加木焉按此則討罪也不以討罪之辭者罪其前則當其時不能討矣罪其後則亂未發也則以爲殺之不殺其罪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勤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少姜晉侯妾也大國之妾死千乘之君僕僕將覲弔爲其夫人死將若之何其君死將若之何其於天王之喪又將若何何自輕之甚乎乃復者言以晉人之辭而後復也不然至矣季孫致服以國之上卿而往襚大國之妾亦非禮也胡氏譏其無故而輕復愚謂以少姜卒而如晉已可羞矣更不必問其輕復也

壬戌景王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悼公甯立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杜氏曰卿其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始朝公也

八月大雩旱也

冬大雨雹災也

北燕伯欵出奔齊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此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昔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朱子曰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今以嬖倖而謀大臣鮮不及矣威不足以服之德不

足以懷之卒之見偪於臣而失地出奔故書名言自取也然燕伯之出是必有出之者其罪不可赦矣

癸亥景王七年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亨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胡傳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柄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歸咎藏冰之失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雹之災庶可禦也乎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愚按陰脅陽而有雹變也然於夏月猶變而常今於盛寒則變而變矣雹何可禦君子自脩而已申豐之對亦其類也其言七月卒章亦以臣道諷也但專以藏冰言則已狹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者誰楚公子圍也圍何以楚子弑郟敖及其子而自爲楚子也圍也弑君之賊而曷爲子之與之會者子之微獨子之且服而事之矣蔡陳鄭許滕宋之君皆子之而服事之而誰得而不子之而不事之蔡陳則已矣宋鄭何爲亦子之而事之晉人使之子之而事之也曷言乎晉人亦子之而事之曰自宋號之盟矣號之會諸大夫皆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於是其君也莫或禦之既而鄭伯許男皆如楚賀遂止之而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諸侯皆會惟魯衛曹邾不至六月丙午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謂楚子曰其慎禮矣乃用齊桓召陵之禮宋世子佐後至辭而後見焉且示諸侯以侈子產告向戌曰吾不患楚矣不過十年是會諸侯之從者十一國焉公侯伯子男也不殊會淮夷言皆夷也王之不王也晉伯之日

偷也諸夏之亡君臣也列卿之坐視而莫之救也曷爲不誅楚圍之弑無復可加誅也曷爲不爲諸夏諱之不能爲諱也

楚人執徐子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於吳故執之徐爵而不名言無罪也執之者稱人著其逆也上言楚子此言楚人諸侯在會者也莫之抗焉皆楚人也楚人淮夷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淮夷伐吳諸侯皆淮夷也伐吳討慶封也慶封之亂齊也走而之魯魯不受走吳吳處之而富以朱方楚欲霸霸者討罪楚無所討而討慶封以爲義故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將戮慶封椒舉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楚子弗聽負之鈇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乃促殺之軍人粲然皆笑爲義而彰不義不義肯不爲服也故不曰楚人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不義之辭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慶封已絕於齊而曰齊慶封者惡諸夏也諸夏不討而楚圍殺之慶封殺崔杼春秋不書楚圍殺慶封春秋不以討賊書弑君者殺弑君者則曰人執齊之慶封而殺之已

耳而諸夏釋賊不討之罪見矣遂者莫與抗之辭楚於是遷賴於鄢遷則非滅而春秋滅之以甚楚圍之橫而病莫之抗也申無字曰楚禍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其誰堪之書曰會于申執徐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此楚圍之爲也而從之者十一國及淮夷也遂至於如此也王者安在乎意者其天乎人也於天何尤

九月取鄫

左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曰取言登叛人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之孽豎牛譖其二子丙壬而殺之遂餓死叔孫而立舍舍既嗣爲大夫乃朝其家衆而逐牛誅之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季孫謀去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夫晉曷爲毀中軍非毀中軍也有三軍之名則季氏不得取二舍中軍而季氏取二矣叔仲曷爲同舍之不更制不能盡臣舍中軍則可盡臣之而貢於公矣三軍之數均故毀而一之而一而析之則

實四軍也季氏不專二軍之名而總二軍之實以是爲巧於竊耳不曰毀中軍而曰舍中軍者曰毀中軍則是無中軍也曰舍中軍則其軍而固存而其名舍也自是而公室無民矣自是而陪臣亦得以執國命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以爲貳於吳也
公如晉
朝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臣牟婁防茲皆莒邑胡傳曰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牟夷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其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人其利兩譏之也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之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音粉○蚡泉魯地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受其叛人而披其地又薄人而敗其師方伯莫之討也敗者內爲主也
秦伯卒
景公卒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舊年冬吳伐楚

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至是楚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吳伐楚不書不以告也楚報吳而以諸侯之伐告楚圍侈其事也吳楚報復常耳因其侈而侈之故其辭乎越始見經而與徐俱稱人常壽過能以名自通耳非驟進之也林氏曰通吳以病楚晉之失也通越以病吳楚之失也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
魯始會秦葬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高氏曰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故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討也
葬杞文公
不月畧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而爲之徵公使代之胡傳曰宋公寵信闇寺殺世嫡瘞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人國家也亦深可畏矣
秋九月大雩
早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楚伐徐吳救徐不書蓋略之也吳敗楚師楚圍方侈功不以敗告
冬叔弓如楚
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納簡公也環谷汪氏曰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齊景受賂而還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非納燕君也
丙寅景王十年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三傳爲說不同左氏以燕及齊平言燕人賂齊而行成不果納簡公也暨猶與也胡傳則云魯及齊平謂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此齊求於魯而魯許之平也據上年齊伐北燕中間無別事則暨齊平者燕左傳宜是然外平無闕諸夏之大故春秋不書據下書叔孫舍如齊涖盟則暨齊平者魯但中間未有事故不見齊魯之怨宜姑闕之或曰齊魯不平爲慶封故也
三月公如楚
楚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故公如楚如楚辱也曷爲不諱有如楚送其葬者矣此不勝諱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氏經作婼直略反又音釋○許氏曰始及齊平故往結盟好按此亦宜姑闕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卒子靈公

元立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卒也召其臣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自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子紇嗣是爲悼子未幾卒子意如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日厚之也
丁卯景王十一年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音韶○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胡傳曰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其恃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貴

戚之卿號令廢置自已而出不能援立家嫡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賊殺偃師以致大禍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為失親親之道敗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合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愚按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一以見招之憑寵而乃以賊其親也一以見哀公之寵招而乃以殺其子也然則其非自殺之也亦一問耳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縊也

叔弓如晉晉成虒祁之宮故往賀之非禮也然君往賀楚章華而臣往賀晉虒祁是畏楚甚於晉矣晉不兢於德而以侈效荊蠻亦無怪于諸侯之貳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左傳陳哀公縊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訴之於楚楚人執徵師殺之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已君矣書公子不宜君也

秋蒐于紅蒐所求反○紅魯地左傳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按蒐者因春田而數軍實也此非時而蒐蓋三家既舍中軍因又耀武於國也三軍卿遂之民三家而既分之矣大蒐則以簡都鄙之卒丘

春秋集傳　卷之十三　昭公上　八

甸之賦也丘甸之賦尚屬公室然桓莊之狩必言公而昭定之蒐不言公者則亦三家專之而公無與焉公室於是竟無民矣胡傳曰春事也秋與之則達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而不待貶絶者也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周禮中春教振旅辨金鼓之用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脩戰法遂以狩田蓋四時之田其法則一而其禮各有所主周之秋夏之夏當以苗而以蒐用蒐禮也穀梁傳曰蒐狩以習用武事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此以詳言蒐禮

陳人殺其大夫

公子過稱人眾討也招委罪於過而殺之耳故不去其官

大雩時過也

冬十月壬午

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此討罪也乃楚莊之討少

西也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而後書楚子入陳者與以討賊之辭也此先書師滅陳不與楚靈之得以討賊有著其滅國之惡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不書宋師諱中國也不書棄疾而書師惡棄疾也既奉孫吳而又滅之是誘之也不書楚人執陳招放于越楚人殺陳孔奐而書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不與以討賊之辭猶其曰執齊慶封殺之云也招首惡也而放之孔奐未聞其罪而殺之則棄疾之放之殺又已失其平矣陳招稱公子著其賊親以亡國之罪也

葬陳哀公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也賊雖討無嗣君矣而書葬者嘉袁克之心卒諸侯之事也陳已滅矣則諸侯必無會葬者而得書於魯冊者因袁克之葬而特書之以存陳也

戊辰　景王十二年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左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不書列卿非期會也

許遷于夷夷城父也今亳州左傳楚棄疾遷許于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然則此楚人遷許也而以許自遷為文者

春秋集傳　卷之十三　昭公上　九

不使楚靈得以遷許且因許志也邢遷夷儀以自遷為文全齊桓也許遷于夷以自遷為文絕楚圍也

夏四月陳災胡傳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矣必不遺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冊乎當時叔弓會楚子於陳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耳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遂書於冊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不革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氏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聘也

冬築郎囿左傳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己巳　景王十三年

十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齊欒施來奔左傳齊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高氏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戰於稷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氏必致諸公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移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

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報蚡泉也左傳云平子伐莒取鄆不書取鄆者三家自取邑不入於公也胡傳曰前已舍中軍而三卿竝將則舊領固存矣愚按伐莒非必三軍出叔弓非叔孫氏似不足以為證

戊子晉侯彪卒

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三月而葬慢也公室卑也魯卿往會姻也禮之過也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庚午　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三月而葬速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傳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將往蔡大夫諫不聽楚子伏甲而享蔡侯醉而殺之然則此亦討罪也曷為不以討賊之辭曰誘而殺之豈討罪哉虔諸侯也蔡般弒君父法所宜討而楚圍與之同惡相濟亦既同列之會十三年矣與楚圍會伐徐伐吳無役不從矣圍乃利其土地而誘而殺之則其覘滅陳之舉為尤惡也豈討罪也云哉故書誘著其惡也蔡般賊也何以侯侯

之久矣國人君之十三年矣諸夏會之故不得不侯之以分惡於蔡之臣民以分惡於諸侯之不討也弒君父之賊則雖遲之則雖誘之殺之宜亦可以無惡而書楚子虔何虔楚圍之更名也諸侯不生名名之非諸侯也絕之也前後皆楚子之曷為獨於此絕之謂其與蔡般同惡故也名蔡侯於下故不可不名楚子於上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猶言楚子虔誘楚子虔殺之于申也猶言蔡侯般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滅陳不書棄疾棄疾分惡也此書棄疾棄疾從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齊歸昭公生母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地胡傳曰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喪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何歟曰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地闕天下無伯而內特相盟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慭魚覲反○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夫會八國之卿以欲救蔡而不能又請蔡于楚而弗許羞孰甚焉然會無貶辭其以忘欲救蔡而力有不足故恕之歟夫諸侯則為為而力不足也縱欲偷安焉已耳然蔡無可救之道而諸侯不得與救蔡之師也楚之圍蔡也必曰蔡般有罪名在諸侯之冊矣前此惟吳之故不得間而未之討也今蔡般服其罪矣凡黨於嚶者在官宜殺無赦寡君是以在此請諸君無辱中國其何辭以對焉故宜其請之而不獲也將聲楚圍之罪而遂伐楚敗是誠恐力有不足且楚人周以卒赴也將數蔡而遂與之戰歟是助蔡般之弒父也將以存蔡之社稷為辭歟當時楚又未明言滅蔡也然則蔡無可救也無可救則止而不救焉亦可無譏矣故書之其辭平也然多此一會矣且伐陳伐蔡之師不出於諸夏而出於楚圍則備書是會焉亦所以羞諸夏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諡歸姓左傳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叔向曰魯公室

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楚稱師著暴也曰滅又曰執曰用之暴之甚也楚圍之惡於是乎盈矣胡傳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也易辭也既書滅蔡又書執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窮迫危急之中未暇立乎其位故不稱子然世子者繼世有國之稱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辛未　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陽燕地蓋取陽以處燕君也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簡公卒子定公甯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郠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如晉夫取郠之罪在季孫也慭之如晉

謀季孫也慭如晉不書非以聘行也非所行而行見屈而復又不能待命其經也如是欲君圖不可得矣

五月

葬鄭簡公 三月而速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去遂見殺

秋七月 備時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襄公子左傳季平子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子仲還及衛聞亂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閒徐以懼吳也前此書楚子虔矣至此而復楚子之豈徐有當伐歟曰伐吳滅頓遷許縣陳滅蔡至此而又伐徐不足加罪矣書楚子者將以正公子比之弑君也既巳君之而又弑之不正虔之爲君不足以正比之爲弑也

晉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林氏胡氏皆以爲狄晉以晉不能救陳蔡也且行詐也愚謂晉爲盟主當責其不能討陳蔡不當責其不能救陳蔡而晉之當狄有不止此者晉人滅肥以肥子歸甚於伐鮮虞而經不書此恐有闕文或晉下闕人字或闕師字耳不必過爲之說

壬申 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季孫從之明年費人叛南氏胡傳曰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意如不忠於君不體其臣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乾音干○楚子多怨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其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從事蔡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祿公子罷敵公子比爲君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楚虔縊於芊尹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不忍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按公子比自郟敖之弑而已出奔晉矣則未嘗一日臣楚靈也且犨謀者觀從朝吳而主之者棄疾也比雖名爲君實芻狗耳又未嘗身刃楚靈其書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於乾谿何哉曰此棄疾之狡也經從告也從告而書之有以見比之非弑而弑弑而非弑也易言乎非弑而弑比雖在晉楚公子也楚公子則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雖奔而未絕也未絕罪也楚虔弑郟敖比誠有縱虔之心則晉同大國比何不涕泣請晉爲合諸侯正名楚圍之弑以聲罪而致討如其晉師不出則絕食立庭以死自獻晉未必不爲之動以震怒而興師矣如其不然則屏迹荒野自力禦曰不嚮楚國而坐以示不臣於圖是亦庶乎有以自處也又不然而爲羇於晉以國底

祿則亦終身焉可矣乃復以棄疾之召間楚子之多怨而覬覦楚國遂立爲君則是以貪位利國而弑君也豈有志復讎而討賊哉苟非弑君比何以立苟非比立比何以死楚虔死于乾谿其未歸國也明矣嚮其在外而千里亟歸非爲亂而何比歸而虔死非比弑而何出亡之公子未絕於國不以討賊而歸竊位非弑君而何被以弑君之惡比其無可辭也故曰非弑而弑也曷言乎弑而非弑也曰公羊子曰比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夫弑立矣而何以無惡公羊意是而言非也比之亡十三年矣何以言歸自晉國有納之者故其歸易也歸則順也言可歸也乾谿在吳楚之間去楚都遠矣比何以甫歸而遂能弑也比弑君矣而見殺何以仍稱公子也殺比宜於討賊然討賊則當曰楚人殺比不曰楚人殺比而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非討賊也殺之者非討賊則弑非比弑也故曰弑而非弑也比已君矣實曰君不成乎君也不成乎君者不成其弑也比自殺而不棄疾殺之所以誅棄疾也終君楚者棄疾則主乎弑君者棄疾矣棄疾主乎弑君而以比除其惡經如其所赴而弑之情形棄疾之罪終有不可揜者書比之弑因事而誅其心也不成乎比之弑欲人因文而考其實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

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宋衞閒地左傳晉築虒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革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劉子與焉者晉藉王寵以譬諸侯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不同而強同之也於是徵會於吳吳子辭不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欲畏而強從之叔向示諸侯以眾諸侯皆畏之邾莒怨魯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鄭人爭承自日中以爭至於昏謂以伯男而責從公侯之貢也然則是盟誰為同者蓋至是而晉無復合諸侯矣亦自是而晉非盟主矣會盟同地而再書同盟于平丘惡之也強不同而同之信讒慝違兄弟辱國卿肆威以逞而卒莫之同比事以觀其不同不可強也

公不與盟

與去聲○左傳叔向來辭公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曰君信蠻夷之怨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

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夫莒以疆鄆取鄆之怨則當日已釋之而不討而同於會矣邾則祲祥之盟在邇魯未嘗朝夕伐邾亦未嘗朝夕伐莒也邾莒委罪於魯以蓋其不共之罪晉貪邾莒之共而信其言以為魯罪而復閒其內憂恤以威力以自絕於兄弟公是以不與盟也自反自歎予何閒焉故直書曰公不與盟公不與盟者言公無事於盟也猶言公不與之盟以猒晉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意如之罪多矣然晉人之執之則不以其罪也不以其罪以邾莒之怨也邾莒之怨無其實也無其實而執我之國卿以歸又非能有討於意如也故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也

公至自會

告廟無問之辭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胡傳曰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於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

夏也聖人全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故書法如此林氏曰歸辭有三突歸于鄭篡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此宜得國子之辭也衞侯鄭歸于衞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之如失國辭焉者不與楚專封也愚按方歸而侯之喜復其固有也已侯而名之未居君位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復而以君禮葬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書此見晉之絕於魯以罪晉也

吳滅州來

來赴來聘皆書爵兵爭之事則以國舉不使書同於中國也州來楚邑而言滅者蓋楚之大都有廟及社稷焉也滅州來入郢之敗也

癸酉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子服椒從季孫在晉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君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

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胡傳曰其始執之為乏邾莒之供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非有為夷執親之悔也晉人喜怒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愚按大夫不至以見執故至之為之幸也幸同而所以幸不同意如不氏忝氏也以治取鄆之罪則罪在季氏意如不能自慊矣不待禮而先歸逃也逃介而先歸是忝族也

三月曹伯滕卒

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備時月

秋葬曹武公

不月畧也

八月莒子去疾卒

著丘公卒子郊公立不慼國人弗順欲立其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莒郊公之予稱公子非罪也殺公子國辭也不稱人有其人也舉其

國罪累君也君而有私好惡又不能庇其好也蒲餘侯茲夫殺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而立之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郊公之奔不告微也未能定位也告殺意恢意恢強也齊納庚輿不書莒所欲立也國君廢置由於強臣魯之三桓所在而是矣

甲戌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子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叔弓卒子輒嗣胡傳曰禮莫重於祭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其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而卒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紀禮之變而書之者也○按魯有武宮非禮也其有事蓋時祭也時祭禘祠禘禴祠當中春丑月有事亦非禮也不則其禱也左氏以此爲禘禘正謂此爲春禘秋嘗之禘皆非也春禘秋嘗此戴記之訛也戴記訛禴爲禘左傳訛

祠爲禘

夏蔡朝吳出奔鄭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楚子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傳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君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然朝吳身居舊國危疑之際苟有讒人譖之楚君不能無動能以忠信自守而杜讒詣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爲後戒也愚謂朝吳之立身有不智矣其於蔡則有功而無罪也功未之報屈在下位而蔡之臣忌之蔡之君亦莫能庇之卒使出奔他國何寡恩而負義也書朝吳出奔以病蔡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陽微甚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傳晉師圍鼓鼓人或請以鼓叛穆子不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愚按晉人用師於敵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名氏其故告未可一一爲之說此之伐鼓以爲正於滅肥則有之矣以爲可免於貶則不其然夫鼓有叛人不受而告使殺之猶之可也及其請降受之可矣必使人力竭食盡而後取其病人不既多乎猶曰不戮一人何其事之迂而言之謬邪如以愛人則如勿伐如欲行義則如勿取圍人之國而滅之而執其君以歸不仁不義甚焉而信義於何有晉荀吳之行詐不義多矣而伐鼓獨爲此此比於宋襄之仁義又有下焉而或者猶稱之以爲王者之事不亦惑乎晉人不恤諸夏而屢伐北方爲爭地富強之計此皆不義之甚者直書之而罪自見其或稱人或稱名氏則或因告辭之有詳略也

冬公如晉左傳曰平丘之會故也

乙亥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左傳齊伐徐師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郯子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按此齊景之有志於代霸也其罪無貶以罪晉

也盟蒲隧不書外匯盟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因其亂也胡傳曰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以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蔡侯與蠻氏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君父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見矣愚按誘之則罪鈞也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夏公至自晉舊冬如晉至是始至晉猶以邾莒故稽公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早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速葬臣強君弱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瓞圃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鍔

昭公下

丙子景王二十年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蓋新君來見也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巳月正陽之月也正陽之月而日食陽微甚也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

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郯始朝公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以其貳於楚也襲而滅之不以襲書以戎在伊洛非宜也故寬其罪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大火也房心室壁參伐皆曰大辰房心爲大火左傳曰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周之冬酉戌月也大火昏在西方大火在漢西而其西有星孛其芒東及漢也凡圜而芒孛長而筆彗此彗也晨見則本東而鬣西宵見則本西而鬣東此宵見也凡本近日鬣則光之所指而爲芒者也彗亦謂之孛彗以除舊而更新在火故申須以爲火災宋分大火鄭分鶉火陳分木生火衞分水漢有水象故梓愼以爲在宋衞陳鄭心爲明堂赤者天王前太子後庶子故胡氏以爲王室將亂嫡庶分爭然要在其君之德君子脩人事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吳楚閒地左傳吳伐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恥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歸按書及楚爲兵主書戰勝負均也楚稱人吳日強而楚日弱也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午立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左傳初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胡傳曰禆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自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六月邾人入鄅左傳鄅人耤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不月略也冬許遷于白羽白羽析邑也楚人遷之杜氏曰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至是三遷矣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左傳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胡傳曰此所謂聲罪討言之師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不書圍

與取此亦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愚按自晉既不伯於是齊伐徐而盟徐莒郯宋伐邾而盟邾徐郳皆有代霸之志矣然盟蒲隧盟蟲皆不書聖人猶有望於晉而不欲輕絕之也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穀梁傳曰止自以與夫弒不立其位以與弟虺遂毀未踰年而卒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公羊亦曰君子之聽止也歐陽氏直以爲止實弒之事難的考矣然弒君父大惡也止縱不嘗藥其自責豈無可原而聖人遂以是書之不太刻乎夫瘧則非遠死之疾也飲藥而死又不先嘗非賊由太子而誰哉父死而奔其弒明矣當日弒父之由情事未可知許遠而微雖三傳亦有考之未悉者然則經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也已己卯地震紀異秋齊高發帥師伐莒杜氏曰莒不事齊也冬葬許悼公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愚按上事未可許此亦宜姑闕抑止既奔晉而死則亦可以葬矣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二十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

宋 鄭莫公反○鄭曹邑會子臧之子書自鄭出奔劉原父以為待放也待放禮也曹大夫不名氏書其出奔則不得不名氏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初衛襄公卒長子縶有足疾故靈公元立縶為公孟公孟狎齊豹而奪之司寇與鄄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參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伏甲焉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出奔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氏盟於彭水之上公子朝褚師圃奔晉殺宣姜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疾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杜氏曰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胡傳曰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騶乘也於法當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愚按胡氏之言是也然盜宗魯而遺齊豹則聖人亦迂矣蓋豹失司寇則亦非卿非卿則書盜可也書名不若書盜之賤盜齊豹所以賤之也豹瞯君之不在而殺君兄盜也宗魯則盜之盜也盜齊豹而宗魯在焉矣凡殺人之盜因非一人也書衛侯之兄者君兄而盜得以殺之則公友愛之不至親親之失道使致其多怨於人故也故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乃所以病衛侯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甯謀曰亡愈於死先諸遂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之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定之子無慼向甯之子羅華亥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子城敗適晉冬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殺羣公子不書無卿焉未以告也書三子出奔以後之人南里以叛書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平公卒太子朱立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不日常也

夏晉侯

使士鞅來聘 通嗣君也魯失禮於晉卿而自是之後無邦交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華貙叛而召亡人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胡傳曰叛有入於戚者而不言衛有入於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於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者何戚於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華向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深罪叛臣逆務其君已甚之辭也按書奔陳又書自陳入則以罪陳之黨叛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八月乙亥叔輒卒 鞅嗣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不先從王欲楚必圖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怨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於是悼公即位書蔡侯已君且宜君失國故名在喪失位又不能於國則不君矣蔡人畏楚而出君亦不國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以鼓叛之故將伐鮮虞故辭公此以見公之瑣瑣而不能自強又以見晉之事四夷而棄兄弟也

辛巳 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莒未服也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舊年冬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是年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甯為宗社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吾必臣是助亦唯命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

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乃固請出之
宋人從之宋華亥向甯華定華貙出奔楚胡傳曰華向必誅不救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助
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遣人忠人得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忘於救患固請逕與而宋乂從之則皆
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費大夫皆者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詞出奔楚者
不待貶絕而亢不夷獎亂人之罪著矣

大蒐于昌間

昌間魯地胡傳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農隙以講事而所王者明貴賤別等列順少
長習然儀則皆納民於執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未矣令魯君則設兩觀乘人轄其臣則錯八脩旅泰山其宰則據大
都執國命車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世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太子壽先景王卒猛也囚也太于之母弟也其擘子朝及賓起有寵於王王與賓起歎立子朝劉獻公之庶子伯貪
事單穆公忠賓起及王子朝以爲亂欲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於榮錡氏

春秋集傳　卷之十四　昭公下　五

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於王猛遂攻賓起殺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左傳王子朝因舊官之喪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而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
以歸王子還夜劫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誘單旅盟而殺之單旗奔平時羣公子追之單子殺追
者子朝奔京劉子入於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而言王室之亂也林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惠襄
之世子頹亂鄭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立既葬矣子朝欲纂立歷敬五年
而後定而迄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胡傳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治外
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景王寵愛子朝使擊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亂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爾天下定矣
故莊公始生郎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槧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荀行無易樹子
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皇周地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
時遂亥於皇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官於平宮夫子猛未逾年而言王猛者當立者也所以異於他王子也名之

者未踰年未成君也未忍違代之辭也胡傳曰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在有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
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爲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
能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爲謂王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濁羣下朝蠲寵而不正其分不足內歎人
心二子廢立皆侍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嫡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稱皆於皇皆明
其有士當得位之稱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皆禮之變也愚按劉單不名而王名王在喪也劉蚠亦在庶而
稱爵王室多難以從金革也以臣而以君天下之大變其事舛故其辭亦舛也劉單稱爵見其爲有爵有十權貴大
臣故王猛反爲二子所以當時子朝未立衆亂所欲逐欲殺者在蚠與旗殺二子則悼王不立而朝可王矣而畢劉
亦挾王以自重故遂之於莊宮奪之於樊頃以之如平時以之居於皇則胡傳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猶者
亦信然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師屢敗晉荀欒籍談帥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不書首納者尊王室不使以外諸侯納也劉單內臣以王猶可外假納王不忍言矣入者難辭

春秋集傳　卷之十四　昭公下　六

於是悼王雖王而亂黨亦熾并王城且未獲有之故以入爲幸耳不然王者天下一家無出亦無入也有與爲難者
故言入然子朝之黨其出人皆不書惟一立一奔書之而劉單以悼王及敬王之居處出入則屢書而不厭又以見
劉單所以之爲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師敗績於郊乙酉王卒書子猛不成喪也亂故也己丑
敬王句郎位館於子旅氏前書王猛而此復書王子猛正義曰未成爲君繫父言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也朱子
曰此亦不可曉所謂天子未除喪曰子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者乃據春秋例以爲之說耳然則此宜姑闕之十

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陰盛之至

壬午　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巳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
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懇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按取邾
師不書者非國命也亦內諱之也

癸丑叔鞅卒

詣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晉人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乃弗與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接前此邾以背禭祥之盟而愬魯於晉此又過魯而不假道故魯得以有辭於邾然覆而取其師則魯甚矣魯取邾師非君命也晉人爲邾而止魯行人又將屈辱之晉亦不足以服魯故叔孫得以不屈於晉不與邾坐不下韓起不使貨行叔孫自處亦誠能不辱君命者也故晉執意如則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意如之歸則曰意如至自晉言其屈也此於舍曰我親之也曰行人言非罪也能行人也於其歸曰叔孫舍至自晉言不辱也取邾師本魯之罪舍亦豈曰能賢然就事而論之舍亦少免於戾矣晉稱人以執貶之也

晉人圍郊

郊周邑子朝所據也左傳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氾於解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是

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夫此從王之師也書晉人貶也勤王也而曷爲不免於貶曰王事之棘也而委之臣下又散且緩無急難之志書圍郊言無功也胡傳曰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而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固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悼公卒子昭公申立於楚外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胡傳曰庚輿不仁免死道左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齧五結反○雞父楚地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吾聞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及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軍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胡傳曰此楚令尹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何以略而不敘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其敗績則或滅或獲事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敘六國於後胡沈書胥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爲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於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於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匄也王猛卒則敬王所宜立王猛未定位於踰年之中敬

王繼景王於踰年之外王室多難是宜及時早正大位以繫屬天下之人心故遂書曰天王也王初即位於子旅氏不書所宜立也及晉師還而王師屢敗王子朝入於王城王乃出居於狄泉不書出亂未平而出出非王罪天子無出以示天下本天王一家故不書出而曰居居者即其所而安之意言所宜居也居於狄泉未獲王城也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尹子固也不稱子奪其爵稱氏著世卿之害正濟惡也立者不宜立也敬王不言立位其所宜者也上書天王而此書立王子朝以著其非所立而立以抗天王逆也立繫之尹氏所以誅尹氏也王猛未踰年其位未定又其時子朝未立故不妨以於劉單敬王定位而子朝並立則經於敬王不得不急正天王之號時方以敬王爲東王以子朝爲西王而春秋所書如此所以著民無二王之義而邪正之辨明君臣之義定誅亂賊正名分之法嚴矣

八月乙未地震

天下二王諸侯失政魯三家將逆其君下之不靖甚矣地震應之固其宜也經書乙未地震魯地震也傳記丁酉南宮極震周亦地震而南宮極死也南宮極子朝之臣以震死亦天未棄周也二日之間周魯地震曁見天道人事一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爲叔孫故

也乃復以疾故非所譏也

癸未敬王二年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子何忌嗣

叔孫舍至自晉左氏經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公羊經有之○晉人不能屈叔孫叔孫受禮而歸書氏爲賢於意如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謹天戒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楚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

葬杞平公不月略也

甲申敬王三年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聘且爲季孫逆婦也爲季孫逆婦幾於君季氏矣以君命行而以成季氏之私非禮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左傳曰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朝既立之後王師屢敗時惟劉單輔王而尹召毛甘南宮之屬皆黨子朝天王蓋岌岌然晉自圍郊師還不知彰恤王室舊年春士景伯泣問周故而絕子朝子朝復克瑕及杏晉以鄭子太叔之言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今此會於黃父謀王室矣又曰明年將納王明年固若是多也晉及諸侯無瓶罄罍恥之憂而怠於救王患也亦已甚矣故王室之久而靡甯也實晉及諸侯之罪也黃父之會辭無褻美蓋懈怠不忠之罪未能以是贖矣然敘列卿其辭乎者則以其終未敢忘也雖以是爲與之可也

有鸜鴝來巢鸜音衢公羊經作鸛或作鴝鴝音裕○鸜鴝鳥名色黑羣飛冬栖木而不成巢夏乃穴居考工記曰鸜鴝不踰濟魯在濟東南鸜鴝魯所無也本無而忽有故曰有不穴而巢反常情也物反其常人氣之反常有以致之矣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傳曰旱甚也按雩不書日此書上辛季辛以再雩書也胡傳曰聖人書此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世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相繼鸜鴝來巢異之甚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也

九

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境上地初平子之叔父公若及郈氏臧氏皆怨季孫魯有事於襄宮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公若與昭公之子公爲謀去季氏使人告於公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曰可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事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不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之司馬鬷戾謀於其衆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遂救之帥徒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以負罪而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不敢不改公曰予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按出奔書孫內之通辭也公行書次謹之不敢外公也季氏不可去乎曰惟禮可以已之脩己以臨之誠意以待之子惠其民聽忠遠佞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固之不必鋤而去之也不及此而與小臣謀大臣鮮不及矣君臣相伐惡矣然子家駒之言猶可行也子家伯忠矣然不能先事而彌縫之則亦其材力之不足歟

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齊地弔生曰唁左傳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且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齊侯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傳曰齊侯唁公於野井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胡傳曰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以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駒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爲禮哉書曰唁公於野井亦明其無納公之實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子不敢嗣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

十

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按公在外而以日卒叔孫順公志之所厚也公以叔孫爲賢也然叔孫果能賢乎觀其立身行己誠若愈意如多矣顧舍也果忠於公室則必能正身率下而安得有綏戾之臣乎既有此不合之臣矣而自閑歸之日又何不正名祇戾之罪肆諸市朝亦庶以寒意如之膽皆不出此而使宗祝祈死死可祈哉即以祈死而死何益於君國哉謚舍也外託忠毅之名內鮮愛君之實要不勝其保寵困位之私第欲公之忍隱自安以爲兩全交好之策非能不畏彊禦而勇於行義者也子家子忠誠過於叔孫而其策亦不過勸公之忍隱胡傳許叔孫謂其以禮立身以忠事君社稷之衛魯國之良噫亦過情矣朱子曰胡傳中自有難穩處如叔孫婼祈死事把做完名全節本自無據子家駒忠於昭公只是也無計畫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左傳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卒於曲棘胡傳曰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則宋元意如之外甥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親之惡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於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胡傳曰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鄆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於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遂於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按左氏齊侯以十二月圍鄆至明年正月然後取鄆而經於此遂書取者原齊侯之志也又以見齊爲公取則魯臣宜莫之敢抗也明年三月書公至自齊居於鄆則齊侯之爲公取鄆而非齊取也明矣

乙酉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速葬子景公欒立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杜氏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按告廟書勞飲至則書至昭公失守宗廟矣何以書至以存公也言魯其所有也蓋去國者必以主從胡傳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於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於鄭敬王未出而稱居於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

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爲叛君曰居於鄆其爲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左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illegible]申豐行貨於梁丘據據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亦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師及齊師戰於炊鼻成魯邑而孟氏之私也而書公圍之者臨之以公以著魯臣之不臣敢以成抗也繫之以圍以著昭公之不君不能有土也公以齊師圍成而不書以齊師者以外兵而自闕其內邑則偵矣抑齊公子鉏以師從公則使公爲主而不復言齊師亦以著齊侯之信邪而無志於納公也戰於炊鼻不書既書公圍成則不使魯人得與君戰又所以立上下之防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鄟陵地闕齊主是盟謀納公也晉不主盟而齊乃得主盟矣書之假納公以爲義也林氏曰十六年齊徐莒郯盟蒲隧不書十九年宋邾倪郯盟蟲不書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於是書以見晉之不復主盟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每至必書如公之在國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棄疾易名熊居平公卒子昭公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下都也尹氏與劉子互相勝負是年七月劉子以王出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單盟癸酉王入於成周晉使成公般戍周而還按此則子朝既奔而後王入成周此先書王入成周而後書子朝奔者先正王居而後誅亂賊之意也晉師克鞏不書不以諸侯克王邑也且後晉之功而幸王之入以晉於王事爲已慢不足多也王無出何有於入亂未平故不諱言入幸之也入難辭王力之微也戍周不書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戍周未也不忍書其戍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按左氏則召伯當作召氏尹召皆以族奔而召伯盈則在周也未知是否○子朝之亂以景王寵之也然朝非能立以尹氏立之也故朝之奔亦尹氏以之奔也所以深誅尹氏也召毛次之從惡者也備書以見其黨之眾而敬王之危也而授之眾以危後嗣者則景王之罪也書奔楚失賊

也罪楚之爲逋逃藪也○胡氏曰子朝有寵於景王其黨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容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蘄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疏薄子猛將蘄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服嫡子待正人心之所歸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也

丙戌 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言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吳公子光告鱄設諸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鱄諸置劍於魚中遂弒吳子季子至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公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夫光實弒僚而不言光弒者罪累國也不言吳人以吳略之也諸樊之兄弟相及也本欲以

致國乎季子耳季子不受則光固諸樊之嫡宜君者也僚安得立乃夷昧既卒而僚居然君吳國人莫之與爭是已失之於始矣僚既君矣則光雖宜立亦已爲之臣矣已君之而又弒之光無所逃罪也然光之志乎弒也非一日矣君僚者當不知之知之而不爲防之而聽光之弒之國人又與之與爭也是國人皆與乎光弒於終也故稱國以弒使與光分惡焉非獨光罪也季子縱慕子臧之節亦當爲吳之鎮公子夷昧之卒也季子當與國人共謀立光何必使而亡焉僚即已君季子當以此時去國矣及夫僚之見弒也季子君僚則不可不誅光不當兄弟相殺於無已而反釋弒君之賊也季子之讓人所難爲而惜乎不明於大義殆非春秋之所與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吳之圍潛也楚之郤宛救潛聞吳亂而師還楚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譖之曰郤宛取賂而還令尹子常攻郤宛殺之郤宛立人之國不知遠讒故無罪而有罪子常貪而信讒以擅殺良大夫楚無君焉故不去其官而稱國以殺罪累君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君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胡傳曰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敘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夫皆致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人大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士之耳又況戍周之合行乎所以列敘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愚按宋衛大夫始欲納公而終爲利害所怵亦不得爲無罪所可免於貶者以戍周耳

冬十月曹伯午卒 悼公卒弟聲公露立

邾快來奔 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藪而受之所謂強臣逐君邾快來奔從其類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於是齊請饗公使宰獻而請安卑公也

丁亥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不日常也

公如晉次

于乾侯 乾音干○乾侯晉地齊人卑公故公如晉次者進退不果之意書之不敢出公也左傳公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境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定公卒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速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悼公卒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不月略也

戊子 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至未得於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晉之不見受也無納公之志無待公之禮無干社之信來唁何爲唁公者卑公也書齊侯其辭若無貶焉其意則深譏之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按如晉者公志也次于乾侯者其行之實也晉卒未之受書次于乾侯亦以罪晉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子還嗣日之如公在國也

秋七月 備時月

冬

十月鄆潰胡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又其從者皆艾殺其民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穀梁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己丑敬王八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胡傳曰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以存君也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議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言之間復絜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按朱子綱目書嗣聖年號而不書垂拱其二年春正月書帝在均州三年以後春正月必書帝在房州正此義也

夏六月晉侯去疾卒不日赴略也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

頃公三月而速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吳子怒伐徐滅之徐子章羽斷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夫吳光弒君而又欲盡殺二子遷怒於徐以滅其國其罪著矣徐子見滅出奔而名之不死社稷且屈辱也

庚寅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傳曰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胡傳曰意如出君專有魯國晉主夏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君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陵僭以為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之為盟主可見矣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左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按先會意如而後唁公其釋君助臣之罪亦可見矣

秋葬薛獻公不月略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臣濫邾邑也杜氏曰不書邾史闕文林氏曰不繫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如二君之辭也未知孰是左傳曰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其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愚按邾快不以地亦書不專重地也許氏曰季氏當國叛人以類而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陰盛之至也

辛卯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杜氏曰公居乾侯別使人誘而取之也按闞內邑也而書取闞者如取非其有焉外公也魯非公有也矣

夏吳伐越越近吳而服於楚故吳伐之

秋七月備時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左傳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十一月晉魏獻子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按

請盟不書以城成周爲重也正義曰明年始城此未城而已書者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不城王城而城成周者敬王畏之故都成周成周城狄小故更城之也書列卿以勤王事也林氏曰諸侯有事於京師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戍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爲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此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傳曰言失其所也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入於櫟而復國衞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於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衞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政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爭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戒雖失國然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瀆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瀆知社稷之無常奉也其亦必少警矣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颺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鈞

定公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敬王十一年

元年春王三月元年必書正月正人君之始也定公無正月公羊傳曰卽位後也胡傳曰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定公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愚按定公不得正其始然於六月卽位而於春王三月遂冠以元年何也又以死

昭公而重大統也曷爲死昭公誅意如也曷爲重大統急以大統與定公所以奪之意如而不使得以專魯也在秦以前皆踰年而後卽位改元漢帝禪卽位改元於昭烈崩之矣月厤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而分注嗣君之改元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大倫猶春秋必踰年而後改元之意也此年定公未卽位而先冠以元年者昭公已薨意如當國故急以其年屬之定公以定君臣之大分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已廢元帝於三月始卽晉王位而朱子綱目則預書建武元年也書春王未嘗無王也不書正月天子之正不須於季氏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爭之晉人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胡傳曰仲幾則有罪矣書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則貶辭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命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愚按執仲幾可也晉人執仲幾不可也大夫無君命而專執也故曰人也執仲幾歸於京師可也執仲幾於京師不可也亦既歸諸京師矣始則以歸而繼乃歸諸京師非本志也晉人執宋幾於京師晉人之志無君且無王也

夏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奉柩告廟也**戊辰公即位**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按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諸侯之喪五日而殯自外至者亦五日而正柩於兩楹之間故公喪以癸亥至越六日戊辰而定公即位公穀鄭往之說是也胡傳以定公之即位爲制於季氏故遲之六日之後引成王以四月乙丑崩太保即以是日逆子釗入恤宅宗爲證思謂釗本世子而宋非世子又恤宅宗於翼室亦非即位癸酉御王册命乃見諸侯不得以此之遲至六日爲制於季氏然定公之即位則實季氏制之也**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傳季氏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謂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九月大雩**過也有先君之喪而大雩用盛樂無君也**立煬宮**昭公之出也季氏禱於煬公及是立之宮焉煬公者魯公子考公弟也其廟之毀久矣立者不宜立也非定公立之季氏立之也直書立煬宮所以誅季氏之禱也**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言菽舉重也按酉月未可隕霜而隕霜殺菽陰盛而寒早至也

癸巳 敬王十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官換反○雉門象魏之門也天子五門曰皐門郭門也曰庫門庫門之外外朝在焉所以詢萬民也曰雉門雉門之闕設兩觀焉懸象魏以示民觀法焉者也曰應門正門也正門之內治朝在焉所以朝羣臣也曰路門寢門也寢門之內內朝在焉宗人嘉會之所也諸侯三門曰庫門雉門路門雉門一觀魯設兩觀非禮也記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蓋其制如之然則魯之雉門亦非禮也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魯理勢相因故公羊傳曰昭公將弑季氏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昭公不聽終弑而敗焉走之齊然則雉門兩觀正昭公之所由出也今此昭公薨於外定公立矣正率德改行正己以正朝廷百官之日也於是雉門及兩觀災或亦天心之愛魯而明示之罰歟魯之君若臣猶晏然不知所警焉則是其棄天也矣**秋楚人伐吳**左傳桐叛楚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克巢獲楚公子繁楚稱人微之也**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胡傳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而不知其非何以禁季氏之脅主乎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甲午 敬王十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如晉新立而往見也至河

乃復晉有責言也**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卒子隱公益立**夏四月**備時月**秋葬邾莊公**六月而葬緩也**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左傳盟於郯脩邾好也然則拔蓋郯邑也郯亦與焉及內志也邾子在喪而以吉會非禮也

乙未 敬王十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立**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先是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楚子而自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裘佩於子常子常歸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遂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人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

以襲敵不亦難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是會也衞先蔡盟而經先蔡於衞正王爵也陳稱子在喪也以王命會在喪無譏焉蓋是會也劉子主之劉子以王命徵會於諸侯故雖陳許頓胡之久服於楚者亦來會焉蓋將聲楚納子朝之罪而討之不祇爲蔡侯之見辱故也夫以王臣大會諸侯而聲其受逋逃之罪是宜亦可以響楚矣故會劉子而詳敘諸侯所以大劉子之志也然不書伐楚而書侵楚者不成伐也兵未及楚何以書侵召陵楚境也合十有八國之師不能聲罪致討而及境而止則是侵之而已書侵楚隨諸侯也晉荀寅求貨不獲以沮諸侯而諸侯亦無恭承王命以致天討之志卒使劉子之志不得伸蔡侯之忿不能泄而敗楚之功乃出於吳子焉故隨之所以罪諸侯也臯鼬之盟諸侯不敘而劉子卒葬悉書於經則經之罪諸侯而惜劉子也其意亦可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音生○胡傳曰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辭致討而覆其邦家以爲敵所執而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

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不會召陵未有大罪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鼬音宥○臯鼬地闕會盟異地而不敘諸侯隨其侵楚也又以罪晉而免劉子也諸侯者散辭也不以晉爲盟主也以魯及之者盟魯志也公之立未列於諸侯故因是會而盟焉是以書及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晉侯故爲此盟理或然也

杞伯成卒于會 悼公卒子隱公乞立

六月葬陳惠公 不日常也

許遷于容城 容城地闕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以侵楚至無功也

劉卷卒 劉文公蚠也王子虎劉卷皆王臣而長諸侯之會盟故其卒皆赴於諸侯然非禮也不稱爵而以名書異於外諸侯示無私交也然王臣長會盟者不惟二子而二子之赴獨存而不削者亦以劉子有功於王室書其卒惜之也

葬杞悼公 三月而速葬隱公之弟僖公過弒隱公而自立

楚人圍蔡 爲沈故也蔡於沈甚矣然楚人不知自反貪貨之罪而忿然圍蔡此所以致入郢之師也書人書圍貶也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以從王侯楚則不足以伐鮮虞則有餘書卿書伐益以見侵楚之爲貶也

葬劉文公 內往會也珍之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舊柏國滅於楚今汝甯西平縣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子常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勝欲奔史皇止之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胡傳曰吳何以稱子善其伐楚解蔡圍也以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以師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興師救蔡戰於柏舉大敗楚師善矣特書日以者深著晉人之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之罪也然則何以不言救闔廬子胥伯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敗而稱人愚按吳子而以於蔡侯善吳子也蔡侯而以吳子失蔡侯也蔡

侯之失非必能伸王討也逞私忿耳然而結怨於楚國日危矣以中國不能討而轉而以吳子書蔡侯以吳子乃所以病召陵之諸侯也

庚辰吳入郢 郢楚都也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吳入郢楚子入於雲中吳人以班處宮鬭辛以楚子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公羊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愚按稱吳略辭惡之也有而不能守曰入入逆辭也

丙申 敬王十五年是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夏歸粟于蔡 左傳曰以周亟矜無資按歸粟小惠也楚辱蔡而不能伐楚圍蔡而不能救歸粟末矣書歸粟于蔡末之也非謂其不常歸粟也

於越入吳 於發語辭公羊傳曰於越者未能以名通也越者能以名通也按於越入吳吳在楚也越始見經常壽過已以越人通矣至是而又未能以名通何也覸人之出而襲入其國故即其未能以名通者而於越之外之也舊年吳方入郢而此即書於越入吳又以趨利而害隨可深著好大喜功而忘近患者之深戒矣○吳師在楚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大敗吳師於沂又

敗之於軍祥秋九月吳師大敗吳子歸楚子入於郢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子州仇嗣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先是鮮虞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故晉圍鮮虞然平中之戰不書而書圍鮮虞者則惡晉之不在諸夏而惟是鮮虞相報復也

丁酉 敬王十六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鄭以許男斯歸許元公成立則許因亦滅也未滅何以言滅在鄭則已滅之也入其國執其君毀其宗廟社稷則不謂之滅不可得矣書滅許以罪鄭也書以許男斯歸罪許斯也

二月公侵鄭 初子朝之黨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胥靡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鄭將亂王室而敢於伐王邑其罪大矣魯於是討之正也然不能聲罪致討而潛師掠境乃披其邑以爲利焉故書侵陋之也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而經不書者晉不能討鄭而戍且城之末矣魯自宣公之季征伐皆不書公柄在

強臣也至是而公將以侵者非公能收征伐之柄也陪臣執國命大夫且拱手以聽矣陪臣挾公以令強臣而盜之柄是以從書公也定公意如所立公以私恩而不討意如出君之罪故意如得卒於春秋定公之失賊也公不能討意如而意如之臣乃得以執意如之子於是公山不狃陽虎因季桓子而逐公父歜及仲梁懷又盟桓子而與於國政侵鄭之役實陽虎主之也然不可書陽虎帥師而公實親行故書公也

公至自侵鄭 告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並書二卿卿不卿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樂祁犂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公使樂祁犂往祁犂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犂按稱人以執貶也不敬二君行人罪也而稱行人則非行人罪也如以爲行人罪則罪在飲之酒者而鞅何無罪焉故不謂行人罪也晉人者何范氏其人也楊楯不及故也胡傳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列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

家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杜氏曰懼鄭也

季孫斯何忌帥師圍鄆 左氏經闕何字○前此齊侯取鄆以處昭公及三十年鄆潰鄆遂貳於齊故二卿帥師圍之

戊戌 敬王十七年

七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四月 備時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衞地齊瞯晉衰而圖繼霸鄭人叛晉而結於齊故特相盟也

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齊侯衞侯盟于沙 沙桑何反○沙衞地左傳齊侯徵會於衞衞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稱人以執脅以詐也侵而相盟則非屈於力也詐自衞侯也

大雩 瀆也爲旱甚也

冬十月 備時月

己亥 敬王十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門於陽州報國夏也陽虎專政三卿不得有爲故推而屬之公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毀廩丘之郛獲焉一時而再侵齊雖大國危士臣備書以見罪也陽虎之爲也

曹伯露卒 靖公卒子陽立

夏齊

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瓦衞地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公會晉師於瓦不書救內辭也會晉師則其來救可知晉以其黨相救耳非能伯也不書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魯本會其師非會晉卿也鞍之戰公會晉師於上鄍不書者已戰而後會則戰重而會不足書且四卿並將而使禽鄭逆公諱公之徵也於此不諱侵齊之役公自將齊伐我而晉來救齊師還故書會晉師以見其實也

公至自瓦 特相會故至以地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柳或作抑○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衞 鄭衞背晉即齊晉師自救魯還盟衞侯於鄟澤晉涉佗成何辱衞侯靈公怒遂叛晉晉人請改盟不許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遂侵衞晉嘗主夏盟鄭衞服從久矣至是齊叛而伐朝歌鄭叛而伐胥靡衞叛而盟於沙以晉之權去公室而六卿各謀其私故無以長諸侯也書侵無能爲也成桓公以王師與焉不書成于不以侵與國累王臣也鄭有伐胥靡之罪故王師與侵若衞則叛晉而已晉人侵之無與王事故以書遂事罪晉士鞅也鄭於晉楚間叛服不常衞則惟晉之從至是亦叛而晉侵之遂侵衞者言遂至衞亦

勤晉師也**葬曹靖公**不日常也**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而速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爲晉故也**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二國特相盟以固其黨也**從祀先公**公羊傳曰從祀者何順祀也蓋自文公逆祀躋僖於閔至是乃復躋閔於僖不言躋者閔當在僖上非躋之也從猶順也閔僖之廟嘗祧矣而未毀僖也抑或者此大禘而因從祀之也其曰先公統閔僖以爲言也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故順祀先公而祈焉故從祀是也而所以從祀非也禮自陪臣矣不書有事於僖宮諱也又宋馮山以此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也胡傳主之未詳是否**盜竊寶玉大弓**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周先王所分於魯公而藏之以爲宗器者書所謂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者也左傳陽虎將享季孫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公斂陽告孟孫曰亂也先備請陽虎使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林楚怒馬及衛而馳以如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於讙陽關以叛書盜賤陪臣也以先王所分國之宗器而盜得而竊之廷無人焉又以見魯君臣之不恭而岌岌乎其不國也穀梁傳曰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庚子敬王十九年**九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獻公卒子聲公勝立**得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請齊師伐魯鮑文子諫齊乃執陽虎陽虎逃奔晉適趙氏不可書盜歸故曰得得而書之重宗器也示人以世守之不可輕也已竊而得之見魯人之不恪其失其得皆不經之意也伐陽關不書以逐盜耳且又失盜也**六月葬鄭獻公**三月而速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左傳齊侯伐晉夷儀衛侯如五氏會之不書伐晉者齊人克晉夷儀晉亦敗齊之師則不以伐告也次五氏而書見衛之決於與齊也楚次厥務晉霸始衰而宋鄭陳蔡皆從楚齊次五氏晉霸遂衰而鄭衛皆與齊非伐非救而書次也者有窺伺之心焉有定交之志焉將以乘間而爭非細故也故特書次**秦伯卒**哀公卒孫惠公立**冬葬秦哀公**不月略也

辛丑敬王二十年**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及內志也以齊不納陽虎爲有禮故平也魯書固晉之與而加兵於鄭於齊於衛矣然齊伐晉而晉不能屈鄭叛晉而晉不能撫宋聘晉而行人執衛盟晉而衛君辱晉不可與明矣是以鄭衛皆果於即齊魯違晉而近齊其不能不渝晉而從齊勢也而自是魯亦叛晉矣鄭來渝平天下無王也宋及楚平晉楚爭伯也齊及燕平天下無伯也魯及齊平而天下渙然趨於戰國矣是皆關天下之大故故謹而書之繼此而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固不以及齊平爲議貶也**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谷齊地今山東萊蕪縣服虔以爲在東海則今淮安顓愉未詳孰是左傳公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勸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家語亦載此事而文加詳此亦可見聖人之過化矣魯背晉與齊而孔子與周旋焉者同好棄惡交鄰國所宜然講信脩睦先王之禮吾行所當然耳不以背晉爲非也公至自夾谷歸告廟也夾谷而書至則胡傳以凡書至爲危之亦不盡然矣**晉趙鞅帥師圍衛**左傳報夷儀也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乃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夫至求成而不許晉人亦可以自反矣書師書圍惡其恃衆也**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家語齊侯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教寡人使得罪於魯爲之奈何晏嬰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謝之則謝以質爾於是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林氏曰未有言來歸言來歸鄆讙龜陰田以是爲齊人之願也齊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以

是爲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按不曰齊侯歸而曰齊人來歸人微辭也非齊侯所私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其家臣侯犯以郈叛故二子圍之弗克內不書叛諱也家臣微也書圍則叛可知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二子及齊師復圍郈不克不善齊師不以內私勤諸侯也再書二卿圍郈見家隸之强也胡傳曰三家專魯爲日久矣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也三家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其後工師駟赤逐侯犯侯犯奔齊

宋樂大心出奔曹先是樂祁卒於晉晉人止其尸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樂溷怒言於宋公乃逐大心大心奔曹大心避事宋公信讒交失其道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左傳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人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齊地爲衞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聘且謝圍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公子地之奔也辰爲之請不聽辰曰是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宋公嬖桓魋而棄其兄弟書宋公之弟罪宋公也暨盡也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棄其宗國而不顧書暨罪辰也仲佗仲幾之子石彄褚師段之子皆世臣也世臣而相比去國罪忘君也君使世臣去國而莫之止宋亦殆乎其不國矣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本宋附庸楚人滅之其後復爲宋邑再言宋公之弟罪辰也鄭伯克段段不弟故不言弟辰言弟辰弟而不弟也出奔言暨入蕭言及及之者與爲之及者其罪鈞也

夏四月備時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從之以叛也書自陳自曹罪累陳曹也

冬及鄭平左傳始叛晉也林氏曰平必闕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

叔還如鄭涖盟以平故也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不月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許規反又音隋○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孟縶之子伐曹蓋爲齊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傳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乎帥師墮郈墮費夫墮私邑耳而二卿帥師私邑固陪臣擅大夫不能制是以勤師也二卿帥師以墮墮之亦三家之願而非強也侯犯叛郈不狃叛費大夫不能制都城過百雉故然是以墮之者亦三家志也朱子曰聖人墮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然則聖人之舉事固一於理而未嘗不因勢形便也

秋大雩過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齊地齊魯之交固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公至自黃告廟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成孟氏私邑左傳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成私邑耳公親圍之而不克強可知也墮郈墮費皆二卿行至成而公自行三家惑處父之言而僞不知故也公行未出境而告至成儼若敵國也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罪三家也按如左氏則墮三都者子路之謀如公羊則墮三都之謀出於孔子乃墮成而不克墮是聖人亦有所不行也然不能行不足爲聖人病也朱子曰孔子合下只說得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被公斂陽一說破桓子便不信之孔子自做不得矣又曰聖人於此自有從容圍成不克且便放下若是魯久用孔子孔子自有計較只不久便去故未了局耳愚謂三都不能盡墮孔子何不預料及之然此究子路之爲也且聖人當行而行不可行而止不逆詐不億不信成之不墮亦非聖人所能逆知也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春齊侯衞侯次于垂葭垂葭衞地次垂葭將伐晉也凡書次者寬何而動

夏築蛇淵囿非事勤民且不時也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比蒲

魯地懼晉而惡非計且非地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又伐曹虐小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趙氏私邑左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殺之圍邯鄲趙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睦遂伐趙氏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夫逐鞅者范中行而趙鞅書叛何也晉陽君祿也趙鞅私有衛貢擅殺守臣又專祿以周旋而與同列徼爲敵罔則無君甚矣叛者判也判君之士以爲己私而君莫我制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亦食夜二反○左傳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敗奔朝歌夫寅與吉射實始禍其罪加於趙鞅而書之其辭同者其無君一也始禍自鞅而獨以罪寅吉射又終請而歸鞅此知韓魏之曲辭耳入於晉陽入於朝歌誰非叛者故書之其辭同也胡傳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於沙鹹而鄭叛次於五氏而衛叛涖於鄭會於夾谷歃於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奔晉陽而趙鞅叛入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自是不能復主盟矣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深切以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歸易辭內有人也叛臣何以歸晉失刑也失刑者威福不在公也不言復歸位未絕也不絕其位晉之失也不言自晉陽不判晉陽於晉言非趙氏有也韓魏爲趙請趙韓魏黨也寅與吉射逐趙氏則逐之知韓魏逐范中行則逐之韓魏請歸趙鞅則歸之雖曰以公命其實君贅旒耳書趙鞅之歸所以罪韓魏也三卿分晉之謀肇矣

薛弒其君比比弒子惠公夷立其事無可考矣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戍公叔拔之子陽趙黶之孫左傳公叔戍富而驕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胡傳曰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臣其罪著矣戍以富見惡於君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祿備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左傳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楚滅頓夫楚自吳入郢以來亦少弱矣至是而頓欲叛之頓不自量輕絕鄰好以怒大國又不能死社稷而甘爲臣虜楚陳不能字小不知自反而縱爲陵蔑書滅書以歸兩罪之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音醉○檇李吳越間地今嘉興府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自剄師屬之目越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閭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敗越於夫椒按敗者詐戰也吳子光卒以敗卒也卒不書滅非死於戰所也吳越忿爭曲直無可問然以詐戰殺人君父則罪在越矣經不書夫椒之報胡傳以爲仲尼削之以報父之讎爲常也愚謂夫差志報父讎而不終又縱而翼之以自取滅亡爲忘父甚矣其不書夫椒之報殆不與夫差以能報而罪其忘親失讎也歟不然則經之偶闕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牽衛地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帥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林氏曰鄭得罪於王而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挾之以撓晉故景公問政於孔子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愚按此其書爵譏人君釋君而助叛臣也以狄伐晉不書諱也使孔子得政於魯則將何如曰孔子用魯亦必不復事晉矣然牽之會孔子必不爲也聖人正己正君以正國人正天下而已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宋以樂祁之故而叛晉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尚王朝之士也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故曰脤以賜同姓諸侯庸展親也魯宋無一介於天王而天王下頒之脤然此後王臣亦不下交矣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蒯苦怪反瞶五怪反○左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瞶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使戲陽速殺夫人乃朝於夫人太子

三顧速不敢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子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胡傳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保其身而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愚謂夫婦有別而後父子親靈公爲南子召宋朝而太子遂漢高畏呂雉寵辟陽而如意殺唐中宗變韋氏幸三思而其身弑皆縱淫以生亂無別故也靈公不羞而太子羞之羞之者人心之良也羞之而遂欲弑其母則大逆矣爲蒯聵者惟是起敬起孝幾諫以感之號泣而隨之斯庶乎其可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之黨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魯納叛也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非禮也中國無伯畏大國之威而自辱也

城莒父及霄 魯二邑也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丙午 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舊冬會蒐今春來朝懼已甚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牛以傷死也不言所食之處擧死爲重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又不事楚楚遂滅胡按此則胡自取滅也又不死社稷書滅書以豹歸兩罪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 書時過也牛必在滌三月不扳稷牛而改卜牛是以過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不於路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在鄭故鄭爲之伐宋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蒢直居反○渠蒢宋地左傳謀救宋也救宋而書次不成救也次以伐而不書伐有窺伺之心次以救而不書救無恤患之志齊宋嘗會於洮鄭與齊衛屢同盟矣鄭無故加兵於宋是背盟棄好也以齊衛之強豈不能有正於鄭乃謀救宋而不果何哉無恤患之志也齊景志代晉霸而行事頗倒輕肆不能有爲每每如此故書次渠蒢而不書救宋不與其能伯也鄭之蔑王室叛大國棄鄭好反復不常則不足罪矣

邾子來奔喪 非禮也舊年來會蒐是春來朝正今又親奔魯喪雖侯國之事天子不是過也所以然者中國無伯小國不能自保故兢兢事大至於屈服如此然卒之國屢被兵身爲俘虜終底滅亡凡此類悉書於冊以見魯之虐小爲不仁又以見小國宜以禮自強不嘗徙自辱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左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九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譏無備也

辛巳葬定姒 左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按禮記曰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則先重而後輕稱定姒後公二月而卒如以五月之期則以九月葬定公而以十一月葬姒氏禮也既不如期則宜先葬定姒而後葬公可也今先葬定公而踰旬葬定姒遲速皆非禮矣公喪未葬而有夫人之喪則於夫人之殯也禮宜釋君服以成夫人之服既哭而反君服不以重服哭輕喪不以重喪廢輕服也今魯人不然是苟簡從事而不成夫人之喪也君喪卒哭祔於皇祖夫人之喪卒哭而祔於皇姑廟祀而後乃合於大今魯人即以從夫而不先祔於皇姑是不祔也書葬者杜氏以爲反哭於寢也反哭於寢從夫之謚其子君魯其主在廟則夫人小君明矣公室不張三家不臣

故於公則雨不克葬於夫人則不赴不成服不祔於皇姑故春秋不稱夫人不稱小君以著強臣怠慢而卑君妃之罪而書葬定姒以著其爲君夫人之實也

冬城漆 漆邾庶其所以來奔者城漆以偪邾也左傳曰書不時告也杜氏曰實以秋城冬乃告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六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颴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會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哀公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在位二十七年而薨於越十四年春春秋終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脩卽位之禮也時公年四歲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爲楚私久矣此復列於諸侯者吳之入郢也楚昭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故楚子德隨而使列於諸侯也夫楚盡諸姬以役使文昭武穆之國隨以諸姬之國而甘心役屬荊蠻此皆罪也因其復隨侯而隨侯之一以見楚之不道一以見隨之不立而知楚昭爲知節也定公六年鄭滅許矣而此復有許男者許元公收其餘民因楚之力而復以有國也國滅而能自復正也因其能許男而許男之而其所以復國之實不見於經所以見恤患之無人而著許元之能立也楚子閭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閒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夫報柏舉則報怨也而楚昭書爵使疆於江汝之閒則逼使之遷也而諸侯書圍何也蔡以吳師入郢壞宗廟毀社稷捷先君之尸甚矣楚昭復甯其國而一雪社稷先君之恥斯其情爲可矜故書之無貶辭而特寬其罪也然則許之乎曰蔡因裘佩之怨而以吳入郢楚以入郢之怨而合隨陳以遷蔡以怨相報何時已乎則以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怨忿之師乃相尋也怨當閒理之曲直而不以私蔡之報楚非公義也不堪辱耳吳之報楚臣慰君也伍員悖矣楚以宗廟社稷之辱而報蔡則以爲是亦宜報也然非請於天王以正吳蔡之罪而憤忿以僂與國以逼蔡而遷之又不能報吳以正伍員之罪而徒耀威於小國夫何義哉比事以覿而罪情之大小輕重見矣書圍蔡著楚人之縣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也四月郊書過時也穀梁傳曰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愚按此穀梁以魯之三卜郊四卜郊五卜郊言也然大饗不謂卜周之郊以日至正月夏之十一月其郊非魯所得行也三月夏之正月上辛魯郊祈穀也卜而不從牲有不具於是乎四月郊書四月郊過也胡氏所謂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爲後世戒也

秋齊侯衞侯伐晉 左傳齊侯衞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衞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者爲內諱也釋君而助叛臣合鮮虞以伐中國以爲不義故內諱之也次五氏伐夷儀也而不書伐次垂葭伐河內也而不書伐牽之會帥狄襲晉戰絳中矣而不書伐至此乃書伐者合四國之師以拔其土地而晉不能校則成乎伐矣所以甚晉之衰也鮮虞不書爲中國諱也四國會伐而獨書齊衞罪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舊年邾奔魯喪今此而魯卿伐邾伐之者何辭而屈辱究何益乎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沂魚依反○先是魯取邾田自漷水此則更踰漷而取漷東之田也沂水出蓋山在魯境東南至下邳入泗非魯雩門之沂也魯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東沂西之田而受盟時公方五歲政自三家今三卿並將以伐邾而君側虛無人焉不之恤也邾子會魯之蒐又來朝正又親奔魯喪而三卿伐之以奪其土田而脅之盟其無君甚矣其虐小至矣故備書以著其惡也句繹小邾邑三卿並伐而叔仲受盟者蓋季氏使二子盟邾以卑邾而季孫以君自處也胡氏謂此季氏以邾田歸二家而不自取也未詳孰是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 左傳衞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趙鞅納衛世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胡傳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傳則無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其逆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令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子之富且貴也而奪之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國人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愚按蒯聵欲殺其母見逐於父其不可君衛明矣然靈公無子焉得有孫輒既無父安得有祖而猶得藉口曰嫡孫當立哉公子郢賢而得衆靈公與夫人又嘗命之郢可以君衛者也乃一於遜以鳴高而不明於大義至國人不得已而戴輒爲君以至於父子兵爭亂天下之大倫郢亦惡能賢也或曰郢志在感君及夫人以復蒯聵而不圖輒之遂據國以爭也若然則亦已過矣蒯聵欲殺母又安得以父靈公而君衛國爲衛人計者只當明蒯聵之罪以告之天王方伯以命子郢而立之則天理人心皆得所安而名正言順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在戚南地名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戰敗鄭師獲齊粟千車按齊鄭釋君而助叛齊鄭曲也而以趙鞅及是戰何哉罕達爲齊輸粟於范氏則未嘗志戰也而趙鞅禦之則趙鞅志乎是戰矣趙之讎范氏非公義也以私怨也范固叛賊矣鞅其庸愈哉范中行之罪易見鞅之罪人或未及知之經特以趙鞅及是戰所以著鞅之無君而擅兵鬭殺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緩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

吳所滅也左傳吳洩庸如蔡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然則此吳以許襲蔡而偪而遷之也曷爲不書吳遷蔡於州來而以蔡自遷爲文乎先是蔡降於楚使遷於江汝之間矣已而背楚以請遷於吳矣而又中悔之蓋國人有不順也然後吳師至焉是則吳非能遷蔡蔡使吳遷蔡也故以自遷爲文以罪蔡也曷言乎罪蔡昔蔡殺其大夫而罪蔡可知矣子駟蓋有其信者遷國而殺大夫不與衆成謀而輕國以哀信也據傳則先殺而後遷經先書遷而後殺見遷爲蔡侯志以不順之故殺駟非徒以說於吳也稱國以殺則不惟蔡侯也不去其官守服楚之信亦爲國謀而非罪也然不能輒君守國而固欲鄙我之從以異衆志又不能獨吳之襲己也則亦自取殺矣故名蔡遷州來其得策乎間大國之問而無成信又無能和其民人而數勞遷徙幾見有不能自立以依兩大間無信屢遷而國不亡者而荆吳之競小弱之不能自存也亦已甚矣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戚蒯聵所居也石曼姑衛臣也爲其子而拒其父輒及曼姑之罪著矣然輒實拒父而首序國夏者又以罪齊之君臣釋父而子是助爲亂天倫也齊本以黨范氏之故而讎趙鞅非誠爲衛輒故而讎蒯聵也乃以叛晉黨衛之謀遂釋君而助叛臣又釋父而助叛子則齊杵日之罪其容道乎故圍戚之師以齊首惡所以誅杵曰也書國夏罪夏之從君而不擇於義也圍戚者嚴爲敵讎也戚不繫之衛公羊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而爲其子圍之天理滅矣殺母者不可以君國矣拒父者豈可以君國乎是故在靈公只當命國人立郢而不嘗以私命郢在子郢則當承父之命而不必以讓爲賢郢不肯立矣在衛輒只當以父在固辭不當託祖之命而有國且靈公亦非有立輒之旨也在衛臣只當奉子郢而不當君輒卽君輒矣亦不當從之拒父在晉趙鞅而行晉國之政當奉辭以聲輒罪而不當納蒯聵在齊景而脩方伯之職當請於天王以立郢而不可黨輒以拒蒯聵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旨哉

夏四月甲午地震

下不安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服虔曰季氏出於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杜氏曰孔子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也○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於是乎有不毀之廟以功德及於天下人心所不忘非

一家之私也諸侯而踰於五廟是僭天子也是故魯立武宮立煬宮有桓僖於哀公之世皆非禮也然胡氏謂爲子孫者不當問其祖功德之有無則亦一偏之論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魯東南下邑帥師以城以偪邾也許氏曰魯比年四城地震宮災而不顧可謂不畏天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嗣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駟之黨也稱人以放蔡無君而衆爲政也稱大夫不以罪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已盟句繹而又圍之直書之而罪自見矣

庚戌　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卒文之錯殺翩穀粱傳曰稱盜以殺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按翩非微者而書盜其襲君而射之則盜道也盜者不知誰何之辭盜翩而書殺以微蔡侯也人君也而得而盜殺之則不足君也盜耳非其臣也故曰不以上下道道也闕弑吳子餘祭不稱其君而稱弑闕猶下也盜則亂而不成乎下也故不日弑殺之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蔡公孫辰出奔吳

逐翩之黨也傳言逐而經書奔蔡方無君非能放也翩書盜而辰稱公孫以見盜非微者公孫盜也

葬秦惠公

略也

宋人執小邾子

宋亦圖伯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二子翩辰之黨也成公朔立而殺二子稱國以殺君臣同於殺之也不去其大夫謂羣盜之賓皆大夫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圍蠻氏蠻子奔晉陰地司馬販使謂陰地之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曰晉國未甯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誘蠻子而執之以畀楚師按蠻子書名蓋必有以自取矣胡傳曰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云歸於楚猶曰京師楚也晉主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夏城西郛

杜氏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經作蒲禮記作薄○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公羊傳曰蒲社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按社者土神築土爲擅除地爲墻樹木爲主土以受天之氣而生物故不屋戒社則屋亡國不通於天也有屋故災亳社災警人君不知所戒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頃公卒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亂故是以緩

葬滕頃公

不日常也

辛亥　敬王三十年

五年春城毗

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蓋爲曹故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舊年齊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是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按書伐聲衛罪也衛輒助叛臣而拒其父有罪可伐矣然趙鞅亦叛人也何以伐爲直書而兩罪見矣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鬻姒生子荼嬖諸大夫至言立太子於公公曰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於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并閏爲五月特書閏月見其亟也

壬子　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春城邾瑕

蓋邾之瑕邑魯偪邾而城之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屢書趙鞅著趙氏之私也

吳伐陳

脩舊怨也楚救陳不書師於城父救不及陳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莫如盡滅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侍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盡及其未作也先諸諸大夫從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遂及高張來奔夫陳氏之謀逐二子將以移齊也而陳氏之謀實景公肇之也高國齊之同姓世卿也今茲主少國疑乃一朝而逐二卿國無與立而政由陳氏矣及者相及而去也高國信讒不君其君而鰌同列至於出奔交罪之也

叔還會吳

于柤吳以伐陳故在柤而得往會之以結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左傳楚子卒於城父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羊經作舍音舒○公羊傳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也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如欲立之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舍立陳乞使人逆陽生寘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要諸大夫飲諸大夫皆諾之陳乞之家坐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左傳曰陳僖子召公子陽生而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告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不然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按楚比歸而虔弒則比弒君也陽生歸而荼弒是陽生弒君也何不書陽生弒君而乞弒君乎曰弒楚虔者衆弒之而比尸之弒荼者陳乞專之故不可以陽生之弒而蓋乞之弒也二傳所記不同而主於陳乞則一且陽生宜有齊也陽生繫之齊無罪而奔經不書其來未與齊絕也宜有齊則曷不稱子先君所不子也先君所不子乃偪先君所子而奪之位則非人子也而齊景階亂之罪亦著矣入逆辭陳乞實專齊政而召陽生立焉其歸易矣然國已有君而入而間之以諼之而立乎其位則已逆也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以陽生與乎弒矣弒荼者陽生推刃者朱毛惟乞君陽生以弒荼故陽生使朱毛弒荼故曰陳乞弒也不對而泣不足以掩其情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必欲滅之而後快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如魯伐邾志也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報老丘之怨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衛不服也書侵無能爲也

夏公會吳于鄫鄫爲魯地吳至此而魯會之左傳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君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王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其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享諸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皆對曰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伐邾者季氏之謀而書公者蓋季氏奉公以行因而書公不使季氏得以以邾君君臣之辭也入邾罪魯也以邾子益罪邾子也不曰以歸曰以來內外之辭也此大惡也曷爲不諱時公年十一耳入邾之非公能也明矣爲公諱不爲季氏諱也故直書入邾以邾子益來也書公伐邾又以見季氏之脅君也

宋人圍曹書人書圍志在滅曹惡之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鄭師救曹侵宋不書侵宋與鄭之能救也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鄙人公孫彊以田弋說曹伯曹伯說之使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宋築玉邑於其郊以偪之八年春滅曹以曹伯及司城彊歸此滅曹也而不言滅入國以其君滅可知矣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而曹伯以好田弋狎小人辨言亂政自取滅亡是以不書滅非怨宋也以甚曹也宋公滅人之國則不待敗絕而惡自見矣

吳伐我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吳子從之伐魯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吳子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

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按書伐我者兵至城下則無四郚之可言也魯人滅邾而吳以邾故伐我吳至有辭矣故曰伐我言自我致我也吳有辭而不書得吳非中心爲邾也又至魯而求成焉則不成其爲伐弁矣故猶是吳也不書盟以城下之盟魯人諱之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讙闡魯二邑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書齊人貶也言非所伐也不言伐而書取二邑魯往略也

歸邾子益于邾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秋及齊平歸者心所願也言能悔也邾子復國而又名之者有覆滅之實無可歸之善也邾子歸又無道吳使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不能悔也

秋七月備時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齊逆季姬以歸嬖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三月而速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按取者悉虜而俘之也使能者無死而以郟張鄭羅歸則其眾固皆死矣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乃圍而悉取之是不仁之甚也書取鄭師罪宋皇瑗也于雍丘則以著鄭人之罪也以私發而將外取邑圍宋雍丘是驅斯民而就死地以求得所不當得皆不仁不義之至也

夏楚人伐陳左傳陳即吳故也楚嘗救陳而陳背楚即吳則陳似可伐也然陳則嘗有德於楚問於兩大惟強之從不得已也不務德而以力爭稱人貶也

秋宋公伐鄭臣取其師矣而君又伐之特稱宋公見君臣皆已甚也而鄭則有可伐也

冬十月備時月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不能國也來奔而又名之不足寄公而也左傳曰齊甥也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先是齊以邾故如吳請師及季姬之嬖乃及魯平而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舊年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春公會吳子邾子郲子伐齊南鄙師於郳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夫齊以私忿請師於吳而又辭之陽生輕也然及魯平歸讙闡脩好睦鄰則於魯有禮於吳亦何惡焉吳乃請魯以伐之是猾夏也魯方及齊平而又會吳伐齊唯強之從魯棄信也邾郲從吳而不書以從吳失其位也邾隱在齊邾桓從吳伐齊是率子而攻父也略邾郲而書公會吳伐齊內外罪也齊侯卒而吳子三日哭似進於禮矣然還師可矣而舟師之敗則何爲者此不書師還而下以伐齊至是伐喪也傳以陽生爲破弒而經書卒見弒之實蓋無可考而繫其卒於我齊之下則疑案也如謂弒君以說則吳當不復以入海之師如以吳不聽其說則海師疑於討罪而經略之下趙鞅之伐亦以侵書是弒不弒不可知也赴於師以疾卒赴也悼公卒子簡公壬立

夏宋人伐鄭許氏曰宋既取其師矣乃伐而又伐惡其脩怨不已也其稱人貶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脩范氏之怨也經每書趙鞅所以著其專兵而報怨之罪也書侵無可執之辭也將以齊爲弒君法所宜討則不當以潛師掠境書矣將以齊爲非弒君則齊方有喪晉不之恤而以師侵焉胃吳夫差之不若矣書帥師以侵惡之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久也

葬齊悼公三月而速葬書葬不成爲弒也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簡公立而納公孟彄於衞蓋以結衞好也張蒯瞶之黨今歸衞則從輒矣其後蒯瞶入而彄復奔齊於以見小人之反覆矣

薛伯夷卒惠公卒後微無可考

秋葬薛惠公不月略也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夫吳非好陳乃爭陳耳然務德安民不戰而還則吳進於善矣楚子期亦遂以是還師是知服善也故伐者無貶辭而吳書救以善之也州來季子公子札也不書札而以號舉林氏曰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也又孫鏞以爲此延州來季子非季札乃札之子孫耳

己卯　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彊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於是叔孫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爲殿左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師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公爲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此未及國也而不書四鄙勝負均也而不書戰其書伐我何也魯及齊平矣而又會吳伐之是曲在我也曲在我故特書其伐我也然則冉有非乎曰義也書伐我所以罪致寇之由事至而禦之所以盡人臣之力非可以文告辭也則戰矣季孫則曰不能矣叔仲則既不欲矣不成丈夫矣右師則奔矣不有冉有魯何以列於諸侯也是魯君無與守國也魯無人焉矣故書曰伐我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貪利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師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爲郊戰故公會吳伐齊克博至於嬴夫國書來伐不得已而應之猶之可也郊而既勝齊師矣而又會吳伐齊曲之曲也吳蠻夷之國以號通再書公會吳伐齊以外吳者外公也不言以吳亦吳志也夫差窮兵中夏以逞其志而不知盈之必毀越且擬其後也日之謹之也吳勝中國禍也公會吳伐齊公爲兵主而以齊國書及吳戰者罪國書也陳乞得政將移齊祚以故挑釁於鄰國而致強吳之師將使齊之國用耗於外內大臣死於爭戰而後安受其燼以得其志國書高無丕皆齊之世卿而不知爲謀也於是國書高無丕宗樓將三軍並出陳乞謂其弟書曰爾死我必得志惟時齊之羣帥皆分必死無生之氣甲戌戰於艾陵夫在易師之升曰師或輿尸凶師之解曰左次无咎故師以險升凶以震解免告齊眾燔矣而國書僭然戰也故以國書及乎是戰言志戰而不知難也吳人大敗齊師獲國書及羣帥六人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與師而不書及我師者勝在吳耳叔孫州仇奉甲以從也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首寘之新篋褽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隱公卒其後難悉考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不日常也

衞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太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婦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孔圉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衞人立遺使室孔姞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戊午　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上取於下謂之賦總言之則皆賦也分言之則粟米曰稅財賄曰賦周禮九賦之目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弊餘之賦此皆取於任地輿餘財非盡取於田者也蓋九職任民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財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皆各即其所職之出賦其財焉三農有稅公田是也其餘則賦以足用也其任地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其取之也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削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所以抑末也其用之也九式之法以關市之賦待君之膳服以邦中之賦待賓客以四郊之賦待稍秣以家削之賦待匪頒以邦甸之賦待工事以邦縣之賦待幣帛以邦都之賦待祭祀以山澤之賦待喪紀以弊餘之賦待賜予冢宰制之太府職之制用以三十年之通而餘其十是以雖有凶荒而國用無歛若乃其賦於農民者則唯是助耕公田什無過一軍旅之賦甸出長轂一乘四馬十二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重二十五人此兵賦也一井八夫出米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畚米十六斗以供軍食也魯哀公結怨齊邾兵革屢起南媚強吳百牢致餼是以國用不足而欲加賦於民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者稅畝而外又以田賦之使農民亦家出貨賄也又或者計田出賦雖奇零餘夫之類亦各有供也其詳蓋不可考然要之重困農民矣農者四民之本農夫困則國本虛矣季孫欲以田賦訪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遂用田賦田賦非舊也不曰初而曰用者春秋之末王制不行蓋他國有以田賦者而魯因亦用之且謂一時之權宜而不爲定制也然一時以爲權宜而後世且謂之常額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昭夫人也左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胡傳曰昭公結好強吳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册以廢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哉愚謂書以孟子不幾掩昭公之失歟然君曰孟子也誰得而不曰孟子爲內諱可也不稱夫人氏不葬小君則掩而有不可終掩者聖人未嘗非大公也

公會吳于槖皋槖皋吳地在淮南左傳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吳地今發陽也左傳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欲勿往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猶足以患衛往也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然則是會也吳蓋與焉不書盟外之也吳會宋魯衛以盟則吳儼然伯矣不欲與吳以伯故以參會書也三國盟而辭吳盟故不書吳然書會而不書盟者以爲此匱盟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見吳大宰子貢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太宰說乃舍衛侯不書會吳亦爲是諱也存中國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圍宋師按鄭人之城嵒戈錫背約言而納叛釁罪也於是伐之亦有辭矣然平元之族孰非兄弟而必欲奪其城邑以盡夷之宋豈義哉既取鄭師又再三伐鄭至於全師覆沒經備書之所以爲佳兵之戒也

冬十有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仲尼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己未　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向魋逃歸遂取宋師於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鄭背信而納其逋逃罪也又取宋師爲暴甚矣

夏許男成卒元公卒後難悉考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衛地會晉侯及吳子兩伯之辭也是會也單平公與焉不書單子不欲以王臣與是會也國語吳夫差既勝齊乃會晉公於黃池吳以兵偪晉壘晉人請事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吳人曰孤欲守先君之班爵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告趙鞅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也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荆蠻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許諾而退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夫吳晉爭先以兵迫好而加吳蠻於諸夏之上此無王也大亂之道也以王臣臨之損威重矣故不書單子爲王臣諱也吳人先歃而經先晉侯尊中國也晉固世主夏盟且嘗受命於天子也晉之不伯久矣此其復伯之乎曰中外之辭耳尊無二上曰及則參辭也以晉先吳可也以吳先晉必不可也抑班爵有定不與強力者爭得以先於史册也晉及吳則晉伯不伯吳及於晉則吳亦非伯也宋虢之盟不以晉及楚何南國之從楚者衆且入矣故不得而言及此以公會而及之云也據國語則吳公也而書子何也四夷之國雖大曰子杞侯用夷禮稱杞子蓋貶之舊典所以勵諸侯以禮者吳伯而稱子春秋之大法也不以先歃稱公而遂以公遜也書會不書盟諱也吳入春秋以來始以號舉於其來聘來赴則稱子於其爲蔡而敗楚則稱子以禮自進也穀梁傳曰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辭尊稱而居卑稱也然則此書吳子或猶是進之也自尊而無王則推而外之自卑而尊王則進而子之所以稱物平施也抑與晉爭伯矣則不得不稱吳子書及吳子亦所以著其實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高氏曰楚畏吳之強故乘吳之出會而帥師伐陳也

於越入吳越曰於越因其自云而云之狄之也乘人之出會而入其國都書入以言逆也越實殺吳之先君吳報先君之讎而入越既乃亡而存之又封殖之吳之於越也有德而無怨矣句踐不知自反陰謀覆吳則悖逆甚矣

故越之始見經也嘗以人書而於其浸強也終春秋以其號舉以其不能自進以禮而深惡之也先是吳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焉吳人皆喜子胥曰是豢吳也越不爲沼吳其泯矣及吳會晉於黃池越子句踐乃命范蠡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句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遂入吳人告敗於吳子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終會黃池乃歸冬及越平吳入吳在黃池之會之前而經書會黃池後者吳闘之不以時告也胡傳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可謂強矣以力勝人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侵衛爲趙氏報衞也**葬許元公**不月略也**九月螽**災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曰孛者何彗也其見於東方見於旦也何氏曰周十一月夏九月心在房心乃與日爭明東方孛亂之象也光芒四出曰孛愚按孛之見也夕見則於西晨見則於東其戌月日在大辰則孛見於箕尾也

後記十二月螽則歷之失閏未正此斗柄初昏仍建申酉日在鶉尾或壽星則孛見蓋於大辰然以日之光爲明非與日爭明也經不言所在之次孛體大近日星沒而猶見也

盜殺陳夏區夫其事無考**十有二月螽**杜氏曰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故此年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也按閏月定時成歲所以釐功熙載而錯亂若此是無政也然正朔尚頒自天王不以是爲季孫之咎也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瑞獸麕身牛尾馬蹄一角角端有肉左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曰何以書紀異也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朱子曰春秋獲麟熹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而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紱按孔子筆削春秋止於獲麟蓋感此而不復筆削也抑或適止於此而未及復作也闕二年而孔子卒矣必以爲文成而麟至春秋以天道終也則亦迂甚矣

卷之十六終

春秋集傳卷之末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颰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鎬

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音亦○射小邾大夫杜氏曰春秋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

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初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恆害之其寵也遂殺闞止而執公於舒州按春秋諸侯爲其臣所逐者經皆不書某某逐其君而以其君自奔爲文晉欒書執其君州蒲於匠氏春秋不書蓋孔子削之也此書齊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未脩之春秋然也

庚戌叔還卒叔青嗣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事迹無考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宋滅曹而爲邑也向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向魋先謀公公知之召向巢而謀之要言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向巢聽命乃發徒以攻向魋向魋遂入於曹以叛

莒子狂卒狂其廷反○其後無可考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宋公使向巢伐魋於曹巢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向魋不可民遂叛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向巢辭之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魋奔齊陳恆使

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簡公弒弟平公驁立左傳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按左氏所記與論語少異自當以論語之言爲正然聖人正誼明道功利固非所計而時勢亦未可不俟魯君恇怯已甚則度之彼己以見吾勢之可伸而堅其討之之志或亦論事所當然也弒君之罪獨在陳氏要當書陳恆弒其君壬而史書齊人此未脩之春秋也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脩舊怨也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子洩嗣洩一名彘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此與鄭良霄略同宜書陳人殺宗豎則討罪之意明此書殺之則疑於無罪而殺之之辭然事迹無可考矣

陳轅買出奔楚　蓋宗豎之黨也

有星孛　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

辛酉

敬王四十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左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按左氏則彘之不恤成而有以使之叛也昔孔子將墮成而何忌惑於處父之言成遂不墮使當日墮成今豈有伐而不克之患乎孺子彘不忠於君不順於親不禮於臣不恤其民孺子之罪著矣而成人之事主也一不得志遂據以叛之夫豈義哉春秋內叛不書故南蒯以費叛不書費叛而書叔弓帥師圍費侯犯以郈叛不書郈叛而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然則此宜書仲孫彘帥師伐成可矣此不書仲孫彘帥師伐成而書成叛未脩之春秋然也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蓋陳氏逐之也

鄭伯伐宋　報嵒之役也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終不服晉故也

冬晉侯伐鄭　報鐵之戰也

及齊平　平艾陵之怨也子服何如齊齊人歸成

衛公孟彄出奔齊　此年閏月蒯聵入衛公孟彄事輒故因衛亂而出奔也

壬戌

敬王四十一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左傳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舊年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遂入適伯姬氏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其臣欒甯聞難使告季路而奉衛侯輒來奔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此皆十五年閏月事而史書於十六年正月者蓋從告也衛輒以正月始至魯也○問子路之死於孔悝何也曰食焉不避其難子路已自言之矣之爲仕於孔悝故聞孔悝爲太子所劫便用舍死去救脫至於輒之不當拒父與蒯瞶之不當入衛俱非子路所問也其辭小邾射之盟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其意亦正如此但此死亦盡可不必子路凡事欠細思如夫子說必也正名子路便以爲迂此正死衛之根原也但既事孔悝自當忠其事亦全說不得子路不是今日正難得如此義氣之人也

二月衛子還戚出奔宋　還音旋○衛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弗果遂與褚師比俱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孔子雖已致仕然從大夫之列爲魯之國老孔子死而哀公誄之則魯史書之固其

宜也門人欲存孔子之卒故述魯史至此以附經後自小邾以下至此公羊穀梁經皆無惟左氏經有之然魯史舊文未經孔子筆削者今皆不可見故未嘗曰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孔子筆削如何見得聖人之意則存此舊史數條於後亦正可與經互參或可考其書法異同之大略也杜氏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按杜氏所推長歷亦未可準但正月有己卯則四月十八自不得己丑或恐訛乙字作己字耳

春秋集傳卷之末終

取義測題詞

取義測測春秋之義也春秋取義微旨寓於筆削周轍東王道廢孔子有聖德無其位欲繩其義無從乃假魯史以達之義非魯史之義非孔氏之義而筆削所取之義故曰其義春秋述也其義則作也文事因魯史之舊筆削寓行義之權一變至道所謂見諸行事以此

迂齋藏書

春秋取義測卷之一

膠州法坤宏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王者建正之始月故謂之王正春秋開始大書之義繫於王正月也春王正月之文立而紀事有統矣取義有歸矣國君繼世改元必於歲之正月行即位禮正始也而隱公闕焉無其事闕其文此魯春秋之法因史文之本闕而闕之書正月不書即位以正諸侯之始無正者此孔子修春秋之法春秋之修撥亂世返之正立元年春王正月之文以正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之行事此則所謂取義也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春秋之法事在二月書王二月事在三月書王三月令三月不書王者舉王正為重公隱公也不書即位疑於無公矣於始事書公特筆也正其名以責實名實正然後禮義有所錯及內詞也雖伯國會盟我往與之亦書公及僖五年公及齊侯會盟首止六年公及齊侯伐鄭圍新城內王國而外侯封內本國而

外諸夏此乃史例邾者魯之附庸儀父稱名微國之君之未爵命者盟好也初即位而修鄰好禮也故於始事舉之會盟征伐王事也諸侯大夫行之可乎諸侯大夫奉行王事者也行之而義則為有道行之而不義則為無道屬其文比其事是非功罪昭然具見孔子取義即於是乎在蔑盟地也地不繫國義繫於盟不繫於所盟之地特書盟志諸侯之自相為盟也此內盟之始

夏五月鄭伯克叚于鄢

譏鄭伯之殺其弟也春秋之法殺世子母弟目君叚鄭伯弟不言弟者正名討賊屬籍已絕也此鄭志何以書春秋為王者而作莊不友叚不弟至於國內稱兵人倫之大變王事之所禁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

或稱天王或稱王皆仍史文宰官名咺宰名宰有大小宰周公大宰也宰咺宰渠伯糾小宰也仲子惠公母稱惠公仲子母以子氏同僖公成風別嫡庶也歸賵歸含王朝䘏侯國常禮春秋獨于仲子成風兩見者以天王而賵含諸侯之妾母特筆之志禮之變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譏私盟也宋人宋之大夫孰及之公也不書公者不以外大夫與公敵尊內也盟以結信義而行之隱元年及邾儀父盟矣秋又及宋人盟矣乃七年秋伐邾十年夏伐宋信義安在取義以比屬而見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祭伯王官王官與外臣出入兮勞其得交政非私也周德雖衰典禮猶在故祭伯因事来魯而史書于冊春秋書来不書事據祭公来逆后書事事無是書也譏王事之寖微也

公子益師卒

書卒君卒之也卒者人道之終君舉其禮史立其文春秋筆之以明敬大臣之義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二年春

隱在位十一年自元年春月一書王正外餘月皆不書有特書以明義有不書以示例春秋義

例法也
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入國之始特筆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擅之罪也○時王室東遷諸侯小大相屬强弱相役向杞近魯我所屬役者也故其見入見伐志于魯史據桓十六年城向向當是我屬邑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不氏未命氏也不氏而書名人以事録也書師師重師師也此内臣帥師之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庚辰月之日也史家記事年必書月月必書日春秋筆削史文則有日有不日義繫書其事不繫書日與不書日也戎以號舉外之也聲敎之外王者所弗治會戎盟戎皆譏辭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録姻好也外大夫以事接我通名履緰紀大夫也婚姻人道之始史得備書之春秋於伯姬之逆歸卒葬詳録始事以見義而餘女則因變而書雖詳略不同要皆所以明重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非國事何以書莒與我不睦紀我之婚姻以我故與莒盟特筆之為下盟浮来起本子伯二字疑有脫誤家鉉翁曰于蔑内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也内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為盟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母也薨而不葬故也春秋于君夫人薨卒無不書葬者哀姜薨于夷猶書葬姒氏卒不稱薨不稱夫人亦書葬書薨書卒而不書葬惟隱母子氏昭夫人孟子隱終于攝子氏之薨不書葬

攝故也昭終于孫孟子之卒不書葬孫故也○一子氏耳左以為仲子公羊以為隱母穀梁以為隱妻宜何從羣言淆亂折諸聖三傳錯疑斷諸經按禮經無葬妻之明文凡春秋所薨葬皆君母仲子之薨不見經孟子卒于哀公之世自嗣君視之亦母也今從公羊
鄭人伐衛
譏始伐也征伐王事諸侯出之無道之效也○前用兵私邑故曰克此用兵鄰封故曰伐
三年春王二月

魯史之法月必書王春秋特書春王正月周正月也尊正朔也大書王三月王二月夏商正月也存三統也自四月以下不書王義無所取也

己巳日有食之

敬天變也日官舉其禮史氏書其事孔子備録之以示義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志崩不志葬崩大變也故書七月而葬有常時同軌畢至有常禮故不書於莊僖頃之不書崩王室不赴也於桓襄匡簡景之并書葬則或以非時或以失禮猶之以變書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臣也（據昭二十五年尹氏立王子朝）卒書氏赴以氏也不書名（據王子虎書名劉卷書名）未同盟也義詳八年宿男卒王臣之卒葬不志于始事特卒之有書以見其有不書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臣武氏子子代父使也不書王使王方在喪也求之為言徵也賻以供葬侯國之常書來求以志變禮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內君曰薨內大夫曰卒宋公君也而曰卒內外異稱從史文也名死者以別乎生者○凡外諸侯書卒告赴所及也書葬本國往會也春秋備録之示交邦之義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譏外諸侯自為盟也有道之世天子巡方諸侯述職盟會征伐固方伯所有事矣時至春秋威權下移隱桓之際政散於羣侯莊閔以還政僭於五伯文宣而後政亂於大夫春秋取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之行事裁以大義治其散者僭者亂者而一歸於王事所謂撥亂世返之正也

癸未葬宋穆公

稱國據我葬彼之辭也舉謚稱公據彼國自稱之辭也從史文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伐國取邑於是始特筆之（據下杞侯來朝杞亦當是我屬國書法與莒人入向同）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臣弒君大變也目其人使惡有所歸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非王事民事而假遇相見以行其私皆義之所不得魯宋遇清而翬有伐鄭之會宋衛遇垂而三國有瓦屋之盟比觀而遇之罪無所逃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外諸侯連兵伐國之始特筆之宋陳稱爵君親往也衛蔡稱人大夫行也衛賊未討宋以大國上公黨惡殃民伐而又伐直書其事而義自

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書名帥師也舉帥師為重此會伐之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稱人討賊之辭也亂臣賊子人得殺之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立君有國常討賊有大法書曰衛人殺州吁而殺賊之義著矣書曰衛人立晉而立君之義著矣○嗣君不言立言立皆譏詞公羊子云立者不宜立也譏自立之詞也左氏云書曰衛人衆也譏衆立之詞也春秋之世嗣弒君而立者多矣譏不勝譏舉首事以明義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傳曰譏非事也事謂王事民事

夏四月葬衛桓公

書葬魯往會也傳例云凡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然蔡般弒其君書葬矣春秋無通詞惟所取義有其事之義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之行事是也有其文之義冊府所藏舊典禮經是也有孔子之取義則筆削春秋以俟知我罪我所謂

其義是也

秋衛師入郕

公羊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譏考宮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于子祭于孫止仲子惠公之母隱為考宮焉非禮矣初獻六羽僭樂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先鄭從告也國無大小皆連兵相伐備錄之見王事之失○會盟則先主會征伐則先主兵

螟

志災也王事莫亟於勤民有害於民故書○齊履謙曰春秋所書有災有異害及於民之謂災物反其常之謂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於內外所書如此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公子之卒不備錄錄其卒者公子而為大夫者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書伐書圍書取春秋詳錄之譏諸侯之無王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釋憾而平本是善事輸平者以利相結則私也春秋嚴義利之辨書鄭人來輸平鄭人來歸祊我入祊鄭伯以辟假許田皆以志諸侯之行私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齊主盟而我往會也此伯事之肇端特筆之

秋七月

月以紀事無事書秋七月備時也然隱元年三月有事矣猶復書春王正月知舊史於首月不皆無事事之無關於義者仲尼削之耳蓋他月無事書首月通法也二百四十二年所同也他月有事猶書首月變例也元年正月所獨也通法以統同變例以示異然則四時具而歲功成大書首月春秋所以編年也王正立而人紀修特書春王正月春秋所謂正始也

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待年於宗國至是歸春秋因變事特書之錄賢也是故書叔姬歸于紀紀叔姬歸于酅紀叔姬卒葬紀叔姬而叔姬之賢見矣書伯姬歸于宋四國來媵宋災伯姬卒葬宋共姬而伯姬之賢見矣

滕侯卒

胡傳滕侯宿男卒不書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而義自見愚按春秋因闕文以取義於此

可叅其凡
夏城中丘
傳曰以重書也葢莫重於用民力矣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譏私聘也朝聘王事而以私交故於始事譏之○春秋於諸侯之朝聘備書之以志典禮其有交私結黨修睦善鄰皆可即事而考功罪之在於此見聖人之取義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王朝下聘之始亦以變事書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國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以為事之變特書之○伐國曰伐楚丘衞邑而曰伐王臣所在之地視國即君在書伐之義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為瓦屋之盟起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鄭邑鄭人來輸平故以祊歸我書鄭歸祊書我入祊明其相結以利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卒而不名未同盟也時羣侯強大相尚以弱小為屬後凡不與同盟者不列於諸侯名不通于告赴宿後為宋遷滕薛杞降侯稱子伯傳以為微國之君未能同盟其說是矣杞伯自蟲牢以還三與同盟卒葬乃得書名滕薛亦云滕子原卒（昭三年）薛伯穀卒（昭三十一年）傳皆曰同盟故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諸侯之叅盟于是始有叅盟然後有主盟○盟非一國之志盟于瓦屋宋列齊上序爵也齊衞胥命而後羣侯列序始以強大相先矣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莒稱人君臣同詞微之也特書盟舉王事為重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卒不氏未賜氏也春秋之法公之子為大夫稱公子公子益師公子彄之類是也公子之子為大夫稱公孫公孫茲公孫敖之類是也大夫賜氏稱氏公子季友臧孫辰之類是也大夫未賜氏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同時貳事書春書三月不書正月明隱之無正也隱無正桓無王天誅所當加而聘屢及焉隱桓之世王聘凡五見皆以譏變禮於僖之聘以公子遂如京師書於宣之聘以報孟獻子書春秋以屬比為教文事具而義各自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故春秋災異必書
挾卒
凡名卒者皆大夫故無駭與挾不氏亦書卒翬於桓世稱公子貴視大夫矣而不書其卒與桓編之大夫壹貶焉明不以翬府獄也隱之弒桓實主之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備錄之著諸侯連兵之惡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伐宋稱翬敗宋稱公本兩事春秋兩書之徵信也郜國名[僖二十年郜子来朝]防邑名[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邑曰取國曰滅内諱滅國故史于郜防皆書取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結齊魯以伐宋宋結衛以入鄭連兵報復由於王政不綱諸侯放肆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三國稱人皆大夫也國曰伐師曰取大夫與師其體敵統稱伐取兼取戴與三國之人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汪克寬曰入春秋之始兵爭俶擾未有若是年之尤者夏三國伐宋秋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又圍戴取三國之師且偕齊入郕戰國之殺人盈城兆於此矣春秋之所以作乎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此書来朝之始滕薛稱侯舉本爵也國後以日徵為人役[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降稱子伯不列于同盟来朝不特言者徵之也特筆之譏朝禮之變
夏公會鄭伯于時来
月不書正不朝正也出不書至不告至也不朝

正無王不告至無祖亂之階也春秋所由托始于隱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據後文許叔入許則今茲之入君已亡國已滅矣不書滅者入而不有其土傳云齊侯以許讓公公不受乃與鄭人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不成喪也不書弑為國諱惡

春秋取義測卷之二

膠州法坤宏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世即位國君正始大禮於法應書隱桓二公一書一不書者各於其遇而行事不同故史氏立文亦異孔子因之隱以攝立無正也不書即位以見其無正桓以簒立無王也大書即位以見其無王書正書王乃春秋取義大法託始二公以見之夫是之謂特筆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定公位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因會而請田也其曰假史氏書請田之文春秋特筆之綜前歸祊事以見義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比書會垂假田盟越著諸侯無王之惡

秋大水

不書月概一秋而言傷人害稼故書大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

隱無正而元年書春王正月者存王正也桓無王而元年二年書春王正月者正王法也春秋嚴亂賊之誅一施之於內外元年書王以王法正桓主我魯言之二年書王以王法無正督概天下言之

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不書殺而書及（據成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及累及也

傳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及大夫大夫亦與有責焉春秋書死君者三人（孔父仇牧荀息）並以累及之詞言之蓋三人者賢大夫也賢而當國其權宜足以濟變其正宜可以閑君至君弑身殺必其於道有不克自盡者春秋之法責賢者備特書及備責之之辭也

滕子來朝

譏朝桓也篡弑之賊諸侯不能討相與朝之無王甚矣春秋於桓世來朝者九國（滕杞紀穀鄧曹郲牟葛）屢書而壹貶○五等之爵有定名有虛號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定名也魯侯爵而稱公諸侯之葬稱公虛號也其稱子伯也亦云毛伯名伯稱伯單子劉子稱子皆王官也宋公衛侯在喪稱子叔武無官以攝位故稱子郲郳附庸與于伯會進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滕薛杞微國侯伯子不一其稱乃一時強大為之外降此春秋前事魯史舊文孔子仍而弗改者取義有旨所謂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者平也宋有弑君之亂公為求會諸侯以平之故成宋亂之事詳書於魯史澶淵之會亦然宋災我伯姬卒焉故為求會以卹之此乃魯事與外諸侯有事而我往會者異矣書成宋亂書宋災故皆據魯史文直書之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取郜鼎于宋賂也納于太廟非禮也直書之不為婉詞焉傳例云內以諱為惡桓之惡德可諱乎春秋於桓編壹不書王外餘皆從直筆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後卒敗蔡虜其君鄭屢受伐鄧侯吾離亦失其國土聖人以此為楚禍中國之肇端特筆之

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按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然則常事爾何以書古者役不踰時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合羣公去國久役而非時非事常也幾於變矣聖人因舊策存而弗削乃以示譏

三年春正月

三年正月不書王桓無王也桓篡兄盜國薨踰年而錫命始至是當桓身固未嘗朝王受命也隱以攝立不朝正春秋於隱世不書正桓以弒立不朝王春秋於桓世不書王故曰隱無正桓無王○隱之無正也非隱無正也自盟蔑以還大政不出於王國春秋之諸侯皆無正也託始於隱焉耳桓之無王也非桓無王也自胥命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春秋之諸侯皆無王也託始於桓焉耳然則隱元年之特書正月以正隱也攝不即位不得正其始薨不書地不得正其終無正之大者已桓元年二年之大書春王以正桓也既弒君而自立又納賂以立人之弒其君者無王之甚者已

公會齊侯于嬴

成婚於齊也書會而不繫之事於下公子翬如齊逆女見之譏公不由媒介而自成婚○王充掞曰桓之禍文姜為之始不衷於禮而終羅其變春秋詳録文姜所以正夫婦之倫而謹人道之始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相命也凡王命稱命據經文三錫命諸侯胥命僭也春秋之初王靈猶在會盟征伐皆假王命行事假之不已遂至胥命胥命而伯則伯矣春秋之五伯胥命而主則王矣戰國之六王胥命而帝則帝矣東西兩帝之胥命于蒲而齊僖遂為東諸侯長序宋公之上然則胥命之書特筆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有食之天變也食而既則變之尤者天事恒象變不虛生人事感於下天變應於上春秋書日食既者三是年宣八年秋七月甲子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示有國者察於其故知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內娶之始事逆女必御公子之重視大夫翬稱公子重逆事也義詳閔二年公薨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我公親迎姜氏于讙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以之至公親受之于齊侯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公親迎于讙而曰會齊侯兼舉會禮也年致女于我而曰來聘無修聘事也各于其重者言之于逆致無譏焉自成婚以至致女凡六見王充棱云一以重其事一以深其文婚姻人道之大於始事備書之重其事也桓之薨變作于夫人于文姜詳書之深其文也

有年

志災也元年秋書大水必連歲無年至是而始有年故因無年而終言之於宣大有年亦然宣自六年以後書螽三饑二大旱大水蝝生而不克葬各一十年之閒災變疊見春秋兩書有年皆在桓宣之世其旨微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曰禮也田狩常禮不書此以首事書也譏之狩以與齊人書西狩以獲麟書焚咸丘非狩之常書之之義皆以譏變禮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不書秋冬簡有脫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己丑中閒必有脫簡趙匡曰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以變事書也傳云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紀我姻故來告我書為後紀侯去國起文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杜預曰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譏天王失政也天子討而不伐書伐鄭伐鄭不

服也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春秋所以有作

大雩

大雩旱祭常禮何以書謹災變重典禮也雩而雨則書大雩以志禮雩而不雨則書不雨以志災

螽○冬州公如曹

州公周之三公書如曹以來我故來我必有事繼王伐鄭而州公來不言其事而其事可知矣時伯事未興王靈猶未盡泯州公如曹來魯蓋合諸國以謀王室而卒無應者春秋書之傷周道益衰諸侯之無王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猶是也謂州公自曹來于是也記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鞏伯寔來書來不書事無事也義見隱元年祭伯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國事莫大于戎祀故大閱大蒐大雩大事于太廟史例以大書春秋於桓一書閱舉始事也昭定五書蒐明國事不出于公也於蒐閱無譏焉大事義見文二年

蔡人殺陳佗

按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之然則殺陳佗蔡人之私也而殺賊實天下之公佗弒君事不見經春秋文具而義見初不必盡備其事之本末矣凡弒君而見殺者十有二以討賊書者四人州吁無知討國賊法也陳佗夏徵舒討鄰賊法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文姜生子也冢嫡始生國之大事故書魯十二公多出於媵妾同繫文姜所生又舉以太子之禮故得錄之

冬紀侯來朝

求請婚于王也書為後祭公逆王后起文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火田也淫獵非禮於其甚者壹譏之義詳狩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兩書來朝同時二事也○春秋不生名諸侯亦

以別外大夫之書名者耳若夷屬之國（邾黎來介葛盧之類）失國之君有書名者（穀伯綏鄧侯吾離之類）史臣之職主於紀名故名無不錄孔子修春秋則有名有不名乃以省重複避淆混雖筆削所在未可概執例以求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嘗郊禘歲祀也書不勝書或以失禮（一歲再烝）或以非時（辛丑用郊）或以災異（御廩災乙亥嘗郊牛食角有事太廟仲遂卒之類）因變而書皆所以志典禮

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

譏伐邾也不書伐之者之人義繫於伐不繫乎人也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春秋凡三書雨雪兩言大言大者以大為異此不言大者以失時為異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因逆后過我故書來蓋祭公來命我主婚遂往逆后本以二事出故書遂以繼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從王命稱王后歸從母家稱季姜魯為天子主婚故逆與歸備書之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禮世子代父朝會位于男後曹魯屬國故使世子來朝射姑稱名比之于外大夫

十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而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間書王者所謂書法也書王史例也不書王修春秋義例也有書以見其有不書故曰春秋之法以書不書見義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射姑之朝也聞樂而歎魯人曰曹世子其有憂乎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距射姑來朝僅踰時月耳若是乎曹伯之使世子之來皆不無可譏矣春秋紀人事之變無所不有比觀之而莫不有其義故為人君父臣子者不可不知春秋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與衛侯約會在桃丘及往而彼弗與我遇改從齊鄭也弗遇辭史主紀內事故穀梁謂弗內

辭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列序三國而首齊齊僖長諸侯也蓋衛鄭命之稱來戰伐不服而戰也書戰不書伐不以伐之義予三國魯桓弒君之賊義所當伐齊鄭乃首為會盟以定其位衛亦與約會而後負之春秋於桓世凡諸侯之加兵於我者皆書戰而不書伐此年來戰十三年及齊宋衛燕戰十七年及齊師戰不以伐之義予諸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戰與我接故史詳其事而書爵盟非我與故史略其文而書人文有詳略而是非各以事見春秋不以名爵寓褒譏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書執仲于前而書突歸于後執仲所以歸突也罪宋人也亦即以罪仲也突不繫鄭蒙上鄭祭仲明執與歸是一事不言入乃仲逆之
鄭忽出奔衛
忽已立矣不書爵未成君也書名失國也於後復歸書世子原其本稱以別於突也○春秋凡書奔皆罪也國君之奔始於鄭忽大夫之奔始於元咺其罪之輕重各於上下比事求之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不氏而通名人以事錄重盟事也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自隱二年至此無空書春王正月之文十二年春無事特書正月然亦不書王知非脫誤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王迹既熄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事興而諸侯有所統一無復此亂矣是以春秋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日同而地異故兩書日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重書丙戌史例爾存而弗削以為義不繫乎此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先書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次書及鄭師伐宋先書公伐齊納糾次書及齊師戰于乾時皆一役而再有事內戰不言敗言戰即敗矣此史文通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稱人稱師互舉之辭而義亦有偏重自戰者而言義責主帥故戰多稱人自敗者而言義責殘民故敗多稱師書戰不書地乃四國伐我而公援紀鄭與之戰戰于城下也○自是而後齊遂為東諸侯長序宋公上終春秋之世

三月葬衛宣公

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稱子禮也宣公未葬而戰稱衛侯從我史文非彼告文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

夏五文脫非闕也闕文本史法孔子修春秋每因之以取義公羊子云隱桓之世多闕文如隱不正始于隱闕其正桓不朝王于桓闕其王又如公薨不地不書葬凡此皆仍史文之本閔而闕法非自我而義有所昉至若天時不無錯漏（兩年無秋冬　夏五無月字）人事不無舛迕（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則簡編脫誤孔子第存而弗論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前定也春秋主我使自外至故曰來稱其弟明非大夫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將嘗而御廩災嘗之變也春秋因災變錄典禮於嘗無譏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志不害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者不以者也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陳傅良曰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非一國之志則會者序爵而已矣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國

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車

車服天子所以錫羣侯非職貢之常書求非所求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人臣有罪去國例書奔以著其惡鄭伯君也見逐於其臣曷亦書奔曰國君為天子守土守而失焉其罪大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書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文所以警乎人君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復歸書鄭世子突奔蔡入櫟皆書鄭伯自突入櫟以後忽之名不見於经而凡遇垂會鄄盟幽所謂鄭伯皆突矣名者所以紀實非褒貶之所存然則惡所取義乎曰書出書歸書入而兄弟爭國之罪著矣書鄭伯突書世子忽而庶孽奪嫡之罪亦著矣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忽歸遇弑不書其為君也微矣文事不見於魯史春秋無得而書也

許叔入于許

因鄭亂而入國也史例凡入人之國曰入某自入其國曰入于某許叔入于許與自入其國者同文明許乃叔所固有也然因亂竊奪義之所不得春秋特書入等諸齊小白入于齊之例乃所以示譏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三國之君也邾故為魯附庸今同牟葛諸君来朝庶方小侯爵不列于五等故稱人比之於外大夫三國同朝書法如滕薛来朝之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譏爭國也其復歸于鄭不書據衛侯衎復歸于衛書國非所宜有無復道焉書入櫟而已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書會書伐既會而後伐也伐鄭謀納突也不書納不疑于納也國非突所宜有本無納道而書伐而已矣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書會伐著諸侯伐正輔不正之罪○會于曹

蔡先衛伐鄭衛先蔡時政出諸侯位次等儀禮
主者意向為外降滕薛侯爵而降稱子伯邾郳
附庸而進列朝會春秋備志之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
汪克寬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
可月成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記曰諸侯不生名至於失地則名之蓋國必有
君一君出復一君立或內或外不名以別之
朔出奔書名內有君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
齊師戰于奚
傳云疆事也特筆之志盟齊紀之好不終○前
書會齊盟于黃後書及齊戰于奚前書會邾盟
于趡後書及宋衛伐邾義皆以比而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
蔡
蔡季蔡侯之弟公子無去國之道特書歸以善

之不言其出何黃書出奔比書出奔出非有罪也出非有
罪而歸又合宜所以為善與季子來歸書法同
例
癸巳葬蔡桓侯
葬不稱公趙汸以為文誤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黃道周曰元年之書王謹始也十年之書王舉
中也十八年之書王正終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自會如齊也遂者繼事之辭特書公與夫人姜
氏遂如齊禍發于夫人也○如齊文姜志也不
書及而書與據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見夫人專
行桓公從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
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之法君弒賊未討不書葬此何以書葬以
不討討之君子以桓之薨亦其自取焉耳于薨
書地賊未討書葬聖人之情可見胡傳十八年
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春秋取義測卷之三

膠州法坤宏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三月有事矣仍書春王正月者（據定元年春不書正月）正莊公之不即位也莊公之不即位念母也念母非正也書正月不書即位所以正之也於隱之不即位亦然隱之不即位以讓桓也隱狥親愛亂序立之大常莊念母恩忘討賊之公義莊疑於無父隱疑於無君故春王正月之書兩公同其文

三月夫人孫于齊

桓編無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此大書曰夫人孫于齊者不予其至也絕之也○公前與夫人偕出而不偕入則夫人猶在齊也莊於接練時錄母之變史臣稱情立文書曰三月夫人孫于齊等之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乾侯之例然不曰夫人在齊而曰夫人孫于齊此之謂史法聖人所以有取

夏單伯逆王姬

按傳單伯送王姬經書逆主我而言魯主王姬故單伯逆王姬于周而送之齊○單伯周臣也凡魯大臣之見於經者咸書其卒單伯前後凡數見而不書卒又與周名伯毛伯之稱略同知為周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仇讎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築館于外禮之變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追命也桓弒立不得錫命莊主王姬假王寵以請春秋特筆之以著天子之失政

王姬歸于齊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春秋獨於莊公詳書者以始事書實以變事書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詳於此者也書逆王姬書築王姬之館書歸于齊書卒以病莊公之親仇讎

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於魯為婚姻又主魯以圖存故紀事之本末錄於國史獨詳郱鄑郚紀邑也外遷邑不書特書之為下紀季以酅入齊起文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〇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内邑也故書之如伐國之例或曰於發語辭如於越之於附庸國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范甯曰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故書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之至不書書會齊侯于禚傳所謂志而晦也頻書姜氏會享如師如齊如莒譏婦人干預外事莊國君不能防閑其母為世大誡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納朔也言會伐不言師師羣會伐言師師以會伐為義蒙上夫人會齊侯知溺之會文姜為之書為下齊人歸衛俘起文

夏四月葬宋莊公〇五月葬桓王

改葬也改葬非常也王志崩不志葬以天下而葬一人有常禮有常時春秋之諸侯有不會王葬者矣叔孫得臣葬襄王叔鞅葬景王王有不以時葬者矣桓以七年匡以三月簡以五月志其葬以見有不葬焉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亦齊遷之也酅紀季食邑齊師遷紀郱鄑郚季不能守以酅入于齊不言遷者史内詞明酅猶為季有也特筆之為後紀叔姬歸于酅起本

冬公次于滑

謀紀故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〇三月紀伯姬卒

入春秋首書紀履緰逆女迨紀之終事錄之特詳於紀伯姬也則来逆書歸紀書叔姬歸書伯姬卒書齊侯葬伯姬書叔姬歸酅書叔姬卒書葬叔姬書於紀也則齊鄭如紀書會郕書盟黃書齊遷紀邑書次滑書紀季入齊書紀侯大去書凡以謹男女之始篤姻睦之誼重首事嚴典禮立教義也〇范甯曰隱二年履緰所逆者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書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突也忽歸鄭稱世子突入櫟稱鄭伯故有
以知鄭伯即突也
紀侯大去其國
書遷書入紀土地人民盡為齊有至是委宗廟
社稷而去之故曰大去不言出奔者從史婉詞
不以失國之惡累紀侯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書齊侯葬紀伯姬紀滅矣不言齊滅紀亦史婉
詞紀主我以圖存而卒為齊滅聖人備錄於經
著齊人强暴弱小之無以自存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狩常禮不皆書禚夫人姜氏會齊侯地特書
之譏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且復遂焉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黎
来来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朔也公會四國伐衛王人救衛朔入衛比事
以觀諸侯之無王甚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下書朔入于衛未能救衛也特書王人子突救
衛以變事書也王師大敗而後書伐救衛無功

而後書救皆以變事書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入衛不書復歸據鄭世子忽書復歸不予其歸也絕之
以王命○王親伐鄭而不能服王臣救衛而不
能克無道極矣春秋能勿予伯乎
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来歸衛俘
伐國不必皆歸俘書溺會齊師于前書齊歸衛
俘于後知此歸特為溺會伐而来故傳云文姜
請之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傳恒星列星也如雨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
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
者桓文更伯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
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無麥苗以示憂民之教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
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不稱師師之人以師為義也春師次郎夏師圍

郕秋師還輕用大衆歷三時無成功故詳書於
冊稱師還者承始事而終言之以見其久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陳傅良曰弑君者連稱管至父則其專罪無知何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弑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公子棄疾實弑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為逆首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而曰齊人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盟納子糾也糾齊之亡公子文姜主納之書公及齊大夫盟齊無君也無君而書公及以盟事為重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兄弟爭國也糾不繫國蒙上伐齊省文小白自他國入故繫之齊書納不宜納也書入不宜入也魯忘親而輔讎齊背盟以黨亂皆義之所不得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書葬明有君也小白先入而得立是為桓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納糾不克而與之戰也及不書公不以公主此戰公伐齊為納糾也春秋之義大復讎齊我之仇讎能與讎戰雖敗亦榮故不以我師戰敗為諱而以伐齊納糾為譏公羊子以為復讎者在下合于春秋之旨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特書納糾殺糾譏此舉之無名義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凡内勝曰敗某師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書次義繫於次也齊桓求諸侯而欲得魯魯未服次于郎以求成焉此為齊桓圖伯之始事

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志楚禍之始也春秋之法内其國而外諸夏内中國而外四夷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中國之大變也特筆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志滅國之始也齊桓稱伯首滅天子之建國無王甚矣直書而罪自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〇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〇秋宋大水
凡外災弔則書比歲交兵怨不廢禮春秋録之著邮鄰急病之義
冬王姬歸于齊
我為之主也不書逆與齊襄異者詳于始事其餘從略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𠰥姬歸于酅
紀侯大去卒不書書𠰥姬歸婦人之義以歸夫家為正也酅紀之分邑先君之廟在焉書歸于酅予其歸也春秋録内女紀伯姬以始事詳而紀叔姬宋伯姬又加詳焉盖以其處變而能得禮特筆之以示教
夏四月〇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〇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譏佚賊也書所奔之國則受之者之罪亦見不書宋人殺萬者義在責宋萬之奔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志桓圖伯也齊桓首會諸侯各使大夫聽命弗親往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桓會諸侯于北杏魯不至故滅遂以脅我遂我屬邑也而言滅書法如晉滅下陽之例
秋七月〇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桓滅遂以脅我故為此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故伐宋三國稱人大夫會伐也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此其始事直書而罪自見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何以不稱師師據翬帥師稱王官也御命以總搴侯王師不出也會伐何以不言三國據翬言會宋陳蔡衛伐鄭以會伐為辭不以會諸侯為辭也重伐事也

秋七月荆入蔡

志楚禍也敗其師執其君復入其國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會于鄄宋服也齊桓假王命伐宋單伯臨焉故主為此會其曰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云云者史臣尊内同王臣於内君書法如公會諸侯之例○伯事未興以前周之典禮猶未盡廢王事之見於春秋者王伐有書王救有書茲單伯之會伐會鄄伯主請於王以合諸侯魯史所承猶王朝之文告也盟幽而後王終伯始會盟征伐之權盡歸外藩于洮于翟之盟葵丘之會尹單之伐鄭劉文之侵楚王官與列侯同序王朝文告不復行于天下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齊桓主會也列序諸侯而首齊志始伯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兩鄄之會魯不至齊桓欲成伯而亟親魯故夫人姜氏如齊棄夙怨繼新好春秋筆之為下盟幽起文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諸侯為宋伐郳也宋主伐事故先宋郳宋之附庸是後與伯會進為小邾子

鄭人侵宋

鄭人閒之而侵宋書于經者志諸侯兵爭之禍予伯非聖人之得已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

楚禍及于鄭也鄭諸夏要領南北樞紐終春秋之世為伯主輕重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志桓伯也同盟同推桓主是盟也會不書公為内諱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同心私相推戴故以為大惡而諱之自同盟于幽中國諸侯無敢自為盟會者禮樂征伐之權專歸外藩王事于此而終伯事于此而始春秋一大變局也滑滕伯子序許男下爵次不以周班政自諸侯出也○書同盟始此

邾子克卒

北杏之役郳人與伯會列于諸侯故稱子赴于同盟故卒書名（例詳隱八年濟盟率）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服也比書齊人執鄭詹齊人執陳轅濤塗見伯者以力服人之效
夏齊人殲于遂
齊之戍者也遂我屬齊滅而戍之故齊人之殲見于魯史孔子特筆之以為强不義之大戒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來為下齊人伐我西鄙張本

冬多麋
麋常有物多則為異多麋有蜮齊大災春秋于莊編備書之其文姜之祥乎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日有食之
穀梁夜食之說李光地非之張瑗三傳折諸謂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周王朴得二十五莊十八年二月日食古今算不入法有淮南衛朴者精歷術春秋日食獨得三十五惟此算不入與諸家同愚謂天道遠矣神而莫測聖王克謹天戒不以術數矜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譏追戎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戎去而後追之知疆場之無備
秋有蜮○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微事媵陳人之婦又微乎微者此以遂事書爾公之事齊也後既又受鄭詹齊宋陳謀伐魯公子結以媵事至陳詷知之假公命以與齊宋

盟魯史書於冊而聖人取之明人臣出境有遂事之義○内臣通名于經者以貴以氏公子益師臧孫辰諸人是也以賢公弟叔肹是也以事無駭翬柔溺（書無駭以帥師書翬柔以會伐會盟書溺以會齊師）公子結之類是也結奉使有職非君命輒盟公侯特筆之志禮之變
夫人姜氏如莒
春秋于夫人之孫不書其至而書會書如不復為隱者傳所謂絕不為親禮也以禮絕之也文姜多行無禮備書于冊至再如莒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因鄄盟而取成焉書伐我西鄙不以難邇我國
從史婉詞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外災不書公羊子以為痢也其書及我也齊與
我比鄰災以大告特志之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伯事也戎病中國桓志欲南征乃先北伐所謂
不務德而勤遠略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忽未成君而出奔復歸于鄭稱世子後不復見
而突自入櫟以來會盟侵伐以及卒葬不絕書
于冊忽正而不克自立突不正而能君列于諸
侯據事直書是非自見法戒自昭聖人何容心
焉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范甯曰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言地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罪也大眚皆肆小人之倖免者多矣莊以母

喪推恩春秋特志之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桓公之薨姜氏與聞乎故莊以子不可絕母薨
之葬之春秋詳錄史文豈予之也王克揆云子
無絕母不槪弒逆大故文姜與弒絕之于宗廟
也春秋書薨葬正以譏非禮非取無絕母之義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殺書公子義繫乎殺公子也人衆詞見國亂無
政衆擅殺而不出於君也
夏五月

書夏五月而不繫以事史有脫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謀婚于齊也大夫書名高傒伉也及不書公抑
其伉也春秋之義為尊者諱
冬公如齊納幣
內適外曰如乃朝聘通稱未有書其事者書事
非事也三書納幣觀社逆女皆所以示譏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祭祔祭公之弟子弟隸其父兄出供國事非禮
意所惡聘不稱王使非王使也譏私聘也

夏公如齊觀社

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按傳所謂法即禮也春秋之義朝聘會盟備書于冊所以明法也內君臣書如君自行則朝也如齊如晉之類使臣則聘也如陳如宋之類而皆不言其事乃若非朝非聘則各以其事書之遂與夫人姜氏如齊納幣觀社葬原仲之類所以明戒也曰春秋諸

十七　迂齋藏書

侯大夫之朝聘會盟是法乎曰此亦言文武之法爾若列侯無王而自相朝聘大夫無君而擅相會盟又所謂據事直書而義各自見者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敗蔡伐鄭涛陵上國其聘我也非能慕義而來亦播其威德以示武於諸侯聖人以其事同猾夏特筆之稱人不稱使君臣同辭史臣略外文例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附朝齊侯于穀因而朝我不言來于外也朝禮受之于廟于外非禮也

秋丹桓宮楹

四廟迭毀無主名宮者據後桓宮僖宮災哀三年則桓僖固有別宮矣蓋桓以弟繼兄不祧隱故別立桓宮以次閔僖以兄繼弟不祧閔故別立僖宮以次閔春秋于諸宮丹刻不書而書桓于羣公作主不書而書僖因變事正典禮著廟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十八　迂齋藏書

諫逆姜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常事不書莊即位二十四年至是始逆女蓋制於母姜必欲娶其黨卒以齊女淫亂篡弒相仍春秋以為變事特筆之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入于國也書入不書至公先至閔夫人告至之禮故史無其文春秋因之以志變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
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
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
亂之無乃不可乎
大水○冬戎侵曹
責伯也戎侵曹狄伐邢入衛天下之大故也伯
事興而列國有文告故魯史得備書春秋特筆
之（按傳隱九年北戎伐鄭不書桓六年北戎伐齊不書至是始書）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曹世子名不稱爵未踰年之君也赤曹之庶

孽羈奔而赤歸為戎所納也不繫曹蒙上省文
此與鄭忽突爭國同譏劉敞曰春秋治治而不
治亂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
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
衆突赤之尊何緣而赵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為
讐者上有失故下得也
郭公
公疑作亡書法如梁亡之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聘使大夫常禮爾何以書志内外大夫之私交

政也凡聘使来無不以名通者（齊國歸父衛寗俞之類）女
叔以字通季友之私也故書如原仲之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鼓用牲于社
吳澂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不書經所
書社凡四非為社書也
伯姬歸于杞
内女之歸不皆書杞伯姬之事屢見于經為詳
錄其始末比以見義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繼聘使之来而有此如報女叔也比觀後如陳
葬原仲知聘使之交出於季友女叔之私特筆
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
大夫
義繫於殺大夫故特書其官而其人之名氏有
不足書者矣胡傳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會盟征
伐雖齊晉上卿必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

小國亦書其官愚謂孔子筆削義例於此可參
其凡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我主兵也戎徐舊為魯患伯禽嘗征之隱桓世
有戎盟莊有濟西之役春伐戎秋伐徐伐徐亦
治戎也齊桓圖伯首勤宋魯故鄭侵宋齊助宋
以伐鄭戎徐病魯齊宋復助我以伐徐宋魯既
服東國諸侯無敢不服者矣明年同盟于幽遂
伯天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
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陳傅良曰内女為夫人
七見于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
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未之前聞
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有同也同尊周也再書同盟諸侯同志而盟
翌戴天子大書公會齊侯云云穀梁子謂於是
而後授之諸侯予其伯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如陳公事也葬原仲私行也原仲稱字季友之
私也内臣無會葬外大夫之禮特書如陳葬原
仲明友假公事以行其私○自後大夫為政以
私出外交者多矣書不勝書此壹譏以見義
冬杞伯姬來
書來不當來也春會于洮冬杞伯姬來比事觀
之而義自見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通名與我接也我叔姬歸之不書歸不書

女別於為君夫人者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王使召伯廖賜齊命且請伐衛公會齊侯于城
濮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
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奉王命以伐衛故二十八年書王書月書
日以大其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書齊伐衛書
衛及齊戰齊不度德衛不量力皆罪也春秋並
著之以明伯事之效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伯事也特書之齊桓圖伯首親宋魯次勤鄭三國服而諸侯畢服矣然後封衛城邢南伐荆楚翼戴王室功莫髙焉故曰五伯桓公爲盛

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有饑饉卿出告糴禮也春秋因災變著其禮特筆之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齊命也自後許從中國

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録紀侯去國而不録其卒紀亡矣特書紀叔姬卒存紀也綜上紀叔姬歸酅而終其事

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齊人降鄣

上書師次于成下書齊人降鄣則次成之師爲鄣故也鄣紀邑亡國遺俘以無救而敗齊人逞强公之不勇于義皆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録叔姬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

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譏遠也諸侯之觀不過郊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桓以旗獲過我史故以事書來獻戎捷史詞也敵愾獻功諸侯所以事天子諸侯不相遺俘春秋因事變正典禮特筆之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書不雨災也禮莫重於敬天災人君視朔必告廟史臣紀事必登策春秋筆削史文示變民之教有以時書者冬卌年有以月書者僖二年十月三年正月四月

月有歷時一書者文二年自十二月至秋七月莊編比書築郿大無麥禾告糴新延廄城諸及防有蜚三築臺冬不雨春城小穀取義微旨具見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〇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〇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有無君之心季子先事誅之不成其惡喪以大夫之禮故史志其卒聖人以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特錄之以示教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范甯曰公薨皆書其所謹凶變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莊嫡嗣卒不稱薨未成君也春秋之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有子則廟廟書葬無子不廟不廟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

告立新君也

狄伐邢

春秋取義測卷之四

膠州法坤宏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閔何以不言即位子般卒國無嫡嗣慶父利閔之幼弱而奉之國人不順即位之禮不備故史闕其文孔子因之書春王正月不書公即位不正慶父之得立閔也

齊人救邢

伯事也外救不悉書特書之予伯者以救中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于齊九月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後葬君弱危不得葬也故左氏以為亂故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請復季友也閔為慶父所立猶能盟齊侯歸季子國有人焉於以見秉禮之效當政亂時傾相與維持于不墜故齊仲孫曰周禮所以本也

季子來歸

季子之出不書非以罪去来歸稱子史詞也不言自其歸内逆之非有所奉○朱子語類云季子来歸夫子直書史家之詞愚謂此語乃孔子修春秋通例惟直書史詞則義非徒託而事足徵信茍有改易將所取亦非其義矣

冬齊仲孫来

不稱使非有成命也書来事非有專也齊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猶秉周禮未可則仲孫之来覘魯也桓公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為利書来不書事以病桓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桓假伯以為名肆其詐力滅譚滅遂降鄣遷陽坐視魯難而待其自斃故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者時祭之名因時祭而即吉故不言有事言吉禘時喪制未畢祧主未遷故不于大廟于莊公春秋書之乃以譏變禮

秋八月辛丑公薨

慶父與哀姜弑之春秋之作有筆削無改易魯史公遇弑皆稱薨杜氏謂史諱之其說是矣或曰晉趙盾弑其君董狐大書之以視于朝孔子稱為良史魯春秋而諱弑君之事魯董史之不若乎曰此孔子所以取魯之春秋也諱國惡禮也書法不隱史職也魯秉周禮故魯之春秋禮舉而史職亦舉蓋記事之體内與外不同例凡直書某國某人弑其君某皆魯之春秋記他國之事則然耳至于記本國事自别有文例桓閔二公之弑載在國史詞繁而不殺讀者屬而比之而先君不以其道終薨發于兩夫人而賊由齊侯慶父俾聞見者具知國賊主名而獄有攸歸所以雖諱國惡而不害其為良史也曰是則然矣隱公之弑賊由羽父而春秋于翬無譏辭斯獄將安歸乎曰隱事與桓閔大異賊桓者齊襄賊閔者慶父此國史所得書也賊隱者翬而主名實桓此國史所不得書也孔子作春秋欲明其義而史無其文惟託乎隱以見之夫隱在位十一年矣生稱公卒稱薨天子聘之與國朝之同于盟會列于諸侯而薨不地葬無聞嗣隱而立者居然桓也則隱之賊將舍桓奚責哉春

秋于桓編書正不書王見王正之有闕焉以為王者出而明正典刑當必有受其誅者不幾輩正以歸獄于桓此所謂因史策之舊文寓化裁之新意游夏所不能贊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二姜與聞乎弒王法之所必誅雖殺夫殺子事若有異而正名弒君得罪于宗廟其義則同故書孫之文一施之書公子慶父出奔莒譏佚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

盟立僖公也大書齊高子來盟予其來盟也使臣受命不受辭不言齊侯使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據傳衛師敗君死經不書滅（傳例君死曰滅）國存也○書入衛不言君滅予桓公以存亡之功書城楚丘不言封衛不予伯者以封國之權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見惡于君罪也鄭伯不以禮進退其臣失君道矣故以棄師為文高克奔陳不書者不足書也趙汸曰大夫出奔不書必有關於國故而後書古者人臣有去國之義苟無關於一國之故春秋奚治焉故特舉其重者言之莫重於棄其師也

春秋取義測卷之五

膠州法坤宏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據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然則不書即位亦因史文之舊僖因亂入國不能正即位之禮故書法與閔並同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言次不及事也傳言邢人潰出奔師猶書救者本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據傳諸侯城之救患也書城邢美之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桓名姜氏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我特書以歸為下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起文書法與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同譏

楚人伐鄭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荊即楚也蓋稱楚者其國通也稱人者其人通也厥後屈完來盟于師則其臣並以名通矣楚子會諸侯于盂則其君更以爵通矣史臣隨事變而異其文春秋錄之著蠻夷猾夏之漸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邾莒均受魯賂故公敗邾師于偃公子友敗莒師于酈獲莒拏特書之以正孫邾奔莒之罪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書夫人姜氏薨于夷絕之于齊也夫人氏之喪不書姜絕之于齊也絕之魯絕之齊歸之葬之非義矣春秋筆之乃以示譏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我城之也或我獨受功或與諸侯分功史亦記魯事而已據傳城楚丘以封衛孔子以諸侯專封非義也書城楚丘不書封衛明其道不計其功也○邢遷夷儀而後諸侯城之故稱城邢楚丘則先城之而衛後封故稱城楚丘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猷內侯封書滅比於凡伯楚丘之書

伐皆大其事之詞罪莫大於滅畿內之封邑特
著之晉人造意而首虞主兵也按傳晉人以璧
馬假道虞公許之且請先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〇冬十月不
雨〇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〇夏四月不雨
傳例云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歷三時三書不
雨必屢有祈禱吁雩之文史氏得據事而書若
君不舉禮則史亦第如文公例自某月不雨至
于某月括而書之以志災足矣故此三書不雨
非第記災比事明教也穀梁子義甚精

徐人取舒
自莊伐徐以後徐人服從中國舒楚之與國齊
將伐楚使徐人取之以通徑徐為中國取舒故
書法與內滅國書取同文

六月雨
歷三時不雨至是始雨也凡國有旱災雩而雨
書雩以志禮雩而不雨書不雨以志災此屢雩
而不雨者也書六月雨因上三不雨而終之示
勤雨之義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盟于貫服江黃也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前定之盟也凡來盟曰來往盟曰涖內外詞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凡書侵伐皆罪也春秋無義戰齊桓摟諸侯以
伐諸侯春秋不以所伐者楚而有恕辭書侵書
潰書遂伐書次陘文事具而義自見

夏許男新臣卒
許男新臣何以名（隱八年宿男卒不名）卒于會也傳曰凡
諸侯薨于朝會葬之加一等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
錄伯功也稱來盟史內詞春秋之法內中國外
四夷屈完稱名乃比之外臣來盟我國之例不
稱使比之荊人來聘之例稱于師我在師也稱
名陵齊桓退舍以禮楚使明非于陘也不曰及
屈完盟而曰盟于名陵者外楚也猶曰諸侯盟
而完來受盟云爾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齊及之也楚旣受盟桓歸諸侯別命將及江黄
伐陳不稱齊及者蒙上省文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
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此書執陳轅濤塗伐陳侵陳見伯者以力服人
之效此書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兹帥
師會諸大夫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救徐志三桓專魯政逮大夫之始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殺世子母弟目君明非有司國人之所得與君
之罪也聖人以此為倫常之大變特筆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非禮也因事志禮之變
夏公孫兹如牟
內朝聘言如自桓莊以前內君臣外如各以事
書桓以歟夫人莊以納幣觀社逆女友以葬原仲明譏不在朝聘也書
如不書事一始于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譏
私聘也一始于僖十年公如齊譏私朝也嗣是
以為常不可勝譏於朝聘壹譏之公孫兹如牟

傳云娶也經不書娶者以譏聘為義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
陳氏以為禮之變也是必有國故焉比觀經文
先王崩有王人于洮之盟王崩又有宰周公葵
丘之會無侯考傳而可知故之在矣○齊侯不
為會主故不稱公會齊侯書及以會殊之若諸
侯為世子所會者尊王世子不敢與抗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予首止之盟也書諸侯盟世子不盟也再書首
止會盟兩事也書公及會不書公及盟據定四年諸侯盟于皐鼬稱公及
殊諸侯會王世子以尊周不殊公盟
諸侯以存伯傳稱其善志謂此類惠王欲撫鄭
以從楚鄭伯逃歸不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
非義春秋書逃以罪之○桓文之伯功高震主
首止踐土至使世子降尊天王下勞春秋逃鄭
伯之不盟而錄陳侯之如會所以予之者亦至
矣然予之之中即寓罪之之義于首止直斥世
子降尊之事于踐土深沒天王下勞之文予奪
功罪于此具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書滅弦責伯也春秋于五伯予之深所以責之重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晉人執虞公
不言伐而言執蒙上虞晉滅下陽而終其事不書地執于虞也按傳晉滅虢還執虞公春秋特書執不書滅者重執公也以執公為義則虞滅不書以滅下陽為義則虢滅不書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故郳也自宋伐郳後服從中國列于朝會故進之稱子比之邾稱子之例以爵通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左傳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
書如不書事譏聘伯也易王事為伯事于是始特筆之志聘禮之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謀王室也王人微者序乎公侯之上尊王命也不書名者卹王命監盟事名不列于載書
鄭伯乞盟
乞重詞也重是盟也背夏即夷春秋所惡逃盟乞盟備書之
夏狄伐晉
責伯也狄于中國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叛齊桓存衛救邢狄既暫息伯德衰薄未能及遠晉與狄鄰又內釁頻仍故狄復肆其侵伐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立成風為夫人也仲子惠公妾母雖天王有賵而薨葬不志考宮別祀之知不赴不祔未嘗奉為夫人也妾母之得稱夫人實自僖公成風始故于致廟特變其文焉致之云者因禘祭而尊立為夫人如後世之上尊號爾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

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冢宰出會為難故求助女邦也公侯在喪稱子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未適人而卒何以書許嫁也許嫁于諸侯

則尊同尊同則服大功九月禮有取女卜吉日

而女死之文春秋因變事著錄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盟稱諸侯前目後凡也書諸侯盟宰周公不盟

也○盟首止以寧王嗣盟甯母以通王貢盟于

洮以定王位盟葵丘以明王禁皆王事之大者

特筆之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云者未成為君也故不言弒而言殺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于伯也譏始不朝正于王也不朝正于王

而朝伯禮之大變也特筆之○周制諸侯述職

于天子有常事五年一朝有常時閒于王事如

會同則相見無時而期會有地不相如也桓公

既伯挾天子令諸侯至于其國而聽命故十年

正月公如齊越五年正月公復如齊兩書公如

齊不書事以朝伯為譏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畿內封邑其重視國書法如滅下陽之例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奚齊死于喪次故稱君之子卓則既葬君而立

朝矣故稱君書及累及也○朱子語類問當初

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里克不平鄭謂從君之義

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

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

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

自死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只

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與州吁無知同罪而春秋書法不同辭州

吁無知之殺殺賊也故以討賊之辭予之里克

之殺殺大夫也故不以討賊之辭予之曰然則

弒君之賊亦可無討乎曰春秋以王法治聲辟

者也臣弒君子弒父國有常刑不待教而罪已

著若諸侯之以庶簒嫡互相弒奪皆春秋所並誅而不以聽者故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晉殺其大夫里克晉侯夷吾卒而晉奚齊卓夷吾簒奪之罪著矣書衛侯出奔齊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衎卒而衛衎剽簒奪之罪亦各著矣一君弒一君立使繼故而立者得有所託以逃其獄則繼弒君者有遁情矣魯隱之弒于蔿氏有討矣魯桓之弒于彭生有討矣春秋皆削而不書者不使軌與諸兇有遁情也卓之弒夷吾於里克有討矣剽之弒衎於甯喜有討矣春秋皆以殺大夫書者亦不使夷吾衎有遁情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非禮也書及以會别男女也志會禮之變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黃同盟之國以伐見告歷三時而救不至書冬楚人伐黃書夏楚人滅黃罪桓之不能救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齊桓自召陵盟後楚滅弦滅黃敗徐而不能救狄伐晉滅溫侵衛侵鄭而不能卹晉連有弒君之亂而不能定方汲汲伐陳伐北戎伐厲伐英氏滅項不務德而勤遠略伯術之所以不足道也春秋備書其事義自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葵丘之會桓假王禁以令諸侯故五年之內公再如齊朝正也友再如齊修聘也蓋當時伯令如此舉一魯而列國可知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桉傳城緣陵而遷杞焉諸侯即會鹹之諸侯備書會鹹城緣陵而不書其故其故不足書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志婚禮之變也鄫子逆女于防未歸鄫而季姬偕之來婚同野合故曰遇來非反馬故曰朝不言鄫季姬者不成之為夫婦也書及書使季姬之不以禮自閑鄫子之不以義制妻義亦具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書沙鹿崩為天下記異也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再朝匹於伯也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書名而諸侯之大夫不序錄內略外史例然爾春秋大書之志大夫為政之始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
季姬偕鄫子來值公有諸侯之事至是禮而歸之書曰季姬歸于鄫始嫁之詞也
乙卯晦震夷伯之廟

地震不言震地天為之震夷伯之廟人致之也傳云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夷伯之廟大夫之宗廟春秋筆之示神道之教
冬宋人伐曹
同盟始自相攻伐桓德衰矣伯事微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書諸侯之盟之次大夫之救徐于前書楚人敗徐于後罪齊桓救徐之不力也於此見五伯假之之效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戰而被獲也國君生得曰獲不言敗晉師者（據僖元年友敗莒師于酈獲莒挐）舉獲君為重○此秦見春秋之始事是年宋伐曹楚敗徐秦伯獲晉侯桓德始衰三國之変同時俱見孔子以此為五伯迭興之會備書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程子曰六鷁退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

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公子友之字卒以字稱賜之氏因以爲族也

春秋之初官猶尚德吾大夫公子公孫而外如無駭挾柔溺不稱氏皆公選也自僖公以後内外大夫之見於經無不書族氏者官人以世尚德之風邈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禮始於男女春秋重之鄫季姬以遇合始不正矣書歸書卒以正其終焉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〇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書法與滅偪陽同不言遂者伐英氏滅項皆會淮本事非繼生之事史以滅國大惡我公在會故婉其辭爲桓諱春秋之義外以諱爲善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非禮也卞魯地齊侯東略還過魯故姜氏會之

九月公至自會

按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伐英滅項皆東略中事魯頌閟宮云魯侯之功遂荒徐宅淮夷率從蓋謂此也公有諸侯之事逾前十二月至今月始歸以會淮之事告廟故書至自會不言城鄫者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按傳宋公伐齊納公子昭經不書納齊人殺無虧經不書殺齊桓無嫡子又不早立嗣身死羣公子爭立昭與無虧春秋莫適予也特書伐齊義在於端本澄源爲世大鑑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戰救並書取義有旨也詳觀經文桓卒九月而始葬閒無他故同時集六國之兵當由國亂諸子爭立宋襄繼伯倡同盟定齊難魯不附宋各助其黨狄亦乘隙而越魯史主紀魯事故與他國以伐喪之名而居已與同志以救患之美所謂其文則史也究而論之則宋固伐齊也魯亦伐齊也狄亦伐齊也桓身爲伯主死未葬内患外侮一時並越國伐師敗爲天下笑所謂其事

則齊桓也聖人修春秋因史舊文並存而不削屬其詞比其事以示伯業之可賤而諸侯伐喪助亂之罪亦因以俱見所謂取義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棄兄弟之親從狄伐衛後卒為衛滅春秋大書邢人狄人伐衛著邢啓寇招侮之罪狄書人史便文爾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鄫人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狄與邢伐衛書人二十一年狄伐衛復書狄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故宋役齊桓之伯列于同盟莊十五年同盟于幽恃齊而不事宋故宋人執之盟于曹南滕不與不列于諸侯也執稱嬰齊同執大夫之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公繼伯也襄之伯事亦末矣春秋大書之予之始以責其終乃可即事而考功罪之在此春秋權衡五伯之法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後于會宋使邾人執之不言宋執邾不得聽使于宋罪邾人也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始與中國會盟書會我與于會也不書會者之名乃為內諱先陳蔡主會也按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春秋以此為楚主夏盟之肇端特筆之

梁亡

梁亡非有亡之者民逃其上而土為鄰有罪無所歸史故以自亡為文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書作不宜作也書新改舊也伯事興王道微列侯僭踰禮制見於我魯禘廟卜郊新作南門即雉門兩觀皆在僖公之世故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春秋特筆之

夏郜子來朝

隱十年取郜茲復見郜子來朝者明先王建國非諸侯所得滅取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寢宮其言西宮何王克㥞曰禮自命士以

上父子異宮故有西東南北諸宮名衛風稱東宮之妹左傳南宮适北宮喜以宮命氏則西宮

亦異宮之通稱爾春秋謹災變故書

鄭人入滑

滑同盟之國齊桓既沒中諸侯棄同即異于齊于邢之盟楚狄與焉鄭入滑楚伐隨狄侵衛春秋備志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蠻夷相伐不志楚與中國會盟假慶告以相恐動故伐隨之文見于春秋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邢之盟故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據傳宋人求諸侯于楚盟于鹿上齊言也先宋主盟也三國稱人大夫也

夏大旱

志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楚宋爭長也首宋公主會也次楚子強大相先也楚以爵通與于內會也不言楚執宋公者分其惡于諸侯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人楚子也斥曰楚人君臣同詞史略之宜申稱名接內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者特書釋以公之與盟也諸侯不序不以外主內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傳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春秋書取不書反禮得反其君不得取其土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滕子從宋伐鄭列許男下屬於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爭須句也及不言公蒙上伐取見以須句戰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伐宋以救鄭不書救而書戰著楚人亂華之罪及書宋公史內詞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棄中夏而即蠻夷乘宋之危伐其國圍其邑

備書之罪其助楚為虐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不書葬魯不往會也

秋楚伐陳

討其貳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卒而不名未同盟也杞前稱侯稱伯今稱子傳以為即夷故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志狄禍也晉衛邢姬姓之國溫畿內封邑鄭尤王室懿親狄皆得而滅伐之是諸侯無復有事守也春秋大書狄伐鄭天王出居于鄭以志無伯之害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王無出辟母弟之難而出王之自絕于天也書居于鄭如居于鄆之例不書入義不繫乎入也

晉侯夷吾卒

夷吾繼奚卓而立者按傳以前年九月卒至是文公定位而來告故史附於策末春秋特筆之使爭殺篡奪之獄罪有所歸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春秋無滅同姓書名之例朱子以燬為羨文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姑自逆婦志失禮

宋殺其大夫

春秋書宋殺大夫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卬則書官山及文七年不記名氏皆因史文之舊義繫于殺大夫不繫于所殺之名氏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時頓子在陳楚故圍而納之諸侯失國諸侯納之其常也諸夏相陵假手蠻夷以市其義春秋傷變事特筆之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齊桓既沒晉文未興諸侯之盟會征伐復散而無統矣同盟無王也散盟無伯也春秋所以書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

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書追戎于濟西追齊師至酅譏其無警備而輕
出弗及弗敢及也書之若追而弗及者史臣内
辭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
師
召外兵以爲内患春秋特筆之書乞師始此○
比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帥師入杞伐邾如齊如
京師如晉爲後政在大夫趍本魯君失政自東
門氏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公
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楚自戰泓以後伐陳圍陳滅夔伐宋圍宋憑陵
益横矣魯以秉禮之國助之爲虐諸侯無伯害
哉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
左傳杞桓公来朝用夷禮故曰子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
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宋稱楚人君臣同詞比楚于外諸侯即圍宋
之諸侯盟宋不序書法與于薄同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錄伯事也侵曹伐衛原兩事春秋兩書之以伐
國爲重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内殺大夫曰刺魯附楚爲楚戍衛既又懼晉討
刺買以説于二國前書晉伐衛後書楚救衛中
書公子買以戍衛見殺則刺之之故以比屬而
見

楚人救衛
楚救不書書救衛錄城濮之功也晉侯伐衛以
致楚楚人解圍宋之師以救衛是以有城濮之
戰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書畀宋人見侵曹入曹皆以宋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
濮楚師敗績
錄伯功也傳云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
楚殺其大夫得臣

戰城濮故也諸侯無專殺大夫之法雖楚無王
而王法自在春秋特筆之

衛侯出奔楚

比書楚人救衛衛侯出奔楚著衛見伐之由以
附楚故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子盟于踐土

列書諸侯而序晉侯于齊宋之上予晉以伯也
衛子衛侯鄭之弟叔武晉侯逐衛侯使叔列于
會攝位受盟非有王命故從未成君之例而稱
子序鄭伯之下○叔武稱子從史文也邾郳杞
滕之稱子伯皆同此例 許桓二年滕子來朝

陳侯如會

稱如會我在會也特筆之以錄伯功

公朝于王所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天王下勞晉侯公就
王所而朝之春秋無諸侯朝王事惟于朝王所
而見之因變事著典禮也此諸侯皆朝何以獨
稱公朝踐土之諸侯主為會晉而來不為朝王
春秋因魯史達王事不錄伯事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鄭稱名別二君也踐土之盟衛子列于會
矣衛侯復歸而殺叔武不書殺者殊之不使同
于公子瑕不以爭立之罪累叔武也叔之立晉
文為之

衛元咺出奔晉

訟殺叔武也古者人臣有去國之義所謂有故
而去者本事之常至於訟君而出挾大國以抗
其君則非常也故特書奔以著其罪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

書來不宜來也按伯姬莊公女莊二十五年歸
杞至是三十八年矣

公子遂如齊

書如齊不書事 據前如楚乞師書事 聘事也朝聘王事公
朝王而遂如齊譏私也為下公如齊起本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王所王狩之所按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
曰天王狩于河陽蓋狩河陽晉侯召王之事天

王狩于河陽魯史所載晉告諸侯之文孔子因國史著明其義而晉文譎而不正之罪不可得而揜矣○踐土之役天王親勞晉侯春秋深沒其文據經文上書公會踐土下書公朝于王所是王親至踐土而經不書以見下勞之過賞河陽之役晉侯名王狩春秋著明其事據經文上書公會于温下書狩河陽公朝于王所河陽即温地是以會温致王狩也以示上名之當誅邵子謂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惟所以處功者非其道功益高而罪益重故明于五伯之功罪斯明義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志君臣之獄也晉文逐衛侯立叔武衛侯歸而殺叔武與元咺訟不勝晉人執衛侯咺歸立公子瑕而殺叔武事不見于春秋斯獄將何由斷乎曰君臣無獄謂不以訟之曲直爲罪而訟即其罪書元咺奔晉書晉人執衛侯書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即所書而其罪自見不必更考其事之曲直以爲罪矣此所謂甚幽而明無傳而著者也書自晉晉有奉焉奔大夫書復歸自咺始

諸侯遂圍許

齊桓之伯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伐楚之舉僅能服之盟王人會世子猶未敢肆也晉文則一歲之中侵曹伐衛敗楚師盟踐土會温執兩諸侯而再致天子茲又遂圍許盖急於圖伯而爲一切之計嗣是以後興權尚詐仁義充塞強者以力相雄長而吳楚進矣盖桓伯之假以正文伯之假以譎迹若有殊而害義則均比其事以見之而伯者功罪之權衡審矣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衛侯鄭復歸書自楚義繫于自楚也衛元咺復歸書自晉義繫于自晉也曹伯襄之復歸不書

自義無所繫也書遂會書服也以錄伯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来

来必有事不書其事其事無足書也事無足書而再書其来亦慎馭戎夷之道義詳介人侵蕭

公至自圍許

按傳會于温討不服也諸侯皆朝王許不至遂圍許致不書自會明圍許其本事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外大夫與王臣盟也稱王人王事也舉稱人皆

大夫也書會我與于會也不書會者之名諱與
王人盟也此大夫逮政之肇端特筆之○文宣
以前政在諸侯征伐會盟大夫奉君命以從事
雖齊晉伯國其臣非接我無得以名通者外大
夫盟諸侯書名自士㝅始帥師伐國書名自陽
處父始
秋大雨雹○冬介葛盧来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
元咺及公子瑕
公子瑕之殺書及以咺之罪累及之咺書殺而

不去其官殺不以其罪也
衛侯鄭歸于衛
前書歸自楚歸也再書歸京師歸之也以結衛
侯見執案○衛之禍晉文為之王者不作而伯
術興相軋以事權相誘以功利使人兄弟相殺
君臣相訟極乎人倫之變者文公為之也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鄭不至故
介人侵蕭
張洽曰介再来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
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列侯佐伯有功天子嘉之故有此聘上公曰公
冢宰曰宰天王使宰周公来聘以為異數特筆
之書公子遂如京師譏公之不如京師也亟于
伯而不遑于王也遂者繼事之詞貳事並舉等
伯聘于王聘聘禮之又一變也○書内臣如京
師始此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晉文既伯命及諸侯侵地濟西田不繫國吾故

田也
公子遂如晉
拜濟田之賜也貪於伯令不以義正疆界而得
非其道則亦利之而已春秋所以于濟田書取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譏郊祀也郊祀非禮也魯人歲一舉不可勝譏
因災變以見義四卜郊不從郊之變也特筆之
曰免牲不郊也不書不郊可以不郊也望郊之
細也曰猶三望以為通可以已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来求婦

姑自求婦譏同蕩伯姬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遠其難也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制其命也衛所以猶能國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志戎伯之害中國秦僻處西戎晉文借其力以勝楚始與中國會盟既而啓釁于圍鄭僭謀于

入滑敗殽以還互相讐殺者五世春秋詳書之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公子遂之聘也時政將在大夫春秋于內外臣之如聘備書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晉有軍行大夫主之人謂先軫文公未葬而及姜戎故稱人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郤缺獲白狄子

冬十月公如齊

譏私朝也齊桓之卒魯再伐邾乞楚師以伐齊晉文之卒魯又再伐邾茲之如齊盖懼晉討因歸父之報聘通好解讎欲改事以叛晉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譏即安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許楚與也敗狄伐許頻稱人晉之伯得人力也時晉新遭大喪强隣環伺秦過軼狄內訌初附之國皆視强弱為向背晉人敗殽以却秦敗箕以翦狄伐許以抑楚三强既退齊魯諸國遂無敢有異志者春秋大書之

春秋取義測卷之六

膠州法坤宏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繼立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禮也文公成公先君未葬而即位春秋大書之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不同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祇見厥祖不用凶服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禮君臣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新君蓋易世

傳授國之大事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魯僖佐二伯有成勞天子于其葬也有加禮○列侯交政以來見于我魯無國君會葬之文襄定之薨兩書滕子則春秋之季也桓文興而周室微以王官之貴會葬外侯春秋特筆之譏變禮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命之文春秋獨於三公有譏者以文未畢喪而錫命則已早成立八年而後錫則已遲至桓則生不受命死乃追錫之皆所謂禮之變者

晉侯伐衛

晉襄繼伯也據傳襄公朝王于溫先且居伐衛凡春秋書伐皆罪詞晉侯朝王伐衛疑若無罪矣猶書伐者晉侯得朝王不得伐衛董子曰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在喪不能躬往使大夫特筆之譏禮

之變

衛人伐晉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晉衛相伐均罪爾春秋不以晉伯而有異詞示賤伯之教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君在喪而敖出會伯主政出大夫之效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陳傅良曰楚國未志其志頵何世子弒君不可以楚不志也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晉齊楚春秋大國也其戰伐皆有繫于天下之故錄之特詳先晉于秦者內中國外四夷史文例（僖十五年戰于韓三十三年敗秦于殽文七年戰于令狐十二年戰于河曲）

丁丑作僖公主

羣公無言作主者古人重尸不重主祭各于其宮不須主惟于合食時用主以別几筵次序故禮有毀廟不言毀主此二月作主八月大事于大廟將用之以躋僖公特筆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傳曰厭盟也不曰晉處父來盟曰及晉處父盟（據鄭語書來盟）盟于晉也大夫盟諸侯也公如晉不書史為內諱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此外大夫會盟諸侯之始公侯列序而士穀書名大夫為政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謂文不憂雨深得春秋垂訓之旨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逆祀也祔僖主于閔上也祔廟常禮不書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以為非常特書之義與禘廟致夫人同譏○王克掞曰據禮凡祔皆稱躋如云躋祔爾于皇祖伯某是也孫祔于祖越父而上故曰躋躋即祔也然則躋僖公常禮爾春秋於躋羣公不皆書而特書躋僖公故傳云譏逆祀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列序諸國而首晉存伯也四國稱人大夫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悉書（據桓娶夫人姜氏不書納幣）特書公子遂如齊納幣起後事之變也納幣使卿而逆婦以微者傳所謂貴聘而賤逆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譏伐沈也沈小國無罪受伐書伐書潰甚之也得臣會伐大夫為政也不稱師師不以師會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同盟故也翟泉召陵之會王子虎劉子在焉故俱書卒書名

秦人伐晉
志秦伯也據傳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遂伯西戎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
記異也書于宋別于內地書法與隕石六鷁同
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無禮于公請改盟特書公及尋前盟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前書世子商臣弑君此書伐楚以救江見晉非
能伐楚也此書伐楚以救江後書楚人滅江見
晉非能救江也比事觀之而義各自見外大夫
帥師書名始此征伐自大夫出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公如晉者二十書至者十有三書其至以見其
有不得至不以至為常也
夏逆婦姜于齊
不書逆者名氏乃微者往婦對姑之稱時僖夫
人聲姜在○經書逆夫人惟此最略不書逆者
名氏不書逆女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蓋當
時逆事本略故史文亦略孔子著之為後子弒
夫人歸張本
秋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
報王官之役伐晉稱人大夫將也伐秦稱爵君
自行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
薨
薨以夫人之禮也僖公隆于所生成以夫人之
禮天子諸侯亦以夫人之禮禮之禮之變也春
秋特筆之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
葬我小君成風
據傳葬則廟仲子不稱夫人故別考宮若成風
書夫人書小君則不疑於祔矣故用致夫人非
指哀姜也哀姜僇死法不應祔而僖自崇其母
如漢家廢呂后而配薄后之事故傳家有母以
子貴之法
天王使名伯來會葬
王臣會葬侯國非常禮春秋獨於僖公成風兩
見之伯事興而王室下儕於侯封婚禮廢而媵

妾上擬於嫡妃僖之葬書來會志禮之變也成風之葬書來會又變之變也○成風妾母僖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書之不為異詞焉豈與之乎曰春秋之修以書不書見義君夫人歸賵不書而於仲子特書之含襚會葬不皆書而於成風備書之於前天王之賵而書惠公仲子於後秦人之襚而書僖公成風春秋未嘗與妾母為夫人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

秦已得志于晉故旁侵小國

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修前聘也行父季友之嗣據傳陳衛方睦故行父聘于陳以求好春秋比書衛侯使甯俞來聘季孫行父如陳志諸侯大夫之交私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桓文之葬卿無出送之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譏變禮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姑殺之也於是君在喪亂自下作書殺書奔國之無政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譏始不告月也書猶朝于廟譏後四不視朔不朝于廟也公之怠于為政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僖公嘗伐邾取須句僖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再滅之至是復伐取焉因伐邾遂城郚重勞民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宋子哀來奔比事以觀國亂無政可知為後弑其君起案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及戰稱晉人國無君也趙盾舍嫡嗣而外求君先蔑居卿位相從於昏皆罪也奔不言出自軍中而去

狄侵我西鄙

比書狄侵齊侵我時無伯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譏大夫為政也大

夫主盟諸侯也諸侯不序晉大夫不名者不以諸侯之序敵一大夫通大夫之得盟諸侯也時諸侯無盟主也襄公幼未能出會靈公諸侯無盟主中國之大故也○傳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然則晉大夫不名史氏闕文也春秋取義有旨史所不書特筆之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伐莒吾為二國求盟好常事爾何以書為下公孫敖奔莒書也大夫之無道也齊桓盛時徐人為我取舒晉伯衰徐先伐莒比觀而伯事之隆替亦見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會盟自大夫出也諸侯之大夫奔王喪故以其閒會盟于衡雍衡雍畿內地也不書如京師者以譏專盟為義不得假王事為之辭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乙酉距壬午四日再書公子遂者以二事行且以辨中外暴辛公采邑亦畿內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不至不至京師也不書所至舉京師為重王赴及魯已三閱月必無至是始往弔者敖如京師已在前矣卿弔王喪禮之常故王崩魯遣大夫不皆書此因不至京師追治之故以奔莒立文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列國之大夫無書官者宋殺其大夫特書官義繫于官也義詳宋華孫來盟司馬宋以恪封得用先代官物故司馬司城見于春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譏方貢不入也按禹貢荆揚貢金三品則諸侯固有常貢矣時王靈益微職方不修毛伯求金而後王室之求不復譏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父母在夫人歸寧禮也何以書內夫人之書如惟出姜得禮之正書其正以見有不正焉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譏公之不如京師也諸侯始不會王葬也○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等伯聘于王聘也書公子遂如晉叔孫得臣如京

師衷王葬于伯莫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頻書晉殺其大夫國無政也晉伯所以不競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内夫人之出十有四春秋皆不書其至特書夫人姜氏至自齊為後夫人歸齊起文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晉伯不競也書救不及事也傳曰鄭及楚平不書不以平為義

夏狄侵齊

秦人入鄀楚人滅江滅六伐鄭徐伐莒狄侵我侵齊侵宋春秋備書之皆以志中國之無伯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記異也地震必有方不曰于某方為天下記異也義繫於震不繫於所震之方

冬楚子使椒來聘

窺我也中國之無伯也楚前與于會盟故君稱爵臣稱名椒不氏未以氏通也故秦術吳札亦皆不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僖公成風之襚史文也僖公尊妾母為夫人稱諸邦人稱諸異邦秦人承赴而歸禮國史即事而立文其曰僖公成風者繫母于子殊之所以明貴春秋因史文特筆之比之惠公仲子之例明妾母之不同于匹嫡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史臣立文有詳略同盟之國其君大夫有略而稱人者其國有略而舉號者秦伐晉鄭伐許皆史傳闕異詞春秋筆之譏秦晉之相伐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謀弒穆王穆王殺之是殺賊也然商臣亦弒其君者懷惡而討不可以服人魯史以國殺大夫立文孔子筆之取義之旨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據傳頃王立故也襄王之立宰周公出會諸侯今天下無伯王官不能名會各以其私求助于友邦而蘇子之盟見于魯史不稱王人者據盟于洮

稱王人非有王命也不書及者名氏諱私與王臣
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志楚圖伯也次于厥貉以窺中國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
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楚者時中國無伯列侯不自為政
而授柄于其大夫聖人不得已而有取猶予伯
之義云爾義詳趙盾同盟新城
秋曹伯來朝
二伯之興伯事外朝聘之見于列國者蓋鮮桓
文沒伯權散秦與楚合齊與晉異諸侯各以小
大相屬役曹滕邾杞近魯為魯弱故于其朝聘
備志之
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
敗狄于鹹
狄侵佚中國以桓文之力莫之能制大書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録功也○得臣不言帥師師少
也據傳獲長狄僑如椿其喉以戈殺之蓋以異
書也獲一人而曰敗大其事之辭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伯不名不通于盟會也特書其奔傷時無王
伯諸侯之失其國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姬或稱伯叔季或稱子伯叔季對兄弟之稱子
對父母之稱書卒義同僖九年伯姬
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時秦晉交惡而與楚善椒來聘術來聘蓋合謀
以窺中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志二國之爭以著伯事之失秦晉亟戰而楚進
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譏帥師城也城不言帥師帥師季氏之專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
壞
羣宮遍毀易檐改塗有壞廟之禮世室本無壞
道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春秋譏
之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後再見此侵嗣有赤狄白
狄乃狄之別種晉所會欑函之羣狄是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
于棐
譏諸侯之私為會也凡言公會諸侯皆公往與
于會沓棐之會變文書會公乃衛鄭来會于我
時晉伯不競中諸侯湯無所與觀鴻雁載馳之
賦其情可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争政故不赴凡崩
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案
傳稱凡皆舉史例
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列書諸侯而序趙盾予其同也齊桓于幽之同
授諸侯于諸侯新城之同授諸侯于大夫胡氏
傳曰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
予奪如此者荊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諸夏是
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經書星孛者三（此年北斗昭十七年大辰哀十三年東方）不言事應
而事應具存傳曰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
吉凶在人此春秋書災變通義也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
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
弗克納按傳稱君子曰皆史文也春秋録之明

伯事之不可以力假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穀梁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
可不卒也其地于外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嗣君未踰年稱子喪禮也君弒正名曰弒君史
法也奚齊荀息所立里克不以為君而殺之故
從彼赴我之詞而稱殺子卓與舍國既奉以為
君已又見殺自當據我録彼之例而書曰弒其
君不論踰年未踰年也穀梁云成舍之為君所

以重商人之弑合春秋之義矣
宋子哀来奔
凡書奔皆罪詞子哀為國貴戚不能持危定傾
委其君而去亦罪也故與諸奔者同書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君舍母也商人弑其君又執君母魯假
王寵以請故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先書單伯
尊王官也兩書執別男女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来盟

按傳宋華耦来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
貴之也趙汸謂宋昭之弑華氏為之也春秋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馬華孫来盟宋人弑
其君杵臼則獄有所歸矣
夏曹伯来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此奔大夫也其喪歸何以志趙氏以為有君命
也王克挨曰大夫去國其宗猶在死喪反告于
宗禮也去國三世其禮猶然故禮為舊君有服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春秋因事著之以見君臣
之禮愚謂人臣有去國之義所謂有故而去非

有罪也先王制禮待罪臣必有國常春秋無奠
内大夫之文而特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義當
與杞伯逆叔姬之喪歸同譏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
齊
為錄子叔姬之歸而書單伯也單伯為魯使而
見執故書之如致内臣見執之例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郤缺伐蔡書伐書入甚
之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
月諸侯會于扈
諸侯不序散詞也晉之不能統諸侯也按傳晉
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
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
而還吳澂曰晉侯伯主而與諸侯同稱諸侯不
以伯主昇晉靈也
十有二月齊人来歸子叔姬
書齊人来歸異于郯伯姬杞伯姬之来歸也稱
子叔姬自魯錄之父母詞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謂諸侯不能故也於是晉遂不競齊首敗盟繼盟扈之後侵我伐曹見齊之因而生心書遂伐特筆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書會齊侯是與齊有約言矣公不親往故不見與盟書之若齊来盟而弗及者史臣內詞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五月四不視朔是正月視朔也每不視朔必書是每月必視朔也四不視朔疾也書不視朔不書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譏始不視朔也文公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比觀之知事神治民之失所以政逮于大夫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前書齊侯弗及盟此書及齊侯盟求與盟也賂故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譏毀泉臺也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志秦楚之合也秦楚合非中國之利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名氏以賊赴獄有所歸者也稱國稱人賊無主名獄無所歸者也春秋為亂臣賊子而作獄無所歸而大書其事則書之即所以誅之矣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特書伐宋正名也按傳四國伐宋討弒君之亂猶立文公而還然則非能伐宋也何以書曰春秋伐國之正未有過於斯舉者君子不逆人以不善苟有可予斯予之耳予之于始乃可責之于終書伐宋于前而書會扈于後其罪有不可得而揜者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魯夫人之娶詳於桓莊宣三公而餘皆從略內女之嫁詳於紀伯姬叔姬宋共姬三女而餘皆從略僖之聲姜襄之齊歸聘逆不一書事有詳略由文有筆削也或疑錄聲姜之薨葬於後而不錄娶夫人於前於事之本末不備不知春秋

非録事也録義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書會齊侯弗及盟及齊侯盟于郪丘我求彼而與之盟也書齊侯伐我西鄙公及齊侯盟于穀彼脅我而要之盟也公之不能自為政也

諸侯會于扈

伐宋之諸侯也書會扈見未能伐宋於是有齊難公不與會略諸侯而不序此魯史法也因其略而略之以見義修春秋法也故家鉉翁曰兩扈之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伯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文公不自為政凡諸侯之事多緩不及與政逮於大夫有由然矣春秋備志之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泉臺之下也不書臺名已毀故比書毀泉臺公薨于臺下譏公之不以齊終

秦伯罃卒○夏五月戊午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之賊齊人不以為賊而君之君而弑焉斯弑君矣春秋之義正名定罪名其為賊而殺之則曰殺賊名其為君而弑之則亦曰弑君而已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前此内臣出使無兩卿並書者今文公薨而兩卿出兩卿出而子卒姜氏歸宣公立繼以逆女出聘請會賂田不言其故而故可知矣

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子惡也夫人姜氏之子子卒而夫人姜氏歸不容于魯也書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而夫人姜氏之歸不以罪可見矣子卒而不名比之於

公薨不稱名之例不言處所比之於君弑不地之例而子之不以其道卒又可見矣○彭生以君弑見殺不書於春秋顧命大臣受藐孤之託不能以身閑主汶汶捐軀何關有無哉春秋著仇牧三人之殉君而不錄彭生之徒死致身為國者特之必有其故

季孫行父如齊

告立嗣君也宣公之簒發於仲遂而成於行父故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

莒弒其君庶其

春秋取義測卷之七

膠州法坤宏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而言即位例比於桓宣罪同桓而十八年之閒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其於舉正也亦然隱不書正而羣公之編皆書例同此

公子遂如齊逆女

婚於齊以求援焉翬弒隱桓立而逆女使翬遂弒赤宣立而逆女使遂二人皆國賊也桓宣不以為賊而亢寵之故書法並同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夫人姜氏已歸齊宣夫人何以稱婦姜敬嬴在也書之見簒嫡之禍發於内寵並妃

夏季孫行父如齊

内賂以請會

大夫胥甲父于衛

會盟周典禮也征伐放殺周典　諸侯

奉一王之法凡國典所施鄰邦文　旨與

周焉春秋大書之故韓子曰春秋書王

公會齊侯于平州
定公位也書法如桓公鄭伯之會于垂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譏賂也魯人致賂而書齊人取田史氏錄内之文春秋筆之乃以著齊罪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求諸侯也伯事興必爭宋鄭今楚已得鄭故遂侵宋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合晉楚之成中國諸侯分爲南北之從自侵宋始也特筆之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大夫始用諸侯也書趙盾帥師書諸侯會晉師不與大夫用諸侯也譏諸侯之不自爲政也三扈之會盟諸侯皆不序而棐林乃序趙盾政出大夫豈一日之故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與也晉秦相惡伯事之失也特筆之
晉人宋人伐鄭
棐林之會伐鄭無功復伐之按傳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受楚命也書宋華元帥師鄭公子歸生帥師者其衆敵也書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者師既敗績帥又見獲也時晉楚爭伯與國互相侵伐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報大棘之後此書晉伐鄭侵鄭見鄭未服晉大不競于楚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趙盾已去國本無弒君之心至聞君弒而反反又不討賊則不幸而有其迹矣所謂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簒弒之罪是也然則趙盾何以不討賊春秋亂世君臣之大義不明盾自以身在外變由内作疑若無罪迨董史聲其罪以示於朝而盾受之不敢辭孔子修春秋特筆其事然後討賊大義昭垂於天下萬世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蓋謂精義之學不至賢如趙盾不免於受惡故可懼也漢許后之弒霍子孟不知也使知之而克以義自裁雖身受

惡名必有曲諒其心者俾附於趙盾許世子止
之例惟其不學無術乃終陷於不可赦之罪故
為人臣子不可不知春秋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郊牛傷死乃不郊郊之變也曰猶三望譏三望
也泰山魯望禮所得祀故以三望為譏

葬匡王
四月而葬譏速不書往葬之人我公親之

楚子伐陸渾之戎
蠻夷相伐不書據傳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天下之大故也特筆之

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故也晉前伐鄭鄭及晉平不書二國不
務德而兵爭故凡以力取成者不悉書而但書
晉楚之侵伐以示譏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比書宋圍曹圍滕公取向取繹齊伐萊伐莒皆
以志晉伯之不競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
按公羊云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乃魯人聲罪
執言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郯與莒有疆
埸之怨公為郯平莒而挾齊以為請不足以服
莒人之心故莒人不肯書伐莒書取向義自見
矣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按左傳鄭人討弒君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

族歸生首惡在當時已有定論孔子直筆史文
以見義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楚爭伯也鄭有弒君之罪楚子伐之中國不振
旅使強有力者得假義以行其私而蠻夷進矣
然則春秋非予楚也乃責晉也

五年春公如齊
頻書内君臣如齊著齊人比逆黨篡之惡魯人
背同即異之罪

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公在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娶叔姬至是來逆自
為也
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春秋不以反馬
得禮而不譏故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
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睦我於晉也宣篡立親齊而外晉衛欲合二國
之好故使孫良夫來盟是年冬公與黑壤之會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盟于黑壤公不與書會不書盟未成好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復
有疾也書乃復不書有疾有疾猶不得復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
有事謂烝嘗仲遂即公子遂不稱公子（據季友卒稱公
子）閒無異事掌上省文卒稱仲遂恩錄同于季
友繹祭之明日也猶者有事未畢之詞遂以辛
巳日卒于垂壬午日聞于廟方將萬入而去籥
君為大夫變也遂殺嫡立庶于法應誅宣不以
為賊而始終之恩禮有加焉春秋因變事卒之
乃所以譏宣
戊子夫人嬴氏薨
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
則知哀姜為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
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為
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讀者比事考之雖微
傳而嫡庶之分明矣○仲子惠公之妾母雖天
王有命而薨葬不書考宮別祀之知不訃不祔
未嘗奉為夫人也成風僖公之妾母薨稱夫人
葬稱小君天子歸含賵焉成之為夫人矣而秦
人歸襚書曰僖公成風雖國人稱之異邦人猶
未嘗稱夫人也今敬嬴亦宣公之妾母春秋書
夫人姜氏歸于齊書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婦者有姑之詞是敬嬴以子貴
遂自立為夫人命使求婦稱諸國人稱諸異邦

嗣是而後習為故常定如以下無譏焉

晉師白狄伐秦

殽之役姜戎書及制之在我也此則晉狄並書引以為援也自古借助外兵鮮有不自貽患者春秋書晉師白狄伐秦于前書秦人白狄伐晉于後比觀之可得其義

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仲遂與敬嬴比而殺嫡其卒其薨春秋亦比書焉辛巳距戊子八日耳遂以如齊卒于垂嬴以霪雨不克葬天道之不爽信夫于宣之葬也亦云春秋兩書雨不克葬皆在宣之世其旨微矣

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八年十年書春而此年特書王正譏公之朝正于齊也書春王正月公如齊夏仲孫蔑如京師譏公不朝正于京師也○魯君臣如京師常禮爾書不勝書故僖以前不一書然魯君臣如京師典禮也又不可不書故僖以後特以事書僖十三年書公子遂以答周公聘也文元年書叔孫得臣以拜錫命也八年書公孫敖以奔王喪不至而復也九年書叔孫得臣以葬襄王也成十三年書公如以自京師遂會伐秦也昭二十二年書叔鞅以葬景王王室亂也此年無事書如義乃以比而見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討不睦也扈之會魯陳不至故伐陳諸侯在會而林父帥伐伯主之不自為政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以會卒也承會事終言之故以會地書不言卒于會者時諸侯已散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黑壤之會二國之好不終春秋譏之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書晉伐陳救鄭于前書陳鄭盟楚于後譏晉不
能有陳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許翰曰書殺洩冶張陳亡之本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書歸以著其取之之罪書我以著其賂之之罪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
出奔衛
崔氏貴族高國命卿皆世祿也春秋書崔氏國
佐高无咎之奔殺譏當時大夫為政以權相傾
軋
公如齊
奔喪也不言其事尊內也
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
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比書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答宰周公也
比書仲孫蔑如京師王季子來聘報仲孫蔑也
王朝聘使吏同交邦之常自是王聘不復譏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
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聘嗣君也歸父如齊伐邾故也宣公
感齊惠援立之德卑屈媚悅以逭篡弒之討十
年之間身往者五臣往者七伐萊伐莒無役不
供賂田請女無欲不遂春秋備書之志時無王
伯諸侯黨惡肆虐乃如是
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
即楚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
楚遂伯也列序諸侯而首楚子楚主盟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書楚子盟陳鄭于辰陵志楚主諸侯也書晉侯
會狄于欑函志晉不在中國也狄謂羣狄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稱楚人討賊之詞天下之惡一也義不限於內
外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殺其賊義也入其國惡也殺夏徵舒書楚人以討賊之義予楚人也入納書楚子以入與納之惡罪楚子也納者不宜納也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臣之惡亦俱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此陳改葬先君而魯往會也春秋筆之以為臣子復讎之心於是乎可以釋矣公羊傳曰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林父之師以救鄭也不書救非救也時鄭已從楚書戰書敗罪晉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志楚之暴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特書同以同為義也時楚主會盟中諸侯皆有貳心故為是盟以同之同盟之詞曰卹病討貳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伐陳討貳也衛救陳恤病也春秋兩書之聖心無適莫焉讀者以大義裁之而是非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譏同盟諸侯之不同德衛殺大夫孔達以說救陳之罪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救鄭不書書伐鄭以此為報復之師也於伯事奚當哉譏不務德而兵爭

秋九月楚子圍宋

書伐書圍書平蠻夷肆行而莫之敢遏天下之大故也詳錄之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因齊以謀楚也比書歸父會齊侯歸父會楚子魯君失政自宣公始魯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貳于楚也時楚莊新伯中諸侯皆嚮楚舉一魯而列國可知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及楚平中諸侯盡歸楚矣特筆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攢函所會之羣狄也潞赤狄別種嘗與于伯會故書爵書名進之也書滅書以歸春秋之義乃以罪晉○比書楚子伐鄭入陳圍鄭戰邲滅蕭伐宋圍宋宋及楚平晉主夏盟不在諸侯而有事羣狄是以大不競於楚

秦人伐晉

晉師略狄土秦人伐之晉所以不敢與楚爭懼秦之議其後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以兩下相殺之詞書則臣下之專殺可知專目

王札子則恃親寵擅殺大臣可知譏王室無政刑亂之所由作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魯故黨齊今又會楚懼齊之我討也會于無婁以敦舊好卒有北鄙之伐盟蜀之恥所謂數會以厚疑也

初稅畝

李廉曰趙子賦稅例三此年稅畝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二年用田賦也趙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立武宮作三軍舍中

軍立煬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

冬蝝生

螽始生者為蝝秋螽冬蝝生甚災也

饑

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蓄積不備而救荒無策國之無政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羣狄之別種也統言之曰狄分言之則有赤狄

白狄赤狄潞氏赤狄甲氏及留吁之不一書會書滅罪之之義自見

夏成周宣榭火

宣榭榭名榭之在成周者書宣榭火為王國記災也其天王入成周之祥乎

秋郯伯姬來歸

婦人謂嫁曰歸出曰來歸伯姬歸郯不書而來歸則書志其變也

冬大有年

宣公在位十八年天災荐臻特書大有年以見

他年之歎也春秋之義乃以志災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許蔡皆楚與國我會其葬時魯與楚通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〇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謀諸侯之貳也時晉楚爭伯諸侯惟强是與魯初服齊已又會楚今改事晉晉故為斷道之盟以謀之暨晉與魯衛伐齊齊楚與也楚為是侵衛復侵我而蜀之盟斷道之諸侯又皆往與于是諸侯兩事晉楚晉景之編凡四書同盟皆諸侯貳故也

秋公至自會〇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書公弟非大夫也書卒喪以大夫之禮也何以書賢之也是故內女非夫人不卒卒杞姬公弟非大夫不卒卒叔肸皆賢之也傳云宣弒而肸非之終身不食其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不與斷道之盟故伐之

公伐杞

宣公薨祿去公室不復有公伐事特書公伐杞為後公侵鄭公侵齊起文

夏四月〇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前書邾人執鄫子用之茲又戕于其國天下無道諸侯自相讎殺春秋於其甚者錄之以明戒

甲戌楚子旅卒

楚自辰陵而後莊主夏盟與中諸侯交政通於告赴故書名書卒春秋備錄之稱楚子從史文也

公孫歸父如晉〇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〇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人臣有去國之道氏無罪而去者春秋不書蔡季季子書奔不書還自晉無罪之詞也書逐奔有罪之詞也歸父雖無罪原其所以見逐則亦非出於无妄之災矣宣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者仲也乃逐東門氏春秋奔歸父于公薨之後旨微矣哉〇歸父奔自是政在季氏

春秋取義測卷之八

膠州法坤宏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魯睦于晉也

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非戎所能敗也史以自敗為文春秋特筆之然則桓王伐鄭曷為不言敗

曰此言敗而不言伐以敗為義彼言伐而不言敗以伐為義其旨同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魯絕齊而與晉盟故齊伐我衛孫良夫救我而與之戰書及主我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

內臣列序自文宣以後始大夫張也是故列書尹子單子會伐鄭同盟柯陵等王官于列侯矣列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戰鞌等大夫于國君矣曹公子首通名亦主我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統言如師我之四大夫在焉書及國佐盟亦主我也按傳晉人許盟之詞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

田

借晉力取之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匱盟也畏晉而竊與楚盟也會蜀盟蜀兩書者時嬰齊在蜀晉楚與國各以其大夫來會而公及之即會地為盟地故曰匱盟孔子以此為南北交從之釁端特筆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討其侵衛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新作親古字通用宣宮也不稱宣宮者四親有迭毀之禮宮無定名故也新宮災三日哭禮也因變而志典禮春秋通義也宣弒赤而奪之位死有佚罰焉主甫入廟而遇災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君子譏其僭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凡內言圍皆叛邑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赤狄之餘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公至自晉而荀庚繼來朝聘始通也丙午丁未連二日兩書盟尊伯也再書及重盟也不書公不以大夫敵公侯尊內也

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楚非吾族其肯字我乎聖人不得已而予伯本以睦諸侯安中國晉靈不君政在大夫繼體者不能有諸侯亦德不競於楚故爾晉景嗣立齊鄭歸順魯衛協睦乃不務同德而惟事二三卒以不敬失之觀傳載季文子之言知春秋所以責晉伯之義
冬城鄆
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也魯得汶陽故城鄆
鄭伯伐許
去歲書鄭伐許今年書鄭伯伐許余光以為史文有詳略凡此皆據舊史書之無所取義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非諸侯之

事春秋錄之見政逮于下
梁山崩
晉地也不繫晉者為天下記異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
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
伯同盟于蟲牢
齊鄭服也杞伯始與同盟序邾子下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春秋於羣公之宮皆不書立而獨書此年立武
宮定元年立煬宮立者不宜立也武宮煬宮已

毀而復立書立以示譏桓宮僖宮宜毀而不毀
書災以示誡
取鄟
郜鄶國名防鄆闞邑名此見於經文之可知者
鄟郜之或國或邑此見於經文之未可知者而
春秋皆書取故傳例云內滅國曰取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
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
如帥師侵宋
傳云晉命也雖晉有命而魯實興師故主魯而

書衛良夫侵宋傳亦云會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
按傳賀遷也經凡書遷皆逼於強暴不得已而
遷者故晉遷新田不書
晉欒書帥師救鄭
頻書救鄭鄭服于晉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
志牲變也稱牛未卜日也改卜牛又食其角災
也春秋之義乃以災書

吳伐郯
吳寖強也郯我姻春秋特書之志其為患中國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特書不郊譏不郊也因災而不郊不郊而猶望
皆以非禮書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
陵
頻書同盟譏貳也同盟斷道而諸侯有于蜀之
役同盟蟲牢而魯衛有侵宋之舉今同盟馬陵

諸侯皆至矣乃無故而納衛之叛臣奪魯之侵地宜乎屢盟而卒貳也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此晉通吳制楚之始據傳晉使行人狐庸通吳教之叛楚吳之通於上國晉人為之也晉通吳以罷楚楚罷而吳患亦起春秋備志之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此年林父奔晉十四年自晉歸于衛書自晉晉有奉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来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命我歸之也曰来言歸之于齊者史婉詞

晉欒書帥師侵蔡

齊鄭陳蔡皆附楚景已得齊鄭故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案傳聲伯如莒逆也不書逆者春秋之義以私聘為譏義詳僖五年公孫茲如牟

宋公使華元来聘夏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

聘共姬也外納幣不書特書宋公使賢伯姬故著其始終以見義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名伯来錫公命

成公即位八年錫命始至諸侯不請于天子也自是而後章服不足以寵諸侯錫命之文遂不見于經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郯伯姬杞叔姬皆見出而来歸獨杞叔姬書卒者以杞伯逆喪歸故

晉侯使士燮来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士燮来聘言伐郯也吳伐郯不能救又以其事

吳而伐之此季文子所謂無弔者也夫春秋筆之譏伯國之無政

衛人来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喪以歸

出之而逆其喪事之變也世衰道微人倫之變無所不有然則禮經無出妻逆喪之文春秋錄出妻逆喪之事示人當即事裁義窮極其變乃所以存名教之防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侯貳故也尋馬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
尋盟何爲四書同盟而諸侯終貳有由然矣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自始事至成禮凡七見著其賢也於此見魯女
之嫁史必備書聖人於其不足示教者皆削之
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孔穎達曰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致
夫人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
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内外異
文也
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
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復貳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書伐書潰書入志蠻夷横肆而莫之禁無伯之
害也鄆故我邑並志之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
郊不從乃不郊
書五卜譏黷也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于三月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歸鄭伯也不書歸何晉不務德而兵爭伐人之
國執人之君書同盟書執書伐而不書歸義有
專責矣
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案傳晉景公卒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公請
受盟而後使歸書公如公至而不書葬雖葬而
禮不在猶不葬爾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要盟也譏晉之無禮于公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
修前好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自周無出書出自其封邑出也公之自絕於周
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謀貳也晉景之末三書同盟魯衛皆與而衛又有林父奔晉之嫌魯又有如晉見止之辱厲公欲合諸侯而疑於魯衛故為瑣澤之會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凡敗師必書志殘民也雖敗戎狄亦書羣狄既滅此乃其遺種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晉厲求諸侯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朝王也朝王常禮不書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不可不書如京師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會伯主伐秦道過周書曰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壹若京師主為此會者春秋之義乃以存周
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告至也書曰公至自伐秦明不為朝王而出此春秋正名責實之教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葬必舉謚而莒君無謚謚以公配而吳楚稱王所以終春秋莒與吳楚俱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夫人婦姜氏從君有毋之稱也僑如不氏一役而再有事卒名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自秦伯稻卒後卒葬再見春秋者四君皆不書名時秦晉交惡告赴不通于同盟故卒之如滕侯宿男之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歸父之弟公子遂之子魯人逐歸父立嬰齊為其父後稱仲嬰齊者以仲遂之字為氏也禮以王父字為氏嬰齊以子後父而氏仲春秋譏之○王克掞曰逐臣得罪以出而為之立後

所後者遂臣之祖所謂其宗猶存君不埽其宗
廟是也豈後遂臣本身為罪人立廟乎臧武仲
以防求為後於魯求守先祀不為本身嬰齊後
歸父非情理所安公羊之說誤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特書執以執為義義莫大于方伯為天子執有
罪苟執之而不應其法執者與有罪矣書執于
前書歸于後比觀之其義自見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

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經文連書五事俱繫之宋則非一時事史蓋與
他事並叙孔子削去繁文特取宋事屬比之以
明君死國亂臣下爭權借外援以除内患皆罪
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始通吴也兩書會會而又會也外吴也晉士燮
等書名自相為會也時大夫滑為政

許遷于葉
鄭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記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從楚故為楚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
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敗績書楚子君傷也君師並舉書其重者據傳

吕錡射楚子中目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
公
戰勝而驕也鄢之會諸侯皆見而陳侯逃首止
之盟諸侯皆與而鄭伯逃罪逃者也會于沙隨
不見公同盟于平丘公不與我往會盟而彼不
使見不使與罪不使見不使與者也
公至自會
公羊子云公不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謂
義不足恥也以伯不見公為辱乎春秋未嘗榮

第一七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2

伯也以公必與盟爲是乎春秋不非不盟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官也不稱王人非王國事也不言尹子會伐與單伯異者從伯主之文告○凡會伐稱王臣皆假天子之威以服人王非能出師也會盟稱王臣皆稱天子之命以齊言王非有要質也

曹伯歸自京師

京師歸之也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天子方伯不誅之于及時許其立而列于會執之歸之奚義乎曰執不宜執也曰歸不宜歸也春秋之法端本澄源書執書歸而不去其爵乃不治而治之義曹人曰若有罪則君列于會矣言有合于春秋○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逃曹伯歸乃歸子臧有讓爵之高其歸也春秋何以無書（據蔡季歸書）孔子以全一身之節廢討賊之大義其節不足錄也沒其文正所以昭其義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國出之也按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僑如奔齊釋行父而盟之于扈公至自會而刺公子偃比事以觀而晉之聽讒以棄魯公之逞忿以殺親義各見矣

公至自會

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舉公爲重

乙酉刺公子偃

偃僑如之黨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王臣同外侯盟也新城之同同大夫柯陵之同同王官皆禮之變○内臣啣命總羣侯職事有專無同倫並使之禮見于經如單伯周公于鄄于葵丘言會不言盟王人于洮于翟泉言盟不言同尹子單子皆王官並列于會不殊諸侯而同盟當由王政不綱世卿交通外藩各行其私春秋筆之爲王室亂尹單立兩王張本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

郊

郊以祈穀必于夏之仲春周九月夏之七月也九月用郊嫚神黷祀甚矣特書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晉侯使荀罃来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蘇轍曰嬰齊從于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十有一月無壬申嬰齊之卒當在十月至是始聞于朝故附于此月之後公羊

子所謂以君命卒大夫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即位以来迭乞諸侯之師屢抶王官之重伐秦敗楚執曹伯舍行父三伐鄭而行無禮于魯君茲又一朝殺三卿君驕臣寵而以無道行之適以殺其軀而已矣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胥童以君弒見殺經書殺不書及與孔父三人異者童道君為亂故不以死君之義予之

齊殺其大夫國佐

高國齊之守臣也无咎奔國佐殺崔慶所由亂齊

公如晉

朝嗣君也是謂晉悼公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書伐書入伐以入之也奨亂臣以抗不衷陵我諸夏禍變亟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来聘○秋杞伯来朝八月邾子来朝

晉悼初立修禮于諸侯公至自晉而杞邾相繼来朝蓋欲附魯以從晉

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来乞師

春秋之法以重事書以始事書用師莫亟于悼厲經於晉厲之乞師詳錄之凡以明重也於晉悼之編僅一見自敝楚之謀興三分四軍迭用諸侯之銳乞師之禮始不復見春秋特筆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時襄公初立仲孫蔑為政頻書盟虛朾圍彭城次鄫兩會咸皆大夫政逮大夫也崔杼同盟志其歸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取義測卷之九

膠州法坤宏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猶以彭城繫之宋者明為宋討也書圍宋彭城與內討叛邑書圍同例滕薛宋屬國從宋大夫圍彭城列邾人下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晉悼復伯也勤宋伐鄭合諸侯以制楚春秋詳書之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次于鄫以待晉師不言帥師者大夫聽命于晉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侵宋以救鄭也書其侵不書其救筆削之義可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頻書來聘此伯事所以克修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不書往葬之人據文九年叔孫得臣葬襄王　公童子侯不以
不親往為譏
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
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
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
戚
請城虎牢以偪鄭吾大夫孟獻子之謀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
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從吾大夫獻子請也非為鄭城故不言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通上國故其見伐志于春秋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盟書地志伯主之有禮于是孟獻子相
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晉悼復伯修王事請命于王為此會書同盟單
子預于盟也○春秋之初諸侯無敢盟王臣者

諸侯而盟王臣則王道之微也五伯之盛大夫
無敢盟諸侯者大夫而盟諸侯則伯事之失也
諸侯盟王臣始於齊桓之會洮然猶尊王命也
柯陵而後王臣儕于列爵矣大夫盟諸侯始於
士穀之會垂隴然猶奉伯令也新城以還大夫
等于邦君矣備錄之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
兩書及大夫預政始事也陳自辰陵即楚今慕
義而來本非名會故言如諸侯既盟袁僑乃至

故使大夫與盟春秋特筆之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襄公之母也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
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間于兩大交聘曾不及魯晉悼之興與中諸
侯通謀攜楚聘使之來蓋因我以改事晉特筆

之為後聽頑如會越本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巫與吾大夫俱也不言及同于內臣鄫魯屬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通吳以制楚修伯事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陳服晉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列吳于會也鄫屬于魯故列吳人下

公至自會○冬戍陳

伯令也諸侯皆役離至不可得而序故獨言我戍戍陳以防楚之爭戍鄭虎牢以脅鄭之叛古之服人者未聞以兵守之也春秋特筆之見伯功之不足尚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戍陳救陳所以恤陳者末矣然春秋每書之示勤恤諸侯之義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微國史每略之蟲牢以還杞桓三與同盟嗣後卒葬乃見春秋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

莒女有為鄫夫人者取他姓之子為後將以奪嫡鄫魯屬故穆叔覿鄫太子巫于晉以定之厥後莒人卒立其出魯史書曰莒人滅鄫同於國亡君死曰滅之例孔子以異姓莅祭祀得滅亡之道特取其義以立教公穀去聖未遠說非無

據今從之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滅國大惡以晉悼之伯齊敢為之于此見伯德之無以畏遠而強有力者惟其所行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譏不時也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魯郊禘賜自前王夫有所受之春秋因災變正典禮事異文殊

義各有取不徒譏郊禘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

費季氏私邑書於冊者役公徒以城之也書城費圍費墮費書城成郛公圍成比事以觀知大夫之强由人君不謹於禮所致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比書鄭來聘衛來聘盟內臣如宋如郯如衛隣睦交通皆所以修伯事伯事修王事頓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取髡頑之名加乎如會之上明以如會卒也卒之變也據傳子駟使賊弑僖公以瘧赴諸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志在如會也春秋筆之致其志也

陳侯逃歸

鄭伯未見諸侯而書如會陳侯不與會而書逃予是會也然則春秋實予伯乎曰伯者以力服人而義不足以相勝鄬之會鄭伯弑而陳侯逃卒之弑不能問逃不能復其有以異於楚之爭諸侯者幾何春秋予五伯之功未嘗不誅其罪微文大義正當於此審取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案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於是公在晉而宿與會特筆之見季孫之專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告將用師于鄭此三分四軍敝楚始事

九年春宋災

春秋於內災異必書所以敬天戒重民命也外災則成周宣榭火書尊王國也亳社災書存殷鑒也宋陳災書錄帝王之後也宋衛陳鄭四國同日災書為天下記異也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晉三分四軍迭用諸侯之銳故滕薛皆與同盟

楚子伐鄭

按傳鄭及楚平經不書鄭介居二大之閒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鄭有辭矣中分之後鄭再叛晉而再即楚春秋但書三伐鄭而已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楚屬也不言孰滅之蒙上會事按傳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自會我在會也春秋主我

此與滅項書法略同淮之會僖公佐伯主東略而滅項正東略中所有事其書曰滅項亦言自會也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秦附楚故也晉通吳以制楚楚援秦以敵晉春秋於敝楚之役並錄會吳伐秦始末所以著伯事之任力與王者修德服遠之風邈殊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杜預曰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書楚救鄭於戍鄭之下以著敝楚本謀非善楚能救也書法與楚人救衛同○前書城虎牢諸侯爲晉城非爲鄭城也此書戍鄭虎牢諸侯爲鄭戍非爲虎牢戍也皆從伯主文告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家始分魯也○先是邢丘之會晉命諸侯大夫聽朝聘之數均其賦役晉三分四軍故魯亦緣此作三軍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頻書伐鄭書同盟皆以著敝楚本謀故傳曰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會于蕭魚鄭服也再書會鄭伯與于會也不書盟義不繫乎盟也諸侯同盟本以救楚楚敝而鄭服乃有是會美是會也比觀晉悼之編自始伯迄於是年勤宋邱陳挫秦通吳服鄭而敝楚十六年中凡合諸侯者十一合大夫者八偏師獨出及與國受命侵伐者不與焉殫天下財賦僅能小定究之鄭服楚敝諸侯疲於奔命晉亦厭兵政逮于大夫從分南北而吳越進矣美之實以惡之所謂美惡不嫌同詞也

公至自會
至自會蕭魚之會也諸侯本謀主於不戰敝楚服鄭功成蕭魚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人告絕於楚書執鄭行人良霄鄭服于晉也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范甯曰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書圍台蓋為下事起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穀梁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大夫專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通上國故其卒志於春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為吳謀楚也疲中國以事蠻夷書之著通吳之害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始也晉借秦以劫楚終也秦助楚以害晉兩國之禍厲階于勝楚釁兆于圍鄭怨結于敗殽禍稔于三戰大舉于九國之伐而終于此役中間七十餘年兵連既結春秋詳錄之

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

貞師師伐吳〇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謀定衛也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
侯而季孫會適歷比觀之其義自見〇蕭魚而
後于向伐秦于戚三會皆大夫大夫聽命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
盟于劉
盟于劉書法同長樗時大夫交政向戌宋之良
也與吾大夫孟獻子善故相見有加禮
劉夏逆王后于齊
我主之也王后王姬或書逆不書歸此年或書歸
不書逆莊十一年或逆歸卒並書莊元年二年各因事變
而書有詳略劉夏書名非卿也按傳逆王后于
齊卿不行非禮也此特以譏非禮書爾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〇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
孫豹帥師城成郛
至遇而圍已解不成救也何以書為城成郛書
也成孟氏之邑公救之季孫叔孫城之此政在
三家之驗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〇邾人伐我南鄙
莒人侵我東鄙楚侵宋伐吳衛出君齊伐我北
鄙邾伐我南鄙同盟之亂亡如是譏伯德之不
能及遠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〇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君在而大夫盟無君也大夫即在會諸侯之大
夫不繫諸侯者據三年雞澤言諸侯之大夫閒無異事史氏
省文也因史文而錄之以譏大夫之無君修春
秋之文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特書以歸罪專執也
齊侯伐我北鄙〇夏公至自會〇五月甲子地震
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譏大夫會伐也先書鄭伯臣不可過君也宋稱
人序衛甯殖下非命卿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〇大雩〇冬叔孫豹如晉
按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故國事也經不
書舉聘事為重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不言邾子歸以執見義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兩書伐圍著齊君臣同惡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家鉉翁曰春秋之義會戎盟戎則有譏介葛盧來白狄來之類則無絕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曹故也書行人乃因其使而執之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書同圍同我圍之也是役乃魯請之他會皆我同人而此則人同我故史特異其文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左傳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
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以漷水為竟取濟西田不言自濟西吾故田也此言取邾田自漷水明自漷水皆取邾田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未服也自會邢丘後內外大夫有事無不稱帥師者大夫為政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聞喪而還禮也臣尸君善大夫專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崔杼殺之也春秋頻書齊殺高厚鄭殺公子嘉欒盈奔楚臧紇奔邾皆大夫之亂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左傳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執邾子取漷田紲之以勢也聞喪還
盟澶淵紲之以義也皆伯者以力假仁之效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蔡履以避禍出陳黄以無罪出春秋之書不為異詞者國君之親無去國之義故懼禍及而去與非其罪而去例以奔書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襄公在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在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魯之受之皆非君命春秋著之見政在大夫之效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之逐咎由范宣而春秋書奔者非以道去國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不書事非事也錮欒盈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盈也時大夫為政以權相傾而君弗禁故往往亂作君臣之義人之大倫大夫奔而必極之于其所往春秋以此為倫常之變特著之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國命下移内患外侮並作晉伯所以不復振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書遂伐晉志晉失伯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次于雍榆不及事也不及事而猶書重救晉也書救晉天下益多故矣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孫逐之也將盟臧氏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

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
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
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
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據此凡出奔之人國
必有書鄰必有告所以見志于春秋

晉人殺欒盈

書晉人殺欒盈如衛人殺州吁之例不書于曲
沃者蒙上文不言其大夫者位已絕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〇仲孫羯帥師侵齊

〇夏楚子伐吳〇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五年之間日食六次又加既焉春秋書天變未
有如此之甚者也不三十年而王室大亂繼以
句吳爭盟田常簒齊六卿分晉西狩獲麟而春
秋終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書齊崔杼帥伐專國也

大水〇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歷術無連月日食之法春秋有連月日食之文
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此年七月八月非常之變人為弗及防也世
之玩天戒而以為不足畏者宜知所省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書會不書事無事也欲伐齊而不能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〇公至自會〇陳鍼
宜咎出奔楚

宜咎事不見于傳前書陳殺其大夫慶虎慶寅
則宜咎之奔亦以亂故

叔孫豹如京師

歸時事也內君臣如京師非有事義不書詳宣九年

仲孫蔑如京師歸時事常禮爾何以書譏魯君臣之不
復如京師也是故書公子遂如京師以志魯君
臣失禮之始書叔孫豹如京師以志魯君臣失
禮之終迨至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而如
京師之文不見於經

大饑

汪克寬曰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大有年者
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之不能處變也
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〇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莊公之弑賈舉以下死者凡數人而春秋不書傳于晏嬰之論著明之崔杼弑君專國春秋得書其罪觀太史南史氏事可徵其義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兩會皆將以伐齊也不書伐無伐事也自後晉政多門君不復有諸侯之事春秋之義亦不以伯事責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同有同也盟詞所載有同要約之事焉如尊周外楚討罪睦鄰之類今比其事觀之齊弑君而不能討鄭入陳而不能問諸侯同役而不同心然則所同者何事乎稱諸侯同盟黜晉伯之義也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出奔齊入于夷儀中間衛侯會盟不絕書剽與衎若無分别者及衛弑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比事以觀乃知出奔入夷儀之衛侯則衎也出奔以後入夷儀以前中間頻書之衛侯則剽也書名之義在於别二君分内外非褒貶之所存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蓼舒庸舒鳩所謂羣舒也猶白狄赤狄之類國雖小而必紀其亡存先王封建之迹著楚人滅國之罪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假王命以致辟晉不能詰於此見伯事之失而強於令政者之是以有為大書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公孫夏帥師伐陳無伯之詞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名吳子遏於伐楚門巢之上見以門巢卒也書法與鄭伯髡頑如會同例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非君也殖立之喜君之則君矣君而弑之罪也君臣之分一定而不可復易聖人所以正天下之經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自國入其私邑大夫强也據土背君曰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鄭突衛衎皆奔君也突書入櫟不書復歸鄭不
與其歸也國非所固有也衎書入夷儀書復歸
衛與其歸也國其所固有也與其歸亦書入何
國有君矣入于夷儀以求復弑剽而奪之國是
爭也爭者義之所不得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故書入之文與鄭突一施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為孫氏故召諸侯以討衛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會于澶淵伐衛也不書伐不予其伐也傳云疆
戚田取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
特書執執不以其罪也為孫氏執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朝于楚而卒也楚志爾何以書比觀楚伐鄭會
宋盟宋公如楚罷來聘朝聘會盟征伐之事盡
在楚矣楚之伯晉之失伯也春秋所以書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魯構兵久矣齊景即位修好于鄰封故慶封
來聘時崔慶得政當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合晉楚之成也時列國政在大夫向戌于為役宋
向戌善於趙武屈建首倡此會自是以後南北
之從交相見伯權分天下之大變也宋大夫不
名為會主故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殺稱大夫殺不以其罪也鱄病失言棄兄而逃
春秋點小信申大義故書奔以罪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兩書于宋地于宋也書諸侯之大夫大夫為政
也是會也宋向戌成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方苞春秋直解云桓十四年正月無冰寒遲也
丑月尚有冰也成元年二月無冰燠早也子月
已有冰也此年春無冰通一時而常燠尤為異
之大
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来奔
前書慶封来聘此書慶封来奔修好而受其國賊義之所不淂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經不書他國者據魯史以立文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此閏月之乙未不書閏者義無所繫也文六年書閏月以不告月哀五年書閏月以葬齊景公皆非於閏有譏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也成十年秋七月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至自晉不書春王正月公在晉者内晉也襄二十八年冬十一月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至自楚特書春王正月公在楚者外楚也書法如公在乾侯之例同于失國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吴子餘祭
閽門者寺人之類不稱名姓閽不淂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春秋書之見禍生于所忽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非諸侯之事晉平公杞出也故為城杞此年之會以城杞三十年澶淵之會以宋災故自是晉遂失伯平丘而後不復能會諸侯
晉侯使士鞅来聘
拜城杞也
杞子来盟
按傳書曰子賤之杞三稱子卒来朝来盟皆從史文

吴子使札来聘
吴通上國楚分伯權交邦之使無分内外矣故札之聘志於春秋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春秋有二燕桓十二年公會燕人盟于穀丘是南燕故此稱北燕以別之穀梁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来聘
自盟宋而後楚事之見於春秋者一切皆同中

國備書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
伯姬卒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見以災卒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春秋無天王殺大夫之文而特書殺其弟佞夫
君無忍親之義也子瑕佞夫之黨書奔誅黨亂
也然則佞夫以作亂誅耳斥言殺其弟譏殺弟
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紀紂姬以亡國守貞宋共姬以火災著節春秋
特錄之以示教義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書法同欒盈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所以責臣子蔡
景之葬何以書窮於責也繼之者其子奉之者
其臣鄰國又不以為賊而會其葬史氏據告而
書春秋因而筆之則取義別有在矣蓋君卒書
葬而弒君不書葬義在責一國之臣子弒君不

書葬而蔡景特書葬義在責天下之臣子也曰
春秋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者蔡景許悼二君皆
世子之獄也許止蔡般弒同而先儒於止有聽
之赦之之說何居曰止過也般故也過容可矜
或須聽故在不疑無可赦止弒而服罪自責正
其名曰弒即同已討故許悼之書葬君子之赦
止也般弒而立其位列於會盟是賊未討則蔡
景之書葬乃君子之聽般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魯大夫不書吾為會主也同會于宋不書宋大
夫之例宋災吾伯姬卒焉請於諸侯而為是會
其故所以得書于魯史歟則會于澶淵宋災故
史文也因史文特筆之以明伯事之失孔子修
春秋之文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書法同子般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葬者臣子之事考於經雖伯主未有君

會葬者於是書滕子來會葬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弃喪甚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〇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春秋取義測卷之十

膠州法坤宏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〇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宋講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者仍史文之舊史臣文例不以外加内

三月取鄆

鄆故我邑乘莒亂取之書如取濟西田之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〇六月丁巳邾子華卒〇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群狄之在無終者是後狄不復見滅于晉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莒人弒君立展輿既又納去疾而逐展輿乃庶孽爭國如齊小白鄭突之類展輿不書爵不能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帥師疆田爭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有爭焉利也故雖疆田亦書汪克寬曰春秋書假田者一

譏予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
也
葬郕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
比出奔晉
書比出奔于麇卒之下因亂而奔也楚虔之弑
其君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
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
如晉
志公不得于伯國為後孫而不返起文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左傳同盟故書名薛伯穀書名同此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
淮夷會于申
楚執伯權也不殊淮夷者據柤向二會殊吳同于其類
乃春秋之特筆
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為齊討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
者不以討賊之詞予楚也慶封不為靈王服也
遂滅賴
會申執徐子伐吳殺慶封滅賴詳書楚事志蠻
夷憑陵之禍
九月取鄫
鄫滅矣復見鄫者莒亂其宗而使為己屬國故
在也內滅國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季孫專魯也特書舍中軍民莫在公政逮于三
家也左傳卑公室也得書法之旨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
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
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自盟宋以後至于乾谿多書楚事而晉事之見
于經者希矣晉之不競啟寇納侮楚不義而強
適以自斃均堪為後戒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〇葬秦景公〇夏季孫宿如晉〇葬杞文公〇宋華合比出奔衛〇秋九月大雩〇楚薳罷帥師伐吳〇冬叔弓如楚

時諸侯兩事晉楚夏季孫宿如晉冬叔弓如楚即魯事可槩見

齊侯伐北燕

納燕伯欵也不書納非納也以納欵為名也書伐而已矣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侯前使慶封来聘未幾我受其國賊好不終至是始暨齊平也九年仲孫貜如齊自是繼好息民終昭公之世時齊景有繼伯之志故亟求諸侯而親魯春秋之義蓋善之

三月公如楚〇叔孫舍如齊莅盟〇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〇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侯惡與其臣齊惡同名衛齊惡見昭元年于繻春秋不譏穀梁曰重其所以来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〇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〇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經書殺世子凡三晉獻宋平陳招申生與痤皆目君惟偃師之殺目招明殺之不出於君也罪招也陳侯之弟招即陳公子招弟以親言公子以位言義繫乎親稱弟義繫乎位稱公子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書溺卒于殺偃師之下以亂卒也

叔弓如晉〇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陳公子留出奔鄭預聞乎故也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著亂之所由起

秋蒐于紅

蒐國事不言大何據比蒲昌間皆言大公不得為政也意如舍中軍因田事簡軍實傳云大蒐于紅革車千乘經書蒐不書大明出季氏之私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亂黨相殺也據傳公子招歸罪於過而殺之首惡者招而曰陳人分惡於陳人也過亦亂黨不言殺過而言殺大夫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大雩〇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

于越殺陳孔奐

滅人之國而宥殺世子之賊直書其事而罪自見招稱公子謂據位當國殺孔奐不書大夫以賊討也黨亂之臣宜得誅罪

葬陳哀公

國已滅矣而書葬之文無異詞據葬紀伯姬稱齊侯乃陳人葬之據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而逃當顛沛之際而臣子之禮不廢春秋特著之以示教義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時楚子在陳史故以會陳立文春秋筆之見不與楚滅陳之義

許遷于夷

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至此又遷凡四遷而卒滅于鄭春秋詳錄之以見許危弱不能自守亦終於必亡而已矣

夏四月陳災

先王經理天下諸侯守國大夫保家庶民以下各安井授國有常尊民有定志所以興教化美風俗也春秋之亂王迹熄矣孔子修春秋以存王迹故於滅國必重而書諸侯奔復必重而書觀其所書而義著矣陳已為楚滅而春秋書葬陳哀公叔弓會楚子于陳陳災公羊以為存陳最合經旨

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囿者有垣之苑桓四年狩于郎莊十三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囿勞民以為游觀比書之以示譏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三家專魯也伐國無同倫共帥之法列序之如國君大夫張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虔蔡般皆弒君之賊春秋並斥之等諸兩賊相殺如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例書誘殺惡誘殺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特書大國事也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譏非禮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
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
厥慭
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不言救不成救也書法如
兩夷儀之不言伐春秋之義不以伯事責晉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
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殺般言誘誘殺非法也執有稱世子世子非有
罪也前書楚子虔誘殺蔡侯般明不予楚以殺
賊此書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明不
予楚以討罪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書于陽明未入于國也燕有君矣北燕伯不名
前已見于奔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
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
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公子慭謀弱私門張公室春秋書奔以罪之准
以王臣之義乃不以撥亂之權歸諸侯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伐鮮虞非諸侯之事文告不及魯史略之故稱
晉伐所謂傳聞異辭也春秋備志之明不以伯
事責晉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家臣強也書圍費費叛也不書叛內邑也大書
圍治叛也為後墮三都起文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書弒其君于公子比歸之後歸惡于比也國亂
君弒比利其位而有之春秋正名定罪示後世
臣子遇君父大難知權而守之以正無身名俱
喪自陷於不義也然則為比者宜如何公羊子
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已君矣殺稱公子者不成之為君也比乃賊
也不曰楚人殺比而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者
不予棄疾以討賊也黨亂爭奪攘比而代之位
棄疾亦賊也兩賊相殺則當國者受惡書曰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棄疾之罪著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平丘之會閒楚難也徳音不加而恃力以相尚其與幾何公不與盟史臣內諱所謂婉而成章者春秋特筆之以為義不足與也黜晉伯也○書同盟止此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平即位封陳蔡而復之蔡廬陳吳之歸乃其入國來告之詞春秋大書之如失國之君之自為歸者明蔡陳先王建國非楚所得滅亦非楚所得封也所謂筆削舊史以達王事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已身死國滅法無容施葬者臣子之事無以議為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稱公子義在罪殺君之親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因事記禮之變也變而失禮書以示戒變而合禮書以示法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亡國遺俘處危疑之地不能以忠信自持杜讒慝之媒乃惑於無極邪說卒為所搆觀胡傳罪吳之義仕於亂邦者宜知所戒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頻書晉荀吳伐鮮虞滅陸渾見伯主失政臣下各藉其私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平丘之會晉遂失伯列國復擅相征伐伐徐其始事矣故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李廉曰此為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夷相殺不志以出於誘殺特著之以甚其惡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

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
春秋之作聖人所以存王迹朝聘之地典章文物之所司有識者于此徵得失焉見于來魯如吳札之觀樂韓起之觀書小邾子之賦詩郯子之論官一時賢人君子識大識小之遺猶有存者春秋不徒志朝聘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大火心爲明堂天子之象當宋之分野故宋衛陳鄭同日災氣所溢也厥後王室亂宋亦亂衛亂君奔陳師敗鄭獲彼術家之言非妄矣乃鄭有令政獨無後災傳載子產之言知災變有可轉移之道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書楚人及吳戰外吳也於是南北兩伯楚比于內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特筆也正入鄅之亂春秋錄而進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正名歸惡譏子道之不盡張洽曰止進藥而藥殺其所以異于商臣蔡般者過與故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以臣子之于君父不可過也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據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是以已服其罪故公羊子有君子赦止之說宣十二年春葬陳靈公公羊傳例曰書葬君子詞也同此旨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會無大夫特書公孫會錄會也不淂於時君待罪竟上以放去書奔著其罪也書自鄸出不怙其罪也遭廢黜而不失其道視夫専土擅邑與君校命者有間矣春秋之季世多叛大夫特錄之以示教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賊者竊諸盜公孟爲齊豹所殺則衞也其曰之
爲盜何殺縶者豹而所與比以殺者賓宗魯宗
魯死琴張將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
賊汝何弔焉春秋書盜之旨如是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
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鞅來聘
按傳爭牢禮時晉政多門來者各務厭其私禮
好不結而財求無度聘義亡矣自是聘不復譏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襄昭以前之大夫有書奔者未有書叛者書叛
自孫林父始大夫張也而叛有奉孫以晉華向
以陳楚皆亢不衷以奬亂者春秋特筆之晉荀
吳會齊衞曹師救宋不書爲逸賊也討叛而逸
賊是亦與於叛者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

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王室非有告亂之文史承叔鞅言書之然則王
室亂始此乎前此矣莊之子頹惠之子帶皆招
外寇以作亂者而罪有所歸今景王崩嫡庶不
分兩王爭立諸侯環視而莫知誰與亂非自外
作也故特書曰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始亂者王子朝則其書劉子單子以王猛何以
者不以者也兼治劉單與猛也亂之本由于嫡
庶不分猛非命立之嗣劉單私奉所事以啓王
子朝之爭春秋之義端本澄源不以亂易亂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稱王猛別于王子之未立者稱子卒未踰年之
君也此史臣通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
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書行人叔孫舍以執行人爲義譏伯國之無政
也昭公七如晉而五見拒一不與盟臣而見執
其時六卿擅晉政出多門所以終失諸侯

晉人圍郊
郊王子朝邑據傳明年晉侯使士景伯莅周問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圍郊時尚未察於是非邪正之辨亦姑出師以塞責徐為觀望地耳而春秋大書圍郊比之内圍叛邑之例所謂書法也杜氏曰討子朝也非晉人能討之春秋討之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志吳禍也敗六國之師君滅大夫獲殘民已甚也○公羊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是時敬王稱東王朝稱西王春秋大書天王居于狄泉正名也立者不宜立也特書尹氏立王子朝黜子朝也曰敬王亦庶子也春秋何以於敬無譏詞曰王猛既卒敬以序立非爭也春秋正序立不予爭立故書法如此○凡嗣君即位未踰年稱子踰年稱爵史法也因史稱天王而天王之修春秋法也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稱有疾乃復敍恥也不得如晉也屢書至河乃復志不禮于大國也所以終辱於乾侯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舍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頻書吳滅州來滅巢著入郢之兆也入郢會黃池之漸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舉大夫大夫為政也王室有難求助友邦常禮爾不書子頹之難鄭虢晉命于狎為戎難諸侯戍周狄帶之難晉侯納王圍溫皆不書今則圍郊會黃父會扈城成周悉書之自景王崩天王播越數年諸侯不奔問官守而諉命於其大夫春秋之教屬詞比事傷王室久亂列侯之不勤王也

有鸜鵒來巢

記異也未幾而公有陽州之孫然則書凶莫不有數焉曰理與數合者也師己之言舉數也樂祁叔向之論徵理也理數合而有其應故春秋不徒志災異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一月再雩黷祀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失國常禮孔子備録之譏齊晉忘大義而崇虚儀故傳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〇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邑諸侯卒于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憂内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内邑也齊為我取之以居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昭公在外而魯與宋晉鄭曹滕薛遣使會葬不廢喪紀乃意如專魯一切假君命行之故曰事君如在國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鄭伯哭失國取櫟以居之衛侯衎失國取夷儀以居之皆書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内與外異詞

夏公圍成

借齊師圍之也齊以偏師從春秋大書之等諸内邑叛書圍之例所以討季氏之逐君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〇陳傅良曰此参盟也参盟自桓公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在外故也公至自齊自會如齊如乾侯凡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者著失國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子居即棄疾書卒義同夷吾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書天王入于成周明非王城也襄王書出不書入入不失故地也今兩王爭立分據東西春秋以此為天下之大變特筆之比書天王入于成周城成周志天王不復入王城周轍益東無復

西京之望矣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太子壽卽世景王崩正儲未建羣庶爭立卿大夫各助其黨諸侯莫知誰與王子朝奔敬王入諸侯因而定之究其是非邪正當時未有確據也史臣書之孔子筆之然後知是非之所在矣觀於王猛書以王子朝書立知禍亂之原起於爭立矣悼敬書王朝書王子知序立之宜應在悼敬矣凡春秋之所奔皆罪也書王子朝奔楚知爭立亡獄蔽罪子朝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不書納無納事也不書戍周事無足書也等諸常事不書之例春秋自邢丘而後不復以伯事責晉黃父之謀啓于太叔會扈之請出於宋衛成周之城迫於王命名陵之侵合于劉文皆不以責晉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家鉉翁曰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居于鄆者四在乾侯者五如齊者三如晉者再皆聖人特筆所以存公于魯愚按公孫在外而史臣于歲首輒書公在凡喪葬會盟一切書之如公在國季氏雖專國諸臣各守其職史氏之職未遂遽廢此魯秉周禮之效所以亂而不亡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孫齊之唁唁失國也至自乾侯之唁唁不得于伯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鄆潰鄆自潰也公之不能撫其民也宜其終于乾侯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鄆潰故也寄在乾侯非其地不得書居史故歲

膠州法坤宏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

元年春不書正月無事也隱莊元年之正月皆無事而書正月以正隱莊之不即位也若定之元年正月昭公之喪未歸定公之位未定無其事史故闕其文也春秋之修因闕文以見義凡先君薨嗣君立殯而即位常禮也春秋於羣公皆不書而定公特書之改元之正月為人君朝

正之始月大事也春秋於羣公皆書即不行即位之禮者亦書而定公特不書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可以知罪之在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王者所居稱京師宋仲幾以城成周執所謂京師成周也時王城為朝黨所據王入于成周正其名曰京師乃撥亂返正之義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殯而即位也定正月未得即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乃即位特書日以志變禮王克撥曰殯而即位與正月即位是兩禮此禮亦十二公所同孔子不錄他公而獨錄定公所謂以書不書見義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

煬公考公之弟弟繼兄立故季氏援以為典立煬宮季氏志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以殺而不殺舉輕其曰殺菽舉重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魯朝廟制也因災變著錄之

秋楚人伐吴

書楚人伐吴吴與同盟故也吴見伐之有關中國晉人啟之也自晉通吴以制楚而吴楚搆禍見于春秋楚七伐吴吴終入楚遂與晉爭伯主盟黄池春秋備書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宮廟災未有不新作者新舊不書特書新作譏新作也雉門即僖新作之南門遇變而不知革又重新之仍僭也書作以見不當作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政多門志不在諸侯故来朝者多以故辭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〇夏四月〇秋葬邾莊公〇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〇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討王子朝也王室之亂朝奔楚故劉子主為此會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大書

侵以正王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侵楚而滅其與國譏遷戮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會名陵之諸侯也稱諸侯前目後凡時蔡楚搆難諸侯為是盟皐鼬以謀之書公及明非晉主（據僖九年諸侯盟于葵丘不書公及）

杞伯成卒于會〇六月葬陳惠公〇許遷于容城〇秋七月公至自會〇劉卷卒

本劉子會諸侯而終言之以會卒也

葬杞悼公〇楚人圍蔡〇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〇葬劉文公

王臣之卒葬不志特書葬劉文公錄王事也召陵之會劉子一呼同時應者十有八國桓文之合諸侯未有若此之盛者于以見人不忘周而天下之大可為劉卷卒西周因以不復傷王事之有闕特錄而葬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楚人圍蔡同盟諸侯環視而莫之救蔡乃以吳師敗楚入郢譏中國之不能蠻夷所由進也楚敗而吳張中諸侯悉受其憑陵春秋特筆之

庚辰吳入郢

郢楚之國都敗其師入其都吳寖强也敗楚稱子錄其君也入郢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史略詞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〇夏歸粟于蔡

皐鼬之盟故也盟皐鼬以謀蔡楚人圍蔡不能救相與歸粟焉獨言我歸者明諸侯之自相歸

無伯之詞也
於越入吳
越人來告也吳入郢越入吳晉既失伯楚亦寖衰南北之從漫無所歸一而吳越進矣春秋所以書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之卒無譏詞季孫逐君而定受其位不譏意如歸其責于定公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于宋之役許鄭同與會盟大書鄭滅許譏南北皆失伯權中諸侯自相滅亡
二月公侵鄭
陪臣執國命也季氏舍中軍民不在公公不得為政意如卒陽虎專國侵鄭之役假公命以出師不言虎者陪臣微賤名不登于史策
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斯忌並使命不專季孫也時陪臣執國命二卿皆為虎所使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政多門諸侯大夫各有所主祁犂主趙氏故范氏執之李廉曰此為晉三卿内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斯忌並帥政不專季孫也鄆前潰入齊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不服故二卿帥師圍鄆書法與斯忌如晉正同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鄭叛晉也諸侯特相盟天下之無伯也五伯衰七雄出春秋變而為戰國生民之禍烈矣無伯天下之大故也○陳傅良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
晉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衛叛晉也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鄆故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〇二月公侵齊

報國夏之伐也陽虎擅命出師而兩侵齊皆書公乃史文記事體例春秋特筆之直若歸命于公者此欲赴公山以魯為東周之義

三月公至自侵齊〇曹伯露卒〇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于瓦之師救我也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未來救也時三卿並帥羔雁分張齊師言伐而晉師不言救師亦不以救名也此春秋書會晉師于瓦之義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〇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類書士鞅帥師趙鞅帥師政在大夫也為下三卿叛起文

葬曹靖公〇九月葬陳懷公〇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令也時惟魯從晉故為晉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昭公始從祀於廟也意如逐昭公客死于外不得以時歸葬從祀之禮闕如意如卒陽虎專命不順三桓之所為至是從祀先公竊寶玉大弓而有之盜謂陽虎孔子以從祀禮也而盜竊則亂也因盜竊之變常見祀禮之反正特筆之

九年春王正月〇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〇得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先公分器國之事守也故失之書得之書得謂得之陽虎虎奪季孫而歸于公自虎言之謂之竊自國言之謂之得春秋因盜發而著明之錄其得乃以昭其失公羊子所謂微詞也

六月葬鄭獻公〇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比書次義繫于次也窺晉也志齊景圖伯也

秦伯卒〇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魯連歲搆兵至是始平書於經者釋怨安民本是善事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第134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34　版反内

書會不書盟無盟事也是會也孔子為相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時衛叛晉與齊合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平故也書來歸齊人服義而歸也三田齊取之我者夾谷之會晏嬰勸齊侯歸田以謝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家臣叛也據傳侯犯以郈叛經不書非國事也不書叛而書圍以為必當有受其罪者此春秋治陪臣之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再書圍郈家臣強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齊景主會也

叔孫州仇如齊

郈故也郈叔孫私邑叛入于齊齊人致之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特書暨罪暨之者也辰以公子地故而自絕于兄又暨仲佗石彄與之偕奔佗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暨辰出奔皆罪也弟不弟臣不臣直書而義自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辰叛矣仍書宋公之弟何辰以弟故責望于兄是以弟叛也義繫于弟故重以弟書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晉齊伯國也魯宗國也宋王者之後也時六卿擅晉田氏竊齊三家專魯宋則連年大臣內亂誅殺奔叛不絕書春秋詳志之示政逮于大夫

之明鑒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

及鄭平始叛晉也陳傅良曰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時邑宰數叛三卿患之仲由為季氏宰建議墮都故叔孫首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

費

案公羊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
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墮郈墮費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于黄
齊景主盟也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此
年盟于黄齊魯為盟之終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十有
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書圍不書墮弗墮也書至自圍成成服也○王
室亂而劉子有名陵之會家臣叛而孔子有三

都之墮此大有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吾道窮矣春秋所以終于獲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伐晉河内

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
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高閌曰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
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
土興兵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以地正國律以忌器之義罪無所逃故書
叛之文與荀寅士吉射一施之鞅歸不書復與
元晅孫林父異詞者君與其歸也

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来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訴之衞侯逐戍與
其黨家銓翁曰書三大夫之奔著衛亂所從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夏衛北宮結来奔○五月於越敗吴于
檇李吴子光卒

經書於越敗吴入吴事甚詳而吴伐越僅一見
至檇越于會稽則不書蓋吴光以戰卒復讎之
師不可以已故特以不書見義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頻書齊景主内外盟會成乎伯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来歸脤
天王歸脤諸侯常禮耳何以書此春秋之終也
時王室益以微諸侯益以無王朝聘會盟之事
無一可書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孔子以歸脤
今福諸侯乃王者事神治民之大端於終事特

書之自石岀歸脤後王室之志不復見于經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責戚無去國之義書世子出奔蒯聵叛父之罪
著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〇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鄭伯克段不稱弟正名為賊也辰猶稱宋公之
弟者宋未嘗絕其屬籍史乃從文告而書春秋
筆之著其以弟叛兄之罪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昭定之世蒐五見于紅不書大譏季孫之私也
于比蒲昌間四書大不與季孫之私也歸政于
公也時中軍已舍公無民何有蒐邾子為會蒐
而來書曰會公存公也亦志而晦之義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〇鼷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〇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頓皆會于召陵者特志其滅同盟之義也
夏五月辛亥郊
此以非時書
壬申公薨于高寢〇鄭罕達帥師伐宋〇齊侯衛
侯次于渠蒢
謀救宋也不書救非救也合謀以窺晉也
邾子來奔喪
邾子屈脤于魯蒐來會正來朝喪來奔終于國
破身執恭而無禮不能遠恥辱之效春秋詳書
之以示誡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〇九月滕子來會葬
時益以無王羣侯交邦之禮悉廢晉齊楚之喪
葬魯君嘗躬往焉今邾滕二君來奔喪會葬春
秋備書之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處事有常變未可執一先王治葬先事有卜臨
時有宜禮以制其常義以通其變權乎常變之
宜亦存乎仁人孝子之誠敬何如矣春秋兩書
雨不克葬不期以日時期于克葬因事變示教
義不以緩亟為譏
辛巳葬定姒
哀公立未踰年不及尊奉其母故卒稱姒氏葬

稱定姒史文也春秋筆之明僖公成風宣公敬嬴之稱夫人皆非所宜書其正以見其不正焉○王克掞云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葢非所錄也哀公雖未及尊崇其母而魯之尊所生已成故事故史錄其葬而春秋特筆之以明非禮不以子為君則妾母得卒之葬之如公羊氏母以子貴之說

冬城漆

春秋取義測卷之十二

膠州法坤宏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鄀柏舉也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蔡吳與也此年楚圍蔡陳楚與也六年吳伐陳陳蔡皆先王封國當與中夏會盟時無王伯□于蠻荒而莫之卹故其見圍見伐春秋備志之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

列書齊衛伐晉伯統亡矣○陳傅良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公之編魯君臣伐邾圍邾凡五見而終於入邾以邾子益來宋君臣伐曹圍曹凡三見而終於入曹以曹伯陽歸時無王伯諸侯受兵禍不可勝書書其甚者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以邾事魯之謹而再伐其國疊取其田既要之盟後復圍入焉自是内外之盟皆不書以爲不足書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来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書納不宜納也蒯聵稱世子明非父之絕其子乃子之自絕于父春秋書世子蒯聵出奔於靈公未卒之前而書晉趙鞅納世子蒯聵於靈公

既卒之後罪蒯聵之義自見書于戚明未得入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列書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夷晉于鄭也時鄭叛晉與衛睦故救衛而與晉戰

冬十月葬衛靈公

蒯聵在戚而靈公書葬衛有君矣衛人廢聵立輒非嗣立之常春秋書衛人立晉何以于輒立無譏詞曰此春秋所以討聵也晉疑于嗣立故

書立若輒者本無立道春秋治其父弗及治其子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来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服于吴也于是吴方強盛楚圍蔡蔡請遷于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遷故也州来吴邑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討蒯聵也聵以子叛父春秋大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如圍宋彭城之例明内外臣民皆義所得討予其討也然則春秋胡弗治輒也曰衛之臣民義得討聵不得立輒討聵公法也

治也立輒私情也亂也春秋之法治治而不治亂書齊衛圍戚而不書衛人立輒乃不治而治之義○春秋無外諸侯自圍其邑之文惟宋圍彭城衛圍戚兩見之一以討亂臣一以討賊子此乃比事之教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雉門兩觀災書及延及之也桓宮僖宮不書及同日並災也祖廟親盡則毁三家出于桓立于僖故其宫獨不毁春秋因災變著錄之以示誡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宋樂髡帥師伐

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亦遷故也駟與獵皆不樂遷吳者殺之放之乃以説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人不安于遷故亂作盜即微者辟稱人故云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

懼罪而出也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頻書放殺而不去其官明不以其罪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書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辟伯晉而京師楚也然則春秋亦崇伯乎曰伯即古者方伯之稱春秋之作以存王迹也帝降而王王降而伯五伯雖假之而諸侯猶知有王無伯而會盟征伐之遺風不可復問夫子所為岌岌乎

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社之在亳者亡國之社存以示殷鑒志其災書法同成周宣榭火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蔡制于蠻夷而君臣受其禍無所歸責討賊之義至是而窮故昭公書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

伯事也宋人伐曹執小邾子齊侯為是伐宋所謂彼善於此者孔子猶錄之

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月書葬義同定公之書雨葬以克不克為義不以遲速為譏○王克掞曰喪事不數閏本謂喪服不關葬禮葬事卜日以視遠近非謂閏月不可以葬也

六年春城邾瑕

邾瑕取之邾者魯有負瑕故稱邾瑕以別之如稱魯濟之類從史文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

吳楚爭伯也陳從楚圍蔡故吳伐陳十年楚伐
陳吳救之陳服于吳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奔陳氏獨擅齊矣荀范叛三卿專據晉矣
故弒君之事以陳乞終侵伐之事以趙魏終
叔還會吳于柤
吳寖主中國也晉通吳敝楚卒有黃池之爭魯
好吳叛晉卒有萊門之辱不自強而藉外援鮮
有不啟戎招侮者比事觀之可得其義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

弒其君荼
初景公欲廢長立幼陳乞不從景公卒乞殺荼
逆陽生而立之正也正則於荼何以稱弒已受
命矣李廉曰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
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于大惡里克陳乞事正
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會吳于鄫
比書會吳吳寖主中國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
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書宋伐曹侵鄭圍曹鄭求曹時無王伯中諸侯
自相救伐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
吳圖伯故為邾伐我次于泗上取城下之盟而
還伐我不言鄙明其直造國都
夏齊人取讙及闡
直書入邾以益來吳伐我齊人取讙闡不為婉
詞者隱公入許不言許男奔外伐我皆言鄙齊歸鄆讙龜陰不言取譏亟變也

歸邾子益于邾
畏吳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
讙及闡
亦畏吳故也時吳圖伯治諸侯之相侵奪者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
于雍丘
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
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書取師者二
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特書公會吳伐齊魯服于吳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伐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鄭救曹志列國之無伯書吳救陳志中國之無伯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畀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畀守在境内春秋大書吳伐我齊伐我戰于艾陵會于黄池譏中國皆亂四夷交侵先王禮樂征伐埽地無餘此匪風下泉徵意也
夏陳袁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晉楚分伯而後南諸侯莫大于陳蔡吳遷蔡伐陳而楚弗能爭北諸侯莫大于齊魯吳會魯伐齊而晉不敢問吳由是主中夏會黄池然則世運之升降治道之汙隆亦在乎人事爾後之君子知人之克勝乎天則知亂之可反爲治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書内外大夫奔者凡六十九多在春秋之末其時政在大夫而以無道行之互相傾軋理勢所必然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初稅畝履畝而稅壞什一之法也殫民財也用田賦計田加賦亂里廛之征也悉民力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此昭公夫人取于吳諱之吳孟子者不稱夫人不稱薨葬不以夫人之禮薨之葬之也義詳隱二年子氏薨
公會吳于槖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四國圍戴鄭伯伐取爲春秋書取之始雍

畱宋鄭取師爲春秋書取之終征伐禍變於此
而亟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書會書及別内外也列序諸侯而稱吳子吳主
中國也○會盟征伐王事也五伯假之春秋每
有取焉者以爲雖假之諸侯猶知有王桓文沒
伯事衰矣然辰陵于申楚主盟而晉不與于宋
于虢楚大夫主會而晉君猶未與也今匃吳繼
伯南北諸侯皆爲所臣服黄池之會晉與我魯
共奉爲盟主王事終而伯事亦終嗣後會盟遂
不復志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陳終服于吳也
於越入吳
吳既敗楚又主夏盟南北兩伯莫敢與爭焉然
吳方入郢而於越入吳矣方會黄池而於越又
入吳矣世衰道喪事變愈下而禍變亦愈亟春
秋備書之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春秋之末屢書趙魏帥師侵伐事以明其君不

在諸侯政出臣下此伯權所由壞晉國所由分
葬許元公
此鄭人所滅之許也卒之葬之復見於春秋之
終聖人於興滅繼絕蓋汲汲焉義詳僖二十年郜子來朝
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志天變也
盜殺陳夏區夫
志人禍也春秋之法微者窮諸人賤者窮諸盜
書盜殺蔡侯申書盜殺陳夏區夫國君卿大夫
而盜得殺之亂賊之黨窮於上下矣

十有二月螽
志異也九月螽十二月螽天災人禍至此已極
春秋所以絕筆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此與鳳鳥河圖之歎同矣顔淵死子曰噫天喪
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狩獲麟子曰吾道
窮矣公羊傳深得經旨○孟子歷叙堯禹以來
治亂而終以孔子之作春秋已之闢邪說蓋綜
帝王師儒通古今上下而言之宰我知聖人以
爲賢於堯舜韓愈稱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正

謂此爾然則春秋者千聖治術之統滙孟子者百家學術之疏瀹也孟子述孔子作春秋之說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自爲說曰春秋無義戰非精於義者詎易與於斯今折衷諸家之說歸于孔孟爲取義測焉迂齋法坤宏識

粵東省城河南街六書齋刊刻

春秋傳序

歲辛酉始從家一山刺史署齋得空山先生春秋傳讀之既畢業作而歎曰吾乃今而得先生之志也夫前世傳春秋者多矣左公穀而外宋有胡氏安國傳劉氏敞傳程氏頤傳劉氏絢傳陸氏佃後傳葉氏夢得傳鄭氏樵傳陳氏傅良後傳凡十有一家先生後出豈欲以掩十一家之長哉志在於得其平如衡之懸水之準得其博如崇期之八達

逵之九達得其簡如導河之積石導江之岷源得其遠如千里之步起於足下九成之臺始於累土而已矣是先生之志也所以公之天下者也今挈其宏綱鉅指凡三十有一條縷析陳之爲讀是書者告焉有三傳皆有取而胡氏傳及諸儒之說未安者如桓元年及其大夫孔父公穀皆以孔父爲字左氏亦謂父字而嘉名杜氏註則以孔父稱名趙氏匡劉氏敞程子胡氏從之以爲君前臣名名君不可字臣今證以啖氏助說孔字父美稱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熹恭讀

御纂春秋傳說亦稱啖氏之詳楨語可並存定八年從祀先公三傳謂正閔僖之失胡氏獨以爲昭公則斷之以經書葬而祔廟諸禮可推昭既書葬是祔廟已有明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氏謂札以讓國階禍則譏以札書名猶楚椒秦術之類非褒貶所係又札之辭國在襄二十九年之

後豈得預貶有專主左氏或駁正左氏者如襄元年圍宋彭城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則以證書宋彭城者孔子特筆不予楚之取彭城以置叛人昭七年燕暨齊平穀梁以爲魯暨齊說者援下叔孫舍如齊涖盟爲證則斷以涖盟在公如楚之後閒時閒事朗屬兩事而傳首齊求之也四字劉敞誤解作齊求魯耳至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謂管仲城之則斷以小穀魯地非齊地今曲阜西北有

小穀城齊別有穀左氏乃牽附申無宇之言致誤又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左氏載孔子稱詩無自立辟先儒多以書名為責冶則證以荀息仇牧經予之而皆書其名臣恭讀此條
御纂推明大夫死必書名之義而黃氏仲炎以左氏所載非孔子之言萬世臣道之準立矣成三年伐鄭左氏謂討邲之役則據毛氏奇齡說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衛衛請師以拒之有左氏未可據而

公穀義長者如隱三年辛卯尹氏卒左作君氏公羊謂天子大夫則據劉向封事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且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卒于魯史臣按程子亦有夫人未聞稱君氏之疑僖十七年左稱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滅項公穀謂為齊滅之則證以上條齊伐英氏之文斷從公穀成十七年秋公至自會穀梁謂公不周乎伐鄭解者以周為信訾穀梁之謬則證以楚師至而諸侯還未嘗得致伐于鄭是為不周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穀梁以為不正其閏公羊云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毛氏奇齡力排公羊孫氏復謂閏月葬非禮家氏鉉翁并謂當時計閏為喪則斷以喪期不數閏而未聞閏月葬之為非禮臣恭讀此條
御纂徐氏彥引鄭志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數此解出自康成所當並存俟攷也有公穀未可據者如隱四年夏四月葬

衛桓公公穀謂月葬故也則證以春秋月葬三十三豈皆有故五年螟穀梁謂甚則月不甚則時則斷以實書非有義例八年盟于瓦屋穀梁謂參盟于是始謹而日之則斷以盟之例日其不日者史失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以宣榭為宣宮之榭何休謂廟制似榭則證以杜氏預註孔氏穎達疏榭為講武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謂仲嬰齊為兄後則據毛氏奇齡說大夫繼爵不繼統

無弟為兄子子為父孫之理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貶之則從孫氏復説此年無冬者脱文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公穀以魯雉門為僭則證以雉門兩觀謂之臺門禮器天子諸侯有臺門而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未可依據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公穀謂趙鞅以地正國又謂美其逐君側之惡則斷以鞅之罪視荀寅士吉射少閒耳公穀奬之悖理十四年無冬何

休謂孔子去魯不書冬則斷以為闕文哀三年桓宫僖宫災杜氏預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毁公羊謂毁而復立則斷以諸家襲左氏傳孔子聞火之言非經之正旨而從毛氏奇齡説古七廟五廟之外有遷廟桓宫僖宫者遷廟耳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穀謂多于什一非古則證以毛氏奇齡説井田有税以足食有賦以足兵宣公初税畝是加税也哀公用田賦是加賦也田賦者以田為賦邱賦之外

别征馬一匹牛三頭而賈氏逵謂一井出一邱之賦則加賦十六倍胡氏誤引國語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謂田出里賦為弛末削本皆失經旨有三傳皆未可據者如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左氏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公穀二家或以為别乎邾或以為通濫為國則斷以經無略賤之例邾快非以地來亦以賤書名黑肱不係邾者乃係闕文定元年春王三月三傳皆截春王二字為一節謂定

公不得正其始則斷以定公此時尚未立無君以統朔又正月無事故不空書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謂春秋感麟而作公穀謂文成致麟則證以賈氏逵服氏虔説孔子自衛反魯而作春秋在哀公十一年而後儒雜用緯候謂麟是漢受命之瑞又謂春秋終于春者以天地生生之理在斯均屬迂謬燾恭讀此條

御案削去衆説以朱子之論為定而大義炳日星

矣有後儒論說異同兼資攷質者如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下經文凡四條徐氏仲山謂有五疑則證以公羊何氏註謂華元實奔晉而云未至晉乃左氏之誤經書宋殺其大夫山討罪例不書字左氏誤謂蕩澤字子山耳華元重係之宋奔楚止書魚石一人而亦係之宋經文皆有微旨不得信傳以疑經襄十一年作三軍疏家謂費誓三郊三遂詩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胡氏傳從之杜氏

預謂季氏假立三軍劉氏敞謂襄之前未有三軍孫氏覺謂三桓不量力而作三軍則證以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春秋惟齊晉楚有三軍恭讀此條

御案三軍二軍係並存其說者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先儒或謂圍成非孔子之意或謂孔子不能墮成因未攝相毛氏奇齡又謂成不必墮不當墮皆非篤論則斷以三苗逆命崇人弗降舜禹文王

皆不能免何損于聖人使孔子終用於魯墮成之事必有以處之又有信經黜傳別具苦心深指可存一解示後以嚴名分之防者如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左氏謂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則據八年郕降于齊此為迫于齊而來奔者當實是郕伯若魯擅予郕世子以君之爵是為獎亂襄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昭元年楚子麇卒哀五年齊侯陽生卒先儒或以為諱或謂以疾赴

則必謹之又謹信經之書卒者為實蓋書卒者實則此外被斧鉞之誅者愈以見聖筆之嚴無一人可倖貸而綱常名分森列天壤者益以凛凛且此解皆依準以經筆毫無枝葉牽鑿之言洵為可貴凡此諸條視其去取可否則權推平也搜葺鉤稽則聞識博也要約深婉則辭事簡也親切著明則制防遠也平故頗側泯而心不爭博故野僿祛而胸不固簡故支蔓削而情不流遠則人風靖王法

彰聖作範圍而億萬紀可以永永無弊是則先生
之志也夫是則先生之志也夫
嘉慶六年七月朔日涵齋張焘拜撰於南通州紫
琅講舍

春秋傳卷一

滋陽牛運震學

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王綱淪矣適當隱公之初故春秋託始焉爾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君之始年謂之元年唐虞三代以來之通稱也春歲之始也不言一月而言正月猶始年稱元年之義也王者謂當時之王也侯國之史義當稱王又以著其爲周正建子之月也春正月者舊史文王者孔子所加也不言周正月而言王正月尊昭代義不得稱周也編年次月所以紀事雖無事必書首月謹始也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是年三月有事而仍書首月以其爲元年也不書卽位者公實不卽位史無可書也公何以不卽位或以爲讓或以爲攝夫以爲讓則攝焉爾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作邾婁 蔑公穀並作昧

及者何與也內爲志外爲主皆稱及其稱會者行會禮

也邾魯附庸儀父其字左傳以爲邾子克也附庸之君稱字据此及蕭叔朝公是也諸侯私相盟非禮也然比國結信繼好息民聖人亦無譏焉爾蔑之盟何以書內相盟則書且先錄其本以著七年伐邾之爲渝盟也

按盟之例日不日闕文也穀梁曰其盟渝也攷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秋及宋人衛人伐邾渝盟甚矣又何以日之邪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春秋他未有書克者此其書克何特筆也克者兩相敵

而力勝之辭也段不書弟段叛不得爲弟也稱鄭伯鄭伯帥師也非殺世子母弟目君之例也段不言叛鄭伯不言伐以是爲鄭伯亦有譏焉爾不言出奔略之也春秋著義而不著事褒貶之義明則事不足悉也

公羊傳克之者殺之也穀梁傳克者何能殺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按左傳太叔出奔共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段之未殺明矣鄭伯之力固足以制段而段猶得出奔此即鄭伯之緩追逸賊也乃穀梁猶以爲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不亦誣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周平王也天王者臨諸侯之稱惠公者隱之考也仲子者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諸侯不再娶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故不得爲夫人也周賵惠公因兼賵之然非禮矣咺者何名也天子之宰不名則以名爲貶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人微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書公恥與微者盟故沒公以殺恥以國地則宿之與盟可知也

按宿之盟不日闕也穀梁云卑者之盟不日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文二年及晉陽處父盟又何以日邪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王卿士祭國伯爵也自來曰來不正其非王命而私行也或曰來朝或曰來奔書曰來而貶見矣朝與奔不足究也

公子益師卒

內大夫卒例得書不書葬降於君也不以大夫目之者不與世官也

按大夫之卒例日不日史失之也穀梁以爲惡不書日左氏謂公不與小斂故不日彼公子牙公孫敖之卒皆日豈其善類邪抑公皆與小斂邪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者徐戎也潛魯地戎來而我會之脩世好息外患也戎狄以號舉所以別於中國也

孫氏復曰凡書會者皆惡之蓋謂天子在上諸侯不得

私會也然亦有當會而會者非槩惡之也孔子嘗從定公會夾谷矣豈其不義而孔子行之而猶書於策邪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人者莒師也小國非君將恒稱人人之者寡辭也凡書入皆貶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後同

無駭何以不氏公族大夫例名而不氏無駭又未賜族也內大夫將恒書帥師入極非滅也內滅國書取極不書取則非滅可知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公羊云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竊謂盟之繫日不足見義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履緰左傳作裂繻

此卿爲君來逆女也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則稱逆女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內女未有言來逆者此其書來逆何紀伯姬遭國變而卒哀之故詳錄其本也公穀胡氏皆以爲譏不親迎夫諸侯越國而親迎吾未之前聞也則譏之者已固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逆者外辭也歸者內辭也內女爲諸侯夫人者恒書歸不書者有故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

伯上有闕文不知其何伯也公羊曰無聞焉爾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者何穀梁以爲隱之妻也不地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也夫人之義從君隱公在故不書葬左傳以爲桓母夫仲子之卒已在前矣公羊以爲隱母夫隱母

未有不書葬者也以此知爲隱妻矣

鄭人伐衞

伐衞者討公孫滑之亂也不書討滑以鄭爲志乎伐衞也是爲鄭人脩怨之師矣書之固非其善之者也

劉絢攷曰春秋書侵書伐皆不詳其事蓋征伐天子之事諸侯專之罪也故第書侵書伐而貶惡見矣其事奚足錄邪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必書謹天變也日食者月掩之也不言月食日而

言日有食之者以月不可見又惡以陰加陽也日食書日書朔或言日不言朔或言朔不言日或朔日並不言史失之也日月干支非褒譏所可加聖人亦姑略之爾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平王也王崩來赴則書會不會故不書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尹氏天子之卿也言氏者著其世繼也來赴故書公羊以爲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劉絢攷曰左傳謂君氏先儒多非之公羊謂天子大夫而世或疑周之大夫不應卒於魯史毛西河因謂與隱公俱歸自鄭之尹氏余讀劉向封事引此亦云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觀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卒於魯史則尹氏之爲周卿信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禮也求賻非禮也書來求賻魯賻不入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稱氏與尹氏同武氏子者父在之辭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君稱卒別於我君也外君卒書名紀易代以別彼國

之前後君也其不書名史失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之黨合天下始多故矣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內外之辭也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繆）

凡書葬者言我國有葬之者爾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據我也此當書大夫如某國葬某公或書或不書略之也稱謚稱公據彼國也臣子之義稱其本國之君曰公或以爲僭稱公或以爲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昔已甚之辭爾諸侯曰卒月葬正也曷爲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史文有詳略也非所謂渴葬慢葬與危不得葬之義也赴卒書卒會葬書葬卒自外錄也葬自內錄也不卒外不赴不葬內不會也其不會而書葬者則春秋之變例爾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凡力得之曰取書取則伐可知矣伐取並書惡之也他伐國無取邑者乎此何以獨書取邑曰書之於春秋之始而惡之之義見矣自此以後或書或不書者書之則

不勝書故書之有詳略也說者以爲告伐不告取故不書取者固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作祝

州吁不書公子削之也曷爲削之州吁者嬖人之子其母賤其子不得稱公子削之所以絕其屬籍也君弑書名與君薨書名例同

按弑君之賊例應從同蔡般許止楚商臣皆書世子齊商人書公子乃獨於州吁不書公子無知不書公孫其義何居穀梁曰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商人商臣獨非弑而代之乎程氏曰不削之無以著其弑逆之罪不世子公子之安知非盜與微者無以著其弑之之實夫弑逆之賊雖不削之其罪自見也況情均罪等安有自岐其例俾後人炫而莫定乎胡氏申公羊之旨謂莊公不待州吁以公子之道故去其公子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子有罪而追咎其父非通道也孔穎達以爲史有詳略文無褒貶夫日月非褒貶所係謂之史有詳略可也稱名者春秋之大義聖人烏有因仍舊史而不著其義者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也夫蔡般許止楚商臣

以弑君而兼弑父者也不書世子則無以知其爲弑父也商人固已貴爲公子矣弑其兄之子而自立又定於其位故於其弑君也稱公子於其被弑也稱君州吁於屬也賤無知之於諸兒於誼則疎弑而自立又皆不定於其位旋卽見誅聖人於其弑君也絕其屬不稱公子不稱公孫於其誅也不與其爲君直曰殺州吁殺無知而已此春秋之微旨也

杜氏預曰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按月者所以繫日有日無月史文闕也知此益不可執日月以定褒

貶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淸
諸侯不期而會曰遇遇必有所往之處書遇不書所往則非不期而遇也蓋相期簡其禮以見也曷爲簡其禮宋魯合而謀鄭託於無約而遇所以秘之爾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首宋宋爲主也說者以爲衞志而責宋者非也宋陳君自帥師書爵蔡衞大夫帥師稱人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書翬帥師專兵也專兵故名之再序四國重言之以重其罪也左氏以爲再舉者非也
按公羊以爲翬不氏者與弒公貶也穀梁曰不稱公子貶之也夫公子翬果以弒君貶當於其弒君焉貶無爲先事而貶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皆弒逆而皆書公子何也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
公羊傳書人者何討賊之辭也此石碏殺之也不書石碏者不以爲一人之私討也不書陳人執州吁備予衞人以討賊也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稱人一國之辭也繼故不書立此其書立何予衞人以立君之義也晉者所宜立也不書公子嗣國也然則何以不罪其擅立也曰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國人能仗義討賊立君以主其社稷春秋與之者權也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於先君卽不宜立按此時桓公已弒矣又何先君之可承然則衞自此當終不立君邪甚矣胡氏之固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左傳觀作矢
魚魚者于棠遠地也書之以爲隱公之志荒矣寪氏之禍其兆於斯乎不月歷時久也
夏四月葬衞桓公
十四月葬衞亂是以緩春秋弒君賊不討不書葬此弒而葬州吁卽刑故也
穀梁傳月葬故也非也春秋書月葬者三十三豈皆有故邪
秋衞師入郕郕公作盛

書入譏之也將卑師衆稱師書師不繫褒貶褒貶在事不在師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成而祭之也隱爲桓築宮以祭其母也仲子者先君再娶之夫人以祔廟則無二適祔於女君則非妾故爲別宮以祭之然則禮乎曰非禮也公子允之母非公所宜爲之立廟也

初獻六羽

此羽翟之舞也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諸侯用六則繼

室別宮當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書初所以著前此用八之僭書六羽所以著妾母之僭

邾人鄭人伐宋

邾小國而序於鄭上著兵首也

螟

蟲食苗心者書之記災也

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以實書非有義例也穀梁以爲甚則月不甚則時非也夫月胡以甚於時邪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大夫卒皆書親親貴貴賢賢之義也胡氏曰書日者恩禮之厚非也卒大夫不以日不日爲褒貶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入郛之役也書伐書圍著其暴也圍人者兵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春秋書外相伐圍邑者四自僖以後則不書書之於春秋之始舉其重者也他則略之猶書伐不書取之義爾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傳作渝

和而不盟曰平輸平者納成也鄭人曷爲納成以利相

啗解怨脩好所以結魯而閒宋也曷爲知其啗之以利也以其歸祊知之也他平不言來輸此獨言來輸者以見鄭之屈已請和而魯亦爲其所使而不悟也是亦聖人之特筆也

按公穀以輸平爲墮成夫魯自鄭人輸平以後未聞其惡鄭也左氏以輸平爲更成謂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夫訓渝爲更義本牽曲而鄭人來求於我之情不見胡氏以輸平爲納成得之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齊爲鄭結脩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備四時也

冬宋人取長葛左傳作秋

此與前圍長葛二事也前年冬宋嘗圍長葛矣今又乘其無備而取之書之著其暴也長葛不言鄭因上文也說經者以爲圍之期年而後取之又以沒鄭爲貶鄭者皆非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娣歸不書爲叔姬歸酅書之也所謂因紀其末故錄其始也

滕侯卒

諸侯死而書名例也不名史闕之聖人亦略之爾

夏城中邱

書不時也雖時亦必書重勞民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母弟稱弟使其弟云者爲其親於魯特使其弟故不書公子而曰使其弟無貶也

按此及鄭語來盟說經者皆以爲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夫諸侯愛弟未見其可罪也不愛則以爲薄愛之則罪其私必如之何而後可以無譏也胡氏又以爲僖公私年遂成無知篡弑之禍故於來聘書弟以示貶夫以兄寵弟而貶其兄以子篡弑而貶其父春秋之法恐不如是是說春秋者之固也

秋公伐邾

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比事以觀而貶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書天王下聘者責諸侯之不朝也先儒反責天王以聘諸侯爲非禮夫安有舍下而責上者邪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此執也其言伐何大天子之使使若一國然故變文以異之公羊傳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楚邱內地也以歸脅之而歸也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交橫諸侯無王以爲非天下之小故也

孫氏復曰于楚邱者責衞不能救難書以歸者惡凡伯不能死位夫戎執天子之使中國有土之君皆不能無

罪爲而徒責衛可乎凡伯見執未見有必死之義春秋
責戎責諸侯未暇及凡伯也
再書凡伯重之也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九字耳
而其人其地其事備見此聖人書法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而宋衛忌鄭之深有異志焉故宋
衛遇垂以謀鄭遇者欲秘其迹也瓦屋之盟鄭不與十
年宋衛伐鄭則垂之遇爲之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宛鄭之微者祊者鄭所受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鄭
以所受於天子之邑予魯其咯而求之也至矣前此來
輸平者以言請之而未入地也歸祊所以固輸平之事
也然鄭伯之罪著矣
庚寅我入祊
歸不言入歸斯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不當入也入
逆辭也非我所有外雖歸之其道猶爲逆爾入未有言
我者言我亦譏之
按鄆讙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

特書入則非鄆讙龜陰之比也孫氏復以爲非魯土地
故皆曰來歸者非也
左傳鄭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諸儒皆本此說按經文隱
八年鄭伯歸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本自二事未
見其以祊易許也歸祊者結魯間宋所以終輸平之事
未必遽言易許若有之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逮桓公
之世始加璧以假乎左氏言以祊易許蓋比事以觀鄭
志而非春秋之本旨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不名與滕侯同義不葬魯微之而不會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欲平宋衛於鄭然瓦屋之盟宋爲主而鄭不與則鄭
猶未平也
穀梁曰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按盟之例日其不日
者史失之非必參盟而後日也春秋褒貶之法罪同同
誅惡同同罰不以終始爲輕重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羊作包

成紀好也公與大夫盟沒公莒小國不書公則嫌於非公也莒人微之也屈禮以盟卑以病公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曾孫其有氏者稱氏未氏則徒名而已無駭未賜氏故稱名溺挾柔皆同此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再書下聘罪魯之不朝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正月也大雨震電不時也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則災矣公羊曰俶甚也

何以書記異也春秋災異必書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是也

挾卒挾公羊作俠

夏城郎

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羊作邴

謀伐宋也魯啗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會于防以謀宋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爲師期也於是乎偕鄭以合謀焉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鄭稱人大夫帥師也再書翬帥師疾擅兵也蓋賊君

之禍浸巳成焉終隱之世翬不稱公子貶也於桓之世稱公子者不著其公子則無以知不稱公子之爲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翬帥師會齊鄭矣此公自將先期取勝也不言戰言敗者言敗而戰見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一月而取二邑也不書日嫌於同日取之故兩書之

秋宋人衛人入鄭

報取郜防也宋連衛以報鄭鄭不暇禦之故宋衛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伐取者何伐其師而取其衆所謂覆而敗之也戴鄭所與之微國宋連蔡衛以伐戴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懈伐之而覆其師焉書之以著列國搆怨之相尋也公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戴鄭附庸也何以取爲胡氏謂鄭一舉而兼四國亦與情事未合程子以爲取三國之衆者是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羊作盛

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入

郕報伐戴也

按齊鄭伐宋左傳以爲王命也齊鄭入郕左傳又云討違王命也夫鄭之無王久矣安能以王命戮人衂王臣不行則非王命審矣特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正也兼言之旅見也旅見非正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書來朝亦以見魯之不朝天子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左作郲

謀伐許也

孫氏覺曰隱之出十一皆不致隱攝位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公及者目公主之也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伐許鄭志也入許鄭功也然齊魯交主其謀故書之首我而殿鄭以爲搆伐之罪三國共之也不言滅許未滅也不書許君出奔略之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弒而書薨諱之也曷爲諱之不忍言也諱之則何以

知其爲弒公薨皆地以其不地知其爲弒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以弒故不成葬雖葬猶不葬也公羊又曰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按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不有其正穀梁謂隱不自正近世說春秋者又謂隱在位十一年王命五至身既不朝又無一介之使報禮於京師不書正以著公之不奉正朔愚以爲皆非也夫元年雖正月無事必書正月謹始也其他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隱元年已書正月義著於始年矣三年

四年事在二月七年事在三月十年事在二月他則朝聘例當書時觀魚歷時久亦當書時會遇輸平本可時可月略之則皆時之非事在正月而特削其正也定元年無正月故謂之無正隱元年已書正月則不得謂之無正若謂隱不有其正則元年何以有正月邪如謂隱不朝聘京師故貶不書正彼桓公亦未嘗遣一介於京師也又何以書正邪此說經者之陋也

春秋傳卷之一終　　蘭陵門人張曾文校刊

春秋傳卷二

滋陽牛運震學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不書即位繼弒不忍即位也隱弒而桓書即位者桓自正其即位之禮如其實而書之也桓即位所以飾其弒之不由已也書即位所以著桓之忍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篡立懼討故結諸侯以固其位也會鄭以鄭之善隱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許田近鄭鄭欲之久矣桓篡弒而求好於鄭鄭脅而取之以爲割地而賂鄭爾以璧假者鄭伯自文之辭非假曰假假不反矣不書以許田歸鄭者猶以失地爲內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欲結鄭以自安故及鄭伯盟以終許田之成也春秋繼假田而書之以爲賂之以田以求爲此盟爾

秋大水

書時不書月概一秋而言也不書地大水則魯地徧矣不可別其地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督從名不氏未賜族也孔父何以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此弑其君與殺其大夫其言及何也由弑及之也所以重督之罪而著孔父之節也孔父先死曷爲以君及大夫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按公穀皆以孔父爲字左傳孔父嘉爲司馬亦以孔父字而嘉名未嘗以孔父爲名也其稱孔氏者自其得氏之後追稱之亦猶華父督之稱華氏耳蓋孫以王父字爲氏此正孔父是字之證杜註以爲孔父稱名誤矣後儒趙匡劉敞程子胡氏皆重駁稱字之說以爲君前臣名名君不可字臣夫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本未有稱字者也大夫則有稱名稱字之異雖君臣連書亦何嫌於各從其例乎啖氏助以爲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弗父何亦以弗父爲字若孔爲氏豈世改者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春秋固不拘拘以名字爲襃貶而孔父之爲字則有確然者此不可以不辨

滕子來朝

滕侯而書子時王黜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列會未有書所爲者此指事而書孔子之特筆也宋督弑君亂莫大焉四國會稷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則是四國信有力於宋亂矣以者爲志乎成是亂也惡莫大于獎逆自是而弑君之賊接迹於天下四國爲之也

按四國會稷直是獎成宋亂爾何休以爲欲共誅華氏受賂便還者非也以者深文之辭何休以爲辟直成亂者亦非也左傳以受賂立華氏解成亂之義甚明杜預以成亂爲平亂殊失經旨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不言宋歸我而曰我取于宋罪我也納者以力强致之辭成人之亂受賂而還以汙其先祖之廟以是謂周公

爲邢受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穀作紀）

書來朝以見九月入杞之非義也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劉氏敞曰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以是知爲紀侯也夫杞之書侯始此何所據而知其爵之非侯也杞來朝自不宜入其國然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則魯之背義陵小亦不可以常事拘矣

凡此皆以依經本文爲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其地以國蓋鄧與會爾

九月入杞

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比事以觀貶自見矣不言我不書公沒之以甚其貶也

左傳謂討其來朝之不敬非也或別有故而以討不敬爲辭爾

公及戎盟于唐

懼戎爲患結好以自固也

冬公至自唐

書至爲盟戎危之也凡君出反行告廟則書至其有告而不備書者書之必有所爲志其重者也

三年春正月

不書王以見桓之無王也元年何以有王元年者桓之始也二年何以有王未畢喪桓未成爲君也十年有王十年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十八年者桓之終也此四年有王正以著餘年無王之爲貶也

按桓公三年以後經不書王說者或以爲闕文無關義

例夫春秋或日或不日或不書秋冬以及隱之十年無正以爲史文有詳略是矣獨至桓公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則不得以爲闕文也春秋無王者一百有八其不書正月者不書王無足疑者桓書正月而無王此孔子之特筆也但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解經者或以爲正宋督之罪或以爲正與夷之卒或以爲正終生之卒其說甚鑿故折衷解之而著其無王之義如此

公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也不媒而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之爲言猶相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胥命者以王事胥相命而莫敢或先也善胥命以是爲近正也此孔子之特筆也

杞求成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 郕公作盛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古者諸侯親迎有故則使卿公子翬如齊逆女卿爲君逆也此常事何以書文姜亂魯故於出處本末之迹詳而錄之也在齊故稱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諸侯踰竟送女非禮也何以不稱夫人未成禮也以齊侯爲之辭猶曰吾姜氏

公會齊侯于讙

曷爲不書逆女公不爲親迎出爲志乎會齊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於廟也不書翬以者非翬所當以也春秋惡文姜之終故不得不詳其始爾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五穀皆熟也總一年之收而書之故繫之冬春秋重民命故凶豐必書

賈逵曰桓惡而有年異之也書有言不宜有也程子胡

氏皆從其說夫有年爲異則將以無年大饑爲祥君則無道民亦何辜而必欲其凶饑相仍而以爲安邪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時也于郎非常所也蒐狩常事不書非時非地則書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此何以書譏弑逆之人王弗能討也而聘之是崇亂也糾者何名也名宰貶之也

按是年及七年無秋冬史闕文也公羊何休注云桓無王天王失刑又下聘焉故闕二時以示貶胡氏頗取其

說夫魯桓弑君天子下聘其非自著何待去秋冬以示貶乎若以惡桓不書秋冬則十三年秋冬皆無事何以書秋冬也若以天王下聘而闕秋冬則七年並無下聘之事何以闕秋冬也況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矣此時又豈有失刑聘逆之事邪進退考之並無一據固知其為說經者之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甲戌之下有脫事焉或曰陳佗殺其世子免云爾

然不可考矣

左傳再赴也公疾而難作夫國亂豈暇再赴即再赴孔子亦不當以二日並存而書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按國君雖狂而出亦寧無臣子從之何至死不知日邪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謖也何謖爾齊鄭窺紀而欲襲之也書此以見紀之卒滅于齊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仍叔之子者何父在子從政也宰糾名貶也仍叔之子不名亦貶也

按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爾何以稱天王使邪如此則顯與經文悖矣

葬陳桓公

不月史失之也

城祝邱

非時也故書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書從王尊王也不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王不書天者王不在首則不稱天非貶也三國稱人微者也王自將而以微者從亦罪之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為重也不言戰諸侯不可敵王也不言敗績為王室諱也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以書王不可言敗王師猶可言敗焉爾

鄭伯不朝王伐之非過也繻葛之戰王師敗績矢及王肩鄭伯之惡不可貰矣胡傳以王不討宋魯憤怨興師並為王罪故以削去天字為貶夫舍其臣而責其君大

義安在此說經者之悖也

大雩

雩者何旱祭也何以不書旱公羊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其稱大者重其祭也何以書重民事也

按雩有二一龍見之雩舉以建巳之月一呼旱之祭夏秋隨時可祭此呼旱之祭秋旱則行之左氏以爲失時非也

螽公作蝝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以失國書也不書奔以朝出也

州公者何寰內諸侯嘗爲王子二公者也胡氏曰將有其末先錄其本爾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是來也謂州公也州公來而曰寔來以其不復國略之也

此變文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如曹閒無他事其爲州公可知也李光地曰語勢如所謂西傾因桓是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公作成

紀來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徒也書八月不時也周禮中冬教大閱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矣曷爲稱陳佗不成其爲君也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此蔡人也其以討賊言之何于鄭國以討賊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以書別嫌也夫人姜氏淫於齊侯春秋於此特書子

同生其別嫌之旨明矣

按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天下後世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者賴有春秋也史例世子生必書于策孔子脩春秋皆削去此獨存而不削者必非無意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殆有得於聖人之旨公羊以爲喜有正啖[illegible]以爲舉接子之禮則書者皆非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火田也譏淫獵而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兩書之非同時朝也書名者穀鄧皆南方小國遠絕於魯終春秋一來朝則亡滅不復見故名以詳之也

按穀鄧二國書名公穀以為失地之君夫州公失地不書來朝已有明例矣此何以書來朝邪胡氏以為貶其朝桓故名之則諸侯之朝桓者多矣他何以不名邪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子月而烝時也書之為五月復烝見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謀納后也言娶於紀命魯主婚也書字天子大夫例稱字

夏五月丁丑烝

不時也又瀆祀也

秋伐邾

不書公亦不書師師貶也

冬十月雨雪

夏八月也雨雪記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逆后不書此何以書我為主也何以不稱使王者至尊不自為婚主也不反命而逆王后于紀明魯之主婚也逆者因上事生下事也其不稱逆女者辭成為后矣此受魯命以往不敢斥后為女也凡逆后一公一卿不書卿略之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紀季姜以著王后之字與氏也自王國而逆則曰王

后自紀而往則曰紀季姜尊王也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我為之主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世子攝朝禮也曹伯有疾而使世子攝朝於諸侯非禮也蓋有所畏而不得已爾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天道一周而不書王則嫌於不書

王之爲常事也十年書王正以著他不書王之爲貶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何以弗遇中背公而更與齊鄭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變文也譏不在內以外爲志乎此戰也不言師敗績爲內諱也

家氏以三國爲討亂之師夫桓之弑隱十年矣烏有至是而始討亂者乎況齊鄭之與魯也久一旦搆釁而來

戰乃以討亂爲名其爲僻也不亦難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同絕魯也此鄭之諸侯也曷爲戰稱爵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人之略之也著其爵而後人之其爲貶也可知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三月而葬鄭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祭仲稱字天子之命大夫也不稱大夫亦貶之也

按公羊以祭仲爲知權非也仲以出君易死其罪大矣而謂之知權可乎

突歸于鄭

仲執而突歸突由仲入也突不稱公子不繫之鄭絕之也

鄭忽出奔衛

何以不書爵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何以不稱子未成君

也何以名別二君也以國氏正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宋結三國以圖鄭鄭背宋也柔不氏未賜氏蔡叔蔡侯之弟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宋結魯以讎鄭也二年之閒兩盟四會春秋備書之惡屢盟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公作毆蛇
卒杞莒也
按杞侯公穀皆作紀侯以爲盟紀莒謀齊難也夫爲紀求援而僅僅偕小弱者與之盟何也且以紀訛杞亦烏有一再訛者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此燕人南燕也是時北燕隔于山戎故知是南燕也公盟燕以斷齊道而陰援紀也十三年二月齊及魯戰而燕與焉則燕背盟而合齊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兩會之
黃氏曰折關夫鍾之會宋爲主也會於魯地是宋欲親魯伐鄭也虛龜之會魯爲主也會於宋地是魯欲平宋鄭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辭平也始背宋而合鄭家鉉翁曰來戰于郎者忽也突篡忽而著魯自是魯鄭遂合
程端學曰魯與宋兩盟四會不浹旬而背之盟鄭反覆甚矣比事而觀其義自見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日決諸侯之卒例稱日也
李光地曰凡春秋書事繫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則非復蒙此日而蒙上之時月也武父之盟衛侯晉之卒兩事適同日故特書兩日以別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沒公諱敗也鄭曷爲前稱君後稱師略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也曷爲不言及宋師省文爾
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按下文魯鄭合戰四國則以爲不和者誤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紀與齊戰也內兵先紀外兵先齊爲主乎是戰者也

先言會而後言日會戰異日會不舉日戰例日也會何
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略之也穀梁曰於紀也
戰稱爵稱人敗稱師重衆也衛侯在喪何以稱爵踰年
也踰年未葬而以吉行於是乎稱爵蓋不能無譏焉爾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懼齊衛之報也以會地曹與會也

無冰

建子之月而無冰記異也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
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闕而不益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

脩曹之會也諸侯之母弟稱弟

按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春秋盟不書日者多矣
豈其皆前定邪趙汸謂來盟不月雖內莅盟亦不月亦
非也夫上有夏五脫文安知其不月邪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粢盛之所藏天火曰災何以書譏不謹也

左傳以爲不害非也夫不害何以書災邪

乙亥嘗

周八月夏六月也嘗禘而嘗爲非時災後不改卜而嘗
亦不敬也

按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譏其以災餘之米供粢

盛也攷周禮祭祀先十日戒執事是時廩人已扱以授舂
人矣嘗之粢盛其供已久然則御廩所災固未舂之粟
也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於祖考書乙亥嘗特爲其不
改卜而嘗以是爲不敬爾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
者非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衛人在蔡人下

報宋之戰也宋公稱人貶也能左右之曰以宋人不當
用四國之師四國不當從宋爲不道交責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王者無求言求者傷王室之卑責諸侯之無王也然非所求而求王室亦有譏焉爾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匡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王室不告故也於以著魯之不赴諸侯之無王焉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出逐也孰逐之祭仲也何以不書祭仲逐君國君無自出之理言出奔則見逐可知也突何以稱鄭伯突立四年矣例得成之爲君也然則何以名著突之爲篡而絕之也

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凡諸侯之奔皆不書逐之之臣而以自奔爲文此說本於杜預而胡氏上之夫春秋之義所以治臣子未聞專責君父也如謂逐君之臣其罪易知則弒君之臣其罪更易知見弒之君亦多有惡胡不沒其弒之之罪而以自斃爲文乎胡傳於君臣之際往往舍臣下而責君上此天下之僻言亂辭也先儒又謂春秋嚴君臣之大分不使賊臣得以逞志於其君故以自奔爲文其說似也然大夫之出皆以自奔爲文豈亦嚴君臣之分顧使君不得逞志於臣邪

劉紹攽曰國亂無政強弱相陵甚至下犯其上有逐之者而後有奔之者書奔而逐自見也其說良然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出稱忽入稱世子著其世嫡當嗣也著其世嫡當嗣則當於入焉著之也書復歸言忽之宜有鄭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何以書字賢其能存許也其曰入者何叔居許東偏久矣至是而入于許國爾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不曰復歸而曰入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穀作蒿

復通齊好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諸侯旅朝非禮也三國稱人貶重于滕薛者爲天王崩而相朝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鄭之邑也何以不書突之入鄭大都耦國突入於此鄭之命已制于突矣雖不言入國可知也

此突據櫟以求復國也公羊以為遂入于鄭非也又云祭仲亡忽出奔按桓十七年鄭高渠彌弑忽莊十四年祭仲始死則此時祭仲未亡忽亦未嘗出奔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二字袲作侈

將納突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書伐鄭誅宋督之輔篡而干正也蔡序衛下者蓋以至之先後兵之强弱為序不復用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書至以見公之勤於鄭突也

冬城向

夏正八月而興役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得罪於天子衛人立公子黔牟而朔出奔也朔何以名衛有君也或曰名而奔者絕之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為紀平齊且謀衛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公穀會作及

尋蔑之盟平再伐之怨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闕夏字穀奚作郎

齊背盟也書及不書公為公諱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劉氏敞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

按蔡侯無子季次當立蔡侯欲立獻舞季辟之陳蔡侯卒季反奔喪故春秋以為合於義杜預以為季即獻舞蔡人召於陳而立之則書名而繫之蔡可矣何為賢而字之邪

癸巳葬蔡桓侯

葬者稱公此其稱侯何稱侯本爵也稱公臣子之辭也
或侯或公義皆可通不足爲褒貶所係也或以爲請謚
稱侯者固也
及宋人衞人伐邾
從宋志也公於是棄趡之盟爲已壓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書朔不書日闕也
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范甯謂是月二日食也夫
既朔何以言朔日食必朔無食月二日之理若日官失

占則當書二日不當書朔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十八年書王者桓之終也春秋之法王無十年不書也
公會齊侯于濼
曷爲不言公及夫人如齊夫人之志也會濼非夫人之
志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不書及而書與言公與夫人偕行也猶匹夫匹婦之相
與云爾遂者繼事之辭也會不言公及夫人則如齊曷

爲以繼事之辭言之公自會而與夫人如齊也如齊非
公志也見公之制在夫人而不能自克以及其身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薨不地故也此其言齊何在外不可不言也薨于齊
亦故也
毛氏曰內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以地而
求其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已丑葬我君桓公

劉紹攽曰公穀皆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何以書曰
讎在外也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君父之
讎不共戴天安有內外之分若以齊强魯弱量力不討
君子不責是復讎者伸於柔弱而屈於强禦也左氏曰
不書葬不成喪也蓋有亂臣賊子貶其君父殺其禮而
不成喪者魯之葬閔公晉人之葬厲公是也故均不書
葬隱公之不書葬殆羽父貶而殺之不成禮以葬之耳
桓公之書葬則魯之臣子成禮以葬之也如是則春秋
全經之義可通矣葬君葬夫人皆書我者別鄰國之辭

也

春秋傳卷之二終

蘭陵門人張符曾參校刊

春秋傳卷三

莊公　　　　　　滋陽牛運震學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繼父弒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諱奔也言悪而避之爾不稱姜氏貶之也夫人歸不書略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也天子嫁女於齊命魯主之是以遣使逆之也王姬不稱字尊王也且别於內女也

單姓伯字天子之命大夫稱字此必周單子之族而仕於魯者猶鄭之有祭仲也左氏以爲周大夫觀經文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于鄄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以書例考之則單伯之爲內臣明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居喪而爲讎主婚

非禮也有三年之喪天王義不當使之主有不載天之讎莊公義不可爲之主雖築館于外不以是爲變之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策命之也死而賜之哀策也桓公篡弒之賊王因命魯主婚而追錫其先君是無人紀也

按王不稱天先儒以爲貶其寵篡弒夫使宰渠伯糾來聘使仍叔之子來聘王之寵桓於生前者屢矣春秋皆

稱天王何獨於其身後錫命而去天以示貶邪且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此與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何殊而一稱天一不稱天其義安在然則春秋或言天王或言王明非義所在史文有詳略爾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書歸于齊而後忘父親讎之罪著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遷者遷其民而取其地也蓋紀自是遂亡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惡公子慶父之專兵故以伐國之辭言之

秋七月齊王姬卒

齊王姬卒何以書我主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作郜）

書淫也何以復書姜氏不書姜氏無以著其爲兄妹之淫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謀納朔也溺者未賜族也不曰帥師師少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而葬緩也閔王室之無臣子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紀之邑也以酅事齊降志以存先祀也書字書入閔之也蓋紀季受命於紀侯而爲是不得已焉爾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書次譏救紀而不能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
齊侯來而夫人享之假兩君之禮爲鳥獸之行大亂之道也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取紀也殺禮以遇密而不欲彰也
鄭伯先儒俱以爲突獨蘇氏以爲子儀按左傳桓十五年九月突入于櫟十八年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始殺子儀而入鄭然則莊四年突雖在櫟猶未入鄭是時據有鄭國者子儀也則遇于垂之鄭伯其爲子儀決矣鄭立子儀突殺子儀皆不書略之也
紀侯大去其國
不言滅言去不與齊之滅紀也其曰大去者何去而不反曰大去猶歸而不復之爲大歸也然則何以不書奔爲紀侯諱奔也諸侯失國名紀侯書爵者閔之也閔紀蓋以惡齊爾終春秋末有書大去者此獨書大去其國

孔子之特筆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書齊侯者何不書齊侯則疑於齊之微者之葬之也
按此以齊侯葬紀侯之妻以是閔伯姬爾說者以爲貶齊侯夫齊侯葬亡國之君之妻而貶之乎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
齊人者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公之與讎狩也然則何以知其爲齊侯曰遊田之事而君會之則非微者也不沒公隱公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書時歷時久也不言地者大止無常也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作倪黎左作犁
此小邾也小邾則曷爲謂之郳未成國也附庸之君例稱字此名者賤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不與納也四國稱人貶之也內何以言公不言公則無以見四國稱人之爲君也盖人諸侯而人公之義在焉爾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

書王人貴之也子突書字予之也書救善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絕之也其言入何簒辭也入而不言復者不與朔之復衛也

書朔入衛則諸侯伐衛之爲納朔可知而子突之救衛無功亦不書而自見此春秋比事之法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

此衛寶也言齊人歸之者齊首兵納朔朔以賂齊而齊以分四國也書之以見諸侯之黨簒逆者要厚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會于魯地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夜字穀梁作昔隕公羊作賈）

恒星者列星也星即恒星省文也恒星常見故以不見爲異恒星不見左氏以爲夜明者是也夜中星隕如雨者言衆多不可爲數如雨之下也穀梁以爲星隕而雨公羊以爲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者非也

按啖助曰衆星奔流如雨之多夫奔流而謂之隕可乎何休曰周四月夏二月恒星參伐狼注之宿夫經星不見則皆不見矣而獨參伐狼注邪

李氏廉曰星隕先星後隕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隕也隕石隕霜先隕後霜石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災重民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而五相求屢書之以播其淫之已甚也

按夫人淫于齊侯不可書屢書夫人會齊侯則淫可知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于郎爲伐郕也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露師于外齊約未合而汲汲以待陳蔡以公之滅同姓爲已亟矣此魯欲伐郕出師以俟陳蔡二國不至乃連齊伐郕也若謂魯預合齊與陳蔡伐郕則齊魯并力已足制郕不應藉兵陳蔡且歷春徂夏亦不應淹師如是之久至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夫陳蔡於魯境絶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緣伐魯若謂畏其來伐則但得稱防不可言俟以此解經失之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治兵者習戰也久次於外故申明約束以訓齊之議勞師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公作成

此君將也何以言師不言公譏與讎人爲役也二國圍郕而郕獨降齊畏齊也公黨仇讎而伐同姓已任其惡而人尸其功固不如其已也

秋師還

譏久役也公不致而書師還重衆也終春秋未有言師還者此言師還惡其勞師會讎也左氏以爲善之者非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弑君者連稱管至父也何以專罪無知君弑而無知受之也無知何以不稱公孫無知之於諸兒其誼疎矣削公孫所以絶其屬籍也

按齊無知書法與衛州吁同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稱人以殺者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公穀作暨

謀納糾也大夫何以不名非一人也公不以復讎爲志又屈諸侯之尊以與大夫盟公則有罪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作納子糾

納者逆辭也入者難辭也糾不繫齊蒙上伐齊也小白繫齊不書齊無以知爲齊之小白也

凡書例必曰某國某名糾與小白均非世嫡均無先君之命則未知其孰宜立也春秋著其爭立之本末已爾說春秋者或以爲糾宜爲君或以爲小白當有國者皆非也

子糾兄也小白弟也三傳皆無異詞考之管子荀子莊子史記越絕書其說較然甚著獨漢薄昭貽淮南王書有曰齊桓殺其弟以返國其云弟者以淮南王爲文帝之弟稱弟於事爲合或引據偶誤亦未可定後儒如程子胡氏遂爭以子糾爲弟夫捨春秋以來經傳子史可據之書而從薄昭一言之誤豈有當乎考其承誤之由徒謂桓兄糾弟故管仲可以相桓而召忽必不可死糾不知孔子予管仲者正以其功業之大非爲桓兄糾弟而管仲可以不死也況復誤邪或又謂子糾小白皆襄

公子此又不稽之甚者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忘復讎之義爲納糾之舉其敗宜矣凡內敗不書此書者爲其納讎喪師以重惡內此孔子之特筆也不書公者蒙上公伐齊則其爲公可知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糾不稱子此復稱子者愍之也明其不當殺也此書人殺之也則其曰齊人殺之何甚齊侯也取易辭也魯我使殺之以爲爲所取者之已病矣

冬浚洙

畏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不書齊伐我譏不在我也春秋凡戰而內勝者皆書曰敗某師

左氏凡敵未陳曰敗某師杜氏因之以爲書敗齊師者以未陳爲文夫長勺之戰齊人三鼓則齊之成列久矣

何所爲而以未陳爲文邪胡氏以爲責魯惡其詐謀取勝夫以魯之積弱苟非長勺乘邱二戰幾不能國雖用詐謀亦非兵家所廢況長勺之戰本非詐謀邪

二月公侵宋

宋合於齊侵宋所以撓齊也凡潛師掠境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此脅而遷之而取其地也凡書某遷某者其意也書遷某者非其意也不言滅者猶以爲附庸爾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長勺不書伐此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何也長勺祗齊師
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敗宋則齊伐不可
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作武

書荆外之也此戰也不言戰獲也不言獲春秋惡楚之
猾夏故變其恒辭不使與諸侯戰獲同文也蔡侯失國
故名胡氏以爲責其不能死位者非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子不名閔無罪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報乘邱之役而我再克也其日穀梁以爲結日而戰
也

秋宋大水

何以書志外災也外災不可悉書書其甚者爾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不書逆王姬略之也
元年王姬歸齊書之詳者以其忘襄公之讎居喪而爲
之主婚也此爲桓公主婚故略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何以書賢之也酅者紀邑紀之宗廟在焉紀侯去國而
死猶祔于酅廟叔姬歸酅以待終義也杜氏以爲自魯
歸酅者非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宋萬不書氏未賜氏也仇牧以捍衛其君而見殺書之
予死節也大宰督亦死於此難不書者督嘗負弒君之
罪矣其死不足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書萬之奔以爲宋猶有臣子也宋人殺萬不書略之也
宋之殺萬比於衛之涖殺州吁則有閒矣書奔不書殺
責侯賊而不予宋以討賊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梁作齊人

平宋亂也齊侯書爵貴之也四國稱人衆與之也不稱
人則無以知齊侯書爵之爲貴之也於是齊序宋上蓋

自是而退于齊以伯者之事矣
四國稱人何休謂爲微者劉氏敞謂爲大夫皆非也夫齊平宋亂而宋以大夫會邢郳國小而近齊益不敢以微者會齊侯矣胡氏謂爵齊侯爲子之入四國爲貶一事而襃貶異例說更難通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遂爲其不會於北杏也稱人貶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齊偕陳曹以伐之稱人貶之也
劉紹攽曰齊伐宋稱人先儒以爲將卑師少按之經文亦不盡合按是時荆方暴蔡齊桓公不敢過問徒縱兵於中原故貶而人之至重耳初起即書晉侯以其首能攘楚也觀晉文可以知齊桓矣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胡氏謂四年翬帥師會伐鄭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單伯伐宋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凡再舉而列書者甚疾之之辭也翬之會伐鄭黨逆也故再舉以疾之單伯之會伐宋從伯也故其辭平

秋七月荆入蔡
劉紹攽曰蔡從齊爲北杏之會而荆入之著荆之强暴亦以惜齊霸之不振也比事而觀則伐宋書人之爲貶益信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始服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復同會齊始定霸也陳序衛上始用周班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以國事行也齊魯之交於是乎合書之以譏非禮亦以累齊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羊作兒
郳宋附庸也而叛宋齊爲宋摟邾以伐之其陵小已甚矣故貶而人之宋序齊上宋主兵也

劉紹攷曰書人者貶其舍荆之强暴鄭之小也自此以
後至伐楚之前凡齊伐諸侯書人者義皆倣此

鄭人侵宋

背鄄之會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侵宋也

按伐鄭稱人齊序宋下並與伐郳同

秋荆伐鄭

南北争鄭於是始劉紹攷曰連類而書所以著楚之暴
而傷齊伯之不振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二月下公羊有公字許男下公穀有曹伯字

志鄭成也桓公主盟天下與之書曰同盟諸侯之公辭
也齊之伯業於是乎成故特筆以奬之書會則公在可
知也不書公者義在序齊侯於諸侯之上故沒公以尊
齊侯也胡氏以爲惡公失信故諱之者非也

郳子克卒

郳儀父也稱子者杜氏曰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

詹不氏未賜族也幽之盟鄭已聽命矣而猶執其使以
是爲非伯討也凡執皆書人惡其以力制人也不書行
人者詹失行人之道矣或曰執之不以其所爲使者也
孫復曰不稱行人者會未歸而見執也夫冬會而春執
則非執于會可知也公穀皆以詹爲佞人而稱人爲與
齊此又無據之言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作瀸

殲者何盡也此遂人盡齊人也其曰齊人殲于遂何殲
齊者非遂也齊人自殲焉爾遂已亡矣猶言遂何存遂
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賤之也

冬多麋

何以書記異也無者以有爲異有者以多爲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言朔不言日官失之也穀梁以爲夜食者非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來而言追者言追而來自見也不言弗及略之也

秋有蜮

記異也魯所無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書陳人之婦則其爲陳之大夫可知也書于鄄則陳之大夫之娶于鄄可知也書媵陳人之婦則其爲公子結之私媵可知也書盟不書地其于鄄可知也媵淺事不足書爲其有遂事書也齊宋謀伐我結矯君命以盟之其爲國事則是也然大夫無遂事春秋不能無譏焉爾公羊傳以陳人爲陳侯夫陳侯也何故人之人之而曰陳人之婦其爲稱也亦未言矣且公子結爲陳媵他國邪爲他國媵陳邪爲陳媵他國則當書如陳媵女不當書媵陳人之婦也若如孔疏謂陳娶衛女結爲衛媵至鄄而盟則當書如衛媵女至鄄不當書媵陳人之婦于鄄也說穀梁者以爲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夫媵非陳侯則不得爲君命可知也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則私媵不足錄也例當書盟不書媵如公孫茲之因聘而娶書聘不書娶可矣程氏以爲果鄄人之女嫁于陳人則當書公子結之女媵鄄人之女于陳不知爲鄄人而媵當書于鄄不當書于陳也且書于鄄則盟于鄄可見書于陳則盟又在何地邪程子曰鄄之人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反覆推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踰竟往異國書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伐我爲受鄄盟也結之盟齊宋以公子之微未足以結成也故來伐而取服焉魯人畏之

是年王室有子頹之亂王出居櫟不書春秋詳魯事而略王事書其亂之甚者則其不甚者略之也且以惠王之避子頹爲尊尊諱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其志以甚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作我）

伐戎爲魯也其稱人何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于鄭之櫟王室如燬齊桓擁兵不救區區伐戎不足多也是以貶而人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薨不地穀梁子曰婦人弗目也以爲不殊言之而其不正自見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作省）

肆放也眚過也肆大眚何以書譏無事而赦以爲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小君者臣子之辭也文姜何以稱小君以臣子之義葬之則小君而已我小君者恒稱此稱文姜則有我以爲君之恥焉文姜者謚也婦人不尸善不別立謚謚文姜非禮也或曰魯之人不欲使爲桓姜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作禦）

此陳世子也其稱公子者未誓於天子也殺非大夫公子不書殺公子母弟當其罪亦不書殺公子御寇何以書殺之非其罪也殺世子母弟非其罪目君此其稱人

何君之嫡嗣而國人得以殺之則其不得於君可知矣以是爲陳侯病也

按御寇見殺左傳未詳其由然以公子完之賢而爲之黨御寇殺完奔齊則御寇之殺不以其罪可知也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此書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

何休謂譏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猶五月不可首時李光地謂周四月夏二月婚姻之時也婚姻不正故

夫月義俱逆曲不可從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爲請婚也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齊侯使大夫要公公屈人君之尊而與大夫盟交責之

冬公如齊納幣

親納幣非禮也且以喪昏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者祭公之弟來聘爲祭公使也何以不稱使王臣無外交非王命不得言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踰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子曰以是爲尸女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此荆之臣來也其稱人何略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爲昏故而簡禮以結齊也

蕭叔朝公

不言來朝而言朝公者公在外也書之以惡公之不受於廟也

秋丹桓宮楹

丹楹非禮也爲將迎齊女欲以耀而媚之爾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謀逆姜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取妻必齊之姜也

秋公至自齊

親迎先至非禮也公他往不書至特三書公至自齊者貪妃匹之合而履讎人之地以公之至齊爲無人心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不與公偕至非禮也其言入何難也何難乎爾公羊氏以爲孟任已在宮矣夫人與公有所約而後入也

不言在其義以宗廟爲弗受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不言及兼言之爾書用用者不宜用也私見曰覿大夫見於廟婦見於內並覿非禮也男子之贄羔鴈雉婦人之贄棗栗腶脩同用幣非禮也

按哀姜襄公女公娶讎人之女而多行踰禮之事失夫婦正始之道矣春秋詳其本末以示貶書納幣書逆女書公至書夫人入書大夫宗婦覿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若斯之悉者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曹世子也此踰年矣其不稱爵何嗣君失國恒稱名

赤歸于曹

赤曹庶子也不繫之曹不宜爲君也

按曹鄭之事一也鄭先書突歸後言忽出著突之簒也曹先書羈出後言赤歸明羈逐于戎赤爲國人所逆也

郭公

闕文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女叔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禮也于社非禮也日食于正陽之月天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鼓有聲以充陽也于社則以諸侯侵天子之事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幣禮也用牲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不言逆者略之也胡氏以爲逆非大夫則不書者非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何以書譏何譏爾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內聘言如者尊內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無春字）

報濟西之恥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惡專殺也不名略之也
劉絢敘曰此專殺大夫之始大夫見殺之事不可知也不書名者或曰非其罪也或曰衆也或曰無命大夫也春秋惡專殺書曰曹殺其大夫而曹專殺之罪著矣其人之死不足輕重故略而不書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序齊上宋主兵也稱人亦貶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何以會于洮爲杞伯請朝也杞侯嘗來朝矣魯人以爲不敬而入杞杞伯旣昏將來朝而伯姬先之也然非正矣春秋特書之參譏之也
按杞伯姬先儒以爲莊公女夫父母在而歸寧禮也常事合禮則不書伯姬來本以非禮得書不于魯于洮則非女子之歸寧明矣書公往會亦是等夷敵體之文以是知伯姬之爲桓公女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會者五國爾何以書同盟同志而盟不在衆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公子友之舊也如陳葬原仲請諸公而行也何以書不正其越國而葬私交也原仲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公羊以爲通私行穀梁以爲諱出奔胡氏以爲王臣始亂而諸國大夫無譏皆非也

冬杞伯姬來
來者不宜來也凡女子父母沒義不得歸寧書來有故也

莒慶來逆叔姬

此內女適外大夫也其書來逆禮也不書逆女別於爲其君逆也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不書大夫主之者略之也先儒以爲公自主之者非也

杞伯來朝
杞侯而稱伯時王所黜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謀伐衛也齊伐衛而魯不與焉同其謀不同其伐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

此齊人伐衛也其曰衛人及齊人戰何以衛人爲志乎此戰也齊衛書人貶何貶乎爾衛則有罪而齊亦不得爲伯討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公羊作邾婁子

秋荊伐鄭

書荊伐鄭以著荊之暴亦以見齊伯之不振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有邾婁人

善救鄭也書人者譏其不能卽正荊楚之罪也

冬築郿 郿公穀作微

冬而築時築也以大無麥禾而築郿則築之非時也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書於冬者總計其不足而書之以爲一歲之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饑告糴禮也不言如齊告糴而言告糴于齊言如齊則其詞緩言告糴于齊則其詞急不稱使內大夫出例不言使也先儒以爲臧孫之私行又以譏魯之不務本而重蓄者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書不時也且譏凶年而脩也

夏鄭人侵許

齊命也盟幽而許不與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是以侵之也

秋有蜚

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猶書叔姬之卒錄其守義也

城諸及防

及者先後之辭也魯歲比饑而倂城二邑雖時必書以其用民力爲已悉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欲救鄣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附庸之國也不曰鄣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鄣者省而

降之衛書人取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叔姬不歸魯而歸酅死

而繫之紀褒其志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日用牲非禮也非正陽之月而伐鼓亦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

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其貶而人之何刺楚患慶諸夏尚未明正其

罪山戎遠在邊徼桓公親往以征之雖志在攘夷哉君

子以爲征伐輕重之序爲已傎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不名略之也薛侯而稱伯時王所黜也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不相遺俘此其來獻捷何耀我也書爵書來獻抑

之也伐戎稱人矣此其稱爵何不稱爵則無以著齊侯

之爲親來也且無以著伐戎之爲齊侯也

秋築臺于秦

一歲三築臺厲民甚矣公汲汲顧景及時般樂惟恐不

及非死期將至邪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此年與作城小穀又非時書之以閔農也

小穀魯地非齊地齊自有穀無小穀左氏以爲爲管仲

城之此牽附楚申無字之言而誤者無字言齊桓公城

穀而寘管仲未聞言小穀也即如無字言書例亦當云

會齊城小穀不應沒齊也今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侯以楚伐鄭欲會諸侯宋公請先焉故爲此遇然伐

楚之謀定於此矣凡會先主會盟先主盟遇禮簡莫適

爲主仍以爵序爾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此殺也何以不書殺爲季子諱也牙將爲亂而未成季
子誅之而不名其罪且爲之後兄弟之恩君臣之義至
矣於秋隱其事乎其死使牙若自死於位[illegible]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謹凶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

書子在喪故稱子書名先君未葬也稱卒未成君也[illegible]

書弒諱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請立閔公以悅於齊也

胡氏以爲慶父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著慶父之專恣國
人[illegible]能制也今以事考之慶父實非出奔閔二年出奔
[illegible]出奔莒
[illegible]義耶

春秋傳卷之三終　　蘭陵門人張曾文校刊

春秋傳卷四

閔公　　濟陽牛運震學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弒君不即位也

齊人救邢

書救善之也書人者以大夫帥師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

盟納季子也季子賢而奔陳齊侯盟而復之書曰盟于
落姑齊侯之志也左氏以爲請復季友是時閔公幼慶
父專夫人爲內主則未知其孰請之也

季子來歸

其曰季子貴之也其言來歸喜之也貴之者賢之故不
名異其文以嘉之也喜之者國內之人不言來國人思
季子懼其去而不反也今得其還則其慰而幸之者至
矣故曰季子來歸春秋如其意以書之也季子之出奔

不書爲賢者諱也書來歸則出奔可知也

冬齊仲孫來

此齊侯使之也何以不言使來則有事也何以不書來
齊侯之使仲孫以爲省難又因以覘國則所事不可言
也所事不可言則亦不得言使也仲孫者氏也何以不
書名亦不書字書字則已褒書名則已貶仲孫之對齊
侯曰慶父將自斃又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夫是以
褒貶兼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脅而遷之也不地自是不復見也書人貶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禮也未三年而吉禘非禮也于莊公亦非禮也三
年之喪實二十五月而畢於是大祭奉新死者之主于
廟而遷廟之遠主於祧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未應
吉而吉也禘禮當行於大廟今禘於莊公則于新宮行
之非所禘而禘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弒也何以不書弒隱之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書孫邾而夫人之與聞乎故可知也文姜削氏哀姜存
而不削者文姜孫於宗國不削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
孫於邾非宗國雖不削姓氏而貶已見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繼公薨而書孫邾奔莒則夫人慶父之同惡弒君可知
也不書討賊爲内諱也公子牙書卒而慶父不卒何也
牙之罪猶可言卒也慶父之罪不可言卒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其曰高子貴之也其曰來盟喜之也其不言使何也不
以齊侯使高子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衞

滅而書入或曰不以夷狄滅中國也或曰不以累齊桓
也然狄入衞而不有其地則實非滅也

此卽狄之伐邢者去邢而入衞也

鄭棄其師

國未有棄其師者鄭人惡高克使帥師于河上久而弗
召師潰焉是之謂棄其師云爾不書高克奔陳略之也

略克所以罪鄭此孔子之特筆也

春秋傳卷之四終

蘭陵門人張錫文校刊

春秋傳卷五

滋陽牛運震學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繼弑不即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曹師左作曹伯

此狄人再伐邢也書救善之也書次譏不速救也前救邢書人蓋齊之偏師足以卻狄矣此救邢書師則以齊合三國之衆而不能振邢於未潰也公羊子曰緩不及事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此諸侯遷邢也書之如邢自遷者邢如歸也公羊子曰邢之所欲遷也不書邢潰者略之也邢既遷矣則可以不言其潰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三國之師也其再序之者何齊得救患分災之禮故重其事以書之也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者以存一國之義予齊桓也言夷儀則邢不見言邢則夷儀見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薨必地不地弑也夫人薨不地地有故也書齊人以歸者齊人之殺之也不稱齊侯稱齊人者討賊之辭也以歸歸于齊也

楚人伐鄭

鄭即齊故也稱人外之也

春秋書楚自此始荆楚二木名南國以爲號詩奮伐荆楚是也熊氏本稱荆更號爲楚如商之稱殷也說經者曰州不若國書楚者進之非也來聘稱人略之也伐鄭

稱人外之也說經者以楚爲夷狄而謂春秋稱人者進之或以爲浸强稱人皆非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公作朾

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作緩

邾同檉之會而公敗其師書之著魯之棄信而忘義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公作犁穀作麗

莒責賂也君大夫生得曰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書氏不稱姓絕於齊也齊姜姓也齊殺之齊已絕之矣於義夫人不得稱姜也何以書氏去氏則不稱姜之義不著也然則何不於其薨絕之夷之薨齊正夫人之罪不待絕而自見也

何休曰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哀姜與弑二君幾亡一國罪不殺於文姜矣矧殺夫去姜氏殺子去姜置氏義殊牽曲非通解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楚邱衛邑也不言城衛與城邢異詞者邢遷而後城衛

城而後遷也此齊與諸侯城之也不言齊侯不書諸侯者略之也其文使若魯自城之者然城邢詞繁而不殺城楚邱則略之者何狄伐邢則救之邢遷則城之齊侯之於邢得救患分災之道矣書之重備予之也狄入衛而不救衛既滅而城之書予以齊侯爲怠於恤衛矣特其存亡繼絕之功不可沒爾書之略非備予之也

先儒以城楚邱不請於天子罪桓之專封夫救患分災興滅繼絕善之大者也城邢城楚邱春秋以齊桓猶知尊王章恤同盟矣書之有詳略予之有輕重爾非以城

楚丘爲罪其專封也且齊桓未嘗專封也衞固宜封建之國狄滅之齊不容不復之與擅建一國者不同何專封之有而先儒猶以無封不告之義律之甚矣春秋之難言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得罪於宗廟僖公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

下陽虢邑也書滅如一國者重下陽也先虞爾故罪虞

也虢之滅不書下陽舉而虢亡矣其滅不足更言爾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江黃來盟晉謀楚也蓋楚之右臂孤矣

冬十月不雨

此一時不雨也一時不雨則何爲獨書首月春秋一時不雨則書時踰時不雨則書首月此書冬十月不雨與莊三十一年與文者踰時不雨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每時而一書閔雨也爲六月雨書也

徐人取舒

舒楚與國也徐服於齊而取舒齊之謀也蓋爲齊通伐楚之徑也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也春秋書雨此爲特筆以是著僖公之勤民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申伐楚之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

聽師期也公羊子曰涖盟者往盟乎彼也

楚人伐鄭

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於此見齊桓之伐楚蓋已緩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善伐楚也書侵褒之也遂者繼事之辭幸其伐楚而爲

之滿志又以爲志不在蔡也書次者有制之師用見桓
之不戰而詘楚也
夏許男新臣卒 新公羊作辛
不言卒于師實非卒于師也觀兩曹伯之書卒于師可
比而知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何以不稱使權在完也猶齊高子來盟不稱使之義也
其言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者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
則何以再言盟不書來盟于師則無以序桓怗楚之績

不書盟于召陵則無以著盟之地何以不言及諸侯盟
不使屈完得與諸侯伉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者公及也何以知爲公及比下文公至自伐楚在伐
陳之後則及者實公也然則何以沒公陳既從齊與諸
侯伐楚矣齊執其大夫又令江黃伐之而使魯主之其
罪陳已備矣沒公爲內諱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書而涉兩事擇其重者志之此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穆公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侵
陳 茲公作慈
諸侯稱人貶之也陳成歸轅濤塗不書略之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曰晉侯斥殺稱世子罪晉侯也罪晉侯則申生無罪也
公羊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甚之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子不能朝而杞伯姬來爲
主乎朝其子也然非禮矣
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曷如牟爲娶也娶則曷爲不言娶不予其因聘
而私娶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 首止公穀作首戴
諸侯何爲會王世子定世子也及以會者桓不主會也

會王世子者殊之也尊世子不使世子與諸侯齊列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約諸侯以同戴世子也何以不與世子盟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諸侯何以不序公羊子曰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鄭伯逃歸不盟

書逃歸賤鄭伯也以爲國君而行匹夫之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罪楚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曷爲不言滅執天子之三公其罪大於滅國舉其重以罪之其滅則略之爾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伐鄭討其逃盟也圍新城鄭未服也穀梁子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善救許也書遂美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伐鄭本事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諸侯以救許而釋鄭未得志於鄭也故齊復伐之書人譏其瀆兵也

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婁子後同

此郳黎來也初得王命而別封于邾故稱小邾以別之

鄭殺其大夫申侯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或曰申侯非無罪也鄭之殺之不以其罪又藉以悅於齊其失刑甚矣故以爲殺無罪爾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作寗母

謀鄭故也陳鄭先遣世子受盟欲與盟而未敢也

曹伯班卒班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勸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子華

謹王室也王人微者而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王人法得與諸侯盟非王世子比也

鄭伯乞盟

書乞賤之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此因禘而致夫人也夫人者僖公夫人聲姜也凡夫人初至自有告廟之禮因禘而兼舉之非禮也書曰用致用也者不宜用也夫人至自齊不書略之也

按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傳之說不同左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夫哀姜薨于僖二年既葬而覆廟祔姑當久已行之乃至今而始致主毋乃已後乎且經文明明云致夫人非致主之謂也穀梁傳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說穀梁者以爲夫人僖公妾母成風也嫁非嫡見不得與祭僖公欲尊其母故因秋禘

用夫人之禮致於大廟使之與祭也夫僖公既立爲君母以子貴成風固得爲夫人矣焉用禘于大廟而以夫人之禮致之且禮君與君婦共事廟中未有君主祭而使君母與祭者揆之體統舛逆殊甚僖公卽蹈非禮或不至此刻穀梁氏本未嘗爲此說也公羊傳曰禘用致夫人非禮也譏以妾爲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說之者謂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乃齊先致女而脅僖公以朝廟其說不知何據然以其事揆之則齊桓必有所不爲而楚人亦必不肯受也細按經文當是僖公逆聲姜于齊聲姜初至適遇禘于太廟因禘而行告廟之禮故曰用致夫人此以失禮得書也其不稱姜氏者義在禘以致夫人而不在姓氏又失禮在僖公而不在聲姜又致夫人之下書姜氏則不成文故從省也左氏勿論已公穀二家其說大略相似以爲致者初至而舍薦於廟是矣第皆泥於不稱姜氏之說而謂脅公告廟以妾爲妻事本無考解者岐出浸失其旨此經義之所以不明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七年閏月王崩踰一年而後赴於諸侯說春秋者
蓋疑之經文自有可據爾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穀作三月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會于葵邱定王位也宋公稱子者在喪未葬也凡諸侯
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許嫁書卒不稱國未嫁也稱字許嫁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申王禁也桓公之盟葵邱爲盛重舉諸侯者前目後凡
且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佹）
甲子前戊辰五日則曷爲繫於後赴在後追書之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
遇弒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不成其爲君也
不正獻公之殺適而立庶孽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朝齊稱如者內辭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天子寰內之國而狄滅之王室之不振伯圖之有闕
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作卓子）
奚齊不書弒則卓曷爲稱君正里克之罪也不書其君
之子則無以著獻公立庶之惡不正其爲君則無以討
里克弒逆之罪於奚齊則書曰殺其君之子以爲特其
君之子爾於卓則書曰弒其君以爲固儼然里克之君
也里克弒君之罪著然後荀息死節之義明唯是可以

稱及其大夫不正其爲君則無以及其大夫也奚齊之
與卓一也書之而兩著其義脩春秋之特筆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書爵予之也
劉絢敘曰伐山戎在未伐楚之時舍元惡而勤遠略故
貶而人之伐北戎在服楚以後故據其實而爵之
晉殺其大夫里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矣則曷爲不以討賊
之辭言之惡公殺之不以其罪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丕鄭父不去其官原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桓公女也兩君相見而婦人廁其間非禮也參譏之
秋八月大雩
此旱祭也傳以爲過時非也

冬楚人伐黄
滅不言伐書伐病桓公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不書君出奔死於其位也蓋自是而桓公之伯業衰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楚滅黄而齊不救狄所以横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爲王室平戎且謀城杞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淮夷病杞齊桓合諸侯城緣陵而遷之不書城杞者城而後遷也此卽會鹹之諸侯也何以不再序踰年乃城力不能攘淮夷而遷杞桓之美桓之衰矣故書之略不

如楚邱而詳不如城邢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
季姬不繫之國未嫁也稱字許嫁也朝未有言使者言使非正也季姬許嫁于鄫遇鄫子而使來朝者使來請己也君子以夫婦之始爲不以道矣
按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則季姬乃已嫁而歸寧者也傳公穀者則以季姬爲未嫁之女遇鄫子于防使來請已以經文皆法考之季姬不繫鄫明未嫁也書遇不期也書使來

朝變其辭深其文而使來請已之意可見焉後書季姬歸于鄫明季姬與鄫子先遇而後嫁也義更顯然若如左氏之說則季姬來寧公既止之何以得遇鄫子于防且鄫子既來朝矣卽當及鄫子偕歸何至遲至一年之後然後歸鄫卽歸鄫亦當書復歸不得徒言歸于鄫也反復考之義與經文不合故不敢據先儒謂季姬有淫佚之行僖公使自擇配此又錯解公羊之義失之愈遠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記異也此晉地而不繫之晉爲天下記異也

狄侵鄭

狄數犯畿內之諸侯書之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卽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盟于牡丘謀救徐也救而書次失救道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

書救善之也君止不進而使大夫帥師以前則桓之志荒矣諸侯之大夫不序無功不足序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

書災也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記異也左氏以爲展氏有隱慝焉其說誣君子所不道爾

冬宋人伐曹

宋始貳於齊伐曹脩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救徐無功諸侯之不力也以是爲盟主病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非晉也書晉侯及秦伯以晉主
是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其不曰
以歸何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隕公作霣　鷁穀作鶂）
記異也隕石隕星也星落地則爲石不言隕星者見石
不見隕星也鷁退飛風也風逆驅則鷁倒飛不言風者
言風不若言鷁之退飛也先隕後石者隕而後石也石

後數鷁先數變文也是月者鷁之退飛不可以日言故
以是月槩之爾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名則其兼書字何錄賢也或曰氏之也不言公
弟者以莊公先死不得稱弟也
劉紹攽曰公子友以立僖之功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春
秋以此特書之仲遂叔肸書法竝同著三家之始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公作慈）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爲鄫謀淮夷也邢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齊次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爲徐報婁林也憾在楚而不能制以是爲遷戮爾人
之者貶之也
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何以不書齊蒙上伐英氏之文也然則
何以書之如內辭滅項之役而我在焉猶之城楚丘也

何以知其非內滅之內滅國言取不言滅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說經者以
爲內滅國書取此獨書滅者非公命也當是時季友已
卒魯卿未有專政者滅項之舉誰尸之邪且取鄫取郜
皆魯近國魯未能興師踰遠而滅項也公穀以爲齊滅
之者是也第謂爲桓諱滅國者其說曲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齊侯歸自會夫人會之于卞非禮也
九月公至自會

公出有故則致此何以致以公出踰三時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羊有會字邾公羊作邾婁
此納公子昭也曷爲不書納譏不在所納也桓公嘗屬公子昭於宋公以爲太子昭之立正也宋之納昭宜也則曷爲書伐不書納宋公志在伐齊不主於納昭故不與其納也
夏師救齊

書救者善之也書師救齊略之也不與其救齊也
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師爲志乎此戰也齊人殺無虧曹衛邾之師皆散魯亦罷去宋則獨與齊戰而勝之是宋之亟於霸桓業而圖伯功也
狄救齊
齊人召之也書救齊非予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書人便文也書邢人狄人蓋不可曰邢人狄也以邢儕狄責邢不當與狄比而伐國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者亂辭也人之者貶之也執君不名此其名何遂失國也名者諸侯之終事也閔之故名以詳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公羊作人邾公羊作邾婁
曹邾稱人宋獨稱爵疑於齊桓之北杏然則春秋遂予宋以伯乎曰非也予其圖伯爾其予其圖伯何曰楚勢

張矣宋以區區之國而與之抗是以予之也
鄫子會盟于邾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不言如會者不及會所也然鄫子爲會盟來矣書之以著鄫子之無罪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惡無道也用之者殺之而以爲牲也其不言宋人使之何鄫邾仇也執之者宋之志也用之者邾之志也邾子稱人貶也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其稱人何凡圍國雖君將貶而人之
衛人伐邢
報伐衛也書人貶之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
此諸侯始與楚盟也陳蔡鄭稱人惡其與楚盟也沒公諱與楚盟也齊不序爲桓公恥之也先陳倡是盟者也後鄭鄭新朝楚因其下楚而下之曰是爲楚役者爾何以盟謀宋也
梁亡

孰亡之秦亡之秦亡之則其言梁亡何梁自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譏更舊制也南門城南門也
夏郜子來朝
隱十年已取郜矣今來朝者蓋魯以其地別封之爲附庸爾
五月乙巳西宮災
記災也西宮小寢也
鄭人入滑

貶而書人者惡強陵弱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爲邢謀衛難也狄書人便文也序齊於狄亦所以狄齊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爲邢之盟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先宋宋爲盟主也此宋公也何以稱人盟楚以求諸侯

異於齊桓之攘楚者也
夏大旱
記災也言大者久且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不與楚子之執宋公且分惡於諸侯也楚子何以先諸侯不先書楚子則無以見執宋公之爲楚子且無以見楚宋之爭長也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其稱楚子何爲執宋公不可言

執宋人不可言宋人則諸侯皆稱爵楚亦不得不稱子
也

冬公伐邾（邾公羊作邾婁）

爲邾滅須句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言宋捷者從上文可知也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不
人之則是遂乎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不書宋

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病宋公之制於人亦以重楚惡
也

二十有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句公作朐）

須句魯附庸也邾滅之公伐而取之書之若邑然以其
爲魯之私屬也不書反其君略之也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以鄭如楚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書及公戰也不言敗爲內諱也没公亦爲內諱也內以
諱爲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楚子書人貶之也宋公傷股而
曰宋師敗績不斥言宋公爲中國諱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作閔後同）

書伐書圍罪齊也齊侯賴宋襄之力以得國乃乘其敗
而伐之所謂以怨報德也書爵者目其人以愧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

秋楚人伐陳

爲頓故也城頓而還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不名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王爲衞請滑于鄭鄭執王使不臣甚矣王出狄師伐之
書曰狄伐鄭不及王討者不正王之用夷狄以伐中國
且爲王諱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出此其言出何内王都也曷為言居不言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不言奔而言居也諸侯去國則書奔天子去國則書居此有國有天下之別也

陳氏傅良曰子頹之亂惠王未有過也王出居櫟不書為尊尊諱也叔帶之亂襄王則有罪矣其言出居于鄭以為無足諱焉爾

劉紹攽曰晉文勤王王入于王城取子帶殺之春秋削

而不書者以其請隧伐原用譎殊甚雖有功不足錄焉爾

晉侯夷吾卒

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而書于此赴後也惠公及文公之入皆不書略之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他滅同姓者有之矣何以獨名衛侯不正其陰謀用間以取同自出之國是以於其甚者絕之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婦人不專行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也不言逆女言逆婦者姑自來逆緣姑稱之也胡氏以為譏公自主之則未知其誰主之也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君臣共之也不名略之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書納不與納也頓子迫於陳而奔楚楚人納之何為不

與納不與楚之納諸侯也不言遂一事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衛子者何在喪也公與大夫盟不諱洮之盟無惡焉爾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

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作嶲穀作嶲弗左作不）

侵曰人貶之也氾曰師爲逆言敗也弗及者可以及而
不敢及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一歲再伐不義甚矣故貶而人之
衛人伐齊
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賤辭也不正其請夷狄之兵以苟自救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

楚滅同姓夔子失國不名略之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宋卽晉也書伐書圍以著楚之横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者非所以也爲其用夷狄之師以伐中國惡之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史記昭卒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春秋經傳不書然則史
記之說非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來朝而秋用師以報之不義甚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何以先諸侯主兵也此楚子也則何爲獨人之正其
猾夏之罪也人楚子而諸侯從楚之罪見矣穀梁子曰
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然則諸侯何以書爵不書爵則
無以見罪楚之甚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此圍宋之諸侯也書會與盟不沒公不爲公諱從楚也
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考而後見
也以宋地者宋在圍而不與盟不嫌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書爵子之也侵曹伐衛則曷爲子之子晉侯之侵
曹伐衛以救宋也然則曷爲不言救宋晉侯攘楚以存
中國侵曹伐衛攘楚之事起於此救宋不足言也不閒

事而再舉晉侯何也言之不足而重言之所以大晉侯
之功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之者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言刺之刑于隱也刺不言
所坐此其言所坐何譏曷爲譏買無罪也公子買戍衛
楚人救衛公懼晉畏楚殺買以說焉謂晉人曰以戍衛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楚人救衛
書楚救衛以見晉之能致楚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凡執皆書人此其稱侯以執何伯討也其爲伯討奈何
曹即楚也執曹伯則曷爲畀宋人爲諱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
戰而言及者以晉侯主乎是戰也齊宋秦言師晉獨稱
爵者予之也楚稱人不以楚大夫敵晉侯也敗稱師以
衆舉所以大晉侯之功也
孫氏復曰齊桓書人伐楚後始書爵晉文一舉即爵者
與其功不旋踵而速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此殺有罪也而以累上之辭言之者惡楚子也
衛侯出奔楚
不名未失國也或曰以罪晉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
序晉侯於諸侯之上予晉以伯也衛叔武稱子不成君
也王下勞晉侯不書爲王諱也王子虎涖盟不書不與

歃也不書王錫晉侯命略之也
汪克寬曰踐土于溫諸侯皆先朝而後會春秋皆先書
會後書朝者著晉文之合諸侯以尊王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外乎會不及序也
公朝于王所
天子所在曰王所朝于王所禮之變也以爲晉文能使
諸侯尊王也其但言公何非期會不序言公則諸侯可
知也

按王所者謂王在踐土也前書盟于踐土後書朝于王所則王之在踐土明矣左傳無召王之事蓋王自來勞晉侯衛公羊以爲不與致天子非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復歸者順辭也以爲國猶其國也衛侯出奔不名則復歸何以名別二君也其言自楚何惡自楚也

衛元咺出奔晉

愬殺叔武也殺叔武曷爲不書以爲衛侯猶未處心成於殺衛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穀無齊侯

謀討衛許也

天王狩于河陽穀狩作守

古者天子有巡狩之禮此非狩也則其曰狩何春秋之特筆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書之使若王自狩然爲晉侯諱也曷爲爲晉侯諱諸侯不朝久矣以爲晉侯雖譎猶能尊王也此温也而以河陽言之爲天子之狩大之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强辭也用元咺之愬也不正晉侯之祟其臣而執其君故貶而人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歸諸侯而後言復大夫言復者罪之也自晉者譏在晉

也

諸侯遂圍許

遂繼事也此目會温之諸侯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失國非二君不名此其名之何罪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不書朝者何夷無朝禮言來而已

公至自圍許

以圍許致著公之久在外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上公穀有公字翟公作狄
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此晉初以大夫盟王人也大夫稱人而不序諱以大夫盟王人也沒公爲公諱也不斥言王子虎爲尊尊諱也以大夫盟王人則諸侯敵王蓋自是而晉文之志荒矣
秋大雨雹
何以書爲災也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書之以著晉文霸業之衰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瑕見立於元咺曷爲以咺及瑕咺累瑕也稱公子不成君也
衛侯鄭歸于衛

書歸不書復不與衛侯以復也初歸書復國猶其國也再歸不書復國非其國也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鄭不至故也一不預盟而虐之以兵非服貳之道也故𠂢而人之先晉晉爲志乎圍鄭也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遂繼事也見公子遂之不專於如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凡力得之曰取此濟西田也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繫之曹吾故田也
按濟西魯之西境是時曹不得志於晉魯乘曹之危而以兵復其故田故書曰取左傳以爲晉分曹地而魯受之晉非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曷為郊啓蟄而郊為農事也古者天子有冬至之郊有啓蟄之郊一以報本一以祈穀魯不得有冬至大郊之事而於啓蟄祈穀殺於天子也然則何以四月中氣在四月也郊曷為卜祭則卜日也此旬而卜遠慢也三卜不從則不郊矣四卜非禮也曷為或言免牛或言免牲未卜曰牛既滌曰牲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三望者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淮海天子祭四望魯祭三望者亦殺於天子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按郊祭有二一是冬至報本之祭天子用之郊特牲所

云迎長日之至大報本反始也一是正月啓蟄祈穀之祭天子諸侯皆用之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左傳啓蟄而郊是也春秋所載郊祭皆祈穀之祭本非僭禮歷考卜郊之月皆在四月蓋啓蟄中氣多在卯月祈穀之祭則自啓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過乎分是也其在孟春之月祇卜牲耳帝卜必在滌三月故正月可以卜牲非干天子冬至報本之祭也

按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若此則魯郊之非僭明矣春秋書郊者九皆以郊之有故而書著其變而失禮非著其僭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求婦非正也姑無自求婦者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于穀作於

避狄也於此見晉文之德衰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

報狄之圍也稱人者大夫帥師

秋衛人及狄盟

不地盟于狄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

此晉子也其稱人何爲晉諱也何諱乎爾爲其能敗秦晉之故爲其釋殯而戰諱之也稱人使若晉子不在行然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

報升陘之役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邾公羊作邾婁

聞晉之有事而連伐邾備書之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稱人猶殽義也

冬十月公如齊

省狄難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此何爲至公反自齊而薨嫌以齊故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霣

記異也草與輕則重者可知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傳卷之五終

蘭陵門人張翕文校刊

春秋傳卷六

滋陽牛運震學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雖未葬稱公踰年也踰年何以卽位稱公國不可曠年無君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日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子使大夫葬諸侯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命者錫之策命也何以書王命也然則無譏乎曰未畢喪而錫命非正也

按錫命之典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以旣沒而錫命者蓋皆有敕告之文若蔡仲之命文侯之命是也先儒以爲命爲諸侯或以爲錫之命服或以爲錫之命圭錫命之禮固宜有此但經文不可詳考不必臆揣

晉侯伐衛

伐衛書爵予之爲其能脩霸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在喪使臣可也

衛人伐晉

衛伐書人貶之也貶衛所以予晉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內大夫始特會諸侯也外大夫會我君貶稱人內大夫會他諸侯不貶者貶已見於外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公穀作髡

此弑君兼弑父也言世子有父之親言君有君之尊也

公孫敖如齊

卽位而聘且圖婚於齊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人伐晉也書敗不書伐惡秦之以忿取敗也戰而言及者主之也此秦伐晉而以晉侯主之者以晉侯爲志乎此戰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後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僖公之薨於是十有五月矣始作主緩書之爲躋僖公起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公與處父盟也沒公爲公諱也處父不稱氏惡其以大夫敵君也不地於晉也不書公如晉諱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盟未有外大夫別會諸侯者垂隴之盟議政在大夫也士穀主盟曷爲序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歷時而言不雨文無志乎雨也不言旱旱可知也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雨矣不書以文無志乎雨略之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祫也言大與有事異也躋僖公逆祀也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躋僖公非禮也

按閔僖昭穆之辨先儒紛紛不一或云閔僖各自爲世此三傳之說也韋昭范甯孫覺胡安國趙鵬飛皆主之或云閔僖兄弟不得爲父子逆祀只是位次之逆不以爲昭穆之異此杜預之說也孫抃家鉉翁汪克寬皆宗之孔穎達用晉賀循之議謂兄弟同代當同堂異室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禮必不然其言甚辨西河毛奇齡云廟次與世次不同世次以倫敘言而入廟之次則一以傳位之先後準之國語云工史書世世卽世次如曹爲文昭晉爲武穆是也又宗祝書昭穆昭穆卽廟次如懿王姪而

孝王叔則孝之嗣懿姪昭叔穆平王祖而桓王孫則桓之嗣平祖昭孫穆是也夫昭穆者父子之别名而祖禰者宗廟之定位以世次言閔僖本屬兄弟以廟次言閔僖雖不得有父子之稱而實當父子之序閔昭僖穆閔祖僖禰固有截然不可紊者三傳之說確有可考若謂兄弟相代不爲昭穆因而晉則景文同廟唐則中睿皆處昭位此皆後世變禮之謬夫同堂異室則一廟不可二主若各立一廟則廟制本有定數非可變易增置如謂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夫親盡則祧

祖父之廟本有必毀之時卽令兄弟四人皆立世窮從毀亦無如何者且事極其變安知不別有權宜之制豈可執其變以駁其常邪然則兄弟相代雖讀祝告廟自有先君嗣君之稱不得爲父子而昭穆之廟次則無可疑者說春秋者守三傳及韋昭以來諸儒之說而折其中可也毛氏奇齡以大事爲吉禘按閔二年書吉禘此曰大事則非吉禘可知也吉禘是喪畢特舉之祭書吉禘于莊公專祭莊公也此曰大事是大廟大祫之祭於祫爲躋僖公也文公未大祥而大事于大廟亦非禮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大夫不序稱人爲其脩怨貶之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未畢而納幣非禮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伐沈以其服於楚也諸侯不忍楚之暴而伐其所與之小國以爲諸侯失所伐矣大夫不序而書人貶之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王叔文公也書其親不書其爵貴之也王子虎劉卷書卒錄賢也

秦人伐晉

此秦伯也曷爲稱人王官之役晉師不出秦猶逞兵以尋怨焉

秋楚人圍江

楚復圖諸侯也

雨螽于宋

記災也螽自上而下衆多如雨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請改盟也書曰及晉侯盟釋處父盟公之恥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大夫帥師略之稱人此書陽處父帥師予之也凡救者皆善之伐楚以救江攻其所必救又救之善者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自是公朝大國皆書至著其勤於事彊也

夏逆婦姜于齊

孰逆之公自逆也曷爲不稱夫人公自逆故不稱夫人婦者有姑之辭也不稱氏省文也稱婦姜不必稱婦姜氏也不書略之也

穀梁以婦爲有姑之辭又以爲禮成于齊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爲有姑之辭則皆得之以爲禮成于齊則不可通矣先儒又以去氏爲貶夫婦人有從人之義卽禮成于齊亦不應貶及夫人彼宣元年成十四年婦姜皆不稱氏又曷爲而貶邪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不能復救霸業之衰也

晉侯伐秦

報王官之役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夫人者莊之妾僖之母也妾母何以稱夫人母以子貴故正其爲夫人也

以妾僭嫡春秋之所惡也以子尊母則春秋不得而奪之春秋書妾母正其爲夫人者四一成風一敬嬴一定姒一齊歸皆先書夫人某氏後書葬我小君某氏正名定分前後一例並無異詞蓋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適夫人在則喪葬諸禮以厭而降適夫人薨則祔姑反哭成喪無不如夫人之禮此春秋所以正其爲夫人也成風者僖公之母在文公爲妾祖母其薨也適夫人哀姜已前死則此稱夫人後此書葬於禮爲宜不然聖人豈以僭分悖倫之事屢書不一書於經而並無貶詞邪後

世諸儒紛紛爭論至爲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之議亦見其考禮之不詳而持議之已苛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其言歸含且賵者兼之也天子有賵送諸侯小君之禮王不稱天史文有詳略爾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穀作毛伯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秦入鄀以其貳於楚也書人貶之

秋楚人滅六

秦楚肆惡侵滅小國傷中國之無霸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不月略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驩作讙）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自此以後晉君之葬皆三月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此狐射姑殺之也其稱國以殺何譏在君也襄公已葬則曷爲譏曰君漏言而殺之處父之死則有由矣以是爲累君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穀射作夜）

狐射姑曷爲出奔書出奔則處父之爲射姑殺可知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者告朔也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諸祖廟月朔則朝于廟告而受以行之閏月不告月非禮也猶朝于廟幸之也以爲禮之不盡已者有此爾孔子曰我愛其禮

七年春公伐邾（公作邾婁）

爲其滅須句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作朐）

須句不繫邾從上文也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矣此

何以再書取前取之而還其君也亡何而邾又伐而有之矣於是乎復取之此春秋兩書之而事自見者也

遂城郚

備邾也遂者因伐邾之師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稱人以殺衆辭也大夫不名略之也義繫於殺大夫其名可略焉爾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羊蔑作眛奔上有以師字）

秦晉何以俱書人秦納不正晉求君于秦而拒之兩有罪也此晉敗秦也書晉及而不言敗甚晉罪也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也或曰先蔑無罪故不例之於出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凡稱諸侯皆前目而後凡扈之盟非一役再有事則曷爲不序中國無伯大夫主盟略之以爲不足序焉爾趙盾不名而書大夫譏在大夫也且不以一大夫主諸侯書之若衆大夫者然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穀作莅）

復脩洮之盟協謀以備徐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大夫會盟于王畿大夫專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公作伊雒）

壬午乙酉相去四日爾不書遂者以二事出也再書日再稱公子所以謹事夷别内外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無而字）

如京師弔天王之喪也不至則曷爲不言所至舉京師以爲重不至則所至不足言也曷爲或言乃復或言而復乃難乎而也以爲敖無意乎京師爲志乎奔莒也不言出自外也

螽（公作蝝）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大夫言階也司馬司城者官也司馬者何公子卬也司城者何蕩意諸也曷爲書官司馬有典兵之任而見殺是宋公無司馬也司城有扞禦之職而來奔是宋公無司城也爲司馬者握節以死爲司城者效節以出是其官猶可録焉書官爲宋重之也然則何以不名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司馬之殺以國無政不以有罪稱官不名别有罪也出奔有罪則名司城不名亦別有罪也且書官則以官重以官重則名可略焉

爾司馬書大夫司城何以不書大夫曰無罪而來奔存
其官而已足不得與死節者並也
按宋司馬司城略名書官春秋之變例穀梁曰以其官
稱無君之辭也劉敞以爲言不能其官程子云王者之
後得自命官故獨書官說皆迂曲悉與經旨不合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猶求賻也書求金者甚之也不書王命當喪未君
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卿共葬非禮也猶愈於莫往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曰大夫惡專殺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書至以得禮也書至以著不至者之爲非正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及之也書及則其罪有分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
此大夫帥師何以不序貶之也曷爲貶爲緩於救鄭也
夏狄侵齊
書狄之横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記異也

劉絢敘曰不書震於某者蓋魯地四五百里之間無所
用其區別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
來聘書爵從禮制也前書荊人來聘楚始通中國略之
也此書楚子書椒楚寖强而習交於諸侯書其實也
按楚以禮交於我如諸侯來聘之例而書之非褒之也
公羊以爲善果而後進先儒謂春秋予其慕義皆非是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稱人來者微也稱僖公成風雖母子猶先君後夫人也

不言及成風子不可及母也成風不稱夫人非薨非葬
正名之義不繫於此故不必盡其稱且連僖公稱夫人
嫌其爲僖公之夫人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秦以國舉略之也略之者貶之也秦晉之曲直未有定
也則曷爲貶之晉主中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
秦附楚以難晉晉疲於秦而楚逞志於南服晉之失伯

秦爲之也此春秋所以黜秦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傳稱宜申謀弒君焉然以國殺則
殺之不以其罪也或曰宜申信有罪矣而商臣有弒君
之惡故不以討賊之義予之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新立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沒公諱獨與內大夫盟
也不書使而書及爲王諱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屈
書次將伐宋而不行也楚書爵君親帥師書其實以著
其横用以見中國之無伯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公作圈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故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筐作匡
謀從楚之諸侯也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不言戰內勝不言戰也不言師師將尊而師少也獲長
狄傳如不書敗則獲矣舉其大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
郕以莊八年降於齊則郕齊之附庸也何以稱伯存其
本爵也不書名爲其迫於齊而來奔閔之也
按左傳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

書曰郕伯若然則竊地之臣子而予之以爵君在而世子擅其位而予之以君之尊稱是獎亂也烏在春秋為正名之書邪以是知此實郕伯來奔非郕太子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也其稱子何周人字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也左氏以為子叔姬已歸杞為出而見絕者非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衛公作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何以皆稱人自殽至此秦晉六交兵矣脩怨逞殘故皆貶而人之不言及者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尤甚故不言晉及也不言師敗績交綏而退敵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作運）

城未有言帥師者帥師而城畏莒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蘧蒢穀皆從竹公蒢從竹）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世左穀作大）

世室魯公之廟也書壞譏久不脩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公羊會下無公字）

求遍晉也晉會公要公而就之也

秋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公穀無公字）

鄭伯會公于棐（公作斐）

亦因公請平于晉也公一出而鄭衛二公附晉備書之善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春秋始反以久書至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即叔仲彭生也脫仲字衍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伯不振楚勢方張中國有蠶食之禍新城之盟諸侯猶有同欲焉趙盾以大夫合諸侯實有補於中國書曰同盟予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星非常星也既見而移入北斗異之大者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

書人者貶之也書弗克納善之也貶之者責其不審於義也善之者大其能克於義也捷菑邾公子晉出也何以弗克納捷菑不正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奔大夫不書卒此其書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錄其卒也書卒于齊則敖之自莒奔齊可知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所以正商人弑君之罪也君未踰年稱子緣人子之心而爲之稱弑未踰年稱君緣臣民之義以正其名

宋子哀來奔

奔大夫名此其不名何别於有罪而見出於其君者也

冬單伯如齊

唁叔姬也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舍之母也不稱夫人從内稱也齊稱人貶之也弑逆之賊執其君母以及諸侯之使王法絶矣而書齊人重其罪故殊書之又不可以臣及君夫人也

按單伯如齊唁叔姬也唁叔姬則齊人何爲執之蓋單伯詢舍見弑之由而叔姬質之此單伯叔姬所以併執也左傳以爲齊執天子之使公穀以爲單伯叔姬道淫皆非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此華耦也何以書華孫貴之也書官能其官也書來盟不言使盟在華孫也宋公無道華孫以權來盟睦鄰脩好以紓國難是以善之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書此何以書書歸之者以著受之者之非禮也不言來無特使也不言至自齊别於君及夫人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大夫歸不書至執而反則書至係國體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晉有辭也新城之盟蔡不與以是爲宜討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弒逆之賊又怙惡以伐人國書人貶之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盟于扈謀伐齊也何以不序受賂而止廢討奬亂不足序也何以不書晉會諸侯削晉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者亂辭也其言來歸何絕也稱人以歸歸無罪也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言齊人來歸子叔姬譏在齊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侵我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於是齊商人之無忌甚矣蓋夷然有抗晉長諸侯之心焉凡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此其悉書之何齊始敗夏盟也書所以著齊之横而病晉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盟者不與盟也曷爲不言不與盟諱之使若齊侯有故不及於盟者然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何以不視朔公有疾也何以不書有疾公非實有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郪公作犀邱穀作師
復行父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何以書重勞民且彰先君之過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滅國書人貶之也先楚楚主兵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作處臼
弒君書人非一人之辭也以爲國人咸有罪爾蕩意諸

死不書以意諸不得班於仇牧孔父之義略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大夫稱人與討賊之師而成其亂貶之也
劉絢敘曰啖氏謂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按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豈其命卿邪或者又謂釋賊之罪當貶於釋賊不討之日不當貶於帥師討賊之時不知是時政在大夫釋賊者諸卿也即會扈之諸侯亦爲諸卿所脅而中止大夫稱人而諸侯不序貶之之義乃著矣先儒之說是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
九月而葬慢也別作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
以魯尊事晉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秋公至自穀

書至爲會齊商人難之也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盟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此邴歜閻職也曷爲以齊人言之商人者非二人之所能弒也因齊人爾是以稱人以弒之也商人何以稱君

齊已成之爲君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聘則曷爲二卿共使非常聘也其非常聘何公子遂將弒子赤而立宣公偕叔孫假二事以請于齊春秋竝文書之著其邪謀於奉使之日也

冬十月子卒

子者孰謂子赤也何以稱子成之爲在喪之君也何以不名既葬也凡君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書卒不書弒

諱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前書子卒繼書夫人歸于齊則知夫人之子沒於弒而不安於魯也

李光地曰夫人無罪不容於弒逆之人而去言孫非惡也言如則不還故取歸寧之歸爲義而變文以書之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議納賂以平焉則是與聞乎故也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也傳曰君無道也

按左傳以爲弒庶其者莒太子僕也果使莒僕弒君則弒君而兼弒父矣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曷爲不直著其事而爲之諱邪且如左傳所云莒僕因國人以弒紀公則僕何不自立而奔魯邪信傳不如信經凡若此者悉當以經文爲斷

春秋傳卷之六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七

滋陽牛運震學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書即位者忍於行即位之禮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喪娶非禮也書公子遂如齊逆女譏有重於喪娶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書遂制在遂也遂何以

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拜婚且請會也於是行父佐簒之惡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河曲之役撓臾駢之謀者趙穿胥甲也趙盾當國舍穿而放甲以是爲失司馬之法矣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也不去官著其專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求庇於齊也

公子遂如齊

拜齊成也詳錄之以著簒立之惡遂爲首謀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內邑不書此何以書賂齊也賂齊何言乎齊人取之諱也然則何以知爲賂齊比事書之而可見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人鄭罪其從楚也楚書爵而獨人鄭所以深罪鄭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凡書救者善之也不書救宋宋有弒君之罪矣以其不當救略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作斐

上書趙盾帥師而此書晉師其爲趙盾之師可知也靈公之會諸侯不序此趙盾之師也則其列諸侯以會之何嘉諸侯之即晉抗楚猶能伸中國之大義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

伐秦之與國以求成是謬計也書之以著趙穿之專兵

也

晉人宋人伐鄭

鄭未服也人之者貶之疾晉之偕宋以伐鄭以爲非伯者之師殆異乎棐林之役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戰而曰及主之者也鄭伐宋而以宋主之被伐者爲主也不言伐以及戰見之也其將皆尊師皆衆故皆言帥師言獲言師敗績師與大夫等重也

秦師伐晉

報侵崇也曲在晉故秦稱師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曷爲稱人以罪晉也爲宋報大棘之恥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而人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皋公羊作獋

弒君者穿也主弒者盾也書曰趙盾弒其君據其實而書之誅首惡也惡莫慘於意說春秋者以爲趙盾實不弒君與聞乎故而歸獄焉非聖人之旨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改卜牛又死變之甚也乃者言如是乃不郊爾不然郊矣言免牲不言不郊從可知也言牛死則須言不郊牛死得再卜也此不郊爾書之煩而不殺者以爲異乎常卜郊之不吉者也

猶三望

望以郊及不郊無望可也猶者通可以已也

葬匡王

未滿七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賁後同穀無之字

夷狄相伐不書此何以書近王室也

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故也書人書侵著楚之暴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報武氏之亂也書圍罪宋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穆公作繆

非速禮不備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平莒及郯義也挾强齊以要平非義也莒人不肯非有罪也伐莒取向利之非君子之道也君子平國以禮不以亂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謀弒君者宋也成其弒者歸生也書曰歸生弒其君權在歸生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書至著公之謹于事齊以自固也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書爵著其强以恥中國之不振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踰時始返也齊侯止公不書諱之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

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書來逆接內也著高固之亢又以罪宣公也

叔孫得臣卒

不日闕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禮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大夫非公事與

妻出境亦非禮也

楚人伐鄭

稱人貶之也惡其陵中國也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陳及楚平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公作蝝

冬十月

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

謀會晉也書使萠定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伐萊齊志乎利也會伐萊魯助之虐也
秋公至自伐萊
書至踰時且遠也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靈之會盟不序此其復序諸侯何也予成公之能合
諸侯庶幾文襄之餘烈也書會不書盟爲公之不與盟

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書至以見公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此有疾而復也曷爲不言有疾義不可言有疾也國君
外如有疾而復禮也人臣不以生死壅君命以疾還非
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有事者時饗之常禮也常祭不書以仲遂卒于祭之日

書之也稱仲遂者遂生而賜氏於其卒書氏以著世卿
也卿卒不繹繹非禮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也萬者文武
二舞之總名去籥去文也大夫卒去樂萬入去籥亦非
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嬴氏文之嬖宣之母也書夫人書薨成之爲夫人也
晉師白狄伐秦
殽之役書晉及姜戎此書晉師白狄而不書及畀晉也
楚人滅舒蓼（公作舒鄝）

秦晉構兵而楚得肆其暴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及葬而雨也禮庶人懸封而葬不爲雨止則
諸侯之葬之爲雨止可知也次日卽葬喪無退也日中
克葬猶得反虞也左氏以爲禮者是也
城平陽
城築之役必書重民力也

楚師伐陳

陳仲許也書師書伐所以著楚之强而傷晉伯之不振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有母之喪而朝齊非禮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王室徵聘故也不書徵聘者諱之也

胡安國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此皆比事

可攷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內滅國曰取諱之也

八月滕子卒

不日不名略之也

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討不睦爲陳故也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陳侯不會荀林父帥師以伐之因上文其爲諸侯之師可知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其地於外也不言卒于會會已畢不可言禮也

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

宋人圍滕

伐喪也貶而人之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書救予之猶幸其能救鄭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羊作泄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稱其官錄忠諫也

先儒多以書名爲責洩冶此不明於事君之忠亦不明於稱名之義也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則大夫之死而名之宜矣仇牧荀息春秋皆予之而皆書其名何疑於洩冶邪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書至以志公朝齊之數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田邑不言我此其言歸我何著其為我田也猶曰取諸我之懷而予之爾歸鄆讙龜陰之田歸讙及闡曷為不著其為我曰善之也歸濟西田非善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書氏著其以族出也

公如齊

奔齊喪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宋閒晉之不競而伐滕書之貶之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晉不能庇鄭而汲汲爭鄭稱人貶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母弟也其來聘若前年仲孫蔑之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公羊作蘱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嗣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為伐邾畏齊討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聘也齊侯在喪稱爵惡其以吉禮行也

饑

楚子伐鄭

晉士會救鄭不書以晉終不競於楚略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

盟于辰陵陳鄭服楚也書之閔中國之衰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稱齊人以示貶人齊所以入魯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衆狄服也書之以責晉之不務諸侯而汲汲於狄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入而後殺也不書入而先言殺予楚以討賊也書楚人責中國之不能也
丁亥楚子入陳
殺而又書入不正楚子之入國也書楚子目其人以貶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甯
納者內弗受也二子導君於淫以致弑亡之禍宜爲陳人所不容而楚子納之是以討賊始而以納姦終也比而觀之楚子之功罪彰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書葬賊已討也
劉紹攽曰傳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蓋賊不討必不以禮葬其君安得而書葬徵舒旣爲楚討陳之臣子得以禮葬其君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不書入楚許鄭平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不書晉救鄭緩不及事也書及猶曰荀林父爲主乎此戰也先縠趙旃實敗晉師獨責林父者責帥也大夫不敵君此書荀林父以敵楚子者尊晉以抑楚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滅蕭以動宋也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晉爲楚敗而結諸侯也大夫不序以盟之無益略之也
宋師伐陳
衞人救陳
陳附楚者也宋以清邱之盟而伐之書師非惡之也衞救陳叛盟也書人非義之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公作衞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伐陳也書爵以著楚子之親違行間而肆於用武
也
秋螽公作蝝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縠穀作穀
討邲之罪也逾年而始討則殺之不以其罪也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以為晉失刑焉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為救陳故以說于晉也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則其書晉侯何嘉其稍
能自强而以為中國不可無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伐宋未服繼之以圍書之以罪楚之暴責晉之不能救
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謀事楚也歸父以大夫抗諸侯齊侯屈君之尊而與大

夫會皆非禮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懼楚也書之以著魯之叛中國而從夷狄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宋及楚平南北之
勢成矣書之傷中國之無伯幸宋之猶能與楚平也人
之者平在大夫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此荀林父也曷為略之稱師以晉人之釋楚而甘心於

羣狄也潞氏者赤狄之一種也稱子不絕其爵也
秦人伐晉
秦晉不交兵久矣此復伐晉者乘晉之略狄而闚其虛
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王子殺卿士王無政也
秋螽公作蝝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
初稅畝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藉而又稅藉取九一焉稅取什一焉其曰初者言自此始也何以書譏重斂也

冬蝝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此士會也曷爲稱人衆之也盡狄而并其地非攘夷之道也稱及者所以別言二族也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作謝火　公穀作災）

宣榭者宣王之榭講武之屋也宣榭火何以書以王者

中興之迹之重書之也

按公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何休因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毀胡氏又謂廟制似榭其說皆近傅會毛奇齡以爲宣廟不祧而遠廟無寢故名爲榭亦無的據杜預釋榭爲講武屋而孔穎達引楚語以證之蓋成周爲周之東都吉日車攻采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爲宣王之榭有由來矣

秋郯伯姬來歸

來歸見出也內女見出書之以志變也始歸不出略之也

冬大有年

何以書幸有年也

先儒皆以宣公不道不應有豐年之報謂之紀異夫君之不德民則何罪天何爲怒其君而移禍於民邪宣公之世稅重民困饑饉薦臻苟非大有則民靡孑遺矣書此所以閔魯民而幸之也何謂紀異哉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同外楚也書曰同盟幸其猶能同也或曰同謀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其曰公弟貴之也稱字賢之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大夫不卒以叔肸之義合於春秋錄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爲齊不與斷道之會故也晉侯稱爵曲在齊也衞世子書名譏其父在喪兵非子道也

公伐杞

爲其不來朝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穀作繒）

戕者捝而殺之也此邾子也其曰邾人者惡之也書于鄫著邾之惡又以責鄫之無臣子也

甲戌楚子旅卒（穀旅作呂）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公孫歸父如晉

欲援晉以去三桓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穀作檉）

大夫還不至其曰還自晉何終事也奔不言出在外也其奔何以季孫行父之逐之也

春秋傳卷之七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八

成公

滋陽牛運震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盛寒之月而無冰則終無冰矣洪範曰豫恒燠若

三月作邱甲

志重賦也周制軍賦起於井而成於甸甸四邱而出三甲今作邱甲是一邱出一甲一甸出四甲也每一甲步卒二十四人是一甸增出二十五人也於是民力之困爲已亟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爲齊難乞援也不月略之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作貿）

伐戎不書略之也不言戰嫌於敵王也不言茅戎敗王師而言王師敗績者茅戎非能敗王之師也以爲王自

敗績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爲赤棘之盟魯即晉故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衛相伐遇于新築而以良夫主此戰者輕進喪師以見爲良夫罪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穀作手）

將師稱帥不及其佐四卿並書各自爲帥也大夫不敵君列敘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爲諸大夫之逞忿搆兵甚之也齊侯無禮而躁不以齊侯主此戰者略齊侯而罪諸大夫也不書伐不予逞忿者以伐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穀作爰婁）

不言來盟者國佐受命於君以賂請免盟未前定也不曰國佐及諸侯之大夫盟而曰及國佐盟以我師存焉則有內辭矣且以見四國汲汲追及而盟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遬）

取汶陽田

此魯田也不曰復而曰取者以力得之也不言齊人歸之者非齊所欲也曷爲不言取之齊本非齊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侵衛以救齊也稱師著其衆也不書侵我諱之也楚居喪以伐人喪鄭從蠻夷以伐同姓之喪楚則非矣鄭罪有甚焉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何以會嬰齊侵我而與之成也公會外大夫不沒公外大夫會公不沒其名氏公自降班而夷于蠻夷之公子公之辱甚矣不足爲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鄫穀梁作繒）

此諸國之大夫也其稱人何貶其從楚也會稱公子嬰齊盟稱楚人者會從其恒稱盟從諸國也公何以不諱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先楚主盟也秦序列國

之上以强處右也齊序鄭下以其導楚卑之也蔡侯許
男不言乘楚車不成之爲國君也蓋自是而中夏之勢
益不振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報侵衛也四國書爵序晉爲首存晉霸也諸師敗績不
書諱之也
毛奇齡曰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衛衛請大國之師合諸
侯以報之左氏以爲討邲之役非也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作繆）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何以書記災也新宮者宣公之宮也稱新宮者當時之
辭廟災三日哭禮也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疲命於晉楚而以伐與國書伐惡之也
公至自晉
書至譏事晉之亟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書圍譏之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作將穀作牆）
討赤狄之餘也書之譏用師之不戢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盟者尋盟也聘且盟兩受命於君也殊日殊盟各
聘也二卿不係國因上文也没公公與大夫盟不言公
鄭伐許
不書將帥略之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將出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屢如晉者以嘗卽楚故也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不懷也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鄆公作運
鄆者汶陽之一邑書城譏勞民也

鄭伯伐許
此鄭伯自將伐許也不書子而書爵者譏其喪未踰年
以吉禮從戎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來歸者大歸也不言杞人歸叔姬而言叔姬來歸罪在
叔姬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
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往饋之非禮也
梁山崩
記異也此晉地也而不繫之晉爲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葬不告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服也書同盟幸晉之復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書至見公之勤於事伯怠於事王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宗廟之事卽遠有
廢而無立
取鄟
滅國書取爲內諱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其辭會也晉伯宗鄭人不書略之又以侵宋之非專
病衛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受命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使之也書侵陋之也二卿並帥大夫競強兵在私室
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服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報宋之屈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作侵
書救善之也蟲牢之盟有始終焉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爲不郊言故且著天之重譴不恪也免牛者卜而免之
也未成牲故曰牛
吳伐郯
吳始患中國也以國舉爲其僭號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牛則不郊矣言不郊閒有事也猶三望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書救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自見矣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書曰同幸諸侯之猶同也不
書戰楚避晉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與國也書入州來幸吳之能罷楚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見惡於其君也書曰奔晉罪晉之納逆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書使來有書所言者書歸來有書所由者書使書來言書歸之于齊書之辭辭之曲非所言而言非所歸而歸也制命不衷令諸侯不以其道於是乎晉伯益偷矣
欒書帥師侵蔡
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病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因聘而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伯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李光地曰史例有詳略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人之賢否殊殺其辭伯姬有賢行舊史錄之獨詳故聖人因之書納幣書來媵書歸宋書致女皆緣末錄本之義也胡氏以爲譏非禮者過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
公不朝而來賜命志濫賞也其稱天子者何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雖出猶書卒爲喪歸杞故也繫之杞者所以別於未嫁之女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言伐郯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爲其事吳也吳伐郯晉不能救及其乞成而伐之不義甚矣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夫無逆出婦之喪逆出婦之喪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爲諸侯之貳於晉且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自始至成禮備錄于經賢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爲伯姬錄之也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鄭伯朝晉而晉執之以爲討貳也

然失自反而後責人之道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旣執其君又伐其國無道甚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莒潰於夷狄而莫之救晉之政舛矣

楚人入鄆 鄆公羊作運

鄆莒之附庸也楚公子嬰齊稱人亦貶之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於晉故也秦稱人惡其黨狄也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然君在外而輿脩怨之師以是爲鄭無臣子矣稱人貶也

城中城

爲懼楚急備也冬而成城得時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特書弟譏之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郊不過三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陳岳氏曰公羊氏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按不郊則是免牲也其文雖殊其旨無異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於是晉三伐鄭晉之暴鄭甚矣鄭伯歸于鄭不書罪不及失國也凡執君歸不書伯主釋有罪而後書

左傳晉侯有疾乃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說經者以爲直書晉侯者著其惡也按父在而爵其子春秋必不爲此且此書晉侯爲州蒲後書卒者又爲晉侯獳亦無此體例蓋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爾

齊人來媵
何以遲致待年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葬晉侯也何以不書葬諱之也
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為公見止致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羊作州後同

公在晉而晉不與盟旣反而使大夫盟之辱之也不書
公諱公與大夫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復脩齊成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不名天子之三公也書曰出奔絕之也王者無外其言
出何王人內京師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羊作沙澤
為伐秦也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
成故也按瑣澤之會楚鄭不至宋亦不與安見其合晉
楚也且不數年而有鄢陵之師晉楚之成安在左氏之
言未足信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以伯主之尊猶以乞言之重師也
三月公如京師
為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因其過而朝故書曰如而不曰
朝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
其言自京師者何諸侯不敢過天子也公會晉伐秦也

其以伐蔡爲遂事者不使伐秦重於朝王又以見伐秦
者皆命非王命也劉子成子不書不以伐秦累王室也
秦敗于麻隧不書略之也
曹伯廬卒于師 廬左作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京師至者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罪晉之黨惡也自晉晉有奉焉爾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之不伯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有姑之辭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不日不名略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者仲遂之子也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
氏爾
毛奇齡曰嬰齊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宣公
賜襄仲氏仲經於宣八年書曰仲遂卒于垂是也公羊
氏不解嬰齊氏仲之故乃造爲說曰嬰齊謂仲嬰齊爲兄
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
爲其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夫嬰齊歸父之

弟歸父奔齊本未絶嗣原不必爲後即使爲後而大夫
繼爵不繼統亦並無弟爲兄子子爲父孫之理如公羊
言瀆倫滅禮於此爲甚以之解春秋不亦怪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
將討曹伯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羊作歸之于
稱爵以執討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曷爲討有罪曹
伯殺太子而自立者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爲伐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有故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再書宋華元不省文者錄其正也何錄乎華元爲其能平內難也言歸者出入無惡自晉因伯國之力焉爾華元自晉歸而宋殺其大夫山明華元殺之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魚石之奔爲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權見及也五大夫同出而止書魚石書其重者也
　徐仲山曰記謂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不自晉歸曰晉歸二疑蕩澤去氏而稱字子邪否邪三疑五大夫同時出奔而止書其一何去何取四疑書例多省文兩宋華元五宋字五疑按公羊註何氏曰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據此則華元實奔晉也如左氏則華元未至晉耳經安得言自晉歸于宋以此知左傳誤也傳又謂蕩澤字子山山弱公室殺公子肥則討當其罪也例不書字書曰宋殺其大夫山其爲名也明矣何以知澤非其字邪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同出亦復同入則其但書魚石何魚石左師也止華元殺蕩山魚石實主之其族同其志同則書其重而已華亥向

寗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其族不同其罪無輕重故備錄之華元重見而皆係之宋者與以靖亂也何氏以爲繁而大之魚石係之宋者本其所自出也他日復入彭城而爲宋禍焉不係之宋則無以著其叛宋也徐氏五疑皆信傳疑經之過今悉有以正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一會則曷爲殊

言吳外吳也吳則其君也未可以爵通稱人則不殺矣
夫之例故言會吳以成文爾
許遷于葉
鄭僞之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而成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入春秋三卒不名國小略之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即楚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與鄭楚戰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伐鄭不書晉遇鄭楚而遽與戰未及乎伐鄭也故直言戰爾楚敗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泓之戰宋公傷焉而但言師敗績為中國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晉侯不見公為其後戰期也何以書譏不在內也公之後期國難故也晉用僑如之譖怒公不見曲在晉矣君子正己而無恤於人故不足為諱也
公至自會
以會至者謂公之不會猶會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人會伐不書此何以書疾晉之以諸侯挾王臣也於是厲公恣矣
曹伯歸自京師
曷為不言復不與復也曷為不與復釋有罪也其言自京師何天子不能討有罪則以累乎京師也曹伯何以不名未絕其位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作招）
用僑如之譖也舍之者寘之也罪晉故貶而稱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爲季孫之將釋而歸懼討也

十有一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不言釋季孫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也

公至自會

公以伐鄭往而以會致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內殺公子有故其但言刺之何其故不可言也刺之刑非正也不言殺而言刺則殺之不得其罪矣公子者屬也謂先君之子也而可刺而殺之乎

十有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鄭侵晉故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竝與伐也晉主兵先二卿者重王命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重言諸侯二子與盟也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此其不諱何以王人會伐而不諱則會盟不足諱爾

秋公至自會

不至自伐鄭者不周於伐鄭也

按穀梁謂公不周乎伐鄭者以爲楚師至而諸侯還未嘗得致伐鄭也解者以周爲信而反背穀梁之謬失之

齊高無咎出奔莒

以疑見逐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宜郊不卜而强用之非時失禮之大者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將伐鄭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鄭不服也楚救鄭不書略之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作軫穀作蜃

於伐鄭之役道卒也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用胥童長魚矯之謂也一朝而殺三卿自禍之道矣稱
國以殺貶也列書三郤著其惡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恃吳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導君爲亂而稱國以殺者明非君殺之也蓋欒書
中行偃自是弒君矣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也弒君者欒書中行偃也曷爲

以衆弒君之辭言之晉厲無道書偃當國而弒之晉之
羣臣無討焉蓋與之同其惡者不少矣故書之不以人
而以國
穀梁氏稱國以弒君惡甚也夫君卽極惡無道臣子無
可以加刃之理烏有以弒君之賊而以君惡恕之者且
晉厲之惡不加於晉靈靈之弒不原趙盾厲之弒何以
恕書偃主胡氏者以爲時無良史其赴告列國必不實
指其人故稱國以弒者略之以明當國大臣之所爲夫
春秋之作正以誅亂賊若以弒君之逆而略之則春秋

之法弛矣且邾莒小國史文不備聞見荒忽或難有的
據如以大國弒逆之事昭然在人耳目卽使赴告失實
正當考信徵實書其人以誅其罪俾逆惡不得漏網何
得概從含糊徒使後人意度恍忽春秋討賊之義安在
邪家鉉翁以爲晉厲剛暴不仁國中之人自書偃而下
羣起而弒之春秋以國弒爲文紀其實也其說有據從
之
齊殺其大夫國佐
爲佐專殺慶克以穀叛故也然齊侯右克而殺佐亦非

正矣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楚子鄭伯納魚石也其不言納何譏不在納者也魚
石實致楚師而藉其力以自還故以自入爲文罪魚石
也復者位已絕也入者甚逆之辭不言自楚者伐重於
有奉也此叛也曷爲不言叛大夫入邑則言叛復入則

有重於叛者叛不足言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邾來朝謀從晉也

築鹿囿

書不時也苑囿自娛公之志曰偷矣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閉晉難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作彭後同）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書曰同盟諸侯同欲也襄公不會在喪故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傳卷之八終　　蘭陵門人張晉文校刊

春秋傳卷九

襄公

滋陽牛運震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圍有宋人在焉曷爲言宋彭城嫌非宋地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曷爲繫之宋不與楚之取彭城以置叛人見諸侯之爲宋討也書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褒之

也曹以下稱人小國略之也

胡氏曰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孔子特筆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厥公作屈）

討其從楚納魚石也韓厥偏師不欲重煩諸侯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公作合）

曰會以次何備楚也伐而書次其次爲善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崩諸侯朝聘非正也

按二國來聘左傳以爲得禮杜氏爲說以過之曰王赴未至也當時諸侯朝聘不避天王之喪久矣左氏知朝聘之爲禮而不知襄王之禮尤重杜氏之說亦臆度之見爾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同軌之不至可知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非禮也晉宋稱師師衆重師也衛甯殖書名師少重將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此鄭虎牢也曷爲不繫之鄭虎牢巖邑南北之阨險在焉晉以諸侯之師城之所以扼楚而偪鄭實關天下之大計故以天下之辭書之也不言伐取于其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稱國以殺罪專殺也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爾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爲吳之與晉也吳伐楚不書略之也

公如晉

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失其國而盟公於外禮也
公至自晉
　不以長樗至者本謀如晉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已未同盟于雞澤
　爲鄭服故也王臣下盟非禮也曰繫諸侯下著會與盟
異日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陳之卽楚久矣至是疾楚政而來
會非有召會者也故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曷爲殊及陳袁僑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爲與袁僑盟也
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括陳袁僑故殊之也諸侯之大
夫則曷爲以叔孫豹及之自魯言之特以別內臣也諸
侯已盟袁僑後至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別與之
盟書曰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諸侯之辭也穀梁子
曰大夫張也陳氏曰大夫專也以今考之蓋無譏焉爾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事楚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已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毛奇齡曰荀罃元年來聘於今
已四年矣豈有至此始報聘者或曰爲鄫故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踰月而葬略之不成喪也
冬公如晉
　聽政也毛奇齡曰請以鄫屬魯也
陳人圍頓
　頓爲楚閒陳故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冬如而春至久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迴鄫君也爲雞澤之會鄭始脩好焉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穀梁作繒）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與叔孫豹俱也曷爲不言及俱受命於魯旅見於晉猶吾大夫焉爾其如晉何鄫屬魯而受成于晉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作稻）

曷爲殊會吳往會之也曷爲不言及俱受命于晉也晉與楚爭衡而急吳故命魯衛通吳而後爲戚之會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稱公子譏不議親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謀戍陳也曷爲不殊吳吳來會也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不可曰吳鄫人也鄫後列不能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會戚之諸侯戍之也曷爲不言諸侯離至不可得序故但以戍陳爲文猶城楚邱之義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成之於無事之時救之於被兵之日伯者之義也書救善之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弱以自奔爲文見宋之無政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鄫與莒同列于會矣書莒滅鄫病晉也

按昭四年書取鄫此而言滅者蓋莒滅之以爲附庸爾公穀以爲鄫立異姓故非滅而言滅若然則當如梁亡

之例而書鄫亡不得書莒人滅鄫矣
冬叔孫豹如邾
聘且脩平也
季孫宿如晉
爲晉以鄫故來討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恃謀也滅國惡也而目其君誅之甚者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不時也禮郊而後耕耕而卜郊瀆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之私邑也書城費著大夫耦國也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剽之聘且辭緩報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公與外大夫盟沒公諱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陳已甚圍則加暴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穀或作隣
救陳也曷爲不書救陳不成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公穀作髡原鄵公穀作操
諸侯死書名此何以如會名於卒不欲再稱鄭伯故於
其如會時名便文也鄭伯卒則其言如會何見其以如

會卒也如會則曷言其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
也其地於外也
按鄭伯之卒三傳皆以爲弒左氏曰弒而以瘧疾赴春
秋從赴書卒夫春秋本爲討亂賊而作鄭伯果弒聖人
自當考正其實著之於策以誅其臣子何得從赴告之
文含糊失實而使賊臣漏網乎劉氏敞則謂從赴書之
徧絕其臣子以爲鄭舉國無人紀矣夫釋正賊弗誅則
弒君之罪且不明彼其舉國臣子之罪又安從治之公
穀謂鄭伯欲從晉大夫俱欲從楚以此見弒夫成公臨

卒于駟之謀從晉左傳具載之未見其欲從楚也果由從楚之故而至于弑君則鄭伯卒後正可背晉歸楚而考之經文則今日葬僖明日諸大夫侵蔡以撼楚邇矣在其從楚也乃以隱弑書卒爲中國諱以爲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其說牽曲殊不可通攷春秋全經自內弑君而外未有諱弑君者鄭伯實卒非弑也何諱之有且弑君賊不討不書葬鄭伯書葬益見其非弑矣或又以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鄭伯地卒此爲諱弑之文不知鄭伯以如會中道而卒不得不地以著之烏在其

爲諱乎總之執傳疑經不如信經而黜傳此爲解經之要法不獨此條爲然也

陳侯逃歸

陳侯畏於其臣去諸侯而從楚書逃譏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溼

侵楚之與國以生國患稱人貶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晉侯及諸侯之大夫會不欲勤諸侯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獨書季孫者內魯也鄭伯親與會者獻捷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疆鄫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侵蔡也鄭及楚平不書略之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朝且告伐鄭也

九年春宋災 災公作火

記外災也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公作繆

四月而葬略之也別爲之謚非禮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也其不致何未得鄭也盟後復伐鄭不書不與其復伐鄭也

楚子伐鄭

鄭及楚平不書不與鄭之從楚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謀病楚也特書會吳以吳爲會故也

按晉悼之時能制楚者吳悼公通吳以爲掎角之勢此卽齊桓遠結江黃之故智也說者以會吳爲晉悼伯業之累不亦過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作傳）

偪陽楚與國滅之以病楚也其言遂滅之何諸侯會而滅人之國非禮也以偪陽子歸不書滅則以歸不足言也

公至自會

以會致公本以會往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受偪陽故也伐我不書恥公之從晉不能服鄭而受伐諱之也

晉師伐秦

不書大夫帥師以其爲脩怨之師略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間諸侯之有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左氏所謂三駕之一也齊世子光序四國上主會者爲之也直書之以譏非禮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

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稱盜殺者非卿賤之也其不稱大夫何以非國討不當書爵也

按三子不稱大夫孔穎達謂被殺者非盜之所有以盜爲文不得言其大夫然何不依蔡侯申例而書盜殺鄭大夫某乎胡傳本程子說以爲失卿職夫三子身爲國卿而騑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矣何待削其大夫始足

示戒乎毛氏以爲非國討例不當書爵於義爲長

戍鄭虎牢

孰戍之伐鄭之諸侯戍之也城虎牢不言鄭戍之則曷爲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爲鄭戍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救鄭不書此何以書爲晉復伯著楚之爭鄭而不能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何作中軍也以其言舍中軍知此爲作中軍也作中軍則何以言作三軍始改作也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無中軍惟有上下二軍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專魯增立中軍因以改作春秋以爲擅國權亂王制竭民力莫此爲甚書曰作三軍罪之也

劉紹攽曰左氏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然於經文作三軍之義實不相合按三分公室自是當日實事經文所書作三軍則非三分公室之謂也季氏之擅國久矣卽欲分公室何必定作三軍且不旋踵而舍中軍又何意也孫氏曰魯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春秋特以此罪季氏至三分公室則左氏附及之爾

周禮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時惟齊晉楚有三軍國語齊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凡三軍教士三萬人是齊有三軍也左傳僖二十七年作三軍郤穀將中軍狐毛將上軍欒枝將下軍是晉有三軍也左傳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桓六年傳鬭伯比曰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宣十二年傳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是楚

有三軍也魯雖元侯之封而次國之賦不能半天子之軍是以舊無三軍疏家謂魯有三郊三遂本有三軍其後中廢至僖公始復古制作三軍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文宣以來以伯主之令軍多貢重自減爲二軍此臆揣之見非有據也夫魯頌誇靡千乘三萬出於一時歌頌之辭當時未必果備其制如使僖公復古而作三軍文宣以來減而爲二春秋當具書其事何關焉無問邪卽令魯建國之初備有三軍中衰而廢亦必在春秋以前其不在文宣之世決矣劉氏敞曰作三軍者

至襄而作三軍也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孫氏覺曰三
桓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中軍春秋之所譏也其說
皆得經旨杜預所云季氏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其意謂
作三軍祇是改二爲三爾說固牽岐無的據至胡氏直
謂魯舊有三軍季氏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
故謂之作斯則穿鑿鉤曲之論名實舛錯不足深辨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楚使之也左氏以爲侵宋以致晉者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搆虛以救宋左氏所謂三駕之二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穀作京城北

鄭與盟也

公至自伐鄭

致伐不致盟雖同盟而猶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鄭叛盟楚脅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左氏所謂三駕之三也其言會于蕭魚何鄭與會也
春秋書地會而後伐者多矣未有書伐而後地會者伐
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書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美晉
侯之能服鄭也召陵之盟書屈完來盟此不書鄭伯如
會者猶不欲以蕭魚匹召陵爾

公至自會

致會不致伐喜得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執行人非禮也於以見鄭之堅於從晉而楚之不能爭
鄭也

冬秦人伐晉

爲楚伐晉且報去年之役也不書救鄭者非鄭志也晉
師敗績不書不與秦之敗晉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邰下同

莒背蕭魚之會也書圍台以病晉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公作運）

其言遂何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季孫也何惡乎季孫取鄆以自益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公作彭）

拜伐鄭之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始書卒者吳遥而通於中國也吳楚不書葬以其稱王不可書葬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書侵貶之也衆人與焉不書略之也

公如晉

朝晉且拜士魴之辱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書至見公不朝正於廟也

夏取邿（邿公羊作詩）

滅而書取諱滅也

秋七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衞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公作囆後同）

爲吳謀楚也季孫叔老並書二卿並行也卿使大夫爲介二卿並行非禮也諸國大夫稱人微之也晉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會者稱人爲晉伯之不振徵之也鄭大夫獨書名氏者鄭初與會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衞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報櫟之役也十三國之卿大夫連重兵而西宜若無敵於天下而將帥異心師出無功稱人恥之也北宮括公孫蠆獨書名氏者爲二子之勸濟師表之也

己未衞侯出奔齊（公作衞侯衎）

衞侯見逐而以自奔爲文國君無自奔者書出奔則逐於其臣可知也諸侯失國名不名以其復歸猶未失國也

春秋凡逐君者皆書出奔衞侯之出以自奔爲文者書
例也杜注孔疏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筆
削稱衞侯出奔胡氏因之以爲歸罪其君夫人臣而逐
其君罪莫大焉既使其君不道亦未有舍臣責君而專
治其不君之罪者將逐君之賊何懲焉以此說經恐弑
奪之行接跡于天下此其害教非小故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爲吳遏晉梗楚故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
人于戚

謀定衞也衞亂不討爲之會以定之不義也林父在會
直書其名氏而貶自見也諸國之卿列序爲林父書名
故皆從其恒稱以爲皆林父之儔爾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尋盟也盟于外崇向戌也沒公諱去國而與外大夫盟
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天子之士也逆王后卿不行非禮也何以書過
我而告昏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成公作郕

貳於晉故也書圍成以病晉也

公救成至遇

畏齊也至遇不成救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備齊也二卿帥師見私家之相黨以競强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黨於齊莒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晉平汲汲於合諸侯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爲討邾莒也

既諸侯會而使大夫盟也書之若大夫自盟者信在大夫也信在大夫者權在大夫也雞澤之盟言諸侯之大夫此其不言諸侯何大夫無諸侯也

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穀胡氏皆以爲權移於大夫蓋經書大夫而不繫於諸侯則大夫之不臣可知也杜注孔疏謂晉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西河毛氏從之夫使大夫本爲高厚盟高厚逃歸自盟何爲若依雞澤書例當書齊侯使高厚如會高厚逃歸戊寅大夫盟如此則大夫無專盟之嫌今俱略之而直書曰大夫盟謂之非刺大夫之專可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爲我故也書以歸惡其專也稱人貶之

齊侯伐我北鄙

爲晉討邾莒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不能服齊而伐許非務也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又鄭伯志乎伐許也宋稱人而後於衛大夫微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左作郕）

齊師六至於魯欲致晉而爭伯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之見伐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徑卒（徑公穀作瞷）

宋人伐陳

爲中國撓楚也稱人微者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無故而伐曹書之以累晉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公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厚上左無齊字）

君臣伐圍竝書爲其分兵異道而來甚之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臣暴其宗而出奔宋無政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言來不言朝別之於諸侯之來朝者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為伐曹故然行人非所執也稱人非伯討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師穀作齊侯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言同者此其言同圍齊何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攻之變例書同言得罪於天下也莒邾黨齊而亦從圍齊之役者脅於義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復爭鄭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此圍齊之諸侯也再舉諸侯閒有事也
晉人執邾子
以其貳於晉且伐我也然既同會盟而執之非伯討也
不言以歸既執而舍之也
公至自伐齊
同圍齊而以伐致者著圍之為伐義之也
取邾田自漷水
晉命也言邾田明非魯地也言取非所取也
季孫宿如晉
拜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命也晉欒魴不書林父主兵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未服也書所至書還大其不伐喪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孰殺之崔杼殺之也書之以國殺者累上之辭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嘉有罪而稱國以殺者殺之不以其罪也傳曰專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大夫外交而援大國之權臣以自固非禮也

城武城

懼齊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遬）

及莒平祝柯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齊感晉之不伐喪故受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爲邾數伐我報之也然已甚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燮穀作溼）

稱國以殺非其罪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

爲燮之殺懼及而奔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

爲慶虎慶寅所譖也稱弟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

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此叛也曷爲不書叛大夫以邑出爲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之辭也漆閭丘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也納叛人曷爲不諱公猶在晉季孫納之也季孫納之則不爲大夫諱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書叛而以自奔爲文著盈之不能無罪且惡其適楚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頻月日食志天變之亟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復錮欒氏也大夫奔而極於所往於此已甚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有罪不極於殺稱國以殺惡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畀我公作鼻我）

庶其之黨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其言及慶寅何罪在虎而及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慶誅而黃歸黃之以二慶出可知也稱弟稱歸黃無罪也自楚楚有力焉爾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非晉臣矣猶繫之晉者不絕盈于晉亦以治盈也復入者逆辭也不言叛盈劫衆以敵其君罪不止於叛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伐晉因欒盈之亂以爭霸也其言遂何志不在伐衛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榆穀作渝）

第一二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2版反內

言救後次不成救也

己卯仲孫速卒 速公作遬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不道以阿季氏其奔不能無罪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討有罪也不書大夫奪其大夫也

齊侯襲莒

著爵而書襲賤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命也

夏楚子伐吳

十年而再伐吳怨吳之與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爲襲莒之無功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謀伐齊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以救齊也不書以救齊不予楚人之救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賀城王城也

大饑

秋水而冬饑無政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趙氏曰弒君稱名氏者以賊赴也按弒君之人當國必

不以賊赴於他國凡稱名氏者孔子因舊史考而正之爾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伐齊不書齊逆服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報陳之逼楚師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曷爲不言齊成不與諸侯之及齊成也受齊

賂而舍其弑君之罪書曰同盟同爲不義爾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會于夷儀者剽也則衎入夷儀何以不名剽在國則入夷儀之爲衎可知也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衎之君國正也突之君國不正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叛楚從吳也書滅者惡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蠆

鄭再出師伐陳以挑楚書之從乎辭與之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作謁

吳子伐楚而卒何也名其卒也凡攻門曰門伐楚而以門巢卒則其卒于敵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之立非正也則其曰甯喜弑其君何甯氏出衛侯而立剽北面而事之者十三年孰有加刃於所事而不以爲弑君者乎書曰弑其君罪甯氏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據土背君曰叛書叛罪孫氏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剽弑四日而衎歸以剽之弑歸也書復歸見衎之宜有衛不絕其位也衛侯出入不名曷爲於其復歸名別內外二君也剽以弑名則復歸者亦著其爲衎以別之爾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召討衛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討衛疆戚田也於是執衛侯取衛田以益孫氏晉之獎

叛甚矣公會大夫不諱公與於樊叛人之會不足爲諱
也晉趙武宋向戌稱人貶之也曹稱人微者也鄭良霄
稱名氏者鄭伯爲衞侯如晉鄭獨不釋君而助臣也且
不稱鄭良霄無以見晉宋稱人之爲貶也執衞侯不書
止而卽歸之略之不足書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殺作座
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
晉人執衞甯喜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甯喜信有罪矣執之曷爲非伯討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三四　空山堂

爲伐孫氏執之執之不以其罪也此於澶淵之會執之
也則曷爲不於會焉書執不與晉人之以會執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許請之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始通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與公作衆後同
此晉楚同主夏盟也諸侯分爲晉楚之從於是始則是
南北二伯也列序大夫大夫專也宋不書地於宋則與
會可知也齊秦不書齊秦不與會也邾滕不書邾滕齊
宋之私屬亦不與會也
衞殺其大夫甯喜
喜有弒君之罪殺之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者累獻公也
何累乎獻公殺之以其私不以其罪也
衞侯之弟鱄出奔晉鱄殺作專

春秋傳　卷九　襄公　三五　空山堂

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稱弟罪衞侯之不能
其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諸侯之大夫前目而後
凡也諸侯不在而稱諸侯之大夫爲大夫存君也再地
宋罪宋之爲此盟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衞石惡出奔晉

喜殺而惡奔以其爲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氏之黨書來奔咎内之納亂臣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也於是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其言公在楚何存君也公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不書在楚何以書傷公之在外夷也會楚子葬不書諱國辱不忍言爾

夏五月公至自楚

閔公之遠朝楚致之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稱弑則其君也不稱其君閽賤不得君其君也不名閽不得稱名略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合十一國之大夫以屏外家晉之煩諸侯已甚矣書城杞貶之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要歸田也杞取田不書未盡歸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書爵爲其以禮來聘進之也札不稱公子吳始通禮未同於上國也

按札稱名不書公子猶楚椒秦術之例非褒貶之所係也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聖人書名以示貶夫讓國之節自季子之書本無可貶且讓國聘魯事不相關豈得因其聘魯而致不足於其讓國者矧札辭國在二十九

年之後而預於來聘焉則尤非聖人經旨胡氏之論非所以論春秋其有害於世教不小也

或疑經文所稱吳子不知其何人者按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而後遇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卽位使來通聘孔疏駁之謂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札來聘與聞弑吳子之文不隔月豈以君死之月卽命臣而得書吳子使乎蓋吳子以未弑之前遣札札去魯之後而後吳子赴至緣係五月被弑故追書在來聘之上耳然則吳子者餘祭也但左傳

以札之出聘爲通嗣君攷餘祭已立四年未有立四年而始通嗣君者札之出聘恐不爲此此則不敢以左氏之說爲然爾

秋九月葬衞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此公孫蠆公孫竈放之也其言出奔何臣放大夫不可以訓故以自奔爲文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後同

報公之朝也以聘報朝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稱世子以弑弑君而兼弑父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伯姬以貞爲行守死不渝錄其卒以賢伯姬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凡王殺不書此何以書殺無罪也稱弟譏王無親親之道也此尹氏劉氏殺之而直書王者罪在王也

王子瑕奔晉

爲作亂奔也書奔罪王子也不言出周無外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穀無宋字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內女賢而災卒故隱而葬之也其稱謚何賢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良霄汰虐嗜酒奔而復復而作亂國中書奔書入罪之

也自許許有乘偁
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不書大夫絶其位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君弑賊不討書葬者無臣子之可
責也無臣子之可責則書葬以責天下之臣子也
劉絢敘曰君弑不葬者非臣子隱而不成喪則弑者不
以君禮葬之否則諸侯猶知其爲弑而不會也故君弑
賊不討不書葬蔡景之葬蓋般以葬飾弑君之惡鄰國

諸侯亦忘賊般之惡而公然會葬春秋書葬所以罪蔡
人亦所以責諸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故者言故者傳文也此其言宋災故何貶也
何以知其爲貶十二國之大夫略而不序内大夫諱而
不書以是爲貶也救災恤患鄰國之義春秋固將善之
則曷爲於其會焉貶曰災者一國之變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者天下世道之憂也蔡般弑其君諸侯舍而不討

而圖宋憂春秋繫此會於葬蔡景公之下而直書宋災
故以爲舍大罪而恤小患茂人倫棄名教其爲恥且懼
也大矣臣弑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父而諸侯
定之自蔡般始春秋于稷于澶淵之會兩書所會之故
此一經之大書特筆非因魯史之舊文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非正也書公之薨地而公之作楚宮亦見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不書葬降成君也
胡氏曰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毁亦書卒何以别乎
曰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上書公子遂叔孫
得臣如齊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子赤之弑可知子
野之書卒與此異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稱人以弒

左氏云書莒人之弒其君言罪之在上也如是則父有過子得而弒之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據傳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攷經文乃國人作亂而弒莒子立展輿爾展輿之見立於國人非也而其弒君則猶有辭也凡此當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程子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以傳考經之

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斯言得之

春秋傳卷之九終　　蘭陵門人張會文校刊

春秋傳卷十

滋陽牛運震學

[stamp]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子曰繼正即位正也其言繼正者嫌繼子野之非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漷穀作郭

尋宋之盟也不書盟不歃也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侯大夫之上兩伯之辭也招者陳侯之弟何以不稱弟曰稱弟者因事而特稱也公子者恒稱也

三月取鄆鄆公作運

此季孫宿伐莒取鄆也其不書伐莒者何書伐莒則嫌以討賊予季孫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罪秦伯也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穀作大原

筍吳交剛皆書人而此書卿帥師者將尊師衆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展下公穀無輿字

去疾展輿皆繫之莒者爭國之辭也去疾繫莒明其當立也展輿繫莒明其已立也去疾曷爲不稱公子內無稟命於先君徒因齊之力以入爾其立正而立之不以其正也展輿曷爲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國人不與是以不成其爲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曷爲帥師而往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已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

此卒也傳以爲弑者公子圍弑麇之子而自立也孔穎達曰傳稱弑而經書卒者以疾赴也夫楚子果弑于圍聖人何難考正其弑君之罪乃隱弑而書卒其爲縱賊舍惡孰大焉陳氏曰圍弑其君赴於他國如恒辭而其臣子聽焉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夫舍

首惡而罪楚之臣子已屬非理且弑君之罪未彰而附同之罪從何誅之家鉉翁曰圍所弑者楚之嗣君麇之世子如魯子般子赤之類而非弑麇也圍乘君之殯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弑也而非弑其君也當時諸國傳聞遂以爲弑其君此椒舉之言慶封之對固有所自來矣按左傳公子圍殺麇之二子幕及平國則家氏之說本屬有據又傳稱葬王於郟楚人謂之郟敖夫郟敖不成君之稱麇已立三年安得謂之不成君若以之稱麇子則固允合以此知左傳誤也總之信傳不如信經傳有可疑則據經以折之經書麇卒自然非弑無庸存依違之見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辟國難也書公子比出奔則圍之殺其君之子而自立可知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爲公卽位脩好也左氏以爲告爲政而來見非也

夏叔弓如晉

報韓起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稱國以殺其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曷爲以累上之辭言之惡鄭之失政殺之已後而不以其罪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如晉弔少姜也晉人辭公故至河而復書此以見公之動不以禮其卑且勞爲已甚矣公羊以至河乃復爲不敢進釋公羊者以爲晉將執公穀梁又以爲公如晉而不得入惡季孫也其說皆非

季孫宿如晉

爲少姜致襚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爲滕來會襄公之喪報之也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爲其大夫脅而出之也其稱名何諸侯失地名燕伯奔不復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始專會諸侯也夷主夏盟會盟之大變也淮夷不殊會者以夷會夷別之無容別以爲與會者皆夷爾

楚人執徐子

爲其貳於吳也以夷執夷故不名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再序諸侯有不與伐者也宋華遂鄭大夫從不書略之也

執齊慶封殺之

伐吳曷爲執慶封慶封在吳也慶封在吳則其言齊慶封何著其爲齊賊也書執書殺明其罪之可殺也此殺有罪也曷爲不再言楚子不與楚子以討賊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遂繼事也著楚之暴也伐吳滅賴書之詳而不殺者傷

中國之失伯蠻夷之爲禍烈也

九月取鄅

取之於莒也公羊以爲內諱滅非也鄅一滅無再滅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毀中軍也魯舊二軍襄十一年作三軍今毀中軍復二軍之舊書之罪季氏之擅兵制也

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按季氏之

卑公室固不待言但以舍中軍爲四分公室攷之經文實不相合劉絢敘曰春秋書作三軍舍中軍怨作怨舍罪季氏之變亂軍制也先儒惑於左氏四分公室之說牽合曲引與經文多不相中攷襄十四年傳晉侯舍新軍緣成十三年趙旃會將新軍至是以新軍無帥故舍之其事其文正與舍中軍同蓋三家不度國勢不量民力改作三軍至是國不能支而舍之亦猶晉之新軍無帥而舍之也左氏於舍新軍無異說而於舍中軍別生異義此不可以解經文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曷爲稱國以殺楚子疑申之貳於吳而殺之非其罪也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出而季孫納之也邑而言及者以大及小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作濆 穀作賁

爲受牟夷邑莒來討而又敗之魯之惡可知也

秦伯卒

不名略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報吳棘櫟麻之役也其曰徐人越人者便文也猶戚之會吳以鄫故稱人也胡氏以爲進越者非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七月而葬僭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歸公且偵晉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用寺人柳之譖而逐華合比經以自奔爲文見國之無政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三書伐吳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以聘往也左氏以爲弔敗非也

齊侯伐北燕

納燕伯也書爵書伐師出以義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此燕及齊平也不言燕蒙上文也齊侯伐燕納燕伯庶幾天下之大義乃受賂而與之平是棄義而黨亂臣也不書齊暨燕平而書暨齊平以求盟自燕也

按此書暨齊平左傳謂燕暨齊平穀梁以爲魯暨齊平先儒多從穀梁蓋以定十年春及齊平十一年冬及鄭平之文例之似從穀梁爲是不知平以釋怨必先有怨隙而後借盟以平之如定七八兩年公兩侵齊齊國夏兩伐西鄙而後十年及齊平定六年侵鄭而後十一年及鄭平是也魯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後及此已十有四年齊魯並未有兵怨相尋之事且二十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昭元年叔孫豹與齊國弱又同與于虢之會其棄惡脩好已久既無怨隙何平之有說者又謂下文叔孫舍如齊涖盟以爲魯與齊平之驗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相類攷定十一年上書及鄭平下書叔還如鄭涖盟中間並無間時間事相連

爲文以平與涖盟本一事也此處齊平在正月涖盟在三月且記其文在公如楚之後間時間事明係兩事不相蒙者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又不相合劉敞謂杜註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平按左氏載燕人行成齊人受賂之事本末甚明篇首齊求之也乃左氏繹解經文罪齊之旨以爲齊人欲之爾若截齊求之也爲齊與魯平下文乃紀燕齊之事成何文理況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孫段卒在齊燕平之月罕朔殺罕魋在齊師還自燕之月以傳證傳更

自較然然則舊齊平之爲燕及齊平章灼無疑此正與
州公如曹寔來省文之例相合趙東山毛西河辨之甚
詳學春秋者守以斷疑可也
三月公如楚
楚召公也公如晉則不得不如楚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婼後同
爲公遠適楚結齊好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鄉曰陳公子招此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爲殺世子盡
其親所以惡招也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
招之世子重君之貳也陳侯之弟殺陳之世子陳之無
政可知也稱陳侯之弟又以罪陳侯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傳曰縊也經雖不著然書卒于殺世子之下則陳侯之
不得其死可知也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書曰
行人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爲招所立復稱公子者未成君也偃曰世子留曰公

子別嫡庶也
秋蒐于紅
蒐春田而秋興之田獵之事通爾曷爲不言公公不得
與于蒐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此公子招殺之也其言陳人何不與招殺也且稱人以
殺以見過之罪之當殺也過有罪曷爲不去其大夫從
陳人稱之也招曰陳侯之弟過曰大夫別首從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奐公作瑗）

此討賊之師也曷爲先書滅陳惡楚子爲其志乎滅陳也招爲殺世子之賊楚則放之奐爲招黨楚則殺之直書其事而惡自見也招猶書公子不與楚討之義也奐不言大夫非其大夫也

葬陳哀公

滅國不葬此書葬如未滅之辭者存陳也此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之滅陳而葬哀公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此楚子在陳而叔弓往會之也書之惡其會楚也

許遷于夷

楚遷之也不言楚遷者許志也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災何存陳也曷爲存陳不與楚之得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

殷聘也

冬築郎囿

冬而築時也何以書譏勤民力以事觀游爾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

爲陳鮑所逐也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誤作隱後同）

三卿並書惡其擅國也先季孫主兵也

毛奇齡曰按此時魯已舍中軍而仍用三卿者非必一卿一軍或但用上下二軍而又分正佐以領之爾叔弓

自叔肸之後非叔孫氏也胡傳失之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

書月不書冬闕文也

孫氏復曰此年無冬者脫也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公作正月）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或作乾
般有弒君之罪楚子殺之而不以討賊予楚子者殺之
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何楚子嘗會蔡侯于申
又與伐吳矣及是利其土地以好召而殺之不得以討
賊例也楚子何以稱名名者諸侯之終事蔡侯書名矣
而楚子不名則嫌於以尊戮卑楚子名則是兩君相殺
也且以見楚虔蔡般之罪同也書誘惡之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殺般而圍其國著楚人之志乎滅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之母襄公之妾也
大蒐于比蒲
喪蒐非禮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作侵祥
喪盟亦非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作屈銀

謀救蔡也不書救不果救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
書師罪其用衆也書滅書執書用深著其惡也稱世子
未成君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有款字
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燕伯何以不名諸侯復國名
別二君也燕伯未至國都不嫌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爲莒人之愬辭公也穀梁子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熊穀作虎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累上何君用讒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作整

爲謀去季氏懼不克而奔也稱公子哀之也

楚子伐徐

爲吳故也

晉伐鮮虞

楚滅陳蔡晉不能救而詳於事狄其以國舉罪之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言圍皆叛也費叛曷爲不書家臣叛其大夫非叛君也徐氏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于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

不書復入而言歸者明比不與弑君之謀也比在楚則曷爲弑君于乾谿比入而虔縊則比尸其弑君之罪也虔之弑成於棄疾倚比爲名爾比曷爲尸弑君之罪曰倚比爲名則比爲首惡也然則比何以稱公子曰比之志不在於篡國是以不去其屬親差於州吁無知爾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穀作弑

比有弑君之罪殺之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者棄疾殺而代之不與棄疾以討賊也然則曷爲不書弑其君比未成君也比未成君則是以公子殺公子爾

李氏廉曰比若實弑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實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比若實定爲君則不當不書其君兩書公子不書人不書其君此春秋之變文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爲諸侯貳徵會以示威也於是晉伯之不振甚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盟于平丘者先目後凡又以見劉子與盟也

公不與盟

晉聽邾莒之愬也不諱曲在魯不能爲諱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意如有罪曷爲非伯討執之不以其罪也

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而與會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二君皆公孫也其遂稱爵何位其所固有也此滅國也
其言歸何國固其國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曷爲不言
復歸凡言出奔而後言復歸二君未嘗去陳蔡也曷爲
不言歸自楚不與楚之滅而復之也其名者繼絕始立
別其爲何若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請季孫也晉人辭焉

吳滅州來

閒楚亂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至執則至危之也不氏前見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族意恢爲君死難也不曰殺其大
夫而曰殺其公子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殺君之親
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眛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有事于宗廟大夫有變不以告叔弓卒則曷爲去樂卒
事曰叔弓涖事籥入而卒于其所也籥入而卒于其所
去樂卒事禮也春秋常事合禮不書此何以書爲事之
變而中禮焉書之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脅於無極之讒也書之者爲朝吳復蔡之人錄之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不能加於楚而鮮虞是陵春秋之所貶也前以國舉
君與大夫咸有貶也此書荀吳帥師者責荀吳也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復貳於晉伐徐以爭伯也盟不書不足書也書會齊
侯自將也杜諤以爲別大夫之專兵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作戎曼）
書誘書殺罪之也不名略於夷狄也
夏公至自晉
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踰久乃還季孫陷其君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爲其貳於楚也滅國於王畿之內貶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何以書
爲天象記異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書人吳書國略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書之爲天下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
書人書入惡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自棄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討有罪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則曷爲書弑其君止進
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止自爲藥
而君死於止之藥則是止殺君也凡殺人者有過與故
臣子於君父不可過也且安知其非故也則直謂之弑
君偭止奔晉不書止誠無所逃其罪猶不使與君弑而

鈇賊者同文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故也

冬葬許悼公

許止出奔而許人以禮葬其君故書葬

劉紹攽曰春秋弒君賊不討不書葬者以賊臣當國不以禮葬其君安得而書葬如魯隱晉靈是也若賊雖未討而奔而他出在國之臣子以禮葬之安得而不書葬

如魯桓許悼是也公羊聽止赦止之說甚爲迂謬世多從之不可不辨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作夢

鄸者會之邑也其言自鄸者別於從國都而去也

按會之奔公羊氏以爲畔也不書畔者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夫會誠有叛逆之罪豈以其賢者之後而諱之且子臧之節春秋不錄何爲爲其子孫諱凡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若宋華向宋公之弟辰是也此書會自鄸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胡氏引劉敞之說以爲待放夫待放三年而後出奔此自臣子之禮經書自鄸者蓋得罪而出由邑而奔爾未見其待放也總之大夫出奔於例當書傳雖不詳其故經文本自可解不必曲爲之說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穀作輒

此齊豹也曷爲書盜曰賤之也以其爲盜賊之事是亦盜賊而已矣衛侯之兄云者責之也千乘之國不能庇其兄故稱至賤殺至貴以罪衛侯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後同

三大夫同日出奔宋之無政也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不書但書三子者爲其入南里以叛書其甚者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作盧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通嗣君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

書叛罪之也孫林父入于戚而不言衛宋公之弟辰入

于蕭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南里者宋國城內之
里人宋而居于南里則是中國而與宋君抗也是以繫
之宋以甚之也自陳陳亦有罪焉爾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誤作東

蔡人立東國而朱愬于楚也書奔不書卒其卒于楚可
知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傳　卷十昭公　十四　空山堂

晉以將伐鮮虞辭公盡晉卿黨季氏而公不得遂于晉
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書奔議逆賊也其言自宋南里何以其嘗據此而叛也
晉齊曹衞大夫救宋不書畏楚而討叛不力不足書也

大蒐于昌閒閒公作姦

雖時必書譏三家耀兵公不得與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三月而葬亂故也

王室亂

何以言王室亂嫡庶並爭無主乃亂也何不言京師亂
亂在宗室不得言京師也子猛子帶之亂不書此何以
書朝猛爭立於是周有兩天子亂重於頹帶也下書王
猛子朝之事則王室之亂自見此又先書王室亂者聖
人之特筆也

春秋傳　卷十昭公　十五　空山堂

毛奇齡曰春秋記事未有無事而空書其義者王室亂
者義也非事也春秋魯史一遇王室之亂特變史例空
書三字以示儆切所謂以宗國而憂王室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言以者何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力也其
稱王猛何未踰年不可以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
子稱王繫猛從王者在喪之恒稱所以成之爲王且以
別于子朝也居于皇言失京師也不言出在畿內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帥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入者難辭猶與子朝分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書卒未成君也不葬不成喪也前書王猛此其稱王子猛何稱王猛所以明其當立稱王子猛從其未踰年之恒稱胡氏曰於其卒也正名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為取郲師晉人來討也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稱行人譏執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稱人微之也晉師納王不書以其怠於勤王也猶書圍郊者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以如楚卒也書卒于楚則東國之如楚可知也死非其辭楚人與有罪爾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國人逐之也郊公出入不書略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父穀作甫逞公作楹齧作盈

不言戰從便文言敗則戰可知也不書楚楚未陳亦不與六國之從楚也頓胡沈先蔡陳許者以君與大夫為序也胡沈二子言滅陳夏齧言獲君臣之辭也諸侯滅則書名亦以其終事爾

天王居于狄泉

此敬王也始立未三年而遽稱天王者明正也著天下之已有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宜立也書尹氏惡其專也明非周人所同欲唯尹氏立之爾朝之書王子何也别嫌於他姓之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穀河下有公字

如晉為叔孫也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公如晉不入者六此書有疾以明他不入之非有疾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一事而再見者卒名此其書氏何爲叔孫之賢别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窮楚與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傳稱爲季孫逆婦春秋諱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公穀作倪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謀王室也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不書無勤王之實也

有鸜鵒來巢（鸜公作鸛）

何以書記異也鸜鵒魯所無又宜穴而巢也

張氏洽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鸜鵒不踰濟而來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迭主夏盟馴至大亂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作乙亥陽公作揚）

季氏逐君而以公自孫爲文諱出奔也次于陽州待命于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失國曰唁書唁公非與其能唁也以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繼公孫而書舍卒見舍之以憂國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爲宋公之卒于行錄之也其卒于行則何爲錄之宋公爲公故如晉以是爲憂內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則處公
可知也齊侯不能討意如而但取鄆以處公書取鄆以
病齊侯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至以其入魯境也公未嘗至齊其曰至自齊者見公
之已去魯也書地者猶在外也不言入而言居使之如
未失國者內辭也此與天王居于狄泉同文所以存魯
君而抑亂賊也

劉絢敘曰凡諸侯在他國曰在公在楚公在乾侯是也
出在境內曰居公居于鄆是也天子雖在畿外亦曰居
天王出居于鄭是也朱子綱目書帝在房州世儒皆謂
得春秋之旨不知其誤用諸侯出在他國之文矣
夏公圍成
用齊師也不書齊師者齊侯爲義不終不足書也戰于
炊鼻不書不成戰略之亦不與成人之抗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公作剸）
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在外何以書至存君也凡書至必繫之居鄆者嫌於
復國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書入幸之也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不言劉單以之者
嗣王之位已正不使二子有專制之嫌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於是罪人遠遁王室始靖也子朝奔楚而書三子以之

者罪三子也尹氏獨欲立子朝則其奔楚曷爲兼言召
伯毛伯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至書居所以繫魯國臣民之望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弒君者公子光也曷爲稱國以弒遠國不以賊赴稱國
以弒則其代立之君及其當國之大臣必有任其罪者
以是可考而誅之爾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作郤

此囊瓦用無極之讒殺之也其稱國以殺何君無道以命其臣故以累上之辭加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命戍周且謀納公也士鞅主會宋衛大夫皆利納公故名以序之三小國大夫不序者略之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書納叛人也快賤者不足錄錄之誅季氏之無君也

公如齊

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不得入于晉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也屢書居于鄆聖人之汲汲于存公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淺事何以書譏齊侯之不志於納公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之潰季氏為之也季氏閒公如乾侯誘其民使潰而叛公春秋書之閔公之無託正以誅季氏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前此居于鄆歲首不書公在者公在境內也今公羇旅他國淹恤不寧春秋特書公在所以挈一國之事託首月以繫臣民之望也鄆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公羽作禹

書滅徐貶也國滅君奔不名此其名徐子何爲其臣吳

而後奔楚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穀作櫟後同

意如逐君之賊臣晉人欲伸其伯討乃先與之爲會是

以納君之事取決於季孫其無成可知也春秋書之責

晉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書唁公而不書納公痛納公之無成也不言來晉地也

季孫如乾侯不書不與季孫之假辭納公絕之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公肱作弓

此邾大夫也曷爲不繫之邾脫文也以地來則書重地

兼罪外內也不書叛來奔內不言叛也

按左氏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夫黑肱大夫不得爲賤

春秋書名並無略賤之例即邾快亦以賤書名又初非

以地來也黑肱不繫國者明係闕文公穀二家或以爲

別乎邾或以爲通濫爲國支離無當要之皆妄說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者魯先公寢墓之所在公因謁闞遂入之書取者志

賊臣拒命公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爾

夏吳伐越

吳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會不言故此其言城成周何善之也周自東遷定都王

城久矣敬王以子朝之難居於成周諸侯之大夫相帥

以城之此衰世之義猶知勤王事也曷爲不言京師言

京師則疑於王城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書地言失其所也

春秋傳卷之十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十一

滋陽牛運震學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者追書以統月也凡一公之始雖無事必書正月此不書者無君以主正朔也

宋仲幾不受城功而晉執之討有罪也曷爲稱人以執不與大夫執人於天子之側也此歸於京師矣其不言歸之何執之以歸而後歸於京師不足言也

按三傳皆截春王二字爲一節以爲定公不得正其始故無正月似乎本有正月而特削去者夫春時也王正月連讀猶言周正月也今但截春王二字本無文理成何書法經文自連春王三月爲文所謂事在三月則書三月也第元年與常年不同雖正月無事必空書春王正月四字以著君之始年緣定公此時尚未爲君正月又無事可書故不空書春王正月以特謹其始無君故也至定公始立不正本自昭然不必削去正月而後見也先儒因三傳之說解此處經義文雖爲甚特正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之喪者昭公也公即位者定公也一年而書兩公者年而有二君也定公之元書前公之喪至以爲昭公之末事也喪至五日始書後公之立以爲定公之始事也即位不日以即位皆於朔日也定公之即位不朔變也故謹而日之也癸亥喪至曷爲戊辰然後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後即位禮也凡君內無所稟於先君則不書即位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書即位者所以明繼嗣終始之統亦以定公之非所當立而立特書即位

以正之也

毛奇齡曰按癸亥喪至越五日戊辰而後即位者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適五日此殯期也凡即位必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然後出而即位昭公喪自外來斂事早畢猶用奠殯之禮以始死之喪治之是以遲至五日然後即位非有他也先儒以爲季孫假此相持樹已援立之恩夫季孫何必遲公之立乃以爲樹恩乎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必稱我君者尊之也親之也昭公逐於其臣以死而葬特稱我君所以嚴君父之義而動臣子之隱異於常時無事之稱我君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考公之弟立煬宮非禮也宗廟之事即遠有毀而無立

毛奇齡曰徐仲山日記云煬公繼世兄弟相禪立煬宮者明立公子宋之爲舊制也左氏謂昭公出時季氏每

禱于煬宮而立之則先公多矣何取乎煬而禱之邪

冬十月隕霜殺菽 隕公作霣

建酉之月隕霜非常之災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言殺菽則殺草可知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雙闕也此雉門與兩觀俱災也其先言雉門者兩觀在雉門之旁故言災先雉門也桓宮僖宮災不言及此其言及者桓僖二廟分明故不必

言及此不言及雉於雉門之兩觀獨災也公穀以爲兩觀先災劉敞以爲災自雉門始不足言焉爾

先儒說此條以爲因災而書著其僭也毛奇齡曰雉門兩觀謂之臺門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臯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即天子之臯應二門非謂庫雉二門諸侯不宜有也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不謂諸侯僭天子公穀以魯之雉門兩觀爲僭天子之禮特妄說爾或以爲說本于子家駒夫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氏他書則無見也

秋楚人伐吳

報雞父之役也書人微之也蓋自是楚伐吳之力竭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言新有故也言作創而有加其度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晉而晉人卻焉亦季氏使公不遂於晉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公穀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

脩邾好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此救蔡伐楚也其言會于召陵侵楚何諸侯不振不終伐也上致天子之卿下合十八國之衆宜若足以有爲乃及境而還卒以無功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

晉使蔡伐沈爲其不與於會也書滅書殺罪蔡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公作浩油

此侵楚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前目後凡未有言公及者此其言公及者幸公之得與于此盟也不言劉子者不與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

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自白羽遷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以侵楚致者侵楚無功也

劉卷卒

王卿士有卒有不卒此劉子也其書卒書葬何召陵之會實合諸侯之師不幸而卒中國之事不可爲矣書卒

書葬深惜之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作圄

荀氏士氏趙氏交伐鮮虞貪其利也書之以見晉卿之專又罪其不救蔡而事伐戎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其言蔡侯以吳子者吳師而蔡用之主在蔡也書蔡侯責蔡侯也爲中國伸數十年之憤爲先君復三世不共之讎故特書蔡侯以之以大其事也其不言救何言以則不得言救且善不盡於救蔡也書吳子者君重於師舉其重者也楚稱人賤之也

楚囊瓦出奔鄭

兵敗國危而以身免書奔罪之也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作楚

入國不言邑言郢非得國之辭也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爲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

按公穀以前之稱子爲褒以後之不稱子爲貶此非經意也柏舉之役書蔡侯之以則吳之稱子文不得不然耳後書吳入郢亦自史文之常非有他義也又公穀謂吳之入郢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蓋妻楚王之母故狄之按左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爾公穀誤以宮爲室以室爲妻失之已遠乃謂以此狄吳不亦謬乎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我歸之也諸侯相歸粟正也

於越入吳

於越夷言也書其所自稱也入吳者閒吳之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之卒書氏書卒如常禮者不貶而罪自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伐而復圍之書之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後同）

因楚敗也

趙汸曰哀公之世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爲鄭滅許晉命之也書侵爲其志乎爭許也

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君無親將者八十年矣此書公侵鄭者陪臣專政挾公以出師也

公至自侵鄭

危而致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二卿將命非禮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書行人言使人不宜執也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爲鄆之貳于齊也何忌不言何闕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結叛晉也諸侯始復特盟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執爲鹹之盟徵衛不至也執行人非禮也因以侵衛抑又甚矣書人貶之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執其使而後盟脅盟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爲鄭伐我且報圍鄆之役也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國夏之伐也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踰月之閒再出侵齊見公之不振於政而搆怨於鄰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再書至危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侵也於魯書侵於齊書伐責魯也
公會晉師于瓦
　爲晉師救我故也不書救齊師已還不得爲救也此士
鞅趙鞅荀寅帥師也曷爲不書會三卿而言會晉師義
　在公會晉師故不書三卿也
公至自瓦
　不以會至者公不可以會大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衞士公作趙
　爲二國與齊而叛晉也侵鄭侵衞所以絶齊之與國也
　王人成子同行不書不與晉之假王師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衞
　爲晉討衞也
冬衞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先公者閔公僖公也文公二年有事
于大廟躋僖公是爲逆祀此言從祀者先閔後僖順正
二公之位次也曷爲不言躋閔公彼所升者僖公之一

祀不得不指言僖公此則從祀閔僖俱得正位故通言先公且逆言躋此言躋則嫌於逆也稱先公者五世親盡也因前有躋僖公之文故不言其何先公可考而知也不言所祀之名與祀所者以其出於陽虎之舉故略之不盡其辭也

從祀先公三傳皆謂正閔僖之位其說可從胡氏獨以爲昭公至是始得入廟按經文稱吉禘于莊公稱用致夫人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言從祀先公正不知何公從祀成何書例若以先公爲昭公則從祀昭公文理殊

爲不協且昭公不得稱先公攷經文後君之於前君自有專稱如錫桓公命作僖公主是也先公自是屬遠之稱安得於昭公施之春秋恒例但書葬而卒哭祔廟諸禮可推經既書昭公之葬則昭之入廟已有明文安得至是始入廟書從祀邪又先儒謂先公統指羣公非一公也攷魯先公自閔僖之外別無逆祀之事若從偏祀先公正其典禮不得言從祀也諸說各有異同以經文考之其失且妄者自見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玉大弓者何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周公始封之分器也書盜賤之也書竊寶玉大弓國器不守魯無人之辭也此陽虎爲亂孰季孫也何以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陪臣擅權臣無重繫於國略之不足書也宗器重於國卿書盜竊則國之有亂端可知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作蠆

得寶玉大弓

此陽虎歸寶玉大弓也曷爲不言歸盜不得言歸也喪之書得之書春秋於國之宗器三致意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衞侯次于五氏

此伐晉也曷爲不書伐晉猶未成乎伐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釋兩國侵伐之怨也

及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公穀作頰）

結齊成也不書盟者公不親盟且盟非我志也

劉絢敘曰左氏穀梁載郤萊兵斬優施之事史記家語亦皆述之自趙伯循疑之後儒因謂兩君好會之地必無遽行誅戮之理又謂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周旋揖讓之間必不效曹沫藺相如之爲遂指左穀爲附會之言余竊以爲不然夫所貴乎聖人者相時而動不拘一格文武之事唯其所用當時風尚多以智刦成功事出倉卒權濟一時聖人所不廢也若必謂義理之

論足以愧之是乃腐儒之見烏足與言聖人之時中哉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此正聖人經權隨時之用左穀所述不可疑也

公至自夾谷

不以會致而以地致危而幸其至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欲以離齊黨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

濟西汶陽書取以其倚大國而得之也濟西讙及闡書歸以其請而得之也此言來歸者孔子相魯道化所綏齊人服義自以侵疆來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圍則郈叛可知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

二卿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則郈之强可知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以樂溷之讒逐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

爲向魋故也此宋公之弟也何以不稱弟非母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速公作遬安甫公作鞌）

結叛晉且爲衛之難故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爲公子地故也母弟稱弟書暨者辰彊之也

家鉉翁曰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春秋於一國之事再三書者深致意焉爾樂大心以讒逐也公子地以嬖

臣故蕭公族也公弟辰爲地請留不許亦以娶臣奔也
奔者固有罪宋公亦少恩矣春秋備書之不加貶斥而
義自見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

辰不去其弟者罪之也前書弟罪宋公之薄此書弟罪
辰之亂也書及者辰之志主於叛而佗彄與地從之爾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也不書叛
叛非大心之始謀也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左氏曰始叛晉也

叔還如鄭涖盟 涖公穀作莅

鄭卿不來而我卿往我欲之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郈叔孫氏之邑也州仇曷爲自墮其邑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孔子仕於魯建議墮三都爲公室弱私家爲私
家絕陪臣之禍是以州仇墮郈孔子本謀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曹不叛晉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孫氏之邑也斯何爲自墮其邑孔子建議墮三都
亦季孫之願也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强於郈
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

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懼其間也故盟于黃以結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不以會致而以地致見公之越境親齊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

成孟孫氏之邑也公曷爲自圍成孟孫不肯墮成也孟
孫曷爲不肯墮成公斂處父之言曰成孟氏之保障無

成是無孟氏也此公所以圍之而弗克也

公至自圍成

公圍其邑不致此何以致爲成負固若敵國危之也

按成不受墮圍之弗克蓋三家專魯陪臣抗命而非可以一朝正也如三苗逆命崇人弗降舜禹文王皆不能免亦何損於聖人使孔子終用於魯墮成之事自必有以處之惜乎不久遂去不幸事不竟爾先儒或謂墮成非孔子之意或謂孔子不能墮成因未攝相毛奇齡又爲成不必墮不當墮之論皆曲說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謀伐晉也不書伐以其不終伐也

夏築蛇淵囿

書不時且志不在國也

大蒐于比蒲

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書蒐不書公公不得爲政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再書衛彄伐曹者著列國之無盟主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氏也而直書曰叛何也鞅專殺邯鄲午其心已無君矣乃據邑興兵以抗本國之師是使晉陽非晉有也晉陽非晉有是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有及字

此奔也其言入何以兵據之也二子之入朝歌避君討也曷爲直書曰叛二子以午之故興兵首禍又據邑以抗其君是叛也

晉趙鞅歸于晉

鞅與寅吉射之叛一也二子伐君鞅不伐君二子據公邑鞅據私邑二子終叛鞅則請復鞅之罪視二子少閒矣歸者君受之之辭也書叛正其罪也書歸不絕之于晉也不言自晉陽者不予鞅之有晉陽也

按鞅之罪在叛不在歸春秋於鞅之歸書之用平辭者無譏焉爾先儒以爲責晉君之失刑亦自近理但經文似無此旨公穀以爲趙鞅以地正國又謂美其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此又奬之太過而悖理者也

薛弒其君比

傳國以弒衆弒之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穀作晉趙陽）

戍將去南子之黨衛侯用南子之愬逐之也趙陽戍黨
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作三月公孫公作公子牂公作艙）

頓事晉故也書楚結陳佗人滅頓訴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作醉）

繫吳子之卒於越敗吳下見吳子之以創卒也不言師
不言戰略之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摯）

謀救范中行氏也

公至自會

三國之君同爲會以亢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爲范氏故也聯書二會貶之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周禮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歸脤常禮也天王使
石尚來歸脤非常事也春秋常禮而閒行則書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出其世子夫人之故也稱世子不絕其屬也蒯聵
以世子欲殺南子至不能安其身衛侯以溺於南子而
不能保其世子書曰世子兩罪之也

按二劉張氏辨蒯聵無弒母之事其說固善然皆泥於
經文書世子之義因疑左氏之說夫經之書世子特從

其本稱而不絕其屬爾非褒之也南子本非蒯聵之母
而蒯聵上忘其父下奪其子則其恥南子之行而欲殺
之固有是事左傳所載未可盡廢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之黨故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三書宋公之弟罪辰又以累乎其兄也書自蕭言自叛
所也

大蒐于比蒲

櫟下書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其不言公蒐于比蒲者以軍政不屬於公而三家爲之也

孫氏曰觀魚于棠狩於郎皆書公自昭公蒐紅以來皆書大蒐而不書公以見政在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會公于比蒲也

城莒父及霄

皆城二邑譏勞民也

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按莒父及霄皆在魯東境魯不應備晉于東然則以爲懼晉而城者非也

按是年無冬者闕文也何休以爲孔子去魯不書冬者傷王道之不成也其說牽合無當聖人無此等用心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郊牛死廢牛可也改卜牛非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也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始郊改卜牛故也此夏三月也所謂之郊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分矣過分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後同）

宋公子地奔鄭鄭伐宋以處公子地也

齊侯衞侯次于渠蒢（公作蘧篨）

謀救宋也不書救不果救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後同）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作稷）

雨不克葬葬爲雨止也日下昃乃克葬志其不得及時

而虞也

辛巳葬定姒

定姒何以書葬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小君子未成君也妾母之喪在先君之時則妾也不書薨不稱夫人不稱小君不以妾爲妻也在新君之時則母也書薨書夫人書小君母以子貴也

城漆

漆卽邾庶其之叛邑也城之爲伐邾也

春秋傳卷之十一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十二

滋陽牛運震學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也楚入蔡不書不與其入蔡也許滅而復見者楚存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穀郊牛下有角字

改卜非禮也

夏四月辛巳郊

郊不過分書四月辛巳郊以過分書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爲救范中行氏也晉爲盟主而諸侯伐之春秋特書之傷中國之無伯也我師與焉不書爲內諱伐盟主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無罪而伐之利邾田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他未有書伐國取田此書伐邾取田內之惡甚矣三卿並將權在私家也先季孫季氏主之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曷爲三卿伐而二卿盟季孫臨之而使叔仲與盟爾

按季孫不與盟者此自季氏之汰不屑與盟爾穀梁以爲各盟其所得季氏無得者以歸二家而不取也夫盟非盟其所得也季氏無得何妨與盟服虔以爲季先歸說少近理但邾事未已季亦無緣先歸先儒又有謂季氏志在滅邾不肯與盟者夫叔仲二氏已盟邾矣明年仍事圍邾季志未厭盟而復伐誰得而禁之邪且魯之滅邾在季斯已卒之後安得以爲季氏之志而謂以此不與盟乎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此稱世子者明其當立也其言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

此鄭人救范中行氏而趙鞅以入戚之師遇之也皆稱帥師其衆敵也戰而書及主客之辭也此以趙鞅及鄭者以爲趙鞅主乎是戰爾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此吳人遷之也其書蔡人自遷者不與其能遷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吳入蔡蔡殺執政以解於吳書殺其大夫不與其能殺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蒯聵故也先齊齊主兵也戚不言衛前書納衛世子于戚則戚爲衛邑可知此不繫國省文也

按齊爲衛圍戚是助子圍父也此直書而罪自見者先儒謂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曲說不可從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者桓公僖公之宮也桓僖已祧而尚有宮者遷廟也不言及者不嫌於一處也何以書記災也

毛奇齡曰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是也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明見禮文桓宮僖宮者遷廟也杜氏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服虔遂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夫宗廟之制親盡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廟乃謂桓僖親盡而不毀其廟此不知廟制之言也公羊則

云毀而復立夫春秋立廟必書如立武宮立煬宮之類未有新立一廟而經不書者總因左傳有孔子聞火知爲桓僖之言故支曲其說以附之要非春秋正旨即所傳在陳之說恐亦非夫子之言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

備邾也夏而城城而用師惡可知也

按城啓陽杜預以爲備晉夫啓陽屬琅邪在魯東鄙而以爲備晉可乎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駟之黨也稱人以放衆逐之也大夫而國人放之國之無政可知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遠而略之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棄盟而虐邾內之惡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作三月殺穀作弒

弒蔡侯者公孫翩也其書盜者何賤之也弒其君以求說於楚是盜也首惡者不名亂黨衆不容悉書概而目之曰盜以爲蔡之臣子皆當討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公孫翩之黨也書出奔於盜殺之下則辰與聞乎弒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小邾子不名無罪也伐曹執邾宋

其猶有襄公之志也而罪則大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公作公孫歸姓

此弒君之黨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專殺大夫之辭書之黨罪未明而殺之又不以其罪以是爲失刑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晉稱人罪之也此陰地大夫也則其稱晉人何有當國者之命也此當書畀楚人曷爲書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是晉不競而爲楚役也不書楚伐戎蠻子

而但書晉執戎蠻子歸于楚者書其甚者也

城西郛

書不時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亡國之社災變之大者也書之以記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毗公作比又作芘

雖時必書重勞民也

按春秋凡春有築作先儒皆以爲不時夫周之春正二月夏之冬十一二月也而謂之不時可乎

夏齊侯伐宋

爲宋伐曹執邾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爲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冬叔還如齊

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其書閏月何葬節以月斷故得數閏自九月併理閏月明其滿五月而葬也

按此書閏月者穀梁以爲不正其閏孫氏復曰閏月喪事不數以閏月葬非禮也家鉉翁併謂當時計閏以爲喪夫喪期不數閏未聞以閏月葬之爲非禮也齊葬景公適當閏月未見齊喪景公之數閏也公羊云喪以閏

數者喪數略也其意謂喪以月計者猶得數閏以明葬月數閏之爲合禮毛奇齡力言其非其說甚辨然葬期不妨數閏以理揆之則有不可易者矣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

瑕邾邑也魯取於邾而城之其言邾瑕何魯有負瑕言邾以别之也魯取不書言城則取可知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脩舊怨也楚救陳不書略之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國高何以來奔陳乞逐之也二子以景公之命而立荼陳乞將立陽生而弑荼二子不逐則荼不可得弑也其以自奔爲文者二子亦有罪焉爾

叔還會吳于柤

始結吳好畏之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此公子陽生也其不稱公子者陽生不子也曷爲繫之齊不繫之齊則不知其何國公子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作舍

弑荼者陽生也其稱陳乞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則荼之弑陳乞爲之也其不以陽生首惡者書陽生弑君則乞廢立之罪不明書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亦與聞乎弑爾荼之立與奚齊同其不曰君之子何也不稱弑其君則無以重陳乞之惡也里克之弑則奚齊與卓一稱君之子一稱其君以兩著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晉未服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師也左傳以爲鄭叛晉宋爲晉討非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爲范中行氏故也

夏公會吳于鄫 穀作繒

比年書會吳惡公之即吳也

秋公伐邾

伐邾二家之謀也其書公伐邾何公爲受惡也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不言滅邾者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故也内惡當諱此其不諱何書歸邾子於後則不得諱獲邾子於前也不曰歸而曰來者以我言也

宋人圍曹

書圍著其暴也書人貶之也

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書救者善之也然曹卒滅于宋則非與其能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國執君則宋之志乎滅曹可知也不言滅者曹猶未亡也

吳伐我

爲入邾故也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也於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公作僤後同）

爲以邾子益來故也不書伐兵未加而賂之也内失邑諱此不諱者以書歸於後不得不書取於前也

歸邾子益于邾

取之復以歸之善之也然吳伐我齊取邑然後歸邾子益于邾則非善之也易曰小人不威不懲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以我歸邾子故也不言來歸者齊義而歸非感於義而歸之也歸齊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我與而歸

之故繫之我讙及闡齊取而歸之故不繫之我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覆而敗之曰取書取惡之也書取鄭師于雍丘則鄭之伐雍丘可知也不言敗敗可知也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報鄭之伐雍丘也既取其師又親伐之驕而不戢喪師

之道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此吳人討邾邾子避吳也其但書奔何以是爲自失國
也
公會吳伐齊
此吳令也會夷伐夏公與吳皆有貶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陽生之卒左氏以爲弑請以說於吳也夫齊大國也

其勢足以抗吳何至弑君以說乎果弑君以說吳子不
應爲之三日哭於軍門之外也且節公壬者陽生之子
齊人既弑其父必不立其子意當時吳師在齊而悼公
適卒齊人赴於師而吳還遂傳以爲弑以說吳爾然則
陽生之弑傳未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再書伐鄭惡其脩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譏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公會夷伐强國書至危之也
葬齊悼公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爭陳於吳也

吳救陳
書救者善之也然吳挾陳以叛楚而後有楚之伐救亦
未足多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鄎之役我從吳師故也不書四鄙戰于郊也不言敗勝
負不殊也
按此直書伐我以國言之爾胡氏以爲欲省致師之由
以責魯眞臆說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

此國人逐之也其以自奔爲文者非輓頽之附上刻下
以不安於其位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爲郊戰故也侵伐書時下爲戰書日上不可無月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爲志乎此戰爾非
之也戰不書公者言會伐則公與戰可知也不可言及
公吳戰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之奔不足紀也爲大夫重而書之又以見國之
無政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者不以邱爲賦以田爲賦也古
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出馬一匹牛三頭謂之邱賦
今於邱賦之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謂之田賦是加賦
也故曰用田賦非正也
毛奇齡曰井田之制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宣
公初稅畝是加稅也哀公用田賦是加賦也田賦者以
田爲賦邱賦之外又加征馬一匹牛三頭也公穀不知
田賦爲何賦乃曰公田什一田賦多于什一爲非正此
誤以稅爲賦也若賈逵謂一井之中出一邱之賦則一
邱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恐無是理至胡氏引國語孔
子之言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謂田出里賦爲疵末削本
則又誤認孔子立言之旨其於書用田賦之意失之愈
遠斯又不足辨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者爲娶同姓諱之
也何以不稱夫人不可夫人之也不書薨不書葬魯人
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
公會吳于槖皋
赴吳召也
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合宋衞以從吳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書伐惡不已於怨也

冬十有二月螽

冬蟄而螽生書以記異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報雍丘之役也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戊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會吳皆不稱子此稱吳子者何吳主盟也先晉存中國也書及者殊會之所以外吳也單子不書爲王人諱不

忍書也盟不書不與吳晉之同主盟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聞吳之出會而伐其與國也

於越入吳

吳不備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

再書侵衛疾權臣之脩私怨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此長星也不言所次所加非一宿也故以于東方言之

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彄

書盜微之也盜殺國君及卿大夫春秋之世變極矣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狩者冬獵也春而曰狩以周之春卽夏之冬也公親行

皆書公此不書公者虞人自脩常職也狩何以不地爲獲麟書畧之也麟爲聖人之瑞今出非其時戕於虞人此周德旣衰明王不興聖人道不行於時而戹窮在下一身將終之徵也故春秋於是絕筆焉

西狩獲麟論者非一家說左氏者以爲春秋感麟而作夫麟獲而孔子始作春秋則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此其操筆何太卒卒且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麟不獲孔子終不作春秋乎學公穀者以爲春秋文成致麟經成道備嘉瑞應焉夫麟出而獲不得爲瑞而謂

2062293

Z121.5
15

可以應文成乎且聖人之道正不必以瑞應而後尊也夫孔子之作春秋不知始自何年賈逵服虔皆謂自衞反魯而作春秋在哀十一年或爲近之至絶筆獲麟則以麟之見獲爲吾道終窮聖人將殁之徵感而投筆春秋遂訖於是不必别求深義也若後儒謂麟是漢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又或謂春秋終於春者以春爲歲始天地生生之理長在斯又誕妄迂謬之說不足以解聖人之經也

春秋傳卷之十二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21101000480067